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四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EB95/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四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四七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南北史鈔不分卷

〔明〕周詩雅輯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五年刻本

..... 一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三十六卷

〔明〕彭以明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彭惟成等刻本

..... 二三五

南北史鈔不分卷

〔明〕周詩雅輯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北史抄

無卷數》提要

南北史鈔

唐學士李延壽合其父子兩代

之著述纂南北二朝史而魏宋

齊梁諸書俱廢卽沈約之宋書

彭贊

世稱名雋亦格而不行是可以

知延壽矣其間叙事多不雅馴

處亦當時風會使然一再哦之

箇中清言塵外涼思恍恍松吟

絕澗雪洒瑤臺似汗雨袂風時
不可無此冷語蟻酣蝶栩時不
可無此醒語肥肉厚酒時不可
無此淡語何雲情浩蕩而霞彩

二

披斐哉至其寫穢褻不簡羣所
唾罵不甘之猥事真令人足以
戒而繪礪刻自處世之頃刻難
堪之獨行尤令人足以興揚波

煽颺一歸風雅聽者泯泯乎冰
雪沁脾焉嚙異矣哉夫山嶽鎮
地言成典謨金石在懸宮商有
序此臺閣之體也泓泓盈盈漣

三

漪是生蘭蘭青青踈篁舞庭此
山林之體也學士以山林之筆
舌勒臺閣之載紀詎云慧業含
毫直是漣心說法余幼耽是史

老而無述憶乙丑編管山居不
欲傲費時日字櫛而句比之茲
復不欲抹殺一段苦心也爲之
撮其會而付剞劂氏閱竟涼風

四

入懷醒然清悟抽簪擊茶甌高
唱而識歲月云

崇禎壬申夏五延陵周詩雅慕

南北史鈔序

古人成一家言無鉅無細其筆之勢
墨之濡必有伏穎流珠處以泄鴻濛
而含象緯其他草之與之等於雲烟
之撒拂草樹之烘染其下僅高於樹

序一

維德同三刻

朝報而已此伏穎流珠處作者氣酣
興道往之不自知而讀其書者知之
矣以分其故作者之力貴讀其之力
全也山經地紀裨言虫語靡不皆然
而况若若臣之所焦沸之與人之所

愛痛理或亂之醉醺結為一代之史
乎字而畫之不止句而乙之不止篇
而綴之不止帶糜堂腐終不若三石
神仙也余髮未攝而已讀子長之書
餘皆一過了之獨於希卿天子灌將

序二

軍之事每低徊尋叩水痕油紙印魔
入眊未頓就枕而冊遮面仍自易水
歌殘掩臨歧之淚凌雲讀既托上世
之交復差壽起杯行語緊膝半之程
官尉灌臨汾同為眉奮眊裂者之醉

器摧而訶詆彼一過了之者張如許
車假令心強手之強目讀數行而輒
睡玄祇有蝴蝶棚耳余嘗恨八股
崇人自史遷外不得手未見之編游
絕唐之侶雖南面有城孰與漢大而

序三

矧其虛擁之閩友鄭昭胎豪人也誦
余詩至遍讀異人書之句曰子無恨
世間自有異人異人自有異志急微
之知為晉陵周廷吹先生其所撰著
而殘宅者是也余藉以八股中莊事

先生但風區烟界惟有癡想一襟若
手未見之編則專恃聖胎郵筒而計
與聖胎別十三年矣辛未夏先生以
權使君節駐清湖私自喜得見異人
自獲美士而肺疾見侵不巾幘者不

序四

閱月冬事幾半姑執末學之禮侍先
生於水明亭先生亦投為臭味恕其
慢懶得讀文苑詩選三種合之為
二十五卷固已涉往金留水落石出
若其度笥束閣者一旦辭蛛絲而攤

槩凡是先生不厭出其異以藩飾人
追琢人滿滌人素法之厚也余漸談
及子長之書先生更取南北史欽二
卷相示余又灑然異之一朝而昌謝
井然一人而顛末眉然一人之文而

序五

琳球珊然覺顏頤斷謬密嚙生氣剋
裳衣履都具咲容以較華亭之伐山
彼不過釘鏗於賓筵而此則提挈夫
孤領聖胎之所口者姑展後期而業
已炫目犁心矣夫南北史如江鯉鱸

肪實史之伏穎流珠處先生法編實
南北史之伏穎流珠處余讀先生之
書幾忘先生之人為異人余對先生
之人轉忘先生之書為異書余恍惚
沉頓於先生之人之書離異索之不

序六

得從異測之猶不得先生異矣余平
人也夫不第是也先生之為權其政
亦異奉功令舉仍舊貫直商則否
脂膏悉汰煩條為國則否抑何之而
不異哉余聞之前輩史者古今一大

帳簿也宋汪紱原不打篆向容堂帳
簿俾自開除議者以為識體今先生
打篆字延壽帳簿通其闕掇其究擴
而滴世先生之書一而已矣文苑循
吏先生兩擅之是先生之書克不教

序七

先生之人先生尤矣哉

宗禎壬申初夏山東布衣汪大年撰



長洲文葆光傲

張伯超先生筆

南北史鈔序

典謨之文亦經亦史音編邈矣迨仲
尼脩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
記寶書又適柱下因左肅而觀之司
馬子長作史記采之國策語世本遂

朱序

一
雅德剛弄

為編年紀傳之祖蓋垂世之言用創
救世之言用因創以虛因以實皆古
人立言之苦衷也愚嘗謂易日也詩
月也春秋舍也其在易則不見詩與
春秋其在詩則易春秋之道著矣世

有能以月簡日以日簡星數率其中
以知其端者此天地之圭璋也故曰
詩者周公之事春秋者仲尼之志也
越林周先生才駕隆古碩膚公遜隻
字航賢片言瀆聖真

朱序

二

昭代一人其徒以次授經馬帳所附名
彥輩出吾師乎愾然以

明興應離受賁度越前軌采十五國之
風述周公之事纂芳餐英成一家言
郊廟閭巷於是乎在蓋洋洋乎盛世

之音矣已取南北史筆削之探隱正
類如法家推勘犁然井然三長咸備
嗟乎史法之湮久矣况乎餘閏代興
因亂世而定規以治世而正君系域
人政烏免雌雄學者且莫能悉舉其

朱序

三

名而畫一區之又安能取醍醐于潼
酪汰金瑤于泥礫耶蓋兩朝自宋迄
隋沈休文輩代有成書李延壽之父
嘗欲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後延壽
脩晉隋書究悉舊事依馬遷體兼摭

八代而成之寔過前史遠甚司馬君
寔亦稱為近世佳史雖于祿祥談嘲
無所不載然其敘述簡遠自陳壽之
後惟延壽可以並之今先生心眼通
靈照攝千古復為字櫛句雋玄要雙

朱序

四

絕治百六十卷為若干弓登降有氣
伸縮猶龍如春秋史記成不復知有
寶書也本昔人稱歐陽永叔最得春
秋之法而無子長好奇之病所謂簡
日簡星者其二書之謂乎考古今縮

史者無如稽古錄舉要曆及詳節正
綱皆首尾齊見中邊具微非上下千
秋而衡定胸臆者亦安能筆則筆削
則削也先生真良史哉其與君實東
萊瓊山并馳騁宙合者乎昔范夢得

朱序

五

受溫公辟為書局多所手帖之効余
小子雖拜公命較勘而實未能贊一
辭媿夢得遠矣先生具王佐才姬事
孔志夢寐不忘經濟文章久大不朽
一意虛鐫如藥不釋卷如書生東方

之人祝比畏壘即姓淵一編實諸史
之信滙愚每歎身在海中而後知海
之無際也愚嘗綜史竊不量以秦至
上三皇若略葺諸書為尚史西漢至
元若繁芟衆編為立史其數相當鉛

朱序

六

槩久矣而終以困躓不能自見於世
異日者獲執簡記于先生用二史法
裁之俾附雲如子夏夢得之徒愚志
酬矣抑詩始周南武始北出先生或
創或因夫振駟伐而威中國清風

如而崇東都以垂世者救世將與臬
變諸人比烈矣

崇禎壬申夏午日黃岡朱荃宰書于
清源快雪齋



朱序

七

序

食古如噉太羹搜竒如嗽熊蹯各隨其
量腹擇味所至寒為諸生二十年幸不
受制義束縛大嚼屠門晷日頗暇顧貧
慳不能購書勿時所寓目自史漢外唯

一

晉宋書南齊書梁書及五代史耳長從
友人借觀各種悅懈不能竟冊館梁溪
時吳石匏師命同所止元琳分閱唐書
宋史幾類酒館食品頭岑岑欲擲去此
後禍變踵起回首一夢何幸得南社史

鈔快讀之也鈔出樾林先生手無所不
工妙而二史尤多不經見語即經見者
亦散置帙中一旦臚列尺幅艷絕千古
先生既屬宋分較而因命宋序宋何能
為皇甫雖然請以臆論自與午播遺幅

二

幘礫裂南朝白板天子新亭石頭草烟
荒渺而北亦屠創餘魂珠襦委路追劉
蕭繼起然後玉燦齒間香生冊上即臨
春研箋景陽牕并此復何有而詞人憑
吊猶有餘戀至雄陽伽藍之記鈴鐸綺

繪至今流誦宇文高氏穢跡紛紜言之
欲嘔而終不可廢一也傖楚珠音左右
典袒五噫出關者賃春王謝之廡則諱
其流靡三伏痛飲者分鯖雀盧之庖則
忘其飢綺自合快車行而侯景爾才榮

北

之徒不得匿醜即當日從風弱草含沙
短狐亦遂暴形日月之下鑄鼎象物斯
義尤宏二也譬既宜懲燬尤應開王琳
頭行千里梁以為義士而陳以為逆臣
即霸先之鬚終燬而憤憾何窮若劉晝

亦淹博通儒而疥駱駝一語幾與熊安
生同誚溫子昇洵北庭才士而寒山一
碑未經賞歎名反出邢邵魏收後挾刃
貸米白黑疇分悠悠蕙資均此焚蕤閒
中點綴頗令漠谷生溫三也瑱及朱瑒

四

收莽之書宇文太君寄子之牘情詞或
婉或激鬚頤欲笑欲啼以至閨閣英蕤
山林樗散碎金寸璧囊不勝收四也盛
矣麗矣衆好備矣而一篇之中警策幾
語恢奇幾事不逢名手為之一一拈出

則譜系爵里動盈數紙歲月箋牒迨其
光氣昔人所稱頰上三毛非裴叔則不
足以當顧虎頭非顧虎頭不足以貌裴
叔則正恐剪裁簡汰勞倍于初樾林先
生遂為南北史之總持豈特策勲哉五

五

也五長備而南北史鈔一編渾古即不
如典謨簡雋即不如在國蒼雄即不如
司馬子長意者在漢書世說閒擅孟堅
之整麗蕪義慶之冷逸子京永叔且敘
秋避驄母論餘輩案將拍浮此中以拜

樾林先生之賜矣宋更願為先生一言
善庀材者榛莽可材善點金者瓦礫可
金史漢不刊之書未易敲駁若陳壽范
曄而下生吞無味熟棄堪惜即最無冗
若宋遼金元四史目腕手披精采自出

六

或旁採隋遺長恨宣和北轅等編綴于
正史之末以備江瑤海藻盤飧餽飣之
用或亦先生所餘弩飲羽者乎宋雖寒
胸儉腹亦願從而後也

崇禎壬申九月望同邑通家姪薛棠拜

南北史鈔

延陵周詩雅廷吹甫輯定

同郡薛 棠諧孟甫

西陵朱荃宰咸一甫

清瀾汪大年未央甫

海陽汪曆賢希伯甫

天都潘 最殿安甫

會稽沈志道孟堅甫

虎林孫如澄長源甫

吳門宋 鴻鴻生甫

丹湖賀聖時得駕甫同閱

南史鈔目錄

宋本紀

計七則

齊本紀

計六則

梁本紀

計三則

陳本紀

計四則

后妃列傳

計十一則

宋宗室諸王列傳

計六則

宋列傳

計六十一則

齊宗室列傳

計二十五則

南史鈔目錄

一

齊列傳

計二十四則

梁宗室列傳

計十七則

梁列傳

計三十六則

陳宗室諸王列傳

計三則

陳列傳

計十四則

循吏列傳

計九則

儒林列傳

計八則

文學列傳

計三十四則

隱逸列傳

計十八則

恩倖列傳

計五則

四夷列傳

計十則

賊臣列傳

計二則

南史鈔目錄

二

曹李學士南史

延陵周詩雅廷吹甫鈔

宋本紀

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興小字寄奴彭城縣綏興里人姓劉氏夜生神光照室盡明是夕甘露降于墓樹及長雄傑有大度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偉不事廉隅小節奉繼母以孝聞嘗游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桓玄聞義兵起甚懼或曰裕等甚弱陸

南史鈔

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樛蒨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微都下曰夫成敗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遇聖明自我大晉屢違陽九隆安以來皇家多故貞良斃於豺狼忠臣碎於虎口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忘難四方定繁踰年之間遂傾皇祚神器流序七廟毀壁雖髮后之離泥塗有漢之遭莽卓方之於茲未足爲喻此而可存孰有可亡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

叩心泣血不遑啓處者是故夕寐宵興搜獎忠烈潛構崎嶇過於履虎乘機奮發義不圖全義衆既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緝裕辭不獲命遂總軍要驅賊逆逆蕩清京華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寵而金虎肩帶豈無由自效顧瞻周道寧不弔乎今日之舉良其會也裕以虛薄才非古人受任於既類之選契接於已替之機升誠未宣感慨憤激皇胥漢以永懷矚山川以增忤投檄之日神馳賊庭諸葛長人貪淫驕橫帝每優容之劉毅既誅

南史鈔

二

長人謂所親曰昔年臨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將謀作亂帝勉期至都而每淹留不進公卿以下頻奉候於新亭長人亦驟出既而帝輕舟密至已還東府矣長人到門引前却人閉語凡平生言所不盡者皆語及之長人甚悅帝已密命左右丁昨自後後出於坐拉焉死於牀側與屍付廷尉并誅其弟黎人晉帝禪位于宋有司草詔既成請書之天子卽便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朝廷未備音樂長

史殿仲文以爲言。帝曰：「日不服給，止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虎魄療金創，上大悅，命碎之分賜諸將。

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魏太武帝率大衆至瓜步，聲欲度江，都下震懼，咸荷擔而立，內外戒嚴。緣江六七百里，舳艫相接，始議北伐，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樓，極望不悅，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庶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在予過。

南史鈔

三

矢使饋百牢于魏。性存儉約，不好奢侈，車府令嘗以輦竿故請改易之。又輦席舊以鳥皮緣故，欲代以紫皮，上以竹竿未至於壞，紫色貴，金不聽改。

世祖孝武皇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人。魏太武大舉至淮南，時帝鎮彭城，魏使尚書李孝伯至，帝遣長史張暢與語，而帝改服觀之。孝伯曰：「帝不輟及出，謂人曰：『張侯側有人。』」

前廢帝諱子業，小字法師。帝自以爲昔在東宮，不爲孝武所愛，及卽位，將攝景寧陵。太史言於帝，不利而

止。乃縱糞於陵，肆罵孝武帝，爲婢奴又遣發股貴嬪墓，忿其爲孝武所寵。帝如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婦人保身相逐，有一婦人不從，命斬之。經少時，夜夢游後堂，有一女子罵曰：「帝恃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

怒於宮中，求得似所夢者一人，戮之。其夕復夢所戮女罵曰：「汝枉殺我。」已訴上帝，至是巫覡云：「此堂有鬼。」帝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綠女數百人，隨羣巫指鬼屏，除侍衛，帝親自射之，事畢，將奏靡靡之聲，壽寂之懷，刀直入，姜產之爲副，諸姬逆逸，廢帝亦走，追及之大。

南史鈔

四

呼寂之如此者，三手不能舉，乃崩於華光殿。初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問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山陰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後宮數百，妾惟駟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爲立兩首左右三十人。

太宗明皇帝諱彧，字休景，小字榮期。泰始秦豫之際，左右失旨，往往有剗割斷截，禁中慄慄若踐刀劍。又令小黃門於殿內埋錢，以爲私藏，皆蜜漬醃，一介

數升、取脯肉常至二百餅、奈費過度、每所造制必爲
正御三十、副御大副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天下
騷然、民不堪命、

後廢帝諱昱、字德融、明帝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
即以所得卦爲小字、故帝小字慧震、好出入單、將左
右、或十里、二十里、或入市里、遇慢、則悅而受焉、從
者金執鞭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人間
畏懼、晝日不聞門道無行人、常著小袴、不服衣冠、有
白帟數十、各有名號、鉗鑿錐錄、不離左右、爲擊、腦、捷、

南史鈔

五

陰剖心之誅、常見臥屍流血、然後爲樂、左右人見有
喉眉者、帝令其正立、以矛刺洞之、睨靈殿上、養驢數
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牀側、與右衛翼輦營女子私
通、每從之遊、持數千錢爲酒肉之費、出逢婚姻葬送
輒與挽車小兒羣聚飲酒、以爲歡達、手自鑿割、容孫
超有蒜氣、剖腹視之、凡諸部事過目、則能銀、我
永作帽、莫不猜絕、未嘗吹簾執管、便韻往青園尼寺
新安寺偷狗、就坐度道人養之、飲酒
順皇帝諱準、字仲謨、小字知觀、王敬則以兵陳于殿

庭、帝猶居內、聞之、逃于佛蓋下、

齊本紀

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小字閭將、姓蕭氏、居
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
以南名、更爲南蘭陵人也、姿表英異、龍顏、鑄、聲、長七
尺五寸、鱗、文、編、體、蕭惠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
武爲洛陽北部、時人服其英、今看蕭建康、似當過之
耳、楊玉夫等王敬則通謀弑恭、格、齊首報帝、門猶
不開、敬則自門室中以首見帝、帝猶不信、乃於牆上、

南史鈔

六

投進、共首帝、索水洗、視、敬則乃踰垣入、帝跳出、敬則
叩曰、事平矣、帝乃戎服、乘常所騎赤馬、夜入殿中、殿
中驚怖、咸稱萬歲、明旦召袁粲、褚彥回、劉彥節、計議
帝以事讓彥節、彥節未答、帝髮髯盡張、眼光如電、次
讓袁粲、又不受、敬則乃拔刀在牀側、躍、塵、衆曰、天下
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乃仍呼
虎賁、劍戟、羽儀、手自取白紗帽、加帝首、令帝卽位、曰
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上少有大量、喜怒不形
於色、深沈靜默、常有四海之心、博學、善屬文、工草隸

書奕恭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及卽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以長侈奢之源命打破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毀棄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爲飾者皆改川鐵內殿施黃紗帳官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華爪川鐵爲釘每口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

世祖武皇帝諱毓字宣遠將產之夕孝皇后昭皇后金夢龍據屋故小字上爲龍兒年十三夢人以筆畫

前史鈔

七

身左右爲兩翅又著孔雀羽衣裳空中飛舉體生毛髮長至足有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於所征堂內得璽一枚文曰皇帝行璽又得異錢文爲北斗星雙刀雙貝及有人形帶劍焉上副教有斷政總大體以富國爲先頗喜游宴彫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頓遣

廢帝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性甚辯慧哀樂過人接對賓客皆款曲周至矯情飾詐陰懷鄙惡與左右無賴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妃何氏

擇其中美貌者皆與交歡密就富市人求錢無敢不與及竟陵王殺西邸帝獨住西州每夜輒開後堂問與諸不逞小人至諸營署中淫宴凡諸小人並逆加爵位皆疏官名號於黃紙使各囊盛以幣之計南面之日卽便施行又別作符券鈞籙善效人書每私出還輒扇蓋封題如故故人無知者帝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酤富兒百倍武帝梓宮下渚帝奉輜輶車未出端門便稱疾還

前史鈔

八

內裁入閣卽於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時司空王敬則問折除射聲校尉蕭坦之曰使如此不啻匆匆邪坦之曰此政是內人哭響徹耳因微服游走市里又多往文帝崇安陵隧中與羣小共作諸鄙褻擲金賭跳放鷹走狗雜伎猶在內常裸袒着紅紫錦襴新衣錦帽紅綬襪雜采袒服好鬪雞客買雞至數千價武帝御物甘草杖官人寸斷用之

高宗明皇帝諱彧字景樞爲侍中領驍騎將軍王子侯舊乘輿帷車帝獨乘下帷儀從如素士公事泥撓

販食人。擗火誤燒牛鼻。豫章王以白武帝。帝笑焉。轉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清道而行。帝明審有吏才。持法無所借。制御親幸。臣下肅清。使寒人不得用。四幅繖。罷武帝所起新林苑。以地還百姓。廢文惠太子所起東川。斥賣之。輿輦舟乘。悉別取金銀還主。衣庫以牙角代之。嘗用皂莢。授餘。齎與左右。曰。此猶。限明日用。太官進御食有果。奏帝十字畫之曰。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性猜忌。亟行誅戮。信道術。用計數。每出行幸。先占利害。簡於出入。將南則詭言之西。將

南史鈔

九

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初有疾。無輟聽覽。羣臣莫知。及疾篤。勅臺省府署文簿。求白魚。以爲藥。外始知之。

廢帝東昏侯。諱寶卷。字智藏。徐孝嗣議王侯貴人。斥連登。以真銀盃。蓋出近俗。又牽燭連鎖。亦虧製。今除金銀連鎖。自餘新器。悉用埏陶。牽燭華侈。亦宜停之。奏可。車駕於樂游苑內會。如上元。都下放女人。觀秋。在官嘗夜捕鼠。達旦以爲笑樂。明帝崩。欲速葬。惡靈在太極殿。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

喉痛。常以五更就臥。至曉乃起。臺閣案奏。凡數卜。日乃報。或不知所在。閭豎以紙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常產不去。帝入其家。問何獨在。答曰。臨產不得去。因剖腹看男女。至蔣山定林寺。一沙門病不能去。藏於草間。爲軍人所得。應時殺之。左右韓暉。先日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摩鹿。亦不射邪。仍百箭俱發。別爲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皆布飾以金壁。其玉壽。中作飛仙帳。四面繡綺。窓間盡畫神仙。又作七賢堂。以美女侍側。鑿

南史鈔

十

金銀爲書字。靈獸神禽。風雲華炬。爲之玩飾。椽桷之端。悉垂鈴佩。江左舊物。有古玉律數枚。悉裁以鈿箭。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光相。禪靈寺塔諸寶珎。皆剝取以施。潘妃殿飾鑿金爲蓮華。以帖地。今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塗壁皆以麝香。錦慢珠簾。窮極綺麗。禁役工匠。自夜達曉。猶不副速。乃剔取諸寺佛剎殿藻井。仙人騎獸以充足之。苑中立店肆。與官人閭豎共爲禪販。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將聞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

與杖。乃勅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荆子。閣內不得進實中。後又開渠立塋。躬自引船塋上。設店坐而屠肉。下時百姓歌云。閔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和帝諱寶融。字智昭。梁武帝欲以南海稅爲巴陵國。邑而遷帝焉。以問范雲。雲俛眉未對。沈約曰。今古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武領之。於是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相焉。

梁本紀

南史鈔

十一

梁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虎項。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景。兩臂駢骨。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爲兒時。能踰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所居室中。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景帝師次長瀨。崔慧景懼罪。白服來迎。帝撫而宥之。將軍房伯玉。徐玄慶。龔日慧。景反跡既彰。寔是見賊。我曹武將。譬如講上鷹。將軍一言見命。便卽制之。帝笑曰。景如掌中嬰兒。殺

之不武。於是曲意和釋之。嘗有人餉馬。帝不受。餉者密以馬繫齋柱而去。帝出見馬。答書殷勤。縛之馬首。令人驅出城外。馬自還都。帝謂諸議參軍張弘策曰。今日王天武坐收天下矣。荊州得天武。至必同。遑無計。若不見用。取之如拾地芥耳。斷三峽。據巴蜀。分兵定湘中。便全有上流。以此威聲。臨九派。斷彭蠡。傳檄江南。風之靡草。不足比也。政小引日月耳。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冲勸帝迎南康。都襄陽。特正尊號。帝不從。王茂又私于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

南史鈔

十二

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衛下前去。爲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之於帝。帝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功業克建。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帝謂諸將曰。夫征討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東昏石頭軍主朱僧勇。歸降。東昏又遣征虜將軍王珍國。列陣於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餘萬。闔人王恨子。持白虎幡督諸軍。王茂曹景宗等特角奔之。珍國之衆。一時土崩。衆軍退至宣陽門。珍國斬東昏。其夜以黃綳裹首送軍前。帝命呂僧珍張彌

勅兵封府庫及圖籍帝乃入收發妾滿妃誅之及兒
堂王頃之以下四十八人屬吏以官女三千人分資
將士詔於公車府謫本府石傍各置一兩若肉食
莫言山阿欲有橫議投訪本府若從我江漢功在河
萊岸兄徒弊龍蛇方驟次身才高妙指摩莫通惟傳
呂之術抱屈買之數其理有驗然受困包匭夫大政
役小豪門陵賤百姓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金可
投肺石函詔自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
不得解褐若有才同耳願勿限年大勅太醫不得

南史錄

十三

以生類爲樂公家織官紋錦飾金斷仙人鳥獸之形
以爲褰衣裁翦有乖仁恕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
大會上釋御服披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爲房素
床无罽乘小車私人執役升講堂法坐爲四部大衆
開涅槃經題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苦辭大捨
僧衆默許百辟請寺東門奉表請還臨宸極三請乃
許帝三答書前後金鉅頓首而黃座如雲攬之盈
相建陵隧口石麒麟起舞有大蛇開隧中其一被
傷奔走青蟲食陵樹葉略盡帝性淳孝六歲獻皇

太后崩水漿不入口三日哭泣有過成人及丁文帝
受時爲齊隨王諮議間便投茹星學不復寢食倍道
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帝形容本壯及至都銷毀
骨立親表士友皆不復識望宅本衛氣絕久之每哭
輒敗血數升服內日惟食麥二盃拜掃山陵涕淚所
洒松草變色少而篤學能事畢究雖萬機多務猶卷
不輟手然燭側光常至戊夜躬制黃序詔誥銘誄急
訟朕奏諸文六藝備用某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
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晚乃漸信佛道日止一

南史錄

十四

食膳無鮮腍惟豆羹糲飯而已或遇事拂日儻移中
便嗽口以過身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
年自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官職司貴妃以下六宮諱
諭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
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勤於
收務孜孜無怠每冬月四更竟即勅把燭看事執筆
觸寒手爲皸裂然仁愛不斷親親及所受愆犯多有
縱捨故政刑弛紊每決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後可
奏性方正雖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暑月未嘗

泰祖雖見內豎小臣亦安遇大賓也

太宗簡文皇帝諱綱字世譚小字六通被徵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安王對夾援道我以班劍授之王還當有此加乎四月昭明太子薨五月丙申立晉安王爲皇太子帝幼而聰睿六歲便能屬文及長器宇寬弘未嘗見喜愠色尊嚴若神方願豐下翳髮如畫直髮委地雙眉翠色項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眇眇則日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麗發博綜羣言善談玄理雅好

南史鈔

十五

賦詩其自序云七歲有詩辭長而不倦然帝文傷於輕靡時號官體王偉乃與彭脩王修纂進薦於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番酒將不盡此乎於是脩等并齎酒餽曲項琵琶與帝極飲帝知將見殺乃盡酣謂曰不圖爲樂一至於斯既醉而寢偉乃出時進土囊王修纂坐上乃崩初突騎圍守城垣悉有枳棘無復紙乃書壁及板部爲文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讚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風雨如晦難鳴不已弗欺暗室

豈沉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

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初武帝夢眇目僧執香爐稱託生王官既而帝母在采女次侍始塞戶帳有風回裾武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體懷中遂孕生帝舉室中非常香有紫胞之異武帝奇之因賜采女姓阮進爲修容臺城不守帝命攝江陵城周回七十里鎮西長史王冲等拜謁請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帝不許曰吾於天下不賤寧依都督之名帝子之尊何藉上台之位議者可斬按

南史鈔

十六

筆流淚冲等重請不從又請爲司空以主諸侯亦弗聽乃開鎮西府辟天下士王僧辯等又表勸進曰衆軍以今日戊子總集建康賊景烏伏獸窮頻擊頻挫姦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同趨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圍項三重轟然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高九縣雲開六合清朗伏惟陛下吼痛茹哀嬰憤悲酷自紫庭絳闕胡塵四起墻垣好時莫馬雲屯泣血臨兵嘗瞻霄衆而興楚一家方與七

國俱反。管蔡流言。又以三監作亂。而涼義舉。阻秦塞而不通。并州遺黎。跨兼塞而見絕。英武克振。怨耻金。雪錫珪之功。既歸右。隨常壁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冲。杳然凝邈。飛龍可躋。而乾戈在。帝閣云。叫。而閭闔未開。所以越人固執。黑井穴以求君。周人樂推。踰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卽位。無以貴功臣。光武止蕭王。豈謂紹宗廟。陛下日角龍顏之表。求以有齊之。彤雲素靈之瑞。基於應物之初。地維絕而重。天柱傾而更植。鑿河津於孟門。百川復。補穹儀以五石。

南史錄

七

萬物再生。繼陛下拂衣而游廣城。登崑山而去東土。羣臣安得仰訴。兆庶何所歸仁。對揚天命。無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所奏。帝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出言爲論。音響若鐘。年五六歲。武帝嘗問所讀書。對曰。能誦曲禮。武帝使誦之。卽誦上篇。左右莫不驚歎。初生患眼。武帝自下意療之。遂盲一日。乃憶先夢。彌加慰愛。及長好學。博極羣書。武帝嘗問曰。孫策在江東于時年幾。答曰。十七。武帝曰。正是汝年。戎略殷淩。機務繁多。軍書羽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殆不停手。常曰。

我新于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爲得言。

陳本紀

陳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典。小字法生。典興長城下若里人。姓陳氏。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寔之後。也。少儉。有大志。長於謀略。意氣雄傑。不事生產。及長。法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處遁甲之術。多武藝。明達果斷。爲當時推服。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嘗游義興館於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帝心獨喜。

南史錄

十八

侯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曰。一把子人何足。可打。密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帝雄武多英略。性甚仁愛。及居阿衡。恒崇寬簡。雅尚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瓦器。蟬盤肴核庶備。裁令充足。不爲虛費。初平侯景。及立敬帝。子女玉帛。皆頒將士。其充闡房者。亦不重采飾。無金翠聲樂。不列於前。踐祚之後。彌厲恭儉。故能隆功茂德。光於江左云。

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帝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

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妙識真偽。下不容姦。一夜入內
刺間。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難人何漏傳。藏於
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難得。取亦
令驚覺。

高宗孝宣皇帝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生有赤光滿
室。少寬容。多智略。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番手
過膝。有勇力。善騎射。嘗夜被酒。張燈而寐。李總遣出
尋反。乃見帝。是大龍。便驚走他室。帝貌若不慧。魏將
楊忠門客張子照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當大貴也。
南史鈔

十九

豫州陳休復。字元秀。小字黃奴。詔王公以下。各薦所
知。無偏與。見。隋兵大舉。聞宣帝崩。乃命班師。遣使
赴弔。修敵國之禮。書稱姓名。頓首而後。主益驕。書未
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字。宙清泰。隋文帝不說。以示朝
臣。清河公楊素。以為主辱。再拜請罪。及襄邑公賀若
弼。金齋求致討。袁彥聘隋。竊圖隋文帝狀以歸。後
主見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帝不虞外難。荒於酒。

豫州陳休復。字元秀。小字黃奴。詔王公以下。各薦所
知。無偏與。見。隋兵大舉。聞宣帝崩。乃命班師。遣使
赴弔。修敵國之禮。書稱姓名。頓首而後。主益驕。書未
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字。宙清泰。隋文帝不說。以示朝
臣。清河公楊素。以為主辱。再拜請罪。及襄邑公賀若
弼。金齋求致討。袁彥聘隋。竊圖隋文帝狀以歸。後
主見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帝不虞外難。荒於酒。

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
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帝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
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御客。先令八婦人
裝采。戲。裂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雍則罰酒。君臣酣
飲。從夕達旦。以此為常。隋文帝謂僕射高祖曰。我
為百姓父。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隋軍臨
江。後主口王。在此齊兵三度來。周兵再度至。無不
摧沒。虜今來者。必自敗。孔範亦言。無度。江型。但奏伎
縱酒。作詩不數。城內隋師入。文武百司皆遁出。唯
南史鈔

二十

尚書僕射袁憲。後閤舍人。夏侯公。頗侍側。憲勸端坐
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及當。吾自
有計。乃邀於井。二人苦諫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
久之。方得入。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
坐。舍人孔伯魚侍馬。戍士叩閣而入。深安坐。勞之曰。
戎旅在塗。不至勞也。既而軍人窺井而呼之。後主不
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
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既見省。隋文帝給
賜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

奏與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耽醉。罕有醒時。隋文帝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未幾帝又問監者叔寶所嗜。對曰。嗜啖肉。問飲酒多少。對曰。與其子。第日飲一石。

南史鈔

二十一

宋后妃列傳

潘淑妃者。本以貌進。始未見實。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淑妃每粧飾褰帷。以便升客。令左右以鹹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蹠地不去。帝曰。羊乃爲汝徘徊。況於人手。於此愛傾後宮。

南史鈔

二十二

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琅邪臨沂人也。上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爲歡笑。后以扇鄣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爲歡。遠與此不同。帝大怒。令后起。其從舅謝緯曰。后在家爲停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廢帝失德。太后每加勗譬。始猶見順。後在惡。稍甚。太后嘗賜帝玉柄毛扇。帝嫌毛扇不華。因此欲加醜害。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役。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

齊宣孝陳皇后。諱道止。臨淮東陽人。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祭宜皇帝薦。起鵲。併鴨。雁。孝皇后薦。笋。鴨。那。脯。臂。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脰。茹。羹。昭皇后薦。茗。柶。炙。

魚竝生平所嗜也。

高昭劉皇后諱智容廣陵人也父壽之母栢氏夢不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以告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栢笑曰雖女亦足與家矣后寢臥見有羽蓋陰其家人試察之常見其上掩謁殊似雲氣年十七裴方明爲子求婚酬許已定后夢見先有迎車至猶如常家迎法后不肯去次有迎至龍旂豹尾有異於常后喜而從之既而與裴氏不成婚竟嬪於上。

鬱林王何妃諱情英廬江潯人太子嫌門孤不欲與

南史鈔

二十三

昏王儉以南魏王妃便爲將來外戚唯須高貴不須強門今何氏陸華族弱寔允外戚之義妃稟性淫亂南魏王所與無賴人游妃擇其美者皆與交歡侍其人馬澄年少色美甚爲妃悅常與鬪腕較力南魏王以爲歡笑澄本劍縣寒人嘗逼求姨女爲妾姨不與澄詣建康令沈徵孚訟之徵孚曰姨女可爲婦不可爲妾澄曰僕父爲給事中門戶既成姨家猶是寒賤豈可爲妾耳徵孚訶而遣之。

梁文獻張皇后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嬪於文帝方

孕忽見庭前昌蒲花光彩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口常聞見昌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生武帝將產之夕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

武德郡皇后諱徽高平金鄉人后酷妬忌及終化爲龍入于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

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初產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光爲名少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竝患蚊

南史鈔

三十四

蚋而貴嬪弗之覺也武帝鎮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孳統則貴嬪也又丁氏因人以相者言聞之於帝帝贈以金乘納之時年十四武帝弘佛教貴嬪長進蔬膳受戒日其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帝所立義皆符其指歸尤精淨名經元帝徐妃諱昭佩東海剡人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妝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還房必吐衣中與湖州後堂璫光寺智遠道人私通酷妬忌見無寵之妾便交柯接坐纔覺有

姬者。仰手加刀。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與淫通。季江每歎曰。相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梁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尚多情。時有賀徵者。美色如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枕爲詩。相贈答。太清遂逼令自殺。敬王皇后。邯鄲沂人。后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已。光采五色。日三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后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非功之服。則一爪先折。

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性聰慧。甚被寵遇。髮長七尺。美黑如漆。其光可鑑。特有神彩。進止閑華。容色端麗。每瞻視明眸。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嘗於閣上觀桃。臨於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辯強記。善候人主顏色。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舍。

南史鈔

二十五

宋宗室諸王列傳

臨川烈武王義慶。所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並行於世。文帝每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瞻逸。嘗爲古樂府文。甚道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頌。其叙甚工。照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卽位尚卑。不可輕作。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

南史鈔

二十六

賜帛二十四匹。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寔不然也。帝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殘生不需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武帝爲之憫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兒。令文武才賢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修。令修執其子孝孫。手授義真。赫連勃勃兵至。義真獨進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

不兩全。可剗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騎而歸。義真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陰薄。魏文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性。賞故與遊耳。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數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枿殊有佳者。還。東府取枿大供御者三寸。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疑。奏顏端麗。武帝特所鍾愛。帝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醢盤。義恭求須。

南史鈔

二十七

果食。日用無算。得未嘗。暇。悉以與傍人。諸王未嘗敢求。求亦不得。魏軍南伐。義宣慮冠至。欲奔上明。及魏軍退。文帝詰之曰。善修民務。不須營。潛。避。計也。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爲長夜飲。略少醒。曰。文帝詰責。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皆汝所請。延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微。耽酒成疾。且夕待盡。一門無此。醉法。汝於何得之。義季雖奉旨。醉。不。改。成。疾。以。至。於。終。

列傳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東莞晉人。世居京口。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解。視。船。下。見。一。白。龍。扶。船。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尅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卽馳召焉。穆之聞京城有。上。尊。晨。出。所。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反室。壞。布。裳。爲。袴。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驗。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受署。帝書素。

南史鈔

二十八

出。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宜布。因。達。顧。公。小。後。雷。意。帝。應。不。能。雷。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美。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荷。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金。便。天。順。嘗。於。武。帝。坐。與。齡。石。金。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穆。之。內。德。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請。室。月。覽。詞。訟。手。各。

賡書耳行聽受口金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購舉又言
談賞笑酬且且時未嘗倦若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
覽篇章較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且輒爲十人然
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至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
以此爲常常白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賤生多闇叨忝
以來雖每有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此外無一
毫負公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
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檣柳江氏兄弟戲
之曰檣柳消食若乃常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有

南史鈔

二十九

饒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板沐及穆之
爲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
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梓
貯檣柳一肘以進之邑性嗜食齋茹以爲味似饒
魚常詣孟靈休靈休先患多游彌落在牀邑收食之
靈休大驚彌未落者悉襪取餽邑邑去靈休與何勗
書口劉邕何顧見嘆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
人不問有罪過與鞭瘡痼常以給脂稱性使氣尚
人後爲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

勲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兄末朝士莫不
畏共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
爲吏部尚書瑀國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
車在前瑀策騎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踟馬及之謂偃
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
遲曰騏驎難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
千里答曰一蹇自造青雲何至與駕馬爭路然甚不
得意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
居尸限上

南史鈔

三十

徐美之字宗文東海郡人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
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
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棋嘗與傅亮謝晦宴聚
亮晦才學辯博美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
曰觀徐傳言論不復學問爲長湛之字孝源善尺
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強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
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
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文帝每嫌
其侈縱都下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

孟塲。君舊字懷簡，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史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蓋日酣歌，每遇歡譁，則飲至斗，有時載妓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謔曰：北路魚，南路徐，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舊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君舊文冠一府，特有輕艷之才，新聲巧變人，多諷習。

南史抄

三十一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武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篡篡，鼎命已移，我首倡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欲歸老京師，羣臣唯望解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官門已閉，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帝知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於是奉辭及出，夜見長星竟天，相謂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都，即徵帝入朝，宿道濟，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勲，道家所忌。

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已開，將遣還鎮，下席未發，有似鷗鳥集，悲鳴，義康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珪，字伯玉，位沅南令，王僧虔為吏部尚書，珪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余武達，羣從姑叔，三嬖帝姻，而令子侄餓死，遂不荷潤，蟬腹龜腸，為日已久，饑能噬人，遠與肉，餓驕不噬，誰為落毛。雖復孤微，百世國士，姻嬖位宦，亦不後物。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為爾見苦。僧虔報書曰：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苦。直是意有左。

南史抄

三十二

右耳，乃用為安成親丞。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父休為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殊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為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寓食毘池人李方家，方舍遇之，謂方曰：若遭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為本縣令足矣。武帝北伐，為鎮西諮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

口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金蒙抽摧今咸陽不克晉不濟江三秦未定而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破虎牢及栢谷塢進次池池造故人李方家并堂見母厚加酬賚即授方池池令大軍次第開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并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

南史鈔

三十三

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勦乘衣糧金已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

毛脩之字敬文嘗為羊羨薦魏尚書尚書以為絕味獻之太武大悅以為大官令被寵遂為尚書光祿大夫封南龍公大官令常如故

朱脩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脩之嘗戍滑臺被魏將安頤攻圍糧盡將士無所食之魏寇滑臺因之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為雲中鎮將妻以宗室女脩之

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謂曰觀君無停意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脩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從厚至東萊以為黃門侍郎脩之立身清約百城脫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有撫納有餽皆受得輒與佐史賂之未嘗入已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而餘刻無涓滴於恩情鄉在鄉里饑寒不立脩之貴為刺史未曾供膳往鄉家鄉為設菜羹飯以激之脩之口此是貧家好食進之致飽

南史鈔

三十四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幼而不羣世父粲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兄氣稟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請觀世音千個則免玄謨夢中口何可竟也初見校既覺誦之且得千個明日將則誦之不輟忽傳旨停刑遣代守碯碯江晏王義恭為征討都督以碯碯沙城不可守召令還為魏軍所迫大破之流矢中臂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破為成臂上金創將非余印之微邪孝武卿每羣臣各有稱日多須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此擬顏師伯執商號之

日。薛劉秀之儉。常呼為老怪。黃門侍郎宗靈秀。躬體肥壯。拜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器。飲食前後相係。欲共瞻謝。傾路以為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厭像。送其家聽事。柳元景垣護之。雖金北人。而玄謀獨受老僧之目。凡諸和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謂玄謨作四時詩曰。堇茹供春膳。粟藿充夏飧。胞醬調秋菜。白醴解冬寒。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也。素明天文。知必有興。後晉室者。華夢九土服之。覺而喜曰。九者桓也。桓者吾當

南史鈔

三十五

復本土乎。諸葛長人監太尉軍事。胎敬宜書曰。盤龍狼狽專恣。自取夷滅。吳蜀將盡。世路方夷。富貴少事。相與共之。敬宜報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實思避益居損。富貴之旨。非所取當。便以長人書呈。帝謂王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

上寵姬殷貴妃薨。薨畢。數與華臣至殷墓。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上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

念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窶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帝出倪塘會毅。藩請殺之。乃謂帝曰。公為劉衛軍為公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夫器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自許以雄豪。加以誇

南史鈔

三十六

伐。搢紳白面之士。輒奏而歸。此毅不肯為公下也。帝曰。吾與毅俱有起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

蕭思話。南蘭陵人。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倭暴降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頗工隸書。善彈琴。能騎射。文帝賜以弓琴。手勅曰。前得此琴。言是舊物。今以相借。并往桑子一張。理材乃快。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

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惠開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若服簡素，初爲祕書郎，意趣與人不同。此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無多異以取天下之疾。拜益州刺史，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共惠開有舊，爲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卽納其妓。啓云：吉爲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何臣訓毀朝政，輒已戮之。孝武稱快。介字茂鏡，少穎

南史

三十七

悟，有器識。初武帝總廷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賦質以詩不成，罰酒一斗，質飲盡，顏色不變，言笑日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賦質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兄字叔佐，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醜藉，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兄獨整衣冠坐於宮坊，景軍敬焉，弗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兄獨不行，人間其故，兄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避而免乎。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景廷迹，吾弗

爲也。乃閉門靜處，併日而食，卒免於患。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引書爲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念，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琛字彥瑜，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爲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游，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琛爲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唯齋一瓢，蘆中有漢書序，僧云：三輔舊書相

南史

三十八

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臧質字含文，少好鷹犬，嘗誦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而露口，顏頂拳髮，嘗誦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中相輕。倫之慙謝，質拂衣而去。太武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渡，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質報太武書云：爾不開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郊年。冥期使然，非復人

事。家人受命相賊。期之自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賊
容復令爾餐有系乾哉。假令家人不能殺爾。爾由我
而死。爾君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領
縛。載以一驢。負送都市。爾識智及衆。豈能勝村堅邪。
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故耳。時魏
地童謠曰。輅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
北歸不濟死。虜欲度江天不從。故答書引之。太武大
怒。乃作鐵牀於上。施鐵鎖。破城得質。常坐之。此上。質
又與魏軍書寫臺格。購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絹各

萬疋。魏以鉤車鉤垣棧。城內繁絙。數百人叫呼引之。
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盛人。縣出城外。截鉤。獲之。明
日又以衝車攻城。土堅密。每傾落下。不過數斗。魏軍
乃自薄登城。陞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
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歸。
謝晦。字宣明。陳肥陽人。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
髻髮如墨。涉獵文義。博瞻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欲
將不及晦。聞猶以爲恨。從征河馬休之。時徐達之戰
死。帝將自登岨。諸將諫不從。晦持帝。帝曰。我斬卿。晦

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藩登岨賊
退乃止。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
起諫。帝卽代作。曰。先蕩臨瀾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
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羣臣並作。時謝琨風華。爲江
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
上人耳。瞻字宜達。一日名檐。字通達。晦次兄。六歲
能屬文。爲紫石英贊。果然詩。爲當時才士歎異。還
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第
晦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
黜。以保衰門。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魏。舊
說以爲戲笑。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功。瞻愈憂懼。
謝祿。字景仁。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會稽王世
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唯景
仁不至。年三十而方爲著作佐郎。宋武帝爲桓修
撫軍。中兵參軍。嘗請景仁諮事。景仁與語說。因問帝
食。食未辦。而景仁爲玄所召。玄性促。俄頃間。騎詣續
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
與客食。豈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帝甚感之。

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靜麗。每墜輒墜。左右人。不
擊。即聽。一日。滌濯。每欲墜。左右爭來受之。進。宇
景先。小字道兄。美風姿。會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
道兄。未嘗足。雍州刺史張邵。以驢貨將致大群。述表
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文帝手詔謝。納焉。述語子
綜曰。主上矜邵風誠。自將曲恕。吾所敢謬會。故特見
納。若此。跡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帝後
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力焉。脫。字玄暉。少好學。有
美名。文章清麗。脫。辭子隆曰。脫開橫汗之水。思朝

南史鈔

四十一

宗而每竭。驚楚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阜壤搖落。
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鳴咽。况乃服義徒擁。歸志
莫從。邈若陞雨。飄似秋帶。脫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
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搜揚小舍。故得捨耒場
圃。奉筆兔園。東泛三江。西浮七澤。笑闕戎旂。從容譙
語。長襟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思加顏色。沐髮晞
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膚。不惜滄溟未運。疾
臣自蕩。渤澥方春。旅酬先調。清切蕃房。寂寥舊軌。輕
丹反沂。弔影獨開。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

德滋深。唯待清江可望。候歸艤於春渚。朱邸方開。效
達心於秋實。如其簪屨或存。在席無收。雖復身填溝
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脫常輕江
祐爲人。祐常詣脫。脫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使
停。祐問其故。云定復不急。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
公。方爲三代史。亦不得見。脫。脫告王敬則。反。敬
則女爲脫妻。常懷刀欲報脫。脫不敢相見。及當拜吏
部。謹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
但恨不可刑于寡妻。脫有愧色。

南史鈔

四十二

下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謝方明。方明終不同。桓
玄聞而賞之。方明爲晉陵太守。年終。獄囚事無輕
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徐壽之固諫。以爲昔
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僞薄。不可
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因及父兄並驚喜。
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進
二日。乃反。餘一四十日。不來。五官朱千期請見。欲自
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因自當
反。囚遂還。屢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無

遇者遠近歎服焉。惠連爲雪賦，以高麗見奇。靈運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

謝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性豪俊，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出爲永嘉太守，罷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輒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越一周，稱疾去職。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

南史鈔

四十三

稱爲二寶。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爲刎頸交。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魏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兄，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節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且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崎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臨。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

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未知靈運乃安。王顯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顯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顯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保身大呼，顯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礙人事？」徐美之因叙開洛中事，王顯狀劉穆之終後，使無繼者。王弘亦在，甚不平曰：「昔魏朝酷重張邵，謂不可一日無之，及邵死，何關與廢，顯不悅，衆賓笑而釋之。」超宗諸

南史鈔

四十四

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盃，醉氣橫出。高帝對之甚歡，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幾卿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詰道邊酒壚，停車索帳，與車前三騎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伐，幾卿啓求行，罷爲藻軍師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

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然。

謝審字弘微。家素貧。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閭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況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贈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未必肯懷聚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容博而無節。羅使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為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上以弘微能勝饒。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間上所御。弘微

南史

四十五

不答。別以餘言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韶令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之。曰。藍田出玉。豈虛也哉。時南平王鑠獻赤鸛鵲。帝詔羣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自陳兩腳癰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痛來逼。心氣餘如絃。利患數年。遂成癰。失吸吸。微微。常如行尸。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得夜坐。

南史

四十六

恒。閉帷。避風。晝夜。帶。惜。為此。不復得朝。請諸王。慶弔。親舊。今之所止。唯在小閣。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已。不能不重。家世。無年。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人年。當申。前請以死。自固。願侍坐。言次。賜垂接助。明帝定亂。得出紫。使為教詔。莊夜出署門。方坐。命酒酌之。已微醉。傳詔。佇待。詔成。其文甚工。臧字敬冲。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游土山。使臧命篇。臧筆便就。齊受禪。臧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常解璽。臧伴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臧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罷。乃使稱疾。臧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詠臧。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第藩時為吏部尚書。臧至罷。致藩數斛酒。還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初。臧為典。典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及遊節。不全為清談所少。著書及文章。行於世。臧為典。藩於征虜。諸送別。臧指藩口曰。此中唯宜飲酒。覽字景濤。意氣周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

方蘭克體想謝莊政當如此自此仍被賞味。僑字
因美素貧嘗一日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答曰
字俄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以清恬知名父珣頗好
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其
餘善業悉委諸弟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
哀惟弘徵召一無所就桓玄克建業收遣子付廷尉
臣史莫敢瞻送弘時尚居喪獨道側拜辭攀車涕泣
論者稱焉奏彈謝靈運爲軍人杜輿淫其妻妾靈運

南史鈔

四十七

殺典棄屍洪流御史中丞王淮之曾不彈非武帝答
曰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以爲永制於是免
靈運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
呵責謫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吟接語欣懽者必無
所詣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
與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
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徵借顏色卽大成怨府亦鄙薄
所不任聞者能伏僧達少好學善屬文爲太子舍
人坐屬疾而於揚州橋觀問嚮爲有司所糾原不問

性好鷹犬與問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
之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蒲席舉論
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和美諫家貧求從文帝欲
以爲奉祀庾仲文曰王弘子既不宜作奉祀僧達亦
不堪爲人乃止元內獄立孝武發禪陽沈慶之謂
人口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
江王出赴難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
此言之其必至也僧達尋至吳郭西臺寺多富沙
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隸却寺內

南史鈔

四十八

沙門竺法瑄得數百萬孝武獨見召慨然了不陳
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
面問天子初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
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宣
城左永籍之注以爲子改名元序啓文帝以補竟陵
國典書令事發又加禁錮表謝言不能因依左右傾
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少美姿容僧達與之
私款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當將確之罷僧達欲通
胥之確知其意避不往僧達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

欲誘確來別殺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
路璽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嘗盛車服，
請僧達，僧達將獵，已收服，璽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
謂曰：身昔門下騁人路慶之者，是若何親？遂焚璽之，
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
後乞食矣。帝曰：璽之年少無事，請王僧達門見辱，乃
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又謂帝
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達屢經犯忤事，陷之，收付
廷尉，於獄賜死。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上以融

南史鈔

四十九

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見融年少，問
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云：我此
間主客曲水詩序，勝延年賞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
宋弁於理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
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
直比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逮匹相如，上以魏所造
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與北，實多駿驥，而魏之良
馬乃驚不若將旦。且信誓有時，而與明明之牧，遂不
能嗣。宋弁口常是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迹，偏於天

下。若騁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踴。弁
曰：王主客何為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
剛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何意既
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麗之
故，弁不能答。為中書郎，當撫案數日，為爾寂寂。郗
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乃提車登日。車中
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騁？晚節大習騎馬，招
集江西儉楚數百人，並有幹用。融特為謀主。徵字
景玄，常住門屋一間，尋書死古，遂足不履地。終日端

南史鈔

五十

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淨。僧祿字胤宗，幼
聰悟，叔父徽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
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應，答曰：臣從非敢與同
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齊文宣每行，載死囚以從，
齊人呼曰：供御囚。每佗怒，則召殺之。王儉及袁憲，並
危殆者數矣。
王曇首，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請
朱武帝，帝曰：帝梁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
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時謝朓在坐，曰：仁者果有勇。

帝悅及至彭城大會戲馬臺賦詩雲首文先成帝問
私曰卿第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肯帝大
笑雲首有智局喜極不見於色問門內雍雍如也手
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爲飾玩自非祿賜一毫不
受於人僧繇語上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
宜速斷幾事難密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手執上曰
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且族人始亡人
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繇曰恐千載之後言陛下
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然然齊高帝爲相欲引時

南史鈔

五十一

賢參諸大業時謝朓爲長史帝夜召朓却人與語久
之朓無言唯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朓難之仍取劍遣
兒朓父無言帝乃呼左右檢素知帝雄異諸問言於
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向居
人臣可乎高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食困又曰儉家
公殊勝所以此所難吐何賜非之深宋以景和元徵
之滯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
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帝唯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
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

好音樂就與朕同儉曰沐浴屏風事兼北屋亦既在
齊不知肉味帝相善嘗字思寂本字玄成與齊高
帝偏諱同故改焉性凝簡慕樂廣爲人未嘗言人之
短諸女子姪皆嬪王尚士朔望來歸輒稱嘆非所
欲也幼歲中不遇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
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苛求也不幸產業有舊
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口
我不如卿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
皇太子與湘東王釋令曰王威明風韻道上神峯

南史鈔

五十二

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後人也一爾題陳永歸
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淵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
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僧虔僧繇弟
也父雲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遊僧達跳下地
作彪子時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
繇採蠟燭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父
私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了也
僧虔必至公僧繇常以名義見美或云僧虔採蠟珠
爲鳳凰私稱其長者云僧虔荊冠雅會謀書宋文帝

見其書素扇數日。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退
然少交接。與葉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
學解深拔。而辭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
汝南之騎。無以加焉。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
大明世。常用。擬筆書。以此見容。高帝素擅書。篤好不
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
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或云。帝問我書
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一。
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

南史

五十三

爲辭。儉既爲朝宰。起長梁。齊制度小過。僧虔視之。
不悅。竟不入戶。儉卽日毀之。僧虔試子弟曰。王家門
中。後者龍鳳。劣猶虎豹。失墜之後。豈龍虎之議。况吾
不能爲汝。汝政應各自努力耳。泰字仲通。幼敏悟。
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
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沈約常曰。王
有泰矩。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矩。筠小字也。筠字元
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荀樂
賦。其辭甚美。及長。清淨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

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稭曰。王。郎。非。衆。類。對
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王氏過江以來。未有若郎者。
者。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海之秀。王文度獨步江
東。吾得北。雖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製
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筠草。筠讀至。雖覽。
及連。連。約撫掌欣。并曰。僕常恐人呼爲竟。王。今。大。至
堅。不。視。星。及。冰。懸。霜。而。帶。抵。筠。皆。擊。節。解。贊。約。曰。知
音者希。真奇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
王誕。字茂世。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荀爲哀策

南史

五十四

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覽筆便益之。接其秋
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陰。風同高殿。珣款美。因而用之。
孫敷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爲敷作表。讓婚曰。
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婚。榮出望表。恩加典外。
顧審精裁。伏用憂惶。雖門泰宗榮。於臣非作。仰緣聖
貸。目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旨。
至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敬威。其長作愚。以求
免。子敬多足。以達嗣。王。無。無。仲。都。之。質。而。保。雪。於。北
階。何。瑯。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

膝叟。脫冲幾不免於強釁。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
屈於崇貴。事隔於閭閻。吞悲茹氣。無所述訴。制勒甚
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
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關門之期。廢筵抽席。
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踈闊。第令受
酒肉之賜。備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婢
媵爭媚相勸。以嚴。尼。相。競。前。相。語。以。急。第。令。必。凡。庸
下才。監子皆葭萌惡。豎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
則謬於虛實。婢媵敢恃者舊。唯贊妬忌。尼。妬。自。唱。多

南史鈔

五十五

知。務。簡。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毋。乃。至。破
伴。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或。違。不。獲。前。
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踈。求。出。則。疑。有。別。意。召
必。以。三。脯。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久。不。見。晚。饒。朝。不
識。路。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畫。拱。袂。而。披。卷。一。生。之
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進。裾。袂。向。席。則
醜。老。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索
致。斥。令。義。絕。傍。私。皮。恭。正。匹。面。每。事。必。言。無。儀。遠。設
辭。報。云。輕。易。我。雖。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

科律。夫。彛。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如。之。行。有。妨。繁。衍。是
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駟。馬。之。身。通。離。繁。榮。以。臣。九
務。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責。前。後。嬰。此。其
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亦。言。明。理。無。敢
論。請。臣。幸。屬。聖。明。矜。照。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已。親
全身。願。定。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
賜。獨。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憐。生。自。已。彌。篤
若。思。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
王。現。準。從。父。弟。也。父。憐。不。辨。菽。麥。時。以。爲。殿。道。矜。之

南史鈔

五十六

流。人。無。肯。與。婚。家。以。假。婚。奉。心。侍。之。遂。生。現。順。帝
禪。齊。百。僚。陪。別。現。羣。書。輪。額。尾。備。泣。口。人。以。毒。爲。歡
老。臣。以。毒。爲。威。既。不。能。先。舉。螻。蟻。須。見。此。事。嗚。嗟。不
自。勝。百。官。人。人。兩。淚。現。謀。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
必。早。起。簡。閱。衣。裳。料。數。進。饋。如。此。數。門。或。爲。輕。薄。所
笑。僕。射。頭。師。伯。蒙。貴。設。女。樂。要。現。同。傳。酒。行。炙。悉
皆。內。妓。現。以。男。女。無。親。授。傳。行。笏。至。令。置。牀。上。回。面
避。之。然。後。取。畢。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現。容。色。自。若。儉
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盤。報。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

屬。拉挂屏風。酒聚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現手自賦之。
王惠字令明。內史劉懷敬之親。送者傾都。惠亦造別。
渾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雅覺逢人耳。兄
鑒頗好聚歛。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用為鑒。怒曰。無田
何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焉。

王戎字景文。幼為從叔球所知。情美風姿。為一時推
許。蒙榮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嘖。亦復
可觀。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

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果皆解
南史鈔 五十七

善。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
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
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勅至之夜。景文政與客基
扣函看後。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基思
行爭。却竟歛于內。食畢。徐謂客曰。奉勅見賜以死。方
以勅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
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
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墨於
答。勅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食。

之。龍字彥深。人才凡劣。不為羣從所禮。常懷耻。慨
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誠之曰。
阿谷汝城我門戶。龍曰。答與童烏。肯賤異童烏。卿小
字答。蓋小字也。與字道明。起家著作佐郎。顏延之
與球情款。稍異常。撫與昔口。阿奴始免寒士。錫字
公服。幼而警悟。其兄同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不起。
精力不倦。致損右目。魏使劉舍明來聘。勅中書舍
人朱片接之。善明彭城舊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
酣謂片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片曰。并所以得
南史鈔 五十八

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
明乃曰。王錫張繡。比間所聞。云何可見。片具啓聞。勅
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繡朱片四人而已。善明造席。
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繡隨方酬對。無所猜疑。善明
甚相歡。他日謂片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
君。安能為國。引宴之日。勅使左右徐僧權於後。
言則書之。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
時知。兼北廡病。庶務雜。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
能。乃稱疾不拜。使謝遣。符徒拒絕賓客。掩屏單思室。

字蕭然。諸子溫清。賜簾趨侍。公主乃命家婢。使于涉
混觀之。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信佛法。及丁
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置蒲佛經。常聘親
因宴饗。祭請。停殺一羊。于於園前。跪拜。又宴昆明池。
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罾網。因以佛法咒之。遂一鱗
不獲。

王恭之。字敬弘。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爲尚書
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疑獄。敬弘
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

南史

五十九

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悅。雖加禮敬。亦
不以時務及之。左右嘗使二老婦女。戴五條髻。著
青紋袴襪。飾以朱粉。女造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
嘗往何氏看女。遇尚之不在。因寄齋中臥。俄頃尚之
還。敬弘還使二婦女守間。不聽尚之入。云臥正熱。不
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未嘗教子
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曾
越不聞被播。秀之字伯齊。晉平太守。昔年求還。或
問其故。答曰。此颶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

則禍。達智者不昧財。亦不遂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
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
歸。遣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
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請。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
有靈。吾當笑之。綸之字元章。爲安成王記室參軍。
假仰召會。退居僚末。司徒袁粲聞而歎曰。格外之官。
使今日爲重。貴游居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記爲高。自
綸之始。

南史

六十

王弘之。字方平。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桓謙要弘
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虞。風馬
不接。無緣。且從謙貴其言。兄敬弘。爲尚書左僕射。堂
解貂裘與之。卽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
三石。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題者不識之。或問漁師
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且夕載魚入
上虞郭。經祖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明帝
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替人
如此。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
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敬務未暇。

此事及拜驛騎會子弟謂思達兄思微曰隆昌之末
阿戎勸吾自殺若用其謀豈有今日思達速應曰如
阿戎所見辭未晚也晏旣不能謀退事多專斷明帝
外迹甚美山相疑異思達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几
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然不答思達退後
晏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
如思達有此言謂江祐曰王晏早用思達語當不至
此思達立身簡潔諸客有語已者視知衣服垢穢方
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

南史錄

六十一

人交帝拂其坐處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達終日匡坐
不妄言笑替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
建明散帶終日酣醉吐論從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
思達謂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
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
王悅之字少明就劉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
卿若不求入自得之隣有有會同者遺悅之解一履
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

王猛字世雄本名勇開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茹荼

不食數日非包胥何人哉因勸兵孫江拒守以阿
臣節及審後主不死乃遣其部將辛毗馳赴京師
歸欽隋文帝大悅謂昉曰猛懷其舊主遂故情深卽
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卽
非昉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為行軍總帶素字
休業山中有蛟聲清甚擊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
素乃為蛟賦以自況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少沈審有意略事母甚謹學
通陰陽精解聲律年十七及兄廩同起義兵與慕容

南史錄

六十二

番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用木
能去臥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
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饑小兒去須臾復來得
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適有一白狼至前
仰天而號號訖衝仲德衣四度小仲德隨後得濟與
廩相及度河至滑臺後為羅途所隔使為將帥積年
仲德欲南歸乃素遠奔太山遠追騎急夜行忽見前
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

到焉字茂謙齊蕭索富厚自奉資供一身一月十萬

宅宇山池。伎妾委藝。皆窮上品。才調流騰。善納交游。受役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通奪之。搗頗怨。帝令有司譴奏。將殺之。搗入獄。數宿。髮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典。弟。溉。字茂。任助。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寶。爲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答云。余永本百結。閨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誰使廉夫貪。溉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鬚。舉動風華。舍於應答。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

南史鈔

六十三

而已。溉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是密敬事焉。溉第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磯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金輪焉。未進。帝謂朱弁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欽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石卽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子蓋早聰慧。帝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疋。

魏遣劉昶攻壽春。垣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流。豈非小勞而大制邪。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崇祖少好騎射。或曰。何不學書。崇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崇祖善彈。登西樓見翔鶴雲中。謂左右當

南史鈔

六十四

生取之。於是解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閻字叔通。閻至都。請廷尉自簿。先詔獄官曹閻。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賤時人。謂閻被賤。刺史。雲深爲交州同。所守劉楷行未至交州而卒。雲深妻鄭氏。字獻英。崇陽人。時年二十。子文煥如生。仍隨楷到鎮。晝夜紡織。傍無親援。年既盛美。其有容德。自厲冰霜。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因非婦婦所濟。遂不許。鄭又曰。垣氏將

魂不反。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襟愴然。許之。厚爲之送。於是間關危險。送得至鄉。葬畢。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宋明帝益爲興世。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驟盛。父夫。力盡。亦易衰。此曹瞞所以破齊也。將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興世乃命書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擊走之。袁顥慍曰。賊據人肝藏裏。云何得活。

南史鈔

六十五

是月朔。赭圻軍士伐木爲柁。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何當乎。無爲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仲子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韻。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見人必當驚怖。興世減撤而行。欣泰。字義亨。不以武業自居。好錄書。讀子史。年十餘。詣諸彥。回彥曰。問張郎弓馬多少。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彥回

其異之。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著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武帝。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袁淑。字陽源。文采道豔。從橫有才辯。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而淑不爲改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顥。字國章。顥處禍求出。以顥爲領寧蠻。較尉雍州刺史。顥舅蔡典宗謂曰。襄陽至惡。豈可冒邪。顥曰。白

南史鈔

六十六

遠達。何必皆驗。如其有微。當修德以禳之。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後至尋陽。口今知免矣。蔡。字景倩。幼孤。祖哀之名之曰愍孫。安東宮勸顏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厚口。不能與倭人周旋。愍孫在魏。夢日墮其背上。因驚。帝被殺。管機密。愍孫峻於儀範。廢帝保之。迫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顥而言曰。風雨如驟。難鳴不已。勿暴荷本情爲人。孝武時求改名。蔡不許。至明帝立。乃請改爲繁。字景倩。其外孫王筠又云。明帝多忌諱。反謂蔡愍爲煩。門帝意惡之。乃令

改焉。肥南一家頗有竹石。祭畢兩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有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歷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祭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齊道戴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祭還坐。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日本知一木不能支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大叫抱父乞死。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祭曰。我不失忠臣。汝

南史鈔

六十七

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朝。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丘。僧靜乃并斬之。祭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祭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郡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城。汝匿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目難歸汝。奈何欲殺耶。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城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犬。耗狗賊如平常。經年餘。闕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仰哀。郎所常騎也。象字緯才。南紀江陵

縣人。荷蔣之弟胡之婦。爲魯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荷家。將之殺沙門。爲官司所簡。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耻。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父如此。兄弟爭死。象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廻情。方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辭謝之日。友于讓生。事憐左右。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誘。獲而踈網。蔣之心迹。同符古人。若后以深刑實傷。爲善由是蔣之兄弟免死。象充腹異果。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昂字千里。顓敗傳首建鄴。藏於武

南史鈔

六十八

庫。以漆題顓名以爲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血絕而後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爲孝感。塋訖。更制服廬于墓。梁武帝起兵。州縣望風皆降。昂獨拒境。帝手書喻之。昂答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請賞。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隅一罷。何能爲役。近奉勅。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局止莫不勝和軍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正以自挾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賊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軍之

房置其恩。顓寧沮泉師之威。幸藉將軍舍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殮敷施。尚復投頤。况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建康城平昂舉哀。慟哭。帝勅李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憲字德章。國子博士。問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登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

史記

六十九

雖窮與願。得無憚此後生邪。何謝乃遽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爾對開。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沓。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語袁吳。此郎已堪見代博士矣。孔靖字季恭。為會稽內史。到任釐整浮華。窮罰遊惰。由是境內肅清。孫琇之有吏能。為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為盜。長大有何所不為。縣中皆震肅。在任

清約。罷罷還。麻乾薑二千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與字休文。好學。善屬文。沛國劉顯。以博學稱。每添相歡。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索。悉與仲宣。吾當希被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曲阿富人殷綺。見吳居處儉素。乃餽以衣。龜一具。吳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以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孔觀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為已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為府長

南史

七十

史。籤典諸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眾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觀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觀出治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觀見之。為喜。謂曰。我此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听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奉叔士流。何至是。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諸步回。勿有清譽。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立。時父湛之為丹陽尹。使其子命金著芒屨於齋前。習行

或議之。湛之曰：安，不恙，危也。彥回時年十餘，甚有懸
名。山陰公主淫恣，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
回，上西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
而立，從夕至曉，不為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
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為亂階？遷吏
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開。出金
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
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叙其
事而不言其名。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

南史鈔

七十二

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
嘗嘆曰：肅彥回能遲行緩步，使得宰相矣。時淮北
屬江南，無復鰓魚，或有開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
人有餉彥回鰓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其
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
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卿爾受之，雖復
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
彥回嘗彈琵琶，齊武帝在東宮宴，集賜以金銀，柄銀
廿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烟焰甚

逼左右驚擾。彥回神色怡然，索與徐去然世頗以名
節議之。于是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
作彥回生。長子貴，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
高帝，貴游執不可，終身愧恨之。有棲退之志，居墓下
會疾篤，其子齊載以歸，疾小間，知非故處，大怒不肯
復飲食。內外問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數日，裁餘氣
息，謝靈問其救往候之，排闥不可開，以杵槌破，進見
貴曰：事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也。名與
身俱滅者，君也。豈不全之哉？貴曰：吾少無人間心，豈

南史鈔

七十二

身名之可慕，但願磨平歸全，必在舊醢。見輩不才，未
達余趣，移尸徙廟，失吾素心，更以此為恨耳。澄字
彥道，善醫術，為吳興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櫻
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
不差。澄為診脈，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瀟雞
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
物如升，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
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何者？雞十三頭，而病即
差。當時稱妙。昭字彥宣，小有高節，王儉嘗稱才堪

保傳爲成矣。魏還以一目眇召爲國子博士不拜。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責往問訊。焯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責曰。奉朝報在齊大司馬門。焯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焯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短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願之毒。焯字彥緒。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

南史鈔

七十三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徵爲吏部尚書。廓問傅亮還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美之。美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屑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器終尼遂不拜。干木美之小字也。奉兄範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範。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子典宗字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

兄曰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鄰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爲之名。以興宗爲之字。廓罷豫章。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範。範罷長沙。還送錢五十萬。以禪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出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範深有愧色。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太原孫敬玉嘗通興宗侍兒。被禽反拔。興宗命與杖。敬玉了無忤容。興宗奇其言。

南史鈔

七十四

對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筆札。以侍兒賜之。爲立室。宇位至尚書右丞。搏字景節。少方雅退默。在興典不飲。起非。齋前自種白菟紫茄。以爲常餌。詔褒其清。帝嘗設大臣筵。搏在坐。帝頻呼姓名。搏竟不答。食筵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搏始放。竊執笏。日爾。帝曰。卿向何聲。今何聰。對曰。臣預爲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何尚之。字彥德。廬江潛人。武康縣人。王延祖爲劫。父崖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崖既自告於

法有疑時。叔度爲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爲劫。閹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雖父子之至。容可悉其逃亡。而謂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脫求存。於情可愍。金令從原。從之。尚之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治。清。及至。鹿。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開何彥德也。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自文帝宜出爲廣州。若在内。釁成。不得不加以缺。缺。屢

南史

七十五

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釋事跡未彰。便豫相懸斥。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不。以我爲信受譏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并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階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金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爲後。延之目尚之爲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爲。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

戒。字惠景。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彦回侍已。彦回雖拘逼終不肯從。與最同居。止月餘。日。山是特申情好。上頗好書。扇。宋武帝賜戰蟬。雀扇。書者顧景秀所書。時吳興陸探微。顧彦先。皆能書。歎其巧絕。最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點。字子皙。點明日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金高。無所與。屈大言。箕。張。公卿敬下之。或乘柴車。躡草屨。恣心

南史

七十六

所適。致醉而歸。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千。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千良流見之。點角巾登。席。千良欣悅。無已。遺點舊叔夜。而徐景山酒饌。常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點衣者。見而不言。旁人會益與之。點乃以衣施。益。益不敢受。點令告有司。益懼乃受之。景之問。點以出期。點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卿何不遣傳詔。還朝。與未。留與我同游。那。景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

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類，自卿而始，何必有何某之是？以胤意奏聞，有勅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勅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勅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王元簡去胤入山，與胤別，胤送至都陽球，去程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游路斷，自非降黃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塊之游，於今絕矣。執手涕零。初，胤修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麇，以為非見生物，擬食蚌、蠃，使門人議之，學生鍾航曰：鮓之就腥，驅於屈中，蟹之將螯，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恒，至於中螯蚌蠃，眉目內開，懸渾沌之奇，猶發外絨，非金人之懷，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聲無臭，與凡物異其何筭？故宜長充庖厨，水為口實。胤字士光，自晉美容貌，從兄黜，每日叔寶神清，杜又府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日。呂寓，字儼望，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呂寓謂曰：若是誰後？答曰：子騫後。呂寓問：扇掩口而笑，謂客曰：遙遙華胄，敬容，字國禮，身長八尺，自晉美類眉，性矜莊，永冠鮮麗，武帝雖永流示，而左右未必須

謀，嘗有侍臣衣帶卷損，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歛之。或暑月，背為之焦。朱雀門災，武帝謂羣臣曰：此門制狹，我如欲改構，遂遭大火，相顧未答，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起為金紫光祿大夫，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誼譚如昔，與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滿，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至，公且東奔，燕書始來。

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器。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夫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凡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士貞史也之聲。少賤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異也。僕東皐鄙人。入穴幸無銜。耻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

張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喧呼

南史鈔

七十九

不絕。而鏡靜默無言。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佩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醉。永字景雲。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爲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啓。輒執玩吞。嗟自嘆。俱御者了不及也。遷廷尉。上謂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無復冤人。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鍾聲。唯孝武嘗以問永。永答。鍾有銅澤。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緒字思曼。長於周易。言精理奧。凡

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每朝見武帝。日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俊之獻弱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織。時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容喈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王儉爲丹陽尹。時諸令史來問訊。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答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日送之。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緒嘗告歸

南史鈔

今

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繩脫轡。并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晚日。充開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口滿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修改。多所改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履俱有令譽。武帝欲以緒爲尚書僕射。王儉執不可。充以爲恨。與儉書曰。頃者長路霖霖。輒勝涼暑。未平。想無虧損。充幸以煎釣之閑。錄抹之暇。時復引輜以自娛。逍遙乎前史。從橫萬古。動然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生平少長。

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潔。介然
之志。峭聲霜崖。確乎之情。峯橫海峽。至如影綴天閣。
既謝席廟之華。授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山氣所
踈。疑情坐前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
每道同於在世。長群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沒於訪
生之辰。往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遊。偃息於
卜君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早日。吐海
逢天。疎石崩等。分危落飢。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
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

南史鈔

八十一

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駕浪烟霞。高臥風月。
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
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強。
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壑。可謂德盛當時。孤松
獨秀者也。而茂陵之產。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畔。竹
簪。而疎歎。得無惜乎。充峴西百姓。代表一人。黠而
承。講而食。不能事主侯。竟知已。造時人。聘游說。客與
於路。而之間。其惟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
能。諸君道之哉。是以披間見。掃心胃。述平生。詞語

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唯丈人而已。聞廷實
阻。書罷莫因。偶遇樵夫。妄座執事。僉以爲脫略。弗之
。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率。字士簡。性寬雅。十
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
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首。時有虞請者。見
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云沈約。訥便
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家備載
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
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稷兄璋。善彈

南史鈔

八十二

。稷以所生母劉氏先執此伎。聞璋爲清調。便悲感
頓絕。遂終身不聽之。
張邵。字茂宗。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時莫不輻
奏。唯邵不往。親故怪而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
煩多問。劉穆之言於帝。帝益親之。數。字景胤。生而
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
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
感。思。輒開箚流涕。見從母悲感。嗟。中書舍人狄
當周赴。並管要務。與數同省。當欲請之。赴曰。彼若不

相客接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日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數呼左右口。移我遠客。是等失色而去。舍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別人。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暢字少微。弟牧常爲糊大所傷。醫云宜食蝦蟇。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卽愈。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陸修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顧凱之。凱之曰。

南史

卷三

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筆注曰。漉沙。精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融家貧。欲祿。乃與從叔永書曰。融昔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章帶。窮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贊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昔求三吳一丞。雖局外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融求不得。亦可復求丞。張氏自敷以來。並

以理音辭。脩儀範爲事。至融風止。說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起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高帝素愛融。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雖故誠乃素懷有本。但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其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常歎云。不恨我。

南史

卷四

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融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惟牽小船於岸上住。自序云。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有其體。丈夫常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造。嘗人辭下。自名其集爲玉海。褚彥回問其故。融云。蓋玉以比德。海崇上善耳。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基。范悅。時。褚欣遠。模。書。諸胤。

圖基徐道度療疾也。宋孝太后病，衆醫不識，徐道
 度于文伯診之曰：此石搏小腸耳，乃爲水劑消石湯，
 病卽愈。官人患腰痛，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爲
 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以油投之，卽吐得物如髮，稍引
 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其門上適畫一髮而已，新
 卽差。廢帝出遊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之，
 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
 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則然曰：非
 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寫足太陰，補手陽明，
 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常有婦人患
 滯冷，積年不差，文伯從兄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也，
 當取死人枕灸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家中取枕，枕已
 一邊腐缺，服之卽差。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
 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蟻，極難療，當取死人
 枕灸之，依語灸枕，以湯投之，得大利，有蟻垂頭，堅如
 石五升，病卽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
 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灸服之，竟可埋
 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

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
 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
 故尸注可差。石蟻者，久蛇也，醫療既錯，蛇中轉堅，世
 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
 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鬼魅，應須邪物
 以釣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
 又春月出南籬間，戲間簷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
 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袒體痛，兩
 處處有黥黑無數，嗣伯還煮十餘湯，送令服之，服訖，
 痛勢愈甚，跳投床者無數，須臾所黥處皆振出，針長
 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時又
 薛伯宗善從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徒置
 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病，如拳大，稍稍
 長二十餘日，痛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范華，字蔚宗，母如刺產之，額爲磚所傷，故以磚爲小
 字，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
 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華長不滿
 七尺，肥黑，秃眉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

諷以微旨。畢。僞若不曉。終不肯爲。土嘗宴飲歡適。謂畢曰。我欲歌。卿可彈。畢乃奉吉。上歌既畢。畢亦止。孔。先。博。學。有。從。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負。外。散。騎。侍。郎。不。爲。時。知。久。不。得。調。以。畢。意。志。不。滿。欲。引。之。無。因。逮。說。華。甥。謝。綜。雅。爲。華。所。知。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乃。傾。身。事。綜。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爲。博。行。以。物。輸。之。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畢。戲。熙。先。故。爲。不。適。前。後。輸。畢。物。甚。多。畢。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與。申。莫。逆。之。好。畢。素。有。閒。庭。論。議。朝。野。所。知。

南史鈔

廿七

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期。以此敬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戶不得邪。人作大系相遇。而丈人欲爲之。死。不亦惑乎。畢默然不答。其意乃定。畢既有逆謀。欲探時旨。熙先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徐湛之上表告狀。於是悉出徵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迹。詔收綜等。並皆放服。唯華不肯。上頗使窮詰。乃曰。熙先苟誣引臣。熙先聞畢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郡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華所造。及

收定云。何方作此。抵上示以畢壘迹。畢乃引罪。明日送畢付廷尉。畢家樂器玩服。並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二厨。盛焦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撰和香方。其序之曰。膳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斥無傷。零藿虛燥。詹唐粘澀。并松蘇合。安息鬱金。奈多和羅之屬。命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漿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膳本多忌。比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粘澀。比沈演之。漿膏昏

南史鈔

八十八

純。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并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熙先死後。又謂尚之曰。孔熙先有美才。地胄尤可論。而驛迹仕流。豈非時匠失乎。尚之曰。臣昔謬得侍罪。選曹誠無以濯汗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鸞鳳之有文采。侯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不藉文采。自棄於汙泥。終無論矣。上口。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已者。何嘗不

遺恨於後哉

荀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父祖見擇慧琳謂曰
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
各貧道不能為若先見而答貧道奴肯能為視曰此
將不傷德道耶答曰大德所以不德乃相對笑竟不
看焉

時有高平郝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
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思我寒
士無聞於時如袁宏于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

南史鈔

八十九

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謂紹紹
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從索本於是遂行何書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帝少事戎旅不經涉學
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
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帝言要須帝理屈然後置
之帝有時慙而變色感其輸情時人謂為格倅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松之以世立私碑令垂
事實上表陳之以為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為朝
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微顯彰茂實昭

明少傅儒史之業泰始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
壁虎皮未詳何所準擬昭明議禮納徵餽皮鄭云皮
為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
主納徵虎豹皮各一此豈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
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微禮所不言熊
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瑋璋雖美或為用各異今宜
準經諸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參議加瑋璋
豹熊羆皮各二王肅之謂曰鄭清貧必無還資湘
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日下官忝

南史鈔

九十一

為絕佳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
子野字幾原武帝日子野曰其形雖窮其文甚壯
何承天東海鄉人梁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
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
莽時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家外一在家內時三台居
江左者唯甄卿為大司徒必耶之墓俄而承又啓冢
內便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卿之墓甄字
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范雲見其對策大
相稱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樸麗則傷俗其

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梁元帝者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若沈約。少而能若謝朓。何遜。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少孤貧。居貧郭。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好飲酒。不設制行。年三十猶未昏。劉劭之子。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官官列卑。引升上席。上使問周續之三義。續之雅使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相稱。

南史鈔

九十一

晉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所成。斥為始平罷。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文帝嘗召延之。傳詔類不見。常曰。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劉得臣文。臧得臣義。羅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嘗語兄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晉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笑。

恭。自然可愛。君詩若錦。錦則繡。亦雕績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事。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顏師伯字長深。親幸隆密。羣臣莫二。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孝武嘗與師伯携菹。帝擲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鹿。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爾日師伯一輸百萬。

孝武嘗有事閭丘。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日風霽。雲色甚美。帝升壇悅。沈懷文稱慶曰。昔漢后郊祀。太一白日重輪。神光四燭。今陛下有事茲禮。而膏雨迴夜。清景麗朝。斯定聖明。幽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之上。

南史鈔

九十二

又稱舍。帝游幸無度。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深臥草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深。未及有言。上方注。夸作色。曰。卿欲効顏竣邪。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

坡小子。恨不得。與共面。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沈碑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爲人所焚。葬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朕分骨散何但焚如。

周顒字彥倫。常謂惠開性太險。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顒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宋明

南史鈔

九十三

帝頗好玄理。以顒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顒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果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顒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京州智林道人。造顒書。深相贊美。言提塵尾來四十餘載。顒兄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菜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議國史。擬文帝紀傳之名。拾以爲帝紀之籠百事。如乾象之

苞六爻。今若追而爲紀。則事無所包。若直書功德。則傳而非紀。應於上紀之前。畧有仰述從之。弘正麗而不閑。吃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爲常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襪錦紋。路門而聽。衆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劉顒之。懸帛十匹。約曰。儉永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遇長短之間。顒曰。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弘正綠絲布袴。編假髻。軒昂而至。折腰取帛。常自解有才無相。

南史鈔

九十四

僕射徐勉掌選。以其陋不堪爲尚書。卽乃獻書於勉。其言甚切。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諸前代舊典。弱年便有宰物情。常自比管葛。不爲文章。不喜談議。廬陵王義興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偏膳。湛禁之。義興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膳。於奇內別立厨帳。會湛入。因命膳酒炙車轆。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興曰。且甚寒。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

又不能以禮處人。母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爲之陳請。文帝答義恭曰。吾亦得湛啓事。爲之酸懷。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事斷事重。籌諮委佐。不可不得其人。量等二三。未獲便相顧許。今答湛啓。惟停彼燕。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定國器。吾乃欲引其公選。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預得失者。必宜相委寄。湛初入朝。委任其事。善論政道。并諸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

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晚節驕。義康陵輅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謂所親曰。劉琨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常去。比入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斑獸。故云斑也。湛生女。輒殺之。爲時流所怪。

庾悅。字仲豫。潁州鄆陵人。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爲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同。以身並貧。顯管一遊。其難若如意人。無處不可爲。豈不能以此

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其時衆人並避唯。歡。如故。悅舒懷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毅又相問曰。身今年未得子。賜豈能以。慶多見惠。悅又不答。至是毅表解悅都督將軍官。仲子性好絮。十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沐。時陳郡殷冲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大小不整潔。每容接之。仲文好絮。反是。每以此見譏。肯萬秋嘗請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好馬不言。又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便答。其是所

欲客出門。遂相問索之。

顧琛。字弘璋。吳人。文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使猶有幾許。琛謔爾客有十萬人使。舊庫使祕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謔對上。其舍之琛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其肥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賈裝至。事力甚家。仍泊向處。人問顧其肥。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其肥。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爲舍

徵因誓之曰若得親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爲吳親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顧觀之字偉仁吳人蔡興宗與觀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觀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遇使吾不爲三公耳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年十二時王獻之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裘寢殿之書袋數幅而去

欣書本工因此稱善玄保善奕基品第三文帝亦好奕與賭經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文帝嘗曰

南史錄 九十七

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子戎曰金溝前此銅池搖尾既佳光景當得劇恭玄保常嫌其輕脫云希字泰間少有才氣爲揚州刺史因

山湖之禁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煥燬養種竹木雜果爲林苑及陵湖江海魚鰲鱉蟹易恒加功脩作

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項第三第四

品二項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項第七第八品一項

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項皆依定格條上貨簿若

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關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最計賦依常盜律論

江湛字微深家甚貧不營財利餽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湛辭衣冠終日衣成然

後起牛錢卽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較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

本縣武史微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忝得苟昭光女卽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出江敬

南史錄 九十八

謝謐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詰之僧真承旨詣敬登榻坐定敬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

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沈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上寵姬

宣貴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諡智深上議曰懷文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

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懷字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係思作亂慶之未冠隨

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窮。荆楚。畝勒苦自立。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月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湛被收之夕。上問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絺綌。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文帝北伐。敗績。劉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關外之事。將所得。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所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

南史

卷九十九

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元內審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未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內手書呈簡。孝武泣求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顏峻問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勅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府。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顓小兒。皆參預此禍。

至矣。丘斬以狗。衆帝曰。竣何不拜。謝竣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皆謂神。兵百姓欣悅。竟陵王誕遣客沈道愍齋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自首之年。何爲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謂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

南史

二百

曰。錢盡在此。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妓妾十數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較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錢七筋及村杓。上以賜慶之曰。觴酌之賜。宜以大爲先也。慶之每朝賀。常乘猪舁。無憶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園田。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手。柳元景顏師伯嘗謂慶之。鳴笳列卒。滿道。

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則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日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於是揮杖而耘。不爲之顧。元景等微侍，案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爲歎。慶之之死，長子文叔位侍中，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秘書郎，聞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縊死。昭略，字茂隆，性狂，傳不事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

南史鈔

二百一

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約亦汝癡何？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也。以克雅正直見知，善彈碁。父慶之遇害，諸子見收，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常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文季風采俊爽，善於進止，司徒褚彥回當時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武帝言及魏軍動事，彥回曰：陳顯達沈文

丞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武帝曰：褚彥回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彥回並善琵琶，酒闌，彥回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是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彥回顏色無異，終曲而止。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報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

南史鈔

二百二

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色，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是公何爲？同人作賊，不早來，榮曰：沈荆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爲賊。身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歎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人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以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

奈何一日殺二義士。

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從兄紇為征北府主簿，與慤同住。紇妻與給吏牛，泰私通，紇入直而泰潛來就紇妻。慤知之，入殺牛，泰然後自縊。我泰非其意不罪也。鄉人庾業家富豪，僉侯服，王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為慤設粟飯菜。紇謂客曰：「宗軍人，非噉麤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為慤長史，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為嫌。

南史鈔

一百三

敵至蕪湖，柳元景倍道兼行，至新亭，依山建壘，橋東西據險。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衝牧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潰。世隆字彥緒，四方反叛，世隆於上庸起兵以應宋明帝。為孔道有所敗，衆散，逃隱道，存賸之甚急。軍人有貌相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聞，竝見繫襄陽獄，道存以所遺首示之。母見首悲，惜小狀而妻聞號咷方其審謂郭曰：「今見不悲，為人所覺，唯當大憚以滅之。」世隆竟以免。世隆字彥緒。

別龜甲，價至一萬。嘗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在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靈取筆及高齒履題簾箔，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

後字文通，好學工製文，倏度並寬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愠，甚重其婦，頗成長，惇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惛狎密，而為惛妻賞敬，稷每詣惛，必先相問夫人，惛每欲見稷，恒因稷請奏，其妻臨惛坐，妓然後出。惛因得爾日，竟陵王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惛，惛彈為雅弄。

南史鈔

一百四

子良曰：「卿巧越穠心，妙臻羊體，良臂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稱奇，亦可追蹤古烈。惛少工篇什，為詩云：「亭早木葉下，攏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惛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疏。嘗與琅邪王融博射，嫌其皮間乃箭，梅帖為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梁武帝舉兵至姑熟，惛與兄惛及諸友朋於小郊候接，時道路猶梗，惛與諸人同憩旅舍，俱去，行里餘，惛曰：「寧我負人，莫人負我。」若彼有返，堪慰此客。命左右燒逆。

旅舍以絕後追當時服其善斷 津字元舉雖乏風
華性甚強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進士上章
駁尼安用此見名邪

劉俊字士操齊武帝嘗至俊宅晝臥覺俊自捧金澡
鍤受則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納稱此車駕
數幸俊宅宅盛修山池造麋鹿武帝著鹿皮冠披俊
菟皮食於膳中宴樂以冠賜俊至夜乃去 孔顗上
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為食貨相通理勢自
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

南史鈔

二百五

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開與比歲
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
不容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
為累輕錢喚益鑄而益鑄為禍深人所益鑄嚴法
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謂錢無用
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
詳慮其為患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
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
貨之宜以為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鑄錢錢重五

銖一依漢法若官鑄已布於人使嚴斷剪鑿輕小破
缺無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
為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
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 孝綽在職頗通
賑貸寬勅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口大噬行路覽
望家人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及卒皇
太子從兄陽美令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願逝
痛可言乎共孝友淳潔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淵
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草博

南史鈔

六

瞻玄黃成采既以鳴謙本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
漢南連翻書記及希朱方從容坐首錫舟乍動朱鸞
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益者三友
此定其人及私道下邑本中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
野多馴翟此亦威風一耳足以驗其五德 孝綽字
孝綽本名冉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王融深賞異之
與同載以達親友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
阿士即孝綽小字也 到洽同游東宮孝綽自以才
優於洽每於宴坐陳辭共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為廷

以攜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遣令史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爲隱其惡。改妹字爲妹。孝綽坐免官。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輒言詆訾。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及呼驛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備。好事者咸誦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其三妹。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興張暕。一適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尤

南史鈔

七

清振所謂劉三娘者也。孝綽弟潛。字孝儀。兄弟相勗以學。竝工屬文。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卽孝威也。瑛字士溫。妹爲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纓殷蒨。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瑛令蒨畫王形像。并同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蒨乃密使姬。示妃。妃視盡。仍嚙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恩情卽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苦。因卽以此畫焚之。

齊宗室列傳

齊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興王勰俱受學于雷次宗。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及璞也。鈞字宜禮。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憐梓。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餠之。不肯食。曰。須符。差年七歲。出繼齊陽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翁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卽勅外如先給通德車。雉尾扇等事。事依正王。先是貴人以華釵厨于并

南史鈔

二百八

剪刻錦繡。中倒炬。鳳皇蓮菱。星月之屬。賜鈞以爲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顛。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張融清抗絕俗。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齊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吳侯景先。高帝從子。沈攸之於荆州。舉兵。武帝時鎮江州。金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壘中有

小兒呼蕭丹陽。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嘗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即窮討之。不見。明日以白帝。帝曰。彼之自無所逃。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彼之首至。詔以景先爲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盆城。堊。空。中。言。耳。穎。曹。字。雲。長。弘。厚。有。父。風。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大。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曹。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曹。曰。陛下。前。欲。壞。酒。

南史抄

二百九

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惡。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上。與。嶷。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嶷。固。辭。不。奉。勅。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焉。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金。不。見。許。又。啓。曰。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往。歲。作。小。厭。齋。皆。補。按。爲。辦。無。乖。格。制。要。是。樞。栢。之。華。一。時。新。淨。東。府。又。有。北。齋。亦。爲。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所。未。安。訊。訪。東。宮。玄。圃。乃。有。栢。屋。制。甚。古。拙。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

恐外物或爲異論。不審可有番許。送東府齋理。不上答曰。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爲作煩長啓事。竟不從。疑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子顯。字。景。陽。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爲。伐。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爲。人。在。

南史抄

二百十

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常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書。嘗爲目序其略云。余爲邵陵王友。奉還京師。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月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驚。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賈傳。崔馬。邯鄲。終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

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買。誦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達。子雲字景喬。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帝嘗論書口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壯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帝爭先。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爲船。維舟將發。使人於渚大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人謂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船。三

南史

百一

用。三十。經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何。不書好。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臨川獻王。映字宣光。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靡。長沙威王。晃字宣明。武帝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藥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繩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陵昭王。晞字宣昭。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排。帝答曰。汗貂對目。陛下愛其羽毛。

而疎其骨肉。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恭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獻王。謂晞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晞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爲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爲樂。顧臨川王。映。王邸亦有嘉名不映口。臣好栖靜。因以爲稱。又問晞。晞曰。臣山。里不曾摘靈船。景。唯有薇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久之。出爲江州刺史。上以晞方出鎮。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吉。晞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

南史

百一

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王儉請晞。晞爾儉設食。盤中菰菜。鮑魚而已。儉重其率真。爲飽食盡歡而去。始興簡王。鑑字宣微。時有廣漢什加人。段祖。以淳于獻鑑。淳于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闊三尺四寸。圓如箭。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擊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飾樂也。鑑龍角一牧。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江夏王。鋒字宜穎。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無紙札。乃

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消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大晨興不肯拂塵。塵而先畫。塵上學爲書字。五歲高帝使學。以足誦。一學卽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實鳳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南苑王昭業亦稱工書。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及王。武帝答。開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開黎。鋒小名也。江神嘗謂王晏曰。江及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及掩能於世。非雅七絃而已。百事亦復如之。鋒聞數日。江神遂復爲混沌書扇。

南史鈔

百十三

欲益反弊耳。家人聲酒。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著脩相賦以見志。口既殊群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止。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爲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康後凋之可詠。鋒出赴事。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敬問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鋪其脩。相之賦乎。宜都王銓。字宣儼。善射。常以朔的太闊。曰。終日射候。何難之有。乃取耳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

小字白澤。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幼聰敏。武帝爲顯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娘今何處。何川請書。帝吳之。卽召后還縣。貴字文兵。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於恆不傳。自娛而已。直閣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癩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

南史鈔

百十四

此語亦復奇。癩。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變。復何容得。藉乃改名爲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晉安王子懋。字雲昌。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甕盛水。漬其華。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娘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甕中稍有根續。當時稱其孝感。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爲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于琳之勸。其

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雅孤。晉
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建安王子貞。字雲仙。明
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貞走入牀下。令
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贖死。不從。見害。巴東王
子馨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武
帝問其故。答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
杯漿。皆諸籤帥。不在則竟日恐渴。諸州唯聞有籤帥。
不聞有刺史。

南史鈔

百十五

齊列傳

王敬則。臨淮射陽人。僑居青陵。母為女巫。常謂人云。
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
為人。吹角可矣。敬則年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
夢騎五色獅子。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射陽縣吏
鬪。謂曰。我若得射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
汝得射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屠利商賈。偏於三吳。
使於高麗。與其國女子私通。因不肯還。被收錄。然後
反。善拍張。補刀戟左右。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

南史鈔

百十六

為步兵校尉。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為酒
府之職。政為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歡食器。因以賜
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許字彥度。
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主者徵召許。乃挂檄於樹
而迴。族祖孝標解之曰。許超越越俗。如半天朱霞。欲
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機。
許嘗著縠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暫迴。返。神理
開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或有遇之者。
皆謂神人。家甚貧苦。并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襪絮。

上怒不解。璽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啟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往東宮。令裴束。又勅大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與高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牽上與送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游玄圃園。長沙王晃捉拳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開喜公子良持酒。餘南魏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嶷及敬則自捧餚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拉大醉。歡日暮乃去。是日非敬則則東宮殆廢。

南史鈔

百十七

陳顯達南彭城人。討桂陽賊。大戰於宜陽津陽門。大破賊。矢中左目。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舍禁。先以釘柱。蟻步作氣。釘卽出。乃禁顯達口中鐵出之。于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口凡奢後者鮮有不敗。座尾蟬拂是王謝家許汝不須從此遂卽取於前燒除之。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敬兒在雍州。貪殘人間一物。莫不奪取。於襄陽城西起宅。聚物貨。宅大小殆侔。襄陽又欲殺羊叔子。墮淚俾於其處置臺。綱紀諫曰。

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敬兒始不識書。及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爲護軍。乃潛於客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委作竊窺笑焉。始其母於田中臥。夢犬子有角。抵之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猪兒。宋明帝嫌狗兒名鄙。改爲敬兒。故猪兒亦改爲泰兒。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東陽女子妻。是變服詐爲丈夫。粗知圍棋。解文義。徧游公卿。仕至揚州議

南史鈔

百十八

曹從事。事廢。明帝驛令還東。遂始作婦人服而去。慧景歎曰。如此伎。還令爲老嫗。豈不惜哉。此人妖也。

桓康北蘭陵人。勇果驍悍。初武帝起義。爲肥所禁。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移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肥獄。出武帝。肥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膂力絕人。所經村邑。悉行恭告。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瘡者寫形貼著牀壁。無不立愈。

焦度字文籍南安人也為人朴澁欲就高帝求州并
及兄竟不涉一語帝以其不開政事竟不用後求竟
陵罷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辭百餘言度習誦數
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復行石頭城度於大眾中欲自
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
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

曹武字士威下邳人也本名虎頭形幹甚毅善於誘
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皆厚輪大郭他物稱
是馬八百匹僕妾輩食脂無膏腴嘗爲梅蟲兒茹法

南史鈔

百十九

珍設女伎金翠曜服器服精華蟲兒等因是欲誣而
奪之人傳武每好風景輒開庫招拍張武戲帝疑武
舊將領兼利其財新除木及并遇誅及收兵至數日
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伎女耳
恨令衆輩見之

周盤龍北蘭陵人魏攻青春以盤龍爲軍主假節助
豫州刺史垣崇祖拒魏大破之上聞之喜下詔稱美
送金銀以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勅曰脩周公阿
杜魏攻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戌角城辭

於王儉曰今買之行必以死報衛門蓬戶不朱期白
小人弱息常得一子儉問其故答曰若不殺賊便爲
賊殺弱息不爲世子便爲孝子孝子則門加素望世
子則門施丹楹至是買被圍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
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
報奉叔已破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前直奔魏陣自
相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號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
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觸壁無莫
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紫

南史鈔

百二十

攬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
盛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
王珍國自以廢殺東昏意望台閣先是出爲梁泰二
州刺史心常鬱快酒後於坐啓云臣近入梁山便哭
帝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珍
國起拜謝竟不答坐即散因此疎退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隨青州刺史垣護之
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
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游此坐

則是堯廟重去四凶。由是諸雜神並除。高帝既爲齊王。置酒爲樂。羹膾既至。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沈文季曰。羹膾與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魚鱸。鮓。似非勾吳之詩。文季曰。千里羹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尊羹故應還沈。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唯碧紗蚊帳。三齊苜蓿。五盞盤。挑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虞棕。字景豫。會稽餘姚人。棕家富於財。而害爲滋味。豫章王晏盛饌享賓。謂棕曰。看羞有所遺不。棕曰。何

南史鈔

百三

曾食疏。有黃領雁。恨無之。武帝幸芳林園。就棕求味。棕獻搗及雜肴數十。與大官。口味不及也。上就棕求諸飲食。方棕祕不出。上醉後體不快。棕乃獻醪酒。鮮一方而已。明帝立。棕稱疾不陪位。帝使王晏齋廢立事示棕。以棕舊人。引參佐命。棕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上欲獎以貴族。成刻以諧之家。

人高僕。言不正。乃遣官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答曰。官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官人頓成僕語。帝大笑。徧向朝臣說之。諧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杔。年求佳馬。杔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子。那得應無極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杔年云。胡諧之是何侯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忿。杔年本梓潼人。初爲州將。劉亮使出都。諸事見求。明帝。帝言次及廣州食泉。因問杔年。卿州復有此

南史鈔

百三

水不。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康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康讓之園。虞死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玩之爲少府。猶驛。展造。席。高帝取展親視之。詔黑斜鏡。美。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展已幾載。玩之曰。初。拜征北行佐員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展。玩之不受。帝問其故。答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玩之東歸。朝廷無厭。後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

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選。殊不謬焉。孔瑱就王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監投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惡。其死之至死。煩人。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帝憎婦人。卿尚書右丞。勞彥遠。以善恭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斷之。何如。彥遠率爾從命。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妾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沐。勅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皂莢掃箒。以此辱之。

江祐。字弘業。濟陽考城人。明帝屏上有赤痣。常祕不

南史鈔

百五

傳。既而祐勸帝出以示人。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祖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卿如何。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

陸澄。字彥深。吳興吳人。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置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陸慧曉。字叔明。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點數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劉璉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

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武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爲

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凝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爲行事。無以歷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慧曉歷補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請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用立輕重於懷。

南史鈔

百十四

抱終身常呼人位。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幼有孝行。劉劭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遷尚書左丞。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日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爲衛將軍。長史蕭綱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定難共退。庾景行汎濫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柳世隆曰。庾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魏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實宅。答曰。朝廷旣欲掃蕩京洛。勉復神州所。

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答。

十。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盧。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簪。白。團。扇。坐。簪。執。扇。容。氣。甚。自。得。王。摘。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摘。操。筆。便。成。文。章。既。具。薛。亦。華。美。舉。坐。擊。賞。摘。乃。命。左。右。摘。憲。簪。手。自。擊。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永。明。中。天。忽。黃。色。照。地。眾。莫。能。解。王。融。上。金。天。頌。摘。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高。帝。嘗。以。簾。盛。孔。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側。靈。產。白。

南史

百十五

羽。扇。素。隱。凡。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物。當。世。崇。之。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盛。崇。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妹。耶。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慙。色。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服。闋。兄。江。表。王。義。恭。義。恭。曰。別。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懷。字。孝。標。本。名。法。武。年。八。歲。為。人。所。掠。為。奴。至。中。山。中。

南史

百十六

山。富。人。劉。寶。慙。陵。以。束。帛。贈。之。教。以。書。學。居。貧。不。自。立。與。母。並。出。家。為。尼。僧。既。而。還。俗。陵。好。學。寄。人。廬。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焚。其。鬚。髮。及。覺。役。讀。帝。曾。策。錦。被。事。成。言。已。聲。帝。試。呼。問。陵。陵。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陵。薨。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編。略。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辭。命。論。以。寄。其。懷。嘗。為。自。序。其。略。云。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懷。慨。此。一。同。也。敬。通。從。中。興。明。君。而。終。不。就。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輻。輳。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權。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蘭。蕙。蕙。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共。

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爲亭。道之好事云。杏字士深。曾在任助坐。有人餉助。酒而作振字。助問杏此字是不。杏曰。葛洪字苑作木旁。杏助又曰。酒有十日醉。當是虛言。杏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助大驚曰。吾當自遺忘。實不憶此。杏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龍事。助卽檢楊記言。皆不差。周捨問杏尚書著紫荷索。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杏曰。張安世傳云。持囊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竝曰。囊。囊也。簪筆以待顧問。

南史鈔

百七

如鳥豆集其身。擲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前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遷吳興太守。肥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利。自此路不拾遺。罷無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仍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析數曰。吳興昔無此析。時我少時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解也。武帝爲太子。上有改易意。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

許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饑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善明遷右衛將軍。辭疾不拜。褚彥回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符。誰得便學松喬邪。善明答曰。我本無宦情。既逢知己。所以戮力驅馳。天地康清。朝廷濟濟。鄙劣既中。不敢昧於富貴矣。

劉琨字子珪。沛郡相人。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嘗詣於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客。琨字于敬。與孔遏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遏

南史鈔

百十八

目送曰。美而黠。琨曰。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囊自贖。或曰。與友孔微。同舟入東。微。目觀岸上女子。琨舉席自隔。不復同坐。微夜隔壁呼琨。琨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微怪其久。琨曰。向東帶未竟。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高平人。一字承烈。高帝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兩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荀綽冠隱者以爲祭焉。山賓字孝若。七歲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經。

傳。市地造宅。昭明太子開祭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應大藩。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開樽。宇未成。今送薄助。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用。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瘵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速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流矣。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袁象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棠許。今觀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於

南史

百二十九

陵。字介。七歲能言玄理。及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爲荊州。召爲主簿。使與謝朓。宗夾抄撰羣書。精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與周捨。金擢充此職。武帝曰。官以人清。豈限甲族。時論以爲美。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詩。簡文與湘東王書曰。北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疎。爭事闊綽。阮殊北興。金背風騷。以當世之作。歷萬古之才子。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

是。則昔賢爲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授。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精粗。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顯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義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教巧。不可階裴。亦賢不宜慕。故習馳。慮斷之。佻好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璫金鏡。反爲拙目所嗤。已人下。但更令郢中之鵲。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

南史

百三十

而不尋。竟不精計錯錄。復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耳。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蕩。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第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吾子建。一共商確。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雖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溫羊自耻。相思不見。我勞如何。之達。

字思貞，八歲能屬文。嘗詣姑南魏，忽夢前太守袁象
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邊，後牛奔墮，
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數日
置筆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金生，可橫政，恐陋
甚。無枕，後連相兩王，再爲此魏之邊，好古愛奇，在荆
川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
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
種，鍍銅鵠夷菹二枚，兩耳有銀鑲，銘云：建平二年造。
其第二種，金銀錯鍍古罇二枚，有篆銘云：泰容成侯。

南史鈔

百三十一

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漂灌一口，有銘云：元封
二年造。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漂盤一枚，銘云：初平
二年造。

梁宗室列傳

吳平侯勵，字文約，弱不好弄，喜愠不形於色。母憂，殆
不勝哀，每一思至，必徒步之墓。或遇風雨，仆臥中路，
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爲廣州刺史，去罷
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來填塞，各齎酒肴以送。
勵，勵人爲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嶠山村，有一老姥，
以繁擊鱸，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拔
舟，或歌或泣。昂，字子明，爲彭城太守，時有女子年
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脩行，唯不

南史鈔

百三十二

甚食，或出入人間，時飲少酒。鵝，那一兩枚，人呼爲聖姑。
就求子，往往有效。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
爲祇感，鞭之二十，創卽差失所在。猷封臨汝侯，爲
吳興太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醉配
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
齊劉元反，聚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
遣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從東方來，問去城幾
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稍日，後人來，可令之疾
馳。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

問爲誰。曰：興。興。楚王來救。麻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月。猷大破狗兒。韶字德茂。昔爲幼童。更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爲信傳酒。後爲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共博。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白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踏有候。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昔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慙耻。庾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傳才。與伏挺何子明俱爲周捨所

南史鈔

百三十三

卿。初。景休罷巴東。頗有資產。丹負錢數百萬。責者填門。景休怒。不爲之償。既而朝賢之。丹不之景休。景休悅。乃悉爲還之。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文帝第六子也。縱恣不悛。奢侈過度。脩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作於齊東。皆潘妃寶。標直千萬。好食鱸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他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宏以介弟之貴。無他量能。恣意聚飲。庫室垂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閣簷甚嚴。有疑是鐘。使者審以問。武帝於友于甚厚。殊

不悅。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他日。達盛。與江曰：常來就汝。惟宴。唯。謂布衣之舊。丘陀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問典。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怖懼。上意稍。是使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勝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陀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纈。朱砂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使大悅。日阿六汝生活大可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推。字智進。

南史鈔

百三十四

少清敏。好屬文。添爲簡文所親賞。歷淮南晉陵吳興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早。馬侯景之亂。守東府城陷。推。掘節死之。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文帝第八子也。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賜偉爲第。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彫靡。工作造化。立遊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飲扇。每與賓客游其中。藩邸之盛。無過焉。而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遣腹心左右。歷訪問里人士。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贖卹之。平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

對華號誅華曰建安王當知必爲管理言未訖而傳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朔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乏絕者賦給之恭字敬範每從容謂人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權典乃仰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明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生而聰敏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官恒思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

南史鈔

百三十五

五日三日乃還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嚴事問左右曰是阜衣何爲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給之曰得其獄皆刑罪統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其獄不知所爲具言於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決之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頤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武帝令顧備宣吉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哀不勝喪此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卽強進飲粥太子

奉勅乃進數合自是至塋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勅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政爲汝如此卽中亦填塞成疾故應強加飽粥不俟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勅勸過終喪日止一盞不啻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性仁恕見在官禁防提荆子者問之云以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板代之頻食中得蠅蟲之屬客置梓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知又見後閭小兒難戲後屬有獄牒難者法士人結流徒

南史鈔

百三十六

庶人結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欲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廬陵威王績字世詠武帝第五子也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鉞問左右曰此可食不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金何恃乞汝邵陵王綸字世謫小字六真武帝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綸任情卓越輕財愛士不競人利府無儲積聞有輒求既得卽散士亦以此歸之鎮京口大造器甲既涉聲論投之於江及後出征戎備頗闕乃歎曰

吾昔造仗。本備非常。無事涉疑。遂使零散。今日計抄。卒無所資。武陵王紀。字世詢。武帝第八子也。元帝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朔。若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瞻西顧。我勞如何。自德醜。憑陵。勳胡叛。換。五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壁。僮遣使乎。良所希也。如口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惟愉之日。上林靜拱。開四鳥之哀鳴。宣室披闢。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南史鈔

百二十七

盡言。大智元。哀太子大器。字仁宗。簡文嫡長子也。簡文即位。立為皇太子。景廢簡文。將害太子。太子方講老子。將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口。久知此事。嗟其晚耳。性寬和。兼神用端。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其故。答曰。賊若來。須見殺。雖復陵悅呵叱。其終不敢言。若見害時。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憂過。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答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平夷。禍危。必前見殺。然後就死。若其遂開。折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

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思必死之命。以緩死。時年二十八。南海王大暉。字仁宣。簡文帝第四子也。張彪起義於會稽。陸令公庾孟卿等。勸大暉投之。大暉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捷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

齊平王大琚。字仁玉。簡文帝第十七子也。武帝素心釋教。每發善願。恒云。若有累生。應受諸苦。諱身代。當時大琚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累生。應受苦報。悉人球代受。綏建王大華。字仁瑛。簡文帝十九子也。幼雄

南史鈔

百二十八

壯有膽氣。及臺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此。姐。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華笑曰。禍至非由

列傳

王茂字休連一字茂先太原祁人爲襄陽太守梁武
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諧茂及帝弗
之信諧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稍則蟲網焉乃誅言者
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諸腹心竝勸除之而茂少有驍
名帝又惜其用曰將舉大事便官健將此非上策乃
令心腹鄭紹叔往候之遇其臥因問狀茂曰我病可
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
長史那猶臥茂因擲枕起卽褰袍隨紹叔入見武帝

南史錄

百十九

大將下牀迎因結兄弟披推赤心遂得盡力東昏妃
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幽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
物爾之惡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爲婦玉
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此非類死而後已義
不受辱及見繼深美如生與出尉史俱行非禮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
數十人澤中逐麋鹿每聚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
衆中射之鹿輒驚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
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折弓弦作驍騁聲如

飲鴆時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餓食其肝
群如非露聚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
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
車輟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也已
使人氣盡

夏侯肱晚年頗好音樂有伎妾十數人金無被服姿
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

蕭弘襄陽人嘗謂人曰我爲羆有四盡水中魚鼈盡
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丈夫生如轉

南史錄

百四十

座拔荻草自窮之過際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述
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給所部自弘
度後人更一菱不得

古士瞻字梁客馮翊蓮勺人爲荆府城局參軍浚萬
人伏庫防池得一金華劍隱起鏤其精巧篆文曰錫

爾金鈎且公且侯上瞻娶夏侯詳兄女女竊以與詳
詳喜佩之及是革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

李膺字公胤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
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

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鄴人武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張績字伯緒績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輔賓客輔奏有過請績績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與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深相禮遇績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與規此酒慶汝得陪今與規等起還其子翁孺兒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績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聞又

南史抄

百四十二

致願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為張績一盃酒殺與氏三人其輕傲皆類此也蓋簡憲元帝嘗為詩序云簡憲之為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兄余則中且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績著鴻寶

一百卷文集二十卷

庾城字司大新野人為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城身衣大布餘奉專充供養母好鵲城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鵲來下論者以為孝故所致子與字孝卿奉養還鄉秋水猶壯已東有江

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繞如見馬大有覆塘大灘行侶忌之部伍至此不啻不見子與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城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行人為之語曰淫預如幞本不通懼塘水退為度公

鄭紹叔字仲明榮陽開封人紹叔忠於事上所聞纖毫無隱每為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為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家甚寒微童兒時從師

南史抄

百四十二

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為業僧珍貴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慈肆耳宋季雅罷南康施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聞人少之弗為通繼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為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

魏 宣武王將薨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土者
簡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絡萬匹必燬今庫
若灰非吏罪也既而簡之米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
恕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
旦入見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平生願起
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
入 梁武在西邸與約交游約曰昔武王伐紂始入
人便曰吾君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

南史錄

百四三

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皇脫一人立異便損
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
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聞
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
之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言帝曰智者乃爾
時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
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
并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待
入徘徊晝光問外但云囑囑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

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生

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
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 約與徐勉
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數旬華常應務
孔以手搢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秋
約左日重瞻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
二萬卷都下無比 嘗侍宴有妓舞是齊文惠官人
帝問識坐中客不曰唯識沈家令約伏地泣帝亦
悲焉爲之罷酒嘗侍宴會豫州廉吏徑寸半帝奇之

南史錄

百四四

問果事多少與約各就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
此公護前不讓卿差死帝以其言不還欲殺其罪徐
勉因諫乃止 旋字士規性吝嗇對帛億計無所分
遺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爛或躬提冠屨策起
部尚書豎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又
憂麥飯餅以敬之朝士咸共附其所爲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父抗爲郢府參軍雲隨在
郢沈攸之舉兵圍郢抗人城固守蜀家屬居外雲爲
軍人所不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貌不變徐自陳

說彼之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日又召雲令送。請入城內。餉武陵王酒。一石。情一頭。餉長史。柳世隆。餉魚二十頭。皆去。其首城內。或欲誅雲。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其心如芥。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使魏魏使李彪宣命至雲所。其兄解美。彪爲設井蔗黃。井棕。隨盡。絕。彪笑。謂曰。花散騎。小復餒之一。盡不可復得。江祐求雲女婚。酒。卽巾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爲姊雲笑。受之。至是祐貴。雲又因卽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

南史

卷五

將軍化爲鳳皇。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祐亦更酬他族。及祐敗。妻子流離。每相經理。嘗與梁武同宿。顧嵩之舍。嵩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相以見歸。鎮字子真。竟陵王子良。精信釋教。而鎮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鎮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

韋叔字懷文。京兆杜陵人。遭二子自結於梁武。及兵起。微至。叔率親人代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叔甚悅。撫几曰。它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初叔起兵。鄉中客陰變光泣止叔。叔還爲州。雙先道候。叔笑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叔耕牛十頭。聚字長倩。帝後召還聚爲散騎常侍。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倍道赴援。至豫章。卽就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勅。安可輕信單使。安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聚怒。

南史

卷六

以林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阻斷。何暇有假。假令無勅。豈得自安。聚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爲人。不事章句之學。蓄情於文章。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曰。昔項疆而劉弱。袁聚而曹寡。羽卒受一劍之辱。紹終爲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門。公何疑哉。帝曰。試爲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

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奉入子而
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恩無威。一
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
里而無同心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
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徵久
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
啖食鵝炙。盡進。酒數升訖。文詔亦辦。初淹年十
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
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

南史鈔

百四十七

長貧賤耶。可爾。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爲
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
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
數尺與之。此人大悲曰。那得割裁都盡。顧見丘遲謂
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賁矣。又
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
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
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母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

嘗其臥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
鈴落入懷中。心作困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昉博
學。於書無所不究。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
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自官無者。
就其家取之。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時。有子東。
里。西華。南容。北叟。金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
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屨。練裙。
道逢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爲卿作計。乃著廣
絕交論。以譏其舊交。

南史鈔

百四十八

王僧孺。字僧孺。年五歲。便機警。有愧其父。冬李先以
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僧孺與
任昉遇於竟陵王西邸。昉贈詩曰。唯子見知。唯余知
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
隨。裴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
與。脩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轡。吾爲子御。劉略班
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有
局。嘉爾晨登。惜余夜燭。僧孺幼貧。其母常紗市。以
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盧潛。驅迫墜溝。及

身○拜○日○引○騎○清○道○悲○感○不○自○勝○ 僧○福○工○屬○文○善○楷
謀○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福
答○曰○古○人○嘗○以○石○為○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
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
可○以○為○砭○針○春○秋○美○來○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
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袁○粲○每○經○昭○戶○輒○歎○曰○經
其○戶○家○若○無○人○按○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昭○肅○靜
無○所○干○豫○器○服○率○履○身○安○處○獨○常○持○燭○板○牀○明○帝○聞

南史鈔

百五十九

之○賜○漆○金○燭○盤○勅○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
物○昭○為○安○成○內○史○既○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
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饒○於○門○側○既○多○猛○獸○為○害○常○設
檻○牢○昭○曰○人○不○害○猛○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牢
猛○獸○竟○不○為○害○遷○臨○海○太○守○既○有○害○嚴○前○後○太○守○皆
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圖○與○百○姓○共○之○大○可
輪○小○乃○教○勿○封○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
孔○登○曾○以○祠○事○入○廟○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

期○忽○親○清○顏○頓○袂○鄙○末○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
駕○到○少○府○登○便○拂○建○整○帶○謂○雲○請○已○備○水○陸○之○品○雲
駐○筵○候○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
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僮○高○談○盡○日○同○載○還○家
登○深○以○為○恨○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謝○朓○雅○相○欽○重○嘗○候○革○時
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脫
其○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臥○具○而○去○革○精○信
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

南史鈔

百五十九

字○云○唯○當○勤○精○進○自○強○豈○得○底○矣○如○對○元○延○明○邪○革
因○乞○受○菩○薩○戒○除○會○稽○禪○示○革○門○生○故○吏○家○多○在
東○開○革○應○至○並○資○持○緣○道○迎○革○曰○我○通○不○受○僧○不
容○獨○當○故○人○筐○篚○

徐○勉○字○脩○仁○東○海○郅○人○琅○邪○王○融○一○時○才○傳○特○相○慕
悅○嘗○請○交○焉○勉○所○謂○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勞
衣○襪○融○後○果○陷○於○法○以○此○見○推○謙○鑒○時○師○方○侵○魏
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
羣○大○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

後亦是傳中一事。為書戒其子松曰。吾家本清廉。故常若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為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閨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為培塿。

南史鈔

百五十一

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桃李茂密。桐竹成陰。歷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迴櫺。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漬中金饒荷菱。湖裏妹富菱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較幾何哉。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

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蹕屣。逍遙陋館。隔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若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例。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

殷鈞。字季和。陳魏長平人。尚永興公主。遷侍中。東宮學士。自宋齊以來。公主多驕淫無行。永興主加以險虐。鈞形貌短小。為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為殷獻。宇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而言。

南史鈔

百五十二

於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肯。然猶恨鈞。罷舊多山瘧。更暑必動。自鈞在任。瘧境無瘧疾。陳伯之。濟陽睢陵人。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帶刺刀。候鄉里稍熟。輒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劬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搭何苦。田主將執之。因拔刀而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而歸。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性祇慎。每奉詔勅。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統綈不好。絲竹射不穿札。為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喧學不師受。文才俊。

逸尤嗜酒無節操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臆臆答曰且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與國張長公亦相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天吾所志邪吾常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

南史鈔

五十三

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遂營精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徐陵爲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臆以玉帛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蹀靴至膝不陳爵里而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臆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忤容賀華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綴末就文受業精力不怠有六八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盡其義終不肯食

朱异字彦和吳觀錢塘人沈約面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遂更未達其言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恭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明山賓表薦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衡無散逸之想處閣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綠蔭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瑤璋新琢錦組初構觸聲鏗鏘遇承便發觀其信行弄雅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起宅東坡窮乎美麗晚日來下酒飲其中每追瞻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齒簿自宅至城使

南史鈔

五十四

提城門停爾管管既而聲勢所驅薰灼內外產與羊侃相埒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雲魚鮓不饒於口雖朝調餐車中必齋餽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薄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肯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爲蔑尤甚我是以先之顧備字正禮吳罷吳人張率嘗薦備於帝問備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早濕三十已衰如備便爲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遷於草澤卿便稱勅喚出備少清介有志操爲廷

尉正冬服單薄，恭法度，欲解襦與之，惟其清嚴，不敢發。請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示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少時，將甥舅息女，未成昏而，憐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

徐摘，字士秀，東海鄰人也。一字士績，晉安王綏出戌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摘，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

南史鈔

百五十五

以摘爲侍讀。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巳而誕。陵使魏親人授館賓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卽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孝克能談玄理，性至孝，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侯景寇亂，孝克養母，體弱不能給，妻臧氏領軍將市盾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閉門，今儀荒如此，供奉交關，欲嫁卿，與當勞人，望彼此俱濟於卿如何？臧氏勿許之。時有孔景行者，爲候景

將遁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克又剃髮爲沙門，改名法鑒，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臧氏何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克嘿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爲夫妻。後爲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唯至席散，嘗其前膳，羞損，臧帝密記，以問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歎良久，乃

南史鈔

百五十六

轉自今宴享，孝克前饌，金造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鮑泉，字潤岳，東海人，爲通直侍郎，常乘高輿，車從數十左右，數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答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通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爲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爲笑謔。」泉既專征長沙，久而不克，元帝乃數泉罪，爲書責之，曰：「面如冠玉，還疑木偶，紫似

破。性豪俊。善音律。自造采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僂人張淨。腕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僂。又有孫荆玉。能反腰貼地。街得席上玉簪。勅齊歌人玉娥兒。東宮亦齊歌者。屬偶之。俞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艘船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綺。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填咽。侍妾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第三子鵬。序

南史鈔

百五十九

子鵬。侯景以其妹為小妻。呼還待之甚厚。以為庫直都督。及景敗。鵬客國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梁山。會景晝寢。鵬語海師。此中何處有梁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湖豆州。景覺大驚。問舸上云。郭元建猶在旗陵。景大喜。府依之。鵬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謂景曰。我等為王百戰百勝。自謂無敵。卒至於此。豈非天乎。今就王乞。願以取富貴。景欲赴水。鵬拔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扶船。鵬以稍入刺殺之。

江子一。字元亮。與弟子四子五。慷慨有大志。侯景攻隋。歷陽子一還南洲。收餘衆。步赴建鄴。見於文德殿。帝怒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不死闕前。終死闕後耳。及城破。闕死之。弟日與兄俱出。何面蜀族。乃免。胃赴救。子四。稍洞。胃死。子五傷。胆還至臺。一櫛而絕。

南史鈔

百六十

游亦以自隨。人士笑之。陰子亦。字幼文。武威姑藏人。青州。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禱。糜費錢神影。聚屋舍。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夜夫打撲。不禽。得入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謂子春。云。有人見若。被掠宅令。既無所託。飲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面知之。甚驚。以為前所夢神。因辨杜。請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役夢一朱衣人相問。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和報。子春雖無它才行。臨人以廉潔稱。

閩河混雜而身服垢汙。脚數年一洗。言身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鏐字子堅。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嘗與賓友宴飲。凡行觴者。因回酒。以授之。衆坐皆笑。鏐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鏐當爲賊酋。或救之。獲免。鏐問之。乃前所行觴者。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琳守彭城。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其明徹悉其爲變。殺之。哭者聲如雷。有一妻以酒脯來至。號醉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琳故吏

南史錄

百六十一

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間表忠貞之迹。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胃。沂川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蕃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而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遺包胥之念。終違長弘之旨。至使身沒九泉。頭行萬里。誠後馬革。曷足其平生之志。原野暴露。全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早造未條。預參下

席。除薛若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露巾而執痛。可識之顏。同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場雖易賤。窮亦有心。琳經在壽陽。頗有遺愛。會游江右。非無舊德。北肩東閩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脩寢窆。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士之壽。豐碑式樹。時甞墮淚之人。昧死陳所。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並爲啓陳主而許之。

南史錄

百六十二

州刺史蘭欽外弟也。少亡命。在若邪山爲盜。頗有部曲。臨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彪率所領客馬。始爲防閑。後爲中兵參軍。禮遇甚厚。趙稜爲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異心。僞就彪計。請酒爲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飲。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案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不深。稜重取刀刺彪頭。兩被傷。頓絕。稜謂已死。因出外告彪諸將。言已殺。欲欲與求富貴。彪左右入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舉手。於是衆遂誅稜。陳文帝已據震澤。將

及會稽。彪殺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却來便嚙。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惡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情。却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爲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悍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巖到平處。謂却

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談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爲語曰。功名未立。猶望恩道相達。却不能生得。遂殺彪。致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衣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爲家主。楊便改啼爲笑。欣然意悅。謂昭達。顧彪黃墳塚既畢。黃蒼又俯伏塚間。號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還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爲尼。後

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季夏。積火溫。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邪。興於若邪。終於若邪。乃妻大皆爲時所重異。

陳宗室諸王列傳

始興王伯茂字鬱之文帝第二十也性聰敏好學謙恭下士文帝深愛重之時軍人於丹徒益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金沒醫官藏於秘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隸書其得右軍法新安王伯固字牢之文帝第五子也生而龜背目通睛揚白形狀渺小而俊辯善言論性嗜酒不好積聚所得祿奉用度無節醺醉以後多所乞丐於諸王中最為貧窶宜

南史鈔

百六十五

帝每於之特加賞賜性輕率好行鞭撻為徐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乘肥輿至於草間輒呼人從游動至旬日所捕麋鹿多使生致皇帝頗知之遣使責讓者數矣始興王叔陵字子嵩宣帝之第二子也叔陵日益橫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己絲毫不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臥執燭達曉呼召賓客諸人問細事戲謔無所不為性不飲酒唯多置餽餼晝夜食嗽而已叔陵飾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揚揚自歸坐齋中或自洗

所為沐猴百戲又好游冢墓間遇有塋表主名可知

南史鈔

百六十六

列傳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少孤貧姓項氏名猛忽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六尺與羣兒聚戲衆莫能及周者見而奇之因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弟姊命長大周於賤役養家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爲己子還都見太子詹事周捨捨因爲立名爲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記弘讓善隸書寫茶邑勸學及古詩以遺之文育不之省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似有大業耳徐嗣

南史鈔

百六十七

徵引齊人度江據蕪湖列艦於青墩七礮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徵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徵嗣徵驍將絕研獨以小艦殿文育乘單舸舳舻入研艦斬研仍牢其艦而還賊衆大駭因雷船蕪湖將戰風急武帝曰矢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川古法抽帆上馬而進衆軍隨之風亦轉轉殺傷敵百人嗣徵等移營莫府山文育健頓對之寶安寧安仁年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游逸好射馬樂擊馳靡不婚食尤聚惡少年及文育繫於王

琳寶安便折節讀書與士君子游

侯安都字咸師始興曲江人安都襲秦氐破嗣徵柵收其家口得嗣徵所彈琵琶及所養鷹遣信餉之曰昨至弟住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徵等見之大懼尋求和武帝崩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羣臣議異奉文帝時帝謚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羣臣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拔劍上白太后出翼叉手解文帝髮推就表次武帝嘗與諸

南史鈔

百六十八

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侯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歐陽頔字靖世長沙臨湘人常隨蘭欽征夷侯禽陳文徽所獲不可勝計獻大銅鼓累代所無頔預其功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性倜儻輕財尚氣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後因謫

墮馬。鬚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

吳明徹。字通昭。泰興人。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木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有目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給也。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墾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墓日必有乘白馬還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

南史

百九

之微。至時果有應。

周鐵武。不知何許人也。諸音信重。奮力過人。便馬。擊事梁河東王肅。舉以勇敢。開王僧辯討粵。於陣獲之。將烹焉。鐵武呼曰。侯景未滅。余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宥之。還其麾下。

程靈洗。字玄滌。新安海寧人。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木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姪妾無游手。並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貨財。亦非儉吝。

孫瑒。字德璉。吳興人。入朝徵為侍中。未拜。文帝謂

曰。昔朱買臣願為本禮。卿豈有意授乎。改授吳興太守。給鼓吹一部。瑒事親以孝聞。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居家頗失於儉。家庭穿窬。極朴。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令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菱。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及卒。後主題銘後門十字。遺尚書恭徵。就宅宣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

南史

百七十

未勒。此意如何。

晉廣達。字備覽。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於白土岡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冑。手執桴鼓。率勵敢死而進。隋軍退走。如是者數回。及弼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向。基再拜慟哭。謂眾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歔。於是就執。

蕭摩訶。字元胤。蘭陵人。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武帝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安都謂摩

河曰：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稍解去，安都乃免。吳明徹濟江攻秦，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終衣樺皮，紫弓兩端，骨髀。明徹遣

南史鈔

百七十一

人視伺，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發弓，未發，摩訶遙擲銃，銳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加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師退走。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家本微賤，寓都下。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爲總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欲還鄉里。文帝見而問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帝改名之，性恭謹，恒執備身刀。及傳酒後，帝性急，子高恒會意，言稍長，臂騎射。

頗有膽決，願爲將帥。

劉師知，沛國相人也。陳武帝將受禪，師知侍敬帝左右，及將加害，師知許帝令出，帝覺，遂牀走曰：師知，我陳朝先友，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旣而報陳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不對。

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侯景之難，吳興太守袁君正入援建鄴，以炯監罷臺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使召炯，方委以書記，炯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

南史鈔

百七十二

衣將就戮，礙於路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救之，僅而獲免。子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敗，王僧辯素聞其名，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錢十萬。自是僧辯軍書皆出於炯。四方岳牧上表勸進，僧辯令炯謝。客當時莫有逮者。陳武帝南下，與僧辯會白茅灣，登壇設盟，炯爲其文。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未去之，陳已思鄉之意，曰：臣聞衡山雖掩，閩湖之靈可祇。有魯遂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慕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思岑於海浦，禮日觀而

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栢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
然歟。既而通肩上傳。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
茂陵玉盤。遂出人間。凌雲故基。與原田而應。應歌風
餘。跡帶陵阜。而芒芒羈旅。豈不落淚。青承明見
歷。嚴助東歸。馴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思
心。黍稷非馨。敢望微福。仰崔臺之弔。空怡魏君。雍丘
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烟霞。伏增悵戀。

虞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
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

南史

百七十三

非愚。客大慙。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靜。有栖遁志。弱冠
舉秀才。對策高第。大同中。嘗驟雨。殷前往往。有雜色
寶珠。梁武觀之。其有喜色。寄因上瑞。兩頰。帝謂寄兄
嘉口。此頰與裁清板。卿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
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
求仕者乎。乃閉門。相疾。唯以書籍自娛。沙門慧標。
涉獵有才思。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
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宮。寶應
得之甚悅。慧標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慧標

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

傳緯。字宜事。北地靈州人。綽號強直。有才。而毋惡傲
慢。為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雲牀前。受
祭。而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
有門生。不敢以厚餽。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
吾所未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
以幸。不煩爾。此人遂請察。厲色駭出。自是莫敢饋遺。

南史

百七十四

循吏列傳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輸入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且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日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

杜坦北人南朝常以偷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爲清途所隔坦恒以慨然嘗與文帝言及史籍上日金

南史鈔

卷七十五

日碑忠孝淳淳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日碑之美誠如聖詔假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便見知上變色日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日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高祖因晉氏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偷賜隔日碑胡人身爲牧圉便起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初登都觀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箴錄後歸悉以還之

琬彬有行業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特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因謂日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邪卒還金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鬪絲來請琰琰挂圖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錢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

南史鈔

卷七十六

栗一人云豆乃破難得栗言豆者縣內希明無敢爲偷父子金著奇績時云諸傳有理縣諸子孫相傳不以示人重除升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日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劉玄明亦有吏能常爲天下第一傅嗣代玄明爲山陰令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日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而日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案也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帝性猜忌體肥情風夏

歸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請彥阿堂請愿愿不在見其厯牀上積塵埃有書數表彥回數日與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為餘姚令初至富吏皆解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屨盛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撻撻以老微為光祿大夫及至帝嘉其精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効帝笑之朕嘗使卿智不使卿

南史鈔

頁六

水廉字思約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為履誑以喻廉曰刺鼻不知曉踴面不知顧諸商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議其不計耻辱以此取名位也

何遠字義方東海鄞人遷武昌太守杜絕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錮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太守王彬延屬縣諸縣皆盛供帳以待焉至武

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束共伺之不能記也

南史鈔

頁九

儒林列傳

伏臘字玄曜。徙新安太守。在視清恪。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禾助之。耗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爲繩。御史虞瞻奏曰。風聞豫章內史伏臘。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爲辭。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輒歷典二邦。以免貪濁。此是爲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兄擢在位。轉隆輿添懷。誹怨形於辭色。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詔曰。國子博

南史鈔

百八十

士領長水校尉伏臘。爲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悲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現。破膽。歸罪有司。而冒寵不辭。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涕騰。辨跡求心。無一可恕。請以臘大不敬論。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潯人。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爲水淫。于時又有劉澄。爲性彌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窮蟲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然甚貞正。

孔子社。會稽山陰人也。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役閑。則誦讀。勤苦自勵。

皇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嚙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僵臥。以爪鎮心。起便讀。誦賀德基。字承業。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耻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

南史鈔

百八十一

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

張譏字直言。清和武城人。幼喪母。有錯絲經帕。卽母之遺制。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勝。周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懷然。後主在東宮。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卽手授譏。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

西南松林下，妙議發。我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勅取。公
執手以屬，議曰：「可代麈尾。」顧羣臣曰：「此卽張議後降。」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侯舅氏住臨海。魏時年
十二，親土豪劉瑒者，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毋以其兄
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
豈得苟安異壤？輒辟非類，毋感共言而止。」

文學別傳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嘗還東，詣謝安別，安目不起，
曰：「此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
爲一代門臣，不可復爲覆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
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
忽引諸餘輩度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靈鞠好飲酒，
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僧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
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謝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
蓬髮弛縱，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僧謂人曰：「丘公仕宦，

不進才亦退矣。遲字希範，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
氣骨似我，遲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
轉清便，如流風迴雪；遲惠緩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
賤文通而秀於敬子。

吳邁達，好爲篇章，宋明帝聞而召之，及見曰：「此人連
絕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嗤鄙他人，每作詩，
得解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相趨聞而
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抵訶人文章，季
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爲者乎？」

下彬字士尉。濟陰宛句人。弱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勲門。而做天下國士。拂衣而去。彬頗飲酒。積素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賦指斥其蚤。蚤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紐。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疎。繁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僻。情嬾事皮膚。潔刷不謹。泔冰失時。四體乾乾。加以臭穢。故革席蓬纓之間。蚤蚤復流。淫養浸漫。無時怨。

南史抄

百八十四

肉探揣獲。撮日不替手。雖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蚤。無湯沐之處。絕相吊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之裳。復不勒之計。捕孫孫子。子三十五歲焉。又爲禽獸決錄。目云。羊性淫而佞。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佞。謂呂文顯。猪卑謂宋隆之。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文度。蝦蟆賦云。舒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此令僕也。又云。蝌蚪唯唯。不許聞水。唯朝繼夕。事役如鬼。此令史諸事也。飲酒以壺。瓢勺。杭皮爲有。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瓢爲

火籠。什物多諸說。異自稱。下田居婦。爲傳錄室。或謂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捷。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袁淑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進之不爾。飛去。

高爽博學多材。劉備爲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舊爲縣。蒞道。迎贈甚厚。爽受。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問。共所以答云。劉蒞晉陵。令耳。何關爽事。有人送書與爽。告贖云。比日守羊。

南史抄

百八十五

困苦。爽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羅米。孔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咸重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簿領。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請之。每歎云。孔廣使吾成輕薄。奈酒。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多載孝武明帝諸褻顯事。上遣左右詣約曰。孝武事迹。不容煩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勅智深撰宋紀。召見扶容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

相論以蘇嘗餓五日不得食。掃荒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承食。

崔慰祖字悅宗。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胤嗣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得父時假貫文疏。謂族子紇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火燒之。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人。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之。冲之追修古法。改造銅機。圓轉不窮。時有北人索馭驛者。亦云能。

南史鈔

百十六

造指南車。高帝使與冲之各造。使於樂游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舛。乃毀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欽器。三改不成。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欽器。獻之與周廟。不異。廟之字景耀。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當其詣微之時。當寔不能入。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悟。

賈希鏡。平陽襄陵人。宋孝武帝時。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郡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金不能悉。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簡訪果。

然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嶸上言曰。永元肇亂。生并天爵。勲非卽戎。官以賄就。揮千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駿。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既纓組。尚爲臧獲之事。職雖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澆競。若吏姓寒人。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遷清級。若僞雜。僞楚。應在綴撫。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勅付尚書行之。嶸

南史鈔

百十七

曾品古今詩。評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于時謝朓未過。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宏於范。意淺於江。盡追宿憾。以此報約也。

周典嗣字思纂。陳郡項人。兩手先患風疽。又染厲疾。左目盲。帝撫其手。嗟曰。斯人如何斯疾。手疏疽方以賜之。任昉又愛其才。常曰。典嗣若無此疾。何日常至。

御史中丞

劉勰字彥和。深被昭明太子愛接。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逾立。嘗夜夢。

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窮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更小子之香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數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定經典。校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思。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爲時流所解。懇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欲若貸。需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何敬叔爲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前南史抄 百八十八

至。忽勝門受餽。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

賈昶善爲樂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勅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卽憚博物。卞蘭巧辭。束帛之賜。定惟勸善。可賜絹十匹。

顏見遠博學有志行。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謝善勛能爲八體六文。方寸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善勛爲錄事。

參軍。仲爲中兵參軍。府中以顧協優於韋仲。而絀於

善勛。善勛飲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復貴賤

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胄襟夷坦。有士君

子之操焉。協家雖貧素。而脩飾邊幅。非車馬未嘗出

許。湘東王出鎮荊州。以爲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

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此則附

紀少瑜。字幼瑒。丹陽秣陵人。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

之爲人。年十三能屬文。初爲京華樂王僧儒見而賞

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嘗夢陸僧以一

東青錢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道進。

孝義列傳

郭原平字長恭性甚巧每爲人作工取散夫價主人
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醢鹽飯而
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
安直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許瑤之罷建安祀
水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口今歲過
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
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
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買家資貴買此田三

南史抄

百九十一

畝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賣物裁求半價
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宅上種竹夜有盜
其荷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
竹處滿上立小橋令過又採荷置簾外隣里慙悔無
後取者

潘綜與吳烏程人孫恩之亂祿黨攻破村邑綜與父
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驃語綜我不能
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
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

今爲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
抱父於腋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
賊傍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
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

丘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
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
茶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
之傑驚起果得甦甦中有藥服之下利斗子數升丘
氏世保此既

南史抄

百九十一

吳國夫性義讓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爲設酒食以
米送之

余齊人晉陵人爲邑書吏父殖在家病亡至門方知
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
終恨不見汝齊人叩口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
吏便絕

吳慶之字文悅濮陽人王琨爲吳興太守欲召爲功
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
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蓄魚於樹梢鳥於泉耳不辭

而退。現進謝之。聖座不及矣。

蕭叔明字景濟南蘭陵人母病風積年沈臥叔明晝夜祈禱時寒叔明下淚爲之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消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叔明跪受之忽不見以所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片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于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振蕤緒妻到市買蕤爲羹欲奉母緒曰病後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喫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喫死緒便問心中介

南史錄

卷十二

介然卽利血明日而死叔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戮之既而曰吾刀乃止

丘冠先字道玄典興烏程人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爲行人則蘇武鄭衆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蠕通令拜冠先執節不屈以別臨之冠先日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我秋若我也遂見殺

解叔謙字楚梁廬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禱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漬酒便差卽訪

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延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瘴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卽差

樂順之字文德南陽涅陽人庾杲之嘗往候順之爲設食唯枯魚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預字文介爲永世令人懷其德卒官時有一鰓年

南史錄

百九十三

可六七十擔樹葉造市貨之聞預亡大泣棄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泣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少貧晝日斫薪爲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捱卷升屋瞻極地則更登衣弊強多綿裹置壁上恐蟲饑死乃復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蟲

庾道愍諡川鄆陵人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已板爲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板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諸產回

許審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冬思其不悅休祚具以狀言帝乃意解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早慧祖其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

口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荀匠字文師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剃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續之以泣日背皆爛形骸枯槁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視縣以狀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

南史鈔

百九十四

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遂手為亡柩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為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頭城何足奇所住戶有鸛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綬繫脚為誌後歲此鸛果復更來猶帶前綬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後雙飛

謝貞字元正為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

日至如風定花猶落乃進步惠連矣

張昭字德明吳郡人幼有孝性父煥常患酒渴嘗鮮魚耶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

南史鈔

百九十五

隱逸列傳

周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潯陽柴桑人自以
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
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
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
志并爲調戒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
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僂僂辭世使汝幼而
饑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惡兒子此
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

南史

百九十六

閑閑少來好書偶愛閑蟬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
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至五六月北
窓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
月逐往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有藥石見
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役柴水之
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苦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
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
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作人尚爾况共父
之人哉頴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

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孔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
世同財字人無怨色詩云高山景行汝其慎哉

宗少文山陰涅陽人武帝辟少文爲主簿不起問其
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
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凌尚平之志有疾還江
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澄懷觀道臥以
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每云撫琴動操欲令衆
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
絕唯少文傳焉文帝遣樂師楊歡就受之測字敬

南史

百九十七

微一字茂深靜退不樂人間數日家貧親老不擇官
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游感地金宜
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
人重事乎諒章王晨微爲參軍不起測答府云何爲
誤傷海鳥橫川山木又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春戀
松雲輕迷人路縱宕蠟流有若任者忽不知老至而
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阻魚鳥慕哉魚復侯子響
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
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蕭蕭然已定豈容當

此橫施。

沈道皮與武康人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遊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掘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否者惡不取道皮使置其門內而還。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

南史錄

百九十八

也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其蹊何爲人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飛洗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遂入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帙書。

戴顓字仲若譙郡鉅人父善琴書顓幼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與凡勃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顓制十五部顓又制長弄一部竝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閒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三吳將守及罷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

行便去不爲矯介。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

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觀看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戒臂胛瘦患即除。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魏枝江人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居於野外非其力不食辟召一無所就妻郭氏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乘蒲柴車入市買易川之外輒以施人嘗有人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

南史錄

百九十九

不肯復取。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皆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何楚王相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誰許稱臣哉。凝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入南山伐藥採若爲業以藥若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量多少留錢取藥若而去。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絲帛。嘗寒時就孔顓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顓以臥具覆

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體謂顛曰。縣定奇。因流涕悲慟。顛亦爲之感傷。

辛普明字文達。以篤行聞。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張施。蠶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蝕。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孫綽爲潯陽太守。落日造達洛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瀟灑。垂綸長嘯。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吾釣非釣。賣魚者邪。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

南史鈔

二百

也。謂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何風。子胡不贊劉然之美。何暇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辯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籬簑。河水激激。相忘爲樂。貪餌不歸。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悠然鼓棹而去。

諸伯玉字元殊。吳興錢唐人也。少有隱操。寡慾。年十八。生爲之昏。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若瀑布。出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丘珍孫與伯玉達書曰。聞諸先生出居貴館。此子城景雲樓。不事王侯。抗

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根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却粒之士。舍霞之人。乃可斃致。不宜久羈。若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雙紆清塵。亦願助爲贊說。僧達答曰。諸先生從白雲游。藉矣。古之逸人。或出處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真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寢煙波。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啓。

南史鈔

二百一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寶。父使田中。驛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笑怒欲捷之。見賦乃止。孔珪嘗與歡共談。四木歡曰。隔石危而密。宜國安而疎。上季似而非。公深謬。而是總而言之。其失則同。曲而辭之。其差則異。何者。同昧其本。而競談其末。猶木識根。緯而意斷。南北草迷。暗爭失得。無準情。長則中。意短則屈。所以四木最通。莫能相塞。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木無止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止之。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略曰。

道周佛也。佛則道也。或和光以明近。或羅靈以示遠。
為王。隱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在鳥而鳥。
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且理之
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屢見刻鵠沙門。守株
道士。交許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為兩。或混俗以
為一。是牽異以為同。破同以為異。則爭爭之。山。滑。流。
之本也。泥。恒。仙。化。各是一術。佛。蒙。正。真。道。稱。正。一。一。
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友。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
除。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除。法。可。以。退。學。強。

南史錄

二百二

儒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盛人所信。博非精人
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質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
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
顯則正路易迷。此二法之辯也。

虛度字孝章。後隱居廬陵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
隔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
名呼之。犬第來取食。乃去。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
竹箭箸。兼其蕉。及地上學書。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

謂之九巖山。山多龍。巖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
巖。伯珍移居之。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
年便令抱節。東石壁。夜忽有赤光。照照。俄爾而滅。
自雀一雙。棲其戶。牖論者以為隱德之感。

沈麟士字雲龍。吳興武康人。居貧。織。簾。前。書。口。手。不
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屐。麟
士曰。非卿屐邪。即踐而及。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
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
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張永欲請

南史錄

二百三

為功曹。麟士曰。明府德殷。冲素。肅心。山。谷。是以被褐
負杖。忘其疲病。必欲俯渾池以蠅眉。冠。越。客。於。文。見。
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黜。削。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
門。問其第。管。穿。簾。洗。既。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
是王家所得。便吐。餐。殺。醬。及。晏。詠。說。成。成。為。之。懼。孝
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徐勉言其年十
餘歲。隨父為湘州從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論
其志行。粗類管。幼安。以承。章。殊。制。皇。甫。論。著。高。隱。值。

上自炎皇。終于天監末。斟酌分爲三品。言行超邁。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隸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末。爲下篇。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秋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妻所害。弘景終身不要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十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

南史抄

二百四

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善琴。茶。工草隸。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骨。亦緣勢使之然。案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簾。得至其所。本便爲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帝手勅拾之。錫以鹿

皮巾。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在舍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毀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

沙門釋寶誌。不知何許人。齊宋之交。稍顯靈跡。破髮徒跣。語嘿不倫。或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鐸屬挂杖。負之而趨。或微索酒。有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居等幣。齊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游行市里。既而簡較。猶在獄中。恭仲熊。嘗問仕何所至。了自不答。

南史抄

二百五

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好爲識記。所謂誌公符是也。劉元瑨。彭城人。家貧。唯以園菜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菰。元瑨速退走。毋問其故。具以實答。毋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苜者。元瑨因伐木爲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侯景之亂。郿陵王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

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
爲管庫。東名實則芻莽柱下之言。菰清虛則糠粃
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此求志之士。望
室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間甚乎。乃隱
于茅山。有終焉之志。

南史鈔

二百六

恩倖列傳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帝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
與金帛無算。法興嘗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
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真天
子。帝爲廣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
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
相接。法興與太宰顏柳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
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深恐此坐席非復官。帝遂免
法興官。徙付遠稅。尋於家賜死。

南史鈔

二百七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事齊高帝。隨從在淮陰。夢蒿艾
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採蒿蕭。即艾也。蕭生
隨流。卿勿廣言。上在淮陰。修理城。得古錫。跌九枚。下
有篆文。莫能識者。僧真省事。獨曰。何須辯此文字。此
自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高帝曰。卿勿妄
言。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廣開宅宇。杉齋光麗。它後爲魚
池釣臺。上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
苑圃所不能及。

宋昏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伎也。云朱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焉。帝與茹法珍等俱詣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為市中雜語。以為諧謔。又帝輕騎戎服往詣刁勅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二四號為低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璽之梅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勅詔。乃至騎馬入殿。詠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嘖息。

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與江總等金為狎客。範容

南史錄

二百八

正都雅。文章瞻麗。又善五言詩。尤見親愛。後主性愚。恨惡間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解揚贊美。時孔貴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為兄妹。寵遇優渥。言聽計從。隋師將濟江。羣官請為備防。範奏曰。長江天堦。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度。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比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為然。故不深備。尋而國下。

四夷列傳

林邑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珊瑚。貝齒。吉貝。沈木。香。吉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鴻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則與紵布不殊。亦染成山。織為班布。沈木香者。土人斫之。積以版牛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沈。故名曰沈香。大淳者。棧香。漢末大亂。功曹區連殺縣令。自立為王。數世其後王無嗣。外甥范熊代立。死子逸嗣。晉成帝咸康二年。奴文篡立。文本曰。南西卷。縣夷師范勿家。

南史錄

二百九

奴嘗牧止於山澗。得鱧魚二。化而為鐵。因以鑄刀。刀成。文向石咒曰。若斫石破者。文當王。此國因斫石如斷芻豪。其國俗居處為閭。名曰千闌。門戶皆北向。昔樹葉為紙。男女皆以掛。謂古貝。徒腹以下謂之于漫。亦曰都漫。穿耳貫小環。貴者著華。賤者跣行。其王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羣古貝繼以古貝為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踴殺之。

扶南國曰。南甌之南海。西大海中有酒樹。似安石榴。

米其花汁停食中數日成酒。毗塞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上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洲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汚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灶。用之不知盡。國俗本裸。文身被髮。不製衣裳。以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國法無牢獄。有訟者。先齋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銀雞卵投沸湯。

南史抄

二百十

中令探取之。若無實者。手即爛。有理者則不。又於城溝中養鰐魚。門外圍猛獸。有罪者。輒以候猛獸及鰐魚。魚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跏趺膝。垂左膝。至地。以白氈設前。設金盆香爐於其上。若喪則剝除墳。煖死者有四壁。水塋則投之汙流。火塋則焚爲灰燼。土塋則瘞埋之。鳥塋則棄之中野。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

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焉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圓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官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蠶。梁武帝造塔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銅釧釵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磔磔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其內有金鑲。見盛三舍利。如果粒大。圓正。光潔。函內有琉璃板。板內得四舍利及髮。爪有四枚。金。

南史抄

二百十一

爲沈香色。帝到寺禮拜。設無碍大會。大赦。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不出。帝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中而止。關婆達國王師黎婆達呵羅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他一切種智。安穩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我雖在遠。亦霑靈潤。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國舊無人。立有鬼神。及龍。若乙。諸國商估來共方。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

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官寺。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大取身。爲髮妻。滿貴妃作釵釧。

百齊王。號所都城曰固麻。謂邑曰擔魯。如中國之言。肥。醫也。其人形長。衣服潔淨。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言語服章。略與高麗同。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禪。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云。

新羅。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豚評。在外曰邑勒。

南史鈔

二百一

亦中國之言。肥。縣也。其冠曰遺子。禮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

倭國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而蛇則死矣。

扶桑國。系葉似桐。幼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栗。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錦。有文字。以扶桑皮爲紙。若有犯輕罪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放。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爲奴。

生女九歲爲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人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者則及七世。其昏姻法。則昏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卽擊之相悅。乃成昏。

高昌國。有草實如薊。薊中絲如細。繭名曰白疊子。國人取絲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

波斯國中有鸞鳥。啖羊。土人極以爲患。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鹹地生珊瑚。樹長一二尺。

南史鈔

二百二

亦有武。饌馬。膾。真珠。玫瑰等。國內不以爲珍。市買用金銀。昏姻法。下聘財。訖。女婿將數十人迎婦。婿着金線錦袍。師子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弟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於茲永畢。

賊臣列傳

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湘陽之敗，景乃僞作鄒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方耳。」帝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反。景謂左右曰：「我知吳兒老，公薄心。」賜又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志曰：「舍將吳兒女以配奴。」王僧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王共圖之，於是遂懷反計。景

南史鈔

三百十四

姦謀益果，乃上言曰：「高澄狡滑，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說，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行年四十有六，未聞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致置諸寧堪粉骨。投命讎門，請乞江西一境，按臣控督，如其不許，卽領甲臨江，上向闕越，非唯朝廷自耻，亦是三公所食。帝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雖竹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是朕之失也。」景至便望，剋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不下，人心離亂，乃縱兵殺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大意哀剝，于女妾

妻悉入軍營。又募北人先爲奴者，並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家黥奴，乃與其僭踰城投賊，景以爲僂同，使至關下，以誘城內。乘馬披錦袍詣曰：「朱异五十年仕官，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僂同，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景先使王偉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爲奏，所以入朝而姦佞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日，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

南史鈔

三百十五

秀。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問：「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車土之內，莫非已。」有帝使首不言。景出，謂王僧貴曰：「吾常據衆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惜，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江南大饑，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或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緣山岳，莠荇花所在，皆盡草根木葉，爲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終死山澤，其絕粒久者

烏面鵲形。俯伏牀帷。不出戶牖者。莫不衣羅綺。懷金玉。交相枕藉。待命聽終。於是千里絕烟。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景立簡文。升重雲殿。禮佛爲盟。曰。臣乞自今。兩無疑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初。景之篡也。每謂人曰。侯宇人邊作主。下作人分明。是人主也。臺城既陷。帝常語人曰。侯景必爲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乃成。小人百日天子。按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壬申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熟。計實踐宸極。

南史錄

三百六

載滿百日云。先是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歌肉。遊行世間。已數十載。人莫知其姓氏。鄉里並呼爲闍黎。景甚敬信之。景嘗於後堂宴射。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矣。景後又召集通。乃取肉。搗鹽以進。問景曰。肉好不。景答曰。恨太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妃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而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實腹中。送建康。暴之市。王偉有才藻。工屬詞。景之去齊也。高澄嘗以書招之。偉爲景報書。詞甚辭。澄曰。是誰所作。左右以傳對。澄

曰。有才如此。何不蚤使知。及景敗。寬匿草中被執。見王僧辯。長揖不拜。僧辯謂曰。卿爲景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耶。偉曰。使侯氏早從吾言。明公豈有今日。僧辯意奇之。命且出。偉曰。昨及朝。行入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十里。爲偉笑曰。是吾心也。尋送江陵。偉意猶望全。乃於獄爲詩。贈元帝。要人詩云。趙壹能爲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轅中魚。又上五百字詩於帝。帝頗憐其才。朝士惡之。乃出其前所作檄文。有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

南史錄

三百七

湘東一日。寧爲赤縣所歸之句。帝大怒。遂以釘釘其舌於柱。刺其腸。蓋帝前爲湘東王。眇一目也。

北史鈔目錄

魏本紀

齊本紀

周本紀

隋本紀

后妃列傳

魏宗室諸王列傳

魏列傳

齊宗室諸王列傳

北史鈔目錄

齊列傳

周宗室列傳

周列傳

隋宗室諸王列傳

隋列傳

外戚列傳

儒林列傳

文苑列傳

孝行列傳



計五則

計三則

計三則

計十三則

計三十八則

計六十五則

計七則

計二十四則

計二則

計二十六則

計八則

計二十五則

計一則

計十五則

計十二則

計四則

節義列傳

循吏列傳

酷吏列傳

隱逸列傳

藝術列傳

烈女列傳

恩倖列傳

僭偽附庸列傳

四夷列傳

計一則

計四則

計七則

計三則

計二十五則

計五則

計六則

計三則

計二十五則

北史鈔目錄

二

唐李學士

元陵周詩雅廷吹甫鈔

魏本紀

文帝諱沙漠汗以國太子西洛陽後以神元春秋已高求歸神元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帝酒酣帝仰視飛鳥飛九落之時國俗無彈衆大驚相謂曰太子被服同南夏兼奇術絕人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乃謀危害帝並先馳還曰太子引空弓而落飛鳥似得晉人異法當便除之

北史鈔

桓帝英傑魁所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帝曾中蠱嘔吐之地仍生榆參合陵土無榆故時人異之

昭成皇帝諱什翼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立髮委地卧則乳垂至席烈帝顧命迎帝曰立此人則社稷乃安時國少絹帛代人許謠盜絹二疋守者以告帝匿之謂燕鳳曰吾不忍視謠之面卿勿洩之謠或慙而自殺爲財辱士非也嘗擊西部叛賊流失中口賊破後諸大臣執射者各持錐刀欲

所割之帝曰各爲其主何罪也釋之

太宗明元皇帝諱嗣帝母旣賜死道武召帝告曰昔漢武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與國政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帝素純孝哀不自勝道武怒帝還宮哀不自止道武知而又召帝帝欲入左右諫請待和解而進帝從之詔簡宮人非御及伎巧者悉以賜錄人又簡宮人工伎之不急者出賜人不能自存者

世祖太武皇帝諱焹詔曰范陽盧玄博陵崔緯趙

北史鈔

魏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冠冠冕州邢有羽儀之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如玄之北隱跡衡門不曜名譽者盡勅州魏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州魏所遣至者數百人皆差次叙用詔以頻年屢征有事西北運輸之役百姓勤勞令魏縣括貧富以爲三級富者租賦如常中者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詔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私泰沙門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宮曹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坐沙門身死主人門

誅司徒崔浩死後帝北伐時宣城公李孝伯疾篤傳者以爲卒帝問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謂又曰朕向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景穆皇帝諱晃從征蠕蠕至鹿渚谷與賊遇虜惶怖擾亂太子言於太武曰宜速進擊掩其不備劉潔固諫以爲虜盛賊多須軍大集太子曰此山賊帳擾何爲營上而在此處太武疑之遂不急擊蠕蠕遠遁既而獲虜候騎乃云不覺官軍卒至上下惶懼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徐行帝深恨之

北史鈔

三

高祖孝文皇帝諱宏幸洛陽周建故宮基跡帝顧謂侍臣曰昔德不修荒毀至此遂詠黍離詩爲之流涕詔漢魏晉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想餘踐藉帝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獻文患癰帝親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自勝獻文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戚內切於心獻文甚歡異之文明太后將謀廢帝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李冲固諫乃止帝初不有憾撫念諸弟始終無纖介性寬慈進食者皆以熱羹覆帝手又曾於食中得蟲穢物爺笑而恕之雅好讀書毛

不釋卷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爲文章詩賦銘頌隨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少善射有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臂骨射禽獸莫不隨行所至而斃之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射獵之事悉止性儉素常服絳襪之衣鞞勒鐵木而已

世宗宣武皇帝諱恪母曰高夫人初夢爲日所逐避於牀下日化爲龍繞已數匝驚而驚悸遂有娠

節閔皇帝諱恭字修業帝以元叉擅權託稱病絕

北史鈔

四

言番一紀居於龍花佛寺無所交通有白莊帝言帝不語將有異國人間遊聲又云常有天子氣帝懼禍遂逃匿上洛尋兄追躡送京師拘禁多日以無狀獲免及莊帝崩爾朱世隆等以帝有過人之量將謀廢立恐實不語乃令帝所親申意帝曰天何言哉孝武皇帝諱脩字孝則嵩山道士潘嗣望見洛陽城西有天子氣候之乃帝也於是造第寄言之居五旬而高歡使斛斯椿求帝德從帝所親上思政見帝帝變色曰非賣我耶椿遂以白歡歡遣四百騎奉迎帝

人飽帳陳誠泣下需襟讓以寡德歡再拜帝亦拜歡
出備服御進湯沐達夜嚴警昧爽文武執鞭以朝使
解斯格奉勸進表格入帷門格折延首而不敢前帝
令思政取表曰視便不得不和朕矣 詔曰問者因
權誕恣法令變常遂立夷貊輕賦興收天下之意隨
以負歛之重終納十倍之征掩目捕雀何能過此今
歲租調且兩收一丐明年復舊 有司詔冀御香澤
須錢萬貫帝以軍旅在外停之 詔赦樂祿役之徒
皆從編戶於陽武門外縣鼓置紙筆以求得失 嘗

北史鈔

五

登道遙觀望嵯峨山因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
之意若使朕年五十便委政儲官尋山創藥不能一
日萬幾也

東魏孝靜皇帝諱善見帝好文美容儀力能扶石獅
子以踰牆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羣臣賦詩從容
沉雅有孝文風勃海王高澄嗣事甚忌焉以崔季舒
監察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澄與季舒書曰癡人復
何以癡勢小差未澄嘗侍帝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
下帝不悅口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怒

曰朕朕狗脚朕澄使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
澄使季舒勞帝帝亦謝焉賜絹季舒未敢受以送澄
澄使取一段帝東面正以與之曰亦一段爾帝不堪
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
江海人志義動君子澄勸兵入宮曰陛下何意及耶
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耶及將殺諸妃嬪帝正
色曰主自欲及何關於我我尚不惜身何況妃嬪澄
下牀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離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
帝於含章堂王昶曰五行通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

北史鈔

六

欽明萬姓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舜齊帝
便飲容答曰此事推知已久謹當遷避又云若爾須
作詔書侍即崔劾奏云詔已作訖曰將安朕何所復
若爲而去曰在北城別有館宇遷備法駕依常仗衛
而去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
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兄者莫
不歎歎掩涕

齊本紀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勃海脩人

也。澤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宗。日有精光長
頭高顙。齒白如玉。少有人傑。嘗乘驛過建興。雲霧
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每行道。往來無風塵之
色。又嘗夢展衆星而行。覺而內喜。自洛陽還。傾產以
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
傾軍張焚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
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爾
朱榮庇有惡馬。令剪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剪。竟不
踏。齒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嘗問左右

北史鈔

七

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此可統三
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
非其匹。終當爲其穿鼻。于時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
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
歲。不可盡殺。宜選上素腹心者。殺之。使統焉。若有犯者
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
坐。請神武。神武奉牋之。折其一齒。曰。昔隸天柱時。奴
輩服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爾泥。敢
誣下。閣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爲誠。遂以委焉。神武以

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
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
巾袍。自相梗。楊驛子願。屬左右訪之。則以力問。嘗於
并州市。檢殺人者。乃署爲親信。天柱謂榮。阿鞠泥。允
小字也。永寧寺九層浮屠災。既而人有從東萊至
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赦說者以
爲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渤海應
矣。神武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自清河王王
日。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神武請

北史鈔

八

俾若山。俘桎梏。配以人。問寡婦。東西魏構兵。鄴下
每先有黃黑蜩。陣闕占者。以爲黃者東魏。黑者西魏。
武大年亡。神武性深密。高崐終日儼然。人不能測。
機推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
將吏。罕有預之。經取軍果。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
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如土。全護勳舊。每有
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所堪。乃
至拔於厮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雅尚儉素。刀

劍戟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若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觀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金蒙思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朝于鄴。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既朝野攸馮。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梁將蘭欽子京見虜。文襄以配厨。欽求贖之。不許。京再訴文襄。使監厨。荅頭

北史

九

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京將進食。文襄却之。謂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又曰。急殺却。京聞之。寘刀於盤下。言進食。文襄見之。怒曰。我未索食。何遽來。京揮刀曰。將殺汝。文襄自投傷足。入牀下。賊因見弑。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時神武宋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餓。帝生始數月。尚未能言。然曰。得活及長。黑色大頰。先下鱗身。重蹠。瞻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沉有大度。有沙門乍愚。智時人不測。呼為

阿禿師。太后見之。問祿位。再三舉手指天而已。無所言。帝內雖明敏。貌若不足。文襄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神武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又各配兵而出。而使彭樂率甲騎偽攻之。文襄等怖捷。帝勒衆與彭樂相格。樂免背言。情猶禽之。以獻。由是神武稱異之。謂長史薛琠曰。此兒意識過吾。取亦私怪之。帝步踰山嶺。為士卒先。指麾奮擊。大破契丹。是行也。帝露頭袒身。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氣色彌厲。

北史

十

帝后李氏色美。每預宴會。容貌遠過諸德皇后。文襄彌不平焉。帝每為后私營服玩小佳。文襄即令逼取。后志有時。未與帝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文襄或愧而不取。便恭受。亦無怖讓。每退朝還第。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祖疏奔。雖后問其故。對曰。為爾漫戲。此蓋習勞而不肯言也。文襄崩。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此如。似是天意。威權常歸王室矣。及帝將赴晉陽。親入辭謁於昭陽殿。從者千人居前。持劍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數十步立而

術上。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擗袂扣刃。若對嚴敵。帝令主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帝曰。此人似不能見容。吾不知死在何日。及至并州。慰諭將士。指辭款實。衆皆欣然。曰。誰謂左僕射翻不戒令。公令公。即指文襄也。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帝沈酣既久。彌以狂惑。每至將醉。輒拔劍挂手。或張弓傳矢。或執持牟粟游行市。鄰問婦人曰。天子何如。北史鈔

答曰。顓癡癡何成。天子帝乃殺之。太后嘗在北宮。坐一小榻。帝時已醉。手自舉。牀后便墜。顓頗有傷。指醒悟之後。大懷慙恨。遂令多聚柴火。將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提。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正中其頰。因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打一百有餘。召死囚以席爲翅。從臺飛下。免其罪戾。果敢不應者。盡皆殺全。疑怯猶豫者。或致損跌。揚情爲牢輔。使進廁。等以其體肥。呼爲楊大肚。馬鞭鞭其背。流血。決袍以刀。子勝其腹。又置情於棺中。裁以

福車幾下。釘者數四。至故僕射崔暹第。謂暹妻李曰。頗憶暹不。李曰。結髮義深。實懷追憶。帝曰。若憶時。自往看也。親自斬之。棄頭墻外。所幸薛嬪。甚被寵愛。忽憶其經與高岳私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於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於什上。支謂其屍。其謂爲琵琶。一座驚怖。莫不喪膽。帝方收取對之。流淚云。佳。人難再得。其可惜也。忽令召斬鄴下繫徒。罪至大辟。簡取隨駕。號爲供御。因手自殺。特以爲藏。典御承。集而諫。北帝有甚於紮紮。帝令縛置流。北史鈔

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集曰。阿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達。此于非是。後物遂解散之。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帝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作古。而有所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幾。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亦可以久行。後又嫌疎漏。

勿主名相。起大慈寺。未成。改為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萬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藉以飽。食物有十餘種。若合牝牡。則設青廬。其牢欄而視觀之。狗則何以繫。內馬及鷹犬。乃有儀同。視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道遥視君。關難亦號開府。犬馬鵝鷹。多食縣幹。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為乞食兒。又為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又好不急之務。會一夜索蠋。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然未

北史

十三

嘗有帷簿淫穢。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

周本紀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魚獺。代魏武川人。居朔野。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并以為氏。帝生而有黑氣如盤。下覆其身。及長。身長八尺。方額廣領。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色紫。先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大為務。時關隴危亂。帝撫以恩信。百姓皆喜曰。早遇宇文使君。吾等

豈從逆亂。帝嘗從數騎於野。忽聞蕭鼓之音。以問從者。皆莫之聞。意獨異之。帝至上邦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竊以一銀甕歸。帝知而怒之。即賜將士。帝大饗羣臣。魏史柳虬執簡書。告于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曰。是子也。才山丁。公不才。亦山丁。公公宜勉之。

北史

十四

也。帝曰。至道弘深。泥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但岐路既分。源流逾遠。淳離朴散。形器斯乖。遂使三聖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繼言先賢典訓。令科玉篆。秘蹟玄文。可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開。一以貫之。俾夫蔽壅。培塿者。識嵩崑之崇。瞻守積礫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宣皇帝諱賢。字乾伯。造二展。書日月象以置左右。天雨雪止。又雨。細黃土。移時乃息。改制節為天制。勅

爲天勅。每對臣下。自稱爲天。以五色土塗所御。殿各隨方色。不聽人有高者大者之稱。諸姓高者改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曾爲太長祖。官稱名位。凡謂上及大者。改爲長。有天者。亦改之。每攝人皆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枝。

隋本紀

隋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小名邦羅。是本弘農華陰人。帝生於馮翊波若寺。有紫氣充庭。時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其異不可於俗間處之。

北史

十五

皇妣抱帝。忽見頭上出角。體起鱗。壁帝於地。尼自外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帝龍顏額上有五柱。入頂。日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周帝禪冊曰。咨爾相國隋王。粵若上古之初。爰啓清濁。降符授聖。爲天下君。事上帝而理兆庶。和百靈而利萬物。非以區區富之富。未以宸極爲尊。大庭軒轅以前。驅連赫胥之日。咸以無爲無欲。不將不迎。遐哉其詳。不可聞已。爰有載籍。遺文可觀。聖莫逾於堯。美未過於舜。堯得太弱。已作運衡之篇。舜遇司空。便叙菁華之竭。睿案照

展。二宮設祭。百官歸焉。若帝之初。斯蓋上則天時。不敢不授。下祇天命。不敢不受。湯代於夏。武革於殷。干戈相謀。雖復異揆。應天順人。其道靡異。自漢迄晉。有聖至周。天所逐。獄訟之歸。神所隨。謳歌之去。道高者。有帝祿。盡者。不王。與夫文祖神宗。無以別也。周德將盡。禍弊頻興。宗戚姦回。咸將竊發。顧瞻宮闕。將圖宗社。藩維連帥。逆亂相尋。推湧三方。不令如虺蛇行鳥攫。投足無所。王受天明命。啟德在躬。救頽運之艱。匡陸地之業。接大川之游。救燎原之火。除羣凶於城社。

北史

十六

廓彼氛於遠服。至德合於造化。神川洽於天壤。八極九野。萬方四裔。同首方足。莫不樂推。往歲長星夜掃。經天書見。八風北息。后之作。五緯同漢武之聚。除舊之微。昭然在上。近者赤雀降祉。玄龜效靈。鐘石變音。蛟魚出穴。有新之規。煥焉在下。九區歸往。百靈協贊。人神屬望。我不獨知。仰祇皇靈。俯順人願。敬以帝位。禪於爾躬。天祚告窮。大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和。儀刑典訓。升國丘而徵蒼昊。御皇極而撫黔黎。副率土之心。恢無疆之祚。可不盛歟。勅總管刺史父。廿

及于年十五以上不得將之官。京師雨毛如馬尾。長者二尺餘短者有六七寸。設亡陳女樂謂公卿等曰此聲似啼朕聞之甚不喜故與公等一聽亡國之音俱爲水鑿焉。前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二十年二月無雲無雷天有聲如寫水自南而北。帝每旦聽朝日仄志倦居處服菰務存節儉上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綺而無金玉之飾常服率多布帛柴帶不遺以銅鐵骨節而已雖貴於則至於賞賜有功亦無所愛惜。嘗遇

北史鈔

十七

關中饑遣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豆屑雜糲而奉之者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損膳而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期。雅性沈猜素無學術好爲小數言神獨聖其早能療病又信土劬解石文以爲已瑞焉不達大體如是。

楊皇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廢。高祖嘗令善相者來和福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見樂器茲多斷絕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爲不好。薛收之語上尤自矯飾當時稱

爲仁孝嘗親微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上卒皆濡濕我獨依此乎乃令持去。發河南諸麗男女七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採木造龍舟鳳舸黃龍赤艦樓船等數萬艘。上御龍舟幸江都文武官五品以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黃龍舳舻相按二百餘里。盛修儀仗於是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璧珎之用者殆無遺類。啓民可汗上表請變服襲冠帶詔啓民贊拜不名在諸侯王上車駕發榆林啓民節

北史鈔

十八

盧清道以候乘輿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宴賜極厚上謂高麗使者曰歸語爾王當早來朝見不然者吾與啓民巡彼土矣。皇丘亦幸義城公主帳。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制父母聽隨子之官。征高麗詔曰天地大德降繁霜於秋令聖哲至仁著兵甲於刑典故知造化之有肅殺義在無私帝王之用干戈益非獲已。粵我有隋誕膺靈命提封所漸細柳蟠桃之外聲教爰暨紫舌黃枝之城遠至通安問那知會而高麗小醜迷昏不恭崇聚勃弼之間

荐食遠境之境。既緩前會之戮。未卽後服之誅。曾不
悵。翻其長惡。回面內向。各懷性命之圖。黃髮稚商。
咸與臨蒞之歡。省俗觀風。爰指南朔。弔人問罪。無俟
再駕。親總六師。用中九伐。捷勦潯而雷震。及夫餘以
電掃。北戈披甲。俟誓而後行。三令五申。必勝而後戰。
莫非如臂如指之勇。百戰百勝之雄。顧眄則山岳傾。
顛。叱咤則風雲騰鬱。腹心攸同。爪牙斯在。朕躬馭元。
戎。爲其節度。高驅電逝。巨艦雲飛。橫斷沮江。逕造平
壤。天罰有罪。本在元惡。人之多辟。脅從罔理。若高元

北史

十九

泥首轅門。自歸司寇。卽解縛焚視。弘之以恩。其餘臣
卒。願歸朝奉化。咸加慰撫。各安生業。隨才任用。無隔
夷夏。營壘所欠。務在整肅。芻蕘有禁。秋毫無犯。以布
恩宥。以喻禍福。若其同惡相濟。抗拒官軍。國有常刑。
俾無遺類。明加曉示。群朕意焉。帝詔江淮南諸郡。
閭閻民。間童女。姿質端麗者。每歲貢之。徵求螢火。
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通巖谷。

恭皇帝諱侑。禪唐王諱曰。天禍隋國。人行太上皇。
過盜江都。憫予小子。哀號永感。仰惟荼毒。仇復靡中。

相國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東征西怨。
總九合於一匡。決百勝於千里。糾率夷夏。大庇氓黎。
保又朕躬。繫王是賴。德作造化。功格蒼旻。兆庶歸心。
肝數斯在。屈爲人臣。載遵天命。當今九服崩離。三靈
改卜。大運去矣。請避野路。移僮命駕。須歸藩國。予本
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廢。豈期如是。庶憑藉古之聖。
以誅四凶。幸值維新之恩。預充三恪。雪冤耻於皇祖。
守禮祀爲孝孫。朝聞夕殞。及泉無恨。今遵故事。殯於
舊邸。庶官羣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號。片釋

北史

二十

重負。感懷兼懷。假手真人。俾除隲逆。仍勅有司。凡有
表奏。皆不得以聞。

后妃列傳

道武皇后慕容氏。寶之季女也。中山平人。充掖庭。得幸。王儀等奏請立皇后。帝從儀。令后鑄金人成。乃立之。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劉春女也。納爲夫人。生華陰公主。後生明元。后專理內事。寵待有加。以錢金。人不咸。故不登后位。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爲儲貳。其母皆賜死。道武末年后。以舊法薨。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長樂信都人。太后嘗以體不安。

北史鈔

二十七

服菴間子。宰人昏而進粥。有蝦蟇在焉。后舉匕得之。帝時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太后笑而釋之。太后多智。猜恣能行大事。殺戮賞罰。決之俄頃。多有不關帝者。故紀道德。王遇張神。符承祖等。拔自微閭。歲中而至王公王。椒出入臥內。數年。便爲宰輔。賞資千萬億計。金書錢券。許以不死之語。李冲以器能受任。亦由見寵。帷幄密加錫。資不可勝數。

孝文幽皇后馮熙女。后有姿媚。偏見愛幸。未幾疾病。太后乃遣還家。爲尼。帝猶思念焉。歲餘。頗存訪之。又

聞后素疹痊除。遣閹官雙三。念璽書勞問。遂迎赴洛陽。及至。寵愛過本。初遂與中官高菩薩私。亂公然醜。恣中常侍雙榮等。爲其心腹。帝至洛。執問菩薩雙榮等。具得情狀。帝以疾臥含溫室。夜引后并列菩薩等於戶外。后臨入。令搜衣中。稍有寸帛。便斬后頓首泣謝。乃賜坐東楹。去御筵二丈餘。后乞屏左右。有所密狀。孝文勅中常侍悉出。唯令長秋卿白整在側。取衛直刀。壯之后。猶不言。孝文乃以繒堅寒整耳。自小語再三。呼整無所應。乃令后言事。隱人莫知之。高祖乃

北史鈔

三十二

喚彭城北海二王令入坐。言昔是汝嫂。今便他人。但入勿避。又曰。此老嫗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窮問。本末勿有所難。又云。馮家女不能復相廢逐。且使在宮中。空生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帝疾甚。謂彭城王勰曰。後官久垂陰德。自絕於天。吾死後可賜自盡。別官。葬以后禮。庶掩馮門之大過。帝崩。自整等入。投后藥。后走呼。不肯引。次整等執持強之。乃令。取而盡。咸陽王禧等曰。若無遺詔。我兄弟亦當作。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

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后色婉懿入掖庭時年十三初后幼曾夢在堂內立而日光自空照之灼灼而赫后東西避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

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爲尼幼相依託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勅示文武

北史鈔

二十三

文帝文皇后乙弗氏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世爲吐谷渾渠帥居青海嶠舉國度河前驅已過其頗有言虜爲悼后之故興此役帝曰豈有百萬之衆爲一女子舉也雖然致此物論朕亦何顏以見將帥邪乃資手勅令后自盡后奉勅擗淚曰願至尊享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因命武都王前與之決遺詔皇太子辭皆悽愴侍御咸垂涕失聲莫能仰視齊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少明悟強族多嬖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嬖

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聘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

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其豪密謀祕策后恒參

預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夢生一男一女左右以

危急請退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軍何得以我

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神武聞之嗟嘆良

久沙苑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

悅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獵失景亦

有何利乃止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素則

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口

北史鈔

二十四

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螭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穆二后並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

彭城大妃爾朱氏神武納爲別室敬重輪於妻妃見

必束帶自稱下官螭蟠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鳴應弦

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

此二婦並堪擊賊

武成皇后胡氏母初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宅執燈

中有月既而生后武成時后與諸閹人裴狎武成寵

幸和士開。每與后。握。此。與。后。通。自。武。成。崩。後。數。出。詣。佛。寺。又。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席。下。又。挂。寶。裝。胡。牀。於。獻。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乃。置。百。僧。於。內。殿。託。以。聽。講。日。夜。與。曇。獻。寢。處。帝。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少。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法。

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小穆子倫婢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莫知氏族或云后即欽道女子也小字黃花後字舍利

北史

卷五

欽道婦姬輕霄而獻為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後主

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哀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照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猥得生死一處後主至長安請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豈與公惜也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愛之淑妃彈琵琶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膠上絃

北史

卷六

陸文獻皇后獨孤氏諱伽羅河南洛陽人時年十四帝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隋文居禁中禁百接后使李國通謂文帝曰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帝受禪立為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自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僚聞而畢賀文帝甚寵憚之后雅性儉約帝嘗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上以后不好華麗時齊七寶車及鏡臺絕巧麗使毀車而以鏡臺賜后后雅好讀書識達今古凡言事皆與上意合宮中稱為二聖然性尤妒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帝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伺帝聽朝陰殺之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帝斥之

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遂入宮為嬪帝寢疾夫人與皇太子伺侍疾平旦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勉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夫人泣以實謂帝悲曰畜

生何堪付大事。獨孤誠誤。我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
門侍郎元巖曰。呼我兒。述等呼太子。帝曰。男也。述巖
出閣。爲勅書。託以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遂令夫
人及後宮同侍疾者。竝就別室。俄而上崩。夫人與諸
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嗣後太子遣使。齎
齋金。令帟。終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惶懼
以爲。鴻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見令中有同心結。
數枚。諸宮人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
致謝。諸宮人共過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

北史

二十七

魏諸宗室列傳

高涼王長。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
遷都。長以代尹雷鎮。因別賜美酒。雖非飲。而顏色不
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遠。當爲朕笑。竟不能
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
有。武衛將軍丕。造甲第。第成。帝后幸之。率百官文
武饗宴焉。賜丕金印一紐。太后親造勸辭。以賜羣官。
太后令曰。臣才庸才。隣才臣才。君則無逸於上。臣則
履水於下。若能如此。太平豈難致乎。志字猛略。少

北史

二十八

清辯。疆幹。爲洛陽令。不避惡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
路。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駐輪道。劔鼓。安有洛陽
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
有備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
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
道。各取其半。帝謂那辯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
不鍊自彫。辯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彎則以其在
本枝也。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元於白登之東北。有
雙鵝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鵝飛稍高。

幹以二箭下雙鵝。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禪騰氣過人，拜南豫州刺史，召新蔡襄城蠻首，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禪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參射，限命不中，禪卽責而斬之。蠻魁等相視股慄，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禪乃臨坐，偽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禪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日，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卽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禪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令死。」

法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禪卽斬之。因慰諭遣還。自是境無暴掠。順字敬叔，善射，初孝武在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卮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卽以賜之。順發矢，卽中。帝大悅，并賞金帛。順仍於箭孔處鑄一銀童子，踏金蓮手持剗，衆送勸，皆上序共射。順字叔平，鬚眉如畫，進止可觀。奉詔夾杜陽水灌三畦，原溉烏肉之地數千頃，人賴其利。張文伯奉使徐州，陽平王法僧謂曰：「我欲與卿去，危就安，能從我否？」文伯曰：「安能棄孝義而從」

叛逆也。法僧將殺之，文伯罵曰：「僕寧死見文陵松栢，不能生作背國之虜。」京兆王義字伯儒，又字夜叉，咸陽王樹遺公卿百寮書，義又遇惡言，又本名夜叉，弟羅質名羅刹，夜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喻。嗚呼！魏境羅此二災，惡木盜泉，不忌不飲，勝名泉和，不入不爲。况是李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濟南王子咸字文若，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金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處道將謂崔休曰：「三人才學，雖金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謂之語曰：「三王楚琳現，未若濟南備員方。」咸妻制，附祿吐發流美，現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孝友奏表曰：「古語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魏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事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令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始皆一妻，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妬，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爲婦德，以能妬爲」

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以下何敢二意。夫妒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晉爲式。若不允歟。及待妾非禮。使妻妒加捕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謝遣其妻。孚字秀和。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瓶。瓶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卽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

北中錄

三十一

酒歸。周文撫手大笑。後遇風患。手口不能言。乃左畫地作字。陽平王順詔徵赴京。孝文勅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廟筭。使呼韓回渭橋之禮。帝歎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欽字思若。曾託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友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遐逝。去食就中實有所關。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太典遇患。詣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

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齊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腓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卽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濟陰王暉業少陰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事齊文惠。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後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月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

北史抄

三十二

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法僧教顯和。與戰被禽。執手命與連。坐顯和口。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爲叛臣及將殺之神。色白若。慶和爲東豫州刺史。爲梁將所攻。梁城降之。梁武貴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任城王雲蟠。蟠犯寒。雲爲中軍大都督。從祿文討之。遇大積。雲曰。夷狄之馬。初不見武頭。楯若令此楯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方駕而前。大

之。雲長于澄，帝謂曰：國家典自北土，徙居平城，章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興文。若兩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何如？澄深贊成其事。帝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帝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帝曰：朕昨夜夢一老公拜立路左，云：晉侍中稽紹，故此奉迎。神爽早懼，似有求焉。澄曰：陛下經殷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稽紹，當是希恩而感夢。帝曰：朕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帝幸鄴，見公卿曰：朕昨入

文鈔

三十三

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衣，澳者尚書何爲不察澄曰：著者猶少。帝曰：任城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一羣婦女輩，當更銓簡耳。任城在省爲舉天下綱維，爲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帝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澄上表諫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蟬於象珥，極麗貂於髮，髮江南僞晉穆皇后有女尚書而加貂蟬，此乃

衰亂之世，祇妄之服。且婦人而服男子之服，至陰而陽，故自穆哀以降，國統亡絕。因是劉琨所以篡逆，禮容舉措風化之本，請依常儀，追還前詔，帝從之。順字子和，時高肇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觀。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余況其父乎？及去，肇加敬追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以父憂去職，哭泣

北史鈔

三十四

毀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擢去不復更生。靈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幸，順面諍之曰：禮婦人喪夫，自解未亡人，首去珠珥，衣不被絲，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脩容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慙而還入，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乎？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耻臣之一言乎？吏部尚書與城陽王徽同口拜職，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佐。我，是直人，不受此拜。南安王植遷相州刺史，帝

侵於華林都亭。詔並賦詩。不能者。金可聽射。當使武
 士。學。文。人。下。筆。帝。送。損。下。階。流。涕。而。別。安。定。王
 燮。拜。華。州。刺。史。燮。表。曰。謹。惟。華。州。少。梁。舊。地。晉。苗。錫
 壤。然。胡。夷。內。附。遂。為。戎。落。竊。以。馮。翊。古。城。實。惟。西。清
 興。府。面。華。渭。包。原。澤。井。洩。地。平。樵。牧。饒。廣。採。材。華。陰
 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培。削。舊。雉。功。省。力。易
 下。不。十。錢。之。費。人。無。入。甸。之。勤。損。輕。益。重。乞。垂。聖。鑒
 遂。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咸。陽。王。禧。字。思。永。孝
 文。引。兄。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辭。贊。咸。其。事。於。是
 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
 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違。當。降。爵。黜
 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
 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
 之。即。為。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令。死。罪。乃
 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冲。免。冠。陳。謝。禧。逆。謀。事。露。將
 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左。右。從。禧。者。唯。龍。武
 禧。憂。迫。謂。曰。試。作。一。誕。常。思。解。之。以。釋。罪。門。龍。武。欲
 捨。舊。謎。云。眼。則。同。眼。起。則。同。起。食。如。豺。狼。賊。不。入。也。

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爲諷。已而解之曰。此
 是眼也。而龍武謂之是箸。至相搗。顧謂龍武曰。汝可
 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龍武曰。若與殿下同命。雖
 死猶生。廣陵王羽。字叔翻。帝幸羽第。與諸弟言曰。
 朕親受人詔。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曰。臣年爲廣
 陵。兄明。爲廣陵弟。帝曰。我爲汝。兄汝。爲弟。兄汝。復何
 恨。車駕南伐。除開府。青州刺史。詔羽曰。海服之寄。故
 唯宗良。唯酒雅田。可不誠歟。彭城王勰。字彥和。少
 而岐嶷。姿性不羣。上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
 化池。芳林下。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崔光。蘭恭。春
 羣。臣應制詩。至勰詩。帝乃爲改一字曰。昔。祚。奚。舉。子。
 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譽。非私也。勰
 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以得。有。令
 譽。帝曰。雖瑠瑠一字。猶是王之本體。勰曰。詩三百。一
 言可格。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後從幸代
 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傍有大松。樹十數根。時帝
 進。繼。遂。住。而賦詩。令示勰曰。吾作詩。雖不七步。亦不
 言遠。汝可作之。北至。吾間。令就也。時勰去帝十步。

且行且走，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帝大笑曰：汝此亦謂責吾耳。帝不豫，總侍疾，帝曰：吾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霍子孟以異姓受付，况親賢不可不勉也。經泣曰：士於布衣猶為知己，況命况臣託靈先皇，誠應竭股肱之力，但臣出入喉臂，每時要此，乃周且遁，逃成王疑惑，臣非所以辭勤請免，正欲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令愚臣獲避退之禍，帝久之曰：吾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宣武曰：汝第六父，經清規

北史鈔

三十七

懋賞，與白雲俱潔，歷榮拾級，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經縹緲，提攜道趣，每請朝覲，恒與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違，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昔百年之後，其聽經辭，雖捨足遂其冲挹之性也。經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行路上女皆流涕，口高摩小人在殺如此，賢王在朝，貴戚莫不喪氣，景明報德寺僧鳴鐘欲飯，忽聞經薨，二寺一千餘人皆墜痛為之，不食，但飲水而齋。韶字世胃，好學，美容儀。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為謀

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金禁止之，詔幽於京畿地，牛絕食，皆不補而死。及元氏自昭成已下，金無遺焉。或父祖為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強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箔，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者多得爪甲，都下為之久不食魚。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容善舉止。詳之在禁，以淫高麗婢事告母，母大怒，習之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共高麗婢姦？令致此罪，我得高麗婢當

北史鈔

三十八

吸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腳，百餘下，自行扶，力疲乃使奴代，又杖其妃劉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而不簡較？大皆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廢太子庶人惲，字元道，立為皇太子，及冠，孝文誡曰：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言。帝遷洛，詔惲詣代都，入辭，帝曰：今汝不應何代？但太師薨於恒，壞朕既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為子之情。山陵北海，汝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非說汝族，則有安可一

就問訊。在途當溫讀經籍。如曰親見吾也。清河王
惲。字宣仁。幼而敏慧。美姿貌。彭城王勰甚器異之。嘗
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時高肇以帝舅寵任。既
擅威權。謀去良宗。肇又錄囚徒。以立私惠。惲因侍宴
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
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
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孝武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
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山。宣尼以爲添譏。仲叔軒懸。
丘明以爲主誡。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

北史

三十九

萌。無相借越。至於城隍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
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修改教。解獄訟。則時雨可
降。玉燭加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
亂之基。於此在矣。孝武笑而不應。汝南王悅。好讀
佛經。覽書史。爲性不偷。儼難測。妃生一子。不見。時
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遊。令服仙藥。松木之屬。
時輒與出採之。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稻。
唯食麥飯。又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忿妃。至加捶
撻。同之婢使。清河王惲。爲元叉所害。悅了無恨。

之。乃以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餼。又大喜。以爲
官中太尉。悅乃爲大劉。確置於州門。盜者便欲斬其
手。時人懼其無常。能行異事。姦偷畏之而暫息。

北史

四十

魏列傳

奚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子馬轉爲獵郎稍遷衛將軍賜爵安成公明元以俊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羣官上事先由俊鈐較然後奏聞俊卒明元命其妻柏氏曰夫生既共榮沒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柏氏乃盤送合塋焉

羅紉代人賜爵屈地侯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慤甚信待之監典後宮出入

北史鈔

四十一

臥內因除長秋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私第別業并爲築城卽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前問焉年一百二十卒

和跋代人也世領部落爲魏附臣至跋以才辭知名太武幸豺山較獵忽暴霧四塞怪問之羣下僉言跋世居此祠家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古弼祭以二牲霧卽除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太原郝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之林斯人也遇斯時不用挾扶搖之勢而與

賜雀飛泥豈不惜哉并州胡數萬南掠河內遣人

孫表等討之敗績帝問計於羣臣宏曰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益假息耳胡衆雖多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爲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諸將莫及帝從之遂平胡寇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研精義理時有鬼在後宮簡無從得入帝令浩推之浩以爲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

北史鈔

四十二

果獻女太史奏熒惑在瓠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浩對曰案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與午皆主於泰幸爲酉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泰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甯守懸旋泰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謡訛言國中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浩口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

經國荷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宗
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
先帝何如。浩曰。太祖用漢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
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義農舜禹齊烈。臣豈能仰名
帝大悅。就至中夜。賜浩繒。繒酒十斛。水精戎蓋。兩
日。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帝召新
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
曹視此人。綴危懼弱。手不能舉。弓持矛。共胷中所懷。
乃輸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

北史鈔

四十三

後尅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帝聞赫連定與宋
縣分河北。乃先討赫連。華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
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
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
結馮異。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
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逆雞。不得
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在河中。兩道北
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
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

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停兒情見。正望周河自守。免
死爲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剋
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
立卓矣。帝欲討牧犍。公卿皆曰。牧犍西番下國。雖
心不爲純臣。然繼父脩職貢。朝廷接以藩禮。又王姬
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可宜小
息。又其地鹵斥。自溫開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
了無水草。不見流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
積雪。深一丈。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

北史鈔

四十四

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
赤地無草。不任久停軍。焉帝乃命浩以前言共相難。
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
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
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縣縣也。又雪之
消液。裁不飲。塵何得通。渠引消液。灌數百萬頃。乎此
言大誼。誣於人矣。羣臣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
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
帝隱聽。問之乃出。辭言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

復言於是遂討京州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浩上五寶元曆表曰太宗卽位元年勅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說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官無不盡看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從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注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見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泰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北史鈔

四十五

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惟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請誦浩怒取而焚之指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覆其上呼聲嗷嗷聞下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浩著食經序曰余自少及長耳目間見諸母諸姑所脩婦功無不溫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供祭祀雖有功力不任

使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配饑饉仍臻儉蔬糊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所知見而少不習書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頗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遇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議獲豐厚牛羊豐澤貨累巨萬永則重錦食則梁肉達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肅示來世

張白澤本名鍾葵獻文賜名曰澤爲雍州刺史清心北史鈔

四十六

少欲人吏安之獻文詔諸監臨官取所監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得尚書以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以爲此法若行之不已恐姦人窺望勞臣懈前請依律令舊法獻文納之倫字天念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禮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答何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以爲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疆僮或歸附示之以弱窺觊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必其委贄玉帛之

辰。屈膝藩方之禮。則豐其勞賄。藉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想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其年爲汝南太守。觀人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唯一牛。爭不能決。訟於虜庭。其年憐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與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

長孫儉。本名慶明。帝改名儉。以彰雅操。詔曰。故柱國鄯國公儉。臨終審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園上北史鈔

四十七

賜制度宏麗。非諸子所居。請以還官。更遷他第。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兼哲。而有司未達大體。遂以其第。弟給。夫追舍念功。先王令典。豈得遂其謙抑。致乖懲勸。今以本宅還其妻。俾清風遠播。無替事脩。

長孫彥。少常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錫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爲踰於關羽。彥字季展。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越捷過人。充使突厥。攝圖。攝圖獨愛之。每共游獵。嘗有二鵬。飛而爭肉。因

以箭兩隻。與從諸射。取之。展馳往。遇鵬相獲。遂一發雙貫焉。突厥遣官來降。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方。稱之。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於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賜幣幸榆林。展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遂取嗅之。曰。妹。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洒掃。衣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諸香草。可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

北史鈔

四十八

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爭放効之。

紹遠。字師少名仁。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製造樂器。唯黃鍾不調。每恒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

于栗磳。代人。道武。田於自登山。見熊將數子。顧栗磳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等皆禽獲。帝顧而謝之。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咸陽王禧爲宰相。權重。當

時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求書羽林武責執仗出入烈
不許。肅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兄，天子叔，元輔之命，與
詔何異？烈厲色答曰：向亦不道王非天子兄叔，若是
何應遣官人若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
不可得也。謹字思敬，小名巨引，流深，有識量，略窺
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幕未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
謹曰：州縣之職，昔人所鄙，台閥之位，須待時來。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道武攻中山未克，六軍
乏糧，問計於逞，逞曰：飛鵠食甚，而改音詩，稱其事可。

北史抄

四十九

取以助糧，帝雖銜其侮，然兵既須食，乃聽人以甚。
常租逞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時則落盡，帝怒。
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收甚乎？以中山未拔，故
不加罪。願字太冲，崔浩與願及模等別祖，而浩、竹
其家世，魏晉公卿，常侮模，浩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
銀、黃、壤中禮拜，形像浩大笑曰：持此頭顱不淨處跪
是胡神也。模嘗謂人口挑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兒
也，浩小名挑簡，願小名周兒。懷字長儒，清河多盜，
文襄以石愷爲太守，令得專殺，愷經懷宅，謂少年曰：

諸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懷顧曰：何不答府君？
官家作賊，並提一天子牽臂下殿，提一天子排上殿，
不作偷竈摸囊賊。懷性暴慢，寵妾馮氏，長且妓家

人，號曰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多姦之，至是假其威勢，
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懷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
收可。懷曰：收輕薄，徒耳。又陷收不孝之罪，收銜之，及
收聘梁，過徐州，懷倚刺史盧簿迎之，使人相聞，收曰：
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收語寒急，報曰：崔徐州建義
之勳，何稽古之有？懷自以門伐素高，特不平，此言收

北史抄

五十

乘宿憾，故以此挫之。懷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辭，端
凝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懷應作令僕，恨其
精神太過。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譌，懷後到，
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
欬爲洪鐘，響胃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常與
蕭祇明少遐等高宴，終日獨無言，少遐晚謂懷曰：驚
風飄白日，忽然落西山。懷亦無言，直曰：今懷一門
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妾太后爲
博陵王納懷妹爲妃，勅其使日好作法，勿使崔家

笑人婚夕。文宣帝舉酒祝曰：新婦宜舅。孝順富貴。使
號對。孝順乃自臣門。當貴恩由陛下。為東莞州刺
史。復攜馮氏之部。為馮氏。歷盡艱難。失精爽。事遇偏風。
馮氏受納。狼藉為御史勅。與懷俱召。詔付廷尉。請因
多。歲馮欲中致。就尋別。詔斬馮氏於都市。支解為九
段。懷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懷恐被惡言。
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慙不釋。
贈字彥通。潔白善容止。神彩凝然。言不妄發。才學
風流。為後來之秀。李神衛見贈。歎謂邢邵曰：昨見崔

北史

五十一

懷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懷。
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與其父懷俱侍宴。為詩。
詔問邢邵等曰：今贈此詩。何如其父。咸曰：較博雅。弘
麗。贈氣調清新。金詩人之冠見。安罷。咸共嗟賞云。今
日之宴。併為崔贈父子。盧思道直中書省。楊情問
贈文藻優劣。思道曰：崔贈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
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殺。趙魏李蔡為莫逆之
友。聚將東還。贈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
折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太子納

妃。擬定婚禮。儀注朝士莫不雷同。贈別立異。諱親收
讀訖。笑而不言。贈正色曰：聖上詔羣臣議國家大典。
少傳名位。不輕贈議。若是須贊其所長。若非須詰其
不允。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崔贈居聖朝顯職。
尚不免見疵。草萊諸生。欲云何自進。贈容貌方嚴。詞
古雄辯。收慙。遂竟無一言。聘陳行。過彭城。讀道旁
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還見。以為中惡。此碑乃贈父
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
畫珍羞。別室獨食。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

北史

五十二

為御史。何贈食。便往造焉。贈不與交言。又不命七勔。
裴坐觀。贈食罷而退。明日自攜七勔。恣情飲。贈謂
曰：我初不與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
毅在京口。自請鵝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
之同食。熊字岐叔。每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大署
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授員外散
騎侍郎。以學常得無事。一醉輒入日。
王昕字元景。汝南王悅辟為騎兵參軍。悅與府寮飲
酒。起自後床。人爭進手。昕獨挾板却立。悅作色曰：我

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觀起與牀鄰何僊寒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刑安敢以親土客案從所養之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斯先起臥於開室期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斯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微寮佐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斯少時與郡郡俱為元羅賓友罷人以郡是那果從弟會兵將執之斯以身救伏其上呼曰欲執子才當先執我郡乃免斯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

北史抄

五三

誌之未服斯謂曰彼卿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郡郡後見文裏說此言以為笑樂文宜以斯蹤誕非濟世才焉曰好門戶惡人身乃下詔曰元景本自庸才素無勳行早當殺遂展清途發自畿邦超居唐事俄佩龍文之劍仍改帶璫之書語其器分何因到此誠宜清心勵已少酬萬一尚書自授之本庶務微歸元景與奪任情威福在已能使直而為枉曲及成結害政損公名義安在偽賞賔邸之味好詠輕薄之篇自謂模倣徐楚曲盡風制推此為長餘何足

取此而不絕後將焉肅在身官爵宜從制奪於是徙州為百姓喻字叔明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習器度那子良愛其清信與其在洛兩兄言曰賢弟解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麗絕當時恐足下方難為兄不假慮其不進也喻弟先被大傷困篤不赴有故人疑其所傷非劍書勸令赴喻復書曰存念見令起疾循復春吉似疑吾所傷未必是劍吾豈顧其必劍足下既疑其非劍亦可疑其是劍其疑半矣若疑其是劍而營護

北史抄

五十四

雖非劍亦無損疑其非劍而不療儻是劍則難救然則遇療則致萬全遇不療或致於死若王喻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性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隨處霧集方掩入絃豈在一介若必從隄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為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依而信冠喻遂歸郡故事凡新除官者必詣王謝喻言於王曰受問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千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切禁絕帝欲以喻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喻勿自謙喻

少年以來。閱人多矣。尤諳少時。鮮不改緒。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退無地。井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燭熟耳。 晞無干。帝將賜之。妻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間。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掠眉。而退。帝聞之。笑。 晞于良辰美景。嘯咏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方外。司馬有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晞。忽王使召。晞不至。明日。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爲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樂。彼北史鈔

五十五

貴卿輩。亦是帶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 晞其東北。走出路險。懼有土賊。而晞溫酒。服膏。曾不一廢。勿不肯疾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苟。又作三公矣。

封回。字叔念。累遷安州刺史。州人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勒令別處。其俗遂改。鄭玄後得安州。回同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爲便回曰。卿昔曰。宦宦位至方伯。雖不能扳回。去織婦。且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是范回與生。子封回。子高。高。何以却。

示雲。慙失色。 清河王悛。表修明堂辟雍。軌議曰。周官。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窗。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窗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布罔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藉所載。制度之明義也。今聖朝欲導道訓人。備體化。物宜則五室。以爲水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止矣。 封述。字君義。一息爲娶隴西李北史鈔

五十六

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難達。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十元打像。爲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無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府訴。云。送嫁乃嫌。脚跛。許田則云。藏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爲怪。高所及。每致紛紜。

古。郭代人也。少忠謹。善騎射。功爲獵郎。奉事以敏正。前明元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郭言。其有輔佐才也。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病入欲陳。泰遇帝與給事中劉樹基。

不聽事。稱侍坐良久。不獲巾。問乃起於帝前。捧樹頭。下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臂。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恭。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躬具狀以聞。帝奇。躬公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躬曰。爲臣退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請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帝召之。謂曰。卿其冠履。吾聞祭社之後。蹇屨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人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爲之。無所顧也。車駕出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

北史鈔

五十七

尚書發車牛五十乘。運之。帝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選之。速還。行百餘里。而躬表至。曰。今秋穀熟。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馬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於緩。使得收載。帝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卜。

朱翻。字飛鳥。少有操行。世人以剛斷許之。除河陰令。縣舊有大伽。時人號曰。翻尾。青翻令置前。下以坐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翻命取尾青以鎖之。小駒既免。入訴於宣武。宣武大怒。勅

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謂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世良。字元友。并清河守。施八條之制。益奔他境。諺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保初。大赦。罷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其冬。禮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全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

北史鈔

五十八

君非唯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流。尚悼。字季良。清識敏速。達於從政。美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鬚公。齊文宣嘗因酒酣。提悼鬚。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懼悼。懼因不復敢長。人又號齊鬚公。杜正玄。字知禮。少傳家業。志經史。舉秀才。試策高第。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志在試退。正玄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

君。仕。宿。可。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

李。預。字。元。凱。美。古。人。貌。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蒙。骨。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頗。有。蹤。黑。者。亦。黃。盛。以。還。至。而。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推。七。十。枚。為。屑。食。之。餘。多。患。人。後。前。及。問。者。更。求。王。於。故。處。皆。無。所。見。昭。微。曹。涉。稽。古。脫。略。不。羈。時。人。稱。其。為。播。邯。墓。焉。洪。之。為。人。尋。師。訪。道。不。遠。千。里。遇。高。尚。則。傾。蓋。如。舊。見。庸。識。雖。王。公。蔑。如。

北史鈔

五十九

毛。脩。之。字。敬。文。繁。陽。陽。武。人。能。為。南。人。伙。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賜。魯。南。起。公。常。在。大。官。主。進。御。膳。鄭。範。字。世。則。范。陽。涿。鹿。人。夜。夢。陰。毛。拂。眼。他。日。說。之。時。占。夢。者。史。武。進。云。公。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答。曰。吾。將。為。卿。必。驗。此。夢。果。如。言。道。元。字。善。長。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為。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

亮。暄。字。辟。邪。上。黨。長。子。人。也。本。名。鍾。葵。後。賜。名。暄。暄。

聰。了。美。容。貌。為。千。人。軍。將。暄。至。徐。州。見。州。城。樓。觀。嫌。其。華。盛。乃。令。往。往。毀。微。山。是。後。更。損。落。及。孝。文。幸。彭。城。聞。之。曰。暄。猶。可。追。斬。

陸。侯。代。人。也。蟠。蟠。破。京。州。常。隨。駕。別。將。輜。重。又。與。高。涼。王。那。擊。蓋。吳。於。杏。城。獲。吳。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侯。獨。不。許。曰。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衆。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諸。將。咸。曰。今。獲。其。二。叔。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侯。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

北史鈔

六十

斷。其。頭。猶。能。為。害。况。除。腹。心。之。疾。而。口。必。遺。其。類。可。乎。遂。捨。吳。二。叔。與。之。期。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劉。超。名。侯。侯。單。馬。之。鎮。既。至。中。揚。威。信。示。以。威。敗。超。倉。無。降。意。侯。乃。率。其。帳。下。見。超。超。使。人。迎。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食。相。待。乃。將。二。百。諸。將。超。超。備。甚。嚴。遂。縱。酒。盡。醉。而。還。後。偽。獵。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機。當。以。醉。為。限。侯。乃。詐。醉。上。馬。大。呼。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遂。平。之。

蟪蛄率十二萬騎六道金進欲直趣沃野前初懷以
木官持節出據北蕃情授規略以便宜從事賜馬一
匹細鑑一具御前一枚懷拜受既訖乃於其庭跨鞍
執箭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蟪
蛄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崩勝之規總曉
罪之衆足以會其背陳獻作闕下耳時年六十一懷
至雲中蟪蛄亡遁懷性寬簡不好煩碎恒語人曰
爲政貴當衆綱何必須大子細也如爲屋但外望高
顯樑棟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

北史鈔

六十一

司馬裔字遵胤周文令山東立義諸將等能率衆入
關者並加重賞裔領戶千室先至周文欲以封裔裔
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者皆是其誠心內發豈裔
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求榮周文善而
從之

劉暉字重昌尚南陵長公主主嚴姁暉嘗私幸主侍
婢有身上笈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
以示暉暉遂忿憾疎薄公主公主姊四人聽講言其
放於靈太后太后勅詣離婦消除封位

蕭寶貴字智亮尚南陽長公主公主有婦德寶貴盡
雍和之禮雖好合而敬事不替寶貴每入室公主必
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貴
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山外諸穆清河王擇
親而重之

蕭大同字仁顯喪亂之後無所依乃寓居善覺佛寺
人有以告王僧辯乃給和飯得往江陵梁元帝見之
甚悅賜以越衫胡帶大團添信因果心安閑放嘗云
拂衣褰裳無芥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應我志之末從

北史鈔

六十二

崔護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族實勝
汾南之微其故何哉夫開闢者有優遊之美朝廷者
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晉侯追蹤於松子問朱成
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
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此山
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尚脩原而帶流
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築壩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南浦
近瞻朔雲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托
芳桂仰荆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閒題

以臨花卉。蔬園若前。坐簪而看灌。二項以供饋。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雜織。家僅數。四。足代。耕松。治酪牧羊。暢濟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僕故尋汜氏之書。露葵微。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採芝術。歌纂。唱烏鳥。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榷古今。川陵相。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豈若覺足入絆。申頸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塵之少選。寧學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

北史鈔

六十三

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朝露寧。侯。長繩繫景。定所願言。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幾何。擊。曲。奏。四時如旋。僂眉蹠足。山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直。明。所。抑。亦宜尼趾之。

盧玄。字子真。范陽涿鹿人。崔浩每與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度。世。字。子。遷。以。崔。浩。事。棄。官。避。於。高。陽。鄉。熊。家。熊。匿。之。使。者。因。熊。長。子。將。加。捶。楚。熊。誠。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拷。掠。乃。至。火。焚。其。體。四。以。物。故。卒。無。所。言。度。

世。後。令。弟。娶。熊。妹。以。報。其。恩。懷。仁。字。子。友。涉。學。有。辭。性。恬。靜。蕭。然。有。閑。雅。致。與。琅。邪。王。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猶。生。峭。立。鍾。會。遇。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通。脫。不。羈。劉。松。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請。書。後。爲。文。示。松。松。不。能。其。解。乃。喟。然。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問。才。學。兼。著。思。道。以。位。下。不。得。志。爲。孤。鴻。賦。以。寄。其。情。其。序。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春。

北史鈔

六十四

年。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那。特。進。以。下。皆。分。庭。致。敬。倒。屣。相。接。窮。揚。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驚。拙。性。實。疎。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絳。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涘。沃。野。彌。望。置。務。既。屏。魚。鳥。爲。隣。有。離。羣。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玩。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揚。子。計。鴻。飛。冥。冥。鸞。翥。高。也。淮南。子。云。東。歸。碣。石。遠。溥。若。也。

平子賦云。南翔衡陽。避其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
高韻。鷦鷯已降。罕見其儔。而鐵關墜陰。偶影獨立。嗟
喋批釋。鷦鷯爲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
永言身事。慨然多事。乃爲之賦。聊以自慰云。昌衡
字子均。小字龍子。沈靖有才識。風神滄雅。行至浚儀。
所乘馬爲人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
謂曰。六畜相觸。自爾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
而不受。元明字幼章。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
詩。遇興忘返。王熙見而嘆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
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器。魏收嘗來請叔彪。訪以
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爲子。費叔彪謂之良友。
食至。但有栗。塗菜。菜木碗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
亦盡設食。一與此同。齊文宣勅祖勳母曰。婦孺既
破。何無賀表。使者待之。諸賓皆爲未。詢祖俄頃便成。
其詞云。昔卜葛橫行。焚將軍而受屈。丘子深入李
都尉。降而不歸。時重其工。天保末。爲築長城。詢祖
自負其才。內懷鬱快。遂毀容服。如踐役者。以見楊愔。
愔曰。改舊者有所廢。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鴈聲曰。

是誰之咎。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略曰。
板則紫栢。梓則木瓜。何斯材而斯川也。草則離離靡
靡。綠岡而植。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聞於荆
棘。邢邵常戲曰。卿今年才學富盛。戴前者無上齒。
恐卿不書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茶
著。在。皆差以自安。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稱衡思
道無冰稜。文舉。宗道性麤率。動作狂佚。嘗置酒。賓
遊滿座。馬士達目其彈箏。妓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
卽以遺之。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
不得已而受之。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少敏專經
爲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者無
業。唯在注解。其叔父同職。若顯要。而景裕止於閑
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
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
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所夢。誦千遍。
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
音經。辯字景宣。孝武會。爲僧於寺。石佛低舉其頭。
終日乃止。帝禮拜之。辯曰。石立。社移。自古有之。陛下

何性

高允字伯恭勃海脩人年十餘歲推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楷後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有混成賦遺得喪之致遠東公崔黑子有寵於太武本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手諱乎允曰公韓輕寵臣答詔宜實崔黑子孫質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暨等為親已怒而絕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戮崔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

北史

六十七

聞之謂者作郎宗欽曰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浩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謂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門人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若作郎宗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主耳臣何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械

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帝謂

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穆動容有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者恐負崔黑子也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壁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致之尋詔朝哺給御膳劍聖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金羅列顯官

北史

六十八

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陰陽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又明太后遣使備賜御膳珍羞白酒米至於鹽醃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扶羅列於庭允喜形於色語人口天恩以我為老大有所養得以贈客矣莊帝以乾兼侍中加金紫光祿大夫鎮河北又以弟昂為常侍平北將軍令招集鄉閭為表裏形援帝親送於河橋上舉酒指水曰卿兄弟異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僅有變可為朕河上一勛座亮

曹淑受詔昂援劍起僞誓以死繼之。慎字仲密，後妻李徽伯女也。黠且慧，兼善書記工。騎乘慎之爲滄州，甚重沙門顯公，夜嘗語，久不寢。李氏患之，搆之於慎，遂成拉殺。文裏問其美挑之，不從。衣盡破，裂李以告。慎慎出，是積憾。罕所糾劾，多行縱捨。神武兼責之，遂據武牢降西魏。慎妻子盡見禽，神武以其家勲，啓慎一房配沒而已。仲密妻逆口，行中文裏盛服見之，乃從焉。昂字放曹，其母張氏始生一男二歲，令婢爲湯將浴之，婢置而去，養後繁解以兒投湯中，燭而

北史鈔

六十九

死。張使積薪於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於漳水。然後哭之，昂性似其母，幼時便有壯氣及長，儼儼膽力過人。龍犀豹頭，姿體雄異，其父爲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少與兄乾數爲劫掠，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爲婚，不許。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父嘗語人曰：「吾四子皆五眼，我死後豈有人與我一缺。」邪及父死，昂大起家。神武以昂爲西南道大都

督，經趣商洛，昂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決酌。」季式字子通，家率好酒，又恃舉家勲功，不拘簡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欲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之。朝廷知而容之，可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神武婿，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門並閉，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脅我，邪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消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拈消難頸，又更索一車輪，自

北史鈔

七十

拈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吹而從之。盧曹身長九尺，嬌面甚雄，臂毛逆而指，氣力能拔樹，嘗臥疾，猶中足以舉二人，蟠蟠冠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於外，羣虜莫能變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號爲神力，唯曹與之角焉。彭城王勰行書春，崔康從行，招致壯俠以爲部下，經目之謂左右曰：「吾嘗寄廩氣於此人。」崔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門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

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贈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劉便呼欲死牛復喘吐舌以此自喻獲免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日內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李叔胤之妻聞而悲曰吾兄盛年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姑事早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數共義議指字季則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人語曰莫德及郁買解反付崔楷弘度字摩訶衍脩力絕人儀貌魁岸嘗與中山公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

北史錄

七十二

此何足畏歟擲下至地無所損訓大奇之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誠其寮吏曰人當誠愿無得欺詐皆曰諾後嘗食饗侍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饗美乎皆曰美弘度大罵曰儲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饗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無敢欺隱

崔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李彪謂其父提曰此見賢子謂帝旨喻殊優今當爲絕羣耳提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不敢聞也孝芬兼尚書爲

徐州行臺將發入辭靈太后謂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是親自何相負而內頭元又車內稱此嫗須了却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貳語假有斯語誰能得聞若有此聞卽此人亦元又親密過臣遠矣乞對之足辨虛實太后乃有愧色昂字懷遠上書曰屯田之設其來尚矣曹魏破蜀業以典師馬晉平吳兵因取給朝廷頃以懷洛兩邑隣接邊境薄屯豐稔糧儲已贍準此而論龜鏡非遠其幽安二州控帶吳賊蠕蠕徐揚充豫連接吳越強隣實藉轉輸之資常勞私糴

北史錄

七十二

之費諸道別遣使營之每考其勤惰則人加勸勵余原充實供軍濟國定謂在茲又云法獄之重人命所懸頃者官司糾察多不審練乃聞緣淺入深未有重大爲小咸以畏避嫌疑共相殘劫至如錢絹粟麥其狀難分徑指爲贓罪從此定乞勅官司務存實實如狀則將來必無枉濫進字季倫好薦人士言卿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進文襄不悅謂進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進曰子才言進短進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文襄欲假進威

勢諸公在坐故令遲後通名因得以殊禮遲乃高視徐步兩人攀裾而入文襄分庭對揖遲不讓席而坐觴行行便辭退文襄曰下官薄有蔬食公少留遲曰違受勅在堂簡較遂不待食而去文襄降送之旬日後文襄與諸公出之東山遲進在道前驛為赤棒所擊文襄回馬避之魏梁通和要皆遣人隨聘使交易遲雅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繕寫以幡花寶蓋貨價送至館焉然好大言調戲無節嘗密令沙門明藏著佛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子達拳年十三令儒

北史鈔

七十三

名權會教其解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命達拳高坐間諸同罷曉仲謀陽屈服之遲用仲謀為司徒中郎鄴下為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先是文襄疑文宣作惡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遲遲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刀板拍其背而不顧乃將屏手板頓進作者自指拭而視之只是知其實疑不足慮也帝既鑒遲責其往昔違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已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遲之力釋而勞之

李元忠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陽術數有巧思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筆濁酒以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儒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輒流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遣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闕謂神武曰人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余朱手神武曰富貴皆由佗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曾來未是時高乾邕已見神武因給曰

北史鈔

七十四

從叔輩何肯來元忠曰雖金解事神武曰趙魏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係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深見嘉納元忠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醇酒自娛大率嘗醉家事大小了不開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携壺遊遊里間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嘗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播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

射時宜勿飲酒。孫騰司馬子如嘗請元忠達其方
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
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
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
告其父業師占云大吉可謂光照先人嘗從文襄
人謁魏帝有泉鳴殿土文襄命元忠彈之問得幾九
而帝對曰一九奉至尊威靈一九承大將軍意氣兩
九足矣如其言而落之擡字德沈少聰敏有才藝
曾采諸辭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有思理繪

北史錄

七十五

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
其妙筆廣用之未驗驗別遂通急就章內外以為非
常兄那宴每與言歎其高遠日若披烟霧如對珠玉
宅相之寄良在此甥繪嘗使梁與蔡人汎言氏族袁
卿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
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拜高陽
內史魏境舊有三猛獸人常患之繪欲修德遂因開
俱死於魏西咸以為化感所致皆勒巾土繪曰猛獸
因開而變自是偶然貪此為功人將寬乎竟不聽

河間太守崔謀恃其第進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
書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
庸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速事依人

李孝伯為趙魏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為山東
害知伯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
狐鹿賊長謂趙魏地也責之還令獲鹿故處魏詭曰
詐作趙魏鹿猶勝常山栗太武至彭城登亞父冢
以望城內遙遙其俘虜應至小市門宜詔勞問義恭
等宋徐順刺史武陵王駿遣人獻酒三器甘蔗百挺

北史錄

七十六

并請駱馳帝明旦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門駿
亦使其長史張暢對孝伯曰主上有詔詔太尉可暫
出門欲與相見今遣使駱馳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
之言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
不縱為隣國之君何為不相詔於隣國之臣暢屏人
却使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馳驃馬
賜安北義恭獻皮袴裙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
帝又遣賜義恭駿等飽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貳孝
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

所食黑鹽療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療
自痛。戎鹽療諸瘡。赤鹽。駝鹽。臭鹽。馬齒鹽。四種。金非
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見。朕。小。大。知。朕。
老。少。觀。朕。爲。人。暢。曰。魏。帝。爲。人。久。爲。往。來。所。惜。故。不
復。遣。信。義。恭。獻。瓊。燭。十。挺。駿。獻。錦。一。匹。孝。伯。風。容。閑
雅。應。答。如。流。暢。凡。五。石。其。相。嗟。歎。帝。大。喜。齊。使。劉
縉。朝。貢。安。世。奉。詔。勞。之。時。每。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
珍。物。令。部。下。富。室。好。客。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縉
至。金。玉。肆。問。價。縉。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

北史鈔

七十七

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无。皇上德通神
明。山不愛寶。故川無金。山無玉。諸字永和。少好學。
周覽百氏。初師事孔璿。數年後。璿還。就諸業。同門
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每日
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尚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
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
括欠。專家搜比。黨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
門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
人。未足爲喻。士謙字子約。一名客那。有牛犯其

田者。士謙率置京處。伺之。適於本主。望。元。臺。縣。禾。泰
者。熟。而。避。之。其。家。傳。嘗。義。查。果。者。士。謙。慰。喻。之。曰。帝
田。所。致。義。無。相。責。違。令。放。之。其。叔。嘗。與。鄉。人。董。震。因
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卿
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逃。去。無。爲。吏。拘。或。謂。士。謙
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聞。知。之。人。
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嘗。有。客
坐。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處。積。惡。餘
殃。豈。非。休。咎。邪。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而。

北史鈔

七十八

詔。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然。爲。人。之。謂。也。佛。道
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魃。爲。黃。熊。杜。宇。爲。鵩
鳩。饕。餮。爲。龍。牛。哀。爲。猛。獸。若。子。爲。鴿。小。人。爲。鴆。彭。生
爲。豕。如。意。爲。大。黃。母。爲。龍。宜。武。爲。鸞。鄧。艾。爲。牛。徐。伯
爲。魚。鈴。下。爲。鳥。青。生。爲。蛇。羊。祐。前。身。李。氏。之。子。此。非
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卿。子。才。云。豈。有。於。折。後
身。化。爲。楊。柳。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
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
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滿。字。在。

邑位員外常侍初詣附元卿後事穆紹常祿身祿要
書腹銜刀於隱屏處爲紹求福故紹愛之薦爲黃門
郎

神武行經吳郡總令河北六
州文籍商榷戶口增損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
籍指影取備事非一路勿廉應機立成恒先期會神
武深加慰勉仍責諸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
一卿指不是時諸人金謝罪

薛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性剛慈好自矜
北史鈔 七十九

誕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允才允將婚於
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
廣平游入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其貴已賤人皆此
類明根字志遠幼年遭亂爲標陽王氏奴主使牧
羊明根以壺漿借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雅使人賸
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爲窟讀書積
歲雅稱薦之溫字思恭博學有高名皇興中京師
伶婢簡栗羅之琰遇見切責勸罷輕批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賦章杜二族一宿而成

時年十八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
末及鄙蹟人皆奇其才畏其筆承賦坎壈未有仕路
祖渠牧養遇之不重叟乃爲詩示所知曰華夫吹
新客依暗排疎賓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悅
祝鮀斯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 家於
審雲蓬室草薺唯以酒自造謂友人曰我此生活似
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常苦饑貧然不以爲耻
養子字蟬蛸以自給養每至貴勝門常乘一犂牛樊
草袴裙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啖醉飽盛餘肉餽
北史鈔 八十

以付蟬蛸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紆綯爲美
談吾之於子以絃章爲爾贊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
順陽等數子京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門曾造其家
遇叟短利叟崇從田畝舍爲園設酒酒盡食苦于自
辦然按其館宇卑陋園囿褊局而飯菜精潔醢醢調
羹見其二妻命年衰跛眇衣布穿弊問見其貧以布
物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免
臣驪字長祚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驪同志後二
年童子辭歸從驪請馬驪戲作木馬與童子甚悅謝

曜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勅遵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焉騰虛而去

劉英明燉煌人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英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快女婿誰坐此席者英明遂衣生神志湛然曰英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宋遊道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

北史錄

六十一

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昨節作此聲也問大疑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疑神武之司州餐朝士衆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爲人合飲此酒文襄疑溫子昇知元景之謀繫諸獄而使之食樊福而死棄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知吾心也遊道被禁獄見欲

爲脫枷遊道不肯曰此令公命所著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遊道與頓丘李獎一而便定死交獎死二子構調若貧道道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需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調時人語曰游道獨狃而陸探科十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醒者必無情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爲通名相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獨狃而永朝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上表曰臣聞伏羲氏作而

北史錄

六十二

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秦石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籀書四曰蟲書五曰篆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較文字之部頗收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篆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誤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

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爲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
進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辯神蟲爲蟲如斯甚衆
皆不合古臣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及孔
氏尚書五經音注爾雅文字有六書之韻者以
類編聯文無復重統爲一部脫蒙遂許其省百氏之
觀而同文字之域

王慧龍太原晉陽人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
妻之浩既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號
鼻江東謂之雞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真貴種矣到

北史抄

八十三

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嚴狂亡人之
中唯王慧龍宋文縱反問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
不至欲引寇人邊太武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
殺耳乃賜慧龍書曰義隆畏將軍如武欲相中書
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世謂侍中苦
門爲小宰相而道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
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

鄭義字幼麟滎陽開封人性清吝人有禮餉者不與
杯酒饒肉而西門受羊酒來門沽賣之偉字子宜

性吃少時嘗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問焉牧豎答之
其言亦吃偉怒謂其效已遂射殺之

薛端字仁直本名沙陀梁主肅察薛驥馬瑒鍾周文
帝執之親承郎口能擲擣捕頭得盧者便與鍾下
數人不得項至端乃執擣捕頭而言曰非爲此鍾司
貴世思露其誠耳便擣之五子皆黑文帝大悅即以
賜之魏帝慶近臣有勸文帝踐極文帝召端告之
端以爲三方未一遽正名號示天下以不廣請待龜
蓍俗偽然後飾順樂推文帝撫端背曰成我者卿也

北史抄

今四

卿心既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脫所著冠帶袍袴遂
以賜之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帝與
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
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
人呼爲漢臣九世祖承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爲蜀臣
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
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
孝通字士達博學有雋才元胡祿酒希帝因與元
翌及孝通等宴兼奏絃管命胡吹笛帝亦親以和之

因使元聖等嘲以酒爲韻。孝通曰：「既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慙爲萬國首。」帝曰：「卿所謂壽，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通，仍命更嘲，不得中絕。」孝通卽監忠爲韻，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嗣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草木，方亦及昆蟲。」翌日朝賢既濟濟，野蒿又其北。帝曰：「君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慶遲，何以答華嵩。」道衡字玄卿，傳綽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傳綽所謂以蚓投魚耳。」道衡每構文，必懸坐空。

北史鈔

卷五

齋。踟躕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薛悅字景猷，河東汾陰人，疎宕不拘，時人未知奇，輒旅不被擢用。常歎曰：「豈能五十年戴幘，死一較尉，低頭傾首，俯仰向人也。」常鬱鬱不得志，每在人間，輒陵駕勝，達負才使氣，未嘗趨世祿之門。韋潛度謂曰：「君門地非下，身材不劣，何不繫襪數參吏部。」悅曰：「世貴躡高位，英俊流下寮。古人以爲歎息，竊所未能也。」潛度告人口，此年少實慷慨，但不遭時耳。潛徵殷初，成文帝造二款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

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餅，以隨器上。顏水灌山，以注手器。烟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款器。一爲二鉢，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手器。爲是鴈鰲蟾以棒之，謂之木芝款器。二盤各處一鉢，鉢圓而狀方，中有三人，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形似觥而方，滿而平，溢則傾，各爲頌。

笑康生，河南陽翟人也，本姓達奚，其先居代，世爲部落。辛支齊攻義陽，康生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齊將

北史鈔

卷六

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望樓射，應屏間，卽人應箭而斃。彼人見箭皆以爲狂弩，梁遣徐濟寇邊，聞康生能引強弓，故特作大方兩張，長八尺，把中闊尺有二寸，箭鏃如今之長箭，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猶有餘力，觀者以爲絕倫。弓卽表送置之武庫。

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曉捷跳走如飛，然度孽不爲宗親，顧待不免饑寒。李冲典選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紼三丈許，繫

宅紫縣。臣方躍馬與會。與功銘帝籍。豈一祀而已。孝
文笑曰。與卿必副此言。矩字弘大。帝至東都。矩以
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伎異藝。
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又勅百官
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
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宰蕃率蠻
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
嗟歎。謂中國為神仙。謂之。字士敬。好直言。文宣末
年昏縱。上書正諫。文宣將殺之。自臨頻。謂之辭色。

北史抄

八十八

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情曰。望陛下殺以取後
世名。帝投刀歎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
不成。爾名遣人送山。

皇甫亮。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屬有勅下司。各
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
一日醉。一日病。酒所居宅污下。標榜賣之。將買者或
問其故。亮每答云。爲宅中水淹。不洩而即流入牀下。
由此宅不售。

裴俠。字嵩和。何東解人。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

羣鳥。殺天從西來。舉手拊之。而志識聰慧。有異
常。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俠。率所部赴洛陽。
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
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
授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羨壑也。思政曰。奈何。
俠曰。國數有立至之憂。西總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
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俠嘗與諸牧守。
俱討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
公。爲天下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

北史抄

八十九

然。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亮爲獨立
使君。

薛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達時事。及爲汾
州。偏有聚納之譽。自以支庶。頗勝。已共爲婚姻。多
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爲之編結。資其取受。而將勞省
客。曲盡物情。送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按對。
但嘿然而返。既指授先期。明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
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于將別。贈以錢緡。下
及驅備。咸過本望。

房豹字仲幹，體貌魁岸，美音儀。王思政入據潁川，慕容紹宗出討豹，爲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自紹宗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保公若實有水厄，非禳辟所能却。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何乃采船入水？云以防吳。如所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爲復爾耳。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爲知微。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時經霖雨，絕糧遺婢糴米，因尔逃竄。

北史鈔

九十

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得。羊子敦，字元禮，性尚閑素，爲廣平太守，甚有能名。歲史踰踰，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蓴根食之。烈家傳素業，閨門脩飭，爲世所稱。一門女不下醮，於兖州造一尼寺，女家居，無子者，金出家，爲尼，咸有戒行。畢義雲盛稱門伐，卿世爲我家故史，烈云：自畢執被誅以還，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皆隨場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爲言？豈若我之遭

河南尹，晉朝太傅，名德學行，百世傳美，且男清如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蓋義雲之帷薄焉。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拜齊州刺史，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使節方及，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應，字元雍，性好退靜，遷都之始，百司金給兵刀，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論者高之。顯宗，字茂親，剛直能向折廷諍，亦有才學，上

北史鈔

九十一

書曰：伏見洛京之制，居人以官位相從，不亦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倫於厮豎之邑，誠獲顯於高腹之卑，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人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替而誠，父兄之教，不勸而成。太祖道武皇帝，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買賣任情，販賣易賤，錯居渾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誦經，宜令重配，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

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人爲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之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放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教其一婚一官。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於伎作官塗。得與膏粱華望。接閉連。何其略也。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虧盛美。胡松高法。援等并引。稽北史鈔

九十二

賊來擊軍營。顯宗拒戰。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見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三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嘲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會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纆。虛張弓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飲亮。卷帛解上而已。帝笑曰。如卿此。熱誠合。社須。指陽平定。簡審相稱。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棄恭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著頭。常令持燭。或時。賤

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團某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無感。遂從許。亦彪假書。研引。聞見日優。趙脩寵貴。引佩身事之。至脩姦詐事密。明當收拷。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修鞭猶相引。惻然告人曰。趙脩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脩死之明日。琛以朋黨被召。詣尚書。那辯窮其阿附之狀。琛曾非官。諸宿悉集。辯乃晚至。琛謂。辯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雖以

北史鈔

九十三

言戲。辯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

陽津字羅漢。本字延祥。孝文賜收焉。年十一。除侍御。時文明太后臨朝。津曾入侍。忽欬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匹。遷侍御史中。時字遵彥。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請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情便號泣。咸噫。子恭亦

之。飲。遂。爲。之。罷。酒。舉。庭。前。有。奈。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情。頗。然。獨。坐。其。季。父。時。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其。父。遂。爲。情。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其。盛。饌。以。餼。之。因。以。督。屬。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諱。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情。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爲。朝。野。所。稱。尋。從。弟。任。十。數。人。金。待。而。舉。火。一。介。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寶。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爲。情。之。用。

北史鈔

九十四

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情。剛。不。以。爲。意。其。聰。記。強。識。半。而。不。忘。有。遊。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情。曰。卿。曾。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翅。部。而。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謂。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素。字。處。道。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善。屬。文。工。草。隸。書。頗。帶。意。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武。帝。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大。抵。取。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

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論。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何。法。將。士。股。懷。有。必。死。心。其。從。征。者。微。功。必。錄。至。於。佗。將。雖。大。功。多。爲。文。吏。所。遺。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三。威。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唯。素。每。謂。所。親。曰。此。兄。不。癡。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刺。史。揚。州。善。撫。接。甚。有。聲。和。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

北史鈔

九十五

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清。也。常。景。字。永。昌。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衣。食。取。濟。而。已。陳。好。經。史。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才。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祥。何。以。自。給。也。吾。恐。攀。太。常。方。餞。於。栢。谷。耳。遂。與。羊。深。宰。刁。陵。司。馬。彥。魯。李。楷。單。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爲。買。馬。焉。張。發。字。慶。賓。其。第。二。子。仲。瑀。上。封。事。銓。削。選。格。排。抑。

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宣贊。謗譁盈路。立於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樊姝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羽林武育將幾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慄懼。莫敢討。抑遂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快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焚堂下。插旌極意。唱呼焚其屋宇。仲稱走免。樊僅有餘命。遠近聞見。莫不悅駭。乃收捕羽林內強者八人斬之。不復窮誅羣豎。卽爲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

北史 卷六 李六 那韓字洪賓河間鄭人。孝文因行樂至司空府南。

見韓宅。謂韓曰。朝行樂至此。見卿宅乃佳。東望德館。情有依依。韓對曰。陛下移情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韓之此言其意不小。邵字子才。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徧之。後因飲譚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文章典麗。既。日。述。年。未。二十。名。動。未。冠。嘗與陽固裴仲茂從

其。崇。陸道卿等。至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補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榮。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資食。袁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爲讓。求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那家小兒常爲客作文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舊格制生兩男者。賞羊五口。不然則絹十疋。僕射崔暹奏絕之。邵云。此格不宜輒斷。何賤以區區之越。賞法生三男者。給乳

北史 卷六 李六 九十七

母。況以天下之大。而絕此條。葬藏金於山。不以爲之。今載之於民。役何所損。邵脫略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臥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對客或解衣覆。此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恤。見人較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較。比日。思。誤。書。更。是。一。適。李季節口。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使不勞讀書。與婦長疎。未嘗內宿。自云。嘗書人內。問爲狗所吠。言畢便

撫掌大笑。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崇刺史揚州，時有泉
水湧於入公山頂，城中有魚數斤，從地湧出，野鴨羣
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
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丈已，乘船附於女
牆，城不沒者二版而已。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
吾受國重恩，泰守藩岳，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
輒自姓，無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滅
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

北史鈔

九十八

可梓義隨高，人規自脫，吾必守死此城。靈太后嘗
幸左義，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卽
以賜之，多有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
絹二十四而出，示不異衆而已。崇與章武王融以所
負多，頗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指脚，時人爲之語曰：
陳蕭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誠我明主。崇字慶
和，初有風采，南北通好，得以俊父相，銜命接交，
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郭下
爲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車。

宴日，齊文襄使左右視之，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爲之

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親與談說，其相
受重。諸爲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願因跛而緩步。
因寒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岳，字祖仁，性純
至，若井慘，未曾聽婢過前，追思二親，言則流涕。庶
女雅好學，甚有家風，以清辯知名，常攝賓司，接對梁
客，庶生而天闕，崔暉謂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徧刺，作
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阿施貴族，藝肩有效，然後
樹鬚。世傳門有惡疾，以呼流爲墓田，故庶言及之，邢

北史鈔

九十九

才在傍大笑。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正始元
年，有典事史元顯，獻西足四翼雞，詔問光，光表曰：臣
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雌雞化爲雄，毛變
而不鳴，不飛，無卵，元帝初元中，雌雞伏子，漸化爲雄，
冠距鳴，飛，永光中有獻雄雞，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
畜，主司時起，若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
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靈帝光和元年，雌雞欲
化爲雄，一身皆似雄，但頭冠上未變，詰問蔡邕，邕對

曰。貌之不恭。則有雞。頭有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
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逆
成之象也。今之雞狀不同。其應頗相類矣。翅足衆多。
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雞而未大。雞羽差小。亦其勢尚
微。易制御也。二年。光表曰。去年二十八日。有物出
于太極之西。京勅以示臣。臣案其形。卽莊子所謂蒸
成苗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雞門。周所稱。雞。蕭。斧
而伐朝菌。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辟。殞
速。易。不延旬月。無。旋。蕭。斧。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今

北史錄

一百

極宇崇麗。壇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茲。南。嶽
攝。厥。狀。伏。疎。誠。足。異。也。八月。獲。禿。鷲。鳥。於。宮。內。詔
以示光。光表曰。此卽詩所謂有鷲在梁。解云。禿鷲也。
貪惡之鳥。野澤所有。不應入於殿廷。臣聞野物入舍。
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繡惡偶。賈詡忌鵬。鵠鵠雙集。
而去。前王猶爲至誠。況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
畜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饗餐之會。
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昨或於啄。一食之費。容過斤溢。
今春夏陽早。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昨有菜色。陛下爲

人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爾意於醜形惡聲。
甚。爾侯好鵠。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願放無
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願養神性。明帝覽表大
悅。卽泉之池澤。曾於門下省畫坐讀經。有鵠飛集
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誦詩。頌
者數十人。勅。字彥玄。少清虛寡欲。爲度支尚書。儀
同三司。三千拱揖。並爲外任。弟。席。之。從。容。謂。勅。曰。拱
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勅
曰。立身來。耻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

北史錄

一百一

求。聞者莫不歎服。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居貧。備書自業。時龍西
李冲。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
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使書。因可得學。亮曰。第
妹饑寒。豈容獨飽。自可親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
光言之於冲。冲召亮與語。因謂曰。比見卿先人相命
論。使人留中。無復休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
亮卽爲誦之。涕淚交零。辭韻不異。冲甚奇之。
裴粲。字文亮。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高肇以外

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繁候雁唯
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繁曰何可自同凡俗也
又魯品清河王曄下車始進便屬暴山繁容止舒雅
不以需需改飾曄乃令人持蓋覆之數謂左右曰何
代無奇人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有氣幹奉舅過人能下執鞭僭
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洪
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
父母命老僕寒十數年恒其強於人事力備巧得

北史鈔

百二

以存立孝文帝每歎口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
唯傅脩期耳齊將馬仙琕連營進見解城開水射永
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達大破之仙琕燒營卷甲而
遁衆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
下官雖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
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踰八十猶能擊射馬
馬奮稍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

傅豎眼本清河人也祖融南徙度河家于盤陽爲卿
閭所重性豪俠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

以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作夜夢有一
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人曰唯傅靈
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傅
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
唯有傅靈越能解此文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
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才若讓職寒寒如也謬謬如
也一昨承在胡司徒第當庭面諍雖問難降至而應
對奮出宋城之帶始榮魯門之析義普終使羣臣遂

北史鈔

百三

巡撫察拱禦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開
風俱然敬哉此白

成淹字季文鑾與行幸王肅扈從勅淹將引若有古
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
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人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
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度肅知淹寓青州
乃咲謂曰青州何必無其餘淹淹以肅本隸徐州客
言青州本非其地今或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
掩口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何卿因戲言遂致辭

河

鹿志字永吉彭城王親召為館客嘗詣徐州馬瘦附
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舦竊木四束伺馬船行數
里愈覺即停船至取木處以緣三丈置木束下而反
元子直少有令聞愈欲其令終勸以忠烈之節嘗賦
五言詩曰崋山萬丈烟靡鏤作琵琶由此村高遠絃
響萬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雲絲管韻未
成莫使絃響絕

黃紹字典建新蔡鄒陽人也自早生叛紹紹慰勞為

北史錄

百四

賊錄禁送江東梁武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人今
當聽卿還國紹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
若更生蕭寶寅友於長安紹上書求學之云臣當
出陪已三千生舉蜀子孝明謂黃門徐統曰此已其
陪也統答此紹之非辭云已人勁勇見敵無所畏非
實陪也帝大笑勅紹速行
曹昂有學識舉秀才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益大
夫綾練

父事脩字叔德以太常少卿出使楚省仍令考較官

人得失經兗州時那邵為刺史別後送白紬為信事
脩不受謂那邵書云今日領送有異常行瓜田李下
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
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音吾無間然弟昔為
清醲今日復作清醲矣

陽休之字子烈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得一石上
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問休之曰此文字何義對
曰六者大王字河洛伊為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終應
統有闢右神武曰世人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

北史錄

百五

緝慎莫妄言也文宣郊天百寶威從休之衣兩
袖甲手持白格時魏收為中書令嘲之曰義真服未
休之曰我昔為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
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咲晏然議者服其夷曠俊
之多作六言歌辭注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件
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後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
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何所無
敢議論俊之大喜

賈思伯字仕休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

蘭之鳳遂質其禾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
癡不識雙鳳脫人衣思伯性謙和領身禮士雖在街
途停車下馬接訪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
重寧能不驕思伯曰哀至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爲
雅言

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
學士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
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
塞窓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
北史鈔

親屬呼爲聖小兒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
平城驛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
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爲前悲
彭城詩肅自戲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
有慙色瑩在座卽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爲
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向起屍積石梁亭血
流雕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
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瑩字孝徵神
情機警詞藻迢逸性躁率不能廉慎守道豐於財產

又自解彈琵琶能爲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儻爲娛游
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胃元士亮等爲聲色
之游就瑩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
匹令諸姬擲擲諸賂之以爲戲樂會于膠州刺史
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盤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
於瑩懷中得之所乘老馬常稱驕驍又與寡婦王氏
邂逅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瑩早狎於衆中嘲
瑩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驕驍新耳
願尚稱娘子于時諠然傳之瑩好直諫帝曰爾乃
北史鈔

誹謗我瑩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共儉
餓故收養之瑩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宮
乎帝益怒以刀鋸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
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爲
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瑩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
能用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爲項羽邪瑩曰項
羽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全耳項羽布衣率烏合衆
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謂
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增縱擬張良亦不能

之張良身傳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為太上。居宸扆。於已及子。俱保休祚。最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琰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輒自徙於光州刺史李祖。琰之甚厚。別駕張奉。希大臣意。上言。琰雖為流。以常與刺史對坐。勅報。口中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為深坑。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燭。燭于燭。燭。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之。歷拜尚書左

見史鈔

百八

僕射。監國史。加特進。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恒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正恐誤他國家事。

余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父新興。曾行馬群。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咒之。求蓄收。蓄息。自是牛羊驢馬。日覺滋盛。色別為羣。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食糧。助裨軍用。明帝崩。事出倉卒。靈太后甚懼。莊帝自高渚度。至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榮感武衛將軍費

穆之言。謂天下神機可取。乃誦朝士。共為盟誓。即遣胡騎四面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歛手就戮。遷帝於河橋。沈靈太后。及少主於河。榮所信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主有王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便。乃迎莊帝。望馬首叩頭請脫。既殺朝士。乃不敢入京。即欲向北。為移部之計。榮曾欲北人為河。因諸州。欲為犄角勢。上不即從。天穆

見史鈔

百九

入見論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為國宰相。若請晉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達。如何。洛敬人為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並御牀。西北小牀上南坐。榮見光祿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戶入。即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年三十八。時又天穆與榮子苦提亦就戮。於是內外喜呼。聲滿京城。

賀拔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施好士舊侯隴奴僧
稱大號關中騷動衆將遣岳討之私謂其兄勝曰隴
奴足爲勦敵若岳往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克定恐隴
奴生焉乃請余朱氏一人爲元帥岳副之衆太悅
高暴之字道穆自云遼東人也每謂人曰人生膺心
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
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帝始齊陽公主行犯
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
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

北史鈔

五十

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婦行路
相犯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
朕謀之字道謙經史天文美歷圖緯之書多所談
涉好文章舊心老易襲父爵孝昌中爲河陰令先是
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許市人馬因而過去詔令
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足
前許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
二人相見欣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

齊宗室諸王列傳

彭城景思王徽字子深韓毅教徽書見徽筆迹未工
戲波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侍問國今日後宜更用
心徽正色曰昔耳羅爲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
具何如豈必勸勸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
公時年蓋八歲矣爲滄州刺史爲政嚴察部內肅然
有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授人舍食雞羹徽察知之守
令卑集徽對衆曰食雞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達卽伏
罪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郿痛行

北史鈔

百十一

遇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徽乃令
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
推獲盜者轉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山上有白
毛長史韋道建謂魏道勝曰使不在滄州日禽奸如
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徽乃詐爲上符市牛皮倍酬
償直使牛主悉之因獲其盜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
菜三畝亦被偷徽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
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徵爲侍中入使
送別悲之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餞徽曰自殿下

米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米。始逢德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激重其意。爲食一口。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璿。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人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附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主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答。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殘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及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之術。相願

北史抄

百十二

曰。王前既有勲。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朝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安德王延宗爲文宣所奏。年十二。新騎置腹上。令溺已。勝中抱之。口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衛天王。文宣問。楊情惜曰。天下無此兒。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爲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悉勝。勝和人。竟以何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杖之一百。又以四試刀。驗其利鈍。武成使捷之役。其服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南陽王綽。字仁通。綽

始十餘歲。雷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欽然。所殺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何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歌將。姐混看。極樂。後主卽夜索蠟一十。比曉得二。升置諸浴斛。使人裸臥浴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索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琅邪王儼。字仁威。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所須

北史抄

百十三

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水綠。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竟無。儼以和士開。略提婆等。奢恣盛飾。第宅意其不平。嘗謂曰。君等所帶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何者。楚對不覺汗出。天子門太事尚不然。計律光開儼殺和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以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幸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口小兒。皆赤兵。與交手。卽亂。鄒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

走出曰大家來。厥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第殺一僕。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朕邪。王年少。腸肥。脂滿。輕爲舉措。長太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乃釋之。

北史

百十四

列傳

薛弼。延代人。神武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視之。延案前直前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及馬鬣尾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與霹靂鬪。

慕容紹宗。字紹宗。爲東南道行臺。改封燕。罷公。討侯景於潯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噉猪膠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爾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鞍曰。誦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紹宗數

北史

百十五

有因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少年已還。恒有蒜髮。昨來忽盡。蒜者。竿也。其竿盡乎。竿即笑。庫狄伏連。字仲山。鄆侯。愚狠好聚。歛又嚴。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人共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伏連家口百餘。盛夏。人舂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冬至。日親表。餅賀其妻。爲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專管。每入庫。簡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輕用。至死時。唯着紗褲。而

積○稍○至○二○萬○疋○傳○錄○於○歸○天○市○

彭樂字興安，定人也。從神武西討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聚賊少，百人取一，機不可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內之不盡。黃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挫，不利而還。神武每追論以戒之。周文拔高仲密，神武迎擊於芒山，候騎言賊去洛州四十里，蓐食乾餼。神武曰：「自應渴死，何待我殺？」乃勒陣以待之。西軍至，皆喉燥，樂以數千精騎馳入周文營，人告樂叛。神武曰：「樂棄韓樓事爾，朱榮

北史抄

百十六

肯爾朱歸我，今又叛入西軍，成敗豈在一樂？但念小人反覆爾，俄而西北塵起，樂使告捷，虜將察佐，四十八人皆係頸，反接手，臨以刃。歷兩陣而唱名焉。樂追周文，周文大窘而走，口瘖，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前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周文金帶一束，以歸。言周文溺，亦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對，且曰：「不為此語，故之神武，雖喜其勝，且怒令伏諸地，親按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刀將下者，三樂辭良久乃止。」

元景安，河南洛陽人，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候去堂一百三十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馬二匹，玉帛雜物又加常等。

獨狐永業，字世基，除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建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匆匆，故不出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至，乃去。

北史抄

百十七

傅伏，秦安人。周武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臨汾召伏。伏聞後主已被殺，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膾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與同火。」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也。為閩人徐茂養子，少時以貧升為事，齊受禪，進爵為王，於射棚上立三人像，為

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塲上可作
猛獸。以存古義。何爲終日射人。隆之無以對。

司馬子如字遵業。自云河內溫人也。徙居雲中。因家
焉。性既豪爽。兼恃恩舊。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
納。爲御史崔暹所劾。在獄一宿。而髮皆自解。曰。司馬
子如。本從及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眷作
牛。饋饋在道。死。唯觴角存。此外皆人上取得。神武書
勅。文襄曰。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
以出。子如脫其鎖。哀其顛悴。以膝承其首。親爲擇發。

北史鈔

百十八

賜酒百瓶。羊五百口。粟米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
以幾死。若受此豈有生路邪。庸之字仲慶。美鬚髯。
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氣甚高。舊與楊情同。爲黃
門郎。至情爲尚書令。抗禮如初。情嘗有從姊憐。尚書
卿尹皆跪叩。庸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情。咸儀道引。乃
於樹下側避之。情於車望見。今呼謂曰。兄何意避弟。
庸之曰。我自避赤。情不避卿。情甚重之。

竇泰字世寧。秦安人。秦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
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而雷灑。寤而驚汗。遂有娠。非

而不產。大懼。有巫曰。度河滿。聚產子。必易。領向水所。
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秦母從之。俄而生
泰。

尉景字士真。位太保太傅。坐墮亡人見禁。使崔暹謂
文襄曰。請阿惠兒。富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往請闕
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神武造景。
景志臥不動。叫曰。殺我時趣邪。常山君謂神武曰。老
人去死。近何忍。更迫至此。又曰。我爲爾汲水。賊生因
出其掌。神武撫景爲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

北史鈔

百十九

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爲牆。人相扶爲王。一馬亦不
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扶之。
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書之時。人爲之穿
鍵。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二人
至。孫始並知書。士文并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
朴家。無餘財。其子嘗敬官厨餽。士文枷之於獄。累日
扶之二百步。送還京。僉謀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
外境。

韓晉明有俠氣。諸勳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

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庶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無乎。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勑勒部人。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

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美。及孫武都。並開府出鎮。其餘諸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

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榮與等。無不傾城。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

北史鈔

百二十

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事文襄。從出野。見鴈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又從文襄於涇橋。較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丞相屬卿子高歡曰。此射鵬手也。當時號落鵬都督。光居宗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杜絕饋餉。門無賓客。不肯預政。事行。兵用。匈奴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

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爲士卒先。有罪者。唯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宜陽之役。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人卽歸之。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滌爲隣敵憚。罪旣不彰。一旦屠城。朝野惜之。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入鄴。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郭。

孫寒。字彥舉。樂安人。寒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寒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寒少時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

北史鈔

百二十一

卿寒。愛其爲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且。寒悵然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性柔謹。神武之伐。劉蕡升天。寒。深使人舉。隨元康於趙。下作軍書。風颯運筆。筆不及來。俄傾數紙。及出。神武曰。此何如。孔子邪。神武嘗怒文襄。親加嚴罰。極口肆罵。以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雷地曰。王教世子過矣。神武曰。我性急。曠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一度爲其。況常然邪。神武自是爲之慙忿。時或志捷。輒曰。勿使元康知。

杜彌，字輔玄，中山曲陽人。彌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神武，神武曰：「彌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爾未定。」江東復有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彌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指諸勳貴掠奪百姓，神武不答。因令軍人背張弓挾矢，舉刀按鞘以夾道。使彌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彌

北史鈔

百二十三

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當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會頓喪現騰，諸勳人禍鋒刃，自死一生。縱其食鄙所取，處大勳頓頓謝曰：『惡人不謀至理。』」

房謨與子結婚盧氏，謨卒後，盧氏將改適他姓。有康景孫者，少厲志節，爲謨所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爲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向大呼曰：「房謨清吏忠事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見陵，神而有知，當助申之。」令引決訴於地下，便以繩自經於樹。衛士見之，收解還所司朝

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帝嘗白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與卿共弊。」元行恭少頗驕恣，文選令與盧思道交游，文選嘗謂思道云：「小兒北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荆飲，甚得師風。思道答曰：「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自擲荆飲亦天性所得。」

北史鈔

百二十三

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傳謂之曰：「家貧，兄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兄大當仰報傳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收服。仲將流涕有父風，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卽似相輕易。」若富家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錄筆。

郎基，字世業，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

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願令人寫書。請子。後
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某答云。觀過
知仁。斯亦可矣。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陽曲人。少機警。不持細
行。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
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
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誦詩。年壯。板為之銳
步。而精力不輟。以文筆顯。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共
部下有買婢者。收亦與取。通行。軒轅人稱其才而鄙

北史鈔

百十四

其行。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蛇。魏帝
自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
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
之光采。收在神武時。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
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為北平
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若注
收書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
深相敬重。余朱榮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余朱。且
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脩德義之風。

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
詔收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校訴。百有餘人。於
是眾口訕訕。號為穢史。收比溫子昇。那那稍為後
進。那那既被疎出。子昇以罪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
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那那文。那又云。
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倣。亦大偷竊。收聞
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賦。何意道我偷任。任沈俱
有名。那那魏各有所好。那那之推以三公意。問祖瑋。瑋
答曰。見那那魏之臧。不即是任沈之優劣。

北史鈔

百十五

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因辭。文宣大怒曰。何
物漢子。與官不就。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
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若惡臣。帝謂楊
愔曰。何處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積年
沈廢。後遇愔於路。微自陳。愔云。咸山。中言。愷應聲曰。
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典則所公。豈得言不知。楊愔
感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數日除兗州刺史。

周宗室列傳

護字薛保幼方正有志度特爲德皇帝所愛護母關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金沒齊皆被幽禁護若宰相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金許還朝且請和好齊主以護權重乃畱其母以爲後圖仍令人爲圖作書與護曰吾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日下不親一人與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與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紀干汝嫂劉及汝新婦等同居頗以自適但爲微

北史錄

百十六

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損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女兄第大者屬鼠第二屬鹿汝身屬蛇鮮于脩禮起日吾合家大小先在博陵總仕相將欲向左人城至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第二叔時俱戰亡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紀干及兒吾提并出與汝六人同破禽提入定城木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紀干各別分散齊掌軍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女婦可六七千人悉送向京吾

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庫庫根家婦奴望見鮮于脩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山緣也後吾共汝在青陽任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汝叔母聞知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後余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汝叔亦遣奴來富

北史錄

百十五

連汝及盛洛等汝時着緋綾袍銀紫帶盛洛着紫織成緇通身黃綾裏金乘驪同去盛洛小於汝三人金喚吾作阿摩敦如此等事當分明記之今又寄汝小時所着錦袍表一領至宜簡看知吾含悲抱戚多歷年祀尙服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隔今復何福還望見汝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公主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且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月同處寒不得汝不機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

何川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殞命唯繫於汝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開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信常懷慮汝致惑是以每有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爲怪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云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避難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唯應賜終豈惜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

北史鈔

百天

宜先哀憐而子爲公侯母爲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哭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與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回姑金許哀放初聞此音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仰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肝膈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如口未忍言唯叙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之與摩敦雖處官禁常蒙優禮今者來斯恩遇彌隆

重降矜哀聽許摩敦教番職由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聞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送無一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廢食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被敗之日薩保年以十歲辭幽蕃事猶自記憶况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經心膈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大祖秉時齊朝無運南河三輔各遇神機原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優貴至於歲時祈慶

北史鈔

百天

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展戴負愧神明齊朝霽然之恩既已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况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國有家信義爲本伏慶來期已應有賜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母子之恩亦賜許奉終不期今日得通家問蒙寄薩保別時所贈錦袍去年歲雖久宛然猶識伏紙鳴咽言不宜心齊楊王憲字思賀突姓通敏有度量文帝嘗賜諸子良馬唯其

所擇憲獨取駿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憲威名過重。帝不能平。雖遷授冢宰。實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帝嘗御內殿。引見。謂曰。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可爲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便卽禮若君臣。此乃亂時權宜。非經國之術。爾雖陪侍齊公。不得卽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爲天子。卿宜規以正道。

北史鈔

百三十

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再拜而出。歸以白憲。憲猶心撫兒曰。吾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帝將東討。憲表上金寶等一十六件。以助軍資。詔不納。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憲資此物。

周列傳

李達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戰鬪。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視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何陣。意氣雄壯。於前周文矯嗣未建。明帝君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謂羣公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卽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未有答。達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爲嗣。公何疑焉。若以信爲嫌。請卽斬信。起拔劍。周文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達乃

北史鈔

百三十一

止。於是羣公並從達議。達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達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李樹字雲傑。從弘農破沙苑。樹時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避。此小兒不知樹之形貌。正自如此。周文歎曰。但問膽決如何。何必要須八尺之軀也。密字法主。楊玄感有逆謀。召密爲謀主。密進三計曰。今天子遠在遠外。公長驅入關。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戰而禽。此計上也。又關中四塞。衝文昇不足爲意。今率衆移早入西。萬全之

勢此計中也。若隨近先向東都。以引歲月。此計之下也。玄感曰。公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京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不行。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被捕。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與其衆謀逆。出多金。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雷付公。幸用相。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金。遂相許。及出關。密每夜宴飲。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皆穿牆而遁。抵平原。賊帥郝孝德。不其禮之。備遭饑餓。削樹皮而食之。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

北史鈔

百三十二

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詩成泣下。數行時。人惟之。授密太尉。東南道大行臺行軍魏國公。令先平宇文化。及至黎陽。守城不下。密共化及隔水語之曰。卿本匈奴。是隸破野頭耳。父與兄弟。皆受隋恩。豈容躬行。節。今若速來歸我。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傳雅語。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上吾當折其。之。

宇文忻字仲樂。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

霍爲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使與僕金暉。不令豎子獨擅高名。愷字安樂。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公。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若有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謂愷前後賞賜。不可勝紀。

王子勛字醜。典性忠果。有材幹。年十七。從周文帝入關。周文帝嘗謂曰。爲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

北史鈔

百三十三

次也。勛曰。意欲兼被之。

獨孤信。雲中人也。本名如願。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感慕信而側帽焉。

羅施字黎邪。施性好左道。事諸鬼。令繼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堅祖之。皆曰。此諸鬼疾。上以施后之異母弟。施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施所爲。令楊素等排案之。施婢徐阿尼言。本從施母家來。常事諸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猶鬼每殺人。其。

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猫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猫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阿尼便咒之。居數日。猫鬼向素家。後上勃從并州還。隨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咒之。遂入官中。楊遠乃於門下外。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第一盞。以匙扣而呼曰。猫女可來。無住官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拽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山人與殺其人。可以絕矣。

北史鈔

百三十四

竇熾。字光成。扶風平陵人。孝武卽位。蠕蠕等諸蕃。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鴟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熾善射。因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鴟乃應。弦而落。除原州刺史。熾抑挫豪右。中理南。滯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熾屢經游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嘗飲水而已。帝於大德殿。將謀伐齊。熾年已衰老。乃扳腕曰。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啓戎行。得一視誅諸鮮。廓清象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復餘恨。

帝壯其志節

史祥字世休。祥詩甚良。其累大潰。進位上大將軍。賜緣絲七千段。女伎十人。良馬二十匹。帝嘗賜祥詩曰。伯襲朝寄重。夏侯親過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如今。早摺勁草質。久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甯情太僕箴。

王熙字熊羆。京兆霸城人。累遷曹義宗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版。時旣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羅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熙乃責粥與。

北史鈔

百三十五

將士均令食之。每出戰。嘗不操甲。嘗大呼告天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箭中王熙額。不爾王熙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歷三年。義宗方退。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城外。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襲熙。熙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熙尚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熙當道臥。驍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蠕蠕度河南。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壅諸街巷。以備侵。

戰則惠達召罷議之。熊不應命。臥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蟻蟻至。謂北王。熊幸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山周家小兒。恆怯至此。罷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罷爲設食。使乃梨去。薄脩緣。罷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若髮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還。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客與罷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罷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熊不暇命捕。扑乃手自取。鞭服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唯其鄙碎。

樂運字承業。南陽人。上疏曰。臣謹按周官曰。四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易之所。君子無故不違觀焉。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爲過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舉不赦者。地之礪石。又曰。惠者人之仇讐。法者人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

所宜有。至尊豈有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蘇綽字令綽。武功人。綽嘗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謂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卒年四十九。周文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三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道。史麻瑤越犬而進口。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把

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周文稱善。華公皆步。迄出郭外。周文親於車後。酹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屈降於手。威字無畏。父綽。在魏以剛用不足。爲征稅法。頗稱爲重。既而嘆曰。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半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強半。威聞其言。母以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從輕。與帝悉從之。楊玄感之女。帝引威於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

爲患邪。威曰：「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沒成。」
耳。帝手詔曰：「玉以潔潤，片紫莫能論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米。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先後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新諸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藹何周之十餘。佐成王者，召與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贊台階，具瞻斯允。雖事緒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竝如故。」
龔，字伯尼，聰明有口，辯入，歲誦詩兼解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

北史鈔

重元

王雄射，賄得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議論，詞致可觀。見者皆稱善。及長，博覽羣書，尤以鍾律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由是改之，頗爲有識。所與楊素見而奇之。每戲威曰：「楊素無兄，蘇夢無父。」亮，字景順，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愈曰：「才致不怪其速也。」
洪，字景儒，隋寶賁西討，以洪爲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賁將謀叛逆，洪時臥疾於家，寶賁乃令洪從母弟姜儉謂洪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使爲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鄭死生榮辱，方當共之。

故以相報。洪聞之，舉聲大哭，儉遂止之。曰：「何得便耳。」
洪曰：「關門百口，卽時屠滅，云何不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既屬國步多虞，不能明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鼎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於人，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洪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爲王族滅也。寶賁復令儉謂洪曰：『此是致命之計，不得不爾。』洪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爲此計，豈不難哉。』洪不悉見，荆棘生于戶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賁素重之知，必不爲已用，遂聽遷去。」

北史鈔

重元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遷南兖州刺史。魏將段琛亮，復據宜陽，遣其楊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述，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欵意。又爲落爐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於琛。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

奇兵、掩襲、會道、恒及琛等、噴涌、遂清。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其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扼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會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

北史抄

百四十

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橋、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綬、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漂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成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祖孝徵謂

曰、未聞、敕、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也、雖困、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關西魏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命子先遷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

北史抄

百四十一

顧意。士卒莫不成勳、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志遂剛。總、字、舍、會、位、京兆尹、帝常戲總曰、卿師尹帝鄉、故當不以富貴威福鄉里邪。總乃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竊謂已鑒愚誠、今奉嚴旨、便似未照丹赤、豈可久忝此職。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總字敬達、志尚夷簡、藩於榮利所、非枕帶林泉、曷對疏琴書。蕭然自述時人號爲居士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夏亦爲

之盡歎明帝卽位禮敬愈厚乃爲詩以贈之曰六爻
貞遊世三辰光少微穎陽讓途遠滄洲去不歸香動
秋蘭飈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
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千樂觀遙望首陽微詎能
同四隱來餐余萬機夏常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勅
有司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公世康性恬
素好古不以得喪于懷在州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
曰吾生因緒餘風雲纓弁駟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
衮命頻莅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惟不貪之爲寶

北史鈔

百四十二

虞脂膏而莫潤斯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
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閱更闕不見細書足疾彌
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
辭况嫌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
世穆世文竝從武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望
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添常戀意欲上聞乞遵禮教
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興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
事恐難遂乃止

柳慶字更興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

師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籥無何絃閉不與
而竝失之謂主人所竊經縣訊問主人自証服慶旋
之乃召問賈人曰卿輸何置何處對曰恒此帶之慶
曰卿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
門再度酬飲醉而盡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卽遣捕
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每歎曰昔于
公斷獄無私關高門以待封懷斯言有驗吾其庶幾
乎弘字匡道陳遣王偃人來聘武帝令弘勞之偃
人謂弘曰來日至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齎國信溺

北史鈔

百四十三

而從流今所進假之從吏請勅下流人見爲尋此物
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爲美足下假物而
進詎足陳若命乎偃人慙不能對武帝聞而嘉之盡
以偃人所進物賜弘仍令報聘楊素誄之曰山陽
王弼風流長逝潁州荀彧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絕
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所痛
惜如此

赫連達字朔周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奉法度輕
於鞭撻而重愼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人或饋達羊

達欲招異類報以絹帛主司請川官物達曰羊人我
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

韓果字阿六振代武川人被藩胡於北山胡地險西
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勇越
捷光爲著翅人周文剛之笑曰著翅之名寧藏飛將

川弘字廣路高平人每臨陣推鋒直前身被一百餘
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箭朝廷壯之

耿豪鉅鹿人從周文戰芒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除
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酒直斫直刺慎莫畏死遂大

北史錄

四百十四

呼獨入敵入鋒亦亂下當時成謂豪殘俄然奮刀而
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
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人
所傷何其遂坐人也

高琳字季珉其先高麗人琳母嘗被狄洲濱遇見一
石光彩明潤遂持以歸是夜夢人衣冠有若仙者謂
曰夫人向所將來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實持必主令
子母驚竄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
唐瑋字附璿性溫恭有器量博涉經史雅好屬文身

步入尺二寸容貌其偉江陵既平諸將多因擄掠大
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周
文曰唐瑋大有輔重悉是梁朝珍玩周文初不信之
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簡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歎
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
令簡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

柳調爲侍御史楊素常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
通體弱獨挂不須風調欬版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
當以爲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

北史錄

四百十五

樞機何可輕發素其奇之

韓世謬個儻驍捷有父風楊玄感敗爲吏所拘時帝
在高陽遣諸行在所世謬曰令守者市酒肴以酬暢
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爲漸以酒進守者守者
狎之遂飲令醉因得逃奔山澤不知所終

賀若敦河南洛陽人陳將侯瑱聞過湘州遂絕糧援
乃令敦度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俄而秋水汎溢江路
遂斷糧既絕乃於營內多爲聚土覆之以米召側
近村人陽有所訪問瑱等良以爲實初土人亟來輒

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
裴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
取。敦甲士遂禽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瑱輒
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
如是者再三。馬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
畏船馬以招瑱軍。詳云：投附瑱，便遣兵迎接。敦來牽
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
亡奔瑱者，猶謂敦之詐，並不收受，相待歲餘。瑱等不
能制。瑒字輔伯，拜吳州總管，與壽州總管源雄並

北史鈔

百四十六

爲重鎮。瑒遣雄詩曰：交河驛驛暮，令浦伏波營。勿使
驍騎上無我。二人名。瑒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
宰相自許。旣而楊素爲右僕射，瑒仍爲將軍，其不平
獨怨望愈甚。上謂曰：我以高顯楊素爲宰相，汝每曰
言此，二人唯堪噉飯耳。是何意也？瑒曰：頽臣之故人
素，臣之舅子，臣竊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瑒怨
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務公，可自求活。瑒曰
臣情至尊威靈，將八千兵度江，卽禽陳叔寶，竊以此
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川道道？瑒曰：平陳之日

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爲國，已蒙格外重賞。今選格
外望活，旣而上低，何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上又
常數之日，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爲惡，乃與行俱有
三大猛：賊心太猛，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
煬帝在東宮，嘗謂曰：楊素、韓會、史萬歲三人優劣如
何？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會是關將，非領將；史
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瑒拜曰
唯殿下所擇。

北史鈔

百四十七

王悅字泉善，侯景據河南來附，仍請兵爲援。周文
許之，悅言於周文曰：侯景之於高歡，始則爲鄉黨之
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
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
違，忠義之禮不足？蓋其國旣大，不卹小嫌，然尚能背
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
兵，非唯侯景不爲池中物，亦恐朝廷貽笑來世。周
文納之，景尋叛。

趙軌少好學，有行簡，東鄰有桑甚落，其家軌遣人悉
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杆

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

杜果字子暉，京兆杜陵人。陳文帝弟安成王瑒爲質於梁，及江陵平，沒于周。陳於是歸魯山罷，周乃拜瑒柱國大將軍，詔果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果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果答曰：「安成之在周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恕已及物。上達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爲此也。若知止仲魯山，固當不食一鎮，况魯山梁之舊地，梁

北史錄

百四十八

卽本朝藩臣，若以始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士，易已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開諸朝廷？陳文帝慙惡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又使於陳宣帝謂果曰：「長湖公軍人等，雖禁館處之，然恐不能無北風之戀。」王褒庾信之徒，旣獲旅關中，亦常有南枝之思耳。果揣陳宣意，欲以元定軍將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免，旣不死節，安川此爲？且猶牛之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初未及此。」陳宣帝乃止。

王信字脩仁，廣川人，爲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猿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慙慙勞問，乃日出酒以饋，饋溫之，素木盤盛，燕青蔬，唯此而已。又以一錯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罷來，無入以一物見遺，今鄉獨有此，解且食，菜已久，欲爲卿受一狔，樽耳。酒旣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學猿進之。酒盡，方別及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乳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

北史錄

百四十九

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扶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劉瓛字實義，浦人。梁元帝賜書曰：「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唐令則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內人。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變駝房帷之間，戰時劉琨明克讓陸爽等，並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

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爾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汝何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推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位。欲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也。太子慙而止。

隋宗室諸王列傳

蔡景王智積。人或勸之爲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布財帛。若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弟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河間王慶。李密據洛口倉。蔡陽諸縣多應密。慶勸兵拒守。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遣慶書曰。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豈敬之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江都荒溺。流宕忘

歸。骨肉崩離。人神怨憤。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糧糈支計。僅有月餘。教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卽事非虛。因歸馬以運糧。竟知何日。止恐禍生七首。蒙發蕭牆。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爲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爲郭氏。越王侗。拜慶宗正卿。王世充以兄女妻之。及世充敗。慶欲將妻同歸長安。其妻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

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父叔窮迫。家園陷危。而不顧。婦。如。孤。負。付。屬。爲。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主。長。安。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爲。願。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觀。粧。仰。藥。而。死。房。陵。王。勇。小。名。觀。地。代。勇。既。立。爲。太。子。多。內。寵。昭。訓。雲。氏。雙。幸。處。匹。於。嫡。而。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其。責。望。勇。頗。求。勇。罪。遇。晉。王。廣。知。之。解。自。知。飾。難。妾。恒。備。員。數。唯。與。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念。前。晉。王。德。行。後。晉。王。來。朝。臨。還。揚。州。入。內。辭。皇。

北史

卷五十三

后。因。更。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泣。然。淚。下。相。對。歔。歔。王。曰。臣。性。藏。愚。下。常。守。平。生。兄。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希。盛。怒。欲。加。房。脂。每。恐。讒。譖。出。於。奸。軸。鴆。毒。遇。於。孟。杓。皇。后。念。然。曰。觀。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開。作。夫。妻。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殺。此。天。誅。事。已。如。此。我。亦。不。窮。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十。秋。萬。歲。後。還。汝。等。兄弟。何。阿。雲。兄。前。再。拜。

同。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曰。不。能。止。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秦。王。俊。字。阿。祇。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相。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絃。歌。於。上。以。俊。奢。縱。免。官。劉。昇。諫。曰。奉。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解。合。而。已。臣。謂。可。容。帝。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先。人。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兄。弟。以。周。公。爲。人。尚。諫。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俊。亮。王。府。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

北史

卷五十三

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帝。以。庶。人。秀。任。非。其。人。常。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元。德。太。子。昭。養。於。宮。中。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獅。子。文。帝。與。文。獻。皇。后。至。其。所。文。帝。適。患。腰。痛。舉。手。焉。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文。帝。數。曰。天。生。長。者。誰。復。殺。乎。由。是。大。奇。之。文。帝。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應。得。而。汝。文。帝。問。其。故。對。曰。漢。王。未。昏。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偏。將。遺。難。是。以。啼。耳。上。嘆。其。有。至。性。昭。有。武。力。能。

引強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是進膳不許多品惟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容性寬厚世充破李密衆望益歸之遂自爲鄭王段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卽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或勤王立節忽有斯言朕亦何望神色凜然待衛

北史錄

百五十四

者莫不流汗世充遣齋鳩詣侗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兄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家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嘗失杲先請試姓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失願聽嘗姓悲咽不已后爲停爇

列傳

高頴字昭玄一名敏自言勃海蓆人也帝嘗問頴以取陳之策頴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景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兵禦守足俾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而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益

北史錄

百五十五

叔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頴曰武王滅殷先幾姐已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頴夫人卒獨狐后言於帝曰高僕射老父而喪夫人陛下何以不爲之娶帝以后言告頴頴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頴愛妾產男帝聞極歡后甚不悅曰陛下當復信頴邪始陛下欲爲頴娶頴心存愛妾而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疎頴

牛弘字里仁安定鵠人也掌文翰修起居注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作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附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墳籍掃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讐較篇籍及王莽之末金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籍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及孝獻移都吏人

北史鈔

百十六

擾亂圖書錄帙皆取爲帷囊所收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帝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遺秘書郎鄭默剛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馮陁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經典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書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金歸江左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

德殿內書史宛然猶有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木七萬餘卷悉送荆州及周師入郢澤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獲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與集之期屬唐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復發明詔家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開斯積上納之於是下獻書一卷資緣一疋第爾好酒而酣常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惟

北史鈔

百五十七

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是族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周武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意今日得其驛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紀豆陵殺答曰臣聞明主聖王得驛驛鳳皇爲瑞

德林來受驅策亦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
與驛鳳皇達矣

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少與隋文帝同受業於國子甚
相友愛及帝爲相引致左右帝謂帝曰公無黨譬如
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公勉之及帝受禪顧謂笑曰
水間牆竟何如也

虞劼仁性奢率以駱駝負西鹽水養魚而自給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援
軍長儒拒之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沈之清水建敷

北史鈔

百五十八

相次以待之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殺青兵大破之

獲吳明徹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領潭桂二州諸軍事其
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儉之自見人以簋捕魚者出
絹買而放之百姓號其處曰西河公篋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帝幸榆林罷還至太原謂衡曰
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也衡馳至河內具牛酒
帝上太行間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謂
宴三日因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奎經洛陽

寔望於此深恨不得相遇不謂今日得諸宿願衡
伏辭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
一疋金帶縹緗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
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爲此也不足爲辭

裴蘊河東聞喜人帝問蘊威以討遼之策蘊不顧帝
後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今者之役不須
發兵但詔救羣盜自可得數十萬必喜於免罪競務
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
克朕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

北史鈔

百五十九

處有詐多賊帝悟曰老輩多姦將賊脅我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周宣帝昏暴樂運與視詣
朝堂陳帝入失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巖謂
人曰賊洪同日尚可俱死况此干乎若樂運不免吾
將與之俱斃諸閣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
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
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
來護兄字崇善本南陽新野人楊玄感反進攻洛陽
護兄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旋軍討逆法尚等咸

以無勅不宜擅遣再三固執不從護兒罵辟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嘗不關諸人也○有沮謀者軍法從事卽日斬軍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車駕西邁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瘴露及帝還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之口味百餘斛加右光祿大夫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側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北史鈔

夏十

萬人之敵宜識此心

周羅暉字公布九江浔陽人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誠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暉終不改陳主曰周左幸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孔範曰周羅暉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暉宏字潤身東海鄆人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遲遇戰死上嘉之將賜姓金氏訪及羣下宏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其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觀武湯

姓曹氏請賜以皇族帝曰善因賜義臣姓楊

榮昆字子謙北平無終人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史楊素薦昆爲長史而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昆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昆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昆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奉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時帝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耳建緒義形於色曰明公此言非僕所聞帝不悅問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類楊彪上笑曰

北史鈔

夏十一

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

梁昆字景和安定烏氏人先是梁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雋由是遞相陵辱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昆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候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賊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於是蠻夷感憤遂不相攻上封事曰竊見左僕射趙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衆州連縣天下無事空息貴臣

四海稍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

柳或字幼文。河東解人。高類于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諸戰。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執掣。已別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關又施。事竟不行。類聞而歎服。

趙綽字士偉。河東人。辛亶嘗承辦釋俗。云利官上以爲厭。盡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

北史

卷三

甚。謂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高類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釋之。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

張定和字處謚。京兆萬年人也。家少貧賤。有志節。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求幣之。妻不與。定和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從征突厥。先登陷陣。房刺之中頸。定和以革塞創。而戰神氣。

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

參鐵杖。始興人也。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疎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不修生業。結聚爲群盜。刺史歐陽頔。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親御繒。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火光却盜。且還。及牙時。仍又執繒如此。有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弗之信。後南徐州數告變。蔡徵曰。此可驗矣。於使下特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

北史

卷三

應募。資勅而往。明旦反奏。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嘗謂人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姓炙額。爪帶飲鼻。瘡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遠。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共勉之。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少驍捷。善騎馬。爲天下之最。客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兄以書爲事。光獨跡。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所。

附人多。賜遺得以養。親每致其食。未嘗困。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爲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扣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舉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拈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

權武。字武弄。天水人。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後躍而出。

魚俱羅。焉耆下邳人。身長八尺。臂力絕人。聲氣雄壯。

北史

卷六十四

言聞數百步。煬帝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性凶暴。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簪刺瞎其眼。溫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藩邸之費。不忍加誅。謂近臣曰。第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責之。

宇文述。字伯通。代魏武川人。帝命征高麗。述爲扶餘道。臨發。帝謂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軍。壘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兮。卽其故事。述疾篤。帝遣司宮親氏謂曰。公危篤。朕懼相煩。必有言可陳也。述流涕

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風蒙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聖不破門戶。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說對曰。述唯他陛下。帝泣然曰。述他我耶。素有良馬。炫耀時人。雲定典爲製馬轡。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典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稱耳之名。爲許公稱勢。述大悅。曰。雲凡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司馬德戡。扶風雍人。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

北史

卷六十五

釋。祭通德戡母娥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記。歷封溫國公。謀襲宇文文化及。被執。化及責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戡曰。本發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之。過於物情。不獲已也。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胡人。捲髮野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爲人言也。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世充昵之法嗣。乃上孔子問房。記書作大夫持一千。以舉羊。法嗣云。

事附姓也。平一字也。王君揚後。明相國代附爲
帝也。又取莊子人關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
上篇書意。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問。而
應符命爲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拜受之。

北史鈔

百五十六

外戚列傳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爲雍州刺史。長於思察。
雍州聽事有鬻爭巢關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竊
犯關之。竝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鬻。既而一去。
謂惠笑謂史局曰。此鬻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既
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伏其深察。

北史鈔

百五十七

儒林列傳

張偉字仲業太原中都人學通諸經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議洗納雖有頑固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

陳奇字修奇河北人齠齔聰識有夙成之美愛讀經典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爲搢紳所稱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與奇論典語至易訟卦天與水運行雅曰自慈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自慈嶺西豈東向望天哉雅性護短因以爲嫌望衆辱奇或爾汝

北史鈔

卷六

之或指爲小人奇曰公身爲君子奇身且小人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侯釐何官也奇曰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爲皇魏東宮內侍長竟何職也高允每嘉奇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及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爲與野儒辯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置小人也乃取奇注論語孝經燒於庭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然

劉暉之博陵饒陽人也雅好詩傳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令人死其官矣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定獲我心

孫惠蔚武邑武遂人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孝文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惠蔚猶沈沈滄朕常以爲負矣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及閱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擿首尾不全有者累表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覆落始

北史鈔

卷九

末論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卷目雖多全定者少請依前承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較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

徐遵明字子荆華陰人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贊疏然後敷講學徒至今沒以成俗頗好聚斂與劉徽之張善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贈衣物以待之名曰彤質有損儒者之風遵明見鄭玄論語序書以八寸策裝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說

重敘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累遷安州刺史、述職過
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朕龜返國、昔人稱榮、
使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子弟曰、此之官貴、匪
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

李業典、上黨長子人、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
乃請鮮于靈馥、贊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又
逐老博士、何所得也、業典默爾不言、及靈馥訖左傳、
業典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
老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
北史鈔

百七十

就遵明學、徒大盛、業典之爲也、業典家世農夫、雖學
殖而舊音不改、梁武問其宗門多少、答曰、陸四十家、
使還、孫騰謂曰、何意爲異兒所笑、對曰、業典舊被笑、
試遣公去、當看破罵、邢子才云、兩婦疾癩、或問實耶、
業典曰、爾大疑、但道此人疑者半、信者半、誰簡看、每
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

邢峙、字士峻、河間鄭人、以經授皇太子、尉宰進太子
食、某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業有不正之名、非殿下
宜食、

劉晝、字孔昭、勃海阜城人、博學辭藻、言甚古拙、制一
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以呈觀、收而不拜、收念
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
又愚於文、晝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
似疥、路跪伏而無嫌、

張景仁、濟北人、幼孤、家貧、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出
自寒微、本無識見、一旦開府封王、其婦姓、音莫知氏、
族所出、容制音辭、事事庸俚、既除王妃、與諸公主親
君、同在朝、謂之列見者爲之慙、景仁坐致通顯、志
北史鈔

夏士

操頗改、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冗、高門廣宇、常
衢、向術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游、自倉頭以來、入體
取進一人而已、

崔會、字正理、河間鄭人、會明風角玄象、至於私室、都
不言及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
可言、諸君金貴游子弟、不出此進、何如、問也、唯有一
子、亦不授此術、

張彤武、中山北平人、長史王元則、時爲書生、停其宅、
彤武少美觀、爲元則所愛、悅、故偏被教、因好學、精力

絕人負卷從師。不遠千里。通五經。尤明三傳。彭武自以致位大臣。以激清爲已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彭武不如也。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豈不如我。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安生與同魏宗道。卿。紀顯敬。徐遵明等。爲祖師。道。卿。好著高翅帽。大履。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履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潛轡之。道。卿。徐呼安偉。安偉

北史

卷三

出。謂人曰。我受轡不失體。復躡履而去。時人爲之語曰。顯公鐘。宋公鼓。宗道卿。履。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安生在東山時。歲歲遊講。從之者。傾縣。或詛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此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埋。熊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長史鄭大謹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義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率其族。何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麟。生。羣

公。明。之。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開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熟識。莫與爲儔。左畫圖。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自爲贅。口。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髮。嬰爲慈親所恕。攝徒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棲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祭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海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多違。內

北史

卷三

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深恨有一。性本愚。家業貧。爲父兄所產。爾緒紳之末。遂得博覽典。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沉浮世俗。勤。泰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繫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惠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宸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鑾驥。北翼鴻。整。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構。造。請。草。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業已。嗟。退。反。初。服。

歸骸故里。載文史以怡神。關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事爲貴。其幸則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遺軌。傷羣言之蕪穢。馳聘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事業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較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

王孝籍平原人。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壽養。瘠膚則中。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感。况物抱之內。冰火鏤脂膏。膝理此史鈔

百五十四

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齟舌絨脣。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恐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涸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開大君之聽。雖復山川綿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跌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枝。沒於深人之底。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貢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窮子之累。乏強兄之產。加以慈母在堂。

光陰遲暮。寒暑違隔。關山超遠。醫骨爲期。前途逾邁。倚闥之望。朝夕傾對。蕭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誓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庸。鬼。人。生。異。夫。金。石。皆。魂。且。散。恐。筮。予。無。徵。資。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拾。所。以。致。言。應。候。爲。之。不。樂。也。潛。鬚。髮。之。內。居。肩。睫。之。間。子。野。未。曾。開。離。朱。所。不。見。久。論。東。觀。舊。滯。南。史。終。無。薦。引。承。同。埋。殯。三。世。不。移。雖。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已。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小。人。所。以。爲。明。此史鈔

百五十五

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及被孤白。不好緇。此小人爲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則卞和之足。百里未用。辟禽息之首。姑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惜。耳。目。之。明。無。首。足。之。威。憚。而。不。爲。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僮。病。未。及。死。在。還。克。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託。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形。願。少。加。憐。愍。而。心。無。怨。

文苑列傳

溫子昇字鵬舉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
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以子昇爲高第於是預選者
爭相引次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孫寧謂人曰
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送北爲南主客郎中修起
居注曾一日不入直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擢捷
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
不遇數人豈容爲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梁使張龜
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解之曰曹植陸機復生
北史卷

五十六

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
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王暕業嘗
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長
子昇足以陵顏轡謝舍任吐沈子昇自以不修容止
謂人曰詩章易作通曉難爲

荀濟字子通與梁武帝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
不服謂人曰會稽上座墨作傲文梁武曰此人好亂
者也將誅之遂奔魏及見魏楊愔謂曰是暮何爲然
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進暮乃下辭曰自傷年幾摧頽

恐功名不立令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挾天子誅
權臣齊文襄借其才將不殺袒謂曰苟公何意反濟
曰奉詔誅將軍高澄何爲反於是矯殺之鄴下士大
夫多傳濟音韻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臨淮王或薦除奉朝請人曰臨
淮聖卿竟不相謝不非其宜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
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或問而喜曰吾得其人
矣咸陽王徽奏鴻勳爲司徒法曹兼軍事及赴洛徽
謂曰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

北史卷

五十七

職非爲謝恩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
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顏
然有過人者徐悱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文並綺
麗及世號爲徐庾體信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
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

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年十二遭梁湘東王自請
莊老之推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
書史無不該洽辭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之儀字

升、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爲詞賦、嘗獻梁元帝荊州頌、辭致雅贍、帝手勅曰、枚乘一葉、俱得游梁、應貞兩世、竝稱文學、我求才子、卿尉良深、虞世基、字懋世、會稽餘姚人、陳主嘗於莫府山較獵、令世基爲講武賦、於坐奏之、陳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入隋、直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備書養親、快快不平、嘗爲五言詩、以見情、文理悽切、世以爲工、作者無不吟咏、羅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懋之、恣意奢靡、彫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讐前夫子夏候儼、入世基

北史鈔

卷八

舍而頑鄙無賴、爲其聚斂、置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賻、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

柳謩、字顧言、河東人、煬帝是朝後、便命入問、言安、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典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比友、嬪常猶恨、不能夜召、乃令匠刻木爲偶人、施機關、能起拜伏、以像謩、帝每月下對飲酒、輒令官人置於座、與相酬酢、以爲歡笑、

李文博、博陵人、在內省較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

飾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欲何爲者、

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羊下來邪、

劉臻、字宜擊、沛國相人、性慤、號經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亡、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微尋訥、謂從者曰、汝

北史鈔

卷九

知劉儀回家乎、從者不知、尋謂臻還家、因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嘲、以音同父諱、呼爲扁鵲、

虞綽、字士略、會稽餘姚人、楊玄感素稱貴、綽已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收悔、可以

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及玄感敗。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理其事。綽曰。羈旅薄游。與玄感文酒談笑。實無所與。帝怒不解。徒綽于邊。

王冑字承基。琅邪臨沂人。煬帝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四日。爲五言詩。詔羣官詩成者奏之。帝覽冑詩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冑。詞清體潤。具在世基。意密理新。惟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

北史鈔

百廿

孝行列傳

長孫處。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卽致死。真爲縣囚。就處以重生。處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真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冲切。處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向始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處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孝文帝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北史鈔

百廿一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性純至。母喪。處於墓側。負土爲墳。復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瞻窺則營墓。晝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廻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市繞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退食粥枕。山樛風沐。雨形容枯悴。營墓之初。有鷗鳥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麴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性謙謹。年六歲。其祖以其

及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謂其貪戲乃以
杖擊其頭曰汝何爲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覆
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
王頌字景彥太原祁人父爲陳武帝所殺及陳滅頌
密召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
問曰卿若髣髴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不爲勸先早
死不得手必之邪請發其丘隴斷視焚骨亦可申孝
心矣頌頓頭陳謝額盡流血答曰其爲墳塋甚大恐
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具

北史鈔

百八十二

鐵錘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木
皆出白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既而自縛歸
罪晉王表其狀文帝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爲亦孝
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問

節義列傳

范君素魏郡湯陰人後屈失通拒義師於河東俄而
通引兵南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廖歆流涕
悲不自勝左右皆雙明通亦泣下霑襟因說君素早
降以取富貴君素以名義責之曰公縱不能遠從主
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
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
言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漸絕君素乃爲木鸞置
表於頸其論事勢浮之黃河汾流而下河陽守者得

北史鈔

百八十三

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乃承制拜君素爲金
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勢之

循吏列傳

張華原字國滿代魏人周文始據雍州齊神武使華原人開說焉周文謂曰若能屈膝足於此當共享官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願首而已不敢問命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尋悔追不及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彭城王韶除業爲典籤業唯有一馬渡死部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曰辭不敢部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爲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賂止惠無方

北史

夏十四

便耳今喫食肉恐致聚飲有損聲名所以仰達明教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經多出息常得經縣爲徵及徵求過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爲債數來無由答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趙頌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頌特年老苦請遂便爲齋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頌餽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頌瓜猶在

相顧而去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

有司徵簡四隣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獲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爲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違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賊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道俗嘆服

丰公義隴西狄道人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卽令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簡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奉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

北史

百金

人或至數百聽廊悉滿公義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勅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諸病家子孫無謝而去後人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爾奉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

歸吏列傳

李洪之本名文通弘農人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
赤病灸療艾炷間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言
笑自若接賓不報

張救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京畿盜魁首
和豹子彪子並善弓馬於靈丘應門間聚爲劫害至
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遠樹而共射之以爲
戲笑市騎掩捕久弗能獲救提爲逐賊軍將未幾而
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

北史鈔

百八十六

崔暹字元欽清河東武城人性猛酷少仁恕遷瀛州
刺史嘗出獵州北單騎至人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
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暹答曰百姓何
罪得如此類兒刺史暹默然而去

川式字顯標馮翊下邳人政尚嚴猛友人重足而立
無敢違法遷木龍太守親故屏跡請托不行其督杜
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
北棧以暢驕恩式知之杖寧五十其所愛奴罪請去
自事有繫上其衣袷押袖拂去之式以爲慢已立棒

殺之或察吏姦賊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禁

中寢處糞穢令受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
到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
無禁華陰弘農人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爲苦篲命
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能榮曰後有罪當免及
後犯調遣將遇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
無過尚爾况有過邪榜撻如舊時元弘嗣除南州長
史懼辱因醉上知之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
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及遣弘嗣監納倉粟處得

北史鈔

百八十七

一據一批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轉幽州時燕榮肆虐於弘嗣每
笞辱弘嗣心不伏遂被禁及榮誅弘嗣爲政酷又其
之每鞠囚多以酢灌鼻或桵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
偽屏息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爲恒山觀贄務有一人蒙猾每
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問其名而
數之因令刻木爲大概埋之於庭出尺餘四面皆埋
小概令其人踏心於木概上縛四支於小概以棒打

其背應時潰爛。泥中大駭。吏人憐其。

北史鈔

百八十八

隱逸列傳

陸夸一名旭。趙魏高邑人。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邇遭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唯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有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愧亦不問。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桃簡浩小名。浩慮夸卽還。時乘一騾。更無餘騎。乃以夸騾內之。腕中冀相維繫。夸遂託鄉人輪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陸夸獨行士。

北史鈔

百八十九

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及浩沒。爲之素服。受鄉人吊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旣死。誰能更索陸夸。

崔頤字祖濟。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爲晉王。轉記室參軍。預章王遣頤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園。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收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栖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陸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不雲夢。吾兄欽賢。

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
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半籠曲阜。城兼七十。
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身長裾。
藉玳筵。躡珠屐。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樂。其崇
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
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俟
繁辭。贖答曰。一昨伏奉教書。榮賜非恒。心靈自失。若
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
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風鳴不足喻。龍章莫之

北史鈔

百九十一

此。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能赴
節。伏惟令工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過於東
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雞
樹騰聲。鵠池擣義。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露燕南。竹
客。河朔情游。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蘭。未嘗聚
螢映雪。懸頭刺股。前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况
復系綸漸通。黎藿履空。舉燭無成。穿楊盡垂。但以燕
求馬首。薛養雞鳴。謾商鴻儀。虛班騏驎。挾太山而超
海。比報德而非難。堊良器以爲池。匹醢恩而及易。忽

屬周相錫璫。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其寵將
下。誰好有名。滋吹先選。何須別聽。但慈音抑揚。損上
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儼爾。聞高
論。則不殞令名。楊修若竊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
荷戴之至。謹奉啟以聞。

張文訓。河東人。常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訓令
禁之。遂爲刀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
訓遽止之。因爲之。愚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

北史鈔

百九十二

藝術列傳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奏占爲角蟲，將死。帝旣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與所乘下牂數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

丁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善風角。東莞鄭氏，執得魯人趙氏，趙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測之。趙氏求數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北。」

百九十三

還，選取七人，令一人爲行主者，佩此符於鷄鳴時，伏在使家宅東南二里平旦，常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男五人也。諸子金爲其族所宗，徵和、解二家趙氏竟免。

耿玄，鉅鹿宋子人。時有王公欲求其筮，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旣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李順興，京兆杜陵人也。年十餘，作爲卜智，時莫識之。

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跪行冰上，及入洗浴，略不患寒。家嘗爲齋，方食，器用不周，順與言，昆明池中有大荷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與負荷葉而歸，腳猶泥，舉坐驚異。

檀特師者，名惠豐，身爲比丘，不知何處人。飲酒啖肉，語嘿無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齊神武來寇玉壁，周文問之。檀特曰：「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候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提一杖，杖頭刻爲獼猴，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

北史

百九十三

景降，尋復背叛。人皆以爲驗。大統間，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著也。」尋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

由吾道，蔡琅邪沐陽人也。少爲道士，入長白山，太山又遊燕趙間。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爲人家傭力，無名者。久求訪，始得其人道家符水禁咒。

陰陽曆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歲餘是人謂榮云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爲大官所請今服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遇水長橋壞船度艱難是人乃隔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尺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其驚異之

張遠遊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帝置之玉匣云我食人間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此史錄

見四

服顏惡頭章武絕人也妙於易筮遊州市觀卜有婦人負囊粟來卜歷七人皆不中而強索其粟惡頭呵之卜者曰若能中何不爲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淵唯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姪身已七月矣何井上汲水忽聞胎聲故卜惡頭曰吉後有一男子請卜者乃驚服曰是顏生邪相與其羊酒謝焉信都步字玉琳河間人也少明弄術兼有巧思每精心研究或墜坑坎常語人云弄歷玄妙機巧精微我

辨一沈思不聞雷霆之聲也

許遵子驥亦學術數遵謂曰汝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唯授以婦人產法豫言男女及產日無不中趙紹者亦善占候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亦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燃則先起則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文襄時有吳士雙盲妙於占文襄歷試之聞劉桃枝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此史錄

百九十五

如唐大爲人所使聞趙道德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翁赫不及前人聞侯呂芬聲與道德相似聞太原公聲曰當爲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通私指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爲我家草奴猶極貴况吾身也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通嘗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眇眇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恭母懷文不知何許人以道術事齊神武武定初齊軍戰羊山時齊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曰赤火

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爲黃。神武遂改爲赭黃。所謂河陽轎者也。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炭。燒數宿。則成剛。以赤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陽冶家所鑄宿赤鐵。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啣戟三十札也。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隱於江陵百里洲。宋食君處。一與戒行沙門同。侯景始降於梁。法和謂朱元英曰。舍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効。師云擊

北史鈔

卷六

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因問之曰。亦勉亦不勉。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淞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卿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遂縱火燒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逆約。

聚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木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祠。語檀越等。此雖爲利實。足敗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利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則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火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罷守。法和所泊江湖。必於峯側揭標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

北史鈔

卷七

乃定。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梁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望。梵天王坐處。豈窺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上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接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法和在荊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肯嫁娶。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佗淫。有司考驗。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有人失馬，來詣伯醜卜。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違為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餽。當得馬，其人如教，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禽之。

周滄，京兆鄠人，京師饑，朝議遷都於鄴，滄為博士祭酒，崔浩延計言不可，明元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詔賜滄浩妾各一人。

有人患脚跟腫痛，醫莫能識，徐之才曰：「蛤精疾也。」

北史鈔

百九十六

由乘船入海，番郡水中疾者曰：「實魯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為刀子把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痛也，問得處云：於古塚見獮猿額骨長數寸，試剖視有文理，故用之。」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瘳，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之才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証，近大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旋為星而。」

成羊，又常與朝士出滌，還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日之，之才即應聲云：「為是宋鵠，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狙，之才為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

馬嗣明鍊石法，以蠶黃色石如鷲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醋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搗下筵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

許智藏，高陽人也，秦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夢其

北史鈔

百九十九

亡，如崔氏泣曰：「本來相連，今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癰，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妙達鍾律，通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箝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諸於絲竹大為聒人所賞。

上令言，妙達音律，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戶

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
驚起口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曰頃
來有之令言遂戲飲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
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官聲往而不反官若
也吾所以知帝竟被戕於江都

蔣少游警安博昌人孝文脩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
都水使者遷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湖泛戲舟楫之
具及華林殿詔修舊增新改作金精門樓皆所措意
號爲研美雖有文藻而不得申其才用恒以制制絕
北史鈔

及碎劇怨怨從倚周謝城殿之側譏者爲之歡慨而
乃此爾爲已任不告疲服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
孝文時有范甯兄者善其曾與李彪使齊令江
南上品王抗與甯兄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宗善
搏捕趙國李初序洛陽丘何奴並王恭繫此蓋胡戲
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
爲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

何獨字桂林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常獻金線錦
袍組織殊麗上命綢爲之制錦成喻所獻者特中國

久絕琉璃作匠人無敢指畫稱以綠亮爲之與真不
異制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煬帝於遠左與賊相對
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千仞上布
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關面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
而畢高麗望見謂爲神功

北史鈔

烈女列傳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者不知何許人也事姑王氏甚謹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爲醞之爲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首山已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主司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龍以狀奏文成義而赦之

平原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爲零陵縣人所殺男玉迫執替人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爲天當親自復讐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

北史錄

二百二

之有司處死以聞嚴文部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辜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以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崔景伯爲之悲傷人自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少者或應自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爲之溫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頗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

之終以孝聞

孝女王舜者趙魏人也父子奉與從兄長忻不協奉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榮年五歲璿年二歲皆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讐之心長忻妹不爲備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讐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竟何如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墻入十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

北史錄

二百三

舉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特原其辜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婦昶在周尚公主爲上柱國彭國公位望甚顯與隋文帝有舊及受禪甚見親禮其子居士爲千牛備身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辯頭反縛蓬除一作條舞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歸家以車輪括其頭而捧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之交黨與三百人其趨捷者號爲餓鵲隊武力者

號爲蓬轉隊。驄騮犬連騎道中。既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者。辟易至於公卿妃主亦莫敢與較。其女則居士姊也。每稱泣海之。

恩幸列傳

茹皓字禽奇。舊吳人也。性儉。工巧。多所興立。爲山於天泉池。西採掘北芒及南山佳石。徙竹汝頡。羅時其間。經構樓觀。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帝心悅之。不時臨幸。

劉胃字元孫。後位直閣將軍。常李賢起於主馬。宣武初。好騎乘。因是獲寵。位司藥丞。仍主廐閑。陳埽靜能爲宜。武興。攝徐義恭善執衣。服盆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加伴官。叙不異。皆承接恭。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潔白。美髭眉。司空李冲之貴寵也。邕以少年端謹。出人其家。頗給按摩。奔走之役。冲令與諸子游處。人有束帶謁冲者。時託之以自通。

武成封長廣王。辟和士開開府行參軍。因致親寵。常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上間每諫不從。後屬帝氣疾發。又欲飲酒。士開淚下。獻欬而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飲酒。太后及

後主以士開謀出士開爲兗州刺史。元文遙爲西兗州刺史。趙肥王徽等假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諸寶玩以請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且送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大善。」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日遠出，願一辭觀三官。」定遠許之。由是得見後主及太后，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魏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目見先帝？」

北史錄

三百六

於地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立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定遠爲青州刺史，責趙肥王徽以不臣，召入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高阿那肱無害人，周師過平陽，後主於天池較獵，晉州頻遣驍騎從，且至午，驛馬三至，那肱云：「大家正作樂，邊境小小兵馬自是常事，何急奏聞？」向暮更有使至，云平陽城已陷，方乃奏知，主卽欲引軍，淑妃又請

更合圖，所以致遲緩。及軍赴晉州，命那肱率前軍先進。後主至平陽城下，謂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火頭三分除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卽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皇帝時？不如勿戰，守高梁橋。」安吐恨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縣軍遠來，我何爲守？摩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橋壅進軍。

北史錄

三百七

祖珽與韓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云：「彌弓長稍容相推謝，軍國謀策，何由得爭？」鳳答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

借爲附庸列傳

勃瑩之滅燕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
中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爭寵長安
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王猛切諫乃出冲
及其母卒瑩之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諶曰鳳皇鳳皇
止阿房時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蔣梧
竹數千株於阿城以符鳳皇冲小字鳳皇至是阿城
終爲冲有

蕭裕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
北史夢

三百八

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不飲酒安於食素事母
以孝聞又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亦云
送聞其是經御婦人之衣更不著金帛棄之一幸姬
膝病臥累旬又惡見人髮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擔
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其在東揚州
頗放誕省覽簿領好爲戲弄之言以此獲譏於世
歸朝於鄴因晏承問乃陳其父荷周文拯救之恩并
叙二國數虞屠商特角之事許理辯暢因涕泣交流
帝亦爲之歔歔自是禮遇日隆後帝復與之宴齊氏

故臣叱列長又亦預焉帝指謂歸曰是登陴罵賊者
也歸曰長又未能輔祭翻放吹堯帝太笑及酒酣帝
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歸曰當爲梁王盡歡歸乃起
請舞帝曰王乃能爲朕舞乎歸曰陛下既親撫五絃
何敢不同百獸帝大悅賜雜綳萬段良馬數十疋
并賜齊後王妓妾及帝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遣之
琮字溫文性傲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方馬道人
伏地持帖琮奔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以府僚隨督如周面狹長唇

北史夢

三百九

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而不狹長並戲之曰卿何爲
謗經如周敗時自陳不謗答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
告恭大寶大寶知其言笑謂之曰君當不謗佛經正
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
爲徑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
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祇言如周官
作如州不知如周官名如周早知如周官名如州則
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
及深衆咸服其寬雅

四夷列傳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問於室內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旣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衆鳥以毛茹之工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裝置腹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後狩于川以朱蒙善射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虛獸甚多大餘之臣又謀

北史鈔

二百十

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乃與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下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爲之成橋朱蒙得度魚鼈乃解近騎不度朱蒙遂至曾述水遇見三人一著麻衣一著衲衣一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統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其俗有內許五部禱陸人皆頭著折風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鳥羽貴者其冠曰蘇骨多用紫羅爲之飾以金銀服大補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婦人裙襦加襖書有五經

三史三國志晉書秋兵器與中國略同其刑法叛及

謀逆者縛之柱決而斬之籍沒其家盜則償十倍若貧不能償者公私債負皆聽許其子女爲奴婢以償之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吹簫鼓之屬吹簫以和曲每年朔聚戲泚水上王乘腰褱列羽儀觀之事畢王以衣入水分爲左右二部以水石相激擲喧呼馳逐再三而止俗潔淨自喜尚容止以趨走爲敬拜則曳一脚立多反拱行必插手性多詭伏言辭鄙穢不簡親疎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好歌舞常以十月祭

北史鈔

二百十一

天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爲飾好踴躍食用錮儀出三尺馬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即果下也風俗尚淫不以爲愧俗多游女夫無常人夜則男女羣聚而戲無有貴賤之節有婚嫁取男女相悅卽爲之舅家送猪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耻之以爲賣婢死者積在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

百濟國出自索離國其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姬嫗王還欲殺之侍兒口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鷄子來降感

故有娠王捨之後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脫後徙於馬關亦如之王以爲神命養之兵有箭刀稍俗重騎射兼愛墳史而秀異者頗解屬文能吏事又知醫藥善龜與相術陰陽五行法有僧尼多寺塔而無道士

勿吉國無牛有馬車則步推相與偶耕土多粟麥麥則有菜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其畜多猪無羊嚼米爲酒飲之亦醉婚嫁婦人服布裙男子衣脂皮裘頭插武豹尾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爲不潔其

北史

二百十二

妻外淫人有告其夫夫輒殺妻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姦淫事終不發其父母妻妾死立埋之家上作屋令不雨濕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室韋國以蓬蔭爲屋如輿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爲橋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羈結繩爲轡臣寢則木屈爲室以蓬蔭覆上移則載行以脂皮爲席編木爲藉婦女皆抱膝坐婚嫁之法二家相許竟相查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爲聘更將婦歸家待有孕乃相許隨送舍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之妻難以共居

流求國居海島墜擗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十六間瑯刻禽獸多闢錢樹似榆而葉密條纖如法之下番國有四王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丁帥並以善戰者爲之男女皆白紵纒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紫以珠貝飾以赤色婦人以羅紋白布爲裙其形方正緞闕錢皮并雜毛以爲衣綴毛番螺爲飾雜色相間下番小貝其聲如珮後瑤施錫懸珠於頸緇條爲帔飾以毛羽有刀稍弓箭劍鍔之屬其處少鐵刀皆薄

北史

二百十三

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緇紵爲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與之而導從不過十數人小王乘機錢爲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耐創諸洞各爲部隊不相救助兩軍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毘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收取闕死者聚食之仍以饞餽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便爲除帥無賦飲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准皆臨事科決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草木榮枯以爲年歲男子拔去髭鬚身上有毛

處皆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爲蟲地之文。暴海水爲鹽。木汁爲酢。米麴爲酒。食皆用手。遇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後衛益共飲。歌呼踴躍。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然汰女子上膊。搔手而舞。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每以石爲界。長尺餘。闊數寸而壑之。宜稻粱禾黍麻豆赤豆胡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榧楠粉梓。竹藤果藥。同於江表。風上氣候。與嶺南山類。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布烟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

北史鈔

二百十四

候因爭。訊冤獄。不承引者。以木厭勝。或張強弓以弦。錫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埋曲者。卽手爛。或置蛇籠中。令取之。云曲者。卽斃手。後者蓋南嶺之別種。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闥。干闥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爲王。有城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能臥水底。持刀判魚。其口嚼食。並鼻飲。性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外水。得一狗以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亡失兒女。

一哭便止。不復追思。用竹爲簣。聚鼓之以爲音節。能爲細布色。至鮮淨。俗尚淫祀。所祭之人。美鬚眉者。乃割其面皮。籠之於竹。及燂號之日。見鼓舞。視之以求福則。

林邑婦人椎髻。施柳葉席。每有婚嫁。令嫗者齎金銀。鑊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男家。婿齒手。因牽女授之。

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羅曇氏。名利富多。

北史鈔

二百十五

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爲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並鄰國女也。俗皆穿耳翦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敬佛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魚布爲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銀非王賜不得服用。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以椰漿爲酒。

常駿奉詔使赤土。王謂駿曰。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矣。後數日。請駿宴。床上設草葉。極方一丈五尺。土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犍犢。之肉。百餘。

禮遺甚厚。隨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結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泰蠶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其也。

典臘國。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請誦經咒。又澡酒乃食。食罷。運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咒。飲食多酥酪沙糖稅果米餅。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搗而食。九真海有魚名建同。四

北史抄

五百六

足無鱗。臭如象。及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游魚形。似鯢。背如鸚鵡。有人足大魚半身出。望之如山。

婆利國人善投輪。其大如鏡。中有數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

吐延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爲昂城耆首。安聰所刺。劍猶在體。呼子葉延。語其大將絕拔。至曰。吾氣絕。棺斂訖。便速去。保蘭地既險遠。又土俗懦弱。勿控禦。葉延小兒欲殺餘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孺子得立。吾無恨。

也。抽劍而死。葉延少而勇果。年十歲。縛草爲人。號曰姜聰。每旦輒射之。射中則嗥叫泣涕。其母曰。儼賊諸將已屠。膽之。汝年小。何煩朝朝自苦。葉延曰。吾若不勝。谷母曰。誠知無益。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耳。阿羽有子二十人。律代長子也。阿羽謂曰。汝等各奉

吾一隻箭。俄而命厚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慕延不能折。阿羽曰。汝曹知不。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水

北史抄

二百七

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必多駿異。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

入海。因生。臨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也。旦木剛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月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節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隨。雖救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危。

于闐國城南五十里有梵摩寺。卽昔羅漢比丘盧所爲。其王造覆金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跏趺處。雙跡

猶有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

車師國地多石積氣候溫煖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果饒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密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爲枕貢之中國多蒲桃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北有赤石山七十里山有食汗山又有積石此山北鐵勒界也

龜茲國俗性多姪置女市收男子鐵以入官土多孔

北史鈔

三百六

雀羣飛山谷間人取而食之葦乳如鷄鷄其王家恒有千餘隻

悅般國其人好清潔翦髮齊眉以飾鬪塗之豈豈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衣衣不絰髮不洗手婦人口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証我將我人此狗國中乃馳還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剖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隨背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嚙咽之

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疑其虛乃取屍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

波斯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神之

嚙噠國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焉

波知國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龍婦小者有

北史鈔

三百七

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慈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螺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駒出入

蠕蠕始立軍法千人爲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爲幢幢置帥一人先登者賜以虜獲退懦者以石擊首殺之或臨時推捷無文記將帥以羊屎相計其數後頗知刻木爲記康兵擊社喻逆戰於類根河大破之號爲強盛隨水草畜牧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爲神。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日請天目，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徵之，問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爲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今狼來，或是神徵。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妹不從，下爲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嗥。」

北史錄

三百一

突厥，卽納都六設也。都六有十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知率於大樹下，共爲約曰：「何樹跳躍能最高者，卽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諸子遂奉以爲主。刑法，反叛殺人及姦人之婦，盜馬絆者，皆死。注者割勢而腰斬之。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卽以其女妻之。鬪傷人者，隨輕重輪物傷目者，償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輪馬，盜馬及雜物者各十倍倍徵之。戰陣常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之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

於塋，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卽遣人聘問其父母，多不違也。沙鉢略遣人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俱聞也。皇帝是婦父，卽是翁，此是女夫，卽是兒。何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大爲說，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絲，都是此物，彼此不異也。」文帝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乙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待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旣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實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伯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喻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害我。』長孫晟說諭之，冊國屈，乃頓顙受冊，書以戴於首。旣而大慙，其羣下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斛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爲臣？報曰：『隋國臣。』猶此稱奴。』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

北史錄

三百二

如○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平○陳○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恒○不○平○

因○書○屏○風○爲○詩○叙○陳○亡○以○自○寄○曰○盛○衰○等○朝○暮○世○道○

在○浮○洋○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安○在○空○事○

寫○丹○青○孟○酒○恒○無○樂○絃○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

人○虜○庭○一○朝○觀○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

夢○中○名○唯○有○昭○君○曲○偏○傷○遠○嫁○情○帝○親○巡○雲○中○亦○

金○河○而○東○北○幸○啓○人○所○居○啓○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

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回○旌○帳○望○風○

北○史○錄○

舉○等○應○呼○日○開○呼○韓○頤○額○至○屠○者○接○踵○來○索○辦○等○糶○

肉○韋○繡○服○酒○孟○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人○

及○主○金○號○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勅○以○下○各○有○差○

南北史抄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周詩雅撰詩雅字廷吹武進人萬厯己未進士
是編摘錄南北史新奇纖佻之事以爲談助然不
及後來沈名蓀朱昆田書之有條理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三十六卷

〔明〕彭以明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彭惟成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一史論贊輯要三十六卷》提要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述

先君子四歲失母嚴侍學博一菴公及長趨庭受學總角則又失學博公間關萍澤于道德醇如也與人無封而剛方難犯鄉黨罔敢以不潔之事聞後輩罔敢以非聖之說進慷慨調略疎于身圖散千金之家而無芥志績四部之書而不逢年鄉見不肖子惟成浮慕涉獵亟命之曰儒者博而寡要史氏譏之手輯諸史論贊以訓三子惟成惟直惟發曰政教濟隆人物臧否古今升降要具于是矣其詳亦不可不知也三

一

子請問其肯博必要而要必詳何謂乎曰見筆思之予所謂要者詳者不徒爲誦讀設也魯之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而聖人無取焉其文則史而聖人無取焉其義則聖人取之何也聖人之心灼是非之實而定筆削之衡聖人之教彙衆取之公而懸修省之鑑然則二十一史大義可知矣嗚呼先君子垂訓鉅細悉備茲僅述其一如此惟發實能受簡傳習而無祿即世弗克竟其行業惟成錯跬老大弗若于訓夙夜惴恐先訓過佚嘗就正于伯兄嵩縲柱史伯兄曰是

得史學之精華也蓋永其傳於是校而梓之俾
惟直董其事既竣言念今昔益不堪情惟成自
釋褐而中含而給諫並仕之初恭逢

皇上冊立

太子覃恩追封二親光賁岵岵今九載矣得以祿
賜之餘徵父手澤微荷

君恩高也厚也不然惟成能自致于親乎鈔茲堆成

既受

高厚未敢涓埃長林豐草渴思歸農忠孝本根愧于
古人遠矣然則惟成者枉讀父書靡所逃罪于

兩間也

萬曆己酉孟冬日廬陵彭惟成薰沐謹識

輯要起凡

一二十一史浩繁重大覽不易竟亦難為書茲
取其中論贊而輯其要者帙省而循閱易三
數千年間評騭義例井然在目與性理通鑑
二輯要並立為三以衍于世焉見歷代文辭
或任質或窮工隨才異製亦足盡與時高下
之概也

一輯者會其全雖於原文間有節約而自史漢

以來紀傳表志等悉各詳收無遺此輯中之
全也

一要者簡其要文有脈絡不容妄刪但意在節
約亦有不必要盡存如引用他人文過秦論等
類如叙述規制沿革重出互見皆已刪節有
論詳而贊可略者有論偏舉而贊舉括者皆
止存其一要以文仍在段不為斷奪也

一目錄舊分并各史今悉彙置首冊以便開卷
輒盡或欲查對各冊之目亦於首冊易尋也
從此二十一史有輯要經生學士家傳戶誦

可嘗全史一嚮由是而竟全史亦已提綱挈
領如觀易卦者觀其彖辭矣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目錄

史記

卷之一

本紀

五帝

夏

殷

周

秦

秦始皇二世

項羽

高帝

呂后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表

三代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目錄

六國表

秦楚之際月表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高祖功臣年表

惠景間侯者年表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書

禮書

樂書

律書

歷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世家

吳

齊

魯

燕

曹

陳杞

衛

宋

晉

楚

越

鄭

趙

魏

韓

田敬仲

孔子

外戚世家總敘

楚元王

荆燕

齊悼惠王

蕭相國

曹相國

留侯

陳丞相

絳侯

梁孝王

五宗

三王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目錄

二

卷之二

列傳

伯夷

管仲晏嬰

申不害韓非

司馬穰苴

孫武吳起

伍子胥

仲尼弟子

商君

蘇秦

張儀

樗里子甘茂

穰侯

白起王翦

孟子荀卿

孟嘗君

平原君虞卿

信陵君

春申君

范雎蔡澤

樂毅

廉頗藺相如

田單	魯仲連鄒陽
屈原賈誼	呂不韋 刺客
李斯	蒙恬 張耳陳餘
魏豹彭越 英布	淮陰侯
韓王信盧綰陳豨	田儼
樊噲鄧通夏侯嬰灌嬰	
張蒼周昌任敖申屠嘉	韋丞相等傳
酈食其陸賈	傅寬靳歙周緤
劉敬叔孫通	衣盎晁錯
張釋之馮唐	萬石張敖
田叔	扁鵲倉公 吳王濞
竇嬰灌夫	韓安國 李廣
季布樂布	匈奴 衛青霍去病
公孫弘	南越尉佗 東越
朝鮮	西南夷 司馬相如
淮南衡山王	循吏
循吏傳	汲黯鄭當時
儒林	酷吏 酷吏傳二
大宛	游俠 游俠傳二
佞幸	佞幸傳二 滑稽

滑稽傳二	日者 龜策
貨殖	貨殖傳二 自敘
前漢書	
卷之三	
本紀	
高祖	惠帝 高后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表	
異姓諸王表	諸侯王表
王子侯表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外戚恩澤侯表
百官公卿表	古今人表
卷之四	
志	
律歷志	禮樂志 刑法志
食貨志	郊祀志 天文志
五行志	地理志 溝洫志
溝洫志二	藝文志

列傳

陳勝項籍 魏豹田儵韓王信

韓信英布彭越盧綰吳芮

劉賈劉澤吳王濞 劉交

季布樂布田叔 高五王

蕭何曹參 張良陳平王陵周勃

樊噲酈商滕公灌嬰傅寬周緄

張敖周昌趙堯仕敖申屠嘉

酈食其陸賈朱建婁敬叔孫通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三十史論贊要

目錄

五

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

石奮衛綰直不疑周仁張敖

文三王 賈誼 爰盎鼂錯

張釋之馮唐汲黯鄭唐時

賈山鄒陽枚乘路溫舒

竇嬰田蚡灌夫韓安國

景十三王 李廣蘇建 衛青霍去病

董仲舒 司馬相如 公孫弘卜式兒寬

張湯 杜周 張騫李廣利

司馬遷 武五王

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徐樂終軍王

褒賈捐之嚴安 東方朔

公孫賀劉屈氂車千秋王訢楊敞惲蔡義陳

萬年鄭弘 楊王孫胡建朱雲梅福云敞

霍光金日磾 趙充國辛慶忌

傅介子常惠鄭吉甘延壽陳湯段會宗

雋不疑疏廣于定國薛廣德平當彭宣

王貢兩龔鮑宣 韋賢

魏相丙吉

耿弘夏侯始昌夏侯勝京房李尋

三十史論贊要

目錄

六

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張敞王尊王章

蓋寬饒諸葛豐劉輔鄭崇孫寶毋將隆何並

蕭望之 馮奉世 宣元六王

匡衡張禹孔光馬宮 王商史丹

薛宣朱博 翟方進 谷永杜鄴

何武王嘉師丹 楊雄

儒林 循吏傳 酷吏傳

貨殖 游俠 佞幸

匈奴 西南夷兩粵朝鮮

西域 外戚 元后

後漢書	王莽	敘傳
卷之五		
本紀	光武	明帝
	和帝	安帝
	桓帝	靈帝
	皇后紀	郭后
后紀總論		鄧后
志		
律曆總論	禮儀志	祭祀志
天文志	五行志	郡國志
百官志	輿服志	
列傳	劉玄	王昌劉永張步李憲彭寵盧芳
	隗囂	公孫述
	李通	來歙
	鄧禹	鄧訓鄧騭
	馮異岑彭賈復	寇恂
	耿弇	耿种

祭彤	邳彤	二十八將
竇融	竇憲	馬援
卓茂	宋弘	
伏湛侯霸宋弘蔡茂馮勒趙熹牟融韋彪		
宣秉王良	杜林	馮衍
鮑永	郎顗襄楷	張堪廉范
郭伋蘇章蘇不韋羊續賈琮陸康		
樊宏	朱浮	周章
梁統梁商梁冀		曹褒
鄭玄	鄭興賈逵	張佚
桓榮	丁鴻	
張宗法雄滕撫馮緄度尚楊璇		
劉般傳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	
班固	第五倫	鍾離意寒朗
東平王東海王		光武十王
朱穆	樂恢何敞	
鄧彪張禹徐防張敏胡廣		
袁安	郭躬	陳寵
班超	應奉應邵爰延徐璆	
王充王符仲長統		孝明八王傳

龐參橋玄 崔駰瑗寔

周黃徐姜申屠傳總論 黃憲

周燮黃憲徐穉姜肱申屠蟠

楊震 章帝八王 張皓王龔

張王种陳 李雲 杜樂劉李劉謝

臧洪 虞詡傳燮蓋勳臧洪

張衡 馬融 蔡邕

左雄周舉黃瓊黃琬 荀爽

陳寔 李固杜喬傳

吳佑延篤史弼 盧植

三才圖會 目錄 九

皇甫規 張奐 陳蕃

王允

卷之六

列傳

黨錮傳 李膺范滂 張儉

郭太 竇武何進 孔融

荀彧 皇甫嵩朱雋

董卓 劉虞公孫瓚

袁紹劉表 劉焉 衣術

循吏傳 酷吏傳 宦者傳

儒林傳 文苑傳 獨行傳

方術傳 樊英傳 逸民傳

高鳳傳 列女傳 東夷傳

南蠻西南夷 西羌

西域 南匈奴 烏桓鮮卑

三國志

卷之七

魏書

武帝 文帝 三少帝

后妃傳 董卓袁紹袁術劉表傳

三才圖會 目錄 十

呂布張邈臧洪傳

公孫瓚公孫度陶謙張楊張燕張繡張魯

諸夏侯曹 荀彧荀攸賈詡

袁渙張範涼茂國淵田疇王脩邴原管寧

崔琰毛玠徐奕何夔邢顗鮑勛司馬芝

鍾繇華歆王朗

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劉放

劉馥司馬朗梁習張既溫恢賈逵

任峻蘇則杜叡鄭渾倉慈

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

李典李通臧霸文聘呂處許褚典韋龐德龐

清閭溫

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

武文世王公

王粲衛顗劉廙劉劭傅嘏

桓階陳羣陳矯徐宣衛臻盧毓

和洽常林楊俊杜襲趙儼裴潛

韓暨崔林高柔孫禮王觀

辛毗楊阜高堂隆

滿寵田豫華招

徐邈胡質王昶王基

三十一史論衡

目錄

廿一

王凌毋丘儉諸葛誕鄧艾鍾會

方術

烏桓鮮卑東夷

蜀書

二牧劉焉劉璋

先主

後主

二主后妃 諸葛亮

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

龐統法正

許靖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秦宓

董和劉巴馬良陳震董允呂乂

劉封彭美廖立李嚴劉琰魏延楊儀

霍峻王連向朗張裔楊洪費詩

杜微周群杜瓊許慈孟光來敏尹默李嚴譙

周郁正

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

蔣琬費禕姜維

鄧芝張翼宗預楊戲

吳書

孫破虜討逆

吳主

吳三嗣王

劉繇太史慈士燮

妃嬪

宗室

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

王史論衡

目錄

廿一

張紘嚴畯程秉闕澤薛綜

周瑜魯肅呂蒙

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陳武董襲甘寧凌

統潘璋丁奉徐盛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

虞翻陸績張溫駱統陸瑁吾粲朱據

陸遜陸抗

吳主五子

賀齊全琮呂岱鍾離牧周魴

潘濬陸凱陸胤

是儀吳綜徐詳

吳範劉惔趙達

諸葛恪滕胤孫峻孫綝漢陽興
王蕃樓玄賀邵韋曜華嚴

晉書

卷之八

帝紀

宣帝

景帝文帝

武帝

惠帝

懷帝愍帝

元帝明帝

成帝康帝

穆帝哀帝海西公

簡文帝武帝

安帝恭帝

志

目錄

天文

地理

律歷

禮

樂

職官

輿服

食貨

五行

刑法

卷之九

列傳

后妃

王祥王覽何曾何劭何遵石苞石崇鄭冲

羊祜杜預 陳壽裴秀 衛瓘張華劉卞

宗室

宣五王文六王

王沉荀頡荀勗馮統

賈充鄭彰楊駿

魏舒李熹劉寔高光

王渾王濟唐彬

山濤王戎郭舒樂廣

鄭袤李胤盧欽華表石崇溫羨

劉毅程衛和嶠武陔任愷崔洪郭奕侯史光

何攀

劉頌李重

向雄段灼閭續

阮籍嵇康向秀劉伶謝驥胡毋輔之畢卓王

尼羊曼光逸

曹志庾峻郭象庾純秦秀

皇甫謐摯虞束皙王接

目錄

古

卻詵阮种華譚袁胤

愍懷太子

陸機陸雲

夏侯湛潘岳張載

江統孫楚

羅憲滕修馬隆胡奮陶璜吉彥張光趙諤

周處周訪

八五

解系孫旂孟觀牽秀繆播皇甫重張輔李含

張方閭鼎索靖賈疋

周浚成公簡苟晞華軼劉喬

劉昆祖逖 邵續李矩段匹磾魏浚郭默

武十三王元四王簡文三子

王導	劉弘陶侃	溫嶠郗鑒
顧榮賀循楊方薛兼紀瞻		
劉隗刁協戴若思周顒		
應詹甘卓鄧騫卞壺劉超鍾雅		
孫惠熊遠王鑒陳碩高嵩		
郭璞葛洪	庾亮	桓彝
王湛等素悅之祖台之荀崧范汪范甯劉惔		
張憑韓伯	王舒王廙虞潭碩衆張闓	
陸燁何充褚裒蔡謨諸葛恢殷浩顧悅之蔡		
裔	孔愉丁潭張茂陶回	
二十史論贊輯要	目錄	五
謝尚謝安	王羲之許邁	
王遜蔡豹羊鑒劉胤桓宜毛寶劉遐鄧嶽朱		
序		
陳壽王長文虞傳司馬彪王隱虞預孫盛于		
寶鄧粲謝沉習鑿齒徐廣		
顧和袁瓌江道車胤殷凱王雅		
王恭庾楷劉牢之殷仲堪楊佺期		
劉毅諸葛長民何無忌檀憑之魏詠之		
張軌張祚	涼武昭王	
卷之十		

列傳		
孝友	忠義	良吏
儒林	文苑	外戚
隱逸	藝術	烈女
四夷	王敦沈充桓溫孟嘉	
桓玄卞範之殷仲		
王彌張昌陳敏王如杜曾杜弢王畿祖約蘇		
峻孫恩盧循譙縱		
劉元海劉和劉宣劉聰陳元達劉曜		
石勒石季龍	慕容氏	
二十史論贊輯要	目錄	六
符氏	姚氏	李氏
呂氏	慕容垂等	乞伏氏
秃髮氏	慕容德等	沮渠蒙遜
赫連勃勃		
宋書		
卷之十一		
本紀		
武帝	文帝	武帝
前廢帝	明帝	後廢帝
酒		

志

曆志

禮志

樂志

天文志

符瑞志

五行志

州郡志

卷之十二

列傳

后妃

劉穆之王弘

徐羨之傅亮檀道濟

謝晦

王鎮惡檀韶向靖劉懷慎劉粹

劉懷肅孟懷玉劉敬宣桓祗

三才史記卷之十二

目錄

志

朱齡石毛修之傅弘之

孫處蒯恩劉鍾虞丘進

胡藩劉康祖垣護之張興世

宗室

庾悅王誕謝景仁袁湛楮叔度

張茂度庾登之謝方明江夷

孔季纂羊玄保沈曇慶

臧壽徐廣傅隆

謝瞻孔琳之

蔡廓

王惠謝弘微王球

殷淳張暢何偃江智淵

范泰王淮 王韶之荀伯子

武三王 羊欣張敷王徽

王華王曇首殷景仁沈演之

鄭鮮之裴松之何承天

吉翰劉道產杜驥申恬 王敬弘何尚之

謝靈運 武二王 劉湛范曄

袁淑 徐湛之江湛王僧綽

文九王 顏延之 臧質魯爽沈攸之

王僧達顏竣

朱修之宗慤王玄謨

柳元景顏師伯沈慶之 蕭思話劉延孫

三才史記卷之十三

目錄

志

文五王 孝武十四王

劉秀之顧琛顧覲之 周朗沈懷文

宗越吳喜黃回 鄧琬袁覲孔覲

謝莊王景文 殷孝祖劉劭

蕭惠開殷琰

薛安都沈文秀崔道固 袁粲

明四王 孝義 良吏傳

隱逸傳 恩倖傳 索虜傳

鮮卑吐谷渾傳 氏胡

二凶 自序進宋書表

卷之十三

本紀

高帝

武帝

鬱林王

海陵王

明帝

東昏侯

和帝

志

禮志

樂志

天文志

州郡志

百官志

輿服志

祥瑞志

五行志

三十二史論贊

目錄

九

列傳

后妃

文惠太子

豫章文獻王

褚淵王儉

柳世隆張瓌

垣崇祖張敬兒

王敬則陳顯

劉懷珍李安民王玄載

崔祖思劉善明蘇侃垣榮祖

呂安國周山圖周盤龍王廣之

薛淵戴僧靜桓康焦度曹虎

江謐荀伯玉

王琨張岱褚炫何戢王延之阮韜

王僧虔張緒

虞玩之劉休沈冲庾杲之王湛

高祖十二王

謝超宗劉祥

到撝劉峻虞悛胡諧之

劉瓛陸澄 武十七王

王晏蕭詵蕭坦之江祐

江敬何昌寓謝瀟王思遠

宗室 王秀之王慈蔡約陸慧曉蕭惠

基 王融謝朓 袁彖孔稚圭劉繪

王奐張冲 文二王明七王

三十二史論贊

目錄

三

裴叔業崔慧景張欣泰

良政傳 高逸傳 孝義傳

佖臣傳 魏虜傳 蠻東南夷

芮芮虜河南氏寇

梁書

卷之十四

本紀

武帝

簡文帝 世祖

列傳

后妃

諸子

王茂曹景宗柳慶遠	蕭穎達夏侯詳蔡道恭楊公則鄧元起	張弘策鄭紹叔呂僧珍 柳惔席闡文章叟	范雲沈約 江淹任昉 謝朓	王亮張稷王瑩	王珍國馬仙琕張齊	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	宗史劉坦樂藹 劉季連陳伯之	王瞻王忘王峻王暕王泰王份張充柳惲蔡	尊江舊 大祖五王 諸嗣王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目錄 王	蕭景 周捨徐勉	范岫傅昭蕭琛陸杲	陸倕到洽明山賓殷鈞陸襄	裴遂夏侯亶韋放 高祖三王	裴子野顧協徐摛鮑泉 袁昂	陳慶之蘭欽	王僧孺張率劉孝綽王筠	張綱張纘張綰 蕭子恪	孔休源江革 謝舉何敬容	朱异賀琛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法僧元樹元願達王神念羊侃羊鴉仁	司馬襲到溉劉顯劉之遴許懋	王規王承緒翔蕭介褚球劉潛殷芸蕭幾	臧盾傅岐 章粲江子一 張曠沈浚柳敬禮	諸王 王僧辯	胡僧祐徐文盛杜則陰子春	孝行 儒林 文學	處士 止足 良吏	諸夷 海南 東夷	西北諸戎 諸夷 諸王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目錄 王	侯景	陳書	卷之十五	本紀	太祖 世祖 廢帝	後主	列傳	后妃傳 杜曾明周文郁侯安都	侯瑱歐陽頔吳明徹 程靈洗	黃法範淳于量章昭達
------------------	--------------	------------------	--------------------	--------	-------------	----------	----------	----------	------------	---------------------	----	----	------	----	----------	----	----	---------------	--------------	-----------

胡穎徐度杜稜沈恪	徐世譜魯悉達周敷荀朗周炅	衡陽獻王昌南康愍王曇朗	陳擬陳詳陳慧紀	趙知禮蔡景歷劉師知謝岐	王冲王通袁敬	沈衆袁泌劉仲威陸山才王質韋戴	沈炯虞荔 韓子高華皎	謝哲王固張種蕭允	陸子隆錢道戢駱牙	二十史劄記輯要	目錄	王三	沈君理王瑒陸緒	唐弘正袁憲	裴忌孫瑒 徐陵	江總姚察	諸王	宗元饒司馬申毛喜蘇徽	蕭濟陸三顧野王傅綽	蕭摩訶任忠獎毅魯廣達	孝行傳	儒林傳	文學傳	熊曇朗周迪劉異陳寶應	始興王叔陵新安王伯固	魏書	卷之十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紀	序紀	太祖	太宗	世祖	高宗	顯祖	高祖	世宗	肅宗	孝莊	三帝	列傳	皇后列傳	道武七主	景穆十二王中	景穆十二王下	獻文六王上	獻文六王下	衛操莫含劉庫仁	燕鳳許廉張袞崔玄伯郁淵	二十史劄記輯要	目錄	王西	長孫肥尉古真	穆崇	和跋奚牧莫題庾業延賀狄于李栗劉潔古	弼張黎	奚斤叔孫建	王建安同樓伏丘堆娥清劉尼奚眷車伊洛	宿石等	于果碑	高湖崔逞封懿	宋隱王憲屈遵張蒲谷渾公孫表張濟李先	賈彞薛提	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萬安國	崔浩	李順	司馬休之等	刁雍王慧龍韓延之袁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寶	陸俠	源賀
薛辯寇讚鄭範韓秀堯暄		
嚴稜毛修之唐和劉休賓房法壽		
羅結伊馥乙瓌和其奴荀頴薛野諸宇文福		
費于孟威	韋閭杜銓裴駿辛紹先柳亭	
寶瑾許彥李斯	盧玄	
高允	李靈崔鑒	尉元慕容白曜
韓茂皮豹子封勅文呂羅漢孔伯恭		
趙逸胡方回等	李孝伯李冲	
游雅高簡	游明根劉芳	
二十史論贊補遺	目錄	正江
鄭義崔辯	高佑崔挺	楊楷
劉昶蕭寶寅蕭正表	韓麒麟程駿	
薛安都畢眾敬沈文秀張謙田益宗孟表		
李彪高道悅	王肅宋开	
郭祚張彞	邢巒李平	李崇崔亮
崔光	甄琛高聰	崔休裴延儒袁翻
劉藻傅永傅豎眼李神	裴叔業夏侯道遷	
李元護席法友王世弼江悅之淳于誕李苗		
陽尼賈思伯李叔虎路恃慶房亮曹世表潘		
永基朱元旭	爾朱榮	

爾朱兆爾朱彥伯爾朱度律爾朱天光		
盧同張烈	宋麒麟雄羊深楊機高崇	
孫紹張普惠	成淹等	
朱瑞叱列延慶斛斯椿賈顯度樊子鵠賀拔		
勝侯莫陳悅侯淵	裴雋山偉劉仁之	
宇文忠之	李琰之祖瑩常景	
外戚傳	儒林傳	文苑傳
孝感傳	孝感傳二	節義傳
良吏傳	酷吏傳	酷吏傳二
逸士傳	術藝傳	烈女傳
二十史論贊補遺	目錄	主六
恩倖傳	閹官傳	僭偽傳
劉涓等	司馬叔李雄	
桓玄等	蕭道成蕭衍	
張寔等	高勾麗等國	
諸蠻夷	西域	匈奴
志		
天象志	地形志	律曆志
禮志	樂志	食貨志
刑罰志	靈徵志	官氏志
北齊書		

卷之十七

本紀

神武文襄文宣

廢帝孝昭

武成後主幼主

列傳

宗室諸王 趙郡王琛清河王岳

段榮 斛律金

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

賀拔允蔡雋韓賢尉長命王懷劉貴任延敬

莫多婁貸文高市貴庫狄迴洛庫狄盛薛孤

正史補遺

目錄

三

延張保洛侯莫陳相

張瓊斛律羗舉堯雄宋顯王則慕容紹宗薛

循義叱利平步大汗薩慕容儼

高乾封隆之

李元忠盧文偉李義深 魏蘭根崔懷

孫寧陳元康杜弼

張纂張亮張耀趙起徐遠王峻王紘

元坦元斌元孝友元暉業元弼元韶

暴顯皮景和鮮于世榮慕連猛元景安獨孤

永業傳伏高保寧

陽斐盧潛崔劼盧叔武陽休之袁聿修

李稚廉封述許惇羊烈源彪

儒林 文苑 循吏

酷吏 外戚 方技

恩倖

後周書

卷之十八

本紀

文帝 閔帝 明帝

武帝 宣帝 靜帝

正史補遺

目錄

三

列傳

皇后傳 皇后傳二

邵惠公顥杞簡公連莒莊公洛生虞國公仲

晉湯公護 齊煬王憲 文閔明武宣諸子

賀拔勝念賢 寇洛李弼于謹

趙貴獨孤信侯莫陳崇

梁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

王熙王思政

達奚武侯莫陳順豆盧寧宇文貴楊忠王雄

三聖賀蘭祥尉遲綱叱列伏龜閭慶

尉遲廻王謙司馬消難 周惠達楊寬柳慶

蘇綽 李賢

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庫狄昌田弘梁

椿梁臺宇文測

史寧陸騰賀若敦權景宣

王傑王勇宇文虬宇文盛耿毫高琳李和伊

婁穆楊紹王惟達奚寔劉雄侯植

竇斌于翼 趙善元定楊擲裴寬楊敷

鄭孝穆崔謙崔猷裴俠薛端薛善

鄭偉楊纂段承王士良崔彥穆令狐整司馬

喬裴果

寇雋韓襄趙肅張軌李彥郭彥裴文舉

蘇亮柳蚪呂思禮薛澄薛寔李昶元偉

韋瑱梁昕皇甫璠辛慶之王子直杜杲

尉遲運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顏之儀

王褒庾信

蕭鴛蕭世怡蕭圓蕭蕭大園宗慄劉璠柳霞

李延孫韋祐韓雄陳忻魏玄

泉企李延孫楊乾運扶猛楊雄席固任果

儒林

孝義

藝術

蕭譽 異域

南史

卷之十九

宋本紀

武帝少帝 文帝武帝前廢帝

明帝後廢帝順帝

齊本紀

高帝武帝

鬱林王海陵王明帝東昏侯和帝

梁本紀

二十史論贊要

目錄

手

武帝

簡文帝元帝敬帝

陳本紀

武帝文帝廢帝

宣帝後主

宋列傳

后妃傳 宋宗室諸王武帝諸子

文帝諸子孝武諸子明帝諸子

劉穆之徐羨之傅亮檀道濟

王鎮惡朱齡石毛修之傅弘之朱修之王玄

謨

劉敬宣劉懷肅劉粹孫處蒯恩向靖劉鍾虞

丘進孟懷玉胡藩劉康祖

趙倫之蕭思話臧燾

謝晦謝裕謝方明謝靈運

謝弘微 王弘傳 王曇首

王誕王華王惠王戎

王裕之王鍾之王韶之王悅之王准之

王懿到彦之垣護之張典世

袁湛 孔靖孔琳之殷景仁

褚裕之 蔡廓 何尚之

張裕 張邵

二十史劄記前要 目錄

范泰荀伯子徐廣鄭鮮之裴松之何承天傳

顏延之沈懷文周朗

劉湛庾悅顧琛顧覲之

羊欣羊玄保沈演之江夷江秉之

沈慶之宗穀傳 柳元景傳

殷孝祖劉劭

魯爽薛安都鄧琬宗越吳喜黃回

齊列傳

齊宗室 齊高帝諸子

齊武帝諸子文惠諸子明帝諸子傳

王敬則陳顯達張敬兒崔慧景傳

李安人戴僧靜桓康焦度曹武呂安國周山

圖周盤龍王廣之

荀伯玉崔祖思蘇侃虞悛胡諧之虞玩之劉

休江裕 陸澄陸慧陸杲

庾杲之王湛孔珪劉懷珍

劉獻明僧紹庾易劉虬

梁列傳

梁宗室 梁武帝諸子

梁簡文帝諸子元帝諸子

二十史劄記前要 目錄

王茂曹景宗席闡文夏侯祥吉士瞻蔡道恭

楊公則鄧元起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

傳

張弘策庾域鄭紹叔呂僧珍樂譙

沈約范雲 韋叡裴邃 江淹任昉王僧孺

范岫傅昭孔休源江革徐勉許懋殷鈞

陳伯之陳慶之蘭欽

賀瑒司馬聚朱异顧協徐摘鮑泉

王神念羊侃羊鴉仁

江子一胡僧祐徐文盛陰子春杜則王琳張

彪

陳列傳

陳宗室諸王

杜僧明周文育侯瑱侯安都歐陽纘黃法範

淳于量章昭達吳明微

胡穎徐度杜枝周鐵武程靈洗沈恪陸子隆

錢道戢駱文牙孫瑒徐世譜周敷荀朗周良

魯悉達蕭摩訶任忠文毅傳

趙知禮蔡景歷宗元饒韓子高華駁劉師知

謝岐毛喜沈君理陸山才

三十二史論贊要 目錄

三十三

沈炯虞荔傳綽顧野王姚察

循吏傳 儒林傳 文學傳

孝義傳 隱逸傳 恩倖傳

海南諸國 東夷諸國 賊臣傳

北史

卷之二十

魏本紀

魏本紀一 魏本紀二 魏本紀三

魏本紀四 魏本紀五

齊本紀

齊本紀上 齊本紀中 齊本紀下

周本紀

周本紀上 周本紀下

隋本紀

隋本紀上 隋本紀下

卷之二十一

列傳

后妃

魏諸宗室

上谷公紇羅武陵侯因望都公顏曲陽侯素

三十二史論贊要 目錄

三十四

延六修吉陽男北干武衛將軍謂寔君蔡王

翰常山王遵陳留王虔毗陵王順遼西公意

烈宿咄傳

道武七王明元六王太武五王傳

景穆十三王

文成五王獻文六王孝文六王傳

衛操莫舍劉庫仁尉古真穆崇奚斤叔孫建

安同庾業延王建羅結婁伏連間大肥奚收

和跋莫題賀狄干李栗奚眷傳

燕鳳許謙崔宏張袞鄧彥海傳

長孫嵩長孫道生長孫肥傳

千乘碑等傳

崔逞王惠封懿傳

古弼張黎劉紫丘堆娥清伊毓乙瓌周幾豆

代田車伊洛王洛見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

大千宿石萬安國周觀尉撥陸真呂洛拔薛

彪子尉元慕容白曜和其奴苟頌宇文福傳

宋隱許彥刁離辛紹先韋閭杜鈐傳

屈遵張蕭谷渾公孫表張濟李先賈曷寶瑒

李訢韓延之衣式毛修之唐和寇讚鄭範韓

秀堯暄柳崇傳

千史論贊輯要 目錄

三五

陸侯源賀劉尼薛提傳

司馬休之司馬於之劉祖蕭寶實蕭正表蕭

祗蕭退蕭泰蕭撫蕭圓蕭蕭大圖傳

盧玄盧柔盧觀盧同盧誕傳

高允傳 崔鑒崔辯崔挺傳

李靈李順李孝伯李襲李義深傳

游雅高閭趙逸胡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闡

駟劉延明趙柔索敞宋繇江式傳

王慧龍鄭義傳 薛辯薛真薛澄等

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田益宗

孟表奚康生楊大眼崔延伯李叔仁傳

裴駿裴延儁裴佗裴果裴寬裴俠裴文舉裴

仁基傳

薛安都劉休賓房法壽畢眾敬羊祉傳

韓麒麟程駿李彪高道悅甄琛高聰傳

楊播楊敷傳

王肅劉芳常與傳

郭祚張獎邢辯李崇傳 崔光崔亮傳

裴叔業夏侯道遷李元護席法友王世弼江

悅之淳于誕沈文秀張謐李苗劉藻傳永傳

豎眼張烈李叔彪路特慶房亮曹世表潘永

千史論贊輯要 目錄

三六

基朱元旭傳

孫紹張普惠成淹范紹劉桃符鹿念張耀劉

道斌董紹馮元興

袁翻陽尼賈思伯祖瑩傳

介朱榮等傳

朱瑞叱列延慶斛斯椿賈顯度樊子鵠侯深

賀拔允侯莫陳悅念賢梁覽雷紹毛遐乙弗

朗傳

辛雄楊機高道穆基雋山偉宇文忠之費穆

孟威傳

齊宗室諸王上

齊宗室諸王下

万俟普可朱渾元劉豐破六韓常金祚劉賁

蔡儔韓賢尉長命王懷任許莫多婁賈文庫

狄迴洛庫狄盛張保洛侯莫陳相薛孤延斛

律范舉張瓊宋顯王則慕容紹宗叱列平步

大汗薩薛修義慕容儼潘樂彭樂慕容顯皮景

和恭連猛元景安猛孤永業鮮于世榮傳伏

傳

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齊恭射慕容昭庫狄

三十二史諸王傳

目錄

三十七

千韓軌段榮斛律金傳

孫寧陳元康杜弼房謨張纂張亮張曜王峻

王紘敬顯傳平鑒唐世白建元文選趙彥深

赫連子悅馮子琮郎基傳

魏收魏長賢魏季景魏蘭根傳

邵惠公顯杞簡公連莒莊公洛生虞國公仲

廣川公測東平公神舉傳

卷之二十二

列傳

周室諸王傳

寇洛趙貴李賢梁樂傳

李弼宇文貴侯莫陳崇王雄傳

王堅獨孤信寶熾賀蘭祥叱列伏龜闕慶史

牢權景宣傳

王顯王恩政尉遲迴王軌傳

周惠達馮景蘇綽傳

韋孝寬韋瑱柳蚪傳

達奚武若干思怡峯劉亮王德赫連達韓果

慕容常善辛威庫狄昌梁椿梁臺田弘傳

王傑王勇宇文蚪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達

三十三史諸王傳

目錄

三十八

吳寔劉雄侯植李延孫韋祐陳欣魏玄泉介

李遷哲楊乾運扶猛陽雄席固仁果傳

崔彥穆楊纂段永令孤整唐永柳敏王士良

傳

豆盧寧楊紹王雅韓雄賀若敦傳

申徹陸通庫狄峙楊荐王慶趙剛趙昶王悅

趙文表元定楊擲傳

韓襄趙肅張軌李彥郭彥梁昕皇甫璿辛慶

之王子直杜果呂思禮徐招檀翥孟信宗傳

劉瑋柳遐傳

隋宗室諸王

梁士彥元諸虞廢則元胄達奚長儒賀瑛子	幹史萬歲劉方杜彥周搖獨孤楷乞伏慧張	威和洪陰壽楊義臣傳	劉昉柳裘皇甫績郭衍張衡楊汪裴蘊袁充	李雄傳	趙獎趙芬王韶元嚴宇文弼伊婁謙李圓通	郭榮龐晃李安楊尚希張獎蘇孝慈元壽傳	段文振來護兒樊子蓋周羅暕周法尚劉權	衛玄李景薛世雄傳	裴政李諤鮑宏高構榮毗陸知命梁毗柳或	二十史論贊卷之二十三 目錄	趙綽杜整傳	張定和張裔麥鐵杖權武王仁恭吐萬緒董	純魚俱羅王辯陳稜趙才傳	宇文述王世充段達傳	外戚傳 隋文帝外家呂氏傳	儒林傳 文苑傳 孝行傳	節義傳 循吏傳 酷吏傳	隱逸傳 藝術傳 列女傳	恩倖傳 佞倖附庸傳	四夷傳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之二十三	本紀	高祖 煬帝 恭帝	禮儀志 音樂志 律曆志	天文志 五行志 食貨志	刑法志 百官志 地理志	經籍志	卷之二十四	列傳	二十史論贊卷之二十四 目錄	后妃 李穆李敏梁肅	劉昉鄭譯柳裘皇甫績盧賁	干義陰壽竇榮定源雄豆盧勣賀若誼	梁士彥宇文忻王誼元諧王世積盧慶則元	胄 高穎蘇威 李德林	河間王弘楊處綱楊子崇觀德王雄	滕穆王瓚道悼王靜衛昭王夷蔡王智積	高祖五子	趙獎趙芬楊尚希長孫平元暉韋師楊晃蘇	孝慈李雄張獎
-------	----	----------	-------------	-------------	-------------	-----	-------	----	------------------	-----------	-------------	-----------------	-------------------	------------	----------------	------------------	------	-------------------	--------

韋世康韋壽柳機柳述雄亮齊之

楊素 牛弘

宇文慶李禮成元孝矩郭榮雁見李安

長孫覽 韓擒賀若弼

達奚長孺史萬歲劉方

王長述李衍伊婁謙田仁恭元亨杜整李徹

崔彭

杜彥高勣余未敞獨孤楷乞伏慧張威侯莫

陳穎周搖和洪

盧愷令狐熙薛胃宇文弼張衡楊汪

二十史論贊新要

目錄

四

盧思道李元操薛道衡

煬帝三子 崔仲方于仲文段文振

宇文述郭衍

王韶元巖劉行本梁毗柳或趙綽裴肅

樊子蓋史祥元壽楊義臣衛玄劉權

李圓通陳茂張定和張齋麥鐵杖沈光來獲

兒魚俱羅陳稜王辯

周羅睺周法尚李景慕容三藏薛世雄王仁

恭權武吐萬緒董純趙才

李諤鮑宏裴政柳莊源師郎茂高構張虔威

柴毗陸知命房彥謙

虞世基裴蘊裴矩

宇文愷閻毗何稠

王劭袁充

楊玄感李子雄趙元淑斛斯政劉元進李客

裴仁基

誠節傳

孝義傳

循吏傳

酷吏傳

儒林傳

文學傳

隱逸傳

藝術傳

外戚傳

列女傳

東夷傳

南蠻

西域

北狄

宇文化及等傳

三十史論贊新要

目錄

四

唐書

卷之二十五

本紀

高祖

太宗

高宗

天后

睿宗玄宗

肅宗

德宗順宗憲宗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

懿宗僖宗 昭宗哀帝

志

禮樂志

儀衛志

天文志

五行志	地理志	選舉志
百官志	兵志	食貨志
刑法志	藝文志	
表		
宰相表	方鎮表	宗室世系表
宰相世系表總論		
卷之二十六		
列傳		
后妃	宗室	三宗諸子
十一宗諸子	諸公主	
二十史論贊輯要	目錄	里三
李密	王世充竇建德	
劉文靜裴寂		
屈突通尉遲敬德張公謹秦瓊唐儉改志雲		
劉弘基殷開山劉政寬許紹程知節柴紹任		
瓌丘和	李靖李勣	
侯君集張亮薛萬均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		
李君羨	高儉	高儉竇威
房玄齡杜如晦	魏徵	
馬周	薛收	劉洎
封倫裴矩宇文士及	蕭瑒	

蕭瑒	姚思廉
岑文本虞世南李百藥褚亮姚思廉令狐德	
芬	蘇世長韋雲起孫仗伽張玄素
于志寧高馮張行成	
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朱濟上官儀	
傅奕呂才陳子昂王無兢	
劉仁軌裴行儉婁師德	諸夷蕃將
郭孝恪王方翼程務王孝傑唐璿張仁愿王	
俊	狄仁傑郝處俊朱敬則
裴炎劉禕之魏玄同李昭德吉頊	
韋見素	
張廷珪韋奏韓思復辛替否李	裴濟李中
敏李甘	徐有功
五王	劉幽求鍾紹京崔日用王珣王
毛仲	魏死忠韋安石郭震
李嶠蕭至忠盧茂用韋巨源趙彥昭和逢堯	
姚崇宋璟	蘇環張說
魏知古張九齡	
張嘉貞源乾曜	崔隱甫
宗室宰相	劉知幾吳兢韋述蔣乂柳芳沈
既濟傅師	王忠嗣

五代史

卷之二十八

梁本紀

太祖

唐本記

明宗

愍帝

晉本紀

出帝

漢本紀

高祖

周本紀

三才史論要
目錄

世宗

列傳

梁家人傳

唐家人傳

晉家人傳

漢家人傳

周家人傳

梁唐晉漢周臣列傳

梁臣龐師古傳

唐臣郭崇韜安重誨傳

唐臣元行欽傳

唐臣烏震傳

唐臣劉延朗傳

唐臣張憲傳

晉臣桑維翰景延廣傳

周臣傳

死節傳

梁王彥重裴約劉仁贍傳

死事傳

一行傳

唐六臣傳

義兒傳

伶官傳

宦者傳

溫韜傳

趙彥傳

王建立傳

郭延魯傳

張筠傳

皇甫遇傳

王進傳

范延光

附王彥珣

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傳

馮道傳

劉岳傳

司天考

職方考

十國世家

楊行密世家

前蜀王建世家

吳越世家

十國世家年譜

四夷附錄

三才史論要
目錄

宋史

卷之二十九

本紀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

高宗

孝宗

光宗

寧宗

理宗

度宗

瀛國公

卷之三十

志

天文志 五行志 地理志

河渠志 禮志 樂志

儀衛志 輿服志 選舉志

職官志 食貨志 兵志

刑法志 藝文志

表

宰輔表 宗室世系表

卷之三十一

列傳

二十史劄記要

目錄

五

后妃傳 宗室傳

狀范質王溥魏仁浦

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韓重贊張令鐸羅彥

環王彥昇 韓令坤慕容延符彥卿

王景王晏郭從義李洪信武行德楊承信侯

章 折德辰馮繼業王承美李繼周

孫行友

侯益張從恩扈彥珂薛懷讓趙贊李繼勳葉

元福趙晃

郭崇楊廷璋宋偓向拱王彥超張承德王全

斌康延澤 趙普

吳廷祚李崇矩王仁瞻楚昭輔李處耘

曹彬潘美

張美郭守文尹崇珂劉廷懷素繼忠崔彥進

張廷翰皇甫繼明張瓊

曹翰楊信党進李漢瓊劉遇李懷忠米信田

重進劉廷翰崔翰

李瓊郭瓊陳承昭李萬超白重贊王仁鎬陳

思讓焦繼勳劉重進袁彥祈廷訓張鐸李萬

全

二十史劄記要

目錄

五

李穀胥居潤寶貞固李濤王易簡趙上交張

錫張鑄邊歸諶劉溫叟劉濤邊光範劉載程

羽 張昭寶儀呂餘慶劉熙古石熙

載李穆 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宋琪

李昉呂蒙正張齊賢賈黃中

錢若水蘇易簡郭贊李至音仲甫王沔溫仲

舒王化基

張宏趙昌言陳恕劉昌言張洎李惟清

柴禹錫張繼勳守一趙緒周瑒王繼英王顯

周繼元張王著王祐楊昭儉魚崇諒張澹高

錫

顏衍劇可久趙逢蘇曉高防馮瓚邊羽王明
許仲宣楊克讓段思恭侯陟李符魏不董樞
馬令琮杜漢微張廷翰吳虔裕蔡審廷周廣
張勳石曠張藏英陸萬友解暉李韜王晉卿
郭廷謂趙延進輔超

楊業荆罕儒曹光實張暉司超

李進卿楊美何繼筠李漢超郭進李謙溥姚

內斌董逾誨賀惟忠馬仁瑀

王贊張保續趙玘盧懷忠王繼勳丁德裕張

三十史論贊輯要 目錄

五十一

延通梁迴史珪田欽祚侯贊王文寶翟守素

王旼劉審瓊

劉福安守忠孔守正譚延美元達常思德尹

繼倫薛超郭密田仁朗劉謙

劉保勳滕中正劉蟠孔承恭宋璫袁廓樊知

古臧丙徐休復張觀陳從信張平王繼升尹

憲王賓安忠

張鑑姚坦索相宋太初盧之翰鄭文寶王子

輿劉綜十亥許驥裴莊牛冕樂崇古袁逢吉

韓國華何蒙慎知禮

馬全義雷德驥王超

王繼忠傅潛戴興王漢忠王能張凝魏能陳
興許均張進李重貴呼延贊劉用耿全斌周
仁美

田紹斌王榮楊瓊錢守俊徐興王杲李重誨

白守素張思鈞李琪王延範

呂端畢士安寇準

李沆王旦向敏中

王欽若丁謂夏竦

陳堯佐宋庠

陳執忠劉沆馮拯賈昌朝梁適

魯宗道薛奎王曙蔡齊

三十史論贊輯要

目錄

五十二

楊礪宋湜王嗣宗李昌齡趙安仁陳彭年

任中正周起程琳姜遵范雍趙稹任布高若

訥孫沔 高瓊范廷召葛霸

曹利用張耆楊崇勳夏守恩狄青郭達

李諮程戡夏侯盛度丁度張觀鄭戡明鎬

王堯臣孫抃田况

田錫王禹偁張詠

掌禹錫蘇紳王洙胥偁柳植聶冠卿馮元趙

師民張錫張揆楊安國

尹洙孫甫謝絳葉清臣楊察

韓丕師楨張叢直梁頤楊徽之呂文仲王著

呂祐之澄慎修杜鎬查道

孔道輔鞠詠劉隨曹修古郭勸段少連

彭乘嵇頴榜擊司馬池李及燕肅蔣堂劉夔

馬亮陳希亮

狄裴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楊休祖士衡李

垂張洞李仕衡李溥胡訓薛顏許元鍾離瑾

孫冲崔嶧田瑜施昌言

楊偕王汾杜杞楊政周湛徐的姚仲孫陳太

素李虛已張傳愈獻卿陳從易楊大雅

邊肅榜詢馬元方薛田寇城楊日嚴李行簡

三十一史論贊新要

目錄

五三

章頻陳琰李宥張秉張擇行鄭何郭積趙賀

高觀袁抗徐起張旨齊廓鄭驟

王臻魚周詢賈黯李京呂景初吳及范師道

李絢何中立沈邈

張昱之魏瑾滕宗諒李防趙湘唐肅張述黃

震胡順之陳貫范祥田京

周渭梁鼎范正辭劉師道王濟方偕曹頴叔

劉元瑜楊告趙及劉湜王彬仲簡

楊億晁迥劉鋹薛映

謝泌孫何朱台符咸綸張去華樂黃目柴成

務 喬惟岳張雍董儼魏廷式盧琰

宋搏凌策楊覃陳世卿李若拙陳知微

上官正盧斌周審王裴濟李繼宣張旦張昉

張佖

王延德常延信程德玄王延德魏震張質楊

允恭秦義謝德權關日新靳懷德

李遵王曾張知白杜衍

晏殊龐籍王隨章得象呂夷簡張士遜

韓琦曾公亮陳升之吳充王珪

富弼文彥博

范仲淹純仁

三十一史論贊新要

目錄

五五

韓億韓絳韓維韓縝

包拯吳奎趙抃唐介

邵亢馮京錢惟演

張方平王拱辰張昇趙槩胡宿

歐陽修劉敞曾鞏

蔡襄呂洙王素余靖彭思永張存

鄭獬陳襄錢公輔孫洙豐稷呂誨劉述劉琦

錢頭鄭俠

何剡吳中復陳薦王獵孫思恭周孟陽齊恢

楊繪劉庠朱京

蔚昭敏高化周美闢守恭孟元劉謙趙振張忠范恪馬懷德安俊向寶

石普張孜許懷德李允則張亢劉文質趙鑑

劉平任福

景泰王信蔣偕張忠郭恩張岳張君平史方

盧鑑李渭王果郭諮田敏侍其曙康德輿張

昭遠

王安石王安禮王安國

李清臣安燾張操蒲宗孟黃履蔡珽王韶薛

向章案

三十史論贊要 目錄

五十五

常秩鄧紹李定舒亶蹇周輔徐鐸王廣淵王

陶王子韶何正臣陳繹

任顥李參郭申錫傳求張景憲竇卞張瓌孫

瑜許遵盧士宗錢象先韓壽杜純杜常謝麟

王宗望王吉甫

孫長卿周沆李中師羅拯馬仲甫王居卿孫

構張詵

沈邁沈括李大臨呂夏卿祖無擇

程師孟張問陳舜俞苗時中韓贊楚建中張

頤虛章

滕元發李師中陸詵趙鼎孫路游師雄穆衍

楊佐李允沈立張拔張燾俞允劉瑾閻詢葛

官

朱壽隆盧士宏單煦楊仲元余良肱潘夙

徐禧高永能沈起劉燹熊本蕭注陶弼林

廣

范鎮

种世衡

司馬光呂公著

卷之三十二

列傳

呂大防劉摯蘇頌

王存孫固趙瞻傳

三十史論贊要 目錄

五十六

堯俞

梁燾王巖叟鄭雍孫承

元降許將鄧潤甫林希蔣之奇陸佃吳居厚

溫益

孫覺李常孔文仲周鮮干仇顧臨李之純王

覲馬默

劉安世鄒浩陳瓘任伯雨

陳次升陳師錫彭汝礪呂陶張廷堅龔夫孫

諤陳軒江公望陳祐常安民

孫磬吳時李玘阮元師禮王漢之黃廉朱服

張舜民盛開三衛孫升韓川龔鼎臣鄭

穆廣旦喬執中

傅樞沈疇徐勣張汝明黃葆光石公弼毛注
洪彥升鍾傳陶節夫毛漸王祖道張莊趙適
郝質賈逵竇舜卿劉昌祚盧政燕達姚兕楊
燧劉舜卿宋守約

苗授王君萬張守約王文郁周永清劉紹能
王光祖李浩和斌劉仲武曲珍劉開郭成賈
昂張整張蘊王恩楊應訥起隆

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張康
國朱諤劉達林樵管師仁蒙

唐恪李邦彥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王襄趙

二十史論贊輯要

目錄

五七

野曹轉載南仲

何東孫傳陳過廷張叔夜聶昌張閣張近鄭

僅宇文昌齡許幾程之邵龔原崔公度蒲鹵

沈鉢路昌衡謝文雍陸蘊黃寔姚祐樓昇沈

積中李伯宗汪漸何宗業祖洽時彥霍端友

俞泉蔡薺

賈易董敦逸上官均來之邵葉濤楊畏崔台

符楊汲呂嘉問李南公董必盧策郭知章

劉拯錢適許敦仁吳執中吳材劉易宋喬年

強淵明蔡居厚劉嗣明蔣翥賈偉節崔鷗張

根任諒周常

何灌李熙靖王雲譚世勛梅執禮程振劉延

慶 李綱

宗澤趙鼎

張浚

朱勝非呂頤浩范宗尹范致虛呂好問

李光許翰許景衡張懋張所陳禾蔣猷

韓世忠 岳飛

劉錡吳玠吳玠

李顯忠楊存中郭浩楊政

王德王彥魏勝張憲楊再興牛皐胡閔休

張浚張宗顏劉光世王淵解元曲端

二十史論贊輯要

目錄

五八

王友直李寶成閔趙密劉子羽呂祉胡世將

鄭剛中

白時中徐處仁馮漸王倫宇文虛中湯思退

朱倬王倫尹穉王之望徐俯沈與求程汝文

王庶辛炳

朱弁鄭望之張邵洪皓

張九成胡銓廖剛李迥趙鼎

鄧肅李邴滕康張守富直柔馮康國

常同張致遠薛徽言陳淵魏在濟良貴呂本

中

向子諲陳昭陵李陵盧知原陳楠李廖李朴王
庠王永

衛膚敏劉一吐胡舜陟沈晦劉一止胡文修蔡

崇禮

章誼韓肖胄陳公輔張翥胡松年曹勛李植

韓公裔

何鑄王次翁范同楊愿樓炤勾龍如淵薛弼

羅汝楫蕭振

范如圭吳表臣王居正晏敦復黃龜年程瑀

張闡洪擬趙達

三才史論卷一

目錄

五九

張燾黃中孫道大會幾勾濤李彌遜

陳俊卿虞允文辛次膺

陳康伯梁克家汪徹葉義問蔣芾葉頤葉衡

葛邲錢端禮魏杞周葵施師點蕭燧龔茂良

劉珙王藺黃祖舜王大寶金安節王剛中李

彥穎范成大

黃洽汪應辰王十朋吳芾陳翰杜莘老

周執羔王希呂陳良祐李浩陳橐胡沂唐文

若李燾

大裘謝謬顏師魯朱樞李椿劉儀鳳張孝祥

李衡王自中家恩張綱張大經蔡沈莫濂周
淙劉章沈作賓

周必大留正胡晉臣 趙汝愚

彭龜年黃裳羅點黃度林太中陳騭黃黼詹

體仁

胡紘何澹林果高文虎陳自強鄭丙京鏜謝

深甫許及之梁汝嘉

史浩王淮趙確權邦彥程松陳謙張巖

徐誼吳獵項安世薛叔似劉甲楊輔劉光祖

余端禮李壁丘宙倪思宇文紹節李蔡

三才史論卷二

目錄

六

鄭穀仇愈高登婁寅亮宋汝爲

王信汪大猷袁燮吳柔勝游仲鴻李祥王介

宋德之楊大全

辛棄疾何異劉宰劉燾柴中行李孟傳

陳敏張詔畢再遇安丙楊巨源李好義

趙方賈涉扈再興孟宗政張威

汪若海張運李約李舜臣孫逢吉章穎商

卿劉頴徐邦憲

李宗勉表庸劉黼王居安

崔與之洪咨夔許奕陳居仁劉漢弼

杜範楊簡張處呂午

吳昌裔汪綱陳必王寔

高定子高斯得張忠恕唐麟

婁機沈煥曹彥約范應鈴徐經孫

湯壽將重珍牟子才朱貌孫歐陽守道

孟珙林杲王登楊揆張惟孝陳咸

樓鑰李大性任希夷徐應龍莊夏王阮王質

陸游方信孺王柟

趙汝談趙汝議趙希館趙彥呐趙善湘趙與

惟趙必愿

三王
寶錄要
目錄

卷一

史彌遠鄭清之史嵩之董槐葉夢鼎馬廷鸞

傅伯成葛洪曾三復黃疇若袁韶危稹程公

許羅必元王遂

吳淵余玠汪立信何士璧胡誼冷應徵曹叔

遠王萬馬光祖

喬行簡范鍾游似趙奏謝方叔

吳潜程元鳳江萬里王煥章鑑陳宜中

文天祥

宜縉薛極陳貴說曾從龍鄭性之李鳴復鄒

應龍余天錫許應龍林略徐榮叟別之傑劉

伯正金淵李性傳陳韓

王伯大鄭策應餘徐清叟李曾伯王埜蔡抗

張礪馬天驥朱炯饒虎臣戴慶炯皮龍榮沈

炎

楊棟姚希得包焮常挺陳宗禮常椿家鉉翁

李庭芝

林勲劉才邵許忻應孟明曾三聘徐僑度正

程秘牛大年陳仲微梁成大李知孝

吳泳徐範李韶王邁史彌澤陳垺趙與憲李

大同黃當楊大異

三王
史論要
目錄

卷一

陸持之徐鹿卿趙逢龍趙汝騰孫夢觀洪天

錫黃師雍徐元杰孫子秀李伯玉

劉應龍潘枋洪芹趙景緯馮去非徐霖徐宗

仁危昭德陳塏楊文仲謝枋得

循吏傳 道學傳 文苑傳

忠義傳 孝義傳 隱逸傳

烈女傳 方技傳 外戚傳

宦者傳 侯幸傳 姦臣傳

叛臣傳 世家傳 周三臣

外國傳 蠻夷傳

卷之三十三

本紀

太祖

太宗

世宗

穆宗

景宗

聖宗

興宗

道宗

天祚帝

志

管衛

閏考

百官

禮志

樂志

儀衛

食貨

刑法

目錄

卷三

表

世表

皇子表

公主表

皇族表

外戚表

遊幸表

部族表

屬國表

列傳

后妃

義宗平王隆

李胡喜隱

順宗

晉王

耶律曷魯

耶律曷魯蕭敵魯耶律斜捏赤耶律欲穩耶

律海里耶律敵刺蕭痕篤康默記韓延徽韓

知古耶律觀烈耶律鐸臻王郁耶律高

耶律解里耶律拔里得耶律劬古耶律魯不

古趙延壽高模翰趙思溫耶律漚里思張

耶律屋質耶律吼耶律安搏耶律注耶律頽

昱耶律撻烈

耶律夷朮蕭海黎蕭護思蕭思溫蕭繼先

宗昉耶律賢適女里郭襲耶律阿沒里

張儉刑抱璞馬德臣蕭朴耶律八哥

耶律室魯王繼忠蕭孝忠陳昭衮蕭合卓耶

律隆運耶律勃古哲蕭陽阿武白蕭常哥耶

二十史論贊輯要

目錄

六函

律虎古

耶律休哥耶律斜軫耶律奚低耶律學古耶

律沙耶律抹只蕭幹耶律善補耶律海

蕭撻凜蕭觀音奴耶律題子耶律諧里耶律

奴瓜蕭柳高敷奚和朔奴蕭塔烈葛耶律

撒合

耶律合住劉景劉六符耶律褒履牛溫舒杜

防蕭和尚耶律合理只耶律頗的

蕭孝穆蕭蒲奴耶律蒲古夏行美

蕭敵烈耶律盆奴蕭排押耶律資忠耶律

質耶律弘古高王耶律的琜大康父

耶律庶成楊哲耶律韓留楊佶耶律和尚

蕭阿剌耶律義先蕭陶隱蕭塔刺葛耶律敵

耶律韓八耶律唐古蕭木哲耶律僕里篤

蕭奪刺蕭魯達耶律侯咽耶律古昱耶律獨

撒蕭韓宏蕭島野

蕭思蕭迂魯蕭國玉耶鐸軫

耶律化哥耶律幹臘耶律速撒蕭阿魯帶耶

律那也耶律阿魯掃古耶律世良

耶古弘古耶律馬六蕭滿湖耶律通祿耶律

二十史劄記要

目錄

陳家奴耶律特麼耶律仙童蕭素庭耶律大

悲奴

耶律仁先耶律良蕭寒家奴蕭德蕭惟信蕭

樂音奴耶律敵烈姚景行耶律阿思

耶律幹特刺孩里寶景庸耶律引吉楊績趙

徽王觀耶律喜孫

蕭元納耶律儼劉伸耶律胡呂

蕭嚴壽耶律撒刺蕭速撒耶律撻不也蕭撻

不也蕭忽古耶石柳

耶律蒙士蕭得里底蕭酬幹耶律重奴耶律

木者

蕭陶蘇幹耶律阿息保蕭乙薛蕭胡

蕭奉先李處溫張琳耶律余觀

文學傳 文學上 文學下

能吏傳 能吏 卓行傳

卓行 烈女傳 烈女

方技傳 方技 伶官傳

宦官傳 宦官 姦臣傳

姦臣 逆臣傳 逆臣

高麗西夏系治 國語解敘

二十史劄記要

目錄

金史

卷之三十四

本紀

世紀 太祖 太宗

熙宗 海陵 世宗

章宗 衛紹王 宣宗

哀宗 世紀

志

天文志 曆志 五行志

地理志 禮志 樂志

儀衛志	輿服志	兵志
刑志	食貨志	選舉志
百官志		
表		
宗室表	文聘表	
卷之三十五		
列傳		
后妃	宗室諸王	
石顯桓赫桓散達烏春溫效蒲刺臘酷鈍恩		
留可阿疎		
下史餘補要	目錄	卷七
奚王回鹘保		
歡都冶訶骨赫訛古乃蒲查		
太祖諸子		
撒改宗憲習不失宗亨宗賢石土門忠思敬		
幹魯幹魯古勃董婆盧火五扎忽闊母宗敘		
婁室銀木可		
阿離合懋宗雄希尹	宗翰室望	
左企弓盧仲文曹勇義康公弼		
太宗諸子	宗弼張邦昌劉豫捷懶	
劉彥宗劉等劉咎劉仲誨劉頊時立愛韓企		

先		
宇文虛中王倫	熙宗二子	
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盞暉大莫		
磐阿里補	郭藥師	移刺溫
蕭仲恭高松	光英	
張通古張浩張汝霖張玄素張汝弼耶律安		
禮納合椿年祁宰		
撒闊特赫益溫敦思忠溫敦元帶奢睹		
高楨白彥敬張景仁		
世子諸子	李石完顏福壽獨吉義	
三十史餘補要	目錄	卷八
烏延蒲崗里等		
紇石烈志寧僕散忠義徒單合喜		
紇石烈良弼完顏守道石琚唐安禮穆刺		
道	蘇保衡等	
高衍高德基張九思	完顏攸改等	
趙興祥石林榮		
毛碩李上達曹望之大懷貞盧孝儉盧康李		
偁	徒單克寧	章宗諸子
顯宗諸子	獨吉思忠承裕	
宗浩		

夾谷清臣內族襄夾谷衡完顏安國瑄里亨

送

移刺額張禹公蒲察通粘割幹特刺程輝劉

韓董師中王尉馬思廸

梁襄

路伯達

裴滿亨幹勤忠張大節張亨韓錫鄧儼巨構

賀楊庭

闊公貞焦旭劉仲洙李完馬伯祿楊柏元劉

幾康元弼移刺益

完顏匡完顏綱完顏定奴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目錄

卷九

徒單鑑賈玄孫鐸孫卽康李革

孟鑄宗端修完顏閣山路鐸完顏伯加木虎

筠壽

張煒高竑李復亨

承暉抹然盡忠僕散端耿端義李英字木魯

德裕烏古論慶壽

僕散安貞田琢完顏弼蒙古綱必蘭阿魯帶

完顏仲元完顏阿鄰完顏震烏古論長壽完

顏佐

石抹仲溫等

納坦謀嘉等

奧屯忠孝蒲察思忠紇石烈胡失門完顏寓

幹勒合打

程榮任熊祥孔璠范拱張用直劉樞王脩

楊德雄蕭貢溫廸罕締達張翰任天寵

張暉張行簡

賈益謙

劉炳

木虎高琪塔不也

高汝礪張行信

胥昂侯摯把胡魯師安石

完顏素蘭陳規許古

楊雲翼趙秉文

韓玉馮璧李獻甫雷淵程震

古里甲石倫內族訛可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目錄

卷十

撒合輦強仲烏林荅胡土

內族思烈紇石烈牙吾塔

完顏合達移刺蒲阿

完顏賽不

內族白撒

赤蓋合喜

白華

斜卯愛實石抹世勣

完顏奴申

崔立

聶天驥赤盡尉忻

徒單兀典石蓋女魯歡蒲察官奴內族承立

徒單益都粘哥荆山王賓

國用安特青

苗道潤王福移刺衆家奴武僊張甫靖安民

郭文振胡天作張開燕寧	粘葛奴申完顏婁室烏古論編	張天綱完顏仲德	世戚傳	忠義傳	文藝傳	孝友傳	隱逸傳	循吏傳	酷吏傳	侯倖傳	列女傳	宦者傳	方伎傳	逆臣傳	叛臣傳	西夏傳	高麗傳	元史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目錄	主一	本紀	太祖	太宗	世祖	成宗	武宗	仁宗	英宗	泰定帝	志	天文志	五行志	曆志	地理志	河渠志	禮樂志	祭祀志	輿服志	選舉志	百官志	食貨志	兵志	刑法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后妃表	宗室世系表	諸王表	諸公主表	三公表	宰相年表	列傳	儒學傳	良吏傳	孝友傳	隱逸傳	烈女傳	釋老傳	方伎傳	宦者傳	宗祿傳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目錄	主一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一

史記

漢 太史公 龍門司馬遷 誤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五帝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雜士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一

一

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夏

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緡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

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殷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

周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一

二

音八

畢在鎬東南杜中秦滅周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

秦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鄭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秦始皇二世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

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蓋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鄆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徒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項羽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

三才史論

卷之一

三

三言四九

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下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高帝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牧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

以敬敬之牧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牧小人以德故救德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牧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牧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纁莖長陵

呂后惠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三才史論

卷之一

四

三言七

文帝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厚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景帝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太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是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武帝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表

三代世表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

三才史論卷之

卷之一

五

三才史論

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謠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謬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前帝繫謬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謬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

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疆乘弱與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千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

三才史論卷之

卷之一

六

三才史論

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據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

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謀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識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六國

太史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維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疆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懷夷狄尊陳實營岐雍之間而穆公脩政東

二十史讀秦紀要

卷之一

七 三十二

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倖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疆兵弁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蠡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執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

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

二十史讀秦紀要

卷之一

八 三十三

秦記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壇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

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鄰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舉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一

九

三八七

大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衷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典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屬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阿

既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備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州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置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爲禍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隙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今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爲本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一

十

四〇六

高祖功臣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罪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親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始終表見其文頗有所不蓋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卷之一

十一 三九五

惠景間侯百年表

太史公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惠時唯獨長沙全禪五世以無嗣絕竟無過爲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及孝惠訖孝景間五十載追脩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餘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閭越擅伐東甌請

卷之一

十二 三五十三

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今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書

禮書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

王史論贊輯要

卷之一

十三

三十五

錯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應能應勿易謂之能固能應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親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親情欲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

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驚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樂書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

王史論贊輯要

卷之一

十四

三十五

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由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欲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

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律書

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鐘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曰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歷書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水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鳩先淖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一

十五

三十三

時難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

卽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河渠書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一

十六

三四七

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平準書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

州名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
弊易變使民不倦各競競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
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
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疆
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
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
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弁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
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
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
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溢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

二十史論贊卷之

卷之一

十七 三十三

皇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飾寶
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
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女子紡績不足衣
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
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哉

世家

吳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
勾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

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

齊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
二千里其民閑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
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
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魯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
間斷斷如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
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爲臣親攻昭公昭

二十史論贊卷之

卷之一

十八 三十四

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燕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
燕北迫蠻貉內指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爲弱小幾
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
豈非召公之遺烈耶

曹

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倍負羈乃乘軒者三
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
者哉如公孫疆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陳杞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與

衛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一

十九

宋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衰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晉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卽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

弑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楚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爲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越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若身隸思終滅疆吳此觀兵中國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一

二十

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感得乎

鄭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刼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趙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

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譏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爲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爲郡

魏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韓

二十史論贊

卷之一

二十一

太史公曰韓厥之威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觀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爲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田敬仲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爲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

孔子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外戚世家總叙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

二十史論贊

卷之一

二十二

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之六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親親夫婦之際人倫之始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楚元王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母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爲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荆燕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疎然以策爲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爲偉乎

齊悼惠王

三十一
三十一
卷之一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于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蕭相國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閭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曹相國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

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留侯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于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三十一
三十一
卷之一

陳丞相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剖肉祖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絳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

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稜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梁孝王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五宗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

卷之一

二十五

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三王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疆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淵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

史記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譌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列傳

伯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卜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慨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管仲晏嬰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

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收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申不害韓非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二

司馬穰苴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閭廓深遠雖三伐征代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孫武吳起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麗洎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

行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伍子胥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仲尼弟子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商君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于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類率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蘇秦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張儀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疆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四

三原一

穰侯子甘茂

太史公曰穰侯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疆齊楚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疆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穰侯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轉族之臣乎

白起王翦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倫合取容以至切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孟子荀卿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五

三原一

孟嘗君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夫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平原君虞卿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耶戰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臣於大梁庸夫且知其

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信陵君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祀不絕也

春申君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

二十一史論贊補要

卷之三

下
三百七

後制於李園施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范雎蔡澤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羈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因厄惡能激乎

樂毅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廉頗藺相如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二十一史論贊補要

卷之三

七

田單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魯仲連鄒陽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屈原賈誼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間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呂不韋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官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繇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二

八

刺客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李斯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

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蒙恬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墜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夷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疆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二

九

張耳陳餘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殺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卿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魏豹彭越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

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
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英布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
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技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
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
不免於身爲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妬媚生患竟
以滅國

淮陰侯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
三才論贊卷之二

卷之二

十

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
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
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
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
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韓王信盧綰陳豨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
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
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
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

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
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
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田儼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
人蒯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
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
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
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三才論贊卷之二

卷之二

十

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勝公
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
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
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張蒼周昌任敖申屠嘉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爲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
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項曆何哉
周昌木強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
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韋丞相等傳

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卽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卽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衆甚也

酈食其陸賈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十二

項籍而引軍於華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今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傳寬斬欽周繇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欽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繇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爲厚君子矣

劉敬叔孫通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表益晁錯

太史公曰表益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爲質引義愴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十三

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晁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張釋之馮唐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萬石張叔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調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田叔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平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扁鵲舍公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舍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榮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舍公者可謂近之矣

吳王濞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歛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逾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隤龜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表盜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豨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益錯邪

當嬰灌夫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韓安國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鞅躬君子也

李廣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也

季布樂布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舉禁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

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哭彭越趙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列傳

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卽切當世之文而罔裏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十六

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殃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與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衛青霍去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細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公孫弘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過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十七

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措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效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說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

師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羅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至相位大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南越尉佗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山任當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三仕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九
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繆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殫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東越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嘗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還粟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朝鮮

太史公曰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

樓船將狹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西南夷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叩竹西夷後擗剽分二方卒為七郡

司馬相如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淮南衡山王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上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辟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

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僇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循吏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脩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汲黯郎當時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况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散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二

二十

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儒林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圖雕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聞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詔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千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二

二十一

四百五十一

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傳卿相小有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子方段于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爭于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問學者獨不廢也至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尾合適戌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端約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分

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

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十石二十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

酷吏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二

二十四

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棘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大宛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辟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間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二

三十五

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葉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苗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距驕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千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

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

卷之二

三十

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疆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俠幸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俠幸孝惠時有閭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倭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

說故孝惠時卽侍中皆冠鵓鷄貝帶傅脂粉化閱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爲文帝參乘鄧通無技能

滑稽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日者

三十

卷之二

三十七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龜策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與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

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上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繫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時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卽位博開藝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二

二十

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方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毗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揲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十三龜而武

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積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蠶江傍人家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二

二十七

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貨殖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滋味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能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眡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

繼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枿梓薑桂
金錫連丹砂犀璆瑁珠璣齒華龍門碣石北多馬牛
羊旆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基置此其大較
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諸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
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
所欲故物賤之微貴貴之微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
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
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
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

三才論

卷之二

三十一

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
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
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
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工極技巧
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綰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
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
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
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疆
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
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

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
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
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
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千乘
之王萬家之侯百里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
之民乎

自叙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
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
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

三才論

卷之二

三十一

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
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
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
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
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
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
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
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曷著
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
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

木牝牡雖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
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
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
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
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
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
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前有諛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
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
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
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
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
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
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
之太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
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
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

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
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
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
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
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
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
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
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
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二

三十二

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
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
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
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
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伯美里演周易孔子厄陳
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
子臙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
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
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

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

三十四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

前漢書

漢 蘭臺 令史 安陵 班固 譔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高祖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
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
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
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
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

一

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
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
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
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即
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
祀豈不信哉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
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惠帝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
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

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高后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爲故惠帝拱已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文帝

贊曰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施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官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絺所幸慎夫人衣不

二十二史劄記

卷之三

十一

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塞今邊備守不廢兵深入必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景帝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

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武帝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

二十二史劄記

卷之三

三

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昭帝

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卽位亦有燕蓋上官逾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宣帝

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平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元帝

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刊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

卷之三

四

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也

成帝

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

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哀帝

贊曰孝哀自為藩王及克太子之宮文辭博敏幼有令聞暗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屢詠大臣欲疆主威以則武宣雅性不好聲色時覽下射武戲即位痿痺末年竊劇饗國不末哀哉

平帝

贊曰孝平之世政由莽出衷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

三十二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

五

表

異姓諸王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禮積德累功治于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尚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

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成疆於五伯間閭偏於戎狄嚮應潛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桀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隸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鎬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孰然也故據漢受命諸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廼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

六

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維蕃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表功德闡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矣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庠阨隘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鉢之言然天下爲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

餘年秦據執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嫺笑三代滋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疋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孰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蓋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溥會稽爲荆吳北界淮潁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亘九疑爲長沙諸侯北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橋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溢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

七

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于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福廟堂之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三

八

三百七十一

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轂惟恐在後或廼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疆弱之變明鑒戒焉

王子侯表

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盛衰終始豈非命哉元始之際王莽擅朝僞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錄旋踵亦絕悲夫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自古帝王之興易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

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卽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土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未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滅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建文景四五世間流民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三

九

四百十一

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原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云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金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賓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于不及下車德念深

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
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
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太孝之隆於是爲至
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
不伐况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用金傳子繼弟及
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
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
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
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肆死
爲轉屍以往况今甚可悲傷聖朝憐憫詔求其後四

二十史劄記

卷之三

十

三百八十三

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
大義故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遶東布章非所以視化
勸後也三人爲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
詔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
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
之侯籍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昔書稱蠻夷師服詩云徐方既徕春秋列藩子之爵
許其慕諸夏也漢興至于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
封雖自外徕本功臣後故至孝景始欲侯降者丞相

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又有吳
楚之事武興胡越之伐將帥受爵應本約矣後世承
平頗有勞臣輯而序之續元功次云

外戚恩澤侯表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
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
至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帝撥亂誅暴
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
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及其行次而授
位也爵以功爲先後官用能爲次序後嗣共已遵業

二十史劄記

卷之三

十一

舊臣繼踵居位至平孝武元功宿將略盡會上亦興
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於是寵以
列侯之爵又疇咨前代詢問耆老初得周後復加爵
邑自是之後宰相畢侯矣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
賓位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劉氏
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
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修侯犯色
卒用廢黜是後薄昭實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
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
寢廣博矣是以別而叙之

百官公卿表

易叙宓義神農黃帝作教化民而傳述其官以爲宓義龍師名官神農火師火名黃帝雲師雲名少昊鳥師鳥名自顓頊以來爲民師而命以民事有重黎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然已上矣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岳以舉賢材楊側陋十有二牧采遠能邇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百穀尚作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夏殷亡聞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

十二

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召公於周是也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四岳謂四方諸侯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並爭咎變異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

改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以亂亡故略表舉大小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云
古今人表

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謚輔佐不得而稱矣而諸子頗言之雖不考庠孔氏然猶著在篇籍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博采焉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未知焉得仁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

十三

傳曰譬如堯舜禹稷尚與之爲善則行鯀驩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次總備古今之要略云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四

前漢書

漢 蘭臺令史 安 陵 班 固 譔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志

律歷志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一

欲耀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偽辭取正義著于篇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効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

禮樂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殲入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

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

有男女之情妬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

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

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

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

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蕃喪祭之禮廢

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

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

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二

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諱則王道備矣

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

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

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

之於饗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

詩歌詠言鐘石管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

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

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

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

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漢興樂家有制氏

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三

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考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

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氏皆因秦舊事焉

刑法志

夫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四

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慈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

中五斤刀鋸其次用鎖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獨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據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莠人欲長幼養老蕭曹爲相填以無爲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卽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訢之

食貨志

贊曰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書云杼還無周有泉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欽野有餓卒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顧古爲之有數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

竭于次矣

郊祀志

贊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略定朝廷之儀若迺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張蒼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爲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爲盛太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目爲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

天文志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潤涸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闕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暈適背火

抱珥蜃蜺迅雷風袂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則變見于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是以明君觀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五行志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爲虞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故經曰

三千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七

三百九十九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適言曰烏虆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追敘箕子適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彛倫追敘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彛倫追敘此武王問雒書于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日五行次二曰釐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太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

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昔殷道衰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各徵天人之道燦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既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欽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檻仲舒別向欽傳載睦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

地里志

三千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八

三百九十六

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于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二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壘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壘定壘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

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
極盛矣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
繁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
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言
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
下壹之庠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
變改民人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張禹
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宜寃故輯而論之終
其本末著于篇

溝洫志

三千史論藝文志

卷之四

九

夏書禹理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
乘舟泥行乘橈山行則楫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
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災之羨溢害中國
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
下底柱及盟津雒內至于大伾於是禹以爲河所從
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迺醢二渠以引
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洛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
迎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又安功施
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
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川

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
五湖於齊則通淄濟之間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峯
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
用溉百姓饗其利至於它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溝渠
甚多然矣足數也

溝洫志二

贊曰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魚乎中國川原以百
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孔子曰多聞而志之知之
次也國之利害故備論其事

藝文志

三千史論藝文志

卷之四

十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
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僞分爭
諸子之言紛然般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
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
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
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
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
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
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
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

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列傳

陳勝項籍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閭閻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闔諸侯於是秦人

二十史劄記

卷之四

士

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受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彘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

之軍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迫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頗首係頸委命下吏廼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二十史劄記

卷之四

士

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固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甞庸絕樞之子昨隸之人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問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免起阡陌之中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

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轟擾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穀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不敵於鈞戟長鎗適戍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口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隨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四

十一

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周生亦有言舜蓋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執拔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號爲伯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怨王侯畔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王之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迺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魏豹田儼韓王信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而炎黃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楚漢之際豪傑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儼兄弟爲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庠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

韓信英布彭越盧綰吳芮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滅荼盧綰與兩韓信皆微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強大懷不自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四

而

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于滅亡張耳以智全至于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著于甲令而稱忠也

劉賈劉澤吳王濞

贊曰荆王王也出漢初定天下未集故雖疏屬以策爲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于田生權激呂氏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歛以使其衆逆亂之萌自其子與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黠錯爲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爲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

劉交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鳴序同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季布樂布田叔

三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十五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寒旗者數矣可謂壯士及至困厄奴僕苟沾而不變何也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榮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盡無俚之至耳樂布哭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高五王

贊曰悼患之王齊最爲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爲置丞相

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

附益阿黨之法設其

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蕭何曹參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錄錄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爲一代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張良陳平王陵周勃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爲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

三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十六

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學者多疑於鬼神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高祖雖離困阨良常有力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投懷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爲謀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爲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爲漢伊周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慙可以佐之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迺所及終皆如言聖矣夫

樊噲酈商滕公灌嬰傳寬周繆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鎡基不如逢時信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賸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刼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張蒼周昌趙堯仕教申屠嘉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爲漢名相而專遵用秦之顓頊歷何哉周昌木強人也任教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十七

三百零七

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酈食其陸賈朱建婁敬叔孫通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聘其知辯益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丞輔天子而馴懷邪辟之計謀爲叛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夫荆楚剽輕好作亂適自古記之矣

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藩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爲謀主忠不終而詐警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十八

三百六十

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卻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薨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繼伊戾坎盟宋產死江充造壘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死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石奮衛綰直不疑周仁張敞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滌衣周仁爲垢圻君子譏之

文三王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厥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賈誼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亦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畧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二千史論贊韓嬰

卷之四

十九

三百九十九

爰盎鼂錯

贊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已變易反吳壹說果於用辯身亦不遂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賄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毋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張釋之馮唐汲黯鄭唐時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楊子以為孝文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

賈山鄒陽枚乘路溫舒

贊曰春秋魯滅孫達以禮諒君君子以為有後賈山自下劇上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

實嬰田蚡灌夫韓安國

贊曰實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各名顯金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亡術而不遜蚡負重而驕溢凶德參會待時而發藉禍區區其間惡能救斯敗哉以韓安國之見器臨其犇而顛墜陵夷以愛死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乎

景十三王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

道何則沉溺放恣之中居執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李廣蘇建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四

五

衛青霍去病

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百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票騎亦方此意為將如此

董仲舒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

喪予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惟發憤潛心大業今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淳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與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司馬相如

贊曰司馬遷傳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伯如雖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所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四

五

公孫弘十式兒寬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將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訓及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干弼牧弘羊擢干寶豎衛青奮于奴僕日碑出于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

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歷數則唐都洛下閭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
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
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典造功業制度遺文後
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莚招選茂異
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
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
魏相丙吉字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
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
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張湯

竇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
故闕焉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
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
世履道滿而不溢質之陰德亦有助云

杜周

贊曰張湯杜周金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
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

衡至于建武杜氏爵乃獨絕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
後莫能及也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及欽浮沉當
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戎終如其言庶幾
乎關雎之見微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覓也業因
勢而抵腕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張騫李廣利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二千五百里餘日
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
惡睹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
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

司馬遷

贊曰自右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
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
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
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
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
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金爭秦兼諸
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
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
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于采經據傳分散數

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
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
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
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
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
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
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
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
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
哲能保其身難

武五王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克之辜亦有
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
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
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
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
敗故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何獨一發臣哉秦始
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
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
山東之難與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

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
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
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
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
不利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
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遇亂原因衰激極道迎
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徐樂終軍王褒
賈捐之嚴安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久矣其為諸夏患也

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宛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
之義深切著明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
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
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
之恨哉

東方朔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
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譎說故今後
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
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談達多端

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諛似直穢德似
非忠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客首陽為拙柱下
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
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
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
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公孫賓 楚楚車千秋王訢楊敞惟蔡義陳萬
年鄭弘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
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

三十吏論

卷之四

三十

三十

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通所
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
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相寬次公治公羊春秋
舉為郎至盧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
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
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
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金進賢良茂陵唐
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
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
見其斷辯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焉雖未詳備斯可

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橋當世反諸正彬彬然
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遺議公卿
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疆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
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
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
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
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
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
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徒何足選也
楊王孫胡建朱雲梅福云敞

三十吏論

卷之四

三十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
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故曰蓋有不
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于外斬
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
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
敞之義著于吳章為仁由已再入太府清則濯纓何
遠之有

霍光金日磾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閭之間確然秉志誼
形於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切君權

燕王什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臣國家安社稷權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尤不學亡術間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晉國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勤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趙克國辛慶忌

三才史論卷之四

卷之四

三才

三才

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鄧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卿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克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民俗脩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誼慷慨風流猶存耳

傅介子常惠鄭吉并廷壽陳湯段會宗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於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易不自收歛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傳不疑疏廣于定國薛廣德平當彭宣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累亦其次也于定國父子哀鯨哲獄爲任職臣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遠遁有耻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三才史論卷之四

卷之四

三才

三才

王貢兩龔鮑宣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

章賢

司徒掾班彪曰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臣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魏相丙吉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臬

千吏論贊

卷之四

三

三

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序哉

駐弘夏侯始昌夏侯勝京房六壽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駐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者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駐孟誅

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疆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張敞王尊王章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楊雄亦如之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屬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翁歸抱公絜已為近世表張敞行術履忠進言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靖之

千吏論贊

卷之四

三

三

名王尊文武自將所在必發請說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蓋寬饒諸葛豐劉輔鄭崇孫寶母將隆何金

贊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于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以加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鄭雖云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以數子之名迹然毋將汙於冀州孫寶捷於定陵况俗人乎何金之節亞尹翁歸云

蕭望之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藉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

及至謀泄隙開譏邪構之卒為便嬖官豎所圖哀哉
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為儒宗輔佐之能近古
社稷臣也

馮奉世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劾躬履方
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
哀哉譏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
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
與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宣元六王

三才論贊卷之四

卷之四

三才

三才

贊曰孝元之後偏有天下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
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聽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
詩云貪人敗類古今一也

匡衡張禹孔光馬宮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
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曼咸以
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醜藉可也然
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焉能
勝其任乎

王商史丹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傳之家皆
重矣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陽平之
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勢尤盛曠責最久然至於
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
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導副主
掩惡揚美傳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
房闈入卧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
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傳喜
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薛宣朱博

三才論贊卷之四

卷之四

三才

三才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宜所在而
為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譽誠有極也博
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又見孝成之世委任
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復附丁傳稱順
孔鄉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孔子
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

翟方進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
師身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
有黃育奚益於敵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

夫

谷永杜鄴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傳在孝哀時故杜鄴敢譏丁傳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勢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指金火以求合可謂諒不足而諉有餘者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之矣

何武王嘉師丹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考其禍福乃效

卷之四

三

三百七十五

于後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武嘉區區以一黃障江河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楊雄

贊曰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于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于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

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儒林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循吏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于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

用彫敝姦執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于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錄又陋而登至尊興于間閭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

三才圖會

卷之四

三

四百一

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遁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

諫君子之遺風矣

酷吏

贊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爲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掎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寢以耗散九卿奉職救過不給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衆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汙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姦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

三才圖會

卷之四

三八

三百五十一

貨殖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官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樹種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鳥獸雀鴈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獾未祭且網不布于澤鴈隼未擊罾弋不施于溪澗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墾藪澤不伐天祿魚鱉卿咸有

常禁所以順時宜氣蕃阜庶物猶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瞻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塋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稅人佾舞於庭雍徹于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

利篡弑取國者爲王公圉奪成家者爲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土木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哈菽飲水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游俠

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舉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舉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舉人也况于郭解之倫以匹

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舉已不容于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縱于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而樓護爲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閒陳遵爲雄閭里之俠原涉爲魁

侯幸

贊曰桑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閑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金爲公卿可

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蒙矣主疾無嗣弄臣爲輔門足不彊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爲此也

匈奴

贊曰書戒蠻夷猶夏詩稱戎狄是脩春秋有道守在四夷又夷狄之爲患也故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

三十更論蠻夷

卷之四

四

三百九十二

敬呂后時樊噲李布李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矧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而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

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賈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西南夷兩粵朝鮮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

三十更論蠻夷

卷之四

四

三百六十六

而句踐亦以粵伯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還衆繇王居股等猶爲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于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遺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觀太宗填撫尉陀豈古所謂招撫以禮懷遠以德者哉

西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

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疆
盛故能睹犀布瑋羽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
開牂牁越雋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
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後宮蒲梢龍文魚目
汗血之馬充于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于
外固殊方異物四方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
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
落以隋珠和璧天子負黼依鸞翠被馮玉几而處其
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磬
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

三才圖會

卷之四

聖

四百七十一

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于用度不足廼權酒酤
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
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
始出衣繡杖斧斷斬于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
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
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
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
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
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
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

絕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
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
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
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
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
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
却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外戚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
靡不同之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

三才圖會

卷之四

聖

三百五十六

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
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
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
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大折不辜而家依託舊
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
呼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元后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
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
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

系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
初都位號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
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王莽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與宗族稱孝
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
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
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才又乘四父歷
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詔考爲之宗主
故得肆其奸惡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
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其據顛覆之勢險
于桀紂而莽晏然自以貴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
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
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蹙然喪其樂生之心
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
邑爲虛丘壠幾遍害偏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
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歸殊
塗俱用滅亡皆亢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蠅聲餘分
閔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四百七十一

敘傳

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藉故雖堯舜之
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于後世冠德于百王故
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
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于
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
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于孝平王
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
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四終

史論贊輯要

卷之四

四百七十一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五

後漢書

宋宣城太守順陽范曄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本紀

光武

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
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歛異焉使卜
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
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
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一

改號爲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
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
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
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喈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
及始起兵還春陵遠望含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
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爲天子其
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乘時龍而御天哉

明帝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
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

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
雖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爲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
乎

章帝

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於章帝素知人厭
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
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
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從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
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克諧羣后德讓謂之長
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二

者數千百所烏呼懋哉

和帝

論曰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
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
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衍長前世將
服叛去來自有數也

安帝

論曰孝安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損徹膳服
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
敝遂復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舊台衡以答天青既

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

順帝

論曰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稱鑒前違審識情偽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倣僻之多與

桓帝

論曰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斯將所謂聽於神乎及誅梁冀奮威怒天下猶企其休息而五邪嗣虐流衍四方自非忠賢力爭屢折姦鋒雖願依樹流疑亦不可得已

辛更論贊

卷之五

三

可得已

靈帝

論曰秦本紀說趙高譎二世指鹿為馬而趙忠張讓亦紿靈帝不得登高臨觀故知亡敝者同其致矣然則靈帝之為靈也優哉

獻帝

論曰傳稱鼎之為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寶不可奪移至今負而趨者此亦窮運之歸乎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

皇后紀

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累必委成家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惟秦辛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龐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尊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圜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輶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終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它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繼西京外戚云爾

辛更論贊

卷之五

四

郭后

論曰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之甚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牀第承恩色雖險情暫行莫不德焉及至移意愛析燕私雖惠心妍狀愈獻醜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其命斯誠志士之所沉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違之者也郭后以衰離見貶志怨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黨戚至乎東海遼逖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

進退之隙不亦光於古乎

鄧后

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關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欽祗於虛器直生懷德懸書於象魏借之儀者殆其感哉然而建光之後王柄有歸遂乃名賢戮辱便孽黨進衰教之來茲焉有徵故知持權引謗所幸者非已焦心卹患自強者唯國是以班母一說閭門辭事愛姪微愆見剔謝罪將杜根逢誅未值其誠乎但蹊田之牛奪之已甚

后紀總論贊

王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五

論曰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諡以為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金以德為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實二后俱稱德焉其餘唯帝之庶母及蕃王承統以追尊之重特為其號如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諡其安思順烈以下皆依而加焉

志

律曆總論

論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之分尚矣乃有皇極皇極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計曆載彌久暨於黃帝班

示文章重黎記註象應著名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立曆數天難謹斯是以五三迄於來今各有改作不通用故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為上元太初曆到章帝元和旋復疏闊徵能術者課校諸曆定朔稽元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為四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

王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六

攝提以辨曆者得開其說而其元渺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主於元光和平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曆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為算述敘三光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述數略舉是以集錄為上下篇放續前志以備一家

禮儀志

夫威儀所以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以為禮儀志

祭祀志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迄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僞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爲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

三才圖會

卷之五

七

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爲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饋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且唯封爲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爲必改乃當天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於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

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爲失所難以爲誠矣

天文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象見於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垂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如

三才圖會

卷之五

八

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惡至於書契之興五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關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周之史佚萇弘宋之子韋楚之唐虞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石申夫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撓微通洞密至探禍福之原觀成敗之勢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爲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慧孛大角大角以亡有大星與小星關於宮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興景武之

際司馬談談子遷以世黎氏之後爲太史令遷著史記作天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以參往行之事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攝元年迄孝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言其時星辰之變表象之應以顯天戒明王事焉

五行志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益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三才論贊補要

卷之五

九

郡國志

贊曰衆安后載政治區分侯罷守列民無常君稱號遷隔封割糾分略存減益多證前聞

百官志

漢之初興承繼大亂兵不及戢法度草創略依秦制後嗣因循至景帝感吳楚之難始抑損諸侯王及至武帝多所改作然而奢廣明用匱乏世祖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所以補復殘缺及身未改而四海從風中國安樂者也昔周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今其遺書所以觀

周室牧民之德既至又其有益來事之範殆未有所窮也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諸文倜說較略不究唯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置官本末訖于王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世祖節約之制宜爲常憲故依其官簿粗注職分以爲百官志凡置官之本及中興所省無因復見者既在漢書百官表不復悉載

輿服志

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言昔者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勤憂之勞之不

三才論贊補要

卷之五

十

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無天昏暴陵之災是以天下之民敬而愛之若親父母則而養之若仰日月夫愛之者欲其長久不憚力役相與起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雍覆之欲其長久也敬之者欲其尊嚴不憚勞煩相與起作輿輪旌旗章表以尊嚴之斯愛之至敬之極也苟心愛敬雖報之至情由未盡或殺身以爲之盡其情也弄世以祀之明其功也是以流光與天地比長後世聖人知恤民之愛思深大者必饗其樂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必受其福故爲之制禮以節之使夫上仁繼天統物不伐其功民物

安逸若道自然莫知所謝老子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此之謂也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所以爲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順則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緝故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遂延日月升龍山車金根飾黃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賢仁佐聖封國受民黼黻文繡降龍路車所以顯其仁光其能也及其季末聖人不得其位賢者隱伏是以天子微弱諸侯脇矣於是相貴以等相謙以貨相賂以利天下之禮亂矣至周夷王下堂而迎諸侯

千史論贊卷之五

卷之五

士

此天子失禮微弱之始也自是諸侯官縣樂食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晃而儼大武大夫臺門旅樹反玷繡黼丹朱中衣鏤簋朱紘此大夫之僭諸侯禮也詩刺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傷其敗化易譏負且乘致寇至言小人乘君子器盜思奪之矣自是禮制大亂兵革並作上下無法諸侯陪臣山濠藻稅降及戰國奢僭益熾削滅禮籍蓋惡有害己之語競修奇麗之服飾以與馬文蜀玉纓象鑣金鞶以相夸上爭錐刀之利殺人若刈草然而宗祀亦旋夷滅榮利在己雖死不悔及秦并天下攬其輿服上選以供御其次

以錫百官漢興文學既缺時亦草創承秦之制後稍改定參稽六經近於雅正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之正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故撰輿服著之于篇以觀古今損益之義云

列傳

劉玄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爲紂未可伐斯時有未至者也漢起驅輕黠烏合之衆不當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旆之所搗及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額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

千史論贊卷之五

卷之五

士

爲權首鮮或不及陳項且猶未與兇庸庸者乎

王昌劉永張步李憲彭寵盧芳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寬則得衆夫能得衆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又况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因時擾攘苟恣縱而已耳然猶以附假宗室能振強歲月之間觀其智略固無足以憚漢祖發其英靈者也

隗囂

論曰隗囂援旗糾族假制明神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於大國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執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至吏窮廟策竭征徭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業生同成喪而爲其議者或未聞焉若茲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

公孫述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

三才論贊

卷之五

七

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遼處遠非王化之所允乎述雖爲漢吏無所馮資徒以文俗自慕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慙魏侯也及其謝臣屬奢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

齊王縉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爲哉其志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故岑彭以顯義若此

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蠆爲戒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李通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况乃億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汗滅親宗以歟一切之功哉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卽墨用齊義雪燕耻彼之趣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

來歙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

三才論贊

卷之五

七

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李王鄧來總贊

贊曰李鄧豪膽舍家從識少公雖乎宗卿未驗王常知命功惟帝念款款君叔斯言無玷方歟三捷永隆一劒

鄧禹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羸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

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柯邑兵散宜陽視龍章於終朝就戾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圖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爲乎

鄧訓鄧騭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孽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來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執謝讒亦勝之悲哉騭惺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十五

晉書

寇恂

論曰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唯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

馮異岑彭賈復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兩將之功實爲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尅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栢人之名違

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灾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吳漢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諒由質簡而疆方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爲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臧宮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強人資附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十六

晉書

漢之思雖懷重紆紱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爲羣尚未足以爲比功上烈也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比矣光武審黃石存包來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

耿弇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執則知高祖之廟勝弇決策河北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弇自尅

拔全齊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彼乎何其獨能隆也

耿恭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爲二漢當疏高爵窮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爲歎息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十七 三百五

祭彤

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且臨守偏海政移犢俗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郅下至乃臥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而一肯之故以致感憤惜哉畏法之敝也

郅彤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議者欲因二郅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

夫景同郅彤之廷對其爲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斯近之矣

二十八將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旣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十八 三百六

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執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繼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雍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

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金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卽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廷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汲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

卷之五

九

之次云爾

竇融

論曰竇融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遂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微功趣執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竇憲

論曰竇憲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大半矣而猶庸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

名自終邪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洛之表飲馬北鞬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累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間非復搜揚側陋選舉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竇將軍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馬援

三史論贊要

卷之五

十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隅之願蓋爲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卓茂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施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

表間立館何異哉於是蘊憤歸道之賓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怨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宋弘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爲根心者也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

三才論贊補要

卷之五

主

伏湛侯霸宋弘蔡茂馮勒趙惠牟融韋彪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淮人孺慕徐冠要降弘實體遠仁不忘本惠政多迹彪明理損牟公簡帝身終上衮

宣秉王良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季文子妻不衣帛魯人以爲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毀譽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其疏薄良要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容其清人君高其節

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張湛不屑矜僞之誚斯不僞矣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文矣

杜林

論曰夫威強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馮衍

論曰夫貴者負執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

三才論贊補要

卷之五

三

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妬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以彌阻於來情嗚呼

鮑永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嘗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槩也

郎顗襄楷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而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顗襄楷能仰觀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

張堪廉范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若夫高祖之召樂布明帝之引廉范加恕以發其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五

三

志就戮以延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郭伋蘇章蘇不韋羊續賈琮陸康

贊曰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定南楚民作謹言奮馳單乘堪駕毀轅范得其朋堂任良肱二蘇勁烈羊賈廉能季寧拒策城隕衝軻

樊宏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眾人善之若乃樊重之折弊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

用夫道實廉以崇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以施於政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間哉

朱浮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邊豆之事則有司存而先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嚴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朱浮議諷苛察欲速之弊然矣焉得長者之言哉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五

三

周章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常者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各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德乏萬夫之望主無絕天之壺地有既安之執而糾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已倖乎如令君器易以下議卽斗筭必能叨天業則狂夫豈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榮統梁商梁冀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爲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

能以愿謹自終者乎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非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朝恤患未聞上術樵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興粟盈門何救阻饑之厄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况乃傾側孽臣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曹褒

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收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

下史論贊要

卷之五

三十五

能已也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專命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業絕天算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咸革異調中都殊絕况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襲襲而新音代起律謝臯蘇而制令亟易修補舊文獨何猜焉禮云禮云曷其然

乎

鄭玄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矣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彫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鄭興賈逵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道爲諸儒宗亦徒有

下史論贊要

卷之五

三十六

以馬爾桓譚以不善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張佚

論曰張佚訐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爲之懷耻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歌而佚廷議戚援自居全德意者以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麋以罪作傳蓋推仁審僞本乎其情君人者能以此察則真邪幾於辨矣

桓榮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以取爵位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憑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為己乎

丁鴻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潔情以去國龜未始有其讓也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

行史論贊要

卷之五

五

狗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狗名者焉

張宗法雄勝撫馮緄度尚陽璇

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懷穢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闕時月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託驗神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墨盈

四郊奔命首尾若夫數將者金宣力勤慮以勞定功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

劉般傳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忘本樂之過也條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脩已以致祿孝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

二十史論贊要

卷之五

五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淳于仁悌巨孝以名居巢好讀遂承家祿伯豫遼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惟速周能感親齒神養福

班固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藉之作大義繁然者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

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
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
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
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
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
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
於目睫也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北良遷董兼麗卿雲彪識
皇命固迷世紛

第五倫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五

三才

論曰第五倫峭嚴爲方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悻
悻歸諸寬厚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章
爲佩蓋猶此矣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偏下豈尊
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
言也

鍾離意寒朗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齊
侯省刑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寬獄篤
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說本於諫
爭則絞切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

東平王東海王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
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
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
生累近則喪大斯蓋明哲之所爲歎息嗚呼遠隙以
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東海恭王遜而
知廢爲吳太伯不亦可乎

光武十王

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延既
怨詛荆亦歛望濟南陰謀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聞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五

三才

天喪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謙恭王實惟三讓

朱穆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
著絕交之論慕邕以爲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
志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又曰晏平仲善
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之
義詩載讎朋之謠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
濟其益紓永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
者之方焉至乃田寶衛霍之游客廉頗程公之門賓
趨向執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荆卿之義敵侯生豫子

之投身情爲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敵而忘得朋之義蔡氏貞孤之言其爲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樂恢何敵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馮盛戚之權將有呂霍之變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故能挾幼主之斷勦姦回之偶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間唯何敵可以

三才論贊要

卷之五

三

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矣哉

鄧彪張禹徐防張敘胡廣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以圖存者仕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夫行於物則非已直於志則犯俗辭其艱則乖義徇其節則失身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遲遲於岐路之間也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古人以晏安爲戒豈數公之謂乎

表安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那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侯而那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間乃情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鞠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單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郭躬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

三才論贊要

卷之五

三

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

陳寵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下僭寵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枉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班超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受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慄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勲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應奉應邵爰延徐璆

論曰孫懿以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酺資譎數取通而終之以害諫豈性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度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邵采章爲盛及撰著篇籍魏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璆應對辯正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三

而不可犯陵上之尤斯固辭之不可以已也

王充王符仲長統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華易時敵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以爲世非胥庭人乖穀飲化連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明居晦回沈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

於上世及至戴黃星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

亦有宥公族黜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敝山崇儉楚楚衣服成在窮賒疎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欽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與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錡鼎事有可詳三車在今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宜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三

夫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靜者以席上爲腐議東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敝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爲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孝明八王傳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明帝封諸子租稅不過二十萬馬后爲言

而不得也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厭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龐參橋玄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殆漢陽之幽人乎龐參躬求賢之禮故民悅其政橋玄厲邦君之威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在焉如令其道可忘則疆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子貢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三才圖會

卷之五

三才

崔駰瑗寔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遂爲儒家文林駰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以居正則其歸旨異夫進趣者乎李固高潔之士也與瑗鄰郡奉贊以結好由此知名杜喬之幼殆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錯之徒不能過也

周黃徐姜申屠傳總論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

幼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實以迷國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蔬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悵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

三才圖會

卷之五

三才

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閔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閣延俊賢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千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

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侯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己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黃憲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玆名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隕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千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三

周燮黃憲徐穉美肱申屠蟠

贊曰琰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悽悽碩人陵阿窮退韜伏明姿其是堙曖

楊震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爲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先世韋平方之

黃矣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諱彪誠匪忒修雖才子渝我淳則

章帝八王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張皓王龔

論曰張皓王龔稱爲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薦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

千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三

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爲爲難乎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淳千長受稱於方進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柱下無朱文之軫也

張王种陳

贊曰安儲遭諸張卿有請龔糾便佞以直爲膏二子過正理車堙并种公自微臨官以威陳球專議桓思同歸

李雲

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紆摩上以街沽成名哉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夫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已故說者識其難焉

杜樂劉李劉謝

贊曰鄧不明辟梁不損陵懷懽懽杜諷辭以興黃冠方熾子奇有識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忤宦情雲犯時忌成仁喪已同方殊事

三才論贊要

卷之五

元

臧洪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旣且號東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笑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紆倒懸之會忿憤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

虞詡傳樊蓋勲臧洪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燮令圖再全金方蓋勲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張衡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幽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

馬融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旣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資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蔡邕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承寵既越潛丹江堅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顧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匡道旣申狂僭

三才論贊要

卷之五

單

屢章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屬其慶者夫豈無懷君子斷刑尚或爲之不舉况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于長謗書流後放此爲戮未或聞之典刑

左雄周舉黃瓊黃琬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土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

三十史論贊要

卷之五

聖

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佐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美實者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袵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

乃英能承風俊乂成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嵩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宜其智力惟懼容其蹇辭舉措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衮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

三十史論贊要

卷之五

聖

偷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灾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道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嗚呼

荀爽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傷其情以爲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

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臣特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爲違貞吉而履虎尾焉觀其遜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及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遂邇也

陳寔

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闇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爲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群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

三才史論卷之五

卷之五

聖三

所以聲教發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李固杜喬傳

論曰夫稱仁者其道弘矣立言踐行豈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將以之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也夫專爲義則傷生專爲生則害義專爲物則害智專爲己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上以殘闇失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爲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爲求生以害仁也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

節之觸禍耻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杜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措糞土也

吳佑延篤史弼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直吳季英視人畏傷發言烝烝似夫懦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哉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史弼頑頑嚴更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

三才史論卷之五

卷之五

聖四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蠶蠶起懷雷霆駭耳雖育荆諸之倫未有不穴豫奪常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皇甫規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作則其爲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作哉夫其審已則于祿不貪則委位故于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已不伐而讓入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

論曰自鄴鄉之封中官世盛暴恣數十年間四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番竇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以斷忠烈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陳蕃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悖俗而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遜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已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懍懍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忘百餘年數公之力也

王允

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猜忤爲礙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冒伺間不爲狙詐及其謀濟意

從則歸成於正也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五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四十一

宋宣城太守順陽范曄

譔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弘明

男惟成校

列傳

黨錮傳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皆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宥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

則強梁褻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強者以大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今行私度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

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

耻見纓綈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

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

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

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

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姦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

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

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蠡吾侯受

學於甘陵周福及卽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

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

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

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後汝南大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

功曹岑晡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

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

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

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

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

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屢假到門時河內張成善

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棄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諱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

卷之六

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晳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福胡毋班秦周藩喬丁章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收入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

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荀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爲八顧朱楷田槃踈耽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爲八及刺石立墀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禰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有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

卷之六

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未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卽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其財恩義已輕服屬踈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旣與黨同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以下皆得解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有輕與張

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憂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平篇

李膺范滂

論曰李膺振振汗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榮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其死而毋歎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二十五史劄記卷之六

五

張儉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李布逃亡朱家甘罪而張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爲之主至乃損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郭太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難徵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

危行終享時晦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竇武何進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銳卒而事敗閹豎身死功頽爲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于泓也

孔融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

二十五史劄記卷之六

六

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舉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因委曲可以每其生哉懔懔焉嗚嗚焉其與現王秋霜比質可也

荀彧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乃越河冀開關以從曹氏察其定舉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國難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誠仁爲已任期紓人於倉卒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爲中賢

以下道無求備智算有所研疎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時運之屯邇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勢疆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皇甫嵩朱雋

論曰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略受賑倉卒之時及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穢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

三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七

連盟而舍格天之大事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徒本之於盧植收名歛策而已不有焉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泮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爲先斯亦行身之要與

董卓

論曰董卓初以虓閼爲情因遭崩刺之勢故得蹈藉彝倫發裂畿服夫以剗肝斷趾之性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尚有盜竊之道焉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崑岡之火自茲而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不仁甚矣

劉虞公孫瓚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群者或未聞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漢之賢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聚稿保燕薊之饒繕兵昭武以臨羣

三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八

雄之際舍諸天運微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

袁紹劉表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途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爲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狼剛而不和慢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劉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木禺之於人也

劉焉

論曰劉焉觀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庶乎見幾而作

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行則僭奢之情用固亦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業先圖尚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吁哉

表術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夫事不以順雖疆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曰失忠信變詐妄生矣况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循吏傳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六

九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橫上林池樂之官廢聘望弋獵之事共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親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莫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

遷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倫朱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歲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書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敢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邈鳳廷薦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革前世張趙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然道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六

十

集殊聞顯迹以為循吏篇云

酷吏傳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肆情剛烈成其不撓之威違蒙用已表其難測之智至於重文橫入為窮愁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故乃積骸滿窟漂血十里改溫舒有虎冠之吏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也哉若其操持強執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密者方於

前世省矣而闇人親姪侵虐天下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厭快衆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

配吏傳二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偷薄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齊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遠著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

卷之六

十一

君蚩黃霸之術密人笑卓茂之政猛既窮矣而猶或未矜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嘗鞠人減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爲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宦者傳二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祿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色取禍竊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至於霧起宦

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衆體推情未鑒其敝卽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思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或借譽員良先時薦譽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勿迷替視聽蓋亦有其理焉許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聞至成發憤方啓專奪之隙斯忠賢所以智屈杜稷故其爲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

卷之六

十二

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儒林傳二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生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羣輿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傳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廙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繙其轡輓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

固焉又雄所謂說說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批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閹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阉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辱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撓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十三

文苑傳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抽心呈貌非彫非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

獨行傳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此蓋夫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

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為否異適矣中世偏行一介之大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剋悍於強禦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亦有結朋協奸幽明共心蹈義陵險死生等節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難為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為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方術傳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六

十四

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闢局於明靈之府封牒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聞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其子之術師曠之書緯戾之部鈴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贖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曰者擬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爲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秦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爲此也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蔽或同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今溫彙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

卷之六

十五

也疏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中世張衡乃陰陽之宗郎顗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料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

樊英傳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然刺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

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未穆等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垂用本乎禮樂適末或踈及其陶鎔神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垂之數跡乎而或者忽不踐之地除無用之功至乃誚譟遠術賤斥國華以爲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孟軻有言曰以夏資夷不聞蠻夷於夏况有未濟者乎

卷之六

十六

方術傳

贊曰幽眈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實幸玄奧

逸民傳

易稱遜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頽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養其跡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榮或庇物以深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

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
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
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
蟬蛻置埃之中自致衆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
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
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
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
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遠患之遠也光武側席
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貴相望於巖中
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
受二十史論衡卷之六

卷之六

十七

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
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
德稍衰邪嬖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
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
者列之此篇

高鳳

論曰先大夫宣侯嘗以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
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爲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
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穎陽洗耳耻聞讓孤竹
長飢羞食周粟或高棲以違行或疾物以矯情雖耽

跡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凌青雲之上身晦
泥汗之下心名且猶不顯况怨累之爲哉與夫委體
淵沙鳴弦探日者不其遠乎

列女傳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
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
微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
事述爲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嫺李姬各
附家傳若斯之類並不兼書餘但按次才行尤高秀
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卷之六

十八

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

東夷總論

論曰昔箕子遭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
開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
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
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
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
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耳其後遂通接商賈漸
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於是從而澆異焉老
子曰法今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

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南蠻西南夷

論曰漢自征伐夷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疆番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著自山海經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獸之倫獸居鳥語之類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編數都護部中之曹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六

卷之六

十九

前卷

物沈沙棲陸之瑋寶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官惺焉又其寶燄火毳馴禽封獸之賦軫積於內府夷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獲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校筭薄於羗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爲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啓土立人至今成都焉

西羌

論曰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狄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

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徒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西域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志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域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雲頂川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巳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贏金而賜龜綬後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六

卷之六

二十

前卷

服則繫頭頽而纓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習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漠之道身熱首痛風災兇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與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淫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親代而捐文書法導遠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

則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
生神述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
騫翺無聞者豈其道閑往還數間叔葉乎不然何誣
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齊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
之飾將徵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
訓空有兼道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奸仁惡殺蠲敝崇
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
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螭角之論尚未足以舉其
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
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

二十史論衡卷之六

卷之六

三十一

大道通矣

南匈奴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
窘平城之圍太宗政隣刑措不雪憤辱之耻逮孝武
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旌星屬侯列郊甸
火通甘泉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至於窮竭武力
單用天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顛折而漢之疲耗略
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
因為邊衛罷閑徵之微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鍾
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

蹤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
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
流傍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
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
沙塞之外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因徙幽并之民增
邊屯之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
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帝方厭兵間修文政未之
許也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
北狄之衝奉蕃補臣未爲外扞天子總攬群策和而
納焉乃詔有司問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

二十史論衡卷之六

卷之六

三十二

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綬
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
譬雲旣深互伺隙控弦抗戈覲望風塵雲屯鳥散
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
晏然矣後亦頗爲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
前後並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寃掩其窟穴
躡北追奔三千餘里遂破龍祠焚薊幕阬十角格閭
氏銘功封石倡呼而還單于震懼屏氣蒙氈遁走於
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執及其虛曠還南
乃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尤武權宜之略下防

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笑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矜三捷之功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已禍奔蔑天公坐樹大鯁求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爲疾毒胡可單言降及後世訛爲常俗終於吞噬仲卿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與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烏桓鮮卑

論曰四夷之暴其執互疆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羌猛

於中興而靈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

卷之六

之地躡頰凶桀公據遼西之土其陵跨國中結患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冥數以至於足乎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七

三國志

晉著作郎治書侍御史安漢陳壽撰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魏書

武帝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踞四州疆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艱危中內擘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美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起世之傑矣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七

文帝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疆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三少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爲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空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僭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

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輔宰統
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襲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
山陽班寵有加焉

后妃傳二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漢漢乘非其據
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爲美追觀陳羣之議
棧潛之論適足以爲百王之規典番憲範乎後葉矣

董卓韋紹韋術劉表傳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
有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韋紹劉表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七

二

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膺楊河朔
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開善而不
能納廢竊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覆社稷傾覆
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
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呂布張邈臧洪傳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
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
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
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風隕功業未

遂洪以兵弱敵疆烈志不立惜哉

公孫瓚公孫度陶謙張楊張燕張繡張魯傳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
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投首
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
燕繡魯含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爲愈
焉

諸夏侯曹傳

評曰夏侯曹氏世爲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並
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有効勞美德薄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七

三

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
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總絕榮位如斯曹
未聞匡弼其非拔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荀彧荀攸賈詡傳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
充其志也荀攸賈詡庶乎笑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
平之亞歟

袁渙張範涼茂閻淵田疇王脩邢原管寧傳

評曰袁渙邢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蓋是貢禹
兩龔之匹涼茂閻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

能第矣田疇抗節王脩忠禎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玠胡昭閫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崔琰毛玠徐奕何夔那顗鮑勛司馬芝傳

評曰徐奕何夔那顗貴尚峻厲爲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廢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寂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曠克備諸

鍾繇華歆王朗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瞻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七

四

三百四十五

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新哉劉寔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各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程昱郭嘉董昭劉燁蔣濟劉放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燁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足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識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劉馥司馬朗梁習張既溫恢賈逵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任峻蘇則杜畿鄭渾倉慈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綸治體蓋有可觀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七

五

三百四十六

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爲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爲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李典李通臧霸文聘呂虔許褚典韋龐德龐清

關溫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忌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德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清不憚

伏劍而誠感鄰國閭閻向城大呼齊解路之裂焉

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黠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其此之謂歟

武文世王公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垂棠棣之義廢爲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王粲衛顗劉廙劉劭傳殷

二十史論贊

卷之七

六

三頁十五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金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與一代之制然其冲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顗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傳殷用才達顯云

桓階陳羣陳矯徐宣衛臻廬毓

評曰桓階識觀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卽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廬久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

云

和洽常林楊俊杜襲趙儼裴潛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襲溫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韓暨崔林高柔孫禮王觀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爲疚矣

二十史論贊

卷之七

七

三頁三

辛毗楊阜高堂隆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焉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滿寵田豫牽招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畧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泰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徐邈胡質王昶王基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番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王凌毋丘儉諸葛誕鄧艾鍾會

評曰王凌風節格尚毋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應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哉邪鄧艾矯然疆壯立功立事然闇於防患咎敗旋至豈達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

卷之七

八

三百九十七

也

方術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慶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烏丸鮮卑東夷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

蜀書

紀傳

二牧劉焉劉璋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劉歆見圖識之文則名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與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遷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推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先主

卷之七

九

三百九十八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爲下者抑撥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後主

評曰後主在賢相則爲循理之君惑闇堅則爲昏闇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季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宜爲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

廉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

二主后妃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諸葛亮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飭者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十

三百五十二

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季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金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強犖壯

猛金作爪牙其灌藤之徒歟

龐統法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笑然不以德素稱也儼之魏臣統其荀或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儔邪

許靖糜竺孫乾簡雍伊籍秦宓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爲稱又以人物爲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爲大較而廟器也糜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十一

三百四十四

謂一時之才士矣

董和劉巴馬良陳震董允呂乂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爲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亞矣

劉封彭萊廖立李嚴劉琰魏延楊儀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萊廖立以才援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任金威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

禍取咎無不自已也

霍峻王連向朗張裔楊洪費詩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膺斂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況庸后乎哉

杜微周羣杜瓊許慈孟光來斂尹默李譔護周

卻正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樂周羣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十二

三百廿

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爲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爲世碩儒有董楊之規卻正文辭繁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多故著于篇

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操而能毅王平忠勇而嚴整張嶷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餐迹遇其時也

蔣琬費禕姜維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

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邈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說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葭爾而可屢擾乎哉

鄧芝張翼宗預楊戲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羣然智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吳書

傳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十三

三百十二

孫破虜討逆

評曰孫堅勇犖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

吳主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于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宴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

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吳三嗣主

評曰孫亮童穉而無賢輔其儲位不終必然之勢也
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與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
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
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閔楚流黜者蓋不可
勝數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其
榮戚巫祝交致祥瑞以爲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
德猶或矢誓衆臣于違女禍或拜昌言常若不及況
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諛諛者進虐用其民窮
淫極侈宜胥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
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列傳

劉繇太史慈士燮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
里之土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
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于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
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妃嬪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
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
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爲心平一爲主者
然後克免斯累邪

宗室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况
此諸孫或贊典初基或鎮據邊番克堪厥任不忝其
榮者乎故詳著云

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勲克舉忠孝方直動不爲已

三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七

十四

三百廿一

三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七

十五

三百廿八

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
容間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
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
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
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辭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
之節休承脩志咸庶爲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張紘嚴攸程秉閻澤薛綜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爲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
誠有以也嚴程閻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舊不
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爲吳良臣及墜纂蹈允有

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周瑜魯肅呂蒙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盟荆城
仗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
明出衆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
諳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已
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
故載錄焉

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陳武董襲甘寧凌統

潘璋丁奉徐盛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十六

三百一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
潘璋之不脩權能志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
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
美乎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
呂範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
越隘得以吉終至於範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
遇之時殊也

虞翻陸績張溫駱統陸瑁吾粲朱據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
曠宇也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
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欺張溫
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
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
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陸遜陸抗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
未著推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遜之謀略又歎權
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
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
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吳主五子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爲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
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
庶于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
橫遇飛禍矣

賀齊全琮呂岱鍾離牧周魴

評曰山越好爲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
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緩靜邦域者也呂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七

十七

三百一

岱清恪在公周飭謫略多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軒子獲譏毀名云

潘潘陸凱陸胤

評曰潘潘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大丈夫格業胤身繫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是儀吳綜徐詳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其模倣之佐乎

吳範劉惔趙達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七

十八

一百四十六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美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

諸葛恪滕胤孫峻孫綝濮陽興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在於恪矜已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禰之有哉滕胤厲脩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責必危之理也峻綝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石室輔應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或之說誅夷其空矣

王蕃懷玄賀邵韋曜華覈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機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冲以爲玄邵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詰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爲幸耳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七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七

十九

一百五十四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八

晉書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帝紀

宣帝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
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
王已來處其憂而爲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疆
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氣霧交飛宜
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繼治武以稜威用人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八

如在已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
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節忠於已
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
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
再計矣旣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
闔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
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
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
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
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

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傳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
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旣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
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
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征討之策豈
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
耻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
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
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噬後代亦猶竊鍾掩耳以
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故知貪於近
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
禍人而福己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况
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
蒼生而天未啟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
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八

景帝文帝

史臣曰世宗以敵略創基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
迹空存翦商之志彌遠三分天下功業在焉及踰劔
銷氛浮淮靜亂桐宮胥怨或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
格之端揆周公流連於此歲魏武得意於茲日軒懸
之樂大啟南陽師摯之國於焉北面壯矣哉包舉天

人者也爲帝之主不亦難乎

武帝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絕緣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啟封疆決神笑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濟南征師不延時德虜削迹兵無血刃楊越爲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

二十史論贊卷之八

卷之八

二

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觀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途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尚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况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雄權楊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

以成疎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僞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

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德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閉其端而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渾之僞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己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桓胤亂基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

二十史論贊卷之八

卷之八

四

極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考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垂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惠帝

史臣曰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遇宵人褒以共叔帶並興襄后與大戎俱運昔者丹朱不肖赧以爲彼凶德事關休咎方乎土梗以遂其情潯

通才俊彥猶形於前代增淫助虐獨擅於當今者歟
物號忠良於茲拔本人稱妖孽自此疏源長樂不祥
承華非命生靈版蕩社稷丘墟古者敗國亡身分鏡
共軫不有亂常則多庸暗豈明神喪其精鬼武皇不
知其子也

懷帝愍帝

史臣曰懷帝承亂得位羈於疆臣愍帝奔播之後徒
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
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贊曰懷佩王璽愍居黃屋鼇鑒三山鯨吞九服德入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八

卷之八

五

金商穹居未央園顧盡什方趾咸儻大夫反首徙我
平陽主憂臣哭于何不滅

元帝明帝

史臣曰維揚作寓馮帶洪流楚江恒戰方城對敵不
得不推誠將相以總戎麾樓船萬計兵倍王室處其
利而無心者周公其人也威權外假嫌隙內興彼有
順流之師此無疆藩之援商逢九亂堯止八音明皇
負圖屬在茲日運龍韜於掌握起天旆於江靡涼其
旅盡有苦秋原去縈絳而蹙戎場斬鯨鯢而拜園闕
前威權州分江漢覆車不踐貽厥孫謀其後七十

餘年終罹敬道之害或曰興亡在運非止上流豈創
制不殊而弘之者異也

成帝康帝

史臣曰肆虐滔天豈伊朝夕若乃詳刑不愆庶情猶
仰又可以見逆順之機焉成帝因削弱之資守江淮
之地政出涓陽聲垂威服凶徒既縱神雷詈危京華
無敖庾之資宮室類咸陽之火桀犬吠堯封狐嗣亂
方諸后羿曷若斯之甚也反我皇駕不有晉文之師
繫于苞桑且賴閭公之力古之疾服不幸臣家天子
宣游則避宮北面聞諸遺策用爲恒範顯宗於王導
之門欽衣前拜豈魯公受玉之卑乎帝亦克儉于躬
庶能激揚流弊者也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八

卷之八

六

穆帝哀帝海西公

史臣曰孝宗因繼抱之資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
有餘年以武安之才啟之疆場以文王之風被乎江
漢則孔子所謂吾無間然矣哀王寬惠可以爲君而
鴻祀禳天用塵其德東海違許龍之駕屈放命之臣
所謂柔弱勝剛彊得盡於天年者也

簡文帝武帝

史臣曰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若乃天授惟神

光膺嗣位邁油雲而驥首濟沉川而能躍少康一旅之衆所以闡帝圖成湯七十之基所以興王業靜河海於既泄補穹圓於已紊事異於斯則弗由也簡皇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由桓氏祭則寡人太宗晏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隕於時西踰劔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荆吳戰旅嘯吒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紀綱桓冲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於時上天乃眷邇氏自泯五尺童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墜威恩罕樹道子荒乎朝政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八

七

國寶彙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霸州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是以閭人許榮馳書詣關烈宗知其抗直而惡聞逾耳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聽神言而全行頽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屬符堅百六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爲武不亦優哉

安帝恭帝

史臣曰安帝卽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金傾朝政主昏臣亂未有不如斯亡者也雖有手握戎麾心存舊國迴首無良忽焉蕭散於是桓玄承衆勢踰

鷗指六師咸泯隻馬但遷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孫恩豈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顛覆則恭皇斯甚於越之民詎燻丹穴會稽之侶寧歎入臣去皇屋而歸來灑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微數盡猶高秋彫候理之自然觀其搖落人有爲之流連者也

志

天文

昔在庖犧觀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類天地之情可以藏往知來開物成務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則觀乎天文以示變者也尚書曰天聰明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八

八

自我民聰明此則觀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故政教兆於人理祥變應乎天文得失雖微罔不昭著然則三王邁德七曜順軌日月無薄蝕之變星辰靡錯亂之妖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其星傳尚有存焉降在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洎帝嚳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繼軌有夏則昆吾紹德年代縣選文籍靡傳至于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記于今不朽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臯魏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

後代所宗暴秦燔書六經殘滅天官星占存而不毀及漢景武之際司馬談父子繼爲史官著天文書以明天人之道其後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皇極論以參住之行事及班固叙漢史馬遷續述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採之以繼前志今詳衆說以著于篇

地理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大哉坤象萬物資生載崑崙華而不墜傾河海而寧泄考卜惟王乘飛駐軫睨崑山而鐫勒覽會城

二十一史論衡卷之八

卷之八

九

以爲甌時逢稽浸道接陵夷平王東遷星離豆剖當塗馭寓瓜分鼎立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餘當八堯之禪先王乘梓輦宇來歸期固可得而言者矣惠皇不虞中州盡棄末嘉南度綸行建鄴九分天下而有二焉

律歷

魏尚書郎楊偉表曰臣覽載籍斷考歷數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其所由來遐而尚矣乃白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帝嘗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義和掌日三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歷則頒之諸侯諸侯受

之則頒于境內夏后之世義和酒淫廢時亂日則書載胤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歷代然之也逮至周室既衰戰國橫驚告朔之羊廢而不紹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蠶蟲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歷不協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之撥亂於春秋說褒貶糾黜司歷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暨於秦漢乃復以孟冬爲歲首閏爲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襲久而不革也

二十一史論衡卷之八

卷之八

十

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悟其繆焉於是改正朔更歷數使大才通人更造太初歷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疎密以建寅之月爲正朔以黃鍾之月爲律歷初其歷斗分太多後遂疏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歷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以蝕朔詳而精之更建密歷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釐百工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適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

更歷數以大呂之月爲歲首以建子之月爲歷初臣以爲昔在往代則法日顓頊襲自軒轅則歷日黃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歷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歷今改元爲景初宜曰景初歷臣之所建景初歷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來心算謙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能金臣如此之妙也

禮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乃聖垂範

二十史論贊

卷之八

十一

以爲民極節其驕淫以防其暴亂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爲國爲家可得而治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乃太一初分燧人鑽火志有暢於恭儉情不出乎玉帛而酌玄流於春澗之右焚封豕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軒項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備或垂百官之範置不刊之法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叔代澆訛王風陵謝事際光國禮亦愆家趙簡子問大叔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允缺哀公十一年

孔子自衛反會述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訓時無明后道體不行若夫情尚分流隄防之仁是棄澆訛異術沫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菴之喪中興爲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中興永平之日疏壁流而延冠帶啟儒門而引諸生兩京之盛於斯爲美及山魚登俎澤豕睭經禮樂恒委浮華相尚而郊禋之制網紀或存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篇之學各以舊文增損豈當世所謂致君於堯舜之道焉世屬雕牆時逢批政周因之典務多違俗而遺編殘冊

二十史論贊

卷之八

十一

猶有可觀者也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爲圖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祖生魚陟樽玄酒非摺紳爲之綱紀其孰能與於此者哉宜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平吳九州共一禮經咸至樂器同歸於是齊魯諸生各携經素武皇帝亦初乎寇亂意先儀範其吉禮也則三茅不剪日觀停瑄其凶禮也則深衣布冠降席徹膳明乎一謙三益之義而教化行焉元皇中興事多權道遺文舊典不斷如髮是以常侍戴邈詣闕上疏云方今天地更始萬物權輿涉近世之流弊創于齡之英範是故雙劒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

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其所以興起禮文勸帝身先之也穆哀之後王猷漸替桓溫居揆政由已出而有司或隳斯文增暉執事主威長謝臣道專行記曰苟無其位不可以作禮樂豈斯之謂歟

樂

夫人受天地之靈蘊清和之氣剛柔遞用哀樂分情經春陽而自喜遇秋彫而不悅遊乎金石之端出乎管絃之外因物遷逝乘流不反是以楚王升輕軒於彭蠡漢順聽鳴鳥於樊鄢聖人功成作樂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飾其觀欣止於哀思者也凡樂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八

十三

之道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爲之綱紀云

職官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所以獎導民萌裁成庶政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處端門之外而鳥龍居位雲火垂名前書詳之其以尚矣黃帝置三公之秩以親黎元少昊配九扈之名以爲農正命重黎於天地詔融冥於水火則可得而言焉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凡厥樞會仰承君命摠及周武下車成康番則六卿分

職二公弘化咸樹司存各題標準苟非其道入弗虛

榮貽厥孫謀其固本也如此及秦變周官漢遵舊

或隨時適用或因務遷革霸王之典義在於斯既獲

厥安所謂得其時制者也四征興於漢代四安起於

魏初山鑠通於桑遠四平止於喪亂其渡遼凌江輕

車強弩式揚遐外用表攻伐興而復毀厥號彌繁及

當塗得志剋平諸夏初有軍師祭酒參掌戎律建安

十三年罷漢台司更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用兼端

揆孫吳劉蜀多依漢制雖復臨時命氏而無忝舊章

世祖武皇帝卽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爲太宰鄭冲爲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八

十四

太傅王祥爲太保司馬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顗

爲司空石苞爲大司馬陳羣爲大將軍世所謂八公

同辰攀雲附翼者也若乃成平棟宇非一枝之勢處

乎經綸稱萬夫之敵或牽羊以叶於夢或垂釣以申

其道或空衆以厭其術或操版以啟其心臥龍飛鴻

方金擬璧秦奚鄭產楚材晉用斯亦曩時之良具其

又昭彰者焉宣王旣誅曹爽政由已出網羅英俊以

備天官及蘭卿受羈貴公顯戮雖復策名魏氏而乃

心皇晉及文王纂業初啟晉臺始置二衛有前驅養

由之弩及設三部有熊渠吹飛之衆是以武帝龍飛

乘茲奮異猶武王以周之十亂而理殷民者也是以
泰始盡於太康喬柯茂葉來居斯位自大興訖於建
元南金北鏡用處茲秩雖未擬乎夔捐龍言天工人
代亦庶幾乎任官惟賢蒞事惟能者也

輿服

史臣曰昔者乘雲效駕卷領垂衣則皇帝皐衣纁裳
放勛彤車白馬叶三微之序含寅丑之建玄戈玉刃
作會相暉若乃參旗分景帝車含曜又所以營衛南
宮增華北極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絲纁丹班次
各有品章矣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視有威儀之選衣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八

十五

兼鞞珮衛載鳴和是以開邪屏素不可入也若乃正
名百物補緝四維踰懷山之水靜傾天之害功尤彰
者飾彌煥德愈盛者服彌尊莫不質良用成其美書
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
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而轂
火山龍以通其意前史以爲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
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黃殊彩見秋蓬孤轉杓麟旁建
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遇物成象觸類興端周因於
殷其來已舊成王之會壇垂陰雨五方之盛有八十
物者焉宗馬鳥旌奚往不格殷公曹叔此焉低首周

禮巾車氏建大赤以朝大白以戎雅制弘多式遵道
範賓入異憲師行殊則是以前有嚴有翼用光其武鉤
膚儔革乃暢其文六服之冕五時之路王之常制各
有等差速禮業彰詭人情馳奏諸侯征代憲度淪亡
一紫亂於齊飾長纓泥於郤斲孔子曰君子其學也
博其服也鄉若乃豪傑不經庶人干典影鵲冠於鄭
伯之門躡珠履於春申之第及秦皇并國攬其餘軌
豐貂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皁旒之制旄頭罕車
之飾寫九王之廷於咸陽北坂車輿之殊各樹其文
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及凝脂布網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八

十六

經書成禮削滅三代以金根爲帝軫除棄六冕以杓
玄爲祭服高祖入關既因秦制世祖擬英雄之略摠
文景之資揚霓拂翳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祀后土登
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
匹以幸姬趙飛鸞置屬車間豹尾中又揚雄所謂覆
天狼之威弧張曜日之靈旄駢羅列布霧集雲合者
也於後王氏擅朝武車常軻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建
武十三年吳漢平蜀始送葆車輿輦充庭之飾漸以
用備明帝採周官記禮更服衣章天子冠通天而佩
玉璽親明以黼黻之美有疑於僭於是隨章儗略而

損者半焉高堂隆奏曰改正朔殊微號者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也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爲景初元年服色尚黃從地正也世祖武皇帝接天人之貺開典午之基受終之禮皆如唐虞故事晉氏金行而服色尚赤豈有司失其傳歟王金象華木等路是爲五路金天子之法車皆朱班漆輪畫爲榼文二十輻法月之數重轂二轡以赤油廣八寸長三尺注地繫兩軸頭謂之飛鈴金薄繆龍之爲輿倚較輕重爲文獸伏軾龍首銜輓左右告陽箭鸞雀立銜榼文畫轅及轅青蓋黃爲裏謂之黃屋金華施椽朱椽二十

卷之八

十七

八以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爲鵲翅加以金銀彫飾故世人亦謂之金鵲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榮戟於車之右皆橐而施之榮戟輶以鞞繡上爲弋字繫大蛙蟻幡輓長丈餘於戟之杪以釐牛尾大如斗置左騂馬輓上是爲左蘇轅皆曲向上取禮緯山車垂句之義言不桀而能自曲

食貨

史臣曰班固爲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載其文詳悉光武寬仁襲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

以並復三暉乃曉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

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筭顯宗卽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三十草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貢丸輕府庫還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干時東方旣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騁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恒數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云桓帝末興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

卷之八

十八

千里流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乏建寧末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冲質短枵桓靈不軌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關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卽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十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千萬小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

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
尋戈火焚宮室乃劫寶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
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
又錢無輪廓文章不便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
臨洮及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與錢不同凶訛相類又
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代於長安城中以爲戰地
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
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
豆爲饑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
有司盜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饑者人皆泣

卷之八

十九

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
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郡令收田租畝粟四升
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與藏強賦弱文帝
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千時天下未并戎車
歲動孔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
謀而沴氣應之也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
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
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
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
均其勞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
溺於宮禁百僚編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
遇水民亡產業而與師遼陽生甲江句皆以國乏經
用胡可勝言世祖武皇帝大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
萬而營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韜千戈於
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載未耨之所
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展正平糶東作荷鋤農糧有
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才世屬升
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
石崇等更相誇尚與服典祖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
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未寧之初洛

卷之八

二十

中尚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鷄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火烟饑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餒饑弘多斗米二金死人太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甃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士草創蠻貊賸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于時石勒勇銳擬亂淮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五行

卷之八

二十二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祭號施令動闢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其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斯大範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虛已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垂訓然則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更爲永裏放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之道聚然著矣漢興承秦

滅學之後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米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而傳載莊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爲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衆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

卷之八

二十二

刑法

傳曰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吳歲比於穢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圖肇判宵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稟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念室後刑衢樽先惠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以稽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爲心

也郊原布肅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楊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平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關攸靈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襲行却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蔑彝倫道睽明慎則夏癸之虐劉百姓

卷之八

三

商辛之毒痛四海衡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膏困囹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弔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千時百姓欣然將逢文泰而行逐情遷科隨意往獻瓊杯於闕下徒青衣於蜀路覆醢裁刑傾宗致獄况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日於長安之市北關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往而有焉而將亡之國典刑咸弃刊章以急其憲適憶以寬其網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宮室盛興而期今迫急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

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將爲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汙宮掖不爲損神驚惋不爲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爲也世祖武皇帝接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內同軌人甚安之條綱雖設稱爲簡惠仰昭天睭下濟民心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而久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潤江左無外蠻貊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之黨實官私獄烈祖惛迷不聞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

卷之八

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九

晉書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列傳

后妃

史臣曰方祗體安儷乾坤而合德圓舒循啓配義曜以齊明故知陽燧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寔資於此宜穆閱禮偶德潛麟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寶運歸其後胤盖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九

一

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弘之詐運其陰沴軫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資天縱其器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頒鳩羽於離明褒后減周方之盖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中原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摠百官于元老成王冲眇託萬機于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展各免華陽之囊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爲多矣

王祥王覽何曾何劭何遵石苞石崇鄭冲

史臣曰若夫經爲帝師鄭冲於焉無愧孝爲德本王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憂禹恭儉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怙牛士不怙豕禦而驕奢其闕乎治政乘時立制莫不由之石崇學乃多情乖寡悔起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爽春畦霍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鍾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羊祜杜預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九

二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祗呈貺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萊枝不競瓜潤空慙番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颺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纖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狗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爲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

有焉

陳騫裴秀

史臣曰周稱多士漢曰得人取類星象頡頏符契時
乏名流多以幹翮相許自家光國豈陳騫之謂歟秀
則聲蓋朋僚稱爲領袖楷則機神幼發自以清通俱
爲晉代名臣良有以也

衛瑾張華劉卞

史臣曰夫忠爲令德學乃國華譬衆星之有禮義人
倫之有冠冕也衛瑾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
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爲美遵乎險難理有

三

卷之九

三

三

可言昏亂方凝則事廢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
固以赴蹈爲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嗟
承劔邦家殄瘁不亦傷哉

宗室

贊曰安平立節雅性貞亮高密舍和宗室之望新蔡
遇禍忠全元喪譙門殉義力屈志揚勲自貶戚名隕
身亡順不恤忌流播遐方

宣五王文六王

贊曰文宣孫子或賢或鄙扶風遺愛琅邪克已潛詔
凶魁彤叅霧始幹雖靜退性乖恒理彼美齊獻卓爾

不羣自家刑國緯武經文本推於秀蘭燒以薰

王沉荀顗荀勗馮統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動靜旣形悔吝斯及
有莘之勝殊北門之情渭濱之叟匪西山之節湯武
有以濟其功夏殷不能譏其志王沉才經文武早尸
人爵在魏叅席上之珍居晉爲幄中之士桐宮之謀
遂泄武闡之禍遂臻足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絕
豫讓之刑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據蒺藜仁義
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謁由捧雉孕本質緣因家乏
主遂登顯秩擁北州之士馬偶東京之康沸自可感

三

卷之九

四

三

召諸侯宣力王室而乘間伺隙潛圖不軌放肆獯虜
遷播乘輿遂使漳滏蕭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藏戶
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內難邀世龍之外府惡稔
毒庸坐致焚燎假手仇敵方申凶獷慶封之戮慢罵
何補哉公曾慈明之孫景猜文若之子踐隆堂而高
視齊逸軌而長驚孝敬足以承親周慎足以事主刊
姬公之舊典採蕭相之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極煽
襄閭而偶震雖廢典有在隆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
荀之方也至於斗粟與語踰里成詠勗之階禍又已
甚焉馮統外甥戚施內窮狙詐薨攸安賈交勗讐張

心滔楚費過踰晉伍爰絲獻壽空取慰於仁心統之陳說幸收哀於迷慮投畀之罰無聞青蠅之詩不作矣

賈充鄭彰楊駿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有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嗣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夷曷云塞責昔當塗關翦公閭實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淫佚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言獲宥文琚識同曩烈而罰異昔人悲夫

魏舒李惠劉寔高光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有餘也魏舒劉寔發慮精華結綬登槐覽止城務季和切問近對當官正色詩云貪人敗類豈劉夏之謂歟

卷之九

五

三十四

王渾王濬唐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隅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過征渾既獻捷橫江濬亦剋清建鄴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為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勳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兢構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譟宸辰教亂彝倫既為戒于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福心垂爭子之明義雋材雖多亦奚以為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山濤王戎郭舒樂廣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其尸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濬冲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邀唐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衍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及三方講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如雲夷甫區區焉依彼兇渠以求容貨顏牆之隕猶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天厥生自貽伊

卷之九

六

三十三

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聲移宮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祖登枝裸形捫鵲以此爲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及道暎將聖事畢跽指操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肯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慙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歟懷夫能立志者也

鄭表李胤廬欽華表石鑒溫美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高名居保傳自非一時之秀亦曷能至于斯惜其參緘於

三十一史論贊

卷之九

七

三

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圖鯁議無足多談然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宜伯協恭孝之規子若之儒素爲基偉容之苦節流譽慶垂來葉不亦宜哉石鑒以公亮升溫美以明寤顯屬于危亂不隕其名歲寒見松栢之後彫斯人之謂矣

劉毅程衡和嶠武陵任愷崔洪郭奕侯史光何攀

史臣曰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其驩在位大聖之所不堪况乎志士仁人寧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其存亡者也雖復自口銷金投光撫劍馳書北闕敗

車猶踐而諫主不易議臣實難劉毅一遇寬容任和兩遭膚受詳觀餘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陔懷魏臣之志崔洪愛邵說之道長升勸王彌之尊何攀從趙倫之命君子之人觀乎臨事者也

劉頌李重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詳辨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慙華婉而理歸切要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顗而有餘逮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菹醢頌以此時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長錫雖古遺直

三十一史論贊

卷之九

八

三

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讐者歟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蓋疊疊可觀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清冲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向雄段灼閻續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寃然皆懼亂政之叅夷備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而吞聲閭閻伯官既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與棺以趨鼎鑊察言觀行豈非忠直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

隸齒也茂伯篤忠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鄧艾以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栾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

阮籍嵇康向秀劉伶謝駟胡毋輔之單卓王尼羊曼光逸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聆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九

九

三十一

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茂王公舐痔乘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丹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堯舜縱許由於埃壘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潁溪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主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

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愴神交於晚節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曹志庾峻郭象庾純秦秀

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叙彝倫武帝納茲諂之邪謀懷始終之遠慮遂乃君茲青土作牧東藩遠邇驚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軌儒門蹇蹇匪躬悽悽體國故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身雖雙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於世汝穎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甫素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忌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譽攘善將非盜乎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九

十

三十一

皇甫謐摯虞束皙王接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丘墳軒冕未足爲榮貧賤不以爲耻確乎不拔斯固有晉之高人者歟泊乎篤終立論薄葬昭儉既戒奢於季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摯虞束皙等並詳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瞻可謂博聞之士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莅政秩宗參定禮郊之禮虞既厄於從理哲乃年位不充

天之報施何其奧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
夭枉未伸驥足嗟夫

卻說阮种華譚袁甫

史臣曰夫緝政釐俗拔群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明
主而宣績武皇之世天下又安朝廷屬意於求賢道
軸有懷於干祿卻說等並韞價州里裒然應召對揚
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今思行已徇義
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抑斯之謂雖才行夙章而待終
秘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

愍懷太子

三十一史論贊卷之九

十一

三十七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忠愛既
深貽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后來之望及于繼明宸
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
衰信惑姦邪疎斥正士好屠酷之賤役耽苑囿之佚
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又
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
構斃大之譜遂行一人乏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
節遂使冤逾楚建酷甚戾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
惻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陸機陸雲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定
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
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
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
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
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
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
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
父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
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樓火

三十一史論贊卷之九

十二

四十五

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
浪之心未騁遽骨脩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助翮望
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爲本土之居
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
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
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
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
顯之勢異也故曰衒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
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
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

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圖昏
臣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
實而不諱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
易促上蔡之天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
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棠鍾來葉誅降
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何橋收其禍末
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夏侯謚潘岳張戴

史臣曰孝若拔蔚春華時標麗藻觀其抵疑論理本
窮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有添致遠殊

二十史劄記

卷之九

十三

三六

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霧詞鋒景煥前史儔
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顯潘
著哀詞貫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輶蓬山而育蕪岳
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爲二賢之亞
匹矣然其挾彈盈果拜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
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
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
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鑒可謂玉質
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之文見奇於張敏濛汜之詠
取重於傳玄爲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

摘光王府棟蓼相輝洎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覈
遺文非徒語也

江統孫楚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爲其
冠徙戎之論寔乃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
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逮愍懷廢
徙冒禁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彰位隆端右
竭誠獻替悼遺忽榮利幸脩天爵雖出處異塗俱難
兄弟矣孫楚體英綯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
媚色覽其胎皓之書諒曩代之佳筆也而負才誕傲
二十史劄記

卷之九

十四

三七

茂苞忿奔違遜讓之道肆陵憤之氣十年沉廢諒自
取矣統綽棟華秀發名顯中興可謂無忝爾祖統竟
淪跡下邑窮觀勝地會其心焉綽獻直論辭都不惜
元子有匪躬之節豈以徒文雅而已哉

羅憲滕脩馬隆胡奮陶璜吾彥張光趙誘

史臣曰忠爲令德貞白事君徇國家而竭身歷夷險
而一節羅憲滕脩濯纓入仕指巴東而受服出領嶠
而揚麾屬鼎命淪胥本朝失守屈巴丘而流涕集都
亭而大臨古之忠烈罕輩于茲孝興之智勇玄威之
武藝滅醜虜於河西制凶酋於硤北審楊欣之必敗

譏楊駿之速禍陶璜吾彥逸足齊驅毛足屈其深謀
陸抗奇其茂略薪樁之任清規自遠聲鼓之臣厥聲
彌劭景武南楚秀士元孫累葉將門赴死喻於登仙
效誠陳於上策竟而俱斃貞則斯存

周處周訪

史臣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即君子背之即小人周
子隱以斯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凶蛟猛獸縱毒鄉
間終能克已為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徇國亡軀可
謂志節之士也宣佩奮茲忠勇屢殄妖氛威畧冠於
本朝庸績書於王府既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圖忿不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九

十五

三十五

思難斯為隘矣終於憤恚豈不惜哉札筵等負雋逸
之材以雄豪自許始見疑於朝廷終獲戾於權右疆
弗如弱信有徵矣而札受委扞城乃開門揖盜去順
效逆彼實有之後雖假手凶徒可謂罪人斯得朝廷
議加榮贈不其僭乎有晉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
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戡定湘羅剋清江漢謀孫翼
子扶節擁旄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為名將功成名
立不亦美哉孟威陷迹虜廷抗辭偽主雖圖史所載
何以加焉

八王

史臣曰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
胡塵驚而天地開戎兵接而宮廟廢支屬肇其禍端
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
八王之謂矣

贊曰亮總朝政瑋懷職競譏巧乘間豔妻過聽構怨
連禍遽遭非命倫實下愚敢竊龍圖亂常奸位適及
嚴誅偉哉武閔首創宏謀德之建良可悲夫長沙
奉國始終靡慝功虧一簣奄罹殘賊章度勤王效立
名楊合從關右犯順爭疆事窮勢蹙俱為亂亡元超
作輔出征入撫敗國喪師無君震主焚如之變抑惟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九

十六

三十六

自取

解系孫旂孟觀牽秀繆播皇甫重張輔李含張
方閭昇索靖賈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寓內橫流億兆靡依人神乏主
于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眾望攸歸曾無與二閭昇
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闊艱難扶持幼穉遂得
纂堯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
天之巨寇接彫弊之餘基威略未伸尋至傾覆昔宗
周遭犬戎而東徙有晉遭獫狁而西遷彼既靈慶攸
長此則禍難過及豈愍皇地非與主將絀允材謝輔

臣何修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周浚成公簡荀晞華軼劉喬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稷理識精詳華軼動顧禮經劉喬忠存諒直用能歷官內外咸著勲庸而祖宗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荀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累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劉琨祖逖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買論之館借箸馬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九

十七

三十一

倫之幕當于是日寔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鷄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遽榮居彘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跡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公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國痛哉士驍叶迹中典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霽笠轂徒招惜矣

邵續李矩段匹碑沒郭默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詣將契關喪胤之辰驅馳戎馬之際威懷足以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讐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室而矩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使玄明憤恚世龍挫衄惜其寡弱功虧一簣方之數子其最優乎然既拔迹危亡參陪朝伍忿因毗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豈宜至此段匹碑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碑之取戮世龍亦由衆望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九

十八

三十一

武十三王元四王簡文三子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誓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石大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宮車晏駕墳土未乾國難荐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與幽逼瑤枝瓊華隨鋒鏑而消亡朱帝綠車與波塵而疹瘁遂使茫茫禹迹咸窟穴於豺

狼狽周餘竟沉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于此詳觀載籍未或前聞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航荒麴孽信惑譏諛遂使尼媼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則彛倫攸斁終乃宗社淪亡元顯以童丱之年受棟梁之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奮庸瑣之常材抗姦凶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則元顯為安帝之孫強道子實晉朝之宰詔者也列代之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既壞矣畏也宜哉典午之喪亂弘多實此之由矣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九 十九

王導

史臣曰原夫典午發蹤本於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平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克復之功用成翌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蕞峻連兵指宸居而準擊實賴元宰同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

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為仲父蓋其宜矣佑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隕聲慙劉毅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劉弘陶侃

史臣曰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綰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歛豺狼之迹舉賢登善窮掇孔阜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殺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九 二十

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雋之列超居外相宏摠上流布澤懷遠則嚴城靜拆釋位臣主則淪鼎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佇矣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徵

溫嶠郝鑒

史臣曰忠臣本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

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詣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後窳千群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楊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祗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雨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輿旋軫辛復夷庚之蹶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道微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壁方回踵武奕世登白露冕爲飾援高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歟愛子云亡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顧榮質循楊方薛兼紀瞻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九

二十一

三十五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才共康庶績顧紀賀薛等並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質霸朝豫聞邦政典憲資其刊緝帷幄佇其謀猷望重搢紳任惟元凱官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材能斯至而循位登保傳朝望特隆遂使鑒蹕降臨承明下拜躋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劉隗刁協戴若思周顒

史臣曰夫太剛則圻至察無徒以之爲政則害于而國用之行已則凶于乃家誠以器垂容衆非先王之

道也大連司憲陰侯主情當約法之秋獻斷棺之議玄亮剛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疎致物情於解體權臣發怒借其名以擔師旣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見昵於主主辱而圖生自取滅亡非不幸也若思閑爽照理研幽伯仁凝正處臆能約咸以高才雅道參豫嚮咨及京室淪胥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蓋事君而盡節者歟顒招時論尤其酒德禮經曰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應詹甘卓鄒騫卞壹劉超鍾雅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九

二十二

三十六

史臣曰應詹行業聿修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屢陳出撫藩條則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寧亂庸績克宣作鎮扞城威略具舉及兇渠犯順志在勤王旣而人撓其謀天奪其鑒疑留不斷自取誅夷卞壹束帶立朝以匡正爲己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巨滑滔天幼君危逼乃崎嶇寇難契闊艱虞匪石爲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迹雙升雖高赫在難彌恭旬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孫惠熊遠王鑒陳頤高嵩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思沮計齊王耀奇於東海終而誓甘之於炎運載昌稱符之師金行不競豈遭時之會斯塞將謀國之道未通遂於委質之貞聞於所修之慮本既顯矣何以能終熊遠王鑒有毗濟之道比之大厦其棟楠之佐平松之詆溫頤之距結挫其勞役之策申其汝頤之論採郭嘉之風旨挹朱育之餘波故恒溫輟許攸之謀解結欽王朗之跡緝之時典用此道歟

郭璞葛洪

三才圖會卷之九

三十一

三十一

史臣曰景純篤志綸綸洽聞通記在異書而畢綜瞻住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使成則賤前修貽訓鄙平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窺於遐篆而官徵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脩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稟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顏心委運何至街刀校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

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納奇冊府摠百代之遺篇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滿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庾亮

史臣曰晉昵元規參開顧命然其筆數華藻吻縱濟波方駕摺紳足爲超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算璿璣見誅物議稱其拔本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芒是使繼祖尋戈宗祧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邠鑒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與夫台產安傑亦何以異哉幸潘岳丹免淪昭憲是庾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憚恣凶懷鳩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僅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桓彝

史臣曰恒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邁周庾之清塵遵許郭之遺軌權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爲易揚芳千載之上治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構迭汗隆龍蛇俱山澤冲遠巡於內輔豁陵厲於上清度振北門之威參坦西陽之務外有杆城之用裏無天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溫爲亢

極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擅臺之亂竊命之忠無枚奕基之禍子文之不血食巷夫

王湛等素悅之祖台之荀崧范汪范甯劉惔張憑韓伯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幾才惟王佐叶宣丘之遠契軌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谷所謂天質不離合於太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勳懋績有關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僕祖鑒局夷遠冲矜玉粹坦之牆宇凝矚逸操金貞騰諷庚之良

三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九

王五

三十九

箋情嗤語怪演廢莊之宏論道煥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於衮職或任華綸閣密勿於王言或能克著徽音保其榮秩美矣國寶儉行無聞坐升彼相混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于時疆場多虞憲章罕備天子居綴旒之運人臣微履陳之憂於是竊勢擁權黷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侈假凶豎之餘威繡繡雕楹陵跨於宸極驪珍冶質充物於帷房亦猶大彘腹肥不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荀景猷履孝居忠無慙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機崧則思業該通緝遺經於已系江則風颺直亮抗高節於將顛揚

權而言俱爲雅士劉惔倚爽標置軼羣勝氣籠霄飛談卷露並蘭芬菊耀無絕於終古矣

王舒王廙虞潭顧衆張闓

史臣曰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爲大俠之首鄴寄載呂興賣友之譏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艤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沈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彪之厲風規於多僻之日虞潭顧衆徇貞心於危感之辰龍堯爲出內之端鯁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歟

三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九

王六

三十六

史臣曰陸燁等並以時望國華效彰歷試迭居端揆參掌機衡然皆率由舊章得免祗悔而充抗言孺子雖屈壓於權臣胡奉儲君竟導揚於末命頻叅大議屢畫嘉謀可謂忠貞在斯而已啟浩清徽雅量衆議攸歸高秋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興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處固鈞未有嘉謀善政出摠戎律唯聞蹙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恭讓度德而處弘斯止足寔以刑書斯爲過矣

孔愉丁潭張茂嵩王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篠蕩之材邀締稱之運策名霸府聘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貨辭榮數畝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侯之宜速明黜賈之非宜並補闕弼建良可稱也

謝尚謝安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展資之以端拱鑒井賴之以晏安者其爲謝氏乎簡侯任摠中臺效

卷之九

三十九

三十九

彰分閭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肅詠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機穽雖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符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群寇宸居獲太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然激繁會於耕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踰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否儉於一致而不知頽風已扇雅道日淪

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番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無墮家風奕萬以放肆爲高石奴以褊濁與累雖粵微類猶稱名實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躬寇望之而土崩禍禎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華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王羲之許邁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嚴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

卷之九

三十八

三十八

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迴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猷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鬼之翰聚無一毫

之筋窮萬穀之皮歟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蓋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詎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王遜蔡豹羊鑒劉胤桓宣毛寶劉遐鄧嶽朱序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荐臻外虞不息經畧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遜豹宣胤服勤於太興之間毛鄧劉朱馳驚乎咸和之後雖人不

三才史論贊要

卷之九

二十九

逮古亦足列於當世焉

陳壽王長文屢傳司馬彪王隱虞預孫盛于寶鄧粲謝沉習鑿齒徐廣

史臣曰古文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苗謁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帥之子篤志典墳紹統戚藩之胤研稽載籍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裘

者哉處叔區區屬精著述混淆無舛良不足觀叔率寡聞穿窬王氏雖勤成之家未足多尚今升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謝沉祖述前史聳宇重軒之下施林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瘴惡以爲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跡淪寇壤逡巡於僞國野民運遭革命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顧和袁環江迪車胤殷覲王雅

史臣曰爰在中興玄風滋扇溺王綱於拱默撓國步

三才史論贊要

卷之九

三十

三八九

於清虛骨髓審諤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禮而連顯命山甫獻誠諫而振頽風彥叔之兵謀道軌之正諫洋洋盈耳有足可稱濯不屈節於權臣績敢危言於賊將道子殊物之禮車胤沮之無懼心仲堪反常之舉殷覲折之以正色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悅哀挽於軒冕之辰彥道歡博徒於衰經之日天心已喪其能濟乎旋及於促齡俄致於非命宜哉

王恭庾楷劉牢之殷仲堪楊佺期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華冠崇茲新履牢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投兵

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戾口顧勤王
心華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
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佗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
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

劉毅諸葛長民何無忌擅憑之魏詠之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扶正人非常之業莫
先奇士常衰晉陵夷之際逆玄僭擅之秋外乏桓文
內無平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哉此數千者氣足以
冠時才足以經世屬大亨數窮之運乘義熙天啓之
資建大功若轉圜翦群凶如拉朽勢傾百辟祿極萬
鍾斯亦丈夫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速禍諸葛驕淫
以成彙造宋而華同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
取夷滅無忌挾功名之大志擬文武之良才追舊而
慟感時人率義而響震効敵因機效捷處死不儒比
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言歟

張軌張祚

史臣曰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嶇僻陋無忘本朝故
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綰累葉之珪組賦絕域之琛
寶振曜遐荒良由扶順之功矣祚以卑孽陰傾冢嗣
播有茨於彤管擬宸居於黑山丁琪以切諫遇誅夷

卷之九

三十一

三十七

王鸞以謹言嬰顯戮境內雲擾譬其竊名卒致梟懸
自然之理也純嘏微弱竟亡其衆奉身魏闕齒迹朝
流再襲銀黃祖德之延慶矣

京武昭王

史臣曰京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之
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弭
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
褒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
祚或發迹於汧渭或布化於邠岐覆篋創元天之基
疏洎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
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九

三十二

三十八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九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

書

唐太宗文皇帝御誤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孝友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是知人倫之本罔茲攸尚盛翁子立行淳至素蓄異才流勳致其感通含哺伸其就養載昌贊其清韻陸雲嘉其茂德王哀隱居不從其辟行已莫逾其禮枯柏以應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永言董蔡異時均美許孜少而敏學禮備在三馴雉棲其梁棟猛獸擾其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

一

庭園居喪之禮寔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置表於執勤則裕存乎敬業幽顯不易其操疾瘍不駭其心急病讓夷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孫晷之匪懈王談之復讐仁人惜其亡良守宥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毀逾制發三冬之董賜七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茲王延叩水而召鱗扇席而清暑雖黃香孟宗抑爲倫輩其餘群子并孝養可崇清風素範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也

忠義

史臣曰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時皆可

謂死非其罪也偉元耻臣晉室延祖甘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卽異而並見稱當世番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爲百行之先者乎且衷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紹者以死難獲譏楊推言之未爲篤論夫君天也天可讎乎安旣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稻生之隕身全節用此道也

良吏

史臣曰魯芝等建旗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留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

一

遺愛咸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潔已克勤類遠之申冤緩獄鄧攸贏糧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厲精晉代良能此焉爲最而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世英盡節曹氏犯門斬關宣帝收雷霆之威獎忠貞之烈豈非旣已在我欲其罵人者歟

儒林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宇譽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

師範攸歸雖爲未及古人故亦一時之俊若仲寧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君室屢空棲心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鏗跡銷聲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闡教斯並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協和主相刊削繁辭可謂將順其美臣故其惡舒元入叅機務明王賞其博聞出莅邊隅獵狄歛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朝權貶石抵溫斯爲當矣遂乃厄於三怨以至陵遲悲夫

文苑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餐平

三才史論卷之十

卷之十

四

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之美華林群藻罕或疇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構新情豈常均之所企大冲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平原觀而韜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之持論聚據之緣情實南陽之人傑蓋潁川之時秀季雅摘屬邁邁夙備成德稱爲泉岱之珍固其然矣彥伯未能混迹光塵而屈乎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不邀名爵黃花之什濟發神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推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時

彥曹毗沉研秘籍跪足下寮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李尤之學箴信清壯也表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玄度學藝優贖筆削擅奇降帝問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耀湘中之寶挺荆楚之材夢鳥發乎精誠豈獨日者之蛟鳳長康矜能過實諷諸取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三絕之目仲靜機思通敏延譽清流德輿西伐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外戚

史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多間之益遭逢潛曜之際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繼緒恩私便蕃任遇憑寵靈

三才史論卷之十

卷之十

四

而逞欲恃勢位而驕陵屢犯憲章類于國紀幸逢寬政得免刑書王愷地卽渭陽家承世祿曾弗聞於恭儉但崇縱於奢淫競爽於季倫爭先於武子既塵清論有馭王猷雖復議行易名未足懲惡勸善弘理儀形外朗季野神鑒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寡慾皆擅名江表見重當時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搢紳之令望者也

隱逸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塗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展政以道濟時處則振拔蹢躅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

愛矣公和之居窟室裳唯編草誠叔夜而凝神鑒威
輦之麗叢祠衣無全帛對子荆而陳貞則金滅景而
弗追柳禽尚平之流亞夏統遠邇稱其孝友宗黨高
其諒直歌小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石之心則公
間猶愧時幸洛濱之觀信乎茲言宋纖幼懷遠操清
規映拔揚宣頌其畫象馬岌歎其人龍玄虛之號實
斯爲美餘之數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者論而矯俗或
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棲衡泌舍和隱璞乘道匿
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葉者矣

藝術

二十五史論贊新編

卷之十

五

三六二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並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
之幽微窮陰陽之秘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磨
知有晉之亡姚去姚以歸晉追兵奄及致斃中塗斯
則遠見秋毫不能近知目睫澄什爰自遐裔求游諸
夏什既兆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並通幽洞冥番文
聞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
良有以也鮑吳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
能厭勝攘災隱文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
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轡

烈女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
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夷罕樹
風檢虧開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汨之以符姚
三月歌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
馳驚風埃脫落名教類縱忘反於茲爲極至若惠風
之數番屬道韞之對孫思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
怨於強寇僭登之后蹈死不迴僞篡之妃捐生匪吝
宗幸抗情而致天王靳守節而就終斯皆冥踐義途
匪因教至聳清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
無慙雅引比夫懸梁靡顧齒劍如歸異日齊風可以
激揚千載矣

四夷

二十五史論贊新編

卷之十

六

三七

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迺有
群分之異蹈仁義者爲中寓肆凶獷者爲外夷譬諸
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闕遠侯隙自古
爲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
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竊劉之際匈奴
最疆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
斯末種類逾繁舛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泰始匪革
前迷廣闊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

新降接帳連轄充郊掩旬既而涕膺成俗鳴鏑爲群
振鷄響而挺穴恣狼心而逞暴何楨縱策弗沮於姦
萌郭欽馳疏無救於妖漸未環星紀坐傾都邑黎元
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
緒僞燕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衆奄西羌之舊宇綱
疎政暇地廣兵全廓萬里之基貽一匡之訓弗忘忠
義良可嘉焉吐延風標宏偉見方於項籍始遵朝化
遷天於姜聰高節不群亦殊藩之秀也葉延至孝寄
新哀於射草辟吳深友邁古烈於分荆視連蒸蒸光
奉先之義視熙燭燭經時之略洛于童切早擅英

王敦沈充桓溫孟嘉

卷之十

七

信矣

史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
人風標令譽時旣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并城用
恢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猘獍獨克之功有可稱矣
及觀兵洛汭脩復五陵引旂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

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旣而櫜戎馬之權居形
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勲績冠時扶震主之威蓄無
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聯睨漢廷窺
覲周鼎復欲立奇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
驟前王意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
之乖違耻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
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
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
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疑二纒沒享哀榮是知
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王敦沈充桓溫孟嘉

卷之十

八

桓玄卞範之殷仲文

史臣曰桓玄篡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怒於
失職苟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寬登高以祭憤觀暴而
動竊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
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
之醢管縱其狙詐之計扇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
兵內侮天長喪亂凶力實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

謂法堯禪舜改物君臨禹業方隆卜年惟永俄而義
旗電餐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凶渠卽
戮更延陸歷復振綱網是知神器不可以開于天祿
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
宮鳳歷表其祥彤雲玄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
享鴻名允俟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么麼豈
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
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王彌張昌陳敏王如杜曾杜弢王機祖約蘇峻

孫恩盧循譙縱

卷之十

九

三八四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禍起蕭牆毒痛由夏九
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
禍挾詐懷姦命儒嘯侶伺間候隙助悖逆於平陽肆
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
之哀宮廟與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事乎何醜虜
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或踴張淮浦或
蟻聚荆衡招烏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隘
屈強江湖未淹歲稔咸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爲不幸
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
至乃干戈掃地災殄滔天雖焚謝之毒被含靈李郭

之禍延宮闕方凶北暴弗是加也譙縱乘茲繁隙肆
彼姦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

劉元海劉和劉宣劉聰陳元達劉曜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
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
中懷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
生於關洛至於弄強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我
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
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鸞乘機豹變五部高
肅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啟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

十

興王之略骨都論尅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檢狁
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爲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
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
效款終爲夷狄之邦未辯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
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弁仁義而盜之者焉僞主斯
亡玄明篡嗣樹恩戎旅旣摠威權關河開張日之疆
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自乖弘遠貌之爲
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義倭人方響並后載
馳閭閻類於迴天疑科踰於炮烙遺豺狼之將逐鷹
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遺緒紛

忠貞於戎手聚摺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來舊
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灑淚若乃上古敦
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議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
戈將以拯厥版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
旆乘時與兵晉野投焚既隕可以絕言而輕呂旁揮
彤弧三發豈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
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
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
庾珉之淚既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
爲難弘在三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

三才圖會

卷之十

十一

三才圖會

自古集毒於斯爲甚是以災氣呈形賊臣苞亂政荒
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
雄勇運偶時艱用兵則主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
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整饬和苞獻
直鄭明罷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絕疆藩禍成
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霄奔酌戎杯而
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歟何不支之
甚也

石勒石季龍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

舉也蠢茲雜種自古爲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况乃
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柰之機覩危亡之際而莫
不嘯群鳴錫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羗渠見奇醜
類聞輶上黨季子鑒其非凡倚肅洛城夷甫識其爲
亂及惠皇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螳徒乘間煽禍
虔劉我都邑剪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
王公顛仆晉游魂於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
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謀間發猛氣橫飛
遠蟠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惆悵焚元
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警戮彭祖於襄國數以無君

三才圖會

卷之十

十二

三才圖會

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據
舊都而抗王室襁褓喪襲冠帶釋介冑開庠序鄰敵
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爲國曷以加
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
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義
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聘梟心於狼性始懷怨懟
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春鐸相尋干戈
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惴惴遺黎求哀無地戎狄
殘獷斯爲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讐隙自相屠戮
取笑天下墳土未瘞禍亂荐臻釁起於張豺族傾於

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爲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殪晉人既窮其酷未曾之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慕容氏

史臣曰觀夫牝陰衍氣配虜彙生隔閼諸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系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庖英姿偉量是曰邊豪纂迹姦圖寔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况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

卷之十

十三

心剽邑屠城略地騁其螫賊既而二帝遷平陽之離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臣主之節侯國恭而將徇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來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侗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懷奇略于時群雄角立爭奪在辰顯宗王祭於冲年庚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驚則烏丸卷甲建旌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

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外恒續宣九合位止爲候瞻曩烈而功微微前經而禮緼駘堅難滿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舉首圖中原燕士協其籌其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聲傍鄰咸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遽竊鴻名偷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啟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衆企鄴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卽世虐嬖亂朝番以勳德不容評以贖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詭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逮其咎禦敵罕備其備以攜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軻暫振衆閉成壘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經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符氏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壘紫宸遷龜龜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僉

卷之十

十四

若瞻鳥之靡定符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
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開右禍生蔓蔓未逞狠心健既
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
巖險搃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役數姦雄
有可言矣長生慘虐自率由觀辰象之灾謂法星
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獸之朝饑但肆毒於刑殘
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未固雅量環委
交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擬草付之休徵剋窮姦同
幕承傷歷遵明王之德敎聞先聖之偏風撫育黎元
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符融以懿威贊經綸
權薛以諒直進規諫鄧張以忠勇恢威略高賢效足
紀梓里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代奉
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
止焉而獻歡託栖嚮以成頌因以功俾量烈宜直化
洽當年雖丑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譽世懷諫
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未叶耻五運之
猶幸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大羊之力肆其
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駕穴駐蹕
疑山踞爵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
順神理害盈雖矜沃野之疆終致昆陽之敗遂使

渠侯隙狡寇伺間步搖啟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
社遷於他族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
不哀哉豈不謬哉符丕承亂借竊尋及傾敗斯可謂
天之所廢人不能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
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姚氏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
馬交馳而不息晦重氛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
厭亂凶族實繁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
暴王聞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嗚哀之義
有足稱焉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
斯言遠踐迷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符丕
之會嘯命群豪恢弘霸業假容冲之銳俯定函秦挂
雷惡之鋒載寧東北在茲奸略實冠凶徒列樹而表
新營雖云効績荏棘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
斯爲幸也子略剋權勛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
求賢敦友弟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蓋節
爪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款僭燕而藩僞蜀夷隴右
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邇輯雖楚莊秦穆何以加
焉旣而逞志矜功弗虞後患委涼都於禿髮授朔方

於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距諫招禍蕭牆屢發戰
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聘彼雄圖被深恩於介士
崇詭說加殊禮於乘門當有爲之時隸無爲之業
衣腹食殆將萬數析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
廣猶鄴鴻都之費況乎僞境日侵寧堪未貴之役
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
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懷之質屬傾覆之餘內難方
熾外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
係繼而降軼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李氏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

十七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惠漢祚斯未宣
后興渡湟之師是知戎狄亂華彙深自古况乎巴
漢雜種厥類實繁資剽竊以全生習憤悍而成俗
李特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劔門志吞井絡屬
晉綱之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屬健同聲雲集
殲殄蜀漢苻食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憂蓋上
失其道覆敗之至於斯仲雋天挺英姿見稱奇偉
推鋒累載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
地薄賦而綏弊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實孫
權之亞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訓繼體承基前
修茂範而

雄聞經國之遠圖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
託疆兵於厥胤遭骸莫歛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
周傾巢之虞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
罹災期以暴戾速禍殊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考憑
藉世資窮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
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傳昏虐聖率餘燼敢距大
邦搜甲展征則理均於困獸斬關霄遁則義殊於
前禽宜其懸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
亦優乎

呂氏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

十八

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析符氏乘機竊號
神州世明委質僞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服
遐征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驚瑯戈耀景捐金丘
而一息最爾夷阪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
屬永固運銷群堆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
要結六戎潛窺屬鼎并吞五郡遂假鴻名控黃河
以設險負玄漠而爲固自謂克昌霸業貽厥孫謀
尋而耄及政昏親離衆叛瞋目甫爾雲發蕭牆
紹纂凡才負乘致寇弘起兇狡職爲亂階未基庸
庸面縛姚氏昔寶融歸順榮煥累葉隗囂千紀
靡終身世而光棄茲勝踰遵彼覆車十數年間
終致殘滅向使矯邪歸正革僞爲忠鳴徽

而蕃晉朝仗義而誅醜虜則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郭魯段業豈得肆其姦蒙遷鳥孤無所窺其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在其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鑒非遠庸可濫乎

慕容垂等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方擾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略見猜而庇身寬政未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隼質難馴狼心自野淮南失律

卷之十

十九

三六三

三朝之謀已稱河朔分毫五木之神云啟斬飛龍而趙魏騷然石門而長驅遂使慕容氏景從郡師宵遁收羅招七郡於黎陽返遼陰之舊物制中山之新社類帝裡宗僭僭斯備夫以重耳歸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紿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衆微一族倚援而傾山嶽騰騰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餘裕伊媿於西鄰信符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駭矣寶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肅牆內憤勃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寅符文武不墜韜光

而夷讐賊罪已而遜高危翩翩然濁世之佳男矣屈乃地非與主舉因淫德驪戎之熊取悅於匡牀玄妻之姿見奇於鬢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朝涉於景雲之山飾士木於驕心窮怨嗟於最壞宗祀夷滅為馮氏之驅除焉

乞伏氏

史臣曰自五胡縱應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於荒裔鴻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嘗謂戎狄凶器未窺道德欺天擅命抑乃其常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遷徙之餘少

卷之十

二十

三六三

非雄傑幸以寬厚為衆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舊史稱其信惑妖祀斥黜諫臣無開馭之才異經決之士信矣速禍致寇良謂在茲猶能撫育黎萌保守疆宇發號施令二十餘年豈天忘乎非人事也

秃髮氏

史臣曰秃髮累葉酋豪擅邊服控弦玉塞躍馬金山候蒲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鎬禮容弗被聲教斯阻烏孤納符渾之策治兵以討不賓鹿孤從史嵩之言建學而延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疆國道由人弘抑此之謂傳遠承累捷之銳精二昆之眷推呂氏

算無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圖比蹤前烈既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慝自貽其弊地奪於蒙遜勢翻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為幸也昔宋殤好戰致災於華舒楚靈黷武取殺於乾溪異代同亡其於俾禮見之矣

慕容德等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遠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倣儻之雄姿韞從橫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劍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崇儒術以弘風延讜言而厲已觀其為國有足稱焉起繼已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收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勲戚離先緒俄頽家聲莫振陷宿豫而貽禍啓大岷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為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

沮渠蒙遜

史臣曰蒙遜出自夷貊擅雄邊塞屬呂光之悖德深懷仇弼之寬推段業以濟時假以陳吳之事稱兵白澗南涼請和出師丹嶺北寇實服然而見利忘義苞禍滅親雖能制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者矣

卷之十

三十五

赫連勃勃

史臣曰赫連勃勃獯醜遺類入居邊宇屬中壻分崩緣間肆慝控弦鳴鐃據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開宮擬神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徽號備中國之禮容驅駕英武震盪天下然其器識高爽風骨魁奇姚興親之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以致斯乎雖雄略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害朝臣部內囂然忠良卷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猶及其嗣非不幸也

正史論贊補要

卷之十

三十二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一

宋書

梁特進光祿侍中少傅武陵沈約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武帝

史臣曰高祖地非桓文衆無一旅曾不決旬夷凶翦
暴祀晉配天不失舊物誅內清外功格區宇至於鍾
石變聲柴天改物民已去晉異於延康之初功實靜
亂又殊咸熙之末所以恭皇高遜殆均釋負若夫樂
推所歸謳歌所集魏晉承其名高祖收其實矣盛哉

三才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文帝

史臣曰太祖幼年特秀顧無保傅之嚴而天授和敘
之姿自稟君人之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久綱維備
舉條禁明密罰有恒科爵無濫品故能內清外晏四
海謚如也昔漢氏東京常稱建武永平故事自茲厥
後亦每以元嘉爲言斯固盛矣授將遣帥爭分閭之
命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
成旨雖覆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
及至言漏衾衽難結商豎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
然也嗚呼哀哉

武帝

史臣曰役已以利天下堯舜之心也利已以及萬物
中主之志也盡民命以自養樂利之行也謂大明之
世其將盡民命乎雖有周公之才之美猶終之以亂
何益哉

前廢帝

史臣曰廢帝之事行若十篇若夫武王數股紂之體
不能紂其萬一霍光書昌邑之過未足舉其毫釐假
以中才之君有一于此足以質社稷宗汚宮漸廟況
摠斯惡以萃一人之體乎其得亡亦爲幸矣

三才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明帝

史臣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
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負屨南面實有君人之懿
焉經國之義雖弘而降家之道不足彰城王熙不窺
古本無卓爾之姿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
以此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紀恩澤而本悟致以
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端禍之始人
雖天倫之重義殊凡歲而中人以下情由是變至於
易衣而出分苦而食與夫別宮異門形跡乖隔者宜
有降矣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剪落洪枝願

不待慮既而本根無疵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
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從來
遠也

後廢帝

史臣曰喪國亡家之王雖適末同途發軔或異也前
廢帝卑遊襄幸皆龍駕帝飾傳警清路蒼梧王則藏
璽懷紱魚服忘反危冠短服匹馬孤征至於殞身覆
祚其理若一姬夏之隆質文異尚亡國之道其亦然
乎

順帝

三王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三

史臣曰聖王膺錄自非接亂承微則天曆不至也自
三五以來受命之主莫不乘淪亡之極然後符樂推
之運水德遷謝其來久矣豈止於區區汝陰揖禪而
已哉

志

曆志

夫天地之所資者生也萬物之所尊者人也役智窮
神無幽不察是以動作云為皆應天地之象古先聖
哲擬辰極制渾儀夫陰陽二氣陶育群品精象所寄
是為日月群生之性章為五才五才之靈五星是也

曆所以擬天行而序七耀紀萬國而授人時黃帝使
大撓造六甲容成制曆象義和占日常儀占月少昊
氏有鳳鳥之瑞以鳥名官而鳳鳥氏司曆顓頊之代

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堯復育重黎之後使治舊
職分命羲和欽若昊天故虞書曰恭三百有六旬六
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後授舜曰天之曆數在爾
躬舜亦以命禹爰及殷周二代皆勑業革制而服色

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萬物群生蒙其利澤三王
既謝史職廢官故孔子正春秋以明司曆之過秦兼
天下自以為水德以十月為正服色上黑漢興襲秦

三王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四

正朔北平侯張蒼首言律曆之事以顓頊曆北於六
曆所失差近施用至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
卿壹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廢壞宜改正朔易
服色所以明受之於天也乃詔遂等造漢曆選鄧平
長樂司馬可及人間治曆者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分
天部落下閏運算轉曆其法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
分也閏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星度日月行更以
算推如閏平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
四十三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以平為太
史丞至元鳳三年大史令張壽王上書以為元年用

黃帝調曆令陰陽不調更曆之過詔下主曆使者鮮于妄人與治曆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晦朔弦望二十四氣又詔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疏密凡十一家起三年盡五年壽王課疏遠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曆效劾壽王逆天地大不敬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曆第一壽王曆乃太史官廢曆也壽王再劾不服肯下吏至孝成時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作三統曆以說春秋屬辭比事雖盡精巧非其實也班固謂之密要故漢曆志述之校之何承天等六家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五

之曆雖六元不同分章或異至今所老或三日或二日數時考其遠近率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其術斗分多上不可檢於春秋下不驗於漢魏雖復假稱帝王祇足以惑時人耳

禮志

夫有國有家者禮儀之用尚矣然而歷代損益每有不同非務相改隨時之宜故也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章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歛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北之祀互相印襲以訖于今豈三代之

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且閔子譏古禮退而致事叔孫制漢制化流後昆由此言之任已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然則漢魏以來各摭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儀司馬彪集後漢衆注以爲禮儀志校其行事已與前漢頗不同矣况三國鼎峙歷晉至宋時代移改各隨事立自漢末剝亂舊章乖弛魏初則王粲衛觐典定衆儀蜀朝則孟光許慈創理制度晉始則荀勗鄭冲詳定晉禮江左則荀崧刁協緝理垂垂其間名儒通學諸所論敘往往新出非可悉載今抄魏氏以後經國誕章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六

以備此志云

樂志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自黃帝至三代稱不同周衰凋缺又爲鄭衛所亂魏文侯雖好古然猶昏瞶於古樂於是淫聲熾而雅音廢矣及秦焚典籍樂經用亡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周存六代之樂至秦雅餘韶武而已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祖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舞舞人悉執干戚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故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

之舞周又有房中之樂秦改曰壽人其聲楚聲也漢高好之孝惠改曰安世高祖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生於武德禮容生於文始五行也漢初又有嘉至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迎神之樂也文帝又自造四時舞以明天下之安和蓋樂先王之樂者明有法也樂已所自作者明有制也孝景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薦之太宗之廟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舞薦之世宗之廟漢諸帝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焉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著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殊其內史中丞王

等妙善鄭聲惟樂好古存正焉文帝黃初二年改漢巴渝舞曰韶武舞改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哥詩多即前代之舊唯魏國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詩而已明帝太和初詔曰禮樂之作所以類物表庸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樂以舞為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於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太樂所以摠領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廟樂未稱其議定廟樂及舞舞者所執綴兆之制聲哥之詩務令詳備樂官自如故為太樂太樂漢舊名後漢依議改太予樂官至是改復舊於是公卿奏曰臣聞德盛而化隆者則樂舞足以象其形容音聲足以發其哥詠故薦之郊廟而鬼神享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樂其度使四海之內徧知至德之盛而光輝日新者禮樂之謂也故先王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蓋當其時而制之矣周之末世上去唐虞幾二千年韶簡南篇武象之樂風聲遺烈皆可得而論也由斯言之禮樂之事弗可以已今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樂

武神武也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皇帝樂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與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至於羣臣述德論功建定烈祖之稱而未制樂舞非所以昭德紀功夫哥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為斌兼秉文武聖德所以章明也臣等謹制樂舞名章斌之舞昔蕭韶九奏親於虞帝之庭武象大舞亦振於文武之阼特以顯其德教著其成功天下被服其光輝習詠其風聲者也自漢高祖文帝各逮其時而為武德四時之舞上考前代制作之宜以當今成業之美播揚弘烈莫盛於章

三十二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九

賦焉樂志曰鐘磬千戚所以祭先王之廟又所以獻酬醕酢也在宗廟之中君臣莫不致敬族長之中長幼無不從和故仲尼答賓牟賈之間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云魯有稀樂賓祭用之此皆祭禮大享通用盛樂之明文也今有事於天地宗廟則此三舞宜並以爲薦享及臨朝大享亦宜舞之然後乃合古制事神訓民之道關於萬世其義益明又臣等思惟三舞宜有摠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世同功以至隆平也於名為美於義爲當尚書奏宜如所上

天文志

言天者有三家一曰宣夜二曰蓋天三曰渾天而天之正體經無前說馬書班志又闕其文漢靈帝議郎蔡邕於朔方上書曰論天體者三家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有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僅得其情今史官所用侯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欽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本欲寢伏儀下思惟微意按度成數以著篇章皇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兩絕勢路

三十二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十

無由宣問群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時閭官用事邕議不行漢末吳人陸績善天文始推渾天意王蕃者廬江人吳時爲中常侍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曆依乾象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露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

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者亦二十四度斗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於南極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

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入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未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算求之各有同異故諸家曆法參差不齊洛書甄耀度春秋考異都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續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十分之十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

天經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勾股法言之傍萬五千里句也立八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以勾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耀度考異都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三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分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負如彈丸而陸績造渾象其形如鳥卵然則黃道應長於赤道矣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然則績亦以天形正負也而渾象爲鳥卵則爲自相違背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

卷之十一

十三

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密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爲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也

符瑞志

夫體膚窮幾含靈獨秀謂之聖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後萬物使動植之類莫不各得其所百姓仰之懽若親戚芬若椒蘭故爲旗章輿服以崇之玉璽黃屋以尊之以神器之重推之於兆民之上自中智以降則萬物之爲役者也性識殊品蓋有愚暴之理存焉見

卷之十一

十四

五行志

昔八卦兆而天人之理著九疇序而帝王之應明雖可以知從德獲自天之祐違道陷神聽之臯然未詳舉徵效備考幽明雖時別鼎雉庭穀之異然而未究者衆矣至於鑑悟後王多有所闕故仲尼作春秋具

書祥青以驗行事是則九疇陳其義於前春秋列其效於後也逮至伏生初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紀條流誠以一王之典不可獨闕故也夫天道雖無聲無臭然而應若影響天人之驗理不可誣司馬彪纂集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沈魏書志篇闕凡厥災異但編帝紀而已自黃初以降二百餘年覽其灾妖以考之事常若重規沓矩不謬前說又高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辭終皆顯應闕而不序史體將虧今自司馬彪以後皆撰次論序斯亦班固遠采春秋舉遠明近

三才圖會

卷之十一

十五

之例也又按古之不從有介蟲之孽劉歆以爲毛蟲視之不明有應蟲之孽劉歆以爲羽蟲按月令夏蟲羽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五行精微非未學所究凡已經前議者並即其言以釋之未有舊說者推準事理以俟來哲

州郡志

唐堯之世置十有二牧及禹平水土要制九州冀州堯都土界廣遠濟河爲兗州海岱爲青州海岱及淮爲徐州淮海爲揚州荆及衡陽爲荊州荆河爲豫州華陽水爲梁州黑水西河爲雍州自虞至殷無所

改變周氏既有天下以徐并青以梁并雖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漢初又立徐梁二州武帝懷邵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改雍曰梁改梁曰益凡爲十三州而司隸部三輔三河諸郡東京無復朔方改交趾曰交州凡十二州司隸所部如故及三國鼎峙吳得揚荆交三州蜀得益州魏氏猶得九焉吳又分交爲廣魏末平蜀又分益爲梁晉武帝太康元年天下一統凡十有六州後又分涼雍爲秦分荆揚爲江分益爲寧分幽爲平而爲二十矣自夷狄亂華時冀雍涼青并充豫幽平諸州一時淪沒遺民南渡並僑置牧司非舊土也江左又分荆爲湘或離或合凡有揚荆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半豫州唯得譙城而已及至宋世分揚州爲南徐徐州爲南兗揚州之江西悉屬豫州分荆爲離分荆湘爲郢分荆爲司分廣爲越分青爲冀分梁爲南北秦太宗初索虜南侵青冀徐兗及豫州淮西並皆不守自淮以北化成虜庭於是於鍾離置徐州淮陰爲北兗而青冀二州治賴榆之縣今志大較以大明八年爲正其後分派隨事記列內史侯相則以昇明未爲定焉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寔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

三才圖會

卷之十一

十六

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函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曆不
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今以班固馬彪二志太康元
康定戶王隱地道晉世起居末初郡國何徐州郡及
地理雜書互相考覆且三國無志事出帝紀雖立郡
時見而置縣不書今唯以續漢郡國校太康地志參
伍異同用相徵驗自漢至宋郡縣無移改者則注云
漢舊其有回徙隨源甄別若唯云某無者則此前皆
有也若不注置立吏用也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二

宋書

梁特進光祿侍中少傅武康沈約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列傳

后傳

史臣曰飲食男女民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民情而
爲之度王宮六列士室二等皆司事設防典文曲立
若夫義爲閭閻化形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致治者
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嬀竝御進非色幸欲使
情有單被愛罔偏流專貞內表妖蠱外息至於降班

在四簪珥成行同列者三環珮係響乃可以變理陰
教輔佐君德宋氏藉晉世令典娉納有章倪天作麗
必四岳之後雖正位天閨禮尤尊極而衰慙易兆思
宴難留一謝屬車之塵永隔青蒲之地是故元后憤
終良有以也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椒庭綺觀千門
萬戶而淫粧怪飾變炫無窮自漢氏昭陽之輪奐魏
室九華之照曜曾不能繁其萬一徒以所選止於軍
署之內徵引極乎廝阜之間非晉氏採擇濫及冠冕
也且愛止帷房權無外授戚屬領資歲時不過有榮
斯爲美矣及太祖之傾惑潘姬謀及婦人大明之淪

溺殷姬並后匹嫡至使多難起於肌膚并命行於同產又况進於此者乎以斯言之三代二漢之亡於淫嬖非不幸也

劉穆之王弘

史臣曰高祖一朝創義事屬橫流改亂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橋之間威令一施內外從禁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文宣公之爲也爲一代之宗臣配饗清廟豈徒然哉

徐美之傅亮檀道濟

史臣曰夫彈冠出里結組登朝道申於夷路運艱於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二

險轍是以古人裴回於出處交戰乎臨岐若其任重於身恩結自主雖復振鼎承劒悠然不以存歿爲懷當二公受言西殿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以赴蹈爲期也及逢權定之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御敵身灾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爲存亡則義異於此但彭城無燕刺之釁而有楚英之戮若使一昆延曆亦未知定終所在也謝晦言不以賊遺君父豈徒言哉

謝晦

史臣曰謝晦坐璽封違謬遂免侍中斯有以見高祖

之識治宰臣之稱職也自太祖臨務茲典稍違網以疏行法爲恩息妨德害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誠愈甚自非許竊深私陵犯密諱則左降之科不行於權戚若有身觸盛旨彙非國刑免書裁至弔客固望其門矣由是律無恒條上多弛行網維不舉而綱目隨之所以吉人防著在微慎大由小蓋爲此云

王鎮惡檀韶向靖劉懷慎劉粹

史臣曰高祖屈起布衣非藉民譽義無曹公英傑之響又屬晉氏輔魏之基一旦驅烏合不崇朝而制國命功雖有餘而德未足也是故王謚以內懼流奔王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王

綏以外侮成業若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義熙以後大功仍建自桓溫於旆所臨天不獻珍受朔及金墉請吏元勳將奉九命之禮旣行代終之符已及方復觀兵函渭用師天險獨克之舉振古難稱若使閉門及歿兵兵散地後敗責其前功一肯虧其盛業豈復得以黃屋朱戶爲衰晉之貞臣乎及其靈威簿震重關莫守故知英竿所苞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疆陳爲宋方叔壯矣哉

劉懷肅孟懷玉劉敬宣檀祗

史臣曰劉敬宣與高祖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義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者將有以乎

朱齡石毛修之傳弘之

史臣曰桓溫一世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西湖戰鯨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高祖無周世累仁之基欲力征以君四海實須外積武功以收天下人望止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管人地未闢於東晉威獨振於江南然後可以變國情愿民志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十二

四

撫歸運而膺寶策豈不知秦川不足供養百二難以傳後哉至舉咸陽而棄之非失筭也此四將藉歸衆難固之情已至於俱陷爲不幸矣

孫處蒯恩劉鍾虞丘進

史臣曰詩云無言不訓無德不報此諸將並起自暨夫出於卑隸蒯牧之下徒以心一乎主故能奮其鱗翼至於推鋒轉戰百死而不顧一生蓋由其心一也遂饗封侯之報詩人之言信矣

胡藩劉康祖垣護之張興世

史臣曰兵固詭道勝在用奇當二帝爭雄天人之分

未決南北連兵相阨而不得進者半歲矣蓋乃趙壁拔幟之機官度潛師之日至於鴟浦拔戈實與世用奇之力也建旆垂組豈徒然哉

宗室

史臣曰餘妖內侮偏衆西臨荀桓交逼荆楚之勢危矣必使上略未盡一筭或遺則城壞壓境上流之難方結敵資三分有二之形北向而爭天下則我全勝之道未或可知製武王覽群才揚盛策一舉殲初寇非曰天時抑亦人謀也降年不永遂不得與大業始終惜矣哉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十二

五

庾悅王誕謝景仁袁湛楮叔度

史臣曰高祖雖累棄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凡此諸子並前代名家莫不望塵請職負羈先路將由庇民之道邪

張茂度庾登之謝方明江夷

史臣曰爲國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質後文士君子當以體正爲基蹈義爲本然後飾以藝能文以禮樂苟或難備不若文不足而質有餘也是以小心翼翼可祇事於上帝高夫喋喋終不離於虎圍江夷謝方明謝弘微王惠王球學義之美未足以成名而

貞心雅體廷臣所罕及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信矣

孔季恭羊玄保沈慶

史臣曰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溢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興於中年遂切扶患或不至是若龍以乎價則官民優議屈當時益由於此

臧孫徐廣傳隆

卷之十二

六

史臣曰自黃初至于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高祖受命議創國學宮車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獲克就雅風盛烈未及曩時而濟濟焉頗有前王之遺典天子爲旗警蹕清道而臨學館儲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禮先師後生所不嘗聞黃髮耄之前視亦一代之盛也臧孫徐廣傳隆義松之何承天雷次宗並服膺聖哲不爲雅俗推移立名於世宜矣穎川庾蔚之鴈門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內向爽會稽賀道養皆託志經書見稱於後學蔚之略解禮記并注賀循喪服行於世云

謝瞻孔琳之

史臣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爲民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民未離情嗜踈寡奉生瞻已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益輕而事有譌變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子事逸末業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歲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劇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兼本爲事豐衍則同多餘之資飢凶又減田家之

卷之十二

七

蓄錢雖盈尺旣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爲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未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淳反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反耕耒之路使繭粟羨溢同於水火旣而蕩滌國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未傳于後北屋稱仁豈伊唐世

桓玄知其始而不覺其終孔琳之親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

蔡廓

史臣曰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業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耻爲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王惠謝弘微王球

或人問史臣曰王惠何如答之曰令明簡又問王球何如答曰倩玉淡又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

卷之十二

八

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殷淳張暢何偃江智淵

史臣曰夫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坐談兵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驅履湯涉血而已哉山濤之稱羊祐曰夫將雖不須筋力軍中猶宜疆健以此爲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杜預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統大衆二十餘萬爲平原都督王戎把臂入林亦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部良家然後可受賑於朝堂荷推轂之重及虜兵深入徐服惟震非張暢正言則彭沛危矣豈其身杆

飛鏑手折雲衝方足使窮櫟假命危城載安乎仁者之有勇非爲臆說

范泰王淮之王韶之荀伯子

史臣曰夫令聞令望詩人所以佳詠有禮有法前讓以之垂美荀范二王雖以學義自顯而在朝之譽不弘蓋由才有餘而智未足也惜矣哉

武三王

史臣曰戒懼乎其所不覩恐畏乎其所不聞在於慎所忽也江夏王高祖寵子位居上相大明之世親典冠朝屈體降情榮辟於軒檻之上明其爲卑約亦已

卷之十三

九

至矣得使虐朝主顧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末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磔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戒斯爲篤矣

羊欣張敷王微

史臣曰燕太子吐言田先生吞舌而死安邑令戒屠者閔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內懷耿介峻節不可輕干表淑笑謔之間而王微弔詞連牘斯蓋好名之士欲以身爲珪璋璣璣然使塵玷之累不能加也

王華王曇首殷景仁沈演之

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審子之力也彼群公義雖往結恩實今踈而任卽曩權意非昔主居上六之窮爻當來寵之要輟顛覆所基非待地爨况於廢殺之重其隙易乘乎夫殺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已典累傾物而移其寵不忌自我難持若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有能戒彼而悟此則所望於來哲

鄭鮮之裴松之何承天

史臣曰高祖受命王略未遠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授閭盛衰既兆用啓戎心蓋由王業始基經創多闕先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二

十

內後外以至於此乎自茲以降分青置境無固守之宜闕耕戰之略恃寇不來遂無其備周漢二策在宋頻亡遂致胡馬橫行曾無藩落之固使士民跼蒼天踣厚地繫虜俘囚而無所控告哀哉承天安邊論博而篤矣載之云爾

吉翰劉道產杜驥申恬

史臣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之世善職者亦二三十載皆敷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簡久及晚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也劉道產之在漢南歷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頗有前世遺

風故能樹績垂名斯爲美矣

王敬弘何尚之

史臣曰晉世幼主在位政歸輔臣荆揚司牧事同二陝宋室受命權不能移二州之重咸歸密戚是以義宣藉西楚疆富固十載之基嫌隙既樹遂規問鼎而建郢分楊矯枉過直藩城既剖盜實人單閭外之寄於斯而盡若長君南面威刑自出至親在外事不患疆若運經盛衰時艱主弱雖近臣懷禍止有外憚呂宗不競寔由齊楚興喪之源於斯尤著尚之言并合可謂識治也矣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十一

謝靈運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行雖虞夏以邈文不覩稟氣壞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旣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手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鮑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

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
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千建仲宣以氣質爲
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
原其颺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
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綏
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
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
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
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瀾雲委莫不寄言上

三才論贊新要

卷之十一

十二

德託意玄珠適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草孫許之
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
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若夫敷社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
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
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
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
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
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實情
非傍詩吏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

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闡與理合匪由
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
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
哲

武二王

史臣曰襄陽龐公諱劉表曰若使周公與管蔡處茅
屋之下食藜藿之羹豈有若斯之難夫天倫由于共
氣分形寵愛之分雖同富貴之情則異也追味尚長
之言以爲太息

劉湛范曄

三才論贊新要

卷之十二

十三

史臣曰古之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劉湛
識用才能實苞經國之略豈不知移弟爲臣則君臣
之道用變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乎而義康數懷奸
計苟相崇說與夫推長戟而犯魏闕亦何以異哉

袁淑

史臣曰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薜華朝露未足以
言也其間天遽曾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沒嬰
心徒以靈化悠遠生不冉來雖天行路險而未之斯
遇謂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
倏寸陰而敗尺璧若乃義重乎生空炳前誥投軀殉

主世罕其人若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焉爾

徐湛之江湛王僧綽

史臣曰甚矣宋氏之家難也讎彙所鍾親地兼極雖復傾天滅迹非嫌路而穴隙內兆邪疊外興天性既離愛敬同盡探雀請能非無前彙猜防之道有未足乎世祖弱年輕躁夙無朝寵累任邊外未嘗居中當壁之重將由愛立臣主回疑事無蚤斷若使守器以長命不待賢則密禍自銷危機可免聖哲之訓豈欺我哉昔山濤舉羊祜爲太子太傅蓋欲以後事委之而羊公短世僧綽網繆主心將任以國重而宮車

三十二史劄記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十四

晏駕二臣並以道德謙冲名高兩代昨未中年功謝成日惜矣哉

文九王

史臣曰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古人畏亂世也太宗晚途疑隙內成尋斧所加先自至戚晉刺以礦暴摧軀巴哀田和良醢體保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爲善將遠有以乎

顏延之

史臣曰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既事無同濟爲子爲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

恒儀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據筆數皐陵讎犯逆餘彼慈親番之虎吻以此爲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鹿斷可識矣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一家不從政豈不以年薄衆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况顛沛之道慮在未測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允而義愜夫豈或免

臧質魯爽沈攸之

史臣曰臧質雖貪虐夙樹聞望多關奉義治流本無吞噬之志也徒欲以幼君弱政期之於世祖據有中

三十二史劄記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十五

流嗣桓庾之業既主異穆哀臣皆代黨雖禮秩外原而疑防內深功高位重終非自安之地至於陵天犯順其出於此乎攸之伺隙西郢季逾十載擅命專威無君已積及天厭宋道鼎運將離不識代德之紀獨迷樂推之數公休既覆其族攸之亦屠厥身夫以繫亂自終固異代如一也

王僧達顏竣

史臣曰世祖弱歲臨蕃涵道未廣披胃解帶義上賓僚及運鍾傾陂身危慮切握膽抽肝猶患言未盡也至於馮玉負戾成行萬物欲有必從事無暫失既而

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款宋昌之報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望愈結嫌怨既前誅責自起竣之取繫於世盖由此乎為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忘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朱修之宗慤王玄謨

史臣曰修之宗慤皆以將帥之材懷廉潔之操有足稱焉玄謨雖苛剋少恩然觀其大節亦足為美當少帝失道多所殺戮而能冒履不測傾心輔弼斯可謂忘身徇國者歟

柳元景顏師伯沈慶之

史臣曰張釋之云用法一徧天下獄皆隨輕重縣衡於上四海共稟其平法亂於朝民無所措手足師伯籍龍代臣勢震朝野傾意廝臺情以貨結自選部至於局曹莫不從風而靡曲徇私請固停詔勅天震實怒什者相望師伯任用無改而王謝免職君子謂是舉也豈徒失政刑而已哉

蕭思話劉延孫

史臣曰延孫接款蕃日固出顏表矣風颺局力又無等級可言而隆名盛寵必擇而後授何哉良以休運甫開沈疾方被雖宿恩內積而安私外簡夫侮因事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二

十六

狎敬由近踈踈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殊榮禮自隔遂得為一世宗臣盖由此也子曰事君數斯踈矣然乎然乎

文五王

史臣曰語有之投鼠忌器信矣阮佃夫王道隆專用主命臣行君道識義之徒咸思戮以馬劒休範馳兵象魏矢及君屋忠臣義士莫不銜膽爭先夫以邪附君猶或自免况於使正順以爭主哉

孝武十四王

史臣曰晉安諸王提挈羣下以成其釁亂遂至九域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十七

沸騰難結天下而世祖之胤亦殲焉疆不知弱義在於此也

劉秀之顧琛顧覬之

史臣曰孝建敗基西楚放命難連淮濟勢盛江服朱脩之著節漢南劉秀之推鋒萬里竝誠載艱難忠惟帝念而踰峴之鋒戰有獨克出峽之師舟無隻反雖霜霰竝時而計功則異也及定終之命等數相懸盖由義結蕃朝故恩有厚薄雖故舊不遺聞之前訓隆名爽實亦無取焉

周朗沈懷文

史臣曰昔裴敬戍卒委輅而遷帝都馮唐老賤片詞以悟明主素無王公卿士之貴非有積譽取信之資徒以一言合旨仰感萬乘自此山壑草萊之人布衣韋帶之士莫不踵關縣書煙霏霖集自漢至魏此風未爽暨于晉氏浮偽成俗人懷獨善仕貴遺務降及宋祖思反前失雖華薄捐華抑揚名教而闢聰之路未啟采言之制不弘至於賤隸卑臣義合朝筭徒以事非已出知允莫從昔之聞之若彼今之塞之若此非謂徐樂嚴安偏富漢世東方主父獨闕宋時蓋由用與不用也徒置乞言之旨空下不諱之令慕古節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一

十八

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各存炫藻周朗辯傳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摘詞文實件主文詞之爲累一至此乎

宗越吳喜黃回

史臣曰夫豎人匹夫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也以亂世之情用於治日其得不亡亦爲幸矣

鄧琬袁凱孔覲

史臣曰泰始文爭逆順未辨太宗身剝悖亂事惟極溺國道屯諛宜立長君太祖之昭義無不可子勛體自世祖家運已絕當璧之命屬有所歸曲直二塗未

知攸適徒以據有神甸擅資天府宗稷之重威臨四方以中制外故能式清區宇夫帝王所居目以衆大之號名曰京師其義趣遠有以也

謝莊王景文

史臣曰王景文弱年立譽聲芳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群公方驂竝路傾覆之灾庶幾可免庾元規之讓中書令義在此乎殷孝祖劉劭

史臣曰吳漢平蜀城內流血沾蹀而其後無聞於漢陸抗定西陵步氏禍及嬰孩而機雲爲戮上國劉劭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二

十九

克壽春士民無遺芻委粒之歎莫不扶老攜幼歌唱而出重圍美矣

蕭惠開版瑛

史臣曰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以類得之也昔啟方說主述表遺親邠攸淳行愛兼猶子雖稟分參差情紀難一而均薄等厚未之或偏惠開親禮雖篤第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險於山川有驗於此也

薛安都沈文秀崔道固

史臣曰春秋列國大夫得罪皆先致其邑而後去唯

邾莒三臣書以叛人之目益重地也安都勤王之略義闕於藩屏以地外奔罪同於三叛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此之謂乎

袁粲

史臣曰袁粲清標簡貴任屬國朝野之望雖隆然未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審存滅豈所謂義重於生乎雖不達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昔王經被旌於晉世粲等亦改葬於聖朝盛代同符美矣

明四王

史臣曰太宗負螟之慶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

二十史劄記要

卷之十一

二十

其本根侯服于周斯爲幸矣

孝義傳

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刺身厲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閭庭忠被文策多發溝壑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良吏傳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文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絀華屏欲以儉抑身左右無幸謁之

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憚太祖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方六戎薄伐命將動師經略司充費出府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寓安安方內無事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僭止於歲賦晨出莫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基爲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人足卽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謠舞蹈躡處成羣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歛天下騷動自茲至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里戶不盈百萬荐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高祖受命無所改作所居雖稱西殿不制嘉名太祖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世祖承統制度奢廣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燭光玉紫極諸殿離樂綺節珠窓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單民命未快其心太宗繼作彌篤浮侈恩不卹下以至橫流蒞民之官遷變歲屬電不得黔席未暇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民僞於昔

二十史劄記要

卷之十一

二十一

蓋由爲上所擾致治莫從今採其風迹祖著者以爲良史稿云

隱逸傳

史臣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冠東都夫何難之有哉

恩倖傳

三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二

二十三

史臣曰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疎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規雖復漢高之簡易光武之謹厚猶豐沛多顯白水先華況世祖之泥滯鄒近太完之拘學愛習欲不紛戚床第豈可得哉

索虜傳

史臣曰大地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關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梗柵豫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

域也若謂氐秦之民可以決勝於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燕冀豈或可乎虞謂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徒而彼騎也因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言蔽之

鮮卑吐谷渾傳

三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二

二十三

史臣曰太祖以南琛不至遠命師旅泉浦之捷威震滄溟朱名之寶入充府實夫四夷孔熾患深自古蠻獫狁種衆特繁依深傍岨充積歲旬咫尺華夷易興狡毒略財據土歲月滋深自元嘉將半寇恩彌廣遂盤結數州搖亂邦邑於是命將出師恣行誅討自江漢以北廬江以南按山盡谷窮兵罄武繫頸囚俘蓋以數百萬計至於孩年耄齒執訊所遺將卒申好殺之憤干戈窮酸慘之用雖云積怨爲報亦甚張負所云流血于野傷和致災斯固仁者之言矣

氏胡

史臣曰氏藉世業之資胡因偶起之衆結根百頃跨有河西雖戎夷猾夏自擅荒服而財力雄富頗尚禮文楊氏兵精地險境接華漢伺隙遡關首鼠疆場遂西入白馬東出黃金乘晉肅之捷構圍洛之豐規吞黑水志傾井絡紀郢之勢方危樊鄧之心屢駭天子

聽朝不怕有懷辛李之將而齊之宣皇率偏旅數百
定命先驅推鋒直指勢踰風電雲徹席卷致屈南城
逐北追奔全勝萬里皆敵人裹脅與屍越至險而自
竄其餘皆背身山野委骸川澤旣而裴劉二將藉其
威聲故使濁水靡旗蘭旱失嶮氏族轉徙奔亡遺燼
不滅者若經梁土獲又以迄于今由此而言功烈可
謂盛矣

二凶

史臣曰甚矣哉宋氏之家難也自赫胥以降立號皇
王統天南面未聞斯禍唯荆宮二國棄夏即戎武靈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二
千四
三十五十二
胡服亦背華典戕賊之釁事起肌膚而因心之重獨
止此代難興天屬穢流床第愛敬之道頓滅一時生
民得無左衽亦爲幸矣

自序進宋書表

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
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勲前代若
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媽之美自非觀亂秦餘何用
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
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不才對揚盛旨是
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

氏南面承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革亟
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啟基名
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
鍾鼎昭被方策及唐后恭朝前王罕二國蒙家禍曠
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
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
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歷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
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
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實生被誅
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二

千五

四百十二

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于大明之末至於祗質
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
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
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
退傍世情番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
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
馬魯之徒身爲晉賦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
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
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
晉藉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

典屬辭比事望古勲良鞠躬踴躍汗亡厝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績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表奉書以聞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二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二

二十六

八十一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三

南齊書

梁中書令吏部尚書蘭陵蕭子顯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高帝

史臣曰孫卿有言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漢高神武駿聖觀秦氏東遊蓋是雅多大言非始自知天命光武聞少公之論識亦特一時之笑語魏武初起義兵所期征西之基晉宣不內迫曹爽豈有定霸浮橋宋氏屈起匹夫兵由義立咸皆一世推雄卒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一

開鼎祥宋氏正位八君十年五紀四絕長嫡三稱中興內難遯虞兵革世動太祖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大拯時艱龍德在田見猜雲雨之迹及蒼梧暴虐置結朝野百姓懔懔命懸朝夕權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難以假人羣才戮力實懷尺寸之望豈其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歸功與能事極乎此雖至公於四海而運實時來無心於黃屋而道隨物變應而不爲此皇齊所以集大命也

武帝

史臣曰世祖南面嗣業功參寶命雖爲繼體事實艱

難御表番流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華舊章明罰厚恩皆由上出義兼長遠莫不肅然外表無塵內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恒府藏內充民鮮勞復宮室死固未足以傷財安樂延年衆庶所同幸若夫割愛懷抱同彼甸人太祖群昭位後諸穆昔漢武留情曉悟追恨吳園魏文侯克中山不以封弟英賢心迹臣所未詳也

鬱林王

史臣曰鬱林王風華外美衆所同惑伏情隱詐難以兒求立嫡以長未知瑕璽世祖之心不變周道既而

二十一史論贊新要

卷之十

二

晉鄙內作兆自宮闈雖爲害未遠足傾社稷春秋書梁伯之過言其自取亡也

海陵王

史臣曰郭璞稱未昌之名有二日之象而隆昌之號亦同焉案漢中平六年獻帝卽位便改元爲光熹張讓段珪誅後改元爲昭寧董卓輔政改元爲未漢一歲四號也晉帝太安二年長沙王又事敗成都王穎改元爲永安穎自鄴奪河間王顥復改元爲永興一歲三號也隆昌延興建武亦三改年號故知喪亂之軌迹雖千載而必同矣

明帝

史臣曰高宗以支庶纂曆據猶子而爲論一朝到此誠非素心遺寄所當諒不復免夫壯夷之事懷抱多端或出自雄梁或生乎畏懼令同時之親在我而先奔進引之愛量物其必違疑怯既深猜似外入流涕行誅非云義舉非苟求安能無內愧既而自樹本根枝胤孤弱貽厥不昌終覆宗社若今壓紐之徵必委天命盤庚之祀亦繼陽甲扶運推公夫何譏爾

東昏侯

史臣曰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獲之者張武言武張

二十一史論贊新要

卷之十三

三

而猛服也東昏侯亡德橫流道歸拯亂躬當翦戮實敬太平推闡豎之名字亦天意也

和帝

史臣曰夏以景亡殷隨紂滅郊天改朔理無延世而皇符所集重興西楚神器暨來雖有冥數微名大號斯爲幸矣

志

禮志

史臣曰案晉中朝元會設卧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皇神虎門此亦角抵雜戲之流也宋武爲宋公在

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爲舊準

樂志

贊曰綜採六代和平八風殷薦享舞德歌功

天文志

史臣曰天文設象宜備內外兩宮但災之所躔不必
通行景緯五星精咎與二曜而爲七妖祥是主曆數
攸司蓋有殊於列宿也若北辰不移據在杠軸衆星
動流實繫天體五星從伏非關二義故徐顯思以五
星爲非星虞喜論之詳矣

州郡志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四

贊曰郡國既建因州而部離過十三合不踰九分城
列邑名號殷阜遷徙叛逆代亡代有

百官志

贊曰百司分置惟皇命職雲師鳥紀各有其式

輿服志

昔三皇乘祗車出谷口夏氏以奚仲爲車正殷有瑞
車山車垂句足也周禮匠人爲輿以象天地漢武天
漢四年朝諸侯甘泉宮定輿服制班于天下光武建
武十三年得公孫述祿車輿輦始具蔡邕創立此志
馬彪勒成漢典晉摯虞治禮亦議五輅制度江左之

始車服多闕但有金戎省充庭之儀太興中太子臨
學無高蓋車元帝詔乘安車元明時屬車唯九乘永
和中石虎死後舊工人奔叛歸國稍造車輿大元中
符堅敗後又得僞車輦於是屬車增爲十二乘義熙
中宋武平關洛得姚興僞車輦宋大明改修輦輅妙
盡時華始備僞氏復設充庭之制未明中更增藻飾
盛於前矣案周禮以檢漢志名器不同晉宋改革稍
與世異今記時事而已

祥瑞志

齊氏受命事殷前典黃門郎蘇侶撰聖皇瑞應記永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五

明中庾溫撰瑞應圖其餘衆品史注所載今詳錄去
取以爲志云

五行志

贊曰木怪夔魍火爲水妃土實載物金作明威形聲
異迹影響同歸皆由象應莫不類推

列傳

后妃

史臣曰后妃之德著自風謠義起閨房而道化天下
繅盆獻種罔非耕織佩管於典與子同事可以光熙
問業作儼公侯孝昭二后並有賢明之訓不得毋臨

萬國寶命方昌椒廷虛位有婦人焉空慕周興祚符
顯瑞徒華徽名若使掖作同休陰教遠變則馬鄧風
流復存乎此太祖創命宮禁嚴約毀宋明之紫極華
前代之踰奢衣不文繡色無紅采未巷貧空有同素
室世祖嗣位連籍休平壽昌前與鳳華晚構香栢文
檀花梁繡柱雕金鏤寶順用房帷趙瑟吳趨承開奏
曲歲費傍恩足使无物事由私蓄無損國儲高宗仗
數矯情外行儉陋內奉宮業曾莫云改東昏喪道修
風大扇銷摩海內以瞻浮飾哲婦傾城同符殷夏鳴
呼所以垂戒於方來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六

文惠太子

史臣曰上古之世父不哭子壽夭悠悠尚嗟恒事況
夫正體東儲方樹年德重基累葉載茂皇家守器之
君已知耕稼雖交弘具美交弘盛迹武運將終先期
夙殞傳之幼少以速顛危推此而論亦有宜數矣

豫章文獻王

史臣曰楚元王高祖亞弟無功漢世東平憲王辭位
永平本及光武之業梁孝感於勝詭安平心隔晉運
蕃輔貴盛地寶高危持滿戒盈鮮能全德宰相之器
誠有天衷因心無矯率由遠度故能光贊二祖內和

九族實同周氏之初周公以來則未知所匹也

褚淵王儉

贊曰猗歟褚公德素內充民譽不與家稱克隆從容
佐世貽議匪躬文憲濟濟輔相之體稱述霸王綱維
典禮期寄兩朝綱繆宮陞

柳世隆張瑋

史臣曰文以附衆武以立威元帥之才稱為國輔沈
攸之十年治兵自首舉事荆楚上流方江東下斯驅
除之巨難帝王之大敵柳世隆勢居中夏年淺位輕
首抗全師孤城批攻臨埤校策曾無汗馬勃寇垂沮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七

力屈於高墉亂轍爭先降奔郢路陸遜之破玄德不
是過也及世道清寧出牧內佐體之以風素居之以
雅德固與家之盛美也

垣崇祖張敬兒

史臣曰平世武臣立身有術若非愚以取信則宜智
以自免心迹無阻乃見優容崇祖恨結東朝敬兒情
疑鳥盡嗣運方初委骨嚴憲若情非發憤事無感激
功名之閒不足為也

王敬則陳顯達

史臣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其身名者非唯不任職

事亦以繼奉明章心尊正嫡君安乎上臣習乎下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尚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往時位踰晉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干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況又踈於此者也

劉懷珍李安民王玄載

史臣曰宋氏特李離亂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故蕃岳阻兵之橫州郡觀喪之會此數子皆宿將舊勲與太祖比肩爲方伯年位高下或爲先輩而薦誠君側奉義薦里以此知樂推之非妄信民心之有歸玄

二十史論贊新要

卷之十三

人

載兄弟門代世秉誠烈不爲道家所忌斯今之耿氏也

崔祖思劉善明蘇侃垣榮祖

史臣曰太祖作牧進克始基霸業恩威北被感動三齊青冀豪右崔劉望族先親人雄希風結義夫諫江都之略似任光之言雖議不獨興理成合契蓋帷幙之臣也

呂安國周山嵩周盤龍王廣之

史臣曰公侯扞城守國之所資也必須久習兵事非一戰之力安國等致効累朝聲勲克舉並識時變咸

知附託盤龍驍勇獨冠三軍匈奴之憚飛將曾不若也壯矣哉

薛淵戴僧靜桓康焦度曹虎

史臣曰斛厄鴻門資舞陽之氣納降餐旅仗虜族之力觀茲猛毅藉以風威未必投車挾輻然後勝敵故桓康之聲所以震懾江蟲也

江謐荀伯玉

史臣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所奉在節無貳雖人子之親尚宜自別則偏黨爲論豈或榜起察江荀之行也雖異術而同亡以古道而居

二十史論贊新要

卷之十三

九

今世難乎免矣

王琨張岱褚炫何戡王延之阮韜

史臣曰內侍樞近世爲華選金璫頻耀朝之麗服久忘儒藝尊授名家加以簡擇少姿簪貂冠冕基蔭所通後才先貌事同調者以形骸爲官斯違舊矣辟強之在漢朝幼有妙察仲宣之處魏國見貶容陋何戡之讓雖未能深識前古之美與大尸官覲服者何等級哉

王僧虔張緒

史臣曰王僧虔有希聲之量兼以藝業戒盈守滿發

自客方執諸公實平世之良相張緒凝矜素氣自然標格指紳端委朝宗民望夫如緒之風流者豈不謂之名臣

虞玩之劉休沈冲庾杲之王湛

贊曰玩之止足爲論未光劉休善莖安卧南湘冲獲時譽杲信珪璋謹惟舊序並用興王

高祖十二王

史臣曰世祖顧命情深尊嫡淵圖遠算意在無遺豈不以群王少弱未更多難高宗清謹同起布衣故韜末命於近親寄重權於疎戚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十

三十九

勢疎親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足固家國曾不慮機能運衡寡以制衆曹植之言信矣

謝超宗劉祥

史臣曰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也由自知情深在物競身名之外一槩可蔑既狗斯道其弊彌流聲裁所加取忤人世向之所以貴身翻成害已故通人立訓爲之而不恃也

到搗劉峻虞仲胡諧之

史臣曰送錢處兩言此無忘一筭之懷報以都尉千金可失貴在人心夫謹而信汎愛衆其爲利也博矣

况乎先覺潛龍結厚於布素隨才致位理固然也

蕭景先蕭赤斧

史臣曰魏氏基於川武夏侯諸曹並以戚族而爲將相夫股肱爲義既有常然肺腑之重兼存宗寄豐沛之間貴人滿市功臣所出多在南陽夫貞幹所以成務非虛言也

劉歊陸澄

史臣曰建元肇運戎警未夷天子少爲諸生吳拱以思儒業載戡干戈遽詔庠序未明慕襲克隆均校王儉爲輔長於經禮朝廷仰其風曹子觀其則由是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十一

三十九

家守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此焉彌盛建武繼立因循舊緒時不好文輔相無術學校雖設前軌難追劉歊成馬鄭之異時學徒以爲師範虎門初闢法駕親臨待問無五更之禮充庭問蒲輪之御身終下秩道義空存斯故進賢之責也其餘儒學之士多在卑位或隱世辭榮者別見他篇云

武十七王

贊曰武十七王文宣令望愛才悅古仁信溫良宗英是寄遺惠未忘盛陵紀邑安陸括囊晉安早悟隨郡雕章建賀湘海二陵二陽幼著盛寵南郡南康

張融周顒

史臣曰弘毅存容至仁表貌沒顰剛顰崔琰聲姿然後能不憚雄桀亟成讖犯張融標心託育全等塵外吐納風雲不論人物兩干君會友敦義納忠誕不越檢常在名教若夫高僧之補則虞翻陸績不得獨擅於前也

王晏蕭詠蕭坦之江祐

贊曰王蕭提契世祖基之樂羊食子里克無辭江劉后戚明嗣是維廢典異論終用乖疑

江敦何昌寓謝瀹王思遠

二下史論贊新要

卷之十三

十二

三九

史臣曰德成爲上藝成爲下觀夫二三千之治身豈直清體雅業取隆基構行禮蹈義可以勉物風規云君子之居世所謂美矣

宗室

史臣曰太祖膺期御世二昆頌慶命傍流追蕃昨安陸王緬以宗子成屬弱年進仕典郡臨州去有餘迹遺愛在民蓋因情而可感學以從政夫豈必然王秀之王慈蔡約陸慧曉蕭惠基

史臣曰長揖上宰廷折公卿古稱遺直希之未過右天根孤地危峻情不屈則其道雖行其身未廢故多

借路來容遜辭自貶高流世業不待旁通直轡莫能天關王秀之世守家風不降節於權輔美矣哉

王融謝朓

史臣曰晉世遷它江夫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芟定中原彌見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略河南師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寢議雖有戰爭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末明軍國寧息以文敏才華不足進取經略心旨殷懃表奏若使宮中未晏有事遄關融之報効或不易限夫經國體遠許久爲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賈誼終軍之流亞乎

二上史論贊新要

卷之十三

十三

袁家孔稚圭劉繪

贊曰袁劉厥戚猶子爲情稚珪夷遠奏諫罷兵士章機悟立行砥名

王真張冲

史臣曰石碣棄子弘滅親之戒鮑未晚降知事新之節王真誠在庶績迹允嚴旨氣冲未達天心守迷義運致危之理異爲亡之事一也

文二王明七王

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兄弟之恩離君臣之義正夫逆從有勢况親兼一體道窮數盡或容觸啄

而竇玄自尋干戈欣受家難曾不悟執柯所拍跼焉相從以此而圖萬全未知其髮髯也

裴叔業崔慧景狀欣泰

史臣曰崔慧景宿將老臣髮危昏運回董御之威舉晉陽之甲乘機用權內襲少主因樂亂之民藉淮楚之剽驍將受首群帥委律鼓聲謹於官寢戈戟時於城陴陵埤負戶士哀氣竭屢發銅虎之兵未有釋位之援勢等易京魚爛待盡征虜將軍技決以先國急束馬旅師橫江競濟風驅電掃制勝轉九越城之戰旗復蔽野津航之捷獻俘象魏瞻塵望烽窮壘重關

卷之十三

十四

戮帶定襄曾未及此盛矣哉桓文異世也

文學傳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肅擿句衷貶頌延國寫情典各任懷抱共爲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區區若陳思代馬群章

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

才骨難與爭鶯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

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

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

傳毅簡文之摘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

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

後謝莊之誅起安仁之塵頰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

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約束哲祭蒙滑稽之流亦可

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

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十五

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

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

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竝起乃各擅奇休

飽後出成亦標世朱藍其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

者雖衆總而爲論畧有三體一則啟心開釋托辭華

橫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凡准的而疎慢

闕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

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

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

觀事例頗失清采此則傳成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

似可以類從次則餐咽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之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排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屑利吻不雅不俗濁中胃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翫奪故兼之者鮮矣

良政傳

太祖承宋氏奢縱風移百城輔立幼主思振民瘼爲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十六

政未暮擢山陰令傳琰爲益州刺史乃捐華反樸恭已南面導民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爲比永明繼運番心治術扶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史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爲小清水旱之灾輒加賑卹明帝自在布衣曉達吏事君臨億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肅震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鷄鳴犬吠之警郡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袪服華粧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及建武之興虜難矣急征役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齊

世善政著名表績無幾焉位次遷并非直止乎城邑今取其清察有迹者餘則隨以附焉

高逸傳

贊曰含貞抱璞履道敦學惟茲潛隱棄鱗養角

孝義傳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人之含孝稟義天生所同淳薄因心非俟學至遲遇爲用不謝始庶之法驕慢之性多慙水菽之享夫色養盡力行義致身甘心壠畝不求聞達斯即孟氏三樂之辭仲由負米之歎也通乎神明理緣感召情澆世薄方表孝慈故非內德者所以寄心懷仁者所以標物矣埋名韞節鮮或昭著紀夫事行以列于篇

倖臣傳

有天象必有人事焉倖臣一星列于帝座經禮立教亦著近臣之服親倖之義其來已久爰自衰周侯伯專命桓文霸主至于戰國寵用近習不乏於時矣漢文幸鄧通雖錢過天下位止郎中孝武韓嫣霍去病遂至侍中大司馬迄于魏晉世任權重才位稍爽而信倖唯均中書之職舊掌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及在中朝猶爲重寄陳淮歸任上司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十七

荀勗恨於失職晉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
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爲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
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糾並出寒
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
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爲非選帝遣尚書二
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
世胡毋顧阮佃夫之徒專爲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
及以親信關隸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爲詔
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殆不關中書專
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置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十八

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負莫非左右要密天下
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秘有如尚書外司領武
官有制局監內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今立
倖臣篇以繼前史之末云

魏虜傳

史臣曰齊虜分江南爲國歷三代矣華夏分崩舊京
幅裂觀望阻兵事與東晉二度藉元舅之盛自許專
征元規臨邛城以覆師稚恭至襄陽而反旆褚裒以
徐兗勁卒壹沒於鄒魯殷浩驅楊豫之衆大敗於山
衆桓溫弱冠雄姿因平蜀之聲勢步入咸關野戰洛

鄴旣而鮮卑固於負海羗虜割有秦代自爲敵國情
險勢分宋武乘機故能以次而行誅滅及魏虜兼并
河南失境兵馬土地非復曩時宋文雖得之知已未
能料敵故師帥無功每戰必殆泰始以邊臣外叛遂
亡淮北經略不振乃議和親太祖創命未及圖遠戎
塵先起侵暴方牧淮豫剋捷青海摧奔以逸待勞坐
徵百勝自四州淪沒民戀本朝國祚惟新歌奉威德
提戈荷甲人自爲鬪深壘結防想望南旗天子習知
邊事取亂而授兵律若前師指日遠掃臨彭而督將
逗留援接稽曉向義之徒傾巢盡室旣失事機朝議

卷之十三

十九

北寢偃武脩文更思後會永明之世據已成之策職
問往來關禁寧靜疆場之民並安堵而息窺覷百姓
附農桑而不失業者亦由此而已也夫荆棘所生用
武之弊寇戎一犯傷殘難復豈非此之驗乎建武初
運獫狁南逼豫徐疆鎮嬰高城蓄士卒不敢與之校
武胡馬蹈籍淮肥而常自戰其地梯衝之害鼓掠所
亡建元以來未之前有兼以穹廬華徙卽禮舊都雍
司北鄙親近許洛平塗數百通驛卑軌漢世馳道直
抵章陵鑣案所驚晨往暮返虜懷兼弱之威挾廣地
之計疆兵大衆親自凌殄於玻璃年矢石不息朝規

儒屈莫能救禦故南陽覆壘新野頽隍民戶墾田皆爲狄保雖分遣將卒俱出淮南未解汚北之危已深渦陽之敗征賦內盡民命外殫比屋騷然不聊生矣夫休否之數誠有天機得失之迹各歸人事豈不由將率相臨貪功昧賞勝敗之急不相救讓號令不明固中國之所短也

蠻東南夷

史臣曰書稱蠻夷猾夏蓋撫而爲言矣至於南夷雜種分嶼建國四方珍怪莫此爲先藏山隱海瓊寶益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初積王府充斥之事差微聲教之道可被若夫用德以懷遠其在此乎

芮芮虜河南氏羌

贊曰芮芮河南同出胡種稱王僭帝擅疆專權氏羌孽餘散出河隴來賓往叛放命承宗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三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四

梁書

唐散騎常侍萬年姚思廉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本紀

武帝

史臣曰齊季告終君臨昏虐天棄神怒衆叛親離高祖英武睿哲義起樊鄧仗旗建號濡足救焚拯蒼兇之師翼龍豹之陣雲驤雷駭剪暴夷凶萬邦樂推三靈改卜於是御鳳曆握龍圖闔四門弘招賢之路納十亂引諒直之規興文學脩郊祀治五禮定六律四聰既達萬機期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肅加以天祥地瑞無絕歲時征賦所及之鄉文軌傍通之地南超萬里西拓五千其中瓌財重寶千失百族莫不充初王府厥角闕庭三四十十年斯爲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及乎耄年委事群倖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服冕乘軒由其掌握是以朝經混亂賞罰無章小人道長抑此之謂也賈誼云可爲慟哭者矣遂使滔天羯寇承開掩襲鷙羽流王屋金粟辱乘輿塗炭黎元黍離宮室嗚呼天道何其酷焉雖曆數斯窮蓋亦人事然也

簡文帝

史臣曰太宗幼年聰睿令問風標天才縱逸冠於今古文則時以輕華爲累君子所不取焉及養德東朝聲被夷夏洎乎繼統寔有人君之懿矣方符文景運鍾屯剝受制賊臣弗展所蘊終罹懷愍之酷哀哉

世祖

史臣曰梁季之禍巨寇憑壘世祖時位長連率有全楚之資應身率羣后枕戈先路虛張外援事異勤王在於行師曾非百合後方殲夷大憝用寧宗社稷圖南面光啓中興亦世祖雄才英略紹茲寶運者也而

三十二史劄記

卷之十四

二

列傳

后妃

史臣曰后妃道贊皇風化行天下蓋取葛覃關雎之義焉至於穆貴嬪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德懋六宮美矣世祖徐妃之無行自致殲滅宜哉

諸子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孟軻有言鷦鷯而起蓬華爲善者舜之徒也若乃布衣韋帶之士在於吹竽之中終日爲之其利亦已博矣况乎處重明之位居正體之尊克念無怠烝烝以孝大舜之德其何遠之有哉

王茂曹景宗柳慶遠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茂曹景宗柳慶遠雖世爲將家然未顯奇節梁興因日月未光以成所志配迹方邵勒勲鍾鼎偉哉昔漢光武全愛忠臣不過朝請特進寇鄧耿賈咸不盡其器力茂等迭據方岳位終上將君臣之際適於前代矣

三十二史劄記

卷之十四

三

三百四十四

蕭穎達夏侯詳蔡道恭楊公則鄧元起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末元之末荆州方未有疊蕭穎胄悉全楚之兵首應義舉豈天之所啟人恭之謀不然何其響附之決也穎達叔姪慶流後嗣夏侯楊鄧咸享隆名盛矣詳之謹厚楊蔡廉節君子有取焉

張弘策鄭紹叔呂僧珍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弘策敦厚慎密呂僧珍恪勤匪懈鄭紹叔忠誠亮蓋締構王業三子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造膝詭辭蓋識爲臣之節矣

柳惔席闡文章啟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竇融以河右歸漢終爲感族柳惔舉南鄭響從而家聲弗實時哉忱之謀畫亦用有成智矣韋叡起上庸以附義其地比惔則薄及合肥邵陽之役其功甚盛推而弗有君子哉

范雲沈約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慄慄黔黎命懸晷漏高祖義極橫潰志寧區憂謀帷幄寔寄良平至於范雲沈約參預締構贊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賂濟務益時約高才博洽名亞遷董俱錫與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四

四

三百三十五

江淹任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淹能沈靜昉持內行竝以名位終始宜哉江非先覺任無舊恩則上秩顯贈亦未由也已

謝朓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謝朓之於宋代蓋忠義者歟當齊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難確然獨善其疎蔣之流乎泊高祖龍興旁求物色角巾來任首陝台司極出處之致矣覽終能善政君子題之

王亮張稷王瑩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孔子稱殷有三仁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王亮之居亂世勢位見矣其於取捨何與三仁之異歟及奉興王蒙寬政爲佐命固將愧於心其自取廢故非不幸也易曰非所據而據之身必危亮之進退失所據矣惜哉張稷因機制變亦其時也王瑩印章六毀豈神之害盈乎

王珍國馬仙琕張齊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珍國申胄徐元瑜李居士齊未咸爲列將擁彊兵或面縛請罪或斬關獻捷其能後服馬仙琕而已仁義何常蹈之則爲君子信哉及其臨邊撫衆雖李牧無以加矣張齊之政績亦可異焉胃元瑜居士入梁事迹鮮故不爲之傳

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初起從上其功則輕及羣盜焚門而惠紹以力戰顯合肥邵陽之逼而道根義之功多浮山之役起而康絢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興及退舍而堰決非徒人事有天道矣

宗史劉坦樂蒔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四

五

三百三十一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蕭穎胃起太中之衆以會義當其時人心未之能悟此三人者楚之鎮也經營締構蓋有力焉方面之功坦爲多矣當官任事諄則兼之咸登寵秩宜乎

劉季連陳伯之

史臣曰劉季連之文吏小節而不能以自保全習亂然也陳伯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群盜又誣而奪之安能長久矣

王瞻王志王峻王暕王泰王份張充柳惲蔡搏江倩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四

六

三百三十一

史臣曰王氏自姬姓已降及乎秦漢繼有英哲洎東晉王茂弘經綸江左時人方之管仲其後蟬冕交映台衮相襲勳名帝籍慶流子孫斯爲盛族矣王瞻等承藉茲基固華是貴子有才行可得而稱張充少不持操晚乃折節在於典選寔號廉平柳惲以多藝稱蔡搏以方雅著江倩以風格顯俱爲梁室名士焉

太祖五王

史臣曰自昔王者創業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子弟是以大旂火帛崇於魯衛磐石凝脂樹斯梁楚高祖遠遵前軌藩屏懿親至於安城南平鄱陽始興俱

以名跡著蓋亦漢之閭平矣

諸嗣王

史臣曰長沙諸嗣王竝承襲土宇光有藩服桂陽王象以孝聞在於牧相猛虎息暴蓋德惠所致也昔之善政何以加焉

蕭景

史臣曰高祖光有天下慶命傍流枝戚屬嬋戚被任遇蕭景之才辯識斷益政佐時蓋梁宗室今望者矣

周捨徐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徐勉少而厲志忘食發憤脩身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四

七

三百〇七

慎言行擇交遊加運屬與王依光日月故能明經術以綰青紫出閭閻而取卿相及居重任竭誠事主動師姑依則先王提衡端執物無異議爲梁宗臣盛矣

范岫傳昭蕭琛陸杲

史臣曰范岫傳昭並篤行清慎善始令終斯石建石慶之徒矣蕭琛陸杲俱以才學著名琛則悟辭捷加諳究朝典高祖在田與琛遊舊及踐天曆任遇甚隆美矣果性婞直無所忌憚旣而執法憲臺糾繩不避權幸可謂允茲正色詩云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果其有焉

陸儔到洽明山賓族鈞陸襄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陸儔博涉文理到洽匪躬貞勁明山賓儒雅篤實族鈞靜素恬和陸襄淳淳孝性雖任遇有異皆列於名臣矣

裴邃夏侯竄草故

史臣曰裴邃之詞采早著兼思略沈深夏侯竄之好學辯給變之奢儉愛之韋放之弘厚篤行並遇主逢時展其才用矣及牧州典郡破敵安邊咸著功績允文武之任蓋梁室之名臣歟

高祖三王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四

八

三百五

史臣曰自周漢廣樹藩屏固本深根高祖之封建將遵古制也南康廬陵茲以宗室之貴據磐石之重續以孝著績以勇聞綸聰警有才學性險躁屢以罪黜及太清之亂忠孝獨存斯可嘉矣

裴子野顧協徐擒鮑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尚質朴有文者少蹈規矩故衡石靡餘論可傳屈賈無立德之譽若夫憲章游夏祖述回騫體兼文行於裴幾原見之矣

韋昂

史臣曰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華歲寒之心袁千里命屬崩離身逢厄季雖獨夫喪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矣終屬梁室台鼎何其美焉

陳慶之蘭欽

史臣曰陳慶之蘭欽俱有將略戰勝攻取蓋頗牧衛霍之亞歟慶之警悟早侍高祖既預舊恩加之謹肅暉見組珎亦一世之榮矣

王僧孺張率劉孝綽王筠

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僧孺之巨學劉孝綽之詞藻主非不好也才非不用也其拾青紫取極貴何難哉而孝綽不拘言行自躋身名徒鬱抑當年非不遇也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四

九

三百七

張緬張纘張綽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太清版蕩親屬離散纘不能叶和藩岳成溫陶之舉荷懷私怨構隙瀟湘遂及禍於身非由忠節繼以江陵淹沒寔萌於此以纘之風格卒為梁之亂階惜矣哉

蕭子恪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魏藉兵威而革漢運晉因宰

輔乃移魏曆異乎古之神授以德相傳故抑前代宗
枝用絕民望然劉驥曹志猶顯於朝及宋遂為廢姓
而齊代宋之戚屬一皆殲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
梁韋命弗取前規故子恪兄弟及羣從竝隨才任職
通貴滿朝不失於舊豈惟魏與晉顯而已哉君子以
是知高祖之弘量度越前代矣

孔休源江革

史臣曰高祖留心政道孔休源以識治見知既遇其
時斯為幸矣江革聰敏亮直亦一代之盛名歟

謝舉何敬容

二十史劄記卷之十四

十

三百四十八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
玄虛貴為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
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卜壺以臺閣之
務頗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
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
望白晝空是稱清貴格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
廢於上職事墮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
敗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
禮之識治見識薄俗惜哉

朱异賀琛

陳吏部尚書姚察云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
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异賀琛竝起微賤以
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共言矣而异遂微寵幸任事
居權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寔异之
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爵既弗
加賞亦斯濫矣於勸沮何以為國君子是以知太清
之亂能無及是乎

元法僧元樹元願達王神念羊侃羊鴉仁

史臣曰高祖革命受終光期實運威德所漸莫不懷
來其皆狗難投身前後相屬元法僧之徒八國竝降

二十史劄記卷之十四

十一

三百七十一

恩遇位重任隆擊鍾鼎食美矣而羊侃鴉仁值太清
之難並竭忠奉國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守義殞命可
謂志等松筠歟古之殉節斯其謂乎

司馬駿到溉劉顯劉之遴許懋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司馬駿儒術博通到溉文義優
敘顯懋之遴強學淡洽並職經便繁應對左右斯蓋
嚴朱之任焉而溉之遴遂至顯貴亟拾青紫然非遇
時焉能致此仕也

王規王承緒蕭介褚球劉儒劉潛殷芸蕭幾

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既逢休運才用各展美

矣蕭洽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並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滅盾傳岐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夫舉事者定於謀故萬舉無遺策信哉是言也傳岐識齊氏之偽和可謂善於謀事是時若納岐之議太清禍亂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靡此之謂也

韋瓘江子一張嶠沈浚柳敬禮

史臣曰若夫義重於生前典垂諸斯蓋先哲之所貴也故孟子稱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

二下史論贊要

卷之十四

十二

三百〇二

兼得寧捨生而取義至如張嶠二三子之徒捐軀殉節赴死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古君子知梁代之忠臣焉

諸王

史臣曰太宗世祖諸子雖同土宇運屬亂離既拘寇賊多殞非命吁可嗟矣

王僧辯

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率之任及尅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勳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

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既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哀

胡僧祐徐文盛杜崩陰子春

史臣曰胡僧祐勇幹有聞舉旗破敵者數矣及捐軀殉節殞身王事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績不能終其成名為不義也杜崩識機變之理知向背之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殄寇逆勳庸顯著卒為中興功臣義哉

孝行

二下史論贊要

卷之十四

十三

三百〇三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制喪紀為之節文尚柴仲由伏膺聖教會參閱損度恭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終年豈不知創鉅痛深蓼莪慕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就至如丘吳終於毀滅若劉昱淨何炯江綰謝朓者亦二子之志歟

儒林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叔孫通講論馬上桓榮精力凶荒既逢平定自致光寵董夫崔伏何嚴互有焉曼容終之講道於齊季不為時改賀瑒嚴植之之徒遭梁之崇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之力諸子各盡之矣

范縝墨經傲倖不遂其志宜哉

文學

昔司馬遷班固書竝爲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爲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尚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寓旁求儒雅詔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竝以文采絕妙當時至若彭城劉沈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譚壽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迹論今綴到沈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爲文學傳云

處士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之誣處士者多云純盜虛谷而無適用蓋有負其實者若諸葛璩之學術阮孝緒之簿閣其取進也豈難哉終於隱居固亦性而已矣

止足

三十更贊補要

卷之十四

十四

五十四

三十更贊補要

卷之十四

十五

五十六

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然則不知夫進退不達乎止足殆辱之累期月而至矣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務也以弘道厲俗也然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其退也苦節艱貞故庸曹之所忌憚雖禍敗危亡陳乎耳目而輕舉高蹈寡乎前史漢世張良功成身退病臥却粒比於樂毅范蠡至乎顛俱斯爲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二疎等去就以禮有可稱焉魚豢秦魏略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則其道本異謝靈運晉書止足傳先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殆非其人唯阮思曠遺榮好遁遠殆辱矣宋書止足傳有牟欣王微咸其流亞齊時沛國劉歊字子珪辭祿懷道棲遲養志不戚戚於貧賤不耽耽於富貴儒行之高者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夫相招在位其量力守志則當世罔聞時或有致事告老或有寡志少欲國史書之亦以爲止足傳云

止足二

史臣曰顧慮之陶季直引年者也蕭脉素則宦情鮮焉比夫懷祿耽寵婆娑人世則殊間矣

良吏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前史有循吏何哉世使然也漢武役繁姦起循平不能故有苛酷誅戮以勝之亦多怨濫矣梁興破觚爲圓斷雕爲樸教民以孝悌勸之以農桑於是桀黠化爲由余輕薄變爲忠厚淳風已洽民自知禁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信矣若夫酷吏於梁無取焉

諸夷

海南

自梁革運其本正朔脩貢職航海歲至踰於前代矣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四

十六

三百六

今採其風俗粗著者綴爲海南傳云

東夷

東夷之國朝鮮爲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獨有禮樂云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海東使有高句驪百濟而宋齊間當通職貢梁興又有加馬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弁錄焉

西北諸戎

有梁受命其奉正朔而朝國庭者則仇池宕昌高昌鄧至河南龜茲于闐滑諸國焉今綴其風俗爲西北

戎傳云

諸夷

史臣曰海南東夷西北戎諸國地窮邊裔各有疆域若山奇海異怪類殊種前古未聞往謀不記故知九州之外八荒之表辯方物土莫究其極高祖以德懷之故朝貢歲至美矣

諸王

史臣曰蕭綜蕭正德並悖逆猖狂自致夷滅宜矣太清之寇蕭紀據庸蜀之資遂不勤王赴難申臣子之節及賊景誅剪方始起兵師出無名成其暴禍嗚呼身當管蔡之罰蓋自貽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四

十七

三百六

侯景

史臣曰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盛衰相襲時屯陽九蓋在茲焉若乃侯景小豎叛換本國識不周身勇非出類而王偉爲其謀主成此姦惡驅率醜徒陵江直濟長戟强弩淪覆宮闕禍纏宸極徧黎元肆其恣睢之心成其篡盜之禍嗚呼國之將亡亡必降妖孽雖曰人事抑乃天時昔夷羿亂夏犬戎厄周漢則莽卓流災晉則敦玄構禍方之羯賊有逾其酷悲夫

終

唐散騎常侍萬年姚思廉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太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高祖英略大度應變無方蓋漢高魏武之亞矣及西都盛衰誠貫天人王僧辯關尹之才空結桐宮之憤貞陽假秦兵之送不思穆廢之泣高祖乃蹈玄機而撫末運乘勢隙而拯橫流王迹所基始自於此何至戡黎升阨之捷而已焉故於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五

一

一世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祖自初發跡功庸顯著寧亂靜寇首佐大業及國禍奄臻入承寶祚兢兢業業真若馭朽加以崇尚儒術愛悅文義見善如弗及用人如由己恭儉以御身勤勞以濟物自昔允文允武之君東征西怨之后賓賓之迹可為聯類至於杖聰明用鑒識斯則永平之政前史其論諸

廢帝

史臣曰臨海雖繼體之重仁厚儒弱混一是非不驚得喪蓋帝肇漢惠之流也世祖知神器之重諒難負荷深鑒堯旨弗傳寶祚焉

後主

史臣曰後主昔在儲宮早標令德及南面繼業寔允天人之望矣至於禮樂刑政咸遵典故加以深弘六藝廣闢四門是以待詔之徒爭趨金馬積古之秀雲集石渠且梯山航海朝貢者往往歲至矣自魏正始晉中朝以來貴臣雖有識治者皆以文學相處罕關庶務朝章大典方參議焉文案簿領咸委小吏浸以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五

二

列傳

后妃傳

史臣曰詩表關雎之德易著乾坤之基然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若夫作儷天則燮贊王化則宜太后有其懿焉

杜僧明周文郁侯安都

史臣曰杜僧明周文育並樹功業成於興運頗牧韓彭足可連類矣庾安都情異向時權踰曩日因之以侵暴加之以縱誕苟曰非夫逆亂奚用免於亡滅昔漢高醢之爲賜宋武拉於坐右良有以而然也

侯瑱歐陽頠吳明徹

史臣曰高祖撥亂創基光啓天曆侯瑱歐陽頠並歸身有道位貴鼎司美矣吳明徹居將帥之任初有軍功及呂梁敗績爲失筭也斯以勇非韓白識異孫吳遂使感境喪師金陵虛弱頑明淪覆蓋由其漸焉

程靈洗

卷之十五

三

史臣曰程靈洗父子並御下嚴苛治兵整肅然與衆同其勞苦匪私財利士多依焉故臨戎克辦矣

黃法氈淳于量章昭達

史臣曰黃法氈淳于量值梁末喪亂劉項未分其有辨明暗見是非者蓋鮮二公達向背之理位至鼎司亦其智也昭達與世祖鄉壤惟舊義等鄧蕭世祖纂膺委任隆重至於戰勝攻取累平寇難斯亦良臣良將一代之吳耿矣

胡穎徐度杜稜沈恪

史臣曰胡穎徐度杜稜沈恪並附驥驥而騰躍依日

月之光輝始觀王佐之才方悟公輔之量生則肉食終以配饗盛矣哉

徐世譜魯悉達周敷荀朗周吳

史臣曰彼數子者或驅馳前代或擁據故鄉並識運知歸因機景附位升列牧爵致通侯美矣昔張耳陳餘自同於至戚周敷周迪亦嘗等驅親尋鋒刃而誅殘斯甚夫胡越矣離隙因於勢利何其鄙歟

衡陽獻王昌南康愍王曇首

史臣曰獻愍二王聯華霄漢或壤子之暱或猶子之寵而機橋爲阻驂駕無由有隔於休辰終之以早世

卷之十五

四

悲夫

陳擬陳詳陳慧紀

史臣曰詩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綿綿瓜瓞葛藟之西京皆豐沛故人東都亦南陽多顯有以哉

趙知禮蔡景歷劉師知謝岐

史臣曰高祖開基創業剋定禍亂武猛固其立功文翰亦乃展力趙知禮蔡景歷早識攀附預締構之臣焉劉師知博涉多通而闇於機變雖欲存乎節義終陷極刑斯不智矣

王冲王通袁敬

史臣曰王冲王通並以貴游早升清貫而允蹈禮節篤誠奉上斯爲美焉王勣之襟神夷澹袁樞之端操沉冥雖拘放爲異而勝槩一揆古所謂名士者蓋在其人乎

沈衆袁泌劉仲成陸山才王質韋戴

史臣曰昔鄧禹基於文學杜預出自儒雅卒致軍功名著前代晉氏喪亂播遷江左顧榮郁鑒之輩溫嶠謝玄之倫莫非巾褐書生搢紳素餐抗敵以衛社稷立勲而升台鼎自斯以降代有其人但梁室沸騰懦夫立志旣身逢際會見伏於時主美矣

二十史論贊

卷之十五

五

沈炯虞荔

史臣曰沈炯仕於梁室年在知命箕郎署之薄官止邑宰之卑職及下筆盟壇屬辭勸表激揚旨趣信文人之偉者歟虞荔之獻簪沈密盡其誠款可謂有益明時矣

韓子高華皎

史臣曰韓子高華皎雖復規箴小器與臺末品文帝鑒往古之得人收當今之急弊達聰明目之術安黎和衆之宜寄以腹心不論胃閥咬早參近昵嘗預艱虞知其無隱賞以悉力有見信之誠非可疑之地皎

據有上游忘於文帝仲舉子高亦無爽於臣節者矣謝哲王固張種蕭允

謝哲王固張種蕭允

史臣曰謝王張蕭咸以清淨爲風文雅流譽雖更多難終克成名魚養諤在公英颯振俗詳其行事抑古之遺愛矣固之疏菲蟬蛻斯乃出俗者焉猶且致絀於黜免有懼於傾覆是知上官傳陸之權勢閭鄧梁竇之震動吁可畏哉

陸子隆錢道戢駱牙

史臣曰陸子隆錢道戢或舉門願從或舊齒樹勲有統領之才充師旅之寄至於受任藩屏功績並著美

二十史論贊

卷之十五

六

矣駱牙識真有奉知世祖天授之德蓋張良之亞歟牙母智深先覺符柏谷之禮君子知鑒識弘遠其在茲乎

沈君理王瑒陸縉

史臣曰夫衣冠雅道廊廟嘉猷諒以操履敦脩局宇詳正經曰容止可觀詩言其儀罔忒彼三子者其有斯風焉

周弘正袁憲

史臣曰梁元帝稱士大夫中重汝南周弘正信哉斯言也觀其雅量標舉尤善玄言亦一代之國師矣袁

憲風格整峻有義履道端子稱爲人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弗渝終始良可嘉焉

裴忌孫瑒

史臣曰在梁之季寇賊寔繁高祖建義扶旗將寧區夏裴忌早識攀附每預戎麾推鋒却敵立功者數矣孫瑒有文武幹略見知時主及行軍用兵師司馬之法至於戰勝攻取屢著勲庸加以好施接物士咸慕向然性不循恒類以罪免蓋亦陳湯之徒焉

徐陵

史臣曰徐孝穆挺五行之秀稟天地之靈聰明特達

卷之十五

七

籠罩今古及締構興王遭逢泰運位隆朝宰獻替謀猷蓋亮直存矣孝克砥身厲行養親逾禮亦參閔之志歟

江總姚察

史臣曰江總持清標簡貴加潤以辭采及師長六官雅允朝望史官先臣稟茲令德光斯自行可以厲風俗可以厚人倫至於九流七略之書名山石室之記汲郡孔堂之書玉箱金板之文莫不窮研旨奧遍探坎井故道冠八師搢紳以爲準的既歷職貴顯國典朝章古今疑議後主皆取先臣斷決焉

諸王

史臣曰世祖高宗後主並建藩屏以樹懿親固乃本根隆斯盤石鄱陽王伯山有風采德器亦一代令藩矣岳陽王叔慎屬社稷傾危情哀家國竭誠赴敵志不圖生嗚呼古之忠烈致命斯之謂也

宗元饒司馬申毛喜蔡徵

史臣曰宗元饒夙夜匪懈濟務益時司馬申清恪在朝攻苦立行加之以忠節美矣毛喜深達事機匡贊時主蔡徵聰敏才瞻而擅權自蹟惜哉

蕭濟陸三顧野王傳粹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五

八

史臣曰蕭濟陸瓊俱以才學顯著顧野王傳極羣典傳粹聰警特達並一代之英靈矣然粹不能循道進退遂寘極綱悲夫

蕭摩訶任忠樊毅魯廣達

史臣曰蕭摩訶氣冠三軍當時良將雖無智略亦一代匹夫之勇矣然口訥心勁恂恂李廣之徒歟任忠雖勇決疆斷而心懷反覆誣陷君上自蹟其惡鄙矣至於魯廣達全忠守道殉義忘身蓋亦陳代之良臣也

孝行傳

史臣曰人倫之德莫大於孝是以報本反始盡性窮神孝乎惟孝不可不勗矣故記云塞乎天地盛哉

儒林傳

高祖創業開基承前代離亂衣冠殄盡冠賊未寧既日不暇給弗遑勸課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傳延生徒成業蓋寡今之林綴蓋亦梁之遺儒云

文學傳

史臣曰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是以君子異乎衆庶昔仲尼之論四科始乎德行終於文學斯則聖人亦所貴也至於杜之偉之徒值於休運各展才用

卷之十五

九

之偉尤著美焉

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

史臣曰梁末之災沴羣凶競起郡邑巖穴之長村屯鄔壁之豪資剽掠以致疆恣陵侮而爲大高祖應期撥亂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雖身逢興運猶志在亂常曇朗姦匿翻覆夷滅斯爲幸矣寶應及異世祖或敦以婚姻或處其類族豈有不能威制蓋以德懷也遂乃背恩負義各立異圖地匪淮南有爲帝之志勢非庸蜀啓自王之心嗚呼旣其迷暗所致五宗屠勦宜哉

始興王叔陵新安王伯固

史臣曰孔子稱富貴貴是人之所欲非其道得之不處也上自帝王至於黎獻莫不嫡庶有等長幼攸序叔陵險躁奔競遂行悖逆輾礮形骸未殫其罪汙滿居處不足彰過悲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五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五

十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六

魏書

齊贈司空尚書左僕射鉅鹿魏收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序紀

史臣曰帝王之興也必有積德累功博列道協幽顯方契神祇之心有魏掩迹幽方世居君長淳化育民與時無競神元生自天女桓穆勤於晉室靈心人事夫豈徒然昭成以雄傑之姿包君子之量征伐四克威被荒遐乃立號改都恢隆大業終於百六十載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一

宅區中其原固有由矣

太祖

史臣曰晉氏崩離戎羯乘釁僞紛紜豺狼競馳太祖顯晦安危之中屈伸潛躍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剪方難遂啟中原朝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不暇栖遑外土而制作經謨咸存長世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爲之嗚呼

太宗

史臣曰太祖英雄北驅朔漠末年內多釁隙明元抱

純孝之心逢梟獍之禍權以濟事危而獲安隆基固本內和外輯以德見宗良無愧也

世祖

史臣曰世祖聰明雄斷威靈傑立籍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險夷掃統萬乎秦隴翦遼海盪河源南夷荷檐北蠕削跡廓定四表混一戎華其爲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光邁百王豈非神厭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乃累成所忽固本貽防殆弗思乎恭宗明德令聞風世殂天其戾圉之悼歟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二

高宗

史臣曰世祖經略四方內頗虛耗既而國燬時艱朝野楚楚高宗與時消息靜以鎮之養威布德懷緝中外自非機悟深裕矜濟爲心亦何能若此可謂有君人之度矣

顯祖

史臣曰聰敏夙成兼資能斷其顯祖之謂乎故能更清漠野大啓南服而早懷厭世之心終致宮闈之變將天意哉

高祖

史臣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開壤經世咸以威武爲業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緒早著獻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己玄覽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標固以符於冥化及躬總大政一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至夫生民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捨煥乎其有文章海內生民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畧愛奇好士視下如傷役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謚也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

三

三

世宗

史臣曰世宗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垂拱無爲邈徵稽服而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比夫漢世元成安順之儔歟

肅宗

史臣曰魏自宣武已後政綱不張肅宗冲齡統業靈后婦人專制委用非人賞罰乖舛於是釁起四方禍延畿甸卒於享國不長抑亦淪胥之始也嗚呼

孝莊

史臣曰魏自孝昌之末天下淆然外侮內亂神器固

無主莊帝潛思變化招納勤王雖時事孔棘而卒有四海猶逆阮嗣權強擅命抑是兆謀運智之秋勞謙夕惕之日也未聞長轡之策遽深負刺之恐謀謨罕術授任乖方猜嫌行戮禍不旋踵嗚呼胡亂之爲孽也豈周衰晉末而已哉至於高祖不祀武宣享廟三后降鑒福祿固不永矣

三帝

史臣曰廣陵廢於前中興廢於後平陽愆感自絕宗廟普泰雅道居多未熙悖德爲甚是俱亡滅天下所棄歟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四

三

列傳

皇后列傳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餘則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人嬪婦御妾之定數焉魏晉相因時有昇降前史言之具矣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至於昭成之前世崇儉質妃嬪嬪御率多闕焉惟以次第爲稱而章平思昭穆惠煬烈八帝妃后無聞太祖追尊祖妣皆從帝謚爲皇后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世祖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中式敬等

後庭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吉不成則不得立也又世祖高宗緣保母劬勞之恩並極尊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過知仁高祖改定內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女職以典內事內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太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宮人視四品春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五品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五

皇后傳二

史臣曰始祖生自天女克昌後葉靈后嫔恣辛亡天下傾城之戒其在茲乎鈞弋年稚子幼漢武所以行權魏世遂爲常制子貴母死矯枉之義不亦過哉高祖終華其失良有以也

道武七主

史臣曰梟獍爲物天實生之知毋忘父蓋亦禽獸元紹其人比之不若乎陽平以下降年天促英才武畧未顯於時靜簡二王爲時稱首鑒既有聲渾亦見器霄荷遇高祖繼受任太和苟無其才名位豈徒及也

又階緣寵私智小謀大任重才弱遂亂天下殺身全祀不亦幸哉

景穆十二王中

史臣曰顯祖之將禪讓可謂遠之大節康王毅然處爭德音孔昭一言興邦其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爲宗傑身因累朝寧濟夷險既往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也順審諤傲儻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橫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陳之氣雋則裂冠之徒歟

景穆十二王下

史臣曰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師之用有聲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六

於時熙畧兄弟早播民譽或才疎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鸞起家聲徽飾智矯情外諂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宛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靜王聰斷威重見稱太和美矣

獻文六王上

史臣曰顯祖諸子俱問道於太和之日咸陽望重位隆自猜謀亂趙郡愆於主度終謚曰靈廣陵夙稱明察不幸中天惜矣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孝昌之叛蓋不足以責之北海義昧鵠鴒奢淫自喪雖禍由

問言亦自貽伊戚顛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

獻文六王下

史臣曰武宣王孝以為質忠而樹行文謀武略自得懷抱綢繆太和之世豈徒然哉至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旦匪他之義霍光異姓之誠事兼之矣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間言一入卒不全志嗚呼周成漢昭亦未易遇也

衛標莫含劉庫仁

史臣曰始祖及桓穆之世也王迹初基風德未展操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七

三十七本

含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劉庫仁兄弟忠以為心盛衰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而並貽非命惜乎

燕鳳許謙張袞崔玄伯鄒淵

史臣曰為國馭民莫不文武兼運燕鳳以博識之聞昭成致禮和隣存國賢之効歟許謙才術俱美馳騁艱難之日觀幾獨勸事契冥符張袞以才策見知早蒙恩遇時無寬政斯言貽咎玄伯世家雋偉仍屬權輿總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不亦宜乎寬模俱能見幾而動道固窮而委質鄒淵貞白幹事才業秉

筆禍非其罪悲哉

長孫肥尉古真

史臣曰長孫肥結髮內侍雄烈知名軍鋒所指罔不奔散關張萬人之敵未足多也翰有父風不隕先構臨喪加禮抑有由哉尉真兄弟忠勇奮發義以忘生眷威畧著時增隆家業青紫麾旄亦其宜矣

穆崇

史臣曰穆崇夙奉龍顏早著誠節遂膺寵養位極白帛至乃身豫逆謀卒蒙全護明主之於勞臣不亦厚矣從享廟庭抑亦尚功之義觀少當公輔之任業器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八

三十八本

其優乎顗壯烈顯達亮寬厚致位紹立虛簡之操弼有風格之名世載不隕青紫兼列盛矣至於壽以貴終熙止削廢人之無禮為幸蓋多醜之子孫不乏名位亦有人哉

和跋奚牧莫題庾業延賀狄千李栗劉潔古弼

張黎

史臣曰和跋奚牧莫題賀狄千李栗劉潔等並有忠勤征伐之効任遇仍優俱至誅滅岳身犯危難之中受事草創之際智勇既申功名尤舉乃良將之材弼謀軍輔國達略正情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兼方功

舊見重繼介之間一朝殞覆有及十世乃徒言爾惜乎

奚斤叔孫建

史臣曰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克平涼之役師殲身虜雖敗峭之責已赦封尸之効靡立而恩隆渥沒祀廟庭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伐治邊有衛威震夷楚俊委節太宗義彰顯察朱提之變有日碑之風加以柔而有正見美朝野可謂世不乏賢矣

石等

王建安同樓伏捷堆娥清劉尼奚眷車伊洛宿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六

九

子建

史臣曰仁人之言必有傳利參合之役威罰實行蓋王建之罪歟安同異類之人智識入用任等時俊當有由哉頡擒赫連昌摧義隆衆遂爲名將未易輕也樓伏連丘堆娥清俱以壯勇征伐四克刘屋忠國翼主豈徒驍猛之用乎奚眷將略致位不能以功名自終車伊洛自遠宅心異凡戎矣宿石等並忠勤勇略有將帥之才自致青雲豈徒然也

于栗磾

史臣曰魏定中原于栗磾有武功於三世兼以虛已不物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希矣按任參内外以著

名烈氣繁沉遠受任艱危之際有柱石之質殆禦侮之臣忠以儼朴見親乘非其據遂擅威權生殺自己苟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其不誅滅抑天幸也

高湖崔逞封懿

史臣曰高敬侯才鑒明遠見機而作身名俱劭世載人英天所贊也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俊慮遠勿微俱以爲禍願有茲休烈厥世不延封懿獲全爲幸回乃克光家世不乏人矣

宋隱王憲屈遵張蒲谷渾公孫表張濟李先賈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六

十

葵薛提

史臣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利王憲名祖之孫老見優禮屈遵學藝知機坦乃局量受遇張蒲谷渾文武爲用人世仍顯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以輕薄致戾執始受授金之賞末陷財利之徵鮮克有終固不虛也張濟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術嘉謀荷遇三世賈薛早播時學秀則不畏疆禦薛提正議忠謀見害姦闖悲夫

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萬安國

史臣曰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咸以誠至餐衷

竭節危難苟非志烈過人亦何能以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歿盡哀榮至如安國貴寵異於數子哉

崔浩

史臣曰崔浩才執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也屬太宗爲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曰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未途邂逅遂不自今豈烏盡弓藏民惡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李順

史臣曰李順器宇才識一時推重謀宣中國氣折外蕃所以世祖垂心而崔浩側目敷式兄弟位望並高憲風度恢雅夙重朝列而遭隋有命報施俱爽嗚呼以茲盛德克廣其猷宗緒扶疎人位盛顯可謂李雖舊族其世唯新矣

司馬休之等

史臣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風槩器略最可稱乎其餘未足論也而以往代遺緒並當位遇可謂幸矣

刁雍王慧龍韓延之表式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十一

三

史臣曰刁雍才識恢達著聲立事禮遇優隆世有人爵堂構之義也王慧龍拔難自歸頗歷夷險撫人督衆見憚嚴敵世珍實有令子克播家聲韓延之報書劉裕國體在焉表式贊禮崔浩時稱長者一時有稱信爲美哉

李寶

史臣曰李寶家難流離晚獲歸正大享名器世業不殞諸子承基俱有位望韶清身履度聲績洽美矣神儁才尚風流殆民望也貞粹之地君子或未許焉

陸俟

史臣曰陸俟威略智器有過人者敵識幹明厲不替家風麗忠國奉主爲時梁棟蹈忠履義制於一豎惜哉敵秀以沈雅顯達而寡逆陷禍深山大澤實有龍蛇希道風度有聲于彰今終之美也

源賀

史臣曰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而已其翼戴高宗庭抑禪讓殆社稷之臣也懷幹略兼舉出內有聲繼迹賢考不墜先業于雍効立夏方身亡冀野惜乎

薛辯冠讚鄭軌韓秀堯膺

史臣曰薛辯冠讚歸身有道並以款效見嘉議敦煌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十二

三

得馭遠之算務武夫鄙詐貢牀飾實棄而不御斯乃人主之盛德堯暄聰察奉公以致名位禮加存歿有餘榮矣

嚴稜毛脩之唐和劉休賓房法壽

史臣曰嚴稜風款可嘉脩之晚有誠効唐和万里慕義歸身著績休賓窮而委質法壽伯玉未能投命景伯兄弟儒風雅業良可稱焉

羅結伊敵乙瓌和其奴苟顏薛野脂宇文福費于孟威

史臣曰羅結枝附葉從當舊之眷子孫顯祿俱至公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十四

三

王伊馥以勇力見擢而能替伐姑臧之策請參中祕之官世祖嘉之於前良有以也乙瓌之驍猛和奴之貞正苟顏之剛直虎子之威疆宇文之氣幹咸亦有

用之士費穆出身致力遂有功名而未路一言禍被簪帶校之文和異世同咎其死也幸哉孟威致力荒裔其勤可錄矣

韋閻杜銓裴駿辛紹先柳宗史臣曰韋杜舊族門風名亦不煩裴辛柳氏素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

竇瑾許彥李訢

史臣曰魏氏之有天下百餘年中任刑爲治蹉跌之閒便至夷滅竇瑾李訢器職既美時曰良幹瑾以片言疑似訴以風故猜嫌而嬰合門之戮悲夫宗之不全自貽伊戚矣

盧玄

史臣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爲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淵之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餘烈所被弗及盈乎

高允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十四

卷之十六

史臣曰依仁遊藝執義守詰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已全身自非體隣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學治有聞聿脩之義也

李靈崔鑒

史臣曰李以儒俊之風當旌帛之舉崔以文雅之烈應利用之科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爲盛哉

尉元慕容白曜

史臣曰魏之諸將軍立方面之功尉元以寬雅之風受將師之任取瑕丘如覆掌剋彭城猶拾遺擒將賊醜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聖主乞言無乃近世之一人歟白曜有敦正之風出當薄伐席卷三齊如風靡草接物有禮海番欣慰其勞固不細矣功名難處追猶嬰戮有賢譏勳未聞於斯日也

韓茂皮豹子封勅文呂羅漢孔伯恭

史臣曰韓茂皮豹子封勅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爲將也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幸蹙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六

十五

趙逸胡方回等

史臣曰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於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胡叟顯牒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世之異人乎

李孝伯李冲

史臣曰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人參心胥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其通雅時幹之良場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李冲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

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游雅高閭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旬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逮累朝見重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典美矣

游明根劉芳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六

十六

盛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旣聿脩克除堂構正情梗氣顛沛不渝辭爵主幼臣年亢節亞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爲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有名士之風見重於世不虛然矣

鄭義崔辯

史臣曰鄭義機識明悟爲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其濟美矣嚴祖穢薄忝其家世勿儒今問促年伯獻賄以敗業惜乎崔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經明行高籍甚太和之日德優官薄仍

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役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以若此

高祐崔挺

史臣曰高祐學業優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墮諸子經傳之器加有捨生之節崔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稱見重於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蓋所謂彼有人焉

楊播

史臣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

二十史論贊

卷之十六

十七

三

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為世師範漢之万石家風陳紀門法所不過也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積善之慶歟及胡逆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旋而遇斯禍報施之理何相反哉

劉昶蕭寶實蕭正表

史臣曰劉昶猜疑懼禍蕭寶實破之餘並潛骸竄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咸當任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墓之誠昶諸子疋陳喪其家業實背恩忘義梟獍其心此亦戎夷影狡輕薄之常事也天重其罪鬼覆其門至於母子兄弟還相殲滅抑是積惡之義云

蕭寶臨邊脫身晚去營賊寵祿頃臻顛沛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正表歸命大享名族亦以優哉

韓麒麟程駿

史臣曰韓麒麟以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土顯宗文學立已屢陳時務至於實錄之功所未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未多見知於世者蓋當時之長策乎

薛安都畢舉敬沈文秀張謙田益宗孟表

史臣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窮國變而竟保寵秩優矣真度一謀見賞明主舉敬

三史論贊

卷之十六

十八

三

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並列無乏於時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但身蒙嘉禮乃至子免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謹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田益宗蠻夷荒帥齷然效款終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非徒然也

李彪高道悅

史臣曰李彪生自微族才志確然業藝夙成見擢太和之世輶軒驟指聲駭江南秉筆立言足爲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踉蹌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豈彪之謂也高道悅匡直之風見憚於

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

王肅宋弁

史臣曰古人有云才未半古功以過之非徒語也王肅流寓之人見知一面雖品業自致抑亦逢時榮任赫然寄同舊列美矣誦翊繼軌不殞光風宋弁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類其有以哉無子之歎豈徒羊舌宗祀之不亡幸矣

郭祚張彞

史臣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高祖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動靜稱述張彞風力零奪

二千史論贊補遺

卷之十六

十九

下

有王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猶任並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隋有命俱嬰世禍悲哉始均才志未申惜也

刑書李平

史臣曰邢儼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李平以高明幹略効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克著蓋贊務之英也

李崇崔亮

史臣曰李崇以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美矣崔亮既明達後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收弊未聞終爲國害無所苟而已其若是

乎光韶居雅佚正有國士之風矣

崔光

史臣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淵長高祖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台傳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爲事亦才志之士乎

甄琛高聰

史臣曰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

二千史論贊補遺

卷之十六

二十

上

危覆之轍惜乎

崔休裴延儻裴儼

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儻器業位望有可稱乎裴儼文高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

劉藻傳未傳豎眼李神

史臣曰劉藻傳未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優乎抑又魏

世之良牧李神據危城當大難其氣槩亦足稱焉

裴叔業夏侯道遷李元護席法友玉世那江悅之淳于誕李苗

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盤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鵠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所以大啓茅賦兼列旄旗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行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者竟能遂也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斷過人臨難慨然奮其大節蹈忠履義歿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

陽尼賈思伯李叔虎路特慶房亮曹世表潘朂基朱元旭

三才圖會

卷之十六

三才圖會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文學兼致賈思伯門有舊業經明行脩唯兄及弟並標儒素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采詞涉亦當年之俊民房亮曹世表潘朂基朱元旭拔萃從宦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爾朱榮

史臣曰爾朱榮緣將帥之列籍部衆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臣類拯敝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啓之也於時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

有主祀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顓戮邢杲剪韓婁醜奴寶實咸臬馬市此諸魁者或據象魏或偕號令人謂秉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之致力尅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既寢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脩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荆通致說於韓王也

三才圖會

卷之十六

三才圖會

爾朱兆爾朱彥伯爾朱度律爾朱天光

史臣曰爾朱兆之在晉陽天光之據隴右仲遠鎮捍東南世隆專秉朝政于時立君廢主易於奕葉慶賞威刑咸出於已若使布德行義憂公忘私屑齒相依同心協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也然是庸才志識無遠所爭唯權勢所好惟財色譬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懷怨憤遂令勍敵得容覘開心腹內阻形影外合是以廣阿之役葉落冰離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滅豈不哀哉傳稱師克在和詩云貪人敗類貪而不和難以濟矣

盧同張裂

史臣曰盧同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張裂早標名聲氣尚見知趨捨深沈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

宋龔辛雄羊深楊義高崇

史臣曰宋龔剛鯁自立猛而斷務辛雄以吏能歷職任智效官羊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紀楊機清斷在公高崇明濟爲用謙之兄弟咸政事之敘師學有聞列于朝廷豈徒然也深失之晚節至於龔楊情乎

孫紹張普惠

史臣曰孫紹關右之士又能指論世務亦其志也張

二十史劄記

卷之六

二十五

王人

普惠明達典故體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

成淹等

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以至於顯達苟曰非才亦何可以致

朱瑞叱列延慶斛斯椿賈顯度樊子鶴賀拔勝

侯莫陳悅侯淵

史臣曰朱瑞以肯本向義貴不見原延慶黨舊違順常刑所及斛斯椿姦佞爲心譏貳自口取譬蒼蠅交亂四國投於豺虎天寶棄之賈智侯淵反覆取幣破

胡器小謀大終於顛蹶于鴿迷機寒笑竟以殲殄岳負力無謀制以一飢悅果行慮淺死不旋足觀其亡滅自取之也

恭儁山偉劉仁之宇文忠之

史臣曰恭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夾仁之雖內懷矯詐而交情自篤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蔑聞謂全德者其難矣哉

李琰之祖瑩常景

史臣曰琰之好學博聞鬱爲邦彥祖瑩幹能藝用實日時良常景以文義見宗著美當代覽其遺藁可稱

二十史劄記

卷之六

三十

王

尚哉

外戚傳

史臣曰三五哲王深防遠慮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後世顛覆繼軌蓋由進不以禮故其弊亦速其間或不斃誤舊基弗虧先構者蓋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也

儒林傳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

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稱古之力也

文苑傳

史臣曰古之人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又加之以才名其為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地可握天網俱頓並編細素咸貫儒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後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孝感傳

經云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蓋生人之大者淳風既遠世情雖薄孔門有以責衣錦詩人所以思素冠且生盡色養之天終極哀思之地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倫斯蓋希矣至如溫床扇席灌樹負土時或加人咸為度俗今書趙琰等以孝感為目焉

孝感傳二

史臣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始敦孝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蓋上智崇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趙琰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以資或出茅簷之

下非獎勸所得乃有負土成致毀性雖承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節義傳

史臣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惟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松栢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殺名立豈徒然哉

良吏傳

有魏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河南關右遺黎未純擁節分符多出豐沛政術治風未能咸允雖動貽大戮而貪虐未悛亦由網漏吞舟時挂一目高祖肅明網紀賞罰必行肇革舊軌時多奉法世宗優游而治寬政遂往太和之風頗以陵替肅宗馭運天下清然其於移風革俗之美浮虎還珠之政九州百郡無所聞焉且書其為時所稱者以著良吏云爾

酷吏傳

淳風既喪姦黠萌生法令滋章刑禁多設為吏罕仁恕之誠當官以威猛為濟魏氏以戎馬定王業武功平海內治任刑罰肅厲為本猛酷之倫所以列之今史

酷吏傳二

史臣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爲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殘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憲值隕異途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矣

逸士傳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三十一

三十一

傲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畦夸章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於此哉

術藝傳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鮮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住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伎巧而必蹈於禮者幾干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晁崇張淵王早殷紹耿玄劉靈助

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周滄李脩徐塞王顯崔或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蔣少游以剗刷見知沒其學思藝成爲下其近是乎

烈女傳

夫婦人之事存於織紵組紃酒漿醢醢而已至如嫺訓軒宮娥成舜業塗山三母克昌三邦殆非匹婦之謂也若乃明識列操文辭兼該聲自閨庭號顯列國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隨時綴錄代不乏人今書魏世可知者爲列女傳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六

三十二

三十二

恩倖傳

夫令色巧言矯情節貌邀眄昧之利射咳唾之私此蓋苟進之常也故甚者刑身淪于其次貳痔宜癰況乃散金秦貨輸錢漢爵又何怪哉若夫地窮尊貴嗜欲所攻聖達其猶病諸中庸固不能免男女性態其揆斯一二代之亡皆是物也據天下之圖持海內之命顧指如意高下在心此乃夏桀殷紂喪二邦秦母呂雉穢兩國也魏世王獻卒太初之初鄭儼寵幸昌之季主幼於前君稚於後乘間宣淫殆無忌畏樹列朋黨蔽塞天聰高祖明聖外彰人神繫仰御之有術

宗社弗墜蕭宗不言垂拱潛濟罕方六合清然至於
隕覆且承顏色竊尤寵勢等秋風氣同夏日亦何世
而不有哉此周旦所以誠其朋詩人是爲疾群小也
太宗時王車之徒雖云幸念皆宜力夷險誠效兼存
未如趙脩等出於近習趨走之地坐擅威刑勢傾都
鄙得之非道君子所以賤之書其變態備禍福之由
焉

關官傳

魏氏則宗愛殺帝害王劉騰廢后戮相其間竊官爵
盜財賄乘勢使氣爲朝野之患者何可勝舉今謹錄

二千更論黃籍

卷之十六

二十九

其尤顯焉

僭偽傳

自二百許年僭盜多矣天道人事卒有歸焉猶衆星
環於斗極百川之赴溟海今總其僭偽列於國籍俾
後之好事知僭盜之終始焉

劉淵等

史臣曰夷狄不恭作害中國帝王之世未嘗無也劉
淵等假竊名目狼戾爲梗汗辱神器毒螫元喪亂
鴻多一至於此怨積禍盈旋傾巢穴天意其俟大人
乎

司馬馼寶李雄

史臣曰司馬馼之竄江表竊魁帥之名無君長之實
踞天竄地畏首畏尾對之李雄各一方小盜其孫皓
之不若矣

桓玄等

史臣曰桓玄侏張馮劉乃厥疑窮凶極迷爲天下笑
其夷楚之常性乎

蕭道成蕭衍

史臣曰二蕭競塗泥之中同蝸角之戰或年纔三紀
或身不獲終而偷名江徼自擬王者考之遂古所未

二千更論黃籍

卷之十六

三十一

前聞昔句踐致貢而延世夫差爭長而後死兩寇方
之吳越不乃劣乎

張寔等

史臣曰周德之衰七雄競時咸分割神州睥睨尊極
至是張寔等介在人外地實戎墟大爭鴟張潛懷不
遜其不知量固爲甚矣蛇虺相噬終爲擒滅宜哉

高句麗等國

史臣曰夷狄之於中國羈縻而已高麗歲修貢職東
藩之冠榮哀之禮致自天朝亦爲優矣其他碌碌咸
知款貢豈牛馬內向東風入律者也

諸蠻貊

史臣曰氏羌蠻僚風俗各異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然而外寧必有內憂覽之者不可不誠慎也

西域

史臣曰西域雖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爲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來深得羈縻勿絕之道耳

匈奴

史臣曰周之儉狃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固亦久矣魏晉之世種族瓜分去求沙漠之陸窺擾鄯塞之際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六

三十一

猶皆以胡之餘緒冒頓之枝葉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木莫尋逃形集醜自小爲大風馳鳥赴倏來忽往代京由之屢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曜武驅其畜產收其部落翦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銳凶器不戢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而然也

志

天象志

夫在天成象望人是觀日月五星象之著者變當科度徵咎隨焉然則明晦暈蝕疾餘犯守飛流欽起彗

孛不恒或皇靈降臨示譴以戒下或王化有虧感達於天眚易稱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是故有國有家者之所祗畏也百王興廢之驗萬國禍福之未兆動雖微罔不必至著於前載不可得而備舉也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爲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也今以在天諸異咸入天象其應徵符合隨而條載無所顯驗則闕之云

地形志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六

三十二

自劉淵石勒傾覆神州僭逆相仍五方淆亂隨所跨擅長更相侵食彼此不恒犬牙未足論繡錯莫能比魏定燕趙遂荒九服夷竊通僞一國一家遺之度外吳蜀而已正光已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之太康倍而已矣孝昌之際亂離尤甚恒代而北盡爲丘墟峭嶺已西煙火斷絕齊方全趙死如亂麻於是生民耗滅且將大半未安末年胡賊入洛官司文簿散棄者多往時編戶全無追訪今錄武定之世以爲志焉州郡朔改隨而注之不知則闕內史及相仍代相公親自明莊寇難紛糾攻伐既廣啓士逾

衆王公錫杜一地累封不可備舉故總以爲郡其淪陷諸州戶據永熙綰籍無者不錄焉

律曆志

魏氏平諸僭偽頗復古樂高祖慮其未夷太和中詔中書監高閭脩正音律久未能定閭出爲相州刺史十八年間表曰書稱同律度量衡論云謹權量審法度此四者乃是王者之要務生民之所由四者何先以律爲首豈不以取法之始求天地之氣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尚於樂然則樂之所感其致遠矣今調音制樂非律無以克和然則律者樂之本也臣前

卷之十六

三十三

後魏理樂與皇宗博士孫惠蔚太樂祭酒公孫崇等考周官國語及後漢律歷志案京房法作準以定律吹律以調絲索律寸以孔竹八音之別事以粗舉書既三奏備在前文臣年垂七十日就衰頹恐一朝先大馬竟無絲髮之益使律法長絕遺恨沒世是以懷懷惓惓不敢忘息近在鄉見崇臣先以其聰敏精勤有挈瓶之智雖非經國之才頗長推考之術故臣舉以教樂令依臣先共所論樂事自作鍾磬志議二卷器爲備可謂世不乏賢今崇徒教樂重書學而已不恭樂事臣恐音律一曠精賞實難習業差怠轉乖

本意今請使崇參知律呂鍾磬之事觸類而長之成益必深求持臣先所奏三表勘後漢律曆志陛下親覽以求厥衷俱然易了又著作郎韓顯宗傳聞疆識頗有史才粗解音律亦求今時往參知臣雖在外官竊慕古人舉善之義愚意所及不能自己雖則越分志在補益願不以言廢人詔許之景明四年并州獲古銅權詔付崇以爲鍾律之準永平中崇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爲寸法尋大常卿劉芳受詔脩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卽爲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定以競久不能決太和

卷之十六

三十四

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黍之長以定銅尺有司奏從前詔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典修金石迄武定末未有諸律者

禮志

夫在天莫明於四月在人莫明於禮儀先王以安上治民用成風化苟或失之斯亡云及聖者因人有尊敬哀思嗔怒喜怒之情而制以上下隆殺長幼衆寡之節本於人心會於神道故使三才惟穆百姓允諧而淳澆世殊質文異設損益相仍隨時作範秦滅儒經漢承其弊三代之禮蓋如綫焉劉氏中興頗率周

典魏晉之世抑有可知自永嘉擾攘神州蕪穢禮壞樂崩人神殲殄太祖南定燕趙日不暇給仍世征伐務恢疆宇雖馬上治之未遑制作至於經國軌儀互舉其大但事多粗略且兼闕遺高祖稽古率由舊則斟酌前王擇其今典朝章國範煥乎復振早年歷世獻慮未從不爾劉馬之迹夫何足數世宗優遊在上致意玄門儒業文風顧有未洽隆禮淪聲因之而往宗已降魏道衰廢太和之風仍世凋落以至於海內傾圯綱紀泯然嗚呼齊梁周禮國以克固齊臣撤器降人折謀治身不得以造次忘泊國庸可而須臾忽也初自皇始迄於武定朝廷典禮之迹故總而錄之

樂志

夫大樂與天地同和苟非達識至精何以體其妙極自漢以後舞稱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斯則不襲之義也永嘉已下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為劉聰石勒所獲慕容儁冉閔遂克之王猛平鄴入於關右符堅既敗長安紛擾慕容永之東也禮樂器用多歸長子及垂平永並入中山自始祖內和魏晉二代更致音伎穆帝為代王愍帝又進以樂物金

石之器雖有未周而絃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復其樂縣既初撥亂未遑初改因時所行而用之世歷分崩頗有遺失

食貨志

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斃於飢饉其幸而自存者蓋十五焉

刑罰志

晉室喪亂中原蕩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屬崩散之後典刑泯棄禮俗澆薄自太祖撥亂蕩滌華夏至于太和然後吏清政平斷獄省簡所謂百年而後勝殘去

殺故權舉行事以著于篇

靈徵志

帝王者配德天地協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是以克躬修政畏天敬神雖休勿休而不敢息也化之所感其徵必至善惡之來報應如響斯蓋神祇眷顧告示禍福人主所以仰瞻俯察戒德慎行弭譴咎致休禎圓首之類咸納於仁壽然則治世之符亂邦之孽隨方而作厥迹不同耿自百王不可得而勝數矣今錄皇始之後災祥小大總為靈徵志

官氏志

魏氏世君玄朔遠統臣掌事立司各有號秩及交

好南夏頗亦改勅昭成之即王位已命燕鳳爲右長

史許謙爲郎中令矣餘官雜號多同於晉朝建國二

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職無常員或至百數侍直禁中

傳宣詔命皆取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儀貌端

嚴機辯才幹者應選又置內侍長四人主顧問拾遺

應對若今之侍中散騎常侍也其諸方雜人來附者

總謂之烏丸各以多少稱酋庶長分爲南北部復置

二部大人以治之其時帝弟斛監北部子定君監南

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太祖登國元年因而不

改南北猶置夫人對治二部是年置都統長又置幢

將及外朝大人官其都統長領殿內之兵直王宮幢

將負六人主三郎衛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

散已上皆統之外朝大人無常員主受詔命外使出

入禁中國有大喪大禮皆與參知隨所典焉

卷之十六

三十七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七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七

北齊書

隋太子通事舍人安平李百藥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本紀

神武文襄文宣

論曰高祖平定四胡威權延世遷鄴之後雖主器有

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顯祖因循鴻業內外協從自

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世樂推曾未朞月玄

運集已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翕斯致

治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嬰

卷之十七

一

國弗末實由斯疾胤嗣殄絕固亦餘殃者也

廢帝孝昭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遷鄴之後雖主器有

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

朝及野群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朞月遂

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

又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

國不末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太華其弊風教粲然指

神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

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

咎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
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史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
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議其
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
之風徵召英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
主將相精不無危殆乃睨關右實懷兼井之志經謀
宏達寔當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
之間實有報復將齊之基宇止存於斯欲帝大之天
不許也

武成後主幼主

三十一
卷之十七

二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年弘長文武之官俱盡其力
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惟薄之閒滿
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
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虐飭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
易可輕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
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後主以
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未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繼
祿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
誦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宮姊妹
嬖之以麗色淫聲縱橫繼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

惡若崩蓋言其易武乎在御爾見淪胥罕接朝士不
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酋族內侍惟惺外吐絲綸威
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擗噬無厭賣獄鬻官溪
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弱之萌俄
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
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列傳

宗室諸王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開平然
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劒覆敗有微若使蘭

三十一
卷之十七

三

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剪以至土崩可爲太息
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匿迹緡光及平陽之陣奮其
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太舉事迫羣情
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
行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矣平原已達存
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
原跡異猜嫌情非繫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
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
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効前人之言可爲傷歎
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琊雖無師傳之資而早聞氣

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勦絕慶集朝野以之受
斃深可痛焉然尋戮之彙未之或免贈帝臨恭矯枉
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趙郡王琛清河王岳

史臣曰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蓋以通
塞有期汚隆適道舉世思治則顯仁以應之小人道
長則儉德以避之至若負恃陸之國處藩屏之地而
欲迷邦違難其可得乎趙郡以附蔭之親當顧命之
重高揖則宗社易危去惡則人神俱泰是用安夫一
德同此貞心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

卷之廿七

四

義取斃囚愚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
仁終見放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影響之速乎
清河屬經綸之會自致青雲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
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高下天保在展易
生悔咎固不可掩其風裂適以彰顯祖之失德云

段榮

史臣曰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亦
足稱焉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關外或任以
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眉壽屬亭候多警爲有齊上
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不逾實不以威權御

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可得也語曰率性之
謂道此其效歟

斛律金

史臣曰斛律金以高祖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
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觀其盈滿之
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雖爲威權之重蓋
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之姿戰術兵權
暗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
紀以高祖霸王之期屬宇文草起之日出軍薄伐屢
挫兵鋒而大寧以還東隣侵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

卷之廿七

五

賈全五

江陵叶建瓴之用武成并吞之壯氣斛律治軍晉衆
武邊邇鄰戰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
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
難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爲趙將也北翦胡寇西
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
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爲強鄰報
讎嗚呼後之君子可爲深戒

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

史臣曰高祖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治兵訓族
遙制朝權京臺機務寄深遠孫騰等俱不能清貞

守道以治亂爲懷厚歛貨財填彼溪壑昔蕭何之鎮關中苟或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賴世宗入輔貴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然則君子屬歎豈易間焉孫騰牽裾之誠有足稱美隆之勞其志力經始鄴京又並是潛德察來早申任遇崇其名器未失朝序子如徒以少材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草昧恩結寵私勲德莫聞坐致台輔猶子之愛訓以義方膺之風素可重切之清簡自立有足稱也

賀拔允蔡高韓賢尉長命王懷劉貴任延敬莫多婁貧文高市貴庫狄迴洛庫狄盛薛孤延張

卷之十七

六 晉至七

保洛侯莫陳相

史臣曰高祖世居雲代以英雄見知後遇爾朱武功漸振鄉邑故人彌相推重賀拔允以昆季乘雕殿猜嫌之地初以舊望矜護而竟不獲令終比於吳蜀之安瑾亮方知器識之淺深也劉貴雋有先之明霸業始基義深臣贊配饗清廟豈徒然哉韓賢等及聞義舉競起戎行憑附末光申其志力化爲公侯固其宜矣

張瓊斛律羗羗雄宋順王則慕容紹宗薛循義叱利平步大汗薩慕容

史臣曰高祖霸業始基招集英勇張瓊等雖職非先覺而運屬時來驅馳戎旅日不暇給義宣禦侮契協宏圖臨敵制勝有足稱也慕容紹宗兵機武略在世見推昔事爾朱固執忠義不用范增之言終見烏江之禍侯景狼戾固非後主之臣末命緒言實表知人之鑒崇山澗水往若摧枯美盡數奇逢斯厄運悲夫

高乾封隆之

史臣曰高封二公無一人尺土之資奮臂而起河朔將致勤王之舉以雪莊帝之讎不亦壯哉既尅本藩成其讓德異夫韓馥袁紹之威然力謝特雄才非

卷之十七

七 晉至八

命世是以奉迎塵旆用叶本圖高祖因之遂成霸業重以昂之膽力氣冠萬物韓陵之下風飛電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但以非穎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啓疏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過於此子繪才幹可稱克荷堂構奕世載德斯爲美焉

李元忠盧文偉李義深

史臣曰元忠本自素流有聞於義人倫之譽未以縱橫許之屬莊帝幽崩群胡矯擅下之有志力者皆望勤土之師及帝祖東轅事與心會一遇雄姿遂歷肝

膽以石投水豈徒然哉既享功名終知止足進退之道有可觀焉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間關夷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為佐命之一詞祖詞情雖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京華人士莫不畏其舌端任遇未聞弱年天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未可量焉

魏蘭根崔俊

史臣曰蘭根早有名行為時論所稱長孺才望之美見重當世並功參霸迹位遇通顯與李元忠盧文偉蓋義旗之人物歟魏之要幸附會崔以門地驕狠雖有周公之美猶以為累德况未足喻其高下也贈詞韻溫雅風神秀發亦一時之領袖焉

孫寧陳元康杜弼

史臣曰孫寧便藩左右慶文墨之地入幕未久情義已深及倉卒致殞高祖折我右臂雖戎旌未卷愛惜才子不然何以成霸王之業太史公云非死者難處死者難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斯其義也元康以智能才幹委質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為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楊情自謂異行奇才冠絕夷等弑逆之際趨而避之是則非處死者難死者

亦難也顯祖弱齡藏器未為朝臣所知及北宮之難以年次推重故受終之議時未之許焉杜弼識學既明發言譴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息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是者乎

張纂張亮張耀趙起徐遠王峻王紘

史臣曰張纂等竝趨事霸朝申其功用皆有齊之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先之拒關駐蹕有古人風焉

元坦元斌元孝友元暉業元弼元韶

贊曰元氏蕃熾懋茲慶靈道隨終運命偶淫刑

王史論贊補遺

卷之十七

九

暴顯皮景和鮮于世榮恭連猛元景安獨孤末業傳伏高保寧

史臣曰皮景和等爰自霸基策名戎幕間關夷險迄於末運位高任重咸遂本誠亦各遇其時也傳伏之徒俱表忠節不然則丹青簡冊安可貴乎

陽斐盧潛崔劼盧叔武陽休之表聿修

史臣曰崔彥玄奕世載德不忝其先盧潛事任俠好謀志尚宏遠陽僕射位高望重鬱為時宗袁尚書清明在躬以器能見任與陽斐盧潛並朝之良也有齊季世權歸佞幸頗諸君維持名教不然則拔本塞源

裂冠毀冕安可道哉

李稚廉封述許惇羊烈源庵

論曰李稚廉等以材能器幹所在咸著聲名封述聚積財賄蔽於鄙吝季良以學淺爲累文宗以附會見稱然則羊李二賢足爲俱美士人君子可不慎與

儒林

贊曰大道既隱名教是遵以斯建國以此立身帝圖維霸儒風未純何以不墜弘之在人

文苑傳

贊曰九流百氏立言立德不有斯文寧資刊勒乃眷

三十二史論贊

卷之十七

十 晉五

淫靡永言麗則雅以正邦哀以亡國

循吏傳

高祖擬亂反正以郵隱爲懷故守令之徒才多稱職仍以戰功諸將出牧外藩不識治體無聞政術非唯暗於前言往行乃至始學依判付曹聚歛無狀淫虐不已雖或直繩終無悛革於戲此朝廷之大失太宰以後風雅俱缺當此獄獄上下相蒙降及末年贖貨滋甚齊氏循良如辛術之徒非一多以官爵通顯別有列傳如房仲幹之屬在武平之末皆卓爾不群斯固彌可嘉也今擬張華原等列於循吏云

酷吏傳

自魏途不競網漏寒區高祖懲其寬怠頗亦威嚴取物使內外羣官咸知禁網今錄邱弼等以存酷吏懲示勸勵云

外戚傳

自兩漢以來外戚之家罕有全者其傾覆之跡逆亂之機皆詳諸前史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唯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禍盛衰之所致也今依前代史官述外戚云爾

方技傳

三十二史論贊

卷之十七

十一 晉五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於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神農桐君論本草藥性黃帝岐伯說病候治方皆聖人之所重也故太史公著龜策日者及扁鵲倉公傳皆所以廣其聞見昭示後昆齊氏作霸以來招引英俊但有藝能無不畢策今竝錄之以備方代云

恩倖傳

甚哉齊末之嬖幸也蓋書禁以降未之有焉心利雖刀居台鼎之位智昏救麥當機衡之重刑殘閭閻官者頭盧兒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者按武開府者北

有非直獨守弄臣且復多干朝政賜子之費帑藏以
虐行軸之資剝掠將盡縱龜鶴之祚卜世靈長屬此
淫昏無不亡之理齊運短促固其宜哉高祖世宗情
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
德天保五年之後雖問念作狂所幸之徒唯左右驅
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太寧之後姦佞
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民免夫被髮左衽非不
幸也今緝諸凶族爲佞幸傳云其宦者之徒是亡齊
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聞而不書仍略存
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七 十二 晉至七

貴幸今亦出焉

恩倖傳二

贊曰危亡之祚昏亂之朝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八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八 後周書

唐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學士蔡元康等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文帝

史臣曰太祖田無一成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
足行伍之間屬與能之時應啓聖之運鳩集義勇紮
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
幄外枝材雄惟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
甲兵之衆恃戎馬之疆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
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勲沙苑有昆陽之捷
取威定霸以弱爲疆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
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魏
晉憲章古昔脩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
用勲賢兼叙遠安邇悅俗阜民和億兆之望有歸揖
讓之期九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至於渚宮
制勝閭城罕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
而用垂於德教周祚之不永或此之由乎

閔帝

史臣曰孝閔承既安之業應樂推之運榮天竺物正

位君臨邇無異言遠無異望雖黃初代德太始受終不之尚也然政由宗氏主懷芒刺之疑祭則寡人臣無復子之請以之速禍宜哉

明帝

史臣曰世宗寬仁遠度獻哲博聞處代邸之尊實文昭之長豹姿已變龍德猶潛而百辟傾心萬方注意及乎迎宣黜賈入纂大宗而禮貌功臣敦睦九族率由恭儉崇尚文儒疊登焉其有君人之德者矣始則權臣專制政出私門終乃鳩毒潛加享年不永嗚呼惜哉

三才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八

二

武帝

史臣曰自東西否隔二國爭疆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禍結力敵勢均疆場之事一彼一此高祖繼業未親萬機慮遠謀深以蒙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惟新內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已勵精勞役爲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脩富民之政務疆兵之術乘健人之有彙順大道而推亡五年之間大勲斯集撫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阡危盛矣哉其有成功者也若使翌日之涼無爽經營之志復申躡武窮兵雖見識於良史雄圖遠略足方駕於前王者歟

宣帝

史臣曰高祖識嗣子之非才顧宗祏之至重滯愛同於晉武則哲異於宋宣但欲威之以損楚期之於懲肅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卒使昏虐君臨姦回肆毒善無小而必弃惡無大而弗爲窮南山之簡未足書其過盡東觀之筆不能記其罪然猶獲全首領及子而亡幸哉

靜帝

史臣曰靜帝越自幼冲紹茲衰緒內相挾孫劉之詐威藩無齊代之疆隋氏因之遂遷龜鼎雖復氓蚩投袂翻成陵奪之威漳滏勤王無收宗周之殞嗚呼以太祖之克隆景業未踰二紀不祀忽諸斯蓋宣帝之餘殃非鴆子之罪戾也

列傳

皇后傳

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修衽席以儉約高祖嗣曆節情欲於矯枉宮闈有貫魚之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人君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廝皂榮之所及無隔險陂於是升蘭殿而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

三才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八

三

一乃焉階房帷而拖青紫承恩倖而擁玉帛者非一旂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髣髴也民厭苛政弊事寔多太祖之祚忽諸特由於此故叙其事以爲皇后傳云

皇后傳二

史臣曰自周氏受命逮乎高祖年踰三紀世歷四君業非草昧之辰事殊權宜之日乃弃同卽異以夷亂華捐婚姻之彝序求利俱之外利既而報者倦矣施者無厭向之所謂和親未幾已成讎敵奇正之道有異於斯于時高祖雖受制於人未親庶政而謀士韞

三十一史論贊補要

卷之十八

四

奇直臣鉗口過矣哉

邵惠公穎杞簡公連莒莊公洛生虞國公仲

史臣曰當隋氏之起乘天威而服海內將相王侯莫不墮肝膽以効款援符命以頌德曹以葭莩之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圖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謂歟

晉蕩公護

史臣曰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寔預艱難及太祖崩殂諸子冲幼羣公懷等夷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卒

能變魏爲周俾危獲乂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繼之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以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羣小威福在已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爲人主不堪之事忠孝大節也違之而不凝廢弑至逆也行之而無悔終於身首橫分妻孥爲戮不亦宜乎

齊煬王憲

史臣曰齊王奇姿傑出獨步籠於前載以介弟之地居上將之重知勇冠世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北之異姓則方召韓白何以加茲挾震主之威屬道消之日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周祚之不永也昔張耳陳餘賓客廝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之文武僚吏其後亦多至台牧異世同符可謂賢矣

文閔明武宣諸子

史臣曰太祖之定閭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藩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竝據勢位握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磐石之固矣高祖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爲患忘維城之遠國外崇寵位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

三十一史論贊補要

卷之十八

五

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聞爰刈先其本枝削黜過於公族雖復地惟叔父親則同生文能附衆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爲千乘勢侔足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速於俯拾殲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遠古未聞斯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爲力乎向使宣皇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內外科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相持遠近爲用使其勢位也足以扶危其權力也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卧赤子朝委喪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勢能

三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八

六

窺其神器哉

賀拔勝念賢

史臣曰勝岳昆季以勇略之姿當馳競之際並邀時投隙展効立功如則委質尔朱中乃結款高氏太昌之後卽帝圖高察其所由固非守節之士及勝奮翅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感梁朝之顧遇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保其榮寵良有以焉岳以二千之羸兵抗三秦之勍敵奮其智勇克剪凶渠雜種畏威退方慕義斯亦一時之盛也卒以勲高遠禍無備嬰戮惜哉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創業賀拔元功風殞

太祖藉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信乎其然矣

寇洛李弼于謹

史臣曰賀拔岳變起倉卒侯莫陳悅意在兼并于時將有離心士無固志洛撫緝散亂抗禦仇讎全師而還敵人絕覲觀之望度德而處霸主建臣合之謀此功故不細也李弼于謹懷佐時之略逢啓望之運綱繆顧遇締構艱難帷幄盡其謀猷方面宜其庸績振巨川之舟楫爲大厦之棟梁非惟攀附成名抑亦材謀自取及謹以耆年碩德譽重望高禮備上庠功歌司樂常以滿盈爲戒履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

三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八

七

趙貴獨孤信侯莫陳崇

史臣曰趙貴志懷忠義首倡大謀爰啓聖明克復讎耻關中全百二之險周室定三分之業彼此一時足爲連類獨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照隣國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當戰爭之利輕騎啓高平之扉足馬得長坑之後並以宏材遠略附鳳攀龍績著元勲位居上表而識慙明慙咸以凶終惜哉信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

梁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

史臣曰梁禦等負將率之材蘊驍銳之氣遭逢喪亂

馳驚于戈艱難險阻備嘗而功名未立及朕受啓聖
養奉與王參謀締構之初宣力經綸之始遂得連衡
灌鄴方駕張徐可謂遇其時也竝中年卽世遠志未
申惜哉思德本以果毅知名而能率由孝道難矣圖
史所歎何以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不然矣

王熙王思政

史臣曰王熙有餘弘雅未足情安儉率志在公
平旣而奮節危城抗辭勅敵梁人爲之退舍高氏不
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
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八

八

鎮鎮川設繁帶之險修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
萬國之師率疲乏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
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隣聽雖運窮事
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

達奚武侯莫陳順豆盧寧宇文貴楊忠王雄

史臣曰達奚武等竝兼資勇略咸會風雲或効續中
權或立功方面均分休戚同濟艱難可謂國之爪牙
朝之禦侮者也而武協規太祖得偶小周周瑜赤壁
之謀賈詡烏巢之策何能以尚一言與邦斯近之矣

王盟賀蘭祥尉遲綱叱列伏龜

史臣曰中陽御歷沛邑多封侯白水配天南陽皆貴
戚是知階緣近屬以取寵榮其來尚矣王盟等始以
親黨升朝終以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周行實參
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也

尉遲迴王謙司馬消難

史臣曰尉遲迴地則舅甥職惟台衮沐恩累葉荷瞻
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扶憂責斯在
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
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宜違天之禍便及校
其心翟義葛誕之儔歟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八

九

周惠達楊寬柳慶

史臣曰周惠達見禮於寶實楊寬荷恩於晉泰旣而
蕭氏獲罪莊帝出居遂能契闊寇戎不以興亡革慮
崎嶇危難不以夷險易心斯固篤終之士柳慶束帶
立朝懷匪躬之節蒞官從政著清白之美竝遭逢興
運各展志能譽重指紳望隆端揆非虛云也然慶畏
避權寵違忤宰臣雖取誅於一時實獲伸於千載矣

蘇綽

史臣曰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
逐之辰修治定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彫爲朴變

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專疆場屢獲而內親外
附斯蓋蘇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慶流後嗣宜哉

李賢

史臣曰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略
縱橫忠勇奮發坐推勅敵屢涉艱危而功未書於王
府仕不過於州郡及逢時值主策名委質或使煩莫
府或契關戎行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遇俱靡好爵
各著勲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內外位高望重光國
榮家附尊連輝椒聊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比焉自
周迄隋鬱爲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

三才論贊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十一

太祖初崩嗣君冲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
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國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剪
異端革魏興周遠安邇悅功勤已著過惡未彰李植
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恐威權之已去懼將來之不吝
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疎間親主無昭
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既兆豐故因之啟冢
宰無君之心成閔皇廢統之禍植之由也李遠既開
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是誅夷非爲不幸

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厚狄昌田弘梁椿
梁臺宇文測

史臣曰太祖屬禍亂之辰以征伐定海內大則連兵
百萬繫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關旬月是以人無
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校筆要功橫戈請奮若夫數將
者竝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世而名成終始
美矣哉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
勇而終之以不伐斯豈企及所致乎亦天性也宇文
測昆季政績謀猷咸有可述其當時之良臣歟

史寧陸騰賀若敦權景宣

史臣曰昔耿恭抗勁虜於疏勒馬敦拒羣兵於汧城
雖以生易死終賴王師之助其嘉聲峻節亦見稱於

三才論贊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十一

良史焉賀若敦志略慷慨深入敵境勅敵絕其糧道
長江阻其歸塗勢危而策出無方事迫而雄心彌厲
誠能使士卒感其義敵人畏其威利涉死地全師而
返非夫忘生以徇國者其孰能若此者乎俯覽元定
之傳曾養士之不若也誠宜裂地以賞之分職以授
之而茂勲莫紀嚴刑已及嗟乎政之紕繆一至於此
天下是以知宇文護不能終其位焉史寧權景宣並
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總戎薄伐著克敵之功布
政蒞民垂稱職之譽若此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然
而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

聲傳曰終之實難其斯之謂矣陸騰志氣慷慨雅扶名節及受戎律建藩庶席卷已梁則功著銘典雲撤江漢則聲流帝籍身名俱劭其最優乎

王傑王勇字文虬字文盛耿豪高琳李和伊婁

穆楊紹王雅達奚寔劉雄侯植

史臣曰王傑王勇字文虬之徒咸以果毅之姿效節於擾攘之際終能屠堅覆銳立禦侮之功裂膏壤據勢位固其宜也仲尼稱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溫恭之操其獎也悞弱武夫稟剛烈之質其失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爭功之尤大則莫全

三十史論贊

卷之十八

十二

其生小則僅而獲免耿豪王勇不其然乎

實熾于異

史臣曰實熾儀表魁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謀以陳出總蕃條則惠政斯洽實熾忠肅奉上溫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聲揚於殊俗並以國華民望論道當官榮映一時慶流來葉及熾遲疑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王公恨恨何以加此語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效忠之迹或殊處臣之理斯一權言指要其維致命乎是以典午擅朝葛公休爲之投袂新都篡盜翟仲文所以稱兵及京郡誅夷竟速漢朝之

禍淮南覆敗無救魏室之亡而烈士貞臣赴蹈不已豈忠義所感視死如歸者歟于季之送往事君有曲於此異既功臣之子地即姻親穆乃早著勲庸寄深肺腑並兼文武之任何累世之恩理宜與存與亡同休同戚加以受扞城之託總戎馬之權勢力足以勤王智能足以衛難乃宴安寵祿曾無釋位之心報使獻誠但務隨時之義弘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二公若捨彼天時徵諸人事顯慶起晉陽之甲文若發幽薊之兵叶契岷峨約從漳滏北控沙漠西指朔幽則成敗之數未可量也

三十史論贊

卷之十八

十三

趙善元定楊樹裴寬楊敷

史臣曰趙善等或行彰於孝友或誠顯於忠槩威躬志力俱獨功名兵凶戰危城孤援絕楊敷趙善類龐德之勢窮元定裴寬同黃推之無路王旅不振非其罪也敷少而慷慨終能立節仁而有勇其最優乎楊樹屢有奇功怛於數勝輕敵無備兵破身囚未能遠謀良可嗟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其楊樹之謂也

鄭孝穆崔謙崔猷裴俠薛端薛善

史臣曰鄭孝穆撫寧離散幽岐多機負之人崔謙鎮

禦邊番江漢流載清之詠崔就居家理治以嚴肅見稱蒞職當官以猛毅爲政崔猷立朝贊務則嘉謀屢陳出撫宣條則威恩且舉裴俠忠勤奉上廉約治身吏不能欺民懷其惠薛端歷居顯要以疆直知名薛善任惟繁劇以弘益流譽竝當時之良將也而善陷齊諂諛以要權寵易名爲繆斯不謬乎

鄭偉楊纂段永王士良崔彥穆令狐整司馬裔

裴果

史臣曰鄭偉崔彥穆等之在山東竝以不羈之才還回於鸞雀終能繾綣變自致龜組其知機之士歟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八

十四

王士良之仕于齊班職上卿出爲牧伯而臨危苟免失忠與義其背叛之徒歟令狐整器幹確然雅望重於河右處州里則勲著方隅升朝廷則績宣中外而畏避權寵克保終吉不如是亦何以立題名取高位乎

寇雋韓褒趙肅張軌李彥郭彥裴文舉

史臣曰寇雋委質兩朝以儒素見重韓褒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趙肅平允當官張軌循良播美李彥譽流省闕郭彥信著蠻貊歷官出內並當時之選也文舉之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少有廉讓之風焉

蘇亮柳蚪呂思禮薛愷薛寔李昶元偉

史臣曰太祖除暴寧亂創業開基晨食求賢共康庶政旣焚林而訪阮亦勝道以求孫可謂野無遺才朝多君子蘇亮等竝學稱該博文擅雕龍或揮翰風池或著書麟閣咸居祿位各逞琳琅擬彼陳徐慙後生之可畏論其任遇寔當時之良選也魏文帝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其呂思禮薛愷之謂也

韋瑱梁昶皇甫璠辛慶之王子直杜杲

史臣曰韋辛皇甫之徒並關右之舊族也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旃出境有專對之才旣茂國猷

三十二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八

十五

克隆家業美矣夫

尉遲運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顏之儀

史臣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祿而貴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宇文孝伯神舉志惟無隱盡言於父子之間淫刑旣逞相繼夷滅隋文之將登庸人懷去就顏之儀風烈儼然正辭以明節崎嶇雷電之下僅而獲濟斯數子者豈非社稷之臣歟或人以爲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自古以外戚

而居重任多籍一時之恩至若尉遲運者可謂位以才昇爵由功進美矣哉

王褒庾信

史臣曰周氏創業運屬凌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辭興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獲批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于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主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八

十七

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間問之士莫不忌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

蕭撝蕭世怡蕭圓蕭蕭大國宗懔劉瑋柳震

史臣曰蕭撝世怡圓蕭大國竝有梁之今望也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有茲基夙懷文質亦何能至

於此乎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撝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旣篤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山不足盟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者若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宗懔幹局才辭見稱於梁元之世逮乎倂囚楚甸播越秦中屬太祖思治之辰遇世宗好士之日在朝不預政事就列纔忝戎章豈懷道圖全優遊卒歲將用與不用留滯當年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策紀事勒成不朽者非一家焉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八

十七

屬辭比事足爲清典蓋近代之佳史歟柳震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

李延孫韋祐韓雄陳忻魏玄

史臣曰二國爭疆四郊多壘鎮守要害義屬武臣李延孫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寄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賢御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嶠函齊人沮西略之謀周朝緩東顧之慮皆數將之力也

泉企李遷哲楊乾運扶猛勇雄席固任果

史臣曰古人稱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信矣泉企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有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歟元禮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業庶平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授攘咸讎然而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太祖有尚義之辭乾運受任武陵爭事人之道若乃校長短比優劣故不可同年而語矣陽雄任燕文武聲著中外抑亦志能之士乎

儒林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八

十八

自有魏道消海內版蕩藝倫攸斁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及太祖受命雅好經術求遺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廬景宣學通羣藝脩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向風世宗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鈐重席解頤之士閒出於朝庭圓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詔尊太傅燕公爲三老帝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祖制

以食之奉賜以醕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輶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單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賞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遺風盛業不逮魏晉之辰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其儒者自有別傳及終於隋之中年者則不兼錄自餘撰於此篇云

儒林二

史臣每聞故老稱沈重所學非止六經而已至於天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八

十九

官律曆陰陽緯候流略所載釋老之典靡不博綜窮其幽蹟故能馳聲海內爲一代儒宗雖前世徐廣何承天之傳不足過也

孝義

夫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其唯孝乎奉大功而立顯名者其唯義乎何則孝始事親惟后資於致治義在合宜惟人賴以成德上智稟自然之性中庸有企及之美其大也則隆家先國盛烈與河海爭流授命滅親峻節與竹柏俱茂其小也則溫枕扇席無替於晨昏損已利物有助於名教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

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
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淳源既往澆風
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脩若乃綰銀黃列鐘鼎立於
朝廷之間非一族也其出忠入孝輕生蹈節者則蓋
寡焉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悅
禮敦詩守死善道者則又鮮焉斯固仁人君子所以
與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優
爵賞以勸其善布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求其終則
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爲多矣古之所謂爲難者可以
爲易矣故惇採異聞網羅遺逸錄其可以垂範方來
者爲孝義篇云

孝友二

史臣曰李棠柳檜竝臨危不撓視死如歸其壯志貞
情可與青松白玉比質也然檜恩隆加等棠禮闕飾
終有周之政於是乎偏矣雄亮銜戴天之痛叔毗切
同氣之悲援白刃而不顧雪家冤於輦轂觀其志節
處死固爲易也荆可秦族之徒生自隴畝會無師資
之訓因心而成孝友乘理而蹈禮節如使舉世若茲
則義農何遠之有若乃誠感天地孝通神明見之於
張元矣

藝術

太祖受命之始屬天下分崩于時戎馬交馳而學術
之士蓋寡故曲藝未技咸見引納至若典傳蔣昇趙
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尚世及尅定鄆郢俊
異畢集樂茂雅蕭吉以陰陽順庾季才以天官稱史
元華相術擅言許爽姚僧垣方藥特妙斯皆一時之
美也茂雅元華許爽史失其傳季才蕭吉官成於隋
自餘紀於此篇以備遺闕云爾

藝術二

史臣曰仁義之於教太矣術藝之於用博矣徇於是
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
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技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
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技巧而必蹈於禮者
豈非大雅君子乎姚僧垣詠候精審名冠於一代其
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茲義方皆爲令器故能享肩
壽康好爵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

蕭客

史臣曰梁主任術好謀知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霸
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蕩骨肉猜貳羣衆自固稱藩內
款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顏運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

號同於曩日貽厥自遠享國數世可不謂賢哉嗣子
纂承舊業增修遺構實罰得衷舉厝有方密邇寇讎
則威略具舉朝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之令
主乎

異域

有周承喪亂之後屬戰爭之日定四表以武功安三
邊以權道趙魏尚梗則結姻於北狄厩庫未實則通
好於西戎由是德刑具舉聲明遐洎卉服氈裘輻湊
於屬國商胡販客填委於旗亭雖東略漏三吳之地
南巡阻百越之境而國威之所肅服風化之所覃被
三十二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八
三千

亦足為弘矣其四夷來朝聘者今竝紀之於後至於
道路遠近物產風俗詳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錄其
當時所記以備遺闕云爾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九

南史

唐符璽郎兼修國史相州李延壽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宋本紀
男惟成校

武帝少帝

論曰晉自社稷南遷王綱弛紊朝權國命遞歸台輔
君道雖存主威久謝桓溫雄才蓋世動高一時移鼎
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將改自斯以後帝道彌昏道子
開其禍端元顯成其釁末桓玄秉時藉運加以先資
革命受終人無異望宋武地非齊晉衆無一旅曾不

三十二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一

決旬夷凶翦暴誅內清外功格上下若夫樂推所歸
謳歌所集校之魏晉可謂収其實矣然武皇將涉知
命弱嗣方育顧有慈顏前無嚴訓少帝體易榮之質
稟可下之姿外物莫犯其心所欲必從其志嶮縱非
學而能危亡不期而集其至顛沛非不幸也悲哉

文帝武帝前廢帝

論曰文帝幼年特秀自稟君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
久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恒科爵無濫品故能內
清外晏四海謐如而授將遣師事乖分闕才謝光武
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戰日時咸聽成旨雖覆帥喪旅

將非韓白而延寇感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泄衾衽難結凶豎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夫盡人命以自養蓋惟桀紂之行觀夫大明之世其將盡人命乎雖周公之才之美亦當終之以亂由此言之得歿亦爲幸矣至如廢帝之事行著于篇假以中才之君有一於此足以致賁況乎兼斯衆惡不亡其可得乎

明帝後廢帝順帝

論曰文帝負扈南面實有人君之美經國之義雖弘而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照不窺古本無卓尔之資徒見昆弟之義深未識君臣之禮異以此家情行之國

二十一 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二

道主忌而猶犯恩離而未悟致以陵逼之愆遂成滅親之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明帝猜忍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支飲不待慮既而本根莫庇幼主孤立下無磐石之託上有累卵之危方復藏璽懷紱魚服忘反危冠短制匹馬孤征以至覆亡理固然矣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夫豈一夕何止區區汝陰揖讓而已

齊本紀

高帝武帝

論曰齊高帝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大極時

艱及蒼梧暴虐彙結朝野而百姓慄慄命縣朝夕懼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難以假人群方戮力實懷尺寸之望豈惟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歸功與能事極乎此武帝雲雷伊始功參佐命雖爲繼體事實艱難御衆垂旒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革舊章明罰厚恩皆由已出外表無塵內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恒府藏內充鮮人勞役宮室苑囿未足以傷財安樂延年衆庶所同幸亦有齊之良主也

鬱林王海陵王明帝東昏侯和帝

論曰鬱林地居長嫡殺彙未彰而武皇之心不變周

三十一 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三

道故得保茲守器正位尊極既而愆鄙內作兆自官閭雖爲害未遠而足傾社稷郭璞稱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隆昌之號實亦同焉明帝越自支庶任當負荷乘機而作大致熾夷流涕行誅非云義舉事苟非安能無內愧既而自樹本枝根胤孤弱貽厥所授屬在凶愚用覆宗祊亦其理也夫名以行義往賢垂範備而之禪術士誠之東昏以卷矣藏以終之其兆先徵蓋亦天所命矣

梁本紀

武帝

論曰梁武帝時逢昏虐家遭冤禍既地居勢勝乘機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湯武之師終濟唐虞之業豈曰人謀亦惟天命及據圖錄多歷歲年制造禮樂敦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于茲然先王文武選用德刑備舉方之水火取法陰陽爲國之道不可獨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于威溺於釋教弛於刑典既而帝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鸞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亂亡自古撥亂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樹置失所而以後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追蹤徐偃之仁以致窮門之酷可爲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十九

四

深痛可爲至戒者乎

簡文帝元帝敬帝

論曰帝王之位天下之重職文武之道守聘所常遵其於行用義均水火相資則可專任成亂觀夫有梁諸帝皆一之而已簡文文明之姿稟乎天授粵自支庶人居明兩經國之算其道弗聞宮體所傳且變朝野雖主虛號何救滅亡元帝居勢勝之地啓中興之業既雪讎恥且應天人而內積猜忌外崇矯飾攀號之節忍酷於踰年定省之制申情於木偶竟而雍州引寇彙起河東之戮益部親尋事習邵陵之窘悖辭

屈於僧辯殘虐極於圖正不義不昵若斯之甚而復謀無經遠心勞志大近捨宗國遠迫強隣外弛藩籬內崇講肆卒於溘至戕隕方追始皇之述雖復文籍蒲腹何救社廟之墟歷觀書契以來蓋亦廢興代有未見三葉遞愍頓若蕭宗之酷敬皇以此冲年當斯頽運將不高揖其可得乎

陳本紀

武帝文帝廢帝

論曰陳武帝以雄毅之姿屬殷憂之運功存拯溺道濟橫流應變無方蓋惟人傑及乎西都疊覆江表阡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十九

五

危僧辯任同伊尹空結桐宮之恨貞陽入假奏兵不息穆羸之泣帝乘隙以舉乃蹈玄機王業所基始自於此柴天改物蓋有憑云文帝以宗枝承統情存兢惕加以崇尚儒術愛悅文義恭儉行已勤勞濟物志度弘遠有前哲之風至於臨下明察得永平之政矣臨海懦弱有同於帝摯文后雖欲不鑒殷道蓋亦其可得耶

宣帝後主

論曰陳宣帝器度弘厚有人君之量文帝知冢嗣仁弱早存太伯之心及乎弗忝咸已委託矣至於繼業

之後拓土開疆蓋德不逮文智不及武志大不已晚
致呂梁之敗江左日蹙抑此之由也後主因削弱之
餘鍾滅亡之運刑政不樹加以荒淫夫以三代之隆
歷世數十及其亡也皆敗於婦人況以區區之陳外
鄰明德覆中之跡尚且追蹤叔季其獲支數年亦爲
幸也雖忠義感慨致慟井隅何救麥秀之深悲適足
取笑乎千祀嗟乎

宋列傳

后妃傳

宋氏因晉之舊典聘納有方倪天作儷必四岳之後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六

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所選止於軍署徵引極乎廝
卑非若晉氏采擇濫及冠冕者焉而愛止帷房權無
外授戚屬餽資歲時不過希漿斯爲美矣及文帝之
傾惑潘姬謀及婦人大明之淪沒殷姬並后匹嫡其
爲喪敗亦已甚矣齊氏孝昭二后並有賢明之訓惜
乎早世不得毋臨萬國有婦人焉空慕周典預符顯
瑞徒萃微名高皇受命宮禁貶約衣不文繡色無紅
采未巷貧空有同素室武帝嗣位運藉休平壽昌前
與鳳華晚構香栢文檉花梁繡柱雕金鏤寶照燭房
帷趙瑟吳趨承閑奏曲事由私蓄無損國儲明帝統

業矯情儉陋奉已之制曾莫云改東昏喪道侈風大
扇哲婦傾城同符殷夏可以垂誠其在斯乎梁武志
在約已示存宮掖雖貴嬪之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唯
見崇重無聞正位徐妃無行其殲滅也宜哉陳武撫
茲歸運奄開帝業若夫儷天作則燹隆王化則宣太
后其懿焉文宣宮壺無聞於喪德後主嗣業實敗于
椒房既曰北晨亦唯家之索也

宋宗室諸王武帝諸子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雖係之于歷數至於經啓多難
莫不兼藉親賢當於餘祇內侮荀桓交逼荆楚之勢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七

同于累卵如使上略未盡一筭或遺則得喪之機未
可知也烈武王肇群才揚盛策一舉而掃勦寇蓋亦
人謀之致乎長沙雖位列台鼎不受本根之寄跡其
行事有以知武皇之則哲廬陵以帝子之重兼高明
之姿彙跡未彰禍生忌克痛矣夫天倫猶子分形共
氣親受之道人理斯同富貴之情其義則舛善乎龐
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宜無放殺之
酷觀夫彭城南郡其然乎江夏地居愛子位當上相
大明之世親禮冠朝屈體降身歸于卑下得使兩朝
暴主未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末光幼

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碟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誠斯爲篤矣衡陽晚存酒德何先後之云殊其將存覆車之鑒不然何以致於是也

文帝諸子孝武諸子明帝諸子

論曰甚矣哉元嘉之遇禍也殺逆之驟事起肌膚因心之重遂亡天性雖鳴鈞之酷未極於斯其不至覆亡亦爲幸也明皇統運旋隙內構尋斧所加先自王戚晉刺以獷暴摧軀已哀山和良醜體保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于慎勿爲善詳求其旨將迷有以乎

三才論贊卷之九

八

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蓋古人之畏亂也孝武諸子提挈以成疊亂遂至宇內沸騰王室如燬而帝之諸胤莫不殲焉強不如弱義在於此明帝負嬰之慶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本乎

劉穆之徐羨之傅亮檀道濟

論曰自晉網不細主威莫樹亂基王室毒被江左宋武一朝創業事屬橫流改易泰章歸于平道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宣公之爲乎其配饗清廟豈徒然也若夫怙才驕物公旦其猶病諸而以劉祥居之斯下亦爲幸焉秀之行已有道可謂位

無虛授當徐傳二公晚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當赴蹈爲期及至處權定機當震王之地甫欲攘抑後禍禦敵身災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爲存亡則義異於此湛之孝嗣臨機不決旣以敗國且以殞身反受其亂斯其効也道濟始因錄用故得忘殺晚困大名以至顛覆詔祇克傳胤嗣其本屬之間乎

王鎮惡朱齡石毛脩之傳弘之朱脩之王玄謨論曰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疆陣爲宋方叔其壯矣乎朱齡石起石毛脩之傳弘之等以歸衆難固之情

三才論贊卷之九

九

逢英勇乘機之運以至顛陷爲不幸矣脩之滑臺之守有疎勒之難苟城節在焉所在爲重其取榮大國豈徒然哉終假道自歸首丘之義也玄謨封狼之心雖簡帝念然天方相魏人豈能支宋氏以三吳之弱卒當八州之勁勇敢以邀勝不亦難乎感境亡師固其宜也觀夫慶之言可謂達於時變膽傲恨不悔卒至亡軀然齊武追恨魚服匹夫懼矣玄邈行已之度有士君子之風乎

劉敬宣劉懷肅劉粹孫處蒯恩向靖劉鍾虞丘進孟懷玉胡藩劉康祖

論曰劉敬宣與宋武思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與復之
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遂止
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將別
有以乎劉懷肅劉懷慎劉粹孫處蒯恩向靖劉鍾廣
丘進孟懷玉孟龍符胡藩等或階緣恩舊一其心力
或攀附風雲奮其鱗羽咸能振拔塵滓自致封侯詩
云無德不報其言信矣康祖門奉與王早裂封壤受
委疆場赴蹈爲期道產樹績漢南歷年踰十遺風餘
烈有足稱焉覽其行事可謂異迹均美延孫隆盛
寵擇而後授遂以腹心之託自致宗臣之重亦其過

卷之十九

十

也

趙倫之蕭思話臧燾

論曰趙倫之蕭思話俱以外戚之親並接風雲之會
言親則在趙爲密論望則於蕭爲重古人云人能弘
道蓋此之謂乎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內
孝友異情驗於山川有驗於此臧氏文義之美傳于
累代合文以致誅滅好亂之所致乎

謝晦謝裕謝方明謝靈運

論曰謝晦以佐命之功當顧托之重戚憂在日黜昏
啓聖於社稷之計蓋爲大矣但廬陵之殞事非主命

昌門之覆有乖臣道傳陸所慎理異於斯加以身處
上流兵權總已將欲以外制內豈人主所久堪乎向
今徐傳不亡道濟居外四權制命力足相伴劉氏之
危則有逾累卵以此論罰豈曰妄誅宜達所爲寒心
可謂睹其萌矣然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昺景
仁以德素傳美景懋景先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已之
度玄暉藻思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
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茲言
乃信惜乎

謝弘微

卷之十九

十一

論曰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弘微立履所蹈人倫
播美其世濟不隕蓋有馮焉敬冲出入三代驟經遷
革適俗之志無聞貞固之道居官之方未免貨財之
累因偃成敬偃仰當年古人云處士全盜虛聲斯之
謂矣

王弘傳

論曰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居
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二百蓋有憑焉其
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
及夫休元弟兄並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

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僧達猖狂成性元長躁競不止

王曇首

論曰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其世祿不替也豈徒然哉仲寶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竟而逢時遇主自致宰輔之隆所謂衣冠禮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爲盛其餘文雅儒素各稟家風箕裘不墜亦云美矣

王誕王華王惠王彧

論曰王誕夙有名聲而問關夷險卒獲攀光日月遭

三才論贊補要

卷之十九

十二

遇蓋其時焉奉光奉叔並得官成齊代而亮自著寒松固爲優矣瑩印章六駁豈鬼神之害盈乎景文弱年立譽芳聲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使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群公方驂並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度元規之讓中書令義歸此矣矣有愚子自致誅夷份胤嗣克昌特踵門慶美矣

王裕之王鎮之王韶之王悅之王准之傳

論曰昔晉初度江王導上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

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王懿到彦之垣護之張興世

論曰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終入關之後檀王咸出其下元嘉北討則受督於人有蘭生之志而無關公之憤長者哉道豫雖地居豐沛榮非恩假時歷四代人焉不絕文武之道不墜斯門殆爲優矣垣氏宋齊之際世著武節崇祖陳力疆場以韓白自許竟而杜郵之酷可爲痛哉興世鵲浦之奇達有深致其垂組建旆豈徒然也

三才論贊補要

卷之十九

十三

袁湛

論曰宋齊以還袁門世蹈忠義固知風霜之槩松筠其性乎若無陽源之節丹青夫何取貴顯雖末路披猖原心有本象之出處所蹈實懋家風繫執履之迹近乎仁勇古人所謂疾風勁草豈此之謂乎昔王經峻節既被旌於晉世係之貞固亦改葬於齊朝其激厲之方異代同符者矣昂命屬崩離身逢危季雖獨夫喪德臣節無改拒梁武之命義烈存焉隆從兄之服悌心高已旣而抗言儲嗣無忌直道辭榮身後有心照殞自初及末無虧風範從微至著皆爲稱職蓋

一代之名公也樞風格峻整憲仁義率由韓子稱人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弗渝歲暮良可稱云敬必立履之地亦不爲貴矣

孔靖孔琳之殷景仁

論曰季恭命偶興王恩深惟舊及位致崇寵而每存謙挹觀夫持滿之戒足以追蹤古人秀之貞素之風不踐無義之地易曰王臣蹇蹇其動也直休又行已之度可謂近之琳之二議深違變通之道觀持身之節亦曰一時之良而聽言則悖晚致覆沒痛矣哉景仁遠大之情著於初茲元嘉之盛卒致宗臣言聽計

三十一史論贊

卷之十九

十四

從於斯爲重美矣乎

褚裕之

論曰褚氏自至江左人焉不墜彥回以此世資時譽早集及於逢迎興運謗議沸騰既以人望見推亦以人望而也紹貞勁之性炫靡勝之風求之古人亦何以加此矧公平諒直文武兼資可謂世業無隕者矣

蔡廓

論曰蔡廓體業弘正風格峻舉與宗出內所踐不隕家聲位在具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

自廓及凝年移四代高風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於矜倨之失蓋其風俗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深尤也

何尚之

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已之迹動不踰閑及乎洗閣取譏皮冠獲誚貞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父子一時並處權要雖經屯誠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宦此之謂乎黠胤弟兄俱云遁逸求其蹈履則非曰山林察其持身則未捨名譽觀夫子哲之赴惠景于秀之矯敬冲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

三十一史論贊

卷之十九

十五

張裕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內所歷莫非清顯諸子並尚崇構克舉家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憂立身簡末殆人望乎大沮綴從事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終百心以永元之末人憂塗炭公喬重圍之內首創大謀而旋見猜嫌又况異於斯也然則士之行已可無深議四山赴蹈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張邵

論曰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彌盛其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然景胤敬愛之道少微立履所由其殆優矣思光行已卓越非常俗所遵齊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徐氏妙理通靈蓋非常所至雖古之和鵲何以加茲融與文伯款好故附之云爾

范泰荀伯子徐廣鄭鮮之裴松之何承天

論曰夫令問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哲由斯播美觀夫范荀二公並以學業自著而于時之譽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十六

不期俱不爲弘雖才則有餘而望乃不足劇宗藝用有過人之美迹其行事何利害之相傾徐廣動不違仁義兼儒行辭之時稱格俊斯不佞矣松之雅道爲貴寔光載德承天素訓所資無慙舅氏美矣乎

顏延之沈懷文周朗

論曰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焉由夫聲義所知故取忤於人者也觀夫顏謝之於宋朝非不名高二代靈運旣以取斃延之亦躡當年向之所謂貴身翻成害已者矣士遜授筆數罪陵讎犯難餌彼慈尊再之歌吻以此爲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

之親士還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自非嚴父之辭允而義愜則難乎免矣師伯行已縱欲好進忘退旣以此始亦以此終宜乎懷文蹈履之地足以追蹤古烈孔毋致懼中丞其誠深矣周朗始終之節亦儻爲尤顯捨公于文雅不墜弘正兄弟義業幾乎德門者焉

劉湛庾悅顧琛顧覲之

論曰古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也劉湛識用才能寔包經國之略豈知移弟爲臣則君臣之道變用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而執數懷茲荀相宗悅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十七

與夫推長戟而犯順何以異哉昔華元敗則以羊羹而取禍觀夫庾悅亦鵠炙以速尤乾餼以愆斯相類矣登之因禍而福倚伏無常仲文賄而爲災乃徇財之過也顧琛吳郡徵兆於初筮覲之清白之迹見於暮年憲之莅政所在稱美時移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未爲易遇觀其遺命可謂有始有卒者矣

羊欣羊玄保沈演之江夷江秉之

論曰敬元夷簡歸譽玄保弘懿見推其取重於世豈虛名也然玄保時隆帝念雖命稟於玄天跡其恩寵蓋亦猶賢之助沈氏世傳武節而演之以業尚見知

網繆帷幄遂參機務處默保閑駕素叔源節見臨危
懿德高風所謂世有人矣茂遠自晉及陳雅道相係
弈世載德斯之謂焉而總弱於寵狎反以文雅爲敗
然則士之成名所貴彬彬而已玄叔清介者美足以
追縱古烈令和窺覷成性終取蹟於險塗宜矣

沈慶之宗慤傳

論曰沈慶之以武毅之姿屬殷憂之日驅馳戎旅所
在見推其戡難定功蓋亦宋之方邵及勤王之業克
舉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官成名立而卒至顛異
倚伏豈易知也諸子才氣並有高風將門有將斯言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九

十八

得矣攸之地處上流聲稱義舉專威擅命年且逾十
終從諸葛之薨代德其有數乎宗慤氣槩風雲竟成
其志丈蹈履清正用升顯級亦各志能之士也

柳元景傳

論曰柳元景行已所資豈徒武毅當朝任職實兼雅
道卒至覆族遭逢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業殆人望
也諸子門素所傳俱云克濟仲禮始終之際其不副
也何哉豈應天方喪梁不然何斯人而有斯迹也

殷孝祖劉劭

論曰當大始之際二殷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以名

節自立孝祖翫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劭出征久撫所
在流譽行已之節赴蹈爲期雖古之忠烈亦何以加
此後至性遇人繪解義克舉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
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孝綽中菁爲尤可謂人而無
儀者矣

魯爽薛安都鄒琬宗越吳喜黃回

論曰凶人之濟其身業非世亂其莫由焉魯爽以亂
世之請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安都自致奔
亡亦爲幸矣鄒琬以亂濟亂終致顛隕宗越累稔惡
盈旋至夷戮各其職也吳喜以定亂之功勞未酬而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九

十九

禍集黃回以助順之志福未驗而災生唯命也哉

齊列傳

齊宗室

論曰有齊宗室唯始安之後克昌明帝取之以非道
逼光濟之以殘酷其卒至顛仆所謂亦以此終者也
顏胃荊州之任蓋惟失職及其末途倚伏豈預圖之
所致乎諶與垣之俱應顧託既以傾國亦以覆身各
其宜矣

齊高帝諸子

論曰豫章文獻王珪璋之質夙表天姿行已所安率

由忠敬雖代宗之議早隆皇屬而天倫之愛無虧未明故知爲仁由已不虛言也

齊武帝諸子文惠諸子明帝諸子傳

論曰守器之重邦家所爲觀文惠之在東儲固已有虧今德向令負荷斯集猶當及於禍敗況先期夙愆愆失已彰而武帝不以擇賢傳之昏孽推此而論有冥數矣子良物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于災非止自致喪亡乃至宗祀覆滅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長尊貴情僞之事不經耳目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陋猶多齊氏諸王並幼踐方岳故輔

卷之十九

二十

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啓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事難總集望其擇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及在齊而彌弊實玄親衆一體欣受家殃曾不知執柯所指附焉相從而敗以此而圖萬事未知其髮難也

王敬則陳顯達張敬兒崔慧景傳

論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身名者豈雅不任職事亦

以繼奉章明心存正嫡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干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況又踈於此也敬兒挾震主之勇當島盡之運內貳邪夢跡涉覬覦其至殲亡亦其理也慧景以亂濟亂能無及乎

李安人戴僧靜桓康焦度曹武呂安國周山圖周盤龍王廣之

論曰宋氏將季亂離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高帝

三十二史論衡

卷之十九

二十一

觀彙深視將符興運李安人戴僧靜桓康焦度曹武呂安國周山圖周盤龍王廣之等或早見誠款或備盡心力或受委方面或功成麾下其所以自致榮寵夫豈徒然蓋亦驗人心之有歸樂推之非妄也語云勇而無禮則亂觀夫奉叔取進之道不亦幾於亂乎其致屠戮亦其宜矣珍國明鏡雖在而斷金莫驗報罵之義理則宜然台輔之異其何爽也張齊人位本下志望易充續宣所莅其殆優也

荀伯王崔祖思蘇侃虞隆胡諧之虞玩之劉休

江和

論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所奉在節無二伯玉始遵其事旋及誅夷有以驗行之惟艱且知齊武之非弘量矣高帝作牧淮沅將興霸業崔蘇賄微知著自同奔走虞儆荀餌之恩諸之心腹之寄並得攀光日月亦各時運之所躋乎玩之臧否之尤著在懸車之日是知嗣宗所誠蓋亦遠有致乎江和立辟非時竟蹈龍逢之血人之多僻蓋詩人所深懼也

陸澄陸慧陸杲傳

論曰陸澄學稱博古而用不合今夫干將見重於時

三十一史論特錄要

卷之十九

二十三

貴其所以立斷於事未能周務書尉得所譏矣叔明持身有檢殆爲人望雅道相傳可謂載德者也果諒直見稱羣文以取達亦足美乎舊陸微著傳事迹蓋寡今以附孫杲上云

庾杲之王湛孔珪劉懷珍

論曰詩稱抑抑威儀惟人之則又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觀夫杲之風流所得休野行已之度蓋其有焉仲和性履所遵德璋業尚所守殆人望也懷珍宗族文質斌斌自宋至梁時移三代或以隱節取高或以文雅見重古人云立言立德斯門其有之乎

劉勰明僧紹庾易劉虬

論曰劉勰弟兄僧紹父子並業盛專門飾以儒行持身之節異夫苟得患失者焉庾易劉虬取高一代其所以行已事兼隱德諸子學業之美各著家聲顯及之遶見嫉時主或以非罪而斥或以非疾而亡異夫自古哲王屈已下賢之道有以知武皇之不弘元后之多忌梁祚之不永也不亦宜哉

梁列傳

梁宗室

論曰自昔王者創業莫不廣植親親劉裂州國封建

三十一史論特錄要

卷之十九

二十三

子弟是以大旆少帛崇於魯衛盤石大牙寄深梁楚梁武遠遵前軌蕃屏懿親至於戚枝咸被任遇若蕭景才辯固亦梁之令望者乎臨川不才頻叨重寄古者睦親之道聚而不殊加之重名則有之矣而宏屢顯弄典一撓師徒梁之不綱於斯爲甚正德微行早顯逆心風構比齊襄而迹可正似吳淠而勢不侔徒爲賊景之階梯竟取國敗而身滅哀哉安成南平鄒陽始興俱以名迹著莫蓋亦有梁之間乎也

梁武帝諸子

論曰甚矣讓佞之爲巧也夫言附正直跡在恭敬悅

目會心無施不可至乃離父子間兄弟廢楚竊踰漢嗣可爲太息良非一塗以昭明之親之賢梁武帝之愛之信謗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況於下此者也綜處秦政之疑懷負尺之志肆行狂悖卒致奔亡廬陵多財爲累雄心自立未及騁暴早沒爲幸南康爲政有方居喪以禮惜乎早夭不拯危季邵陵火而險驟人道頓亡晚致勤王其殆優矣武陵地居勢勝卒致傾覆才輕志大能無及乎

梁簡文帝諸子元帝諸子

論曰簡文提單寇戎元帝崎嶇危亂諸子之備踐襲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九

主甲

棘蓋時運之所鍾乎忠烈以幹蠱之材居家嗣之任竟亦當年橫落通塞亦云命也哀哉

王茂曹景宗席闡文夏侯詳吉士瞻蔡道恭楊公則鄧元起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傳

論曰永元之季雖時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象武皇迹緣家酷首唱孟津之師王茂等運接昌期自致勤王之舉若非天人啓期豈得若斯之速乎其隆名顯級亦各風雲之感會也元起勤乃胥附切惟闢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爲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攀附之始其功則未及羣盜焚門張以力戰自著鍾離邵陽之逼馮昌勞効居多浮山之役而康絢實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腰實典退舍而決豈人事乎其天道也

張弘策庾域鄭紹叔呂僧珍樂謫

論曰張弘策惇厚慎密首預帝圖其位遇之隆豈徒外戚云爾至如太清板蕩親屬離離不能叶和蕃岳克濟陶治之功而苟懷私怨以成釁隙之首風格若此而爲梁之亂階惜乎庾域鄭紹叔呂僧珍等或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九

主五

忠誠亮盡或恪勤匪解締構王業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勤誠靡貳蓋有人臣之節矣謫雖異帷幄之勲亦讚雲雷之業其當官任事寵秩不亦宜乎

沈約范雲

論曰齊德將謝昏虐君臨喋喋黎命懸晷刻梁武撫茲歸運嘯召風雲范雲恩結龍潛沈約情深惟舊並以茲文義首居帷幄追蹤亂傑各其時之遇也而約以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末迹爲蹟亦風德之衰乎續婞直之節著于終始其以王亮爲尤亦不足非也

韋叔裴遠

論曰韋裴少年勵操俱以學尚自立晚節驅馳各著功於戎馬觀叔制勝之道謂爲魁梧之傑然而形甚羸瘠身不跨羣板與指麾隱如敵國其器分有在隆名豈虛得乎遂自効邊疆盛績克舉其志不遂良可悲夫二門子弟各著名節與梁終始克荷隆構將門有將斯言豈曰妄乎

江淹任昉王僧孺

論曰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由文史觀江任之所以効用蓋亦會其時焉而淹實先覺加之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二十六

沈靜昉乃舊恩持之以內行其所以名位自卑各其宜乎僧孺碩學而中年遭蹟非爲不遇斯乃窮通之數也

范岫傳昭孔休源江革徐勉許懋殷鈞

論曰范懋實之德美傳茂遠之清令孔休源之政事江休映之疆直並加之以學懋飾之以文采其所以取高時主豈徒然哉徐勉少而勵志祭憤忘食脩身慎行運屬興王依光日月致位公輔提衡端執時無異議爲梁氏宗臣信爲美矣許懋業藝以經筭見推亨懷道好古以博覽歸譽其所以折議封禪求葬僧

辯正直存焉豈唯文義而已古人云仁者有勇斯言近之殷鈞德業自居又加之以政績文質斌斌亦足稱也

陳伯之陳慶之蘭欽

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爲心而勇勁自立其累至爵位蓋有由焉及喪亂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爲幸哉慶之初同鸞雀之游終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無強陣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剋捷亦足稱之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逢鸛毒唯命也夫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二十七

賀瑒司馬聚朱異顧協徐搞鮑泉

論曰夏侯勝云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於賀瑒賀琛朱異司馬聚其得之矣而昇遂微寵倖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時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寔異之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亦既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斯濫夫太清之亂固其宜矣顧協清介足以追蹤古人徐搞貞正仁者信乎有勇孝穆聰明特達締構興王獻替謀猷亮直斯在泉本文房之士每處荷戈之任非材之責勝任不亦難乎

王神念羊侃羊鴉仁

論曰王神念羊侃羊鴉仁等自此徂南咸受寵任既而侃及鴉仁晚遇屯剝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則守義以殞古人所謂心同鐵石此之謂乎僧辨風格秀舉有文武奇才而逢茲酷濫幾致顛覆幸全首領卒樹奇功事人之道於斯爲得及時鍾交喪地居元宰內有與主而外求君遂使尊卑易位親疎貿序既同兒戲且類弁基延敵開釁實基於此喪國傾宗爲天下笑豈天將啓陳何斯人而斯謬也哀哉

江子一胡僧祐徐文盛陰子春杜勛王琳張彪論曰忠義之道安有常哉善言者不必能行蹈之者

三十五論贊

卷之十九

三十八

恒在所忽江子一胡僧祐太清之季名宦蓋微江則自致亡軀胡亦期之殞命然則貞勁之節歲寒自有性也文盛克終有辭詩人得所誠焉子春戰乃先鳴幽通有助及乎梁州之敗而以濯足爲允杜氏終致覆亡亦云圖墓之咎吉凶之兆二者豈易知乎王琳亂朝忠節志雪仇恥然天方相陳義難弘濟斯則大厦落構豈一木所能支也張彪一遇何懷死而後已唯妻及犬義悉感人記傳所陳何以加此異乎

陳列傳

陳宗室諸王

論曰有陳受命雖疆土日蹙然封建之典無華先王未脩等並以陳屬列居蕃屏慧紀始終之迹其殆優乎衡陽南康地皆懿戚提契以殞惟命也夫文宣二帝諸子不一鄱陽岳陽風迹可紀古所謂維城盤石叔慎其近之乎

杜僧明周文育侯瑱侯安都歐陽顒黃法氈淳于量章昭達吳明徹

論曰古人云知臣莫若君書曰知人則哲觀夫陳武論將而周侯遇禍有以知斯言之非妄矣若不然者亦何以驅駕雄傑而創基撥亂者乎故瑱顒並自奔

三十五論贊

卷之十九

三十九

囚翻 有亂耗量望風景附自等誠臣良有以也昭達勤王之略遠符耿弇行已之方頗同吳漢既耿而貴亦黯而王吉凶之筭豈人事也明徹屬運否之期當關土之任才非韓白識暗孫吳知進而不知止知得而不知喪犯斯不韙師亡國感宜矣哉

胡穎徐度杜稜周鐵武程靈洗沈恪陸子隆錢道戢駱文牙孫瑒徐世譜周敷荀明周吳春悉達蕭摩訶任忠樊毅傳

論曰梁氏云季運屬雲雷陳武帝杖旗掃難經綸伊始胡穎徐度杜稜周鐵武程靈洗等或感會風雲畢

力驅馳之日或擢自降附乃贊興王之始咸得配享清廟豈徒然哉沈恪行已之方不踐非義之迹子隆持身之節無失事人之道仁矣乎錢道戢駱文牙孫瑒徐諸周敷荀朗周足魯悉達廣達蕭摩訶任忠樊毅等所以復用當年其道雖異至於功名自立亦各因時當金陵覆沒抑惟天數然任忠興亡之義無乃致虧與夫蕭魯所行固不同日持此百心而事二主欲求取信不亦難乎首領獲全亦爲幸也

趙知禮蔡景歷宗元饒韓子高華收劉師知謝岐毛喜沈君理陸山才

二十史論贊補遺 卷之十九

三十

論曰趙知禮蔡景歷屬陳武經綸之日居文房書記之任此乃宋齊之初傅亮王儉之職若乃校其才用理不同年而卒能膺務濟時蓋其遇也希祥勞臣之子才名自致迹涉便佞介所羞元饒始終任遇無虧公道名位自卒其殆優乎子高權重爲戮亦其宜也華收經綸云始既蹈元功殷憂之辰自同勁草雖致奔敗未足爲非師知送往多闕見忌新主謀人之義可無慎哉然晚遇誅夷非其過也毛喜逢時遇主好謀而成見廢昏朝不致公輔惜矣沈陸所以見重固亦雅望之所致焉

沈炯虞荔傳綽顧野王姚察

論曰沈炯才思之美足以繼踵前良然仕於梁朝年已知命主非不文而位裁邑宰及於運逢交喪驅馳戎馬所在稱美用捨信有時焉虞荔弟兄才行兼著崎嶇喪亂保茲貞一並取貴時主豈虛得乎傳綽警特達才氣自負行之平日其猶殆諸處以危邦死其宜矣顧姚栖託藝文蹈履清直文質彬彬各踐通賢之域美矣乎

循吏

昔漢宣帝以爲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

二十史論贊補遺 卷之十九

三十

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人至於道德齊禮移風易俗未有不由之矣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黜已屏欲以儉御身左右無幸謂之私閭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文帝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服六戎薄伐與師命將動在濟時費由府實事無外擾自此方內晏安听庶蕃息奉上供徯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替爲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人有所係吏無苟

得家給人足卽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羣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舉境外捍於是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深賦厚歛天下騷動自茲迄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江東最爾迫隘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向時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及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孝武承統制度滋長大馬餘穀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王燭紫極諸殿彫栳綺節珠

十許年中百姓無犬吠之驚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舞節袪服華綈桃花渌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往非適明帝自在布衣過于吏事及居宸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由斯而震屬以魏軍入伐疆場大擾兵車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繼以昏亂政由羣孽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哀刻聚歛侵擾黎甿天下搖動無所措其手足梁武在田知人疾苦及定亂之始仍下寬書東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及踐皇極躬覽庶事日具聽政求瘼卹隱乃命輜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人勞已所先事唯急病元年始去人貲計丁爲布在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錦之飾太官常膳唯以菜蔬園業所陳不過三蓋蓋以儉先海內也故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於前親勗政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爲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駸爲晉安太守溉等居官並以廉潔著又著今小縣有能遷爲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爲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有異績以爲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爲宣城太守剖符爲吏者往往承風焉斯亦近代獎勸之方也案前史各立循吏傳序其德美

今並撥采其事以備此篇云

儒林傳

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以鄒繆齊紫且以移俗況祿在其中可無尚歟當天監之際時主方崇儒業如崔嚴何伏之徒前後互見升寵于時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亦曩時之盛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雖時經屯諛郊生戎馬而風流不替豈俗化之移人乎古人稱上德若風下應猶草美矣豈斯之謂也

文學傳

論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

二十史論贊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三十四

豪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借紛雜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寫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靈而宣之簡素輪扁之言未或能盡然縱假之天性終資好習是以古之賢哲咸所用心至若丘靈鞠等或克荷門業或夙懷慕尚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然則立身之道可無務乎

孝義傳

論曰自澆風一起人倫毀薄蓋抑引之教導俗所先變里旌閭義存勸獎是以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

俗至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仁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閭庭忠被史策多發溝吠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

隱逸傳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出徇江湖而水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藏景窮岩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鸛黍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

二十史論贊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三十五

虛名或應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爲氣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蕪者在山何殊異也若夫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退不譏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巖石之下斯並向時隱淪之徒歟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焉又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雖處非顯晦而道合希夷求其行事蓋亦俗外之徒也故附之云

恩倖傳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

於管仲齊桓有邵陵之師遜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海陸之別况下於此胡可勝言者乎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乏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至如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為重寄故公曾之歎恨於失職于時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詰其後郎還為侍郎而舍人亦攝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起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十九

三六

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帝遣尚之送尚書四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母顧阮佃夫之徒專為佞倖矣齊初亦用父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為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負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秘有如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陳斯風未改其四代之被恩倖者今立以為篇以繼前

史之作云爾

海南諸國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過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脩貢職航海往往至矣今采其風俗粗著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十九

三七

者列為海南云

東夷諸國

論曰自晉氏南度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於南徼東邊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撫運爰命干戈象浦之絕威震冥海於是鞮譯相保無絕歲時以洎齊梁職貢有序及侯景之亂邊鄙日蹙陳氏基命衰微已甚敕首枚尾身其幾何故西貴南琛無聞竹素豈所謂有德則來無道則去者也

賊臣傳

論曰侯景起于邊服備嘗艱險自北而南多行狡筭

于時江表之地不見于戈梁武以耄期之年溺情釋教外弛藩籬之內絕防閑之心不備不虞難以爲國加以姦回在側賄晉通景乃因機驛詐肆行燭惡王偉爲其謀主歸以文辭武帝溺於知音惑茲邪說遂使東附直濟長江喪其天險揚旌指關金墉亡其地利生靈塗炭宗社丘墟於是村屯鳴壁之豪郡邑巖穴之長恣陵侮而爲暴資剽掠以爲雄陳武應期撫運戡定安輯能彙朗周迪留異陳寶應等雖逢興運未改迷塗志在亂常自致夷戮亦其宜矣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

北史書

唐符璽郎兼修國史相州李延壽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魏本紀一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誠有天命亦賴累功積德方契靈心有魏奄宅幽方代爲君長神元生自天文桓穆勤於晉室冥符人事夫豈徒然昭成以雄傑之姿苞君人之量征伐四起威被遐荒乃敗都立號恢隆大業終百六十載光宅區中其原因有由矣道武顯晦安危之中屈申潛躍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翦方難遂啓中原垂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不暇樓遑外土而制作經謨咸出長久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爲之乎明元承運之初屬廓定之始于時狼顧鴟跼猶有窺覲加以天賜之末內難尤甚帝孝心敵略權正兼運纂業固基內和外撫終能周鄭款服聲教南被祖功宗德其義良已遠矣

魏本紀二

論曰太武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夷險平秦隴掃統萬翦遼海

蕩河源南夷荷擔北蠕絕迹廓定四表混一華戎其
爲武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光邁百王豈非神
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乃疊成所忽
固本貽防殆弗思乎景穆明德令聞夙世祖天其戾
圍之倬歟文成屬太武之後內頗虛耗既而國疊時
艱朝野楚楚帝與時消息靜以鎮之養威布德懷輯
中外自非機悟深裕矜濟爲心亦何能若此可謂有
君人之度矣獻文聰敏夙成兼資雄斷故能更清漠
野大啓南服而早有厭世之心終致宮闈之變將天
意也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

二

魏本紀三

論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開土經世咸以威武
爲業文教之事所未遑也孝文纂承洪緒早著獻聖
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己玄覽獨得著目不言
神契所擢固以符於冥化及躬總大政一日萬幾十
許年間曾不暇給殊塗同歸百慮一致夫生靈所難
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
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
有文章海內黔黎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略愛
奇好士視下如傷後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

天地豈虛謚也

魏本紀四

論曰宣武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番拱無爲邊
徼稽服而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比之
漢世安順宣武之後繼以元成孝明冲齡統業靈后
婦人專制任用非人賞罰乖舛於是疊起宇內禍延
邦幾卒於享國不長抑亦淪胥之始也

魏本紀五

論曰莊帝運接交喪招納勤王雖時事孔棘而卒有
四海猜逆剪除權強擅命神慮獨斷芒刺未除而天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

三

三十三

未忘亂禍不旋踵自茲之後魏室土崩始則制屈強
胡終乃權歸霸政主祭祀者不殊於寄坐遇黜辱者
有甚於奕暴雖以節閔之明孝武之長祗以速是奔
波文帝以剛強之質終以守雌自寶靜恭運終天祿
高蹈唐虞各得其時也

齊本紀上

論曰昔魏氏失馭中原蕩析齊神武爰從晉部大號
龔方屢戰而崩凶徒一麾以清京洛尊主臣國功濟
天下既而魏武帝規避權逼曆數既盡適所以速關
河之分焉文襄嗣唐霸道威略昭著內除姦逆外拓

淮夷損斥貪殘存情人物而志在峻法急於御下於前王之德有所未同蓋天意人心好生惡殺雖吉凶報應未皆影響總而論之積善多慶然文襄之禍生所忽蓋有由焉

齊本紀中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遷都之後雖主祭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期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又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響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

四

五

國不末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大華其弊風教粲然搢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災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亦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華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才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睠關右寔懷兼并之志經謀宏曠諒近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末其故何哉豈幽顯

之塗別有復報將齊之基宇止在於斯帝歆大之天不許也

齊本紀下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筵弘長文武之官俱盡謀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滛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體大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

五

五

自襁褓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廷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官妳媼屬之以麗色淫聲縱構繼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噬無厭賣獄鬻官谿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溺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周本紀上

論曰昔者水運將終羣凶放命或權威震主或彙逆治天咸謂大寶可以力致神器可以求得而卒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天命有底庸可恃乎周文爰自潛躍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時屬與能運膺啓聖鳩集義勇糾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兵之衆恃戎馬之強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勲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弱爲強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

二十一史論贊補卷

卷之二十

不周王

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魏晉憲章古昔修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勲賢兼叙遠安邇悅俗阜人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九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非求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漢獻蒙塵曹公成夾輔之業晉安播蕩宋武建匡合之勳校德論功綽有餘裕至於清官制勝闔城孥戮蠕蠕歸命蓋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斯爲過矣孝閔承既安之業膺樂推之運明皇處代邸之尊纂大宗之緒始則權臣專命終乃政出私門俱懷芒刺之疑用

致幽弒之禍惜哉

周本紀下

論曰自東西否隔二國爭強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禍結力敵勢均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武皇繼業未親萬機慮遠謀深以蒙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惟新內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已勵精勞復爲士卒之先居處同疋夫之儉修富國之政務強兵之術乘讎人之有釁順天道而推亡數年之間大勲斯集據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阡危盛矣哉有成功者也若使翌日之殤無爽經營之志獲申黷武窮兵雖見譏於良史雄圖遠略足方駕於前王而識嗣子之非才顧宗祏之至重滯愛同於晉武則哲異於宋宣但欲威之侵楚期於懲肅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幸使昏虐君臨姦回肆毒迹宣后之行事身歿已爲幸矣靜帝越自勿冲紹茲衰統內挾有劉之詐戚藩無齊代之強隋氏因之遂遷龜鼎雖復岷峨投袂翻成凌奪之威淖淦勤王無敢宗周之殞嗚呼以文皇之經啓鴻基武皇之克隆景業未踰二紀不祀忍諸斯蓋先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戾也

隋本紀上

二十一史論贊補卷

卷之二十一

三晉全

論曰隋文帝樹基立本積德累仁徒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未爲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憤惋既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期月尉遲迴舉全齊之衆一戰而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乘茲機運遂遷周鼎于時蠻夷猾夏荆揚未一勦勞日仄經營四方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比義論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尉候無警遐邇肅清於是躬節儉平倖賦倉稟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不陵弱衆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自開皇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而素無術業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愈扇又雅好瑞符暗於大道建彼維城權倖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適從聽妬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翦代本根墳土未乾子孫繼踵爲戮松檟纒到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文皇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爲不幸也

隋本紀下

史臣曰煬帝爰在弱齡早有志尚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兒肆厥恣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升儲兩踐峻極之榮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常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充積於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狀之欲狹肢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已倣佞明德內懷險躁外示疑簡盛冠服以塞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彰教絕四維刑參五虐誅鋤骨肉屠戮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爲戮者莫聞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弗堪命乃急令暴賦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厲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楊越姦宄乘豐強弱相陵關梁閉而不通皇輿往而莫返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十七八焉於是相聚薶蒲蚬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爲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

遑易子茫茫九土並爲麋鹿之場倏倏黔黎俱充地
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爲
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好游之羽窮晝夜之樂土
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
爲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足
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
就誅夷體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校殄絕自肇有
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
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傳
曰吉凶由人秋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

十

三十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一

北史書

唐符璽郎兼修國史相州李延壽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列傳

后妃下

論曰男女正位人倫大綱三代已還逮於漢晉何嘗
不敗於矯誼而興於聖淑至如后稷稟靈巨迹神元
生自天女克昌來葉異世同符魏諸后婦人之識無
足論者文明邪險幸不墜國靈后淫恣卒亡天下傾
城之誠其在茲乎乙后迫於畏逼有足傷矣昔鈞弋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一

年少子幼漢武所以行權魏世遂爲常制子貴而其
母必死矯枉之義不亦過乎孝文終輩其失良有以
也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溫公之敗邦家馮
妃比跡褒后然則汗隆之義蓋有係焉其餘作孽爲
責外乎內蠱鑒之近代於齊爲甚周氏粵自文皇逮
乎宣帝年踰二紀世歷四君業非草昧之辰事殊權
宜之日乃棄同卽異以表亂華汨婚姻之疊序求豺
狼之外利既而報者倦矣施者無厭向之所謂和親
未幾已成讎敵奇正之道有異於斯于時武皇雖受
制於人未親庶政而謀士韞奇直臣鉗口過矣哉而

歷觀前載以外戚而居宰輔者多矣而傾漢室者王族喪周家者楊氏何滅亡之禍若合契焉隋文取鑒於已遠大革前失故母后之家不罹禍敗獨孤權無呂霍獲全仁壽之前蕭氏勢異梁竇不傾大業之後至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克構豈非處之以道其所致然乎

魏諸宗室

上谷公紇羅武陵侯因望都公頽曲陽侯素延六修吉陽男北于武衛將軍謂寔君秦王翰常山王遵陳留王虔毗陵王順遼西公意烈窟咄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二

傳

論曰魏氏始自幽都肇基帝業上谷公等分枝若木疏派天潢或績預經綸大開土宇或迹同凶悖自致殲夷其禍福之來唯人所召至如神武之不事黃屋高揖萬乘義感隣國祚隆帝統太伯延陵未足多也高涼讓國之胤子那猛壯之風或大位未加或功不贖罪褒德圖勞其義爲闕松滋氣幹相承聲迹俱顯天穆得不以道任過其量持盈必悔殺身爲幸武衛父子兼將丕略始見器重終以姦棄不足觀矣河間扶風武烈宜著宗子之可稱乎衛王英風猛槩折衝

見重謀之不臧卒以自喪秦王體度恢偉陳留膽氣絕倫亡身強寇志力不展惜哉常山勇冠威屬與魏升降亦以優乎陰平忠烈蒲陰器宇榮寵兼萃蓋有由焉毗陵踈疎俱遼西狷介全身保位固亦難矣苻堅之輟寔君衛辰之誅窟咄逆子賊臣蓋亦天下之惡一焉

道武七王明元六王太武五王傳

論曰梟獍爲物天實生之觀夫元紹所懷蓋亦特鍾沴氣平陽以降並多天促英才武略未顯高年靖簡二王爲時稱首鑒既有聲渾亦見器霄繼荷遇太和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三

之日名位豈妄及哉又階緣寵私遂亂天下殺身全祀固爲幸焉樂平樂安俱以將領自効竟以憂迫而逝驗克終之爲鮮莊王才力智謀一時之傑與夫建寧新興不同日也太武之子秦晉才賢而翰之遇酷倚伏豈可量矣臨淮之後或爲盛德廣陽之世嘉實爲美深之見惡於元徽所謂盜憎之義余之見殺不其晚歟

景穆十二王

論曰平陽諸子熙乃忠壯京兆之胤崇實有聲匡之譽宜有足稱矣富獻文將禪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

然廷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爲宗傑身用累朝寧濟夷險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乎順蹇諤倣儻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橫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陣之氣雋乃裂冠之徒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帥之用著聲於時熙略兄弟早播人譽或才疎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驚起家聲徽節智矯情外諂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究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靖王聽斷威重見稱於太和美矣

文成五王獻文六王孝文六王傳

二十史劄記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四

論曰文成五王安豐特標令望延明學業該贍加以雅談之美及于未安運迹寇戎卒致奔亡亦其命也獻文諸子俱漸太和之訓而咸陽終於逆節廣陵斃於桑中人而無儀各宜過死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至於橈敗實尸其闕武宣孝以爲質忠而樹行及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旦匪佗之音霍光異姓之誠事實兼之竟而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間言一入卒不全生嗚呼周成漢昭未易遇也北海義昧鶴鶴奢淫行喪雖禍發青蠅亦自貽伊戚顯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庶人陰暴

之性自幼而長終以廢黜不得其終亦示均之性堯舜不能訓也京兆早有令同昭致其習於所樂可不慎乎清河器識才畧以懿親作當時鐘也諒始遭將茂之逼運屬道消晚扼兇權之手悲哉廣平早歲驕盈汝南性致狂逸揆其終始俱不足論而悅以天人所乘卒嬰猜懼之毒蓋地過之尤也魏自西遷之後權移周室而周文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並見保全內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踐祚無替前緒明武續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已遷枝葉榮茂足以愈於前代矣

二十史劄記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五

晉書

衛操莫舍劉庫仁尉古真穆崇奚斤叔孫建安同庾業延王建羅結婁伏連間大肥奚牧和跋莫題賀狄干李栗奚眷

論曰帝王之興雖則天命經綸所說咸藉股肱元桓穆之際王迹未顯操舍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名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而劉庫仁兄弟忠以爲心盛衰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而並貽非命惜乎尉真兄弟忠勇奮發義以忘生春威略著時增隆家業穆崇夙奉龍顏早著誠款遂膺寵眷位極台司至乃身殒逆謀卒蒙全護從享于廟抑亦尚功世載公卿奔奔

青紫盛矣奚斤世稱忠孝征代有尅平涼之役師殲
身慮雖敗峭之責已赦封尸之効靡立而恩禮隆渥
沒祀廟廷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代臨邊有衛威
震夷楚俊委節明元義彰頭沛察朱提之變有日礪
之風加以柔而能正見美朝野安同異類之人智識
入用任等時俊當有由哉頡頤赫連昌摧宋氏衆遂
爲名將未易輕也庾業延見紀危難之中受事草創
之際智勇既申功名尤舉而不免傾覆蓋亦其命王
建位遇既高許以求直參合之役不其罪歟羅結枝
附葉從子孫榮祿嬰伏連閭大肥並征伐著蹟策名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三十一

六

四十三

前代奚牧和跋莫提賀狄干李栗奚春有忠勤征代
之効不能以功名自卑俱至誅夷亦各其命也

燕鳳許謙崔宏張家鄧彥海傳

論曰昭成道武之時雲雷方始至於經邦緯俗文武
兼資燕鳳博識多聞首膺禮命許謙才術俱美驅馳
艱虞不然何以成帝業也崔宏家世雋偉仍屬權輿
總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固其宜也浩才藝通
傳究覽天文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
子房焉屬明元爲政之秋太武經營之日言聽計從
寧廓區夏遇既深矣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

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烏盡弓藏人惡其上將器盈
必繁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乎至若張袞才策
不免其戾彥海貞白禍非其罪亦足痛云洪讓世著
循吏家風良可貴矣

長孫嵩長孫道生長孫肥傳

論曰昭成之末衆叛親離長孫嵩寬厚沈毅任重王
室歷事累世邇爲元老生則宗臣歿祀清廟美矣儉
器識明允智謀通瞻堂堂焉有公輔之望寥寥焉有
王臣之節而處朝廷之日少在方岳之日多何哉平
識具該通出內流譽取諸開物成務蓋亦有隨之棲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三十一

七

三十三

桶也道生恭慎廉約兼著威名見知明主聲入歌奏
二公並列暉炫朝野門社世祿榮被後昆雖漢世八
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子彥勇
烈絕倫紹達樂聲特妙熾乃早稱英俊覽乃獨擅雄
辯不然則何以並統師旅俱司禮閣鍾鼎不墜且公
且侯展體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
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
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世祿不亦宜乎肥結髮
內侍雄武自立軍鋒所指固不棄散闊張萬人敵未
足多也翰有父風不殞先構臨喪加禮抑有由哉

于栗磾等傳

論曰魏氏平定中原之後于栗磾有武功於三世兼以虛已下物罰不濫加斯亦請將所稀矣洛拔任參內外以功名自終烈氣槩沈遠受任艱危之際有柱石之質殆禦侮之巨乎忠以便朴見親乘非其據遂擅威權生殺自己苟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不至誅滅抑其幸也謹負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為大厦之棟梁擬巨川之舟楫卒以耆年碩德譽高望重禮備上庠功歌司樂而常以蒞盈為誠獲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翼既功臣之子地則姻親荷累葉

卷七十一

九

之恩兼文武之寄理同休戚與存亡加以總戎馬之權受杆城之託智能足以衛難勢力足以勤王曾無釋位之心但務隨時之義弘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斯人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略自許尉迥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非一繩之罪也義運屬時來宣其力用崇基弗墜析薪克荷盛矣

崔逞王憲封懿傳

論曰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俊忽微慮遠俱以為災休立身有本當官著稱長儒才望之美禍因驕物雖

有周公之才猶且為累況未足論其高下能無及乎贍詞韻溫雅風神秀發固人望也王憲名公之孫老見優異元景昇季履道標映人倫美哉封回克光家世隆之勤勞霸業子繪寔隆堂構可謂載德者矣君義聚欽奇悵無乃鄙哉

古剏張黎劉潔丘堆娥清伊敵乙瑛周幾豆代田車伊洛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大千宿石萬安國周觀尉撥陸真呂洛拔薛彪子尉元慕容白曜和其奴荀顏宇文福傳

論曰古剏軍謀經國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廉方以

卷七十一

九

勳舊見重並繼介之間一朝墮覆有及十世乃徒言耳劉潔各之徒也丘堆敗以亡身娥清伊敵俱以材力見用而敵以謀猷取異其殆優乎乙瑛之驍猛周幾之智勇代田之騎射其位遇豈徒然也車伊洛宅心自遠豈常戎乎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大千宿石或誠發于衷竭節危難或忠存衛主義足感人苟非志烈亦何能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歿盡哀榮至如安國以至覆亡害盈之義也周觀尉撥陸真呂洛拔等咸以勇毅自進而觀竟致貶黜異夫數子者矣薛彪子世載強正墨珍克盛家聲美矣乎魏之諸

將軍方面之績尉元以寬雅之風膺將帥之任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自致乞言之地無乃近代之一人歟白曜出專薄伐席卷三齊考績圖勞固不細矣而功名難處追猜變戮有賢議動未聞於斯日也和其奴之貞正苟顏之剛直宇文福之氣幹咸亦有用之士乎

宋隱許彥刁靡辛紹先韋閔杜銓傳

論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名宣倍並保退素咸見微辟可謂德門者矣義和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類當有以哉無子之歎豈徒羊舌宗祀不亡蓋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其幸也翻剛鯁自立猛而斷務世良昆季雅有家風道讓卜筮取達季良累於學淺刁靡才識恢達著聲立事禮遇優隆世有人爵堂構之義也辛韋不殞門風杜銓所在為重正玄難兄難弟信為美哉

屈遵張蒲谷渾公孫表張濟李先賈襄竇瑾李訢韓延之袁式毛脩之唐和寇讚鄭範韓秀堯

隋柳崇傳

論曰屈遵學藝知機恒乃局量受委張蒲谷渾文武為用人世仍顯不亦善事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以輕薄致戾軌始受探金之賞末陷財利之嫌鮮克

有終固不虛也張濟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術嘉謀荷遇三世賈彝早播時譽秀則不畏疆禦寶瑾李訢時曰良幹瑾以片言疑似所以風故猜嫌而嬰合門之戮良可悲也韓延之忠於所事有國士之烈袁式取遇崔公以博雅而重脩之晚著誠款唐和萬里慕義寇讚誠信見嘉鄭範智器而達道元遭命有銜鬚之風韓秀議邊得馭遠之竿堯暄聰察致位禮加存沒柳崇素業有資器行仍世盛矣乎

陸侯源賀劉尼薛提傳

論曰陸侯以智識見稱彼乃不替風範雅扶名節自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立功名其傳芳銘典豈徒然也麗中國奉主鬱為梁棟資忠履義赴難如歸世載克昌名不虛得獻秀以沈雅顯達何未亦披猖子彰令終之美家聲孔振印及彥師俱以孝為本出處之譽並可作範人倫美學業有聞亦人譽也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觀其翼佐文成廷抑禪讓殆乎社稷之臣懷幹略兼舉出內馳譽繼述賢孝不墮先業子邕功立夏方身云箕野彪著名齊朝師雄官成隋代美矣劉尼忠國豈徒驍猛之用薛提正議忠謀見害茲闕痛乎

司馬休之司馬楚之劉昶蕭寶寅蕭正表蕭祗

蕭退蕭泰蕭鴻蕭圓蕭肅大開傳

論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最可稱乎其餘碌碌未足論也而以往代遺緒並當位遇可謂幸矣劉昶猜疑懼禍蕭寅亡破之餘並潛骸鼠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盛當位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墓之成相諸子狂踈喪其家業寶寅背恩忘義梟鏡其心蕭贊臨邊脫身脫去讎賊寵祿頓臻顛狽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梁氏云季子弟奔亡正表動不田仁胡頴之甚祇退泰鴻圓肅大開等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素有鐵基懷文抱質亦何能至於此也方武陵擁

卷三十一

十三

盧玄盧柔盧觀盧同盧誕傳

論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述爲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伯源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思道一代俊偉而宦途寥落雖窮通抑亦不謫細行之所致乎潛及昌衡雅素之紀家

風克嗣堂構無虧子剛使酒誕節蓋亦明珠之類長

仁諫說可重一簣而傾惜矣伯舉仲宣文雅俱劭叔彪志尚宏遠任狹好謀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間關夷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爲佐命之一也詢祖辭情豐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位遇未聞弱年天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未可量焉叔倫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子章殘忍爲志咎之徒也景裕兄弟雅業可宗雖擇木異邦而之名俱劭辯損益成務其殆優乎勇雖文武異趣各其美也賁二三其德雖取悅於報已而移之在我亦安能其罵人見遺末路尚何足怪誤不殞儒業亦足稱云

卷三十一

十三

高允傳

論曰高允踐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難卒悟明主保已全名自非體隣知命鑒昭窮達亦何能若此宜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藝用有聞聿脩之義世禮食而無道能無及乎子集學業優道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殞德正受終之際契叶亂臣雖鍾淫虐而名亦茂矣乾邕兄弟不階尺土之資奮臂河朔自致勤王之舉神武因之以成霸業但以非頴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

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啓疏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或過此昂之膽力氣冠萬夫韓陵之下風飛電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其餘託而義唱亦足稱云

崔鑒崔辯崔挺傳

論曰崔鑒以文業應利用之秋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爲盛哉辯器業著聞位不達到逸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若此矣士謙昆弟非唯武毅見重忠公之稱亦足嘉云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聞見重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市

三十二史論贊卷五

卷之二十一

十四

晉書

朝可變人焉不絕至若宣猷之立入朝贊務則嘉謀屢陳出撫宣條則威恩且舉仲方之兼資文武雅長謀算代陳之策信爲深遠奔世載德夫豈徒然昂智足立功能足幹事霸朝委遇良有以焉而謝彼仁心安茲苛政晚途遭墮理其宜也季舒蹈龍逢之節季倫受分庭之遇雖遭逢異日得喪不同考其遺述而榮名一也蓋所謂彼有人焉

李靈李順李孝伯李襲李義深傳

論曰古人云燕趙多奇士觀夫李靈兄弟並有焉靈則首應弓旌道光師傳順則器標棟幹一時推重孝

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各能克廣門業道風不殞餘之之美豈非此之謂乎至如元忠之偶儻從橫功名自辛季初之家風素業昆季兼舉有齊之日雅道方振憲之子弟特盛衣纓豈唯戚里是憑固亦文雅所得安世誠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謚之高逸固可謂世有人焉義深弟兄人位慕美子雄才官不替門緒茂矣

游雅高閭趙逸胡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關駟劉延明趙柔索敞宋繇江式傳

論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

三十二史論贊卷五

卷之二十一

十五

晉書

絕世而莫祀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有乞言之重抑乃曠世一時肇既聿脩克隆堂構正清梗槩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抗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已遠矣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詞故能受遇累朝見重明主桂冠謝事禮備懸與美矣趙逸文雅自業琰加之孝義可謂世有人焉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代之異人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關駟劉延明趙柔索敞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流播之中自拔泥滓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宋繇處屈能申終致顯達遊

道剛直自立任使爲累江式能世其業亦足稱云

王慧龍鄭義傳

論曰王慧龍拔難自歸間關夷嶮撫人督衆見憚嚴敵世珍寔有令子克播家聲松年之送終戀舊有古人風矣矧爰自幼童訖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捐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又在史官既撰齊書兼脩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曲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煩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米經營符瑞雜以妖詭爲河朔清流而乾沒榮利得不以道而顧其家聲惜矣鄭義機識明悟爲時所

三十二史論贊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十六

王

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共濟其美述祖德業足嗣家聲嚴祖仲禮大衙門素幼儒令問促年伯猷以賄敗德道邕撫寧離散仁惠克舉譯實受顧託適足爲敗及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固有攸歸言追昔款內懷缺望恥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爲伍事君盡禮既闕於夙心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格之名教君子所深尤也儼名編恩倖取辱前載偉猷然豹變蓋知機之士乎

薛辯薛寘薛愷等

論曰薛辯有魏之初功業早樹門膺人爵無替榮名

端以謙直見知胃以公平自命濟之孝悌素緒之所

得也道衡雅道奔葉世擅文宗今望攸歸豈徒然矣而運逢季叔卒臨誅戮痛乎仲良任惟繁劇弘益流譽而陷齊諂譏以要權寵易名爲繆斯豈虛哉寘愷並學稱該博文擅彫龍或揮翰鳳池或者書麟閣咸居祿位各逞琳琅擬彼徐陳尤俊生之可畏論其任遇實當時之良選也

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田益宗孟

表奚康生楊大眼崔延伯李叔仁傳

論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爲將也

三十二史論贊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十七

王

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倖蹙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田益宗蠻夷荒帥翻然効款終於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不徒然也夫人主聞鞀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爲國之所繫也奚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奮征代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乎

裴駿裴延儁裴佗裴果裴寬裴俠裴文舉裴仁

基傳

論曰裴駿推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贊

其美延僑器能位望有可稱乎伯茂才名亦時之良也元化以文學傳業而又脩史著美讓之弟兄修其厲行觀夫出處之跡良足稱乎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之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然與時消息承望風旨使高昌入朝伊吾獻池聚糧且未師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矣景及長寬早知去就而寬淪迹異域蓋乃命乎嵩和廉約居身忠勤奉上人懷其惠吏畏其威雖古之良吏何以加此肅歷官周隋志存鯁正竟而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發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文舉之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少有廉讓之風焉仁基以武略見知自忤顯級竟而蹈履非所身名墜壞時也

薛安都劉休賓房法壽畢衆敬羊祉傳

論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窟圖變而竟保寵祿優矣休賓窮而委質孝標名重東南法壽拓落不羈克昌厥後景伯兄弟儒素良可稱乎衆敬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並列無乏於時羊祉剛酷之風得死爲幸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稱敦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一

十一

頁全

烈持已所遵殆時彥也

韓麒麟程駿李彪高道悅甄琛高聰傳

論曰韓麒麟由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士顯宗以文學自立而時務屢陳至於實錄之功未之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見知蓋當時之長策李彪生自微族見擢明世輒軒驟指聲駭江南執筆立言遂爲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彪之謂也高道悅譽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尚見知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一

十九

頁全

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履之轍惜乎

楊播楊敷傳

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過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爲世師範漢之陳紀門法所不過焉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蓋有憑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何報施之反哉情雅道風流早同標致公望人物所推夫處亂虐之世當機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託六尺之孤旬朔未幾身亡君辱追

不能送往事居觀幾衛主退不能保身全名辭寵招
福朝廷之釁既已仗義斷恩猜忌之空無容推心受
亂是知變通之術非所長也處道少而輕俠倣儻不
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
屬隋文帝將清六合委以腹心之寄掃氛氛於牛斗
江海恬淡襟懷猛於龍庭匈奴遠遁若其夷凶靜亂
功臣莫若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以
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
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
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寔乃素之由也玄感
三十二史論贊卷之二十一
二十

王肅劉芳常爽傳

論曰古人云才半古功已過之王肅流寓之士見
知一面榮任赫然寄同舊列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
之所致焉劉芳矯然特立流深好古博通洽識爲世

儒宗懋才流識學見重於世不虛然也常爽以儒素
著稱景以文義見宗美乎

郭祚張彝邢巒李崇傳

論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孝文經綸之始獨
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可稱述焉張彝風力審譽有
王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克舉俱魏氏器能之臣乎
遭隨有命二子俱逢世亂悲哉晏之乾威可謂亡焉
不絕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
折衝其縉世之器歟子才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
學府獨秀當年舉必任真情無飾智疎通簡易罕見

崔光崔亮傳

其入足爲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崔俊之謗言執侯景
之衣德昔人稱孟軻爲勇於文簡公見之唯嘗短崔
暹頗爲累德阮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李
崇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平以高
明幹略効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冠著贊務之材也
諸風流文辯蓋人望乎

崔光崔亮傳

論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深長孝文歸其才傳許其
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二朝師訓少主不出官省
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

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侍綜古今立言爲事亦才志之士乎崔亮既明達從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收弊未聞終爲國蠹無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若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裴叔業夏侯道遷李元護席法友王世弼江悅

之淳于誕沈文秀張謐李苗劉藻傅永傅豎眼

張烈李叔彪路特慶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

旭傳

論曰壽春形勝南鄭要嶮乃建鄴之角解成都之喉嗑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齟齬然鵲起舉地而來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功誠兩茂其以大啓茅賦兼列旄旗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行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竟不遂也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直身蒙嘉禮遂乃子免刑戮在我歆其罵人忠義可不免也張儻觀機委質薦恤流離亦仁智矣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毅過人臨難慨然奮斯大節蹈忠履義沒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劉藻傅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已優乎抑又魏世良牧張烈早

有氣尚名輩見知趣捨沉浮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彩詞涉亦當年之俊又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官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孫紹張普惠成淹范紹劉桃符鹿念張燿劉道

斌董紹馮元興

論曰孫紹關左之士又能指論時務張普惠明達典故強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成淹范紹劉桃符鹿念張燿劉道斌董紹馮元興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苟曰非才亦何能致於此也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一

三十一

袁翻陽尼賈思伯祖瑩傳

論曰袁翻弟兄可爲一時才秀聿修行業亦乃不隕家風景文學義見稱敬安正情自立休之加以藻思可謂載德者焉思伯經明行修乃惟門素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孝徵簡才雖多適足敗國叔鸞器懷清峻元景才幹知名並臣佐齊初一時推重美矣哉

介朱榮等傳

論曰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頹廢及明皇初沖女主南面始則于忠肅志繼以元又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乘勢者極其陵暴於是四海蕭然已有羣飛之漸捷

於靈后反政宣滛於朝領覆之徵於此至矣介朱榮
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威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
有臣類極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功及夫禽葛榮誅元
顯戮邢杲擒韓婁醜奴寶寅咸梟馬市然則榮之功
烈亦已茂矣而始則希覲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
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其所以得罪人
神者焉至於未跡凶忍地逼亦已除矣而朝無謀難
之宰國乏折衝之將遂使餘孽相糾還成嚴敵隆實
指蹤兆爲戎首山河失險莊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
跋扈廢帝立主迴天倒日揃剝黎獻割裂神州刑賞

三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一

十四

任心征伐自已天下之命縣於數胡喪亂弘多遂至
於此豈非天將去之始以共定終於惡稔以至殄滅
抑亦魏紆其難齊以駢除矣

未瑞叱列延慶斛斯椿賈顯度樊子鵠侯深賈

拔允侯莫陳悅念賢染覽雷紹毛遐乙弗朗傳

論曰朱瑞以向義受戮延慶以違順遇禍各其命焉
斛斯椿屢踐危機終獲貞吉豈人謀之所致也徵洽
聞強記以變襲任已終使威英不墜韶漫惟新加以
盡心所事無忘直道抗辭正色顛沛不渝蓋有周之
忠烈乎賈顯智樊子鵠侯深等並驅馳風塵之際但

三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一

十五

自爾夷戮觀其遺跡雖獲罪於霸政求之有魏得失
未可知也賀拔允昆季以勇略之資當馳競之日並
邀時投隙展効立功始則委質介朱中乃結款高氏
太昌之後即帝圖高察其所由固非守節之士及勝
垂翅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感梁朝之顧遇
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保榮持寵良有以焉岳以二千
羸兵抗三秦勅敵奮其智勇克翦凶渠雜種畏威遐
方慕義斯亦一時之盛矣卒以勲高速禍無備嬰戮
惜哉昔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創業賀拔功成夙
殞周文籍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信乎其然矣

侯莫陳悅肆行殘虐死不旋踵觀其亡滅蓋自取之

念賢有始有卒取敬羣公梁覽終以取禍鮮克之義

雷紹馳驚雲雷之秋毛遐兄弟致力經綸之日乙弗

朗展轉授擢之中卒獲歸順美矣

辛雄楊機高道穆恭儁山偉宇文忠之費穆孟

威傳

論曰辛雄更能歷職琛以公方行已懷哲體有清監
德源雅業無虧並素門之所得也楊機清斷在公道
穆兄弟有政事之用恭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
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義聞費穆出身効力功名

著矣末路一言禍延簪帶其死也宜 萬言
陳力其勤亦可稱矣

齊宗室諸王上

論曰趙郡王以附蕚之親當顧命之重安天一德固此貞心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弊內愚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若斯之速歟清河屬經綸之期青雲自致出將入相胡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風烈適足以彰文宣之失德焉思好屬昏亂之機歸彥因猜嫌之釁咫尺鄰都以其禍智小謀大理則宜然神武諸王多有聲譽未安以諫爭遇禍固齊室之比于彭城汨人布政乃與循良比述求之近古未為易遇上黨申成淮海受辱牢牢以英俠之氣迫悲歌之思歛食藜藿之羹處茅茨之下其可得乎馮胡廉慎開明妄被謗患以武成陰忌之朝而見免夫角弓之刺已為幸矣

齊宗室諸王下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朓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成陽賜劍穢覆有微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翦以至土崩可為太息

卷之十一

三六

齊宗室諸王上

卷之十一

三七

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晦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群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茲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禦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效前人之言可為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師傳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播亂多歲年一朝勒絕慶集朝野以之受弊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萬俟普可朱渾元劉豐破六韓常金祚劉貴蔡
傅韓賢尉長命王懷任祥莫多婁貧文庫狄廻
洛庫狄盛張保洛侯莫陳相薛孤延斛律羌
張瓊宋顯王則慕容結宗叱列平步大汗薩薛
脩義慕容儼游樂彭樂慕顯皮景和恭迎猛元
景安獨孤末葉鮮于世榮傳伏傳

論曰余朱殘逆遂効誠款知神武陵逼隋帝西遷去就之途未為失節道元感母兄之戀荷知遇之恩恩

親懷舊固其宜矣生不屈西朝歸誠河朔保年之於
開義異策名並乘機獨運與夫盜竄竊邑者也神武
招携理殊納叛諸將擇木情非背恩故能各立功名
終極榮寵神敍力屈東維未虧臣節其被恩化蓋亦
明主之仁焉劉賁蔡藹有先見之明臣贊霸業配饗
清廟豈徒然也韓賢尉長命王懷任祥莫多妻貧文
庫狄迴洛庫狄盛張保洛侯莫陳相薛孤延斛律羌
舉張瓊宋顯王則等並運屬時來或因羈旅馮附未
光中其志力化為王侯因為宜矣孝卿功臣之胤自
致公卿立履之地亦足稱也慕容紹宗兵機武略在

二十史論贊新要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八

世見重昔事余朱固執忠義不用范增之言終見烏
江之禍侯景很戾固非後主之臣神武遺言實表知
人之鑒寒山澗水往若摧枯竿盡數奇逢斯禍酷悲
夫三藏連屬危亡貞榮自處可謂不頑門節矣叱列
平步大汗陸薛脩義慕容儼潘樂彰樂暴顯皮景和
基連猛元景安等策名戎幕備開夷險位高任重咸
送本誠末業世榮之徒國危方見忠節不然則丹青
簡冊安所貴乎

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寶泰尉景妻昭庫狄千

韓軌段榮斛律金傳

論曰齊神武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練兵訓旅
遙制朝權鄴都機務情寄深遠孫騰高隆之司馬子
如等俱不能清貞守道以康亂為懷而厚歛貨財填
彼溪壑昔蕭何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
是乎賴文襄入輔責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
然則君子屬厭豈易間焉子如徒以少相親重情深
昵狎義非草昧恩結寵私勲德莫聞坐致台輔消難
去齊歸周義非殉國向背不已晚又奔陳一之謂甚
胡可而再膺之風素可重勿之清簡自立有足稱者
寶泰尉景妻昭庫狄千韓軌等並以外戚近親屬雲

二十史論贊新要

卷之二十二

三十九

雷之舉位非寵進功籍勢成附翼攀鱗變為佐命之
首定遠以常人之才而因趙郡忠正將以志除朝蠹
謀逐佞臣而信納姦凶反受其亂遂使庸豎肆毒賢
戚見誅敗政害時莫大於此鄙語曰利以昏智況定
遠非智者乎段榮以姻戚之重過時來之會功伐之
地亦足稱焉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閭外或
任處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眉壽屬亭候多警為有
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不渝實不以威
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可得也禮云率
性之謂道此其効歟斛律金以神武撥亂之始翼成

王業忠款之至成此大功效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視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既處威權之重蓋符道家所忌尤以上將之子有沈毅姿戰將兵權暗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氏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威而太寧已還東隣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僊而用武成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護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之爲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爲疆隣滅讎嗚呼後之君子可爲深戒者歟

孫肇陳元康杜弼房謨張纂張亮張曜王峻王紘敬顯傳平鑒唐邑白建元文遙趙彥深赫連

子悅馮子琮郎基傳

論曰孫肇入幕末久倉卒致斃神武以情寄之重義切折肱若不愛惜才子何以成夫王業元康以知能才幹委質霸朝綢繆惟幄任寄爲重及難無苟免忘

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肅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終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於此乎房謨忠勤之操始終若一恭懿循良之風可謂世有人矣張纂張亮張曜王峻王紘等並事霸朝申其力用皆有齊之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光之拒關駐驛有古人之風焉顯傳明達文武驍馳盡其知力不遑寧處可謂德以稱位能以稱官道和爰從霸府以終末路四十餘載典綜兵機識用開明甚爲朝臣所服及于後主奔遁莫知所之首延宗以從權變既而晉陽傾覆運極途窮還鄴則義隔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德昌死事則情垂舊主雖復全生握節豈比背叛之流歟夫縣宰之寄綿歷古今親人任功莫尚於此漢氏官人尚書郎出宰百里晉朝設法不宰縣不得爲郎皆所以貴方城之職重臨人之要後魏令長多選舊令史爲之故縉紳之流耻居其位爰逮有齊此途未改寧都公韋斯流弊弘之在人固爲美矣司徒器度沈遠有宰臣之量始從文吏終致台輔出內有常夷險若一而世人論之胡廣譏其不能廷爭然古稱見機而作又曰相時而動若時有開悟或可希舜一功而終遇姦回便恐舟楫俱運斯蓋趙公之志也子

悅牧宰流譽于琮簿領見知及居藻鏡俱稱尸祿焉
溺於賄貨於斯為甚慈明赴蹈之義蓋有銜類之節
郎基政績有聞尉之克荷堂構美矣乎

魏收魏長賢魏季景魏蘭根傳

論曰伯起少頗跡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鬱為偉
器學傳今古才極從橫體物之旨尤為富瞻足以入
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蹤班馬婉而有
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鉤深致遠但意存實錄好抵
陰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所說不平之議見於斯矣
王松年李庶等並論止家門末為謗議遂憑附時宰
二十史劄記卷之三
鼓動淫刑庶因鞭撻而終此公之失德長賢思樹風
聲抗言昏俗有朱子游之風季景父子雅業相傳柳
弓治之義蘭根道冠時英功參霸業亦一代之偉人
也

邵惠公顯杞簡公連莒莊公洛生虞國公仲廣
川公測東平公神舉傳

論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亦
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則有魯衛梁楚其疎屬則有
凡蔣荆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滅於百代之後至若幽
孝公之勲烈加以以善政蔡文公之純孝飾之以儉

約我我馬足以賴於前時矣有唐受命之始宇文
實預艱難及文后崩殂諸子幼群公懷等夷之士
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為周捍危獲義者護之
力也向使加以以禮讓經之以忠貞祠宮有悔過之
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道哉然護寡
於學術毗近群小威福在己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
之心為人主不堪之事終於妻子為戮身首橫分蓋
其宜也當隋氏之起假天威而服海內胃以蔑李之
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遑悲夫
亮實庸才固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
二十史劄記卷之三
其斯之謂歟宇文測兄弟驅馳於經綸之日孝伯神
舉盡言於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槩並可追蹤於古
人矣

二十一史劄記卷之三十二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一 北史書

唐符璽郎兼修國史相州李延壽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列傳

周室諸王傳

論曰周文之初定閭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蕃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握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盤石之固矣武皇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爲患忘維城之達圖外崇寵任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一

一

矣宣皇嗣位凶暴是崇芟刈先其本枝削黜徧於公族以齊王之奇姿傑出足可牢籠於前載處周公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俗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屬道消之日挾震主之威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國祚之不永也其餘雖地惟叔父親則同生假文能輔主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爲千乘位侔足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遠於俯拾蟻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遂古未聞茲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爲力乎向使宣皇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內

外科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相持遠近爲用使其位足以扶危其權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卧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能窺其神器哉昔張耳陳餘賓客廝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王之文武寮吏其後亦多台牧異代相符可謂賢矣哉

冠洛趙貴李賢梁禦傳

論曰賀拔岳變起倉卒侯莫陳悅意在兼并于時人有離心士無固志冠洛撫循散亂抗禦仇讎全師而還敵人絕覬覦之望度德而處霸王建臣合之謀趙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二

二

貴居二關之險周室定二分之功彼此一時其功固不細也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略從橫忠勇奮發頻摧勅敵屢涉艱危及逢時遇主策名委質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遇俱縻好爵各著勲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出內位高望重光國榮家跼葦連暉聊椒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與比焉自周迄隋鬱爲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周文始崩嗣君冲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翦異端草魏興周遠安邇悅功勤已著過惡未彰李植受遇

先朝宿參機務慮威權之去已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屬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疎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既兆曩故因之啓冢宰無君之心成閔帝廢弑之禍植之由也李遠關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至誅夷非爲不幸梁禦祿奉興王參謀締構驅馳畢力夷險備嘗雖遠志未申亦云遇其時矣穆及梁唐皆周室功臣隋文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傳唐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人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凌比晉室之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爲隆盛朱輪華轂

李弼宇文貴侯莫陳崇王雄傳

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過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論曰李弼懷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締構艱難綱繆顧遇方面宣其庸績帷幄盡其謀猷非唯攀附成名抑亦材謀自取客遭風雲之會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朞月之間衆數十萬威行萬里聲動四方雖事屈興王運乖天眷而雄名克振何其壯歟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固其宜也宇文貴負將帥之材蘊剛銳之氣遭逢喪亂險阻備嘗自致高位亦云美矣析武藝之風名高一代及晚節遇禍雖鳥盡弓藏然

亦器盈斯舉夷戮非爲不幸愷學藝兼該思理通瞻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原抑亦由此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逢戰爭之秋輕騎啓高平之扉逐馬得長坑之俊以宏材遠略附鳳攀龍茂績元勳位居上衮而識慙明哲遂以凶終惜哉王雄身參佐命謙寵列山河及投袂勤王志臣社稷雖忠君之効未宣與夫懷祿圖存者異也

王盟獨孤信竇熾賀蘭祥叱列伏龜閭慶史寧權景宣傳

論曰王盟始以親黨升朝終而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周行實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誼文武奇才以剛正見忌有隋受命鬱爲名臣末路披猖信有終之克鮮獨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者遐方光昭隣國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竇熾儀表魁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謀屢陳出總藩條則惠政斯洽毅忠肅奉上溫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聲播於殊俗並以國華人望論道當官榮

映一時慶流來葉及熾遲疑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王公恨恨何以加此榮定以功懋賞以勞定國保其祿位貽厥子孫盛矣賀蘭祥叱列伏龜閣慶等雖階緣戚屬各以功名自終而毗制造之功亦足傳於後葉史寧權景宣並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總戎薄伐著尅敵之功布政莅人垂稱職之譽若此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然而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聲惜矣楊諒于紀祥獨尅之効亦足稱云爾

王羅王思政尉遲迴王軌傳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十二

五

論曰王羅剛峭有餘弘雅未之聞也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勅敵梁人爲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矣至述不限門風亦足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脩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駑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隣聽運窮事感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尉遲迴地則舅甥職惟台衮沐恩累葉荷瞻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

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宜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罹義葛誣之儔歟綱運積宣王室勤勞出內觀其自致榮寵豈雅恩澤而已乎夫士之成名其途不一蓋有不待爵祿而貴不因學藝而重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志惟無諱極議於骨肉之間竟遇淫刑以至夷滅若斯人者人或以爲其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觀樂運之所以行已之節其有古之遺直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十二

六

之風乎

周惠達馮景蘇綽傳

論曰周惠達見禮寶賁遂契關於戎寇不以夷險易志斯固篤終之士也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脩太平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斷雕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邛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綱繆任遇窮極寵榮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爲然志尚清儉體非弘廣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爲通德

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于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動草未見其人禮命關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藝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韋孝寬韋瑱柳蚪傳

論曰高氏籍四胡之勢跨有山東周文承二將之餘創基關右似商周之不敵若漢楚之爭雄又連官渡之兵未定鴻溝之約雖弘農沙苑齊卒先奔而河橋北芒周師撓敗於是競圖進取各務兵戈齊謂兼并有餘周則自守不足韋孝寬奇材異度綿武經文居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二十一

七

要害之地受干城之託東人怙恃其衆悉力來攻將欲釀酒未央飲馬清渭孝寬適馮茲維堞抗彼仇讎事甚折骸勢危負戶終能奮其智勇應變無方城守六旬竟摧大敵齊人既焚營宵遁高氏遂憤恚而殂雖卽墨破燕晉陽存趙何以能尚若使平陽不守鄴城無衆人之師玉壁啓關函谷失封泥之固斯豈一城之得喪寔亦二國之興亡者歟韋夔隱不負人貞不絕俗怡神墳籍養素丘園哀樂無以動其心名利不足干其慮確乎不拔實近代之高人也明帝比諸園綺豈徒然哉世康風神雅量一代稱偉簪纓人物

見重京華瑱素望高風亦云美矣柳蚪兄弟雅道是基並能譽重搢紳豈虛至也慶東帶立朝匪躬是蹈莅官從政清白著美至於畏避權寵違忤宰臣雖取訕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機立身行已本以寬雅流譽至於登朝正色可謂不違直道雖陵谷遷貿終以雅正自居古所謂以道事人斯之謂矣雖幹略見稱終乃敗於驕寵惜矣

達奚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庫狄昌梁椿梁臺田弘傳

論曰周文接喪亂之際乘戰爭之餘發跡平涼撫征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二十二

八

關右于時外虞孔熾內難方殷羽檄交馳戎軒屢駕終能蕩清逋孽克固鴻基雖稟算於廟堂實責成於將帥達奚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庫狄昌梁椿梁臺田弘等並兼資勇略咸會風雲或效績中權或立功方面均分休戚同濟艱危可謂國之爪牙朝之禦侮者也而武叶規文后得雋小關周瑜赤壁之謀賈詡鳥巢之策何以能尚一言興邦斯之謂矣惠德本以采穀知名而能率由孝道雖圖史所歎何以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不然矣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

終之以不代斯豈企及之所致乎抑亦天性而已仁恭出內榮顯豈徒然哉德懋道協天經亦足嘉矣

王傑王勇字文蚪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達奚

寔劉雄侯植李延孫韋祐陳欣觀玄泉公李遷

哲楊乾運扶猛陽雄席固任果傳

論曰王傑王勇字文蚪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侯植等咸以果毅之姿効節擾攘之際各能居堅履銳自致其功高爵厚位固其宜也仲尼稱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溫恭之操其弊也懦弱武夫稟剛烈之資其弊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爭功之

二十史論贊卷要

卷之三

九

尤大則莫全其生小則僅而獲免耿豪王勇不其然乎李延孫韋祐陳欣觀玄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委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賢禦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嶠函齊人阻西路之謀周朝緩東貢之慮皆其力也泉公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無失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之徒歟元禮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業平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知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周文有尚義之氣乾運受任武陵乖事人之道若乃校其優劣固不可同年而

語陽雄任兼文武聲著土內抑亦志能之士也舊史有代人宇文盛字保興以武毅顯盛弟丘字胡奴盛子迷位柱國並有傳然事無足可紀盛見子述傳首丘略之云

崔彥穆楊纂段永令狐整唐永柳敏王士良傳

論曰昔陽貨外叛庶其竊邑而春秋譏之韓信背項陳平歸漢而史遷美之蓋以運屬既安君道已著則狗利忘德者罪也時逢擾攘臣禮未備則轉禍為福者可也崔彥穆楊纂段永等昔在山東沈淪下位並以羈旅之士還回於燕雀之伍終佩龜組可謂見機

二十史論贊卷要

卷之三

十

者乎令狐整幹用確然雅望重於河右處州里則勲著方隅升朝廷則績宣出內而畏避權寵克保終吉不然何以自致顯名而取高位也熙歷職流譽風政克舉雖古之循吏亦何以加茲而毫釐為爽丘山成過唯命也夫唐永良能之名所在著美清白之譽顯於累職所謂幹能之士也瑾敏並挺杞梓之材蘊瑚璉之器傳觀載籍多識舊章固乃國之名臣時之領袖周無君子斯焉取斯王士良之仕于齊職居卿牧而失忠與義臨難苟免其背叛之徒歟

豆盧寧楊紹王雅韓雄賀若敦傳

論曰周文帝屬禍亂之辰以征代而定海內大則連兵百萬繫之以存亡小則轉戰遄亭不闕於旬月是以兵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拔筆要功橫戈請奮豆盧寧楊紹王雅韓雄等或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代而名成終始美矣哉豆盧勣譽宣分竹毓節見臨危可謂載德象賢也觀德王位登台袞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寔仁厚之所致乎王世積儔才雖多適足爲害者矣賀若敦志略慷慨深入敵境勦寇絕其糧道江淮阻其歸塗臨危而策出無方事迫而雄心彌厲故能利涉死地全師以反而茂勲莫紀嚴刑已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三

十一

及天下是以知宇文護之不能終其位也自南北分隔將三百年隋文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禽奮餘勇以爭先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倣儻英略賀弼居多武毅威雄韓禽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勲庸綽有餘地然賀弼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韓禽累葉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旣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略並爲當時所推起于城難兄難弟矣

申徽陸通庫狄峙楊荐王慶趙剛趙昶王悅趙文表元定楊擲傳

論曰申徽局量深沉文之以經史陸通鑒悟明敏飾之以溫恭並夙奉龍顏早蒙任遇効宣提戟功預拔荆義結周旋恩生契闊遂得入居端揆出撫列藩雖以識用成名抑亦情兼惟舊陸逞於戎旅之際以文雅見知出境播延譽之能莅官著從政之美歷居顯要豈徒然哉庫狄峙建和戎之功楊荐成入關之策趙剛之克剪凶狡趙昶之懷服氐羗王悅之料侯景文表之譎突厥或明稱先覺或識表見機觀其立功立事皆一時志力之士也元定敗亡同黃權之無路楊擲攻勝亦兵破而身囚功名寥落良可嗟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其謂之謂也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三

十三

韓襄趙肅張軌李彥郭彥梁昕皇甫瑋辛慶之王子直杜杲呂思禮徐招檀翥孟信宗懷劉瑋柳遐傳

論曰韓襄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趙肅平允當官張軌循良播美李彥譽流省閤郭彥信著蠻貊歷官出納並當時之選也梁昕皇甫瑋辛慶之王子直杜杲

之徒並關右之舊族或紆組登朝復當官之譽或張
檀出境有專對之才既茂國猷克隆家業美矣魏文
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其呂思禮之謂乎徐招檀翊孟
信各以才學自業又加以清介並志能之士也宗
懔才辭幹局見重梁元遠乎播越秦中不預政事豈
亡國俘虜不與圖存者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
挾策紀事蓋亦多人劉璿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
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爲一家之言行本
正色抗言具存乎骨鯁柳遐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
其眷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三

十三

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莊亮
直之風不殞門表忠而獲謗蓋亦自古有之

隋宗室諸王

論曰隋文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
至於二世承基茲弊愈甚是以勝穆暴斃人皆竊議
蔡王將沒自以爲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
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爲盤石
行無甲兵之衛居與阜更爲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
時逢多難將何望哉河間屬乃葭牟地非寵過故高
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

如反掌棄慈母若遺迹及身而絕固宜然矣文帝五
子莫有終其天年方陵資於骨肉之親篤於君臣之
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
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
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効衆
庶皆知之矣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積兔於市
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而
帝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肇建
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既踰制退之不
以道倣以憂卒寔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詭人已勝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三

十四

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貌峨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
成茲亂常之釁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
庫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成顛殞於鴆毒本根既
絕枝葉畢翦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
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云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
哉元德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
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帝踈而忌之內無父子
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三令趙及
燕越皆不得死悲夫

梁士彥元諧虞慶則元胃達奚長儒賀婁子幹
史萬歲劉方杜彥周搖獨孤楷乞伏慧張威和
洪陰壽楊義臣傳

論曰梁士彥遭雲雷之會以勇略成名遂貪天之功
以爲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
及茲顛墜自取之也元諧虞慶則元胃或契關艱危
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
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隋文佐命元
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爾無聞斯蓋草創帝
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愈薄其牽牛蹊田雖

三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二十二

十五

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
帝沈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長儒以
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衆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矣哉
子幹西涉青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懾亦有可稱萬歲
寔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却匈奴
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聲絕域論功使氣犯忤貴臣
偏聽生奸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
號令無私臨軍嚴肅克翦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
無患不服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
不起周搖以質直見知獨孤楷以恤人流譽威蹈履

之地可以追蹤古人乞伏慧能以國讓亦云美矣而
慧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君方逞欲罰亦深哉陰壽
遭天所廢舍命無改雖異先覺頗同後凋教臣時屬
撥擥功成三捷而以功見忌得沒亦爲幸也

劉昉柳裘皇甫績郭衍張衡楊汪裴蘊袁充李
雄傳

論曰隋文肇基王業劉昉實啓其謀于時當軸執鈞
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
偷安懷祿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
之誠非義掩其前功蓄怨與其後釁而望不陷刑辟

三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二十二

十六

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因人成事好亂樂禍大
運光啓並參樞要斯固在人歆其悅已在我歆其罵
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
可以事一君於昉等見之矣郭衍文皇締構之始當
爪牙之寄煬帝經綸之際參心營之謀而如脂如韋
以水濟水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
功雖居多名不見重然則立身行道可不慎歟語曰
無爲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兆亂夫忠爲令
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況託足邪徑又不得其人者
歟張衡奪宗之計實兆其謀夫動不以順能無及於

此也揚汪以學業自許其終不令惜乎裴蘊素讓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袁充少在江東初以警悟見許委質隋氏更以玄象自矜要求時幸干進附入變動星占謬增景厚誣天道亂常侮衆刑茲勿捨其在斯乎李雄斯言爲玷取譏夷翟以亂從亂何救誅夷

趙嬰趙芬王韶元嚴宇文弼伊婁謙李圓通郭榮龐晃李安楊尚希張嬰蘇孝慈元壽傳

論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咸推及右端右無聞殊績故知人之分器各有量限大小云異不可相踰晉蜀

千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二

十七

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法王韶元嚴任賞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爲非謗諤之風有足稱矣宇文弼寓量宏遠聲望攸歸斯言不密以致傾頌惜矣伊婁謙志識弘深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君子風焉李圓通郭榮龐晃等或陳力經綸之際或自結龍潛之始其所以高位厚秩隆恩殊寵豈徒然哉李安雖則滅親而於義亦已疎矣楊尚希舉望隆重張嬰蘇孝慈咸稱貞幹並擢自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元壽之彈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蓋不足云端揆之贈則爲優矣

段文振來護兒樊子蓋周羅睺周法尚劉權衛玄李景薛世雄傳

論曰段文振有周之日早以武毅見知隋氏之初又以幹力受委任兼文武稱爲諒直其高位厚秩非虛致也來護幼懷惆儻猛桀抑楊晚致勤王驅馳畢力樓船制勝掃勅敵如拾遺閔鄉討亂翦兇魁如摧朽位班上將顯居大國道消遘難忠至不渝惜矣子蓋雅有幹局質性方嚴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邦邑勤亦懋哉羅睺忠亮之性所在稱重送往之節義感人臣死而有知乃結草之義法尚征伐四夷亦足嘉焉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雄名早著時逢擾攘任等尉他遂能拒子邪言足驗誠臣之節李薛並以驍武之用當于有事之秋致茲富貴可謂自取時述遭躓良有命乎

裴政李諤鮑宏高構榮毗陸知命梁毗柳彧趙綽杜整傳

論曰大屢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格於棟梁莫可棄也裴政李諤鮑宏高構榮毗陸知命等或文能道義或才足幹時

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棟樑亦北辰之衆星也趙綽居大理囹圄無冤桷或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得之矣邦之司直桷或近之矣杜整以聲績著美其有以取之乎

張定和張喬麥鐵杖權武王仁恭注萬緒董純魚俱羅王辯陳稜趙才傳

論曰虎贲風生龍騰雲起英賢奮發亦各因時張定和張喬麥鐵杖皆一時壯士而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有鴻鵠志哉終能振拔汙泥申其力用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二

十九

符馬華之願快生平之心得丈夫之節矣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懷恩舊臨難亡身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不亦宜哉仁恭武毅見知文以取達初在汲郡清能可紀後居馬邑貪恠而亡鮮克有終斯言乃驗吐萬緒董純以崔蒲不翦遂嬰罪戮大業之季盜可盡乎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曩王辯殞身勦敵志在勤王陳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拒世基之諂可謂不苟同矣

宇文述王世充段達傳

論曰宇文述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然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貴受彼已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爲亦丘明之深耻化及以此下才負恩累葉時逢崩折不能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群不逞職爲亂皆拔本塞源裂冠毀冕繫深指鹿事切食踏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矣世充斗筭小器遭逢時幸與蒙獎擢禮越舊臣而躬爲戎首親行鳩毒竟而蛇豕醜類繼踵誅夷梟獍兇魁相尋蕞戮垂炯戒於來葉快忠義於當年爲人臣者可無殷鑒哉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二十

外戚傳

魏道武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勤或緣恩澤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婁昭自以佐命之功崇其名器且霸業權輿時方同德陵暴之釁因茲而起其靖德昭訓二門並良家遺孽守死無暇固不足涉言又子非繼世權難妄假昭信非惟素門履道訖構廢辱威望之地自致無由有周御歷后門初無與政既而末跡竊權竟移鼎璽斯乃西漢覆車之轍魏文所以深誠隋文潛躍之初

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外內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若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者也案外戚魏書有賀訥劉羅辰姚黃眉杜超賀迷間毗馮熙李峻李惠高肇于勁胡國珍李延實齊書有趙猛婁叡余朱文暢鄭仲

二千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二

三十一

禮李祖昇元蠻胡長仁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獨孤羅蕭歸今以劉羅辰李峻于勁李延實婁叡余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獨孤羅蕭歸命附其家傳其餘並入此篇又檢楊騰乙弗繪附之魏末以備外戚傳云

隋文帝外家呂氏傳

論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弊亦速自魏至隋時移四代得失之迹斯文可睹苟不傾宗終致亡國周隋之際可爲鑒焉若使

開皇創業不取懲於已往獨孤權倖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乎

儒林傳

論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然逮惟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多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

二千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二

三十二

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見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至若劉焯德冠搢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一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賸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

雅過之並時不我與餒棄溝壑斯乃子夏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下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孝籍徒離騷其文尚何救也

文苑傳

夫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蓋文之所起情發於中而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二

二十三

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流放徐陵庾信分路楊鑠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隋文初統萬機每念斷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灑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暨乎卽位一變其體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

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

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

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

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泉九州攸同江漢英

靈燕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

楚片善無遺潤水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

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者則齊人范陽盧思道安平

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陳人會

稽虞世基河東柳普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

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矣魏書序表躍裴敬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憲盧觀封肅邢臧裴伯茂邢昺溫子昇爲文苑傳今唯取子昇其餘並各附其家傳齊書叙祖鴻勳李廣樊遜劉逖荀士遜顏之推爲文苑傳今唯取祖李樊荀其餘亦各附其家傳周書不立此傳今取王褒庾信於此篇顏之推竟從齊入周故列在王庾之下顏之儀既之推之弟故列在之推之末隋書序劉臻崔儼王頴諸葛頴王貞孫萬壽虞綽王胄庾自直潘徽爲文學傳今檢崔儼王頴孫萬壽各從其家傳其餘編之此篇并取虞世基許善心柳普明克讓冠之於此以備文苑傳云

文苑傳二

論曰古人之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王褒庾信顏之推虞世基柳晉許善心明克讓劉臻王貞虞綽王胄等並極南土譽望又加之以才名其爲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地可握天網俱頽並編綱素成貫辭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外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孝行傳

案魏書列趙琰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洛生楊引

二十史劄記

卷之三

五

閻元明吳悉達王續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崇郭文恭爲孝感傳周書列李棠柳檜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遐張元爲孝義傳隋書列陸彥師田德懋薛濟王頌田翼楊慶郭世俊紐因劉仕雋郎方貴翟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肅爲孝義傳今趙琰李棠柳檜杜叔毗陸彥師李德饒入別傳及其家傳其餘並從此編緝以備孝行傳云

孝行傳二

論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孝始愛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若上智

稟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長孫慮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之資或出荊楚之下非獎勵所得並因心秉理不踰禮教感通所致貫之神明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垂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節義傳

自魏訖隋年餘二百若廼歲寒見松栢疾風知勁草千載之後懔懔猶生豈獨聞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魏書序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婁提劉渴侯朱長生馬八龍文門愛晃清

二十史劄記

卷之三

六

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榮世胡小彪孫道登李凡張安祖王閻以爲節義傳今又檢得毗琰沓龍超乙速孤佛保及周書孝節傳李棠杜叔毗附之又案齊書不立此篇而隋書序劉弘皇誕游元馮慈明張須施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堯君素爲誠節傳今馮慈明獨孤盛元文都各附其家傳其餘並附此篇又檢取隋書孝義傳郎方貴郭世雋亦附之以備節義傳云

節義傳二

論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

唯義有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已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竹柏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沒名立豈徒然也

循吏傳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欺雖爲政以德理寔殊塗百慮一致在斯而已書云知人則哲又云無曠庶官言非其人爲空官也獻哲之后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嗜欲所召影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蓋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御之人焉自罷

三十八

卷之三

七

侯置守歷年未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爲用庇人調俗但廉平常迹聲有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爲侯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爲吏與世沈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居官莅職道各不同故往籍述其賢能以彰懲勸之道案魏立良吏傳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踞邑閭慶徹明亮杜纂裴他寶瑗羊敦蘇淑齊立循吏傳有張華原宋世良郎基孟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周書不立此篇隋循吏傳有梁彥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檢劉曠王伽魏

德深其張恂鹿生宋世景裴他羊敦宋世良郎基崔伯謙房豹趙軌房恭懿各附其家傳其餘皆依時代編輯以備循吏篇云

循吏傳二

論曰爲政之道寬猛相濟猶寒暑迭代俱成歲功者也然存夫簡父必藉寬平大則致鼓腹之歡小則有息肩之惠故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張膺等皆有寬仁之心至誠待物化行所屬愛結人心故得所去見思所居而化詩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然哉

三十八

卷之三

二十八

酷吏傳

夫爲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可致化百世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踈闊遂漏吞舟故六姦巨猾犯義悖禮邇都寔成之倫猛氣奮發摧拉凶邪一切以救時弊雖

乖教義或有所取焉于洛侯之徒前書編之酷吏或因餘緒或以微功遭遇時來忝竊高位肆其禍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所莅職莫不悚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笞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爲豺狼之不若也其禁姦除猾殆與郅甯之倫異乎君子賤之故編於酷吏魏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張赦提羊祉崔暹鄺道元谷楷齊有邸珍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庫狄士文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元弘嗣王文同今檢

二十史劄記

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酷吏傳二

論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爲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賤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患俱殞異術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矣

隱逸傳

論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瞰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畦夸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此然文謂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沈冥不可親疏莫能貴賤皆可謂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遁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堂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藝術傳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

二十史劄記

卷之三十一

三十

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秋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滛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洞精微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

得而稱夫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
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
熒惑人心遂令時俗祇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
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慈乎歷觀經史百家
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
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
自魏至隋年移四代至於遊心藝術亦為多矣在魏
則叙晃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江式周潞李
脩徐饒王顯崔或蔣少遊以為術藝傳在齊則有由
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十二

三十一

甫王解法選魏寧蔡毋懷文張子信馬嗣明為方伎
傳在周則有冀僑蔣昇姚僧坦黎景熙趙文深褚該
強練以為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
鼎來和蕭吉張胃玄許智藏萬寶常為藝術傳今檢
江式崔或冀僑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別傳又檢得沙
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顏惡頭并以陸法和徐之才
何稠附此篇以備術藝傳前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
道苟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載天
文數術次載醫方伎巧云

列女傳

蓋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
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
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圖象冊
清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
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
衛君靈王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會真或蹈
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佳名彰
於既沒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
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文衣食珍膳坐金屋乘
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霑青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十二

三十一

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寔庶姬之耻
也魏隋二書並有列女傳齊周並無此篇今又得武
功孫道溫妻趙氏河北孫神妻陳氏附魏隋二傳以
備列女篇云

恩倖傳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睐之利射咳唾之私乃
苟進之常道也況乃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
當寵擅權斯乃夏桀殷紂所以喪兩代石顯張讓所
以窮二京焉魏世王粲幸於太和之初鄭儼寵於孝
昌之季宗愛之祇帝害王劉騰之廢后戮相此蓋其

甚者爾其間盜官賣爵汗辱官闈者多矣亦何可而舉哉斯乃王者所宜深誠而齊末又有甚焉乃自書契以降未之有也若乃心利錐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亦有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開府接武比肩非直獨守幸臣且役多干朝政賜予之費帑藏以虛杵袖之資剝掠將盡齊運短促固其宜哉神武文襄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有通州刺史梁伯和陸鞠兒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故不入此傳大寧之後

二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五十二

三十三

姦佞受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靈厄夫左衽非不幸也魏書有恩幸傳及閹宦傳齊書有佞幸傳今用比次以爲恩幸篇云舊書鄭儼在恩幸中今從例附其家傳其餘並編於此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乃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者亦附出焉

僭僞附庸傳二

論曰自金行運否中原喪亂元氏唯天所命方一函夏錢弗徒何之輩雖非行錄所歸觀其遽爲割據亦

一時之傑然而卒至夷滅可謂魏之驅除采主任術好謀愛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蕩骨肉猜貳擁衆自固稱藩內款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頽運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胎厥自遠享國雖短可不謂賢哉嗣子纂業增修遺構賞罰得衷舉厝有方密邇寇讎則威略具舉朝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之令主乎琮大去其邦因而不反遂爲外戚不事自持蓋亦守蒲之道也

四夷傳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之

二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五十三

三十四

內生靈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殊俗曠人寓形天地稟氣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川爲紀五岳作鎮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所出昧谷嶠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寒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行稟若夫九夷八狄種渚繁熾七戎六蠻充初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慾不同至於貪而無厭俱而好亂強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秦皇鞭笞天下黷武於遐方漢武士馬強盛肆志於遠略匈奴已却其國乃虛天馬旣來其人亦困是知鴈海龍堆天所

以紀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況乎時非秦漢志甚羸劉逆天道以求其功殫人力而從所欲顛墜之繫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往垂範美樹德而鄙廣地雖禹迹之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之自北徂南裁猶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乎自魏至隋市朝屢革其四夷朝享亦各因時今各編次備四夷傳云

四夷傳七

論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寔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邇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廿二

三五

鬻焉其在三代則獯仇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此其首豪相繼互爲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爲業侵抄爲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疆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顙盛則率兵寇掠屈伸異能疆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放護騷擾憑陵和親結約之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

野東極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別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日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隋文遷鼎厥後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遁啓人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餘燼部衆遂疆卒於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鴈門之圍俄屬群盜並興於此浸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人於是分置官司總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使者之車往來結轍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聖哲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廿三

三十六

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抵拒率其群醜屢襲亭鄆殘敗我雲代搖蕩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汭太宗文皇帝奇謀內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滅瀚海龍度之地盡爲九州幽都窮髮之鄉隸於編戶寔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爲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陽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二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三

隋書

唐特進曲城魏徵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

本紀

高祖

史臣曰高祖龍德在田奇表見異晦明藏用故知我者希始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未為當時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憤惋既而王謙同三蜀之阻不踰朞月尉廻舉全齊之衆一戰而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也乘茲機運遂遷周鼎于時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三

一

三百三十三

蠻夷猾夏荆揚未一劬勞日昊經營四方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比義論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徼賊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陵弱衆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但素無術學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平暮年此風逾扇又雅好祥瑞暗於大道建彼維城權倖京室

皆同帝制靡所適從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剪伐本枝墳土未乾子孫繼踵屠戮松檟纒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述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為不幸也

煬帝

史臣曰煬帝爰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貌肆厥姦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登儲兩曉峻極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三

二

三百八十三

之崇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委積於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肢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已傲狠明德內懷險穢外示凝簡盛冠服以飾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滯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五虐鋤誅骨肉屠勦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類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

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鴈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楊越姦宄乘釁強弱相陵關梁閉而不通皇輿往而不反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十八九焉於是相聚藿蒲蝟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爲羣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並爲麋鹿之場悽悽黔黎俱充蛇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爲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蜉蝣之羽窮長夜之樂土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十三

三

爲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一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枝殄絕自肇有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傳曰吉凶由人祗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徵矣

恭帝

史臣曰恭帝年在幼冲遭家多難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盜蜂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流氛不歸既鍾百

六之期躬踐數終之運謳歌有屬笙鐘變響雖欲不遵堯舜之述其庸可得乎

禮儀志

唐虞之時祭天之屬爲天禮祭地之屬爲地禮祭宗廟之屬爲人禮故書云命伯夷典朕三禮所以彌綸天地經緯陰陽辨幽顯而洞幾深通百神而節萬事殷因於夏有所損益旁垂祗訓以勸生靈商辛無道雅章湮滅周公收亂弘制斯文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誅不度以嘉禮合姻好謂之五禮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未有入室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十三

四

而不由戶者也成康由之而刑厝不用自大戎弑后遷周削弱禮失樂微風凋俗敝仲尼預睹賓而歎曰丘有志焉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謹於禮者也於是緝禮興樂欲收時弊君莫不顧道藝不行故敗國喪家亡人必先廢其禮昭公娶孟孺子而諱姓楊侯竊女色而傷人故曰婚姻之禮廢則淫僻之罪多矣羣飲而逸不知其酇荆飲酒之禮廢則爭鬪之獄繁矣魯侯逆五廟之祀漢帝罷三年之制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矣諸侯下堂於天子五伯召君於河陽朝聘之禮廢則侵陵之漸起矣秦氏以戰勝之威

并吞九國盡收其儀禮歸之咸陽惟採其尊君抑臣以爲時用至於退讓起於趨步忠孝成於動止華葉靡舉鴻纖並摘甚芻狗之棄路若章甫之遊越儒林道盡詩書爲煙漢高祖既平秦亂初誅項羽放賞元勳未遑朝制羣臣飲酒爭功或拔劍擊柱高祖患之叔孫通言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請起朝儀而許焉猶曰度吾能行者爲之微冒禮容皆知順軌若祖述文武憲章洙泗則良由不暇自畏之也武帝興典制而愛方術至於鬼神之祭流宕不歸世祖中興明皇纂位祀明堂襲冠冕登靈臺望雲物得其

二千更論舊典要

卷之三

五

時制百姓悅之而朝廷憲章其來已舊或得之於升平之運或失之於凶荒之年而世載遐邇風流說外必有人情將移禮意殷周所以異軌秦漢於焉改轍至於增輝風俗廣樹隄防非禮威嚴亦何以尚譬山祗之有嵩岱海若之有滄溟飾以消塵不貽伊敗而高堂生於所傳士禮亦謂之儀弘暢人情粉飾行事洎西京以降用相裁准咸稱當世之美自有周旋之節黃初之詳定朝儀太始之前除乖謬則求書言之備矣梁武帝始命羣儒裁成大典吉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璣賓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聚

帝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佟之等咸在參詳陳武克平建業多准梁舊仍詔尚書左丞江德藻員外散騎常侍沈洙博士沈文阿中書舍人劉師知等或因行事隋時取捨後齊則左僕射陽休之度支尚書元脩伯鴻臚卿王睢國子博士熊安生在周則蘇綽盧辨宇文弼並習於儀禮者也平章國典以爲時用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爲五禮云

音樂志

夫音本乎太始而生於人心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形氣既著協於律呂宮商角徵諸名之爲樂樂者樂也聖

二千更論舊典要

卷之三

六

人因百姓樂已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實升平之冠帶王化之源本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人者兩儀之播氣而性情之所起也恣其流涵往而不歸是以五帝作樂三王制禮標舉人倫削平淫放其用之也動天地感鬼神格祖考諸邦國樹風成化象德昭功啟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若夫升降有司宮商垂範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乎其心外敬內和合情飾貌猶陰陽以成化若日月以爲明也記曰大夫無故不撤懸士無故不撤琴瑟聖人造樂

導迎和氣惡情屏退善心興起伊耆有菁籥之音伏
犧有網罟之誅葛天八闋神農五弦事與功偕其來
已尚黃帝樂曰咸池帝嚳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帝
堯曰大章帝舜曰蕭韶禹曰大夏殷湯曰護武王曰
武周公曰勺教之以風賦弘之以孝友大禮與天地
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禮意風猷樂情膏潤傳曰如
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成康化致升平刑厝而不用也
古者天子聽政公卿獻詩秦人有作罕聞斯道漢高
祖時叔孫通爰定篇章用祀宗廟唐山夫人能楚聲
又造房中之樂武帝裁音律之響定郊丘之祭頗雜
謳謠非全雅什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
廟上陵之所用焉則易所謂先王作樂崇德廣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者也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
焉則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三曰黃門
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焉則詩所謂坎坎鼓我
蹲蹲舞我者也其四曰短簫競歌樂軍中之所用焉
黃帝時岐伯所造以建武揚德風敵勵兵則周官所
謂王師大捷則令凱歌者也又採百官詩頌以爲登
歌十月吉辰始用蒸祭董卓之亂正聲咸蕩漢雅樂
郎杜夔能曉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荊州

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自此
迄晉用相因循未嘉之寇盡淪胡羯於是樂人南奔
穆皇羅鍾磬符堅北敗孝武獲登歌晉氏不綱魏圖
將霸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統萬或得其宮懸或收其
古樂于時經營是迫雅器斯寢孝文頗爲詩歌以勗
在位謚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漢魏旁羅宋齊
功成奮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宣暢
功德輝光當世而移風易俗浸以陵夷梁武帝本自
諸生博通前載未及下車意先風雅爰詔凡百各陳
所聞帝又自糾擿前違裁成一代周太祖祭跡關隴
躬安戎狄羣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依一材而命
管承六典而揮文而下武之聲豈姬人之唱登歌之
奏叶鮮卑之音情動於中亦人心不能已也昔仲尼
返魯風雅斯正所謂有其藝而無其時高祖受命惟
新八州同貫制氏全出於胡人迎神猶帶於邊曲及
顏何驟請頗涉雅音而縱想閑韶去之彌遠若夫二
南斯理八風揚節順序旁通妖淫屏棄宮徵流唱翺
翔率舞弘仁義之道安性命之真君子益厚小人無
悔非大樂之懿其孰能與於此者哉是以舜詠南風
而虞帝昌紉歌北鄙而殷王滅大樂不索則王政在

焉故錄其不相因襲以備于志

律曆志

自未有天地焉有人物焉樹司牧以君臨懸政教而
成務莫不擬乾坤之大象稟中和以建極揆影響之
幽蹟成律呂之精微是用範圍百度財成萬品昔者
淳古葦籥創觀人籟之源女媧笙簧仍昭鳳律之首
後聖廣業稽占彌崇伶倫含火乃擅比竹之工虞舜
昭華方傳刻玉之美是以書稱叶時月正日同律度
量衡又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
言此皆候金常而列管憑璿璣以運鈞統三極之元

二十一史論衡要

卷之五

九

紀七衡之響可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故能動天地
感鬼神和人心移風俗考得失徵成敗者也粵在夏
商無聞改作其於周禮典同則掌六律六同之和以
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景王鑄鍾問律於
伶州鳩對曰夫律者所以立鈞出度鈞有五則權衡
規矩準繩咸備故詩曰尹氏太師執國之鈞天子是
禪俾衆不迷是也太史公律書云王者制事立物法
度軌則一稟於六律爲萬事之本其於兵械尤所重
焉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
及秦氏滅學其道浸微漢室初興丞相張蒼首言音

律未能審備考武帝創置協律之官司馬遷言律呂

相生之次詳矣及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劉歆條奏班
固因志之蔡邕又記建武以後言律呂者司馬紹統
抹而續之炎歷將終而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湮
滅魏武始復社變使定音律變依當時尺度權備典
章及晉武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祿大夫荀
勗奏造新度更鑄律呂元康中勗子藩復嗣其事未
及成功屬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沒於石勒及帝南
遷皇度草昧禮容樂器掃地皆盡雖稍加採掇而多
所淪胥終于恭安竟不能備宋錢樂之衍京房六十

二十一史論衡要

卷之五

十

律更增爲三百六十梁博士沈重述其名數後魏周
齊時有論者今依班志編錄五代聲律度量以志于
篇云

天文志

若夫法紫微以居中擬明堂而布政依分野而命國
體衆星而効官動必順時教不違物故能成變化之
道合陰陽之妙爰在庖犧仰觀俯察謂以天之七曜
二十八星周於穹圓之度以麗十二位也在天成象
示見吉凶五緯入房啓姬王之肇跡長星序斗鑒宋
人之首亂天意人事同乎影響自夷王下堂而見諸

侯叔王登堊而避責記曰天子徵諸侯僭於是師兵
吞滅僵什原野秦氏以戰國之餘怙茲凶暴小星交
關長彗橫天漢高祖驅駕英雄悉除天害五精從歲
七重暈畢含樞匱綱道不虛行自西京創制多歷年
載世祖中興當塗馭物金行水德祇奉靈命玄兆著
明天人不遠昔者榮河獻錄混茫呈圖大文揭範三
光宛備則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高陽氏使南正重司
天北正黎司地帝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夏有昆吾
殷有巫咸周之史佚宋之子韋魯之梓慎鄭之裨竈
魏有石氏齊有甘公皆能言天文察微變者也漢之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三

十一

傳天數者則有唐都季尋之倫光武時則有蘇伯元
郎雅光並能參伍天文發揚善道補益當時監垂來
世而河洛圖緯雖有星占星官之名未能盡列後漢
張衡爲太史令鑄渾天儀摠序經星謂之靈憲其大
略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發於天紫宮爲帝皇之居
太微爲五帝之生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其中央謂
之北斗動係於占定司王命四
日月運行歷示休咎五緯經緯
禍福則上天之
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有二十可名者三
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

庶物蠢動咸得繫命而衡所鑄之圖遇亂墜滅星官
名數今亦不存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列廿氏石
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并注占贊摠有二百五
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輔官附
坐一百八十二星摠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
五星宋元嘉中大史令錢樂之所鑄渾天銅儀以朱
黑白三十用殊三家而合陳卓之數高祖平陳得善
天官者周墳并得宋氏渾儀之器乃命庾季才等參
校周齊梁陳及祖暅孫僧化官私舊圖刊其大小正
彼疎密依準三家星位以爲蓋圖旁摠始分甄表常

二十史劄記

卷之十三

十二

度并具赤黃二道內外兩規懸象著明纏離攸火星
之隱顯天漢昭回宛若穹蒼將爲正範以墳爲太史
令墳傳考經書勤於教習自此太史觀生始能識天
官煬帝又遣宮人四十人就太史局別詔表充教以
星氣業成者進內以參占驗云史臣於觀臺訪渾儀
見元魏太史令晁崇所造者以鐵爲之其規有六其
外四規常定一象地形二象赤道其餘象二極其內
二規可以運轉用合八尺之管以窺星度周武帝平
齊所得隋開皇三年新都初成以置諸觀臺之上大
唐因而用焉馬遷天官書及班氏所載妖星暈珥雲

氣虹蜺存其大綱未能備舉自後史官更無紀錄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神道司存安可誣也今略舉其形名占驗次之經星之未云

五行志

易以八卦定吉凶則庖犧所以稱聖也書以九疇論休咎則大禹所以爲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則仲尼所以垂法也天道以星象示廢興則甘石所以先知也是以祥符之兆可得而言妖訛之占所以徵驗夫神則陰陽不測天則欲人遷善均乎影響殊致同

二十史論贊要

卷之三十三

十三

歸漢時有伏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倫能言災異顧盼六經有足觀者劉向曰君道得則和氣應休徵生君道違則乖氣應咎徵發夫天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愆違則天地見異況於日月星辰乎况於水火金木土乎若梁武之降號伽藍齊文宣之盛遊市里陳則蔣山之鳥呼曰奈何周則陽武之魚乘空而闢隋則鵲巢齋帳火災門闕豈唯天道亦曰人妖則祥膏呈形于何不至亦有脫略政教張羅罇糈崇信巫史重增愆罰昔懷王事神而秦兵逾進萇弘尚鬼而諸侯不來性者生之靜也欲者心之使也置情攸徃引

類同歸雀乳於空城之側鵲飛于鼎耳之上短長之制旣曰由人黔隧崇山同車共軫必有神道裁成倚伏一則以爲殃疊一則以爲休徵故曰德勝不祥而義厭不惠是以聖王常由德義消伏災咎也

食貨志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總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式遵行令敬授人時農商趣向各本事業書稱懋遷有無言穀貨流通咸得其所者也周官天府掌九貢九賦之法王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政勗戰士之功收天災服

二十史論贊要

卷之三十三

十四

方外活國安人之大經也爰自軒頊至于堯舜皆因其所利而勸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爲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歛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昔禹制九等而康歌興周人十一而頌聲作於是東周遷洛諸侯不軌魯宣初稅畝鄭產爲丘賦先王之制靡有子遺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驅之以刑罰棄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長城絕於地脉以頭會之歛屯戍窮於嶺外漢高祖承秦凋敝十五稅一中元繼武府廩弥殷世宗得之

用成雄侈開邊擊胡蕭然咸賦官宇捫於天漢巡遊
跨於海表早歲除道凶年膏秣戶口以之減半盜賊
以之公行於是謫詭賦稅異端俱起賦及童胤等至
軋車光武中興準遵前事成賦單薄足稱經遠靈帝
開鴻都之勝通貴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漢之
常科土貢方物帝又遣先輸中署名爲導行天下賄
成人受其散自魏晉二十一帝宋齊十有五主雖用
度有衆寡租賦有重輕大抵不能傾人產業道關政
亂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儉約以事府帑
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以資

三才圖會

卷之三

十五

給不踰經費京司帑屋既充積於廊廡之下高祖遂
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煬皇嗣守鴻基國家殷富雅
愛宏翫肆情方騁初造東都窮諸巨麗帝昔居藩翰
親平江左兼以梁陳曲折以就規摹魯雉踰芒浮橋
跨洛金門象闕咸竦飛觀頽巖塞川構成雲綺移嶺
樹以爲林藪包芒山以爲苑囿長城御河不計於人
力運驢武馬指期於百姓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
旣而一討渾庭三駕遼澤天子親伐師兵大舉飛糧
輓秣水陸交至疆場之所傾敗勞散之所殂殞雖復
太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

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飢
餓婦工訪績不足以贍資裝九區之內鬻和歲動從
行宮掖常十萬人所有供須皆仰州縣租賦之外一
切徵斂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割剝盜其太半遐
方珍膳必登庖厨翔禽毛羽用爲玩飾買以供官千
倍其價人愁不堪離棄室宇長吏叩扉而達曙猛犬
迎吠而終夕自燕趙跨於齊韓江淮入於襄鄧東周
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僭僞交侵盜賊充斥宮觀
鞠爲茂草鄉亭絕其煙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關中
癘疫炎旱傷稼代王開求豐之粟以振飢人去倉數

三才圖會

卷之三

十六

百里老幼雲集吏在貪殘官無攸次咸資鑷貨動移
旬月頓卧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積不可勝計雖復
皇王撫運天祿有終而隋氏之亡亦由於此馬遷爲
平準書班固述食貨志上下數千載損益祖舉自此
史官曾無概見夫厥初生人食貨爲本聖王割廬井
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富而教之仁義以之興貪而
爲盜刑罰不能止故爲食貨志用編前書之末云

刑彙志

夫刑者制死生之命詳善惡之源翦亂誅暴禁人爲
非者也聖王仰視法星旁觀習坎彌縫五氣取則四

時莫不先春風以霽恩後秋霜而動憲是以宣慈惠愛導其萌芽刑罰威隨其肅殺仁恩以爲情性禮義以爲綱紀養化以爲本明刑以爲助上有道刑之而無刑上無道殺之而不勝也記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人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人有遜心而始乎勸善終乎禁暴以此字人必兼刑罰至於時逢交泰政稱忠厚美化與車軌攸同至仁與嘉祥間出歲布平典年垂簡憲昭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曠乎如大踣行之者不惑刑者甲兵焉鉄鉞焉刀鋸鑕鑿輶朴夏楚陳平原野而肆諸市朝其所由來亦已

二十一史論衡

卷之三十三

十七

久矣若夫龍官之歲鳳紀之前結繩而不遠不令而人畏五帝畫象殊其衣服三王肉刑刻其膚體若重華之曾災肆赦文命之刑罰三千而都君卹刑尚奉唐堯之德高密泣罪猶懷虞舜之心殷因以降去德滋遠若紂能遵成湯不造炮烙設刑兼禮守位依仁則西伯斂轡化爲田叟周王立三刺以不濫弘三宥以開物成康以四十二年之問刑厝不用薰風潛暢頌聲遐舉越裳重譯萬里來歸若乃魯接燕齊荆鄰鄭晉時之所尚資乎辯舌國之所恃不在威刑是以纓鼓夷蒐宣尼致誚既鑄刑辟叔向貽書夫勃澥之

浸沾濡千里列國之政豈周之膏潤者歟秦氏僻自西戎初平區夏于時投戈棄甲仰恩祈惠乃落嚴霜於政教揮流電於邦國棄灰偶語生愁怨於前秦網炭科害肌膚於後玄鉞肆於朝市赭服飄於路衢將間有一劍之哀茅焦請列星之數漢高祖初以三章之約以慰秦人孝文躬親玄默遂踈天網孝宣樞機周密法理詳備選于定國爲廷尉黃霸以爲廷平每以季秋之後諸所請讞帝常幸宣室齋居決事明察平恕號爲寬簡光武中興不移其舊是以二漢羣后罕聞殘酷魏武造易欽之科明皇施城死之令中原

二十一史論衡

卷之三十三

十八

周敝吳蜀三分哀矜折獄亦所未暇晉氏平吳九州寧一乃命賈充大明刑憲內以平章百姓外以和協萬邦寔曰輕平稱爲簡易是以宋齊方駕輶其餘軌若乃刑隨喜怒道睽正直布憲擬於秋荼設網踰於朝脰忠與夷翦取快情靈若隋高祖之揮刀無辜齊文宣之輕刀鐔割此謂匹夫私讐非闡國典孔子曰刑亂及諸政政亂及諸身心之所詣則善惡之本原也彪約所製無刑法篇臧蕭之書又多漏畧是以撮其遺事以至隋氏附于篇云

百官志

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既陳貴賤位矣是以聖人法乾坤以作則因卑高以垂教設官分職錫珪胙土由近以制遠自中以統外內則公卿大夫士外則公侯伯子男咸所以協和萬邦平章百姓允釐庶績式叙彛倫其由來尚矣然古今異制文質殊途或以龍表官或以雲紀職放勛卽分命四子重華乃爰置九官夏倍於虞殷倍於夏周監二代公革不同其道旣文置官彌廣逮于戰國戎馬交馳雖時有變革然猶承周制秦始皇廢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創立朝儀事不師古始罷封侯之制立郡縣之官太尉主

三十二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十九

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自餘衆職各有司存漢高祖除暴寧亂輕刑約法而職官之制因於嬴氏其間同異抑亦可知光武中興率遵前緒唯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衆務洎于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魏晉繼及大抵略同爰及宋齊亦無改作梁武受終多循舊制而而定諸卿之位各配四時置戎秩之官百有餘號陳氏繼梁不失舊物高齊創業亦遵後魏臺省位號與江左稍殊所有節文儒詳於志有周創據關右日不暇給洎乎克清江漢爰譏憲章酌鄴鑑之遺文置六官

以綜務詳其典制有可稱焉高祖踐極百度伊始復廢周官還依漢魏唯以中書爲內史侍中爲納言自餘庶僚頗有損益煬帝嗣位意存稽古建官分職率由舊章大業三年始行新令于時三川定鼎萬國朝宗衣冠文物足爲壯觀旣而以人從欲待下若讎號今日改官名月易尋而南征不復朝廷播遷圖籍注記多茫散逸今之存錄者不能詳備焉

地理志

自古聖王之受命也莫不體國經野以爲人極上應驪穴下裂山河分疆畫界建都錫社是以放勛御歷

三十二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二十

脩職貢者九州文命會同執玉帛者萬國洎乎殷遷夏鼎周黜殷命雖質文之用不同損益之途或革而封建之制率由舊章於是分土惟三列爵惟五千里以制畿甸九服以別要荒十國爲連連有帥倍連爲卒卒有正皆所以式固鴻基蕃屏王室與邦致化康俗庇人者歟周德旣衰諸侯力政干戈日用戎馬生郊疆陵弱衆暴寡魯滅於楚鄭滅於韓田氏篡齊六卿分晉其餘試君亡國不得守其社稷者不可勝數逮于七雄競逐二帝爭疆疆場之事一彼一此秦始皇據百二之巖陰翥六世之餘烈力爭天下兼食諸

侯在位二十餘年遂乃削平寓內懲周氏之微弱特狙詐以爲疆蔑棄經典罷侯置守子弟無立錐之地功臣無尺土之賞身沒而區宇幅裂及子而社稷淪胥漢高祖提神武之宏圖掃清亂矯秦皇之失策封建王侯並跨州連邑有踰古典而郡縣之制無改於秦逮于孝武務勤遠略南兼百越東定三韓通叩竿之險塗斷匈奴之右臂雖聲教遠泊而人亦勞止昭宣之後罷戰務農戶口既其滋多郡縣亦有增置至于平常郡國一百有三戶一千二十三萬光武中興承王莽之餘獎兵戈不戢飢疫荐臻率士遺黎十

二十史論衡卷之三

卷之三

三

繞一二乃併省郡縣四百餘所明章之後漸至滋繁郡縣之數有加曩日逮炎靈數盡三國爭疆兵革屢興戶口減半有晉太康之後文軌方同大抵編戶二百六十餘萬尋而五胡逆亂二帝播遷東晉泊于宋齊僻陋江左符姚之興劉石竊據中原事跡糾紛難可具紀梁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其後務恢境宇頻事經略開拓閩越克復淮浦平俚洞破梓柯又以舊州還闕多有析置大同年中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於此既而侯景構禍臺城淪陷墳籍散逸注記無遺郡

縣戶口不能詳究逮于陳氏土宇彌蹙西亡蜀漢北喪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荆揚之域州有四十二郡唯一百九縣四百三十八戶六十萬後齊承魏未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僻小天保之末總加併省洎乎國滅州九十有七郡一百六十縣三百六十五戶三百三萬周氏初有關中百廢草創遂乃訓兵教戰務教勸農南清江漢西兼巴蜀卒能以寡擊衆戡定疆鄰及于東夏削平多有省廢大象二年通計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縣一千一百二十四高祖受終惟新朝政開皇三年遂廢諸郡洎于九載

二十史論衡卷之三

卷之三

三

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尋卽改州爲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大凡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其邑居道路山河溝洫淤積鹹鹵丘陵阡陌皆不預焉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於此也

經籍志

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殫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絮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遭時制宜質文迭用應之以通變通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其教有適其用無窮實仁義之陶鈞誠道德之橐籥也其爲用大

二十史論贊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三

矣隨時之義深矣言無得而稱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龜象而設卦後聖有作仰鳥跡以成文書契已傳繼木葉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興焉夫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紀言行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君舉必書懲勸斯在考之前載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備紀言書事靡有闕遺則周禮所稱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繫辨昭穆內

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養象宰此則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諸侯亦各有國史分掌其職則春秋傳晉趙穿弒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殺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齊崔杼弒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楚靈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此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然則諸

二十史論贊

卷之二十三

三十四

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記言書事太史摠而裁之以成國家之典不虛美不隱惡故得有所懲勸遺文可觀則左傳稱周志國語有鄭書之類是也暨夫周室道衰紀綱散亂國異政家殊俗衰敗失實陳索舊章孔丘以大聖之才當傾頽之運歎鳳鳥之不至惜將墜於斯文乃述易道而刪詩書脩春秋而正雅頌壞禮崩樂咸得其所自蒞人萎而微言絕七十子散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僞莫辨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聖人之至德喪矣先王之要道亡矣陵夷躋駁以至于秦秦政奮豺狼之心刻先代之迹焚詩書坑儒

士以刀筆吏爲師制挾書之令學者逃難竄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說漢氏誅除秦項未及下車先命叔孫通草繅菴之儀救擊柱之弊其後張蒼治律曆陸賈撰新語曹參應蓋公言黃老惠帝除挾書之律儒者始以其業行於民間猶以去聖既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說紕繆遂使書分爲二許分爲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其餘互有踳駁不可勝言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者也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

二十二史劄記

卷之三

三

內秘室之府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採采前代斷自軒皇逮于孝武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至於孝成秘藏之書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諸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大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向輒撰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叙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摭括羣篇撮其指要著爲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

技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袈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筭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漢書藝文志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爲帷裳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兩京大亂掃地皆盡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摭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

二十二史劄記

卷之三

三

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景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譜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旨盛以縹囊書用細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子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百一十四卷充遂摭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爲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

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餘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
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
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
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
域及圖書其道併附見合九條然亦不注作者之意
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平首
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爲典則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
監謝朓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
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初祕書監任昉躬加部
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

二千史記雜傳

卷之三

三十七

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祕書監
任昉昉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
爲一部使奉朝請祖暉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普
通中有處士阮孝緒沉靜寡慾篤好墳史博采宋齊
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錄一曰
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
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
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剖析辭
義淺薄不經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
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

于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陳天嘉
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其中原則戰爭相
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符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
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始
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
邑借書於齊祕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爾朱之亂散
落人間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
輟後周始基關右外逼彊隣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
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
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祕書監牛

二千史記雜傳

卷之三

三十八

弘表請公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
寫既定本卽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聞出及平陳
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
亦拙惡於是摠集編次存爲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
京兆韋霫南陽杜願等於祕書內補續殘缺爲正副
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
卷煬帝卽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上
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
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景丁又
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效楷臺藏

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
目錄大唐武德五年兄平偽鄭盡收其圖書及古跡
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
師行經底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
亦爲所漸濡時有殘缺今者見存分爲四部合條爲
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
卷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
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遠覽焉
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
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列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三十九

三百一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三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四

隋書

唐特進曲城魏徵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列傳

后妃

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儷宸極恩隆好合始終不
渝文獻德異鳩鳩心非均一擅寵移嫡傾覆宗社惜
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高祖之不能敦睦九族
抑有由矣蕭后初歸藩邸有輔佐君子之心煬帝得
不以道便謂人無忠信父子之間尚懷猜阻夫婦之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四

一

際其何有焉暨乎國破家亡竄身無地飄流異域良
足悲矣

李穆李敏梁肅

史臣曰李穆梁肅皆周室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受
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傳肅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
動抑亦民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陵比晉
室之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爲隆盛朱輪華轂
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過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劉昉鄭譯柳表皇甫績盧賁

史臣曰高祖肇基王業昉譯賁啓其謀當軸執鈞物

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倫
安懷祿暨夫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自有攸
歸言追昔款內懷缺望耻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爲
伍事君盡禮既闕於宿心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其
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
其前功畜怨興其後釁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
矣柳喪皇甫績盧賁因人成事協規不二大運光啓
莫參樞要斯固在人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人理自
然也晏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
君於昉譯見之矣

三十一

卷之十四

二

于義陰壽實榮定源雄豆盧勣賀若誼

史臣曰于義實榮定等或南陽姻亞或豐邑舊遊運
屬時來俱宜力用以勞定國以功懋賞保其祿位胎
厥子孫拆薪克荷崇基弗墜盛矣豆盧毓遇屯剝之
機亡身殉義陰世師遭天之所廢捨命不渝使夫死
者有知足以無愧君親矣

梁士彥宇文忻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冑
史臣曰梁士彥宇文忻皆一時之壯士也遭雲雷之
會並以勇畧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報者倦矣
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

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冑或契園艱厄或綢繆
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
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
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寞無聞斯蓋草創帝國事出
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逾濇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
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則齊高祖沉
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

高頻蘇威

史臣曰齊公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玄
感正身直道弼諧興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

三十一

卷之十四

三

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既復禹迹思
布充心舟楫是寄鹽梅斯在兆庶賴以康寧百寮資
而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
信而得罪逮煬帝方逞浮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
無猜疊克終厥美雖未可參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
繼之實難惜矣邪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
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榮寵爰處機衡多所損益
罄竭心力知無不爲然志尚清儉跡非弘曠好同惡
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爲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
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

情均衆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
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變志識沉敏方雅可
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李德林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關
右王基締構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
美時無與二君臣躋合自致青雲不患莫已知豈徒
言也

河間王弘楊慶綱楊子崇觀德王雄

史臣曰高祖始遷周鼎衆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宗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四

四

社是以河間觀德咸啓山河屬乃葭葦地非寵逼故
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
宗如反掌棄慈母如遺跡及身而絕宜其然矣觀王
位居白袞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寔仁厚之所致乎

滕穆王瓚道悼王靜衛昭王夷蔡王智積

史臣曰高祖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閭房之際又不相
容至于二世承基其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
議蔡王將沒自以爲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
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爲盤
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毗隸爲伍外內無虞顛危不

暇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高祖五子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房陵資
於骨肉之親篤以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聞夷險撫
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
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
於天性隋室將亡之效衆庶皆知之矣自古廢嫡立
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
詩曰廢嫡不亡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
深戒哉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四

五

趙契趙芬楊尚希長孫平元暉韋師楊昇蘇孝
慈李雄張爽

史臣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間殊
績固知人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踰量長
孫平諫放誹謗之罪可謂仁人之言高祖悅而從之
其利亦已博矣元暉以明敏顯達其師以清白成名
楊尚希楊昇宗室之英惠皇隆重蘇孝慈李雄張爽
內外所服咸稱貞幹並任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韋世康韋壽柳機柳述雄亮齊之

史臣曰韋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餘慶所

鍾或入慶禮閣或出揔方岳未輪接軫旌旆成陰在周暨隋勲庸並茂盛矣建安風韻開雅望重當時述恃寵驕人終致傾敗旦屢有惠政肅每存誠讜雄亮名節自立忠正見稱譽之神情開爽頗為陳放文城歷仕二朝咸見推重獻書高祖遂興學校言能弘道其利博哉

楊素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倣儼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海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四

六

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始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階墳土未乾閭門殂戮丘隴廢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內懷狡竿為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宜哉

牛弘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綱繆省閤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激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千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宇文慶李礼成元孝矩郭榮龐晃李安

史臣曰宇文應等龍潛惟舊疇昔親姻或素盡平生之言或早有腹心之託雷雲雨之餘潤照日月之末光騁步天衢與時升降高位厚秩貽厥後昆優矣鼎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四

七

幼養宮中未聞教義煬帝愛之不以禮其能不及於此平安愆之於高祖未有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誅夷大義滅親所聞異於此矣雖有悲悼何損於侃言

長孫覽

史臣曰長孫氏爰自代陰來儀京洛門傳鍾鼎家誓山河漢代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覽獨擅雄辯熾早稱爽俊俱司禮閤並統師旅且公且侯文武不墜展軀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

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遶朔功光王府保茲爵祿不亦宜乎

韓擒賀若弼

史臣曰自晉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爲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會發賁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踰駭電隋氏自川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似儼英略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然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四

八

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旣破名遂身全幸也唐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略並爲當時所推起趙千城難兄難弟矣

達奚長孺史萬歲劉方

史臣曰長儒等結髮從戎俱有驍雄之畧惣統師旅各擅禦侮之功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虜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哉子幹西涉清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憚烽候無警亦有可稱萬歲實懷智勇善撫士卒

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劫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驚純域論功絕氣犯伍貴臣偏聽生姦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泊置嚴肅克剪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凡此諸將志烈過人出當推轂之重入受爪牙之寄雖馬伏波之威行南裔趙充國之聲動西羌語事論功各一時也

王長述李衍伊婁謙田仁恭元亨杜整李徹崔彭

史臣曰王長述等或出總方岳或入司禁旅咸著聲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四

九

績以功名終有以取之也伊婁謙志量弘遠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國士之風焉崔彭巡警嚴廊毅然難犯禦侮之寄有足稱乎

杜彥高勸余朱敞獨孤措乞伏慧張威侯莫陳穎周搖和洪

史臣曰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高勸死亡之際志氣慷慨然疾彼姦邪致茲餘慶余朱敞幼有權奇終能止足崇基墜而復備不亦仁且智乎周搖以質實見知獨孤以恤人流譽乞伏慧能以國議侯莫陳所居治理或知牧人之道或踐仁義

之路皆有可稱焉慧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並結髮
登朝出入三代終享祿位不天性齡蓋其任心而行
不為矯飾之所致也

盧愷令狐熙薛胄宇文弼張衡楊汪

史臣曰盧愷諫說可稱令狐熙薛胄治薛胄執憲
平允宇文弼聲望攸歸張衡以正名楊汪以學
業自許然皆有善始鮮克令終九仞之基俱傾於一
簣惜哉夫忠為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况託足邪
徑而又不得其人者歟詎曰無為權首將受其咎又
曰無始禍無召亂張衡既召亂源實為權首動不以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四

十

順其能不及於此乎

慮思道李孝真薛道衡

史臣曰二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
咸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握靈蛇以
俱照騁逸足以並驅文雅從橫金聲玉振靜言楊摧
廬居二子之右李薛紆青施紫思道宦塗寥落雖窮
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也

楊帝三子

史臣曰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未
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倖故楊帝疎

而忌之心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
有餘殃至今趙及燕趙皆不得其死悲夫

崔仲方于仲文段文振

史臣曰仲方兼資文武學有謀略伐陳之策信為深
遠矣聲績克舉夫豈徒言哉仲文博學有識以英畧
自許尉迴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嘗推轂遼東
之後管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亦非戰人之罪也
文振少以膽畧見重終懷壯夫之志時進讜言頗稱
諒直其取高位厚秩良有以也

宇文述郭行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四

十一

史臣曰寒賈匪躬為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之常
道宇文述郭行以水濟水如脂如韋便辟足恭柔顏
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若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
是非不能輕重默然苟容倚安高位其素餐之責受
彼已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為亦丘明之深恥也

王韶元嚴劉行本梁毗柳瑋趙綽裴肅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黎藿為之不採正臣之立朝
廷姦邪為之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形于色豈惟綱紀
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繫以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
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元嚴

王韶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爲非謗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標焉可想趙綽之居大理固無究和戎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其有焉邪之司直行本柳或近之矣裴肅朝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薨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火非徒語也方諸前載有同祭之風焉

樊子蓋史祥元壽楊義臣衛玄劉權

史臣曰子蓋雅有幹局質性嚴敏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都邑勤亦懋哉楊諒干紀史祥著獨克之功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四

十二

群盜侵擾義臣致三捷之功此皆名重當年聲流後葉者也元壽彈奏行本有意存大名教然其計功稱伐猶居義臣之後端揆之贈不已優乎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早著雄名屬擾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計無所覬覦雖謝勤王之謀足爲守節之士矣

李圓通陳茂張定和張肅麥鐵杖沈光來獲見魚俱羅陳稜王辯

史臣曰楚漢未分絳淮所以宣力曹劉殷逐關張所

以立名然則名立資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舉附鱗翼世有之矣圓通獲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之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汗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咎王辯殞身勦敵志實勤王陳稜稿素餐喪哀感行賂義之所動固已深乎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四

十三

權武吐萬緒董純趙才

史臣曰羅睺法尚李景世雄慕容三藏並以驍武之姿當有事之日致茲富貴自取之也仁恭初在汲郡以清能顯達後居馬邑以貪倖敗亡鮮克有終惜矣吐萬緒董純各以立效當年取斯高秩緒請息兵見責純遭譖毀被誅大業之季盜可盡乎淫刑暴逞能不及焉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固拒世基之議可謂不苟同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宜哉

李諤鮑宏裴政柳莊源師郎茂高構張虔威榮

毗陸知命房彥謙

史臣曰大夏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格於棟梁莫可棄也李諤等或文能導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棟桷亦北辰之衆星也

虞世基裴蘊裴矩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澹著名兼以文華見重亡國驛旅特蒙任遇參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國危未嘗思安君昏不能納諫方更鬻官賣獄黷貨無厭顛隕厥

二十史論贊

卷之五十四

十四

身亦其所也裴蘊素懷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裴矩學法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美矣然承望風旨與時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未師出王門闢右騷然頗亦矩之由也

宇文愷閼毗何稠

史臣曰宇文愷學藝兼該思理通瞻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永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源

抑亦此之由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毗稠巧思過人頗習舊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二代之文物雖失之於華盛亦有可傳於後焉

王劭袁克

史臣曰王劭爰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摛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選固徒煩翰墨不足觀採表充少在江左初以警聒見稱委質隋朝更以玄象自命並要求時幸千進務入劭經營符瑞雜

二十史論贊

卷之五十四

十五

以妖訛充變動星占謬增畧景厚誣天道亂常侮衆刑茲勿捨其在斯乎且劭爲河朔清流充乃江南望族乾沒榮利得不以道顏其家聲良可歎息

楊玄感李子雄趙元淑斛斯政劉元進李密裴仁基

史臣曰玄感宰相之子荷國重恩君之失得當竭股肱未議致身先圖鼎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弟就菹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風雲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藉月之間衆數十萬破化及摧世充聲

動四方威行萬里雖運乖天眷事屈與王而義協人謀雄方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挈大抑陳項之季孟歟

誠節傳

皇甫誕等當擾攘之際踐必死之機白刃臨頸確乎不拔可謂歲寒貞柏疾風勁草千載之後慄慄如生豈獨聞彼伯夷懷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故擬採所聞爲誠節傳

孝義傳二

史臣曰昔者弘愛敬之理必藉王公大人近古敦孝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

十六

友之情多茅屋之下而彥師道贖或家傳纓冕或身誓山河遂乃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即貴昆弟爭死而身全田翼夫妻俱喪而名立德饒仁懷羣盜召義感興王亦足稱也組回劉雋之倫翟林華秋之輩或茂草嘉樹榮枯於庭宇或走獸翔禽馴狎於廬墓非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循吏傳二

史臣曰古語云善爲水者引之使乎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

易俗移風服教從義不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彥光等皆內懷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見思至於景茂之過惡揚善公義之撫視疾病劉曠之化行所部德深之愛結人心雖信臣杜詩鄭渾朱邑不能繼也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言哉恭懿所在尤異屢簡帝心追既往之一肯遂流亡於道路惜乎柳儉去官妻子不賸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

酷吏傳二

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

十七

刑故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士文等運屬欽明時無桀黠未開道德實懷殘忍賊人肌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患顛隕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爲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毋掃墓而望喪乎

儒林傳

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庠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貢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

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寮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釐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臬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黉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達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從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卽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

三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四

十八

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指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息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沒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懷寇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

綴之於此篇云

文學傳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冑虞綽之輩崔儵孝逸之倫或矜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矜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彌做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跡弛見遺嫉邪什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祢衡而已故多離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稽古文詞辨麗並鄧林之一枝峴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寰宇得人爲盛秀異之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預焉華萼相耀亦爲

三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四

十九

難兄弟矣

隱逸傳二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繳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士謙等忘懷纓冕畢志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戚非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於斯乎然士謙聞譽不喜文詡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沉寘不可親踈莫能貴賤皆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遯見稱祖肅文籍之美足以克隆

先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藝術傳二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人之教在焉雖不可以專行亦不可得而廢也人能弘道則博利時俗行非其義則咎悔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今羣來之骨法氣色度張之推步盈虛雖洛下高堂許負朱建不能尚也伯醜龜策近知鬼神之情耿詢渾儀不差辰象之度寶常聲律動應宮商之和雖不足遠擬古人皆一時之妙也許氏之運鍼石世載可稱蕭古之言陰陽近於誣誕矣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四

二十

外戚傳二

史臣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若使獨孤權伴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實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不預權寵之所致乎

列女傳二

史臣曰夫稱婦人之德皆以柔順為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在考之國史亦何世而無哉蘭陵主質邁

寒松南陽主心踰匪石洗嫗孝女之忠壯崔馮二姊之誠懇足使義勇慙其志烈蘭王謝其貞芳裴城華陽之妃裴倫元楷之婦時逢艱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顛沛靡它志勵冰霜言踰皎日雖詩誄共姜之自誓傳述伯姬之守死其將復何以加焉

南蠻

史臣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書稱蠻夷猾夏詩曰蠢爾蠻荆種類寔繁代為紛梗自秦并二楚漢平百越地窮卅徼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為郡縣暨乎境分吳蜀時經晉宋道有汗隆服叛不一高祖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四

三十

受命克平九宇煬帝纂業威加八荒其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於流求兵加於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達矣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內憂誠哉斯言也

宇文化等傳二

史臣曰化及庸懷下才負恩累葉王充斗筭小器遭逢時幸俱蒙獎擢禮越舊臣既屬崩剝之期不能致身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群不逞職為亂階拔本塞源裂冠毀冕或躬為戎首或親行鴆毒疊深指鹿事切食跡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故梟獍凶

魁相尋菹戮蛇豕醜類繼踵誅夷快忠義於當年垂
炯戒於來葉嗚呼爲人臣者可不殷鑒哉可不殷鑒
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四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五 唐書

竊按唐書雖名曰唐書實則唐史之體也其體例與前代不同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高祖

贊曰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
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爲世數亦或短或長論
者乃謂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
其爲世尤長然考於世本夏商周皆出於黃帝夏自
鯀以前商自契至於成湯其間寂寥無聞與周之興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五

一

異矣而漢亦起於亭長叛亡之徒及其興也有天下
皆數百年而後已由是言之天命豈易知哉然考其
終始治亂顧其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
持者如何而其後世或衰以隆昌或遽以壞亂或漸
以陵遲或能振而復起或遂至於不可支持雖各因
其勢然有德則興無德則絕豈非所謂天命者常不
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際
世雖貴矣然烏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
亦何異因時而特起者歟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
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獸隋亂而

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籍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太宗

贊曰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爲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二十一史劄記輯要

卷之三十五

二

高宗

贊曰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周幽王之詩也是時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爲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爲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者甚疾之之辭也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戕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遂絕其爲惡豈一褒姒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用昏童高宗溺愛祗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家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哉

可不慎哉

天后

贊曰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於弑君篡國之主皆不黜絕之豈以其盜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沒其實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歟自司馬遷班固皆作高后紀呂氏雖非篡漢而盜執其國政途不敢沒其實豈其得聖人之意歟抑亦偶合於春秋之法也唐之舊史因之列武氏于本紀蓋其所從來遠矣武后之惡不及於大戮所謂幸免者也至中宗韋氏則禍不旋踵矣然其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

二十一史劄記輯要

卷之三十五

三

所謂下愚之不移者歟

睿宗玄宗

贊曰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無可稱者嗚呼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已滅族玄宗親平共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後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肅宗

贊曰天寶之亂大盜遽起天子出奔方是時肅宗以皇太子治兵討賊真得其職矣然以僖宗之時唐之威德在人紀綱未壞孰與天寶之際而僖宗在蜀諸侯之兵糾合戮力遂破黃巢而復京師由是言之肅宗雖不卽尊位亦可以破賊矣蓋自高祖以來三遜于位以授其子而獨肅宗上畏大戒祭於誠心若高祖玄宗豈其志哉代宗之時餘孽猶在平亂守成蓋亦中材之主也

德宗順宗憲宗

三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十五

四

贊曰德宗猜忌刻薄以疆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已謂姜公輔爲買直而不能容用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疆至於唐亡其患以此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卽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疆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則其爲優劣不待較而可知也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尤甚於德宗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

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有感焉未有不爲患者也昔韓愈言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然享國日淺不幸疾病莫克有爲亦可以悲夫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

三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十五

五

贊曰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爲無臣子也憲宗之弑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志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歎也穆敬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於敗亂而敬宗卒及其身是豈有討賊之志哉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卽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觀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脩飭號爲清明然其仁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宦官撓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終困以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冤憤飲恨而已由是言之其能殺弘志亦足伸其志也昔武丁得一傅說爲商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焚其舊然除去浮圖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有不同爾宣宗精於聽斷而以察爲明無復仁恩

之意嗚呼自是而後唐衰矣

懿宗傳宗

贊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爲宦官所立者七君然則唐之衰亡豈止方鎮之患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卽位者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懿僖當唐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繼乾符之際歲大旱蝗民愁盜起其亂遂不可復支蓋亦天人之會歟

昭宗哀帝

贊曰昭宗爲人明雋初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已成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二十五

六

內無賢佐頗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徒以益亂自唐之亡也其遺毒餘酷更五代五十餘年至於天下分裂大壞極亂而後止跡其禍亂其漸積豈一朝一夕哉

志

禮樂志

唐初卽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爲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

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爲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圜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爲一百三十卷是爲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傳會事旣施行議者皆以爲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遂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縉爲禮義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二十五

七

事令人王崑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脩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爲郊祀錄十卷元

和十一年秘書郎脩撰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爲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王公士民昏祭喪葬之禮爲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爲虛名也哉

儀衛志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衆盛矣皆安徐而不譁其人若舉動

二十史論衡輯要

卷之二十五

人

必以扇出入則撞鐘庭設樂官道路有鹵簿鼓吹禮官百司必備物而後動蓋所以爲慎重也故慎重則尊嚴尊嚴則肅恭夫儀衛所以尊君而肅臣其聲容文采雖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足取焉

天文志

唐與太史李淳風浮圖一行九稱精博後世未能過也故採其要說以著于篇至於天象變見所以謹告人君者皆有司所宜謹記也

五行志

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

而爲變者失其本性則思其有以致而爲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爲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爲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爲周武王陳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事爲九類別其說爲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附於五行以爲八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有

二十史論衡輯要

卷之二十五

九

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其祥青禍病之說自其數術之學故畧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

地理志

考隋唐地理之廣狹戶口盈耗與其州縣廢置其盛衰治亂興亡可以見矣蓋自古爲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能守也嗚呼盛極必衰雖曰勢使之然而殆忽驕滿常因盛大可不戒哉

選舉志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

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
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
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
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
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
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凡學六皆隸于國子
監國子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二
品以上曾孫及勳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勳
封之子爲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
官五品若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

三才論輯要

卷之十五

十

子爲之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勳官三品
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爲之八百
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
十人算學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
學者爲之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
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
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
縣二十人國子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
州縣長官補長史主馬凡館二門下省有弘文館生
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三十人以皇總麻以上親

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
食實封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之子爲
之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凡生
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學十八以上二十五以
下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
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
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
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
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各一
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學

三才論輯要

卷之十五

十一

書日紙一幅間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
雅凡書學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凡
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丘建
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
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旬給假一日前假博士
考試讀者千言試一帖帖三言講者二千言問大義
一條總三條通二爲第不及者有罰歲終通一年之
業口問大義十條通八爲上六爲中五爲下併三下
與在學九歲律生六歲不堪貢者罷歸諸學生通二
經俊士通三經已及第而願留者四門學生補太學

太學生補國子學每歲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
二百里外給程其不帥教及歲中違程滿三十日事
故百日緣親病二百日皆罷歸既罷條其狀下之屬
所五品以上子孫送兵部準蔭配色每歲仲冬州縣
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選不繇館學者謂
之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
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火牢歌鹿鳴之
詩因與耆艾叙長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
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闕于考功員外郎試之
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爲上上上中上

王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五

十二

下中上凡四等爲及第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
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亦爲四等凡開元禮通
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策通二者
及第散試官能通者依正員凡三傳科左氏傳問大
義五十條公羊穀梁傳三十條策皆三道義通七以
上策通二以上爲第白身視五經有出身及前資官
視學究一經凡史科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義通
七策通二以上爲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視五經三傳
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三史皆通者獎擢之
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卷誦文

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
一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爲乙
第凡明法試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爲甲第通八爲乙
第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
爲第凡算學錄大義本條爲問答明數造術詳明術
理然後爲通試九章二條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
侯陽周髀五經算各一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
十得九爲第試綴術緝古錄大義爲問答者明數造
術詳明術理無注者合數造術不失義理然後爲通
綴術七條輯古三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

王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五

十三

九爲第落經者雖通六不第凡弘文崇文生試一大
經一小經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一
或時務策五道經史皆試策十道經通六史及時務
策通三皆帖考經論語共十條通六爲第九凡貢舉
非其人者廢舉者校試不以實者皆有罰其教人取
士者於今者大略如此

百官志

唐之官制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隋
故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
其屬以分職定位其辯貴賤叙勞能則有品有爵有

勲有階以時考覈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其爲法則精而密其施於事則簡而易行所以然者由職有常守而位有常員也方唐之盛時其制如此蓋其始未嘗不欲立制度明紀綱爲萬世法而常至於交侵紛亂者由其時君不能慎守而徇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益冗至失其職業而卒不能復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

二十史劄記輯要

卷之五

十四

繁多莫能偏舉自中世已後益起兵興又有軍功之官遂不勝其濫矣故采其綱目條理可爲後法及事雖非正後世遵用因仍而不能改者著于篇宰相之職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然自漢以來位號不同而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爲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爲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爲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

二十史劄記輯要

卷之五

十五

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一皆宰相職也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蓋起於此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品之名蓋起於此然二名不專用而佗官居職者猶假佗名如故自高宗已後爲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師中書令則否其後改易官名而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御自待舉等始自是以後終唐之世不能改初三省長官議事于門下省之政事堂其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中張說爲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衆務焉宰相事無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官自開元以後常以領他職實欲重其事而反輕宰相之體故時方用兵則爲節度使時崇儒學則爲大學士時急財則爲鹽鐵轉運使又其甚則爲延資庫使至於國史太清宮

之類其名頗多皆不足取法故不著其詳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筮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荅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敕開元二十六年

二十史劄記輯要

卷之三十五

十六

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又以爲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內晏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故附列於此云

兵志

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

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疆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疆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

食貨志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

二十史劄記輯要

卷之三十五

十七

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推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刑法志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

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爲惡而八千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爲書因隋之舊爲十有二篇一日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厠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關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日笞笞之爲言耻也凡過之小者撻撻以耻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二十五

十八

入于罪隸任之以事實之園士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拾四曰流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磔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爲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于二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磔裂之酷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皆因之

藝文志

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

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今著于篇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宰相表

唐因隋舊以三省長官爲宰相已而又以他官參議而稱號不一出於臨時最後乃有同品平章之名然其爲職則一也作宰相表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二十五

十九

方鎮表

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有事則將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也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及其晚也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城池之固器甲之利舉而予之何慮於其始也深而易於其後也忽如此之異哉豈其弊有漸馴而致之勢有不得已而然哉方鎮之患始也各專其地以自世既則迫於利害之謀故其喜則連衡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則起而弱王室唐自中世以後收功弭亂雖常倚鎮兵而其亡也亦終以此可不戒哉

作方鎮表

宗室世系表

昔者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居五十三焉後世不以爲私也蓋所以隆本支崇屏衛雖其弊也以侵凌王室有末大之患然亦崇獎扶持猶四百餘年而後亡蓋其德與力皆不足矣而其勢或然也至漢鑒秦務廣宗室世其國地不幸世絕若罪除輒復續以存其祭祀與爲長久之計故自三代以來獨漢爲長世唐有天下三百年子孫蕃衍可謂盛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遠親盡則各隨其人賢愚遂與異姓之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五

三十

臣雜而仕宦至或流落於民間甚可歎也然其疏戚遠近源流所來可以考見作宗室世系表

宰相世系表總論

唐爲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其材子賢孫不殞其世德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不絕嗚呼其亦盛矣然其所以盛衰者雖由功德薄厚亦在其子孫作宰相世系表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五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六

唐書

竊意王莽篡位上朝漢矣書制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列傳

后妃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爲夫人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爲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與服御皆有負次後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六

一黃昇

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十人而尚宮尚儀尚服各二參合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然則尚矣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惟薄嚴與衷調不忤于朝外言不內諸閭闔雅之風行彤史之化脩故淑範懿行更爲內助若夫豔嬖之典常在中主第禍既交則情與愛遷類辭媚熟則事爲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徂而爲好左右附之儉壬慧之狡謀鉗其唇先哀誓捷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弑而喪

王室也至於楊氏未死玄胤厥謀張后制中肅幾飲
社吁可嘆哉中葉以降時多故矣外有攻討之勤內
寡嫺溺之私羣閹朋進外戚勢分后妃無大善惡取
充職位而已故列著于篇

后妃列傳論

贊曰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派何哉議
者謂否武后自高宗時挾天子威福脅制四海雖逐
嗣帝改國號然賞罰已出不假借羣臣僭於上而治
於下故能終天年防亂而不亡韋氏乘夫淫蒸于朝
斜封四出政放不一既鳩殺帝引睿宗輔政權去手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一

不自知戚地已疎人心相挺玄宗緒其事以憾豪英
故取若撤遺不旋踵宗族夷丹執奪而事淺也然二
后遺後王戒顧不厚哉

宗室

贊曰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方高祖攘除
四方所以宣力皆顯顯爲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
之略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始唐與疏屬畢王至太宗
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
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意
以唐承大亂民人彫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

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曆祚之短長不

緣封建又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禍亟於漢恒
靈而詆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爲繆悠而顧師古獨
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祿治以相維持然天子
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曰武氏之禍則建論以
爲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宗廟
絕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順而難逆絕之之原在單
弱而無所憚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大抵
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擬古驗今
而反復焉佑之言曰夫爲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一

縣然而主祚常促爲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
而主祚常未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
未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爲之建國之
制初若磐石然敝則禹峙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爲患
也長列郡之制始天下一軌敝則世崩俱潰然而戡
定者易爲功故其爲患也短又謂三王以來未見郡
縣之利非不爲也後世諸儒因泥古疆爲之說非也
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王莫能去之
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據
天下之圖攝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

威刑竭人力天下相合切今殺守國視而並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矯秦枉割海內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制州縣而桀黠時起失不在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無叛州以爲矯而華之垂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以勝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狗之爲安故仍以爲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已也秦華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觀諸儒之言誠然然建侯置守如質文遞救

十一史論贊新要

卷之十六

四

亦不可一槩責也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比也故王者視所救爲之勿及於敝則善矣若乃百藥推天命佑言郡縣利百姓而主存促乃臆論也

三宗諸子

贊曰中宗失道身爲母所廢妻所執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殆天穢其德而絕之何耶彼固自絕于天云爾唐宗有聖子一受命一追帝三贈太子天與之報福流無窮盛歟

十一宗諸子

贊曰唐自中葉宗室子孫多在京師幼者或不出閭雖以國王之寶與匹夫不異故無赫赫過惡亦不能爲王室軒輊運極不還與唐俱殫然則曆數短長自有底止彼漢七國晉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禍云

諸公主

贊曰婦人內夫家雖天姬之貴史官猶外而不詳又信昭之亂典策災滅故諸帝公主降日薨年粗得其槩亡者闕而不書

李密

贊曰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興五年霸天下密連兵

十一史論贊新要

卷之十六

五

數十百戰不能取東都始玄感亂密首勸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然禮賢得士乃田橫徒歟賢陳涉遠矣噫使密不爲叛其才雄亦不可容於時云

王世充竇建德

贊曰煬帝失德天醜其爲生人籲辜羣盜乘之如蠅毛而奮其劇者若李密因黎陽蕭銑始江陵竇建德連河北王世充舉東都皆磨牙搖毒以相噬螫其間亦假仁義禮賢才因之傾王僭帝所謂盜亦有道者本大尊氣腥膻所以亡隋觸唐明德折北不支禍極

凶殫乃就殲夷宜哉

劉文靜裴寂

贊曰應龍之翔雲霧浴然而從震風薄怒萬空不約而號物有自然相動耳觀二千非有踔越之姿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能或翼或從尸天之功云文靜數履軍門陣以才自進而寂專用事昵顯外者易乘邇者難疏故文靜先被躁望誅寂後坐詆言斥誠異夫蕭何曹參矣

屈突通尉遲敬德張公謹秦瓊唐儉改志雲

贊曰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爲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

二十一史論贊新選

卷之三十六

六

故事兩君而無嫌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投機之會間不容稊公謹所以抵龜而決也

劉弘基殷開山劉政會許紹程知節柴紹任瓌

丘和

贊曰帝王之將與其威靈氣焰有以動物悟人者故士有一繫皆填然躍而附之若椽椽梁柱住以成大室又負偃植各安所施而無遺材諸將之謂邪然皆能禮法自完賢矣哉

李靖李勣

贊曰唐與其名將曰英衛摧背罪亡之餘遂能依乘

風雲勒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閭門稱疾畏遠推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勸之節見于黎陽故太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爲也至以老臣黜少主會房帷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議是聽勣乃私已畏禍從而導之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誼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

二十一史論贊新選

卷之三十六

七

侯君集張亮薛萬均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李

君羨

贊曰侯君集位將相私謁太子張亮養子五百人薛萬徹與狂豎謀皆死有餘責又何咎哉以太宗之明德蔽于謠譏濫君羨之誅徒使孽后引以自神顧不哀哉

高儉

贊曰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興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伐不得相亂也遭晉播遷胡亂華百宗蕩衍士去墳墓子孫猶挾系錄以示所承而代問顯者至賈昏求財汨喪廉耻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爲哀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錄都廢公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胄訖無考按冠冕卑隸混爲一區可太息哉

高儉實威

贊曰高寶雖緣外戚姻家然自以才猷結天子厠跡

二十史論贊綱要

卷之十六

八

名臣垂榮無窮時有遇合故見諸事業古來賢豪不遭與運埋光錘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咤哉寶宗自魏訖唐支胄扶疏數百年所馮厚矣

房玄齡杜如晦

贊曰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諫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謨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識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

勛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焉臻是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邪

魏徵

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磨身歿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爲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峴峴者難全自古所歎云唐柳芳稱徵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爲三代遺直諒哉譽之論議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

二十史論贊綱要

卷之十六

九

馬周

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曷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薛收

贊曰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爲難觀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

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始皆奮亡命布衣嫡然列置上衮薛收雖蚤天帝本以中書令待之御臣之方顧不善哉挺晚節流落蓋有致而然

劉洎

贊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衆爲刼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其下哉古人以言爲戒可不慎歟

封倫裴矩宇文士及

贊曰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

十一

惟姦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晝則伏自如得夜乃爲之祥若倫僞行匿情死乃暴聞免兩觀之誅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佞爲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不惑於佞難哉

蕭俛

贊曰俛議銷兵寧不野哉當此時河朔雖挈地還天子而悍卒頑夫開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而俛未有以措置便欲去兵使羣臣失職一日叫呼其從如市幽魏相挺復爲賊淵可謂見豪末而不察興

薪矣宰相非其人禍可既乎

蕭瑀

贊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竇微而亡故餘社及其後裔自瑀逮邁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姚思廉

贊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豪英興北方鼓行入關舉京師轟若震霆思廉以諸生侍辱主奮然陳大義挫魑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心概駭自卻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十二

宜太宗之尊表云

岑文本虞世南李百藥褚亮姚思廉令狐德芬贊曰文本才猷世南饒諤百藥之持論亮思廉之邃雅德芬之辭章皆治世華采而渙汨於隋光明於唐何哉蓋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興夫典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爲之戒方天下初定德芬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歟

蘇世長韋雲起孫伏伽張玄素

贊曰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敝敷內諫言而世長等侃

然獻忠時主方褒聽籍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後者視前人之爲猶以鯁論期榮故時時遭斥議爲所厭苦非言有巧拙所遭之時異也夫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之惡根著于心而歸責玄素其何救哉此士輿辭不能傳太子諒矣

于志寧高馮張行成

贊曰于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之明雖七首堪何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宗之昧雖死無益也季輔行成數進諫然雍容

二十一史論贊補要

卷之十六

十三

有禮皆長厚君子哉

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上官儀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爲治邪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无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剛撓陽之明卒使牝味鳴晨祚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決不可支然瑗濟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吳王褚不諧死劉洎其盛德可少著乎

一傳奕呂才陳子昂王無兢

贊曰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爲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也替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于言其聲替歟

劉仁軌裴行儉婁師德

贊曰仁軌等以兵開定四夷其勇無前至奉上則瞿瞿若不及行儉臨下以恕師德寬厚其能以功名始終者蓋近乎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者邪

諸夷番將

二十一史論贊補要

卷之十六

十三

贊曰夷狄性悖固其能知義所在者驚提不可遷蓋巧不足而諒常有餘觀大柰等事君皆一其志無有顧望用能功績光明爲天子倚信至渾瑊跌跌光顏輩烈垂無窮惟其諒有餘故也瑊光顏自有傳今類其人著之篇

郭孝恪王方翼程務王孝傑唐齊張仁愿王懷

贊曰唐所以能威振夷荒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爲之牙距也至師行數千萬里窮討殊闐獵取其國由鹿豕然可謂選值其才歟夫宰相代天秩物變化人神惟有德者宜之若休璟仁愿用以丞弼非疆所不

能邪据功名之地則綽綽矣

秋仁傑郝處俊朱敬則

贊曰武后乘唐中衰謀殺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蒙耻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爲名言方高宗舉天下將以禪后處俊固爭不使妻乘夫陰反陽至姦人銜怨仇備以逞蓋所謂誼形於主耶敬則一諫而羅織之獄衰時而後言者歟

裴炎劉稹之魏玄同李昭德吉頊

二十一史論贊新要

卷之三十六

十四

贊曰異乎炎之暗于幾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后之盜朝假虎翼而責其搏人死固宜哉昭德頊進不以道君子恥之雖然一情區區抑武興唐其助有端則賢炎遠矣禕之玄同漏言及誅不失所以事君者云

韋見素

贊曰楊國忠本與安祿山爭寵故捕吉溫以激其亂陰儲蜀貨待天子之出則已與韋見素流涕爭祿山反狀將信所言以久其權見素能言祿山反不能言所以反是佐國忠敗王室也玄宗不悟仍相之卒爲

後帝所薄然猶完其要領幸矣謂見素爲前知果非也

張廷珪韋韓思復辛旂否李

李甘

裴濟李中敏

贊曰夫以下摩上士所甚患然取名最多故上失德則與下爭名而後有訟夷斥寘事然或依古肆言高而難從以邀主賈直者逆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此言事常弊也君廷珪數子優游彌縫皆中時病非所謂賈直自榮者也至渤爭晏朝濟諫方士甘斥鄭注不可作宰相排寵救危不得不爾賢哉

二十一史論贊新要

卷之三十六

十五

徐有功

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於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能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挫虐焰不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議者謂過漢千張渠不信夫

白居易

贊曰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也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其自叙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閒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它爲雜律又譏世人所愛惟雜律

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閑適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為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入人肌骨不可去蓋收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莫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常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積中道微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五王

贊曰五王提衛兵誅雙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五

十六

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為英王不盡誅諸武使天子籍以為威何其淺耶蒙牙一啓為豔后豎兒所乘劫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與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劉幽求鍾紹京崔日用王珣王毛仲

贊曰幽求之謀紹京之果日用之智珣之辯皆足濟危紆難方多故時必資以成功者也雄邁之才不用其奇則狀然不滿誠不可與共治乎哉姚崇勸不用功臣宜矣然待幽求等恨太薄云毛仲小人志得而驕不足論已

魏元忠韋安石郭震

贊曰魏韋皆感榮而奮似矣及在昏上側臣間臨機會不一引手搃姦邪之謀誠可鄙哉至夔后豔主以烝譖撼宗社亦不肯從也古所謂具臣者諒乎元振功顯節完一跌未復世恨其蚤歿云

李嶠蕭至忠盧茂用韋巨源趙彥昭和逢堯

贊曰異哉玄宗之器蕭至忠也不亦惑乎至忠本非賢而寄賢以奸利失之則邀利以喪賢姻艷后挾寵主取宰相謀間王室身誅家破遺臭無窮而帝以乾曜似之遽使當國是帝舉不知至忠之不可用又不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五

十七

知乾曜之所可用也或稱帝不以罪淹才益可恠嘆嗚呼力士誠腐庸人不能發擿天子之迷若曰至忠賢於初固不繆於末既繆於末果不賢於初惟陛下圖之如是帝且悟往失而精來鑒已其後相李林甫將安祿山皆基于不明身播岷岷信自取之歟

姚崇宋璟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

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爲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蘇環張說

贊曰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倦倦又圖封禪發明典章開元文物彬彬說力居多中爲姦人排擠幾不免自古功名始終亦幾希何獨說哉至于以利遽敗其家若環頤再世稱賢宰相盛矣

魏知古張九齡

三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二十六

十八

贊曰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息率而漫漶不振也觀玄宗開元時屬精求治元老魁舊動所尊憚故姚元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抑而易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熟憎鯁切較力雖多課所效不及姚宋遠矣終之胡雛亂華身播邊陲非曰天運亦人事有致而然若知古等皆宰相選使當天寶時庸能有救哉

張嘉貞源乾曜

贊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者若張源等猶惓惓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歟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懷弘靖窮於權惜哉

崔隱甫

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還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管夷吾以編棧論之信曲與直不相函哉

宗室宰相

贊曰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

三十一史論贊要

卷之二十六

十九

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謀幾亡天下李程和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稱職號賢宰相秦隋棄親侮賢皆二世而滅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饗國長久嗚呼盛歟

劉知幾吳兢韋述蔣乂柳芳沈既濟傅師

贊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叢簡策繁其間巨盜再興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雖論著之人隨世哀撮而疏舛殘餘本末顛倒故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可爲永懷者矣又鴻史之文猥醜不綱淺則入俚簡則及漏寧

當時儒者有所諱而不得聘耶或因淺仍俗不足於文也亦有待于後取當而行速耶何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已歟自韓愈爲順宗實錄議者閤然不息卒寔定無完篇乃知爲史者亦難言之游夏不能措辭於春秋果可信已

王忠嗣

贊曰以忠嗣之才戰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當所亡高馬直以空虜資論祿山亂有萌可謂深謀矣然不能自免於讒卒死放地自古忠賢工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矣可勝吒哉

二十史劄記

卷之三十六

十一

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

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哀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絹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爲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

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媚以相屠脅四族皆覆爲天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歟怨基亡則向所謂利者顧不反哉鉞國忠後出橫虐最甚當方毒天下復思融云

哥舒翰高倬芝封常清

贊曰祿山東百關驍虜乘天下志戰主德耄勤故提戈內譟人情崩潰常清乃驅市人數萬以嬰賊鋒一戰不勝卽奪爵土欲八關見天子論成敗事使者三輩上書皆不報回斬于軍倬芝棄陝守關逼賊西勢

二十史劄記

卷之三十六

十一

以喪地被誅玄宗雖爲左右蒙警然荒奪其明亦甚矣幸使叛將得籍口執翰以降賊嗚呼非天熟其惡使亂四海舉黔首而殘之邪彼二將奚誅焉

李光弼

贊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鷙有守遭祿山變拔任兵柄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內構遂陷嫌隙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已邪方懷袂徇國天

下風靡一爲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愼邪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爲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歟

郭子儀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于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詎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旂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太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堅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出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偏不終而子儀完

三才史記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房瑄

贊曰唐名儒多言瑄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瑄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途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爲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瑄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爲名宰而倉

李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爲累也戒哉

李泌

贊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誓謀有所宿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爲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恠自置而爲之助也繁爲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泌數與靈僊接言舉

三才史記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崔圓苗晉卿裴冕裴遵慶

贊曰孔子稱才難然人之才有限不得皆善觀圓之銳而失守出奔晉卿雅厚而少風采臧否見明疆晉利不知大體謹輔政功名不及治郡然各以所長顯于時故聖人使人也器之不窮所不能而後爲治也遵慶寡疵中人之賢與

崔植崔俊

贊曰植輔政富有爲之時無經國才優危防淺機不知其潰而發也手弛樞縲縱虎狼焉一日而亡地數千里爲天下笑倭吝財資賦文皆幸不誅天以河北亂唐故君臣不肖悖繆其謀惜哉

楊綰崔祐甫柳渾韋處厚路隋

贊曰綰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謂賢矣其論議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祐甫祭正已隱情渾策吐蕃必叛伐謀知幾君子哉處厚事穆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邪隋輔政十年歷牛李訓注用事無所迎將善保位哉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五十六

二十四

元載楊炎王縉實參

贊曰元載楊炎各以才資奮適主暗庸故致位輔相若其翦開尹城原州以謀西夏還左藏有司一租賦以檢制有七誠有取焉然載本與輔國以利合險刻著諸心縉整之欲發乎無狀炎牽連載勢輿醜裔秉國維綱返爲載復讎釋言於君幸與妻子併誅暴先骨殛命于道蓋自取之也夫姦人多才未始不爲患故鄴舒以倭死而鄧析以辯亡若西人者所謂多才者邪縉言福業報應參得君自私無可論者易稱鼎折足其刑剝諒哉

李栖筠李鄘

贊曰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仁骨疆四支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體若栖筠鄘二子其剛者歟栖筠抗權邪不及相鄘得相不願拜非剛譬克勝之吉甫踐天宰謀謨是矣而饒正有愧於父云

劉晏第五琦斑寵王紹李異

贊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乎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五十六

二十五

唐中債而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其經晏辟署者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關播董晉

贊曰關播舉李元平守汝州賊縛而臣之宰相不知人果可敗國德宗不以是責宰相幾喪天下晉懦弱苟安滋欲以恩信傾賊迂暗之人烏可語功名會哉

張鎰武元衡李絳姜公輔宋申錫

贊曰鎰元衡暴忠王室終巨德大臣皆爲賊姦所乘不殺元身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雖然賢者於忠誼寧以一不幸遽使慊然於其心哉要躬可殞而

名與岱松等矣公輔隙開而猶納說焉申錫謀小任大顛沛從之惜乎

段秀實類真卿

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大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時噉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三十六

二十六

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誼士寧以未見信望于人要返諸已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李愬

贊曰愬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祐受任不辭決策入死以愬能用其謀也祐之才待愬乃顯故曰平蔡功愬爲多

李晟

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制河南李希烈訑鄭叔嚴無積貲輸糧提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火衰者徒以忠誼感人故豪英樂爲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祐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四子世似其勞是宜有後哉

馬燧渾瑊

贊曰唐史臣稱燧沈雄忠力常先計後戰每戰親令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三十六

二十七

于衆無不感樂用命關必決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然力能得田悅而不取虜不可信而決信之故河北三盜卒不臣平涼大臣奔辱燧之罪也雖然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不以功掩罪亦不可以罪廢功燧親與結贊盟不能料虜詐但以如詔爲恭殆有猛志而無英才乎李晟謂虜不可與盟則燧固出晟下遠甚功名大小信其然乎

陸贄

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追仇讐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

任賢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贊白罷翰林以爲與吳通玄兄弟爭寵實參之死贊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皆耶觀贊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幾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韋臯張建封嚴震韓弘

贊曰臯建封弘本諸生震與田畝閒未有以異人反投隙龍驤皆爲國梁楹光奮一時使不遭遇與庸夫汨汨並齒而腐可也臯弘雖陰惡卒能以誠言自解長沒天年宜哉

三十一史記贊要

卷之三十六

三八

段平仲

贊曰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於上君不降而逮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返是而天下之務繁焉幾矣德宗察察欲折伏臣下自爲聰明而治愈疏段平仲一忤上蒼惶失對而猶以取名何哉下知所職而上喪其所以爲上也故聖王屈已從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

孔巢父穆寧崔邠柳公綽

贊曰巢父恃正義觸羣不肖謀不以權遂喪其身寧邠皆所謂邦之司直者後世幸蕃衍公綽仁而勇於

陵方重總沈懿皆有大臣風才堪宰相而用不至果時有不幸和穆崔柳代爲孝友聞家君子之澤遠哉

歸崇敬

贊曰韓愈稱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爲配天子以下北而拜跪薦薦祭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則德同自有以崇崇敬乃請東揖以殺太重大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賢無有折其非是者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夫子稱顏回爲庶幾其從於陳蔡者亦各有號出於一時後世坐祀十八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觀七十子之賢未有加於十

三十二史記贊要

卷之三十六

三十九

鄭珣瑜高郢

贊曰王叔文雖內連姝尹外倚蒺回以攘天權然是時太子已長朝無嫌嫉若珣瑜郢與杜佑等毅然引東宮監國執退叔文輩其力不難顧循嘿苟安所謂焉用彼相者矣珣瑜一忿臥第與郢佑固位二者亦不足相輕重

崔羣

贊曰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慮而深謀日惕于中猶以爲未也曰吾覆亡不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與畏之也禍難已平上恬下嬉施施自如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也佞可去難存佞不遽亂也視滌弗填忽傾弗支偃然自慰曰我曷以喪故能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持成不可與共終崔羣以爲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是扁鵲所以謂桓侯也

卷之三十六

三

賈耽杜佑杜牧杜棕令狐楚令狐綯

贊曰耽佑楚皆悍儒大吏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虜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礪中而玉表歟棕綯世當國亦無足議牧論天下兵曰上策莫如自治賢矣哉

裴延齡韋皋皇甫鎛

贊曰裴延齡引經誼惑其主以不忠爲忠德宗倚延齡韋皋等商天下成敗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君臣回沉可不戒哉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鎛以聚斂取宰相夫宰相者乃天下選彼營勞一功烏足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爲而然

王叔文王伾劉禹錫柳宗元

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爲盜無以異宗元等撓節從之徼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送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媚一僨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爲名卿才大夫惜哉

杜黃裳裴垍李藩韋貫之

贊曰杜黃裳善謀裴垍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貫之忠實皆足穆天緯經國體撥衰舊王苗懷四方憲宗中興宰不謂得人而致然邪昔子貢孔堂高第而貨殖

卷之三十六

三

韓安國漢名宰而資貪黃裳亦以受餽見疵至於忠烈幾然則不可掩已

劉昌

贊曰唐杜牧稱寧陵之圍解劉玄佐召昌問曰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捧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玄佐亦泣曰國家將富貴汝史臣謂不然且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惟賞罰耳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寧好事者傳此以益其美非昌志也牧以爲張巡許遠陷睢陽

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于世寧牧未之思邪

李光顏

贊曰世皆謂李愬提孤旅入蔡縛賊爲奇功殊不知光顏於平蔡爲多也是時賊戰日窘盡取銳卒抗光顏憑空堞以居故愬能乘一切勢出賊不意然則無光顏之勝愬烏能奮哉

裴度

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反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羣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三

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不君儉人腐夫乘鑄紙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擊節頗沈浮爲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訛云

牛僧孺李宗閔

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儒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旣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晚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逢吉險邪橫浮躁嗣復辯給固無足言幸主孱昏不底於戮治世之

罪人歟

竇羣劉栖楚柏耆

贊曰詩人斥諸人最甚投之豺虎有比不置也如羣栖楚輩則然肆訐以示公構黨以植私其言纒纒若可聽率而入于敗亂也孔子所謂順非而澤者歟利口覆邦家者歟耆掩衆取功自速其死哀哉

韓愈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蠅蠅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三

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未流反刊以樸刻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嬖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義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率四海之感雖蒙詆咲哈而復奮始若未之信率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

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劉蕡

贊曰漢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槩緩而不切也蕡與諸儒偕進獨譏切宦官然亦太疏直矣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廷何邪其後宋申錫以謀泄貶李訓以計不臧死宦者遂疆可不戒哉意蕡之賢當先以忠結上後爲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紓患邪

李訓鄭注王涯賈鍊舒元興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六

三十四

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王涯暗昏舒元興險而輕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返以臺府抱關游微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與宰相李石李國言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爲然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顛天下爲寒心豈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爲閹謁所乘天果厭唐德哉

李德裕

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爲流涕而主不悟李陷亡辜德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嗟乎朋黨之興也殆哉根夫主威奪者下陵聽弗明者賢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引所私以所私乘狐疑不斷之隙是引桀跖孔頴相閔于前而以衆寡爲勝負矣欲國不亡得乎身爲名宰相不能損所憎顯擢以仇使比肩勢成根株牽連賢智播奔而王室亦衰寧明有未哲歟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六

三十五

李蔚

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稿人耳裸頭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之苦本無求于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爲一條據之不疑指臂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歆豔其間爲或然以較近貴遠爲喜輟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謠誕者

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骨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夸飾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幼宰相王繹以綠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書夜梵唄奠禳寇戎大作孟蘭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爲賊臣嘻笑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實愈瀕死寇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興衰無知之場焉庶百解之皆以死自誓無有顧籍流淚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六

三六

以身爲殉嗚呼運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李珣

贊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當別白分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責宰相是時善惡混淆故黨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王室之衰由此爲之階劉向所云持不斷之慮者開羣枉之門殆文宗爲邪

鄭榮朱朴韓偓

贊曰懿僭以來王道日失厥序腐尹塞朝賢人遁逃

四方豪英各附所合而晉天子塊然所與者惟佞慢庸奴乃欲鄣橫流支已顛寧不殆哉觀蔡朴輩不次而用押豚膺拒貍牙趣亡而已一韓偓不能容況賢者乎

盧攜

贊曰盧攜之敗王鐸私高駢賊遂卷咸鎬而西易若舉毛可謂朝無人焉唐將亡攜爲之鳴梟宜天之假手於賊而磔其枯齒也

鄭畋王鐸張濬

贊曰唐之季嗣君暗庸天穢其德久矣纖人柄朝靡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三七

謀不乖如畋鐸皆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爲天下唱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俄而爲孽豎亂宦所乘功業無所成就潘以亂止亂悖繆厥心悲夫

趙匡凝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嫉其爲中國之害也春秋之世楚滅陳鄭而卒復其祀聖人善之虞存平黃巢定京師功冠諸將昭宗嘗有意都襄陽依趙凝以自全大抵唐室屏翰皆爲朱溫所翦覆過於夷狄荆舒之爲害也甚矣

王重榮

楊行密

高仁厚田頔朱延壽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六終

唐書

忠義傳

孝友傳

張士巖父病藥俱鯉魚冬月冰合有獬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癰士巖吮血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焦懷肅母病每嘗其嚙若味異輒悲號幾絕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三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沒亦如之張進昭母患狐刺左子望而終及

殞進昭截左骭廬于墓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爲流涕賜緡帛而去四人名頗著詳見千篇

隱逸傳

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道哉不出者纔班班可述然皆下槩者也雖然各保其素非託默于語足崖壑而志城闕也然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於道至號終南嵩少爲仕塗捷徑高尚之節喪焉故哀可喜慕者類于篇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七

二

循吏傳

唐興承隋亂離剝菑荒荼始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臥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内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去歎愁就安安都督刺史其職察州縣間遣使者循行天下劾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冊受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玄宗開元時已辭仍詣側門候進止所以光寵守臣以責其功初刺史進京官得佩魚品卑者假

緋魚開元中又綱廢酷吏懲無良羣臣化之革苛矯之風爭以惠利顯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孜孜言長人不可輕受亟易是以授受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故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垂祀三百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故條次治宜以著厥庸若將相大臣兼以勛閭著者各見本篇不列於茲

儒學傳

嘗論之武爲救世砭劑文其膏梁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專誦習傳授無它大事業者則次爲儒學篇

啖助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如系至漢興剗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寢興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七

三

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撫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詬前人拾成說而自爲紛紛助所階已。

陳京

贊曰：德宗敝政，稅間架，借商錢，官市爲最甚。順宗爲太子，欲極陳之，懲王叔文之諫而止，其畏如此區區。

三才論贊卷五

卷之二十七

四

之臣冒頽而闢說難哉！其饗國日淺，志不存民矣。憲宗聞冒頽之令，首於賊臣，感憤太息，愛人之至也。及任程昇、皇甫鑄諫者，不聽典利之臣敗君之德甚矣。

文藝傳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應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公江左餘風，絳句繪童，揣合低叩，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嚆嚅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

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軌，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之夫子之門，以文學爲下科，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一藝自中，智以還持以取敗者有之，朋姦飾僞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固且闢繹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非，而不忘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爲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斑斑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杜甫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特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狀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

三才論贊卷五

卷之二十七

五

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火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方技傳

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爲教蓋吝之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濫誅許胤宗不著方劑書嚴譏諫不合乾陵乃卓然有益于時者茲可珍也至遠知果撫等說行幻怪又技之下者焉

烈女傳

唐興風化閭閻且數百年而聞家令姓竊窹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正父父子夫夫婦婦之懿云

外戚傳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內里無敗家

三千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七

六

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肅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汗鉢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脩敕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尹參嬖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若乃長孫無忌之功武平一之識吳淑之忠弗緣內寵者自見別傳云

宦者傳

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謂者監內給事各十謂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宮嬪簿最二曰宮闈扈門闌三曰奚官治宮中疾病死喪四曰內僕主供帳鐙燭五曰內府主中藏給納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爲之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者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

三千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七

七

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
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脩功德
市禽鳥一爲之使猶且數千緡監軍持權節度返出
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名者半京
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
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
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
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
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標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巨鎮
疆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籍又日夕侍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七

八

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
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
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懷參會黨類殲滅
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
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襲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
權則專爲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
也噫梟狐不神天與之昏末如亂何故取中葉以來
宦人之大者粹之篇

馬存亮

贊曰楚鄖公辛不敢讎君而忘父冤昭愍之世兩軍

寵遇有厚簿而卒用存亮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
出於疏斥不用蓋多矣存亮豈通記書道理之人邪
何其識君臣大誼明甚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
矣與夫書龍蛇之詩者何其小哉

宦者傳後

贊曰表紹誅常侍以還而曹操移漢崔丞相血軍容
甘心焉而朱溫篡唐大抵假威柄于外以內懷奸人
則大臣專王室卑矣漢唐相去五百歲產亂取亡猶
蹈一轍非天所廢而人謀洄刺乃然邪

酷吏傳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七

九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著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
五覆奏獄已決尚羊然爲徹膳止樂至晚節天下刑
幾措是時州縣有良吏無酷吏武后乘高中儒庸盜
攘天權畏下異已欲脅制羣臣權翦宗支故縱使上
飛變構大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
至京師稟於客館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賚賜以勸天
下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紛紛並興澤
吻磨牙噬紳縵若狗豚然至叛背臭達道路冤血流
離刀鋸忠鯁貴疆之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
出幃闥而天命已遷猶慮臣下弗懲而六道使始出

矣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知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為
常推刺之吏以嶮責痛詆為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
泥耳籠首枷楔兼暴拉脅載瓜縣髮熏曰號曰獄持
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撼搖使不得頃號曰宿囚人苟
賒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
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命合盛旨今舉朝暫息謂陛
下朝與為密夕與為讎一罹攝逮便與妻子決且周
用仁昌秦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寤獄乃稍息而酷
吏浸寢以罪去天寶後至肅代間政類事叢奸臣作
威渠儉宿役頗用慘刺奮然不得如武后時敢搏擊
三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七

十

藩鎮傳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
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
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胥解相依
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錡其頸利怵逆汙遂使其
人自視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
不為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河南地為合從
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

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
鉄鉞鈍含忍混貸照有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
曾不歷箕周思以為宿謀方且鬼岸抑揚自以為廣
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
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
城數百角奔為寇伺吾人顛賴天時不利則將與其
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
取乃偷處恬逸以為後世子孫皆脅疽根此復何也
議者曰偏疆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衝策高位美爵
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秦虎狼而不拂其
三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七

十一

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
焚焚吾民然後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
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閑視大言自樹
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
通爵越錄受之觀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獵皇子
嬪之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
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藩名越號走兵四
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
之其餘混瀕軒輶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前
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鉏小者惠來大抵生

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
筭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
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
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
反用以爲經將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
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魏傳傳五世至田弘正
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
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
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
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

王史論贊要
卷之二十七
十二

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
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
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雖然迹
其由來事有因籍地之輕重視人謀滅否歟今取擅
輿若世嗣者爲藩鎮傳若田弘正張孝忠等暴忠納
誠以屏王室自如別傳云

魏傳

贊曰田承嗣幾禽矣李實臣怒承倩而釋魏建中之
際三將軍持銳躡血功無成者四叛連勢兵結難作
天子不能守宗廟傳及弘正去汙入朝數年復亂唐

終不得魏與夫豎刀亂齊孰爲輕重

鎮冀

贊曰朱滔王武俊南面稱王地聯交昵及泚僭天子
滔將應之當時危矣賈林以一語寤武俊軋兵相仇
折幽薊之銳泚失其朋不出孤城終底覆夷用林之
功賞不及身德宗爲不明哉

盧龍

贊曰朱滔脅其兄泚入朝及引兵東嚮稱帝以自尊
名雖助泚志可知矣至克融再得幽州朱氏無遺種
其禍與泚鈞而族夷有先後爲間也

王史論贊要
卷之二十七
十三

宣武彰義澤潞

贊曰傳稱作易者其知盜乎然則盜之情非聖人不
能知唐中衰姦雄圍睨而奮舉魏趙燕之地莽爲盜
區羣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昏上庸佐惟不知
盜故也引妖就順以奪厥明寧蕭俛崔植等謂耶

突厥二

贊曰隋季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
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
厥最疆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皆往從之
恣之謀導之入邇故諷利自以爲彊大古無有也高

祖初卽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掃國入寇薄渭橋騎蓋蒙京師太宗身勒兵顯責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墟自詩書以來伐暴取亂蔑如帝神且速也秦漢比之陋矣然帝數暴師不告勞料敵無遁情善任將必其功蓋黃帝之兵也而突厥乃以失德抗有道淩衰當始興雖運之盛衰屬于天而其亡信有由矣

吐蕃

贊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壓其牙犁其

三十史論贊新要

卷之十七

十四

廷而後已惟吐蕃回鶻號疆雄爲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爲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賊華入謀夫虢師圍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夫外撫內寧惟聖人不讓玄宗有逸德而拓地太大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奮中原封裂訖二百年不得復完而至陵夷然則內先自治釋四夷爲外懼守成之良資也

回鶻

贊曰夷狄資悍貪人外而獸內惟剽奪是視故湯武之興未嘗與共功蓋疏而不戚也太宗初興嘗用突

厥矣不勝其暴卒縛而臣之肅宗用回紇矣至略華入辱太子皆殺近臣求索無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劫平涼敗上將空破西陲所謂引外禍平內亂者也夫用之以權制之以謀惟太宗能之若二主懦昏狃而狎之烏勝其弊哉彼親之則責償也多嫌而不滿則滋怨化以仁義則頑示以法則忿熟我險易則爲患也博而慘療餒以野葛何時可哉故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信矣

沙陀

贊曰沙陀始歸命天子仰哺于邊世喋血助征討常

三十史論贊新要

卷之十七

十五

爲邊兵雄至克用逢王室亂遂有太原虜性惇固少它腸自負材果欲經營天下而不克也兵雖勝然數敗地雖得輒復失故熟視帝却遷縮頸羞汗偷景待僵不亦鄙乎賴其子憬銳抑而復振是時提兵託勤王者五族然卒亡朱氏爲唐滌恥者沙陀也使克用稍知古今能如齊桓晉文唐邊乎哉

契丹

贊曰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薄海內外無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來未有以過之至荒區君長待唐聖靈不臣國一爲不賓隨輒夷

縛故蠻琛夷寶踵相逮于廷極熾而衰厥禍內移天
寶之後區夏疲破王官之威北不踰河西止秦邠凌
夷百年逮於亡顧不痛哉故曰治已治人惟聖人能
之

東夷傳張保臯

贊曰杜牧稱安思順爲朔方節度時郭汾陽李臨淮
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睨相視
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云去計未決旬日
詔臨淮分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請曰一死固
計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

二十史劄記輯要

卷之二十七

十六

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
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叛知其心難
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保臯與汾陽之賢等
耳年投保臯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
殺我保臯果不殺人之常情也臨淮請死於汾陽亦
人之常情也保臯任年事出於已年且寒飢易爲感
動汾陽臨淮平生充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權於保
臯汾陽爲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之際也世稱周邵
爲百代之師周公擁孺子而邵公疑之以周公之聖
邵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

邵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邵公尚
爾況其下哉嗟乎不以怨毒相恭而先國家之憂晉
有新奚唐有汾陽保臯孰謂夷無人哉

西域

贊曰西方之戎古未嘗通中國至漢始載烏孫諸國
後以名字見者寢多唐興以次脩貢蓋百餘皆冒萬
里而至亦已勤矣然中國有報贈冊帛程糧傳驛之
費東至高麗南至真臘西至波斯吐蕃暨昆北至突
厥契丹靺鞨謂之八蕃其外謂之絕域視地遠近而
給費開元盛時稅西域商胡以供四鎮出北道者納

二十史劄記輯要

卷之二十七

十七

賦輸臺地廣則費倍此盛王之鑒也

南蠻二

贊曰唐北禽頡利西滅高昌焉耆東破高麗百濟威
制夷狄方策所未有也交州漢之故封其外瀕海諸
蠻無廣土堅城可以居守故中國兵未嘗至及唐稍
弱西原黃洞繼爲邊害垂百餘年及其亡也以南詔
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以夷狄先諸夏也

姦臣傳

贊曰木將壞蠱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嚭
凶北奪辰林南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

倒持李宗覆鳴呼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叛臣僕固懷恩李懷光

贊曰懷恩與賊百戰固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遂汎掃燕趙無餘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于心弗得其所輒發果於犯上惜哉其毋拔刀逐賊烈婦人也懷光提萬衆振天子於難一爲讒人所沮忿戾不自還身首殊分然讒人亦可疾矣所謂交亂四國者也

叛臣李錡

贊曰語曰出入之吝謂之有司賤之也德宗平朱泚京師府藏耗竭諸道始有進奉助經費而詔書亦往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十七

十九

往宣索於天下以人主規規財利下行有司之事天下無事賦取猶不息劔南江西有日月之進杜亞劉贊王緯及鎬歲時進奉以固其寵號稱賦外羨餘又亦託中旨以盜庫物然獻纔十二三餘皆私之江淮以南物力大屈人人惴然忘生貞元以後中官市物都下謂之官市不持符牒口含詔命取濫繼惡布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市之良賈精貨皆逃去不出列屋閉者惟粗雜苦窳而已又有驅驅入禁中罄所車輦賣者不平因共歐笞之蒼頭女奴名馬工車備惴常畏捕取而德宗蔽於左右前後莫知也故善貞

因錡并論其事卒不知錡顯鹽鐵之利以養兵而叛曾不及庸有司之吝達甚

逆臣

贊曰祿山思明興夷奴餓俘假天子恩幸遂亂天下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賊殺其父事之好還天道固然然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故二賊暴興而亟滅張謂譏劉裕近希曹馬達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杜牧謂相工稱隋文帝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十七

十九

一旦以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張杜確論至今多稱誦之如祿山思明希劉俗楊堅而不至者是以著其論

逆臣傳黃巢

贊曰廣明元年巢始盜京師自陳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歟後巢死秦宗權始張株亂徧天下朱溫卒攘神器有之大底皆巢黨也寧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

逆臣傳末

贊曰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太宗之遺德餘澤去民也久矣而賢臣斥死庸儒在位厚賦深刑天下愁苦方是時也天將去唐諸盜並出歷五姓兵未嘗少解至宋然後天下復安漢之亡也天下大亂至晉然後稍定晉之亡也入下大亂至唐然後復安治少而亂多者古今之勢盛王業業以求治可少忽哉

二十一 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七終

十一 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一

二十一 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八 五代史書

竊按五代史書中初於太祖中知聖德復修其列國傳錄其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梁本紀

太祖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偽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為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

三十一 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一

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伋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為君此予所以不偽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為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為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

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

唐本紀

嗚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謬哉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拔野古爲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陀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爲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二

都督其傳子孫數世皆爲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予考於傳記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二州以同羅爲龜林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爲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薛延陀阿史那之類爲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

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於卑山爲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十年當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爲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爲貴種云

明宗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三

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况於後世邪况於五代邪予聞長老爲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爲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卽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書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歲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問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

上天吏有犯賊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卽位時春秋已高不遑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爲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爲防而變起倉卒卒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爲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二十一史論衡輯要

卷之三十

四

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園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毀譽亂真之敝矣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爲國者可不戒哉

愍帝

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哉蓋明者慮於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懼故先事而言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重誨區區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

不滅至於殞身赤族其隙自茲及愍帝之亡也亢於徽陵其土一櫟路人見者皆爲之悲使明宗爲有知其有媿於重誨矣哀哉

晉本紀

出帝

嗚呼予書封子重貴爲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書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爲子而不得爲後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胤寘於馮

卷之三十

五

道懷中而託之出帝豈得立邪晉之大臣旣違禮廢命而立之以謂出帝爲高祖子則得立爲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諱其所生而絕之以欺天下爲真高祖子也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爲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絕其所生以爲欺也故予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漢本紀

高祖

嗚呼人君卽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爲重也孔子

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爲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偽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五代亂世也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皆不足道也至其年號乖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以不明初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弒明年末帝已誅友珪黜其鳳曆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尚爲有說至漢高祖建國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三八

木

年者何哉蓋以其愛憎之私爾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常憤憤下視晉而晉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土門而還及其卽位改元而黜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爲利者其素志也可勝歎哉夫所謂有諸中必形於外者其見於是乎

周本紀

世宗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

反唐戕克寧而殺有父從聚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輟朝立劉氏馮氏爲皇后則夫婦之義幾何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園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嘗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炎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爲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卽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三八

七

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周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爲贊而盛以錦囊皆置之坐側其英武之才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

議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
疆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
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列傳

梁家人傳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
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卽位踰年改元
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於本紀何也且
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
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
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
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
賊者之志也

唐家人傳

嗚呼無父鳥生無君鳥以爲生而世之言曰爲忠孝
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
大節豈其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
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
君爲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
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

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
而呼其父曰盍舍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
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
也盍舍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
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
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
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
其死矣哀哉

唐家人傳二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
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
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
未之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三姓唐太祖莊
宗爲一家明宗愍帝爲一家廢帝爲一家周太祖爲
一家世宗爲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
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
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別
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
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晉家人傳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自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

三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十一

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替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

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伐于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超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漢家人傳

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贊之事又嘉鞏庭美楊溫之所

三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十一

爲贊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贊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贊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爲贊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後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

之士者惜哉

周家人傳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爲天子而瞽瞍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爲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

二十史劄記

卷之六

十二

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爲非孝者所以教人爲善其意一也孰爲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爲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爲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瞍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梁唐晉漢周臣列傳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予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

仕不及於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於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梁臣龐師古傳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疆於天下而吳人號爲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報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疆遭至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六

十三

唐臣郭崇韜安重誨傳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爲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役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爲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

於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爲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倖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爲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唐臣元行欽傳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於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

千史論贊要

卷之二十八

十四

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唐臣烏震傳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已之爲不爲爲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爲而任不專已又其爲與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况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唐臣劉延朗傳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焉知其不爲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爲之謀未必能不敗况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唐臣張憲傳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華廷美楊溫之死予旣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爲之痛惜也予於舊史考憲事實而未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

千史論贊要

卷之二十八

十五

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耳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存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爲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予亦以爲不然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也

晉臣桑維翰景延廣傳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

始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疆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爲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周臣傳

嗚呼作器者無良才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

十六

能君王朴之才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死節傳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梁王彥章裴約劉仁贍傳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爲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贍旣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死事傳

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歿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

一行傳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

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惟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

二十史劄記輯要

卷之二十八

十八

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媿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

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唐六臣傳

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僧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唐六臣傳二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

二十史劄記輯要

卷之二十八

十九

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未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故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

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大

二十

倂倂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

義兒傳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爲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

而實八姓其三出于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彪武之士往往養以爲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爲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傳

伶官傳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一

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

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宦者傳三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忌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忌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爲然其爲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三

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溫韜傳

嗚呼厚莖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聞溫韜之事者可以

少戒也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韜之禍其將終也爲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歛將塋開棺示人既塋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宮毋置守陵妾其意丁寧切至然實錄不書其塋之薄厚也又使塋其平生所服袞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塋其劍甲各二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趙彜傳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爲至論也夫爲善而受福焉得禍爲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惟非禍者未必不爲禍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彜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彜之求福于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王建立傳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三十三

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成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爲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爲常事故特發于喜怒順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恠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達既極而至于此歟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郭延魯傳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五十四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歛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于晉而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于來朝奉使買宴贖罪莫不出于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爲事矣則爲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張筠傳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于魏王

繼岌覺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弑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亡於張養無所利害養何爲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所使而爲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爲德而待養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養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錢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皇甫遇傳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二十五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爲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爲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爲多猶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于斧鉞爲幸免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于坐中雖不幸不克而見害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責焉然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責豈不又難哉

王進傳

嗚呼予述舊史至于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乘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爲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

三才史論輯要

卷之三

三才

君代國如更成長無異蓋其輕如此况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范延光 附王彥珣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于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爲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于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爲善習見惡則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

之衰干戈饑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亂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其不孝然彥珣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爲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爲惟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此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爲惟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爲非也

三才史論輯要

卷之三

三才

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傳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于爭已戮之尸齧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捨裂蹈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而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

君各賢其臣者歟

馮道傳

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述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惟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八

二十八

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于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徐之間爲虢州司戶叅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閒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

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閒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告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恐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劉岳傳

嗚呼甚矣人之好爲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于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八

三十九

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爲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嘆哉

司天職方考

嗚呼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遺也作司天職方考

司天考

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不可爲常者有司之事也

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與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職方考二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于地星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因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地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于五代若五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八

三十

十國世家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黠盜販袞冕義魏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疆富者先亡閩陋荆楚開變服剽剽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蠻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

氣不通語曰清風與群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楊行密世家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爲人寬仁雅信能得主心其將蔡儔叛於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儔敗而諸將皆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嘆曰儔以此爲惡吾豈復爲邪嘗使從者張洪負劍而侍洪拔劍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劍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豈負我者邪其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八

三十一

前蜀王建世家

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吳越世家

嗚呼天人之際爲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於英豪草竊亦多自託于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積漸之勤而黠髡盜販偶起于王侯而人亦樂爲之傳歟考錢氏之終始非有德澤施其一方而百年之際虛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

十國世家年譜

三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三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更始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名年以建元及僭竊交興而稱號紛雜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年號然予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鏐之末世也然不見其終始所因故不得而備列錢氏訖五代常外尊中國豈其張軌

之比乎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其稱帝改元與不未足較其得失故並列之作十國世家年譜

四夷附錄二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疆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漠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識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之重於崔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代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迷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

三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三

漠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漠三關遂得復爲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于夷狄彼其爲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八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二十九

南齊書桂陽太守王僧虔書表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本紀

太祖

贊曰五季亂極宋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絕賊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錄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九

一

學慎罰薄飲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位十有七年之間而三百餘載之基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宋於漢唐蓋無讓焉烏庠創業垂統之君規模若是亦可謂遠也已矣

太宗

贊曰帝沈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繼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災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徧天下而民不思亂其故何也帝

以慈儉爲寶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却女樂之獻悟政遊之非絕遠物抑符瑞閑農事考治功講學以求多聞不罪狂悖以勸諫士哀矜惻怛對以自勵曰晏忘食至於欲自焚以荅天譴欲盡除天下之賦以紓民力卒有五兵不試禾稼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耄之叟願率子弟治道請登禪者接踵而至君子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帝之謂乎故帝之功德炳煥史牒號稱賢君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則後世不能無議焉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二十九

二

真宗

贊曰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爲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沆奏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脩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祖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鳳鳩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

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覲之志歟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仁宗

贊曰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跪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爲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澣濯帷帟食調多用繒絕宮中夜饑思膳燒羊戒勿宜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須大辟疑者皆令上獄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人死罪皆終身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九

三

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嘗人以死况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情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於亂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英宗

贊曰昔人有言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信哉英宗以明

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豈非天命乎及其臨政臣下有奏必問朝廷故事與古治所宜每有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以疾疾不克大有所爲然使百世之下欽仰高風詠歎至德何其盛也彼隋晉王廣唐魏王泰親視神器矯揉奪嫡遂啓禍原誠何心哉

神宗

贊曰帝天性孝友其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嘗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講王陶講論經史輒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稱賢其卽位也小心謙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九

四

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爲未幾王安石入相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哲宗

贊曰哲宗以冲幼踐阼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諸賢罷青苗復常平登賢良闡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余何熙豐舊姦拊去未盡已而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籍禍與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

徽宗

贊曰宋中葉之禍章蔡首惡趙良嗣厲階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停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遯天祚之亡張覺舉平州來歸良嗣以爲納之失信於金必啓外侮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張覺金雖強何彙以代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

子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五

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爲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佳兵動遠稔禍速亂他日國破身辱遂與石晉重貴同科豈得談諸數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猶告武王以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况宣政之爲宋承熙豐紹聖極喪之餘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爲戒

欽宗

贊曰帝在東宮不見失德及其踐阼聲技音樂一無所好靖康初政能正王黼朱勔等罪而竄陞之故金

人聞帝內禪將有卷甲北旆之意矣惜其亂勢已成不可救藥君臣相視又不能同力協謀以濟斯難惴惴然講和之不暇卒致父子淪胥社稷蕪弗帝至於此蓋亦異儒而不知義者歟享國日淺而受禍至深考其所自真可悼也夫真可悼也夫

高宗

贊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以之撥亂反正則非其才也况時危勢逼兵弱財匱而事之難處又有甚於數君者乎君子於此蓋亦有憫高宗之心而重傷其所遭之不幸也然當其初立因四方

子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六

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爲者顧乃播遷窮僻重以苗劉羣盜之亂權宜立國確庫難哉其始惑於江黃其終制於姦僧恬墮猥懦坐失事機甚而趙鼎張浚相繼竄斥岳飛父子克死於大功垂成之秋一時有志之士爲之扼腕切齒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親卒不免於來世之誚悲夫

孝宗

贊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爲南渡諸帝之稱首可爲難矣哉卽位之初銳志恢復符離邂逅失利重違高

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國平治無虞可乘然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寔異於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蓋亦忌帝之將有爲也天厭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終焉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有及之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爲仁孝宗之爲孝其無愧焉其無愧焉

子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七

光宗

贊曰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逮其卽位總攬綱屏嬖幸薄賦緩刑見於紹熙初政宜若可取及夫宮闈妬悍內不能制驚憂致疾自是政治日昏孝養日怠而乾淳之業衰焉

寧宗

贊曰宋世內禪者四寧宗之禪獨當事勢之難能不失禮節焉斯可謂善處矣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一時守文繼體之政燁然可觀中更僭冒用事內蓄群姦至指正人爲邪正學爲僞外

挑強鄰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函僭冒之首行成于全國體虧矣旣而彌遠擅權幸爲羣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乘機伺間亦得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雖然宋都至于仁宗四傳而享國百年邵雍稱爲前代所無南渡至寧宗亦四傳而享國九十有八年是亦豈偶然哉惜乎神器授受之際寧理之視仁英其跡雖同其情相去遠矣

理宗

贊曰理宗享國久長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弗

子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九

八

寔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與相始終治效之不及慶曆嘉祐宜也蔡州之役幸侯大朝以定夾攻之策及西守緒遺骨俘宰臣天綱歸獻廟社亦可以刷會稽之耻復齊襄之讐矣顧乃貪地棄盟入洛之師事屢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郝經來使似道諱言其納幣請和蒙蔽抑塞拘留不報自速滅亡吁可惜哉由其中年嗜慾既多急於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固無益也雖然宋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不變士習視

前朝奸黨之碑偽學之禁豈不大有徑庭也哉身當
季運弗獲大赦後當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
論臣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度宗

贊曰宋至理宗彊宇日感賈似道執國命度宗繼統
雖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奸衰敝甚甚考其當時事勢
非有雄才膺略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哉曆數有歸
宋祚尋訖亡國不于其身幸矣

瀛國公

贊曰宋之亡微已非一日曆數有歸直主御世而宋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十

九

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爲海上之謀可謂不知天命也
已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三十一史論贊卷之二十九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

宋史

前朝奸黨之碑偽學之禁豈不大有徑庭也哉身當
季運弗獲大赦後當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
論臣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度宗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志

天文志

宋之初興近臣如楚昭輔文臣如竇儀號知天文太
宗之世召天下伎術有能明天文者試隸司天台陞
不以聞者罪論死既而張思訓韓顯符輩以推步進
其後學士大夫如沈括之議蘇頌之作亦皆底於幻
眇靖康之變測驗之器盡歸金人高宗南渡至紹興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十

一

十三年始因秘書丞嚴抑之請命太史局重創渾儀
自是厥後窺測占候蓋不廢焉爾寧宗慶元四年九
月太史言月食於晝草澤上書言食于夜及驗視如
草澤言乃更造統天曆命秘書正字馮履參定以是
推之民間天文之學蓋有精於太史者則太宗召試
之法亦豈徒哉今東都舊史所書天文禎祥日月薄
蝕五緯凌犯彗孛飛流暈珥虹霓精稜雲氣等事其
言時日災祥之應分野休咎之別視南渡後史有詳
略焉蓋東都之日海內爲一人君遇變脩德無或他
諉南渡土宇分裂太史所上必謹星野之書且君臣

恐懼脩省之餘故於天文休咎之應有不吝不縷述而申言之者是亦時勢使然未可以言星翁日官之術有精簡微息之不同也今合累朝史臣所錄爲一志而取歐陽脩新唐書五代史記爲法凡微驗之說有涉於傳會感削而不書歸於傳信而已矣

五行志

自宋儒周惇頤太極圖說行世儒者之言五行原於理而究於誠其於洪範五行五事之學雖非所取然班固范曄志五行以推本之及歐陽脩唐志亦采其說且於庶徵惟述災青而休祥闕焉亦豈無所見歟

三才論輯要

卷之十

二

舊史自太祖而嘉禾瑞麥其露醴泉芝草之屬不絕於書意者諸福畢至在治世爲宜祥符宣和之代人君方務以符瑞文飾一時而丁謂蔡京之姦相與傳會而爲欺其應果安在哉高宗渡南心知其非故宋史自建炎而後郡縣絕無以符瑞聞者而水旱札瘥一切咎徵前史所罕見皆屢書而無隱於是六主百五十年幾幾自保足以圖存易震之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人君致福之道有大於恐懼脩省者乎

地理志

據元豐所定併京畿爲二十四路首之以京師重帝

都也終之以燕雲以其既得而旋失故附見于後而凡四京之城闕宮室及南渡行在之所其可考者冠乎篇首爲地理志云

河渠志

黃河自昔爲中國患河渠書述之詳矣探厥本源則博望之說猶爲未也大元至元二十七年我世祖皇帝命學士蒲蔡篤實西窮河源始得其詳今西蕃朵耳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爲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復瀦曰哈刺海東出口赤賓河合忽闌也里木二河東北

卷之十

三

流爲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闐即曰闐提者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昆侖之南折而東注合乞里馬出河復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交降城豐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礪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千里恒被其害宋爲特甚始自滑臺大伾管兩經

汎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渚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若江若淮若洛汴衡漳暨江淮以南諸水皆有舟楫溉灌之利者歷敘其事而分紀之爲河渠志

禮志

五代之衰亂甚矣其禮文儀注往往多草創不能備一代之典宋太祖興兵間受周禪收攬權綱一以法度振起故弊卽位之明年因太常博士聶崇義上重集三禮圖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詳定之開

三才史論輯要

卷之十

四

寶中四方漸平民稍休息乃命御史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太子詹事楊昭儉左補闕賈黃中司勳員外郎和峴太子中舍陳鄂撰開寶通禮二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既又定通禮義纂一百卷太宗尚儒雅勤於治政脩明典章大抵曠廢舉矣真宗承重熙之後契丹旣通好天下無事於是封泰山祀汾陰天書聖祖崇奉迭興專置詳定所命執政翰林禮官參領之尋改爲禮儀院仍歲增脩綴微委曲緣情稱宜蓋一時彌文之制也自通禮之後其制度儀

注傳於有司者殆數百篇先是天禧中陳寬編次禮院所承新舊詔敕不就天聖初王卬始類成書盡乾興爲禮閣新編大率吏文無著述體而本末完且有司便之景祐四年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止於慶曆三年皇祐中文彥博又撰大享明堂記二十卷至嘉祐中歐陽脩纂集散失命官設局主通禮而記其變及新禮以類相從爲一百卷賜名太常因革禮異於舊者蓋十三四焉熙寧十年禮院取慶曆以後奉祀制度別定祀儀其一留中其二付有司知諫院黃履言郊祀禮樂未合古制請命有司考正群祀詔

三才史論輯要

卷之十

五

文曰明堂祫享令式曰天興殿儀曰四孟朝獻儀曰景靈宮供奉敕令格式曰儀禮敕令格式祈禳總四十卷曰祀賽式曰齋醮式曰金籙儀蕃國總七十一卷曰大遼令式曰高麗入貢儀曰女直排班儀曰諸蕃進貢令式喪葬總百六十三卷曰葬式曰宗室外臣葬敕令格式曰孝贈式其損益之制視前多矣紹聖而後累詔續編起治平訖政和凡五十一年爲書三百卷今皆不傳而大觀初置議禮局於尚書省命詳議檢討官具禮制本末議定請旨三年書成爲吉禮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頒焉議禮局請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三

六

分秩五禮詔依開寶通禮之序政和元年續脩成四百七十七卷且命倣是脩定儀注三年五禮新儀成凡二百二十卷增置禮直官許士庶就問新儀而詔開封尹王革編類通行者刊本給天下使悉知禮意其不奉行者論罪宜和初有言其煩擾者遂罷之初議禮局之置也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屬其後又置禮制局於編類御筆所於是郊廟禋祀之器多更其舊既有詔討論冠服遂廢鞞用履其他無所改議而禮制局亦罷大抵累朝典禮講議最詳祀禮脩於元豐而成於元祐至崇寧復有所增損其存

於有司者惟元豐郊廟禮文及政和五禮新儀而已乃若園丘之罷合祭天地明堂專以英宗配帝悉罷從祀羣臣大靖分四郊壽星改祀老人禧祖已祧而復遂爲始祖卽景靈宮建諸神御殿以四孟薦享虛禘祭去牙槃食卻尊號罷入閣儀并常朝及正衙橫行此熙寧元豐變禮之最大者也元祐母后政和冠皇子元符創景靈西宮崇寧親視方澤作明堂立九廟鑄九鼎視煢煢大觀受八寶大祀皆前期十日而戒凡此蓋治平以前所未嘗行者欽宗卽位嘗詔春秋釋奠改從元豐儀罷新儀不用而未暇也靖康之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三

七

厄蕩析無餘南渡中興銳意脩復高宗嘗謂輔臣曰晉武平吳之後上下不知有禮旋致禍亂周禮不乘其何能國孝宗繼志典章文物有可稱述治平日久經學大明諸儒如王晉董弁等多以禮名家當時嘗續編太常因革禮矣淳熙復有編輯之旨其後朱熹講明詳備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爲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爲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而沒理宗四十年間屢有意乎禮文之事雖曰崇尚理學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蓋可三歎咸淳以降無足言者今

因前史之舊受其繁亂彙爲五禮以備一代之制使後之觀者有足徵焉

樂志

有宋之樂自建隆訖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銅望臬石尺爲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仁宗留意音律判太常燕肅言器久不諧復以朴準考正時李照以知音聞謂朴準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神瞽法鑄編鍾既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鍊白石爲磬範中金爲鐘圖三辰五靈爲器之飾故景祐

三才圖會

卷之十

八

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照侍從禮官參定聲律阮逸胡瑗實預其事更造鐘磬止下一律樂名大安乃試考擊鐘聲弁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故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御歷嗣守成憲未遑制作間從言者緒正一二知禮院陽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鍾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稊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脩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故元豐中有楊傑劉几

樂范鎮言其聲雜鄭衛請太府銅制律造樂哲宗嗣位以樂來上被試於庭比李照樂下一律故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謂出於鎮之家一學卒置不用徽宗銳意制作以文太平於是蔡京主魏漢津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以帝指爲律度鑄帝昴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頒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夫韶濩之音下逮戰國歷千數百年猶能使人感嘆作興當是時桑間濮上之音已作而古帝王之樂猶存豈不以其制作有一定之器而授受繼承亦代有其人歟

三才圖會

卷之十

九

由是論之鄭衛風雅不異器也知此道也則雖百世不易可也禮樂道喪久矣故宋之樂屢變而卒無一定不易之論考諸家之說累黍既各執異論而身爲度之說尤爲荒唐方古制作欲垂萬世難哉觀其高二律下一律之說雖賢者有所未知直曰樂聲高下於歌聲則童子可知夫八音克諧之說智者有所未論直以歌聲齊蕭聲以蕭聲定十六聲而齊八器則愚者可論夫審乎此道以之制作器定聲應自不奪倫移宮換羽特餘事耳去遠邇屬曼而歸之和平澹泊大雅之音不是過也南渡之後大抵皆用先朝之

舊未嘗有所改作其後諸儒朱熹蔡元定輩出乃相與講明古今制作之本原以究其歸極著為成書理明義析具有條制粲然使人知禮樂之不難行也惜乎宋祚告終天下未一徒亦空言而已今集累朝制作損益因革議論是非悉著于編俾來者有考焉為樂志

儀衛志

綦天下之貴一人而已是故環拱而居備物而動文謂之儀武謂之衛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遠危疑也書載弁戈冕劉虎章車輅周官旅賁王出

二十史論纂輯要

卷之三十

十

入執盾以夾王車朝儀之制固已粲然降及秦漢始有周廬陛戟鹵簿金根大駕法駕千乘萬騎之盛歷代因之雖或損益然不過為尊大而已宋初因唐五代之舊講究脩葺尤為詳備其殿庭之儀則有黃麾大仗黃麾半仗黃麾角仗黃麾細仗凡正旦冬至及五月一日大朝會大慶冊受賀受朝則設大仗月朔視朝則設半仗外國使來則設角仗發冊授寶則設細仗其鹵簿之等有四一日大駕郊祀大饗用之二曰法駕方澤明堂宗廟籍田用之三曰小駕朝陵封祀奏謝用之四曰黃麾仗親征省方還京用之南渡

之後務為簡省此其大較也若夫臨時增損用置不同則有國史會要禮書具在今取所載撮其凡為儀衛志

輿服志

宋初袞冕綴飾不用珠玉蓋存簡儉之風及為鹵簿又熾以旗幟華以繡衣裘以毳校豈非循襲唐五季之習猶未能盡去其陋邪詒之子孫殆有甚焉者矣迄于徽宗奉身之欲奢蕩靡極雖欲不亡得乎靖康之末累朝法物淪沒於金中興撥拾散逸泰酌時宜務從省約凡服用錦繡皆易以纈以羅旗仗用金銀

二十史論纂輯要

卷之三十

十一

飾者皆易以纈以綵建炎初有事郊報仗內拂扇當用珠飾高宗曰事天貴質若尚華麗非禮祀本意也是以子孫世守其訓雖江介一隅而華質通時尚足為一代之法其儒臣名物度數之學見諸論議又有可觀者焉今取舊史所載著于篇作輿服志

選舉志

自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始于舜典司徒以鄉三物興賢能太宰以三歲計吏治詳於周官兩漢而下選舉之制不同歸于得賢而已考其大要不過入仕則有貢舉之科服官則有銓選

之格任事則有考課之法然歷代之議貢舉者每曰取士以文藝不若以德行就文藝而參酌之賦論之浮華不若經義之實學議詮選者每曰以年勞取人可以絕超躐而不無賢愚同滯之歎以薦舉取人可以拔俊傑而不無巧佞捷進之弊議考課者每曰拘吏文則上下督察浸成澆風過舉聖則權貴請托徒開利路於是議論紛紜莫之一也宋初承唐制貢舉雖廣而莫重于進士制科其次則三學選補銓法雖多而莫重于舉削改官磨勘轉秩考課雖密而莫重于官給曆紙驗考批書其他教官武舉童子等試以

三才論輯要

卷之十

十二

煩簡適中舉括歸類作選舉志

食貨志

宋舊史志食貨之法或驟試而輒已或亟言而未行仍之則徒重篇帙約之則不見其始末姑去其亦甚而存其可爲鑒者焉篇次離爲上下其一曰農田二

曰方田三曰賦稅四曰布帛五曰和糴六曰漕運七曰屯田八曰常平義倉九曰課役十曰振恤或出或分動關民生國以民爲本故列之於上篇焉其一曰會計二曰銅鐵錢三曰會子四曰鹽五曰茶六曰酒七曰坑冶八曰礬九曰商稅十曰市易十一曰均輸十二曰互市舶法或損或益有係國體國不以利爲利故列之下篇焉各疏其事二十有二目通爲十有四卷云云

兵志

嗟乎三代遠矣秦漢而下得寓兵於農之遺意者惟

三才論輯要

卷之十

十三

唐府衛爲近之府衛變而召募因循姑息至於藩鎮盛而唐以亡更歷五代亂亡相踵未有不由於兵者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獵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於其間凡其制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者是雖以矯累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懲者深矣咸平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將驕士惰徒耗國用憂世之士屢以爲言竟莫之改神宗奮然更制於是聯比其民

以爲保甲部分諸路以隸將兵雖不能盡極其弊而亦足以作一時之氣時其所任者王安石也元祐紹聖遵守成憲追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故無益於靖康之變時其所任者童貫也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群盜以開元帥府其初兵不滿萬用張韓劉岳爲將而軍聲以振及秦檜主和議士氣遂沮孝宗有志興復而未能光寧以後募兵雖衆士卒日蹙況上無馭將之術而將有中制之嫌然沿邊諸壘尚能戮力効忠相與維持至百五十年而後亡雖其祖宗深仁厚澤有以固結人心而制兵之有道綜理之周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十

十四

密於此亦可見矣

刑法

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姦惡歲時躬自折獄慮囚務底明慎而以忠厚爲本海內悉平文教浸盛士初試官皆習律令其君一以寬仁爲治故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獄有小疑覆奏輒得減宥觀夫重典累洽之際天下之民咸樂其生重於犯法而致治之盛幾乎三代之懿元豐以來刑書益繁已而愴邪僉進刑政紊矣國旣南遷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頗專行而刑之寬猛繫乎其人然累世

猶知以愛民爲心雖其失慈弱而祖宗之遺意蓋未泯焉今據其實作刑法志

藝文志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有關於世運尚矣然書契以來文字多而世代日降秦火而後文字多而世教日興其故何哉蓋世道升降人心習俗之致然非徒文字之所爲也然去古既遠苟無斯文以範防之則愈趨而愈下矣故由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宋有天下先後三百餘年考其治化之污降風氣之離合雖不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十

十五

足以俚倫三代然其時君汲汲於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爲先務學士縉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于口豈不彬彬乎進於周之文哉宋之不競或以爲文勝之弊遂歸咎焉此以功利爲言未必知道者之論也歷代之書籍莫厄於秦莫富於隋唐隋嘉則殷書三十七萬卷而唐之藏書開元最盛爲卷八萬有奇其間唐人所自爲書幾三萬卷則舊書之傳者至是蓋亦鮮矣陵遲逮于五季干戈相尋海寓沸沸斯民不復見詩書禮樂之化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觀古人全書然亂離以來

編帙散佚幸而存者百無二三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於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而從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爲書庫目曰秘閣閣成親臨幸觀書賜從臣及直館宴又命近習侍衛之臣縱觀群書真宗時命三館爲四部書二本置禁中之龍圖閣及後苑之太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又以秘閣地隘分內藏西庫以廣之其右文之意亦云至矣已而王宮火延及崇文秘閣書多煨燼其僅存者遷于右掖門外謂之

三才史論卷之五

卷之三

七

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選官詳覆校勘常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歸于太清樓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翰林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做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官制遂廢館職以崇文院爲秘書省秘閣經籍圖書以秘書郎主之編緝校定正其脫誤則主于校書郎徽宗時更崇文總目之號爲崇文總目詔購求士民藏書其有所秘未見之書足供觀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館書多逸遣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爲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自熙寧以來

搜訪補輯至是爲盛矣嘗歷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兩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欽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錄則兩朝不復登載而錄其所未有者四朝於兩朝亦然撮其當時之目爲部六千七百有五爲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高宗移蹕臨安乃建秘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訪遺闕優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而館閣編輯日益以富矣

三才史論卷之五

卷之三

七

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自是而後迄於終祚國步艱難軍旅之事日不暇給而君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學爲務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製作講說紀述賦詠動成卷帙參而數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雖其間鉅裂大道疵贅聖謨幽怪恍惚瑣碎支離有所不免然而瑕瑜相形雅鄭各趣譬之萬派歸海四瀛可分繁星麗天五緯可識求約於博則有要存焉宋舊史自太祖至寧宗爲書凡四志藝文者前後部帙有亡增損互

有異同今刪其重複合爲一志蓋以寧宗以後史之所未錄者倣前史分經史子集四類而條例之大凡爲書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云

表

宰輔表

宋自太祖至欽宗舊史雖以三朝兩朝四朝各自爲編而年表未有成書神宗時常命陳繹檢閱二府除罷官職事因爲拜罷錄元豐間司馬光嘗敘宋興以來百官公卿沿革除拜作年表上之史館自時而後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十

六

曾鞏譚世勛蔡幼學李燾諸人皆嘗續爲之然表文簡嚴世罕知好故多淪落無傳今纂脩宋史故采紀傳以爲是表其間所書宰輔官職動間有不同者官制沿革有時而異也然中書位次既止於參知政事而樞府職序自同知副使而下雖簽書同簽書亦與焉者皆執政也故不得而略焉夫大臣之用舍關於世道之隆污千載而下將使覽者卽表之年觀紀及傳之事此登載之不吝於不謹也表之所書雖無褒貶是非於其間然歲月昭於上姓名著於下則不惟其人之賢佞邪正可指而議而當時任用之專否政

治之得失皆可得而見矣後之覽者其必有所勸也夫其亦有所戒也夫

宗室世系表

宋太祖太宗魏王之子孫可謂蕃衍盛大矣支子而下各以一字別其昭穆而宗正所掌有牒有籍有錄有圖有譜以敘其系而第其服屬之遠近列其男女婚姻及官爵敘遷而著其功罪生死歲月雖封國之制不可以復古而宗法之嚴恩禮之厚亦可槩見然靖康之變往往淪徙死亡於兵難南渡所存十無二三而國之枝葉日以悴矣今因載籍之舊著其原委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十

九

作宗室世系表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一 宋史

帝傳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列傳

后妃傳

周人尊祖之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蓋惟本后稷之所自出以爲王跡之所由基也宋之興雖由先世積累然至宣祖功業始大昭憲杜后實生太祖太宗內助之賢母範之正蓋有以開宋世之基業者焉觀其訓太祖以無逸治天下至於豫定太宗神器之傳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乙

爲宗社慮蓋益遠矣厥後慈聖光獻曹后擁佑兩朝宣仁聖烈高后垂簾聽政而有元佑之治南渡而后若高宗之以毋道事隆祐孝宗奉明慈怡愉之樂皆足以爲百王法程宋三百餘年外無漢王氏之患內無唐武韋之禍豈不卓然而可尚哉昭憲垂裕之功至是茂矣舊史稱昭憲性嚴毅有禮法易之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其是之謂歟作后妃傳

宗室傳

昔周之初興大封建宗室及其東遷晉鄭有同獎之功然其衰也餘弱而枝強後世於是有矯其失者而

封建不復古矣宋承唐制宗王祿祿卽裂土而爵之然名存實亡無補於事降至疏屬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宗學有教郊祀明堂遇國慶典皆有祿秩所寓州縣月有廩餼至於宗女適人亦有恩數然國祚旣長世代浸遠恒產豐約去士庶之家無甚相遠者靖康之亂諸王駢首以斃於金人之虐論者咎其無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焉雖然東都之仁宗南渡之高寧元良虛位立繼小宗大策一定卒無動搖磐石之固亦可知矣且宋於宗室稍有過差君臣之間不容於改九不憚於言涪陵武功真宗卽位尋議追復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二

改葬封其子孫濮邸尊稱言者惟務格非不少避忌宋末濟邸國事將亡諫疏不息必褒卹而後止是蓋歷代之所難得者歟表而出之作宗室傳

狀范質王溥魏仁浦

贊曰五季至周之世宗天下將定之時也范質王溥魏仁浦世宗之所拔擢而皆有宰相之器焉宋祖受命遂爲佐命元臣天之所置果非人之所能測歟質以儒者曉暢軍事及其爲相廉慎守法溥刀筆家子而好學終始不倦仁溥嘗爲小史而與溥皆以寬厚長者著稱豈非絕人之資乎質臨終戒其後勿請諡

立碑自悔深矣太宗評質惜其欠世宗一死嗚呼春秋之法責備賢者質可得免乎

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韓重寶張令鐸羅彥環

王彥昇

論曰石守信而下皆顯德舊臣太祖開懷信任獲其忠力一日以黃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貴以遺其子孫漢光武之於功臣豈過是哉然守信之貨殖鉅萬懷德之馳逐敗度豈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至於審琦之政成下蔡重寶之功宜廣陵卓乎可稱令鐸身四十餘戰未嘗妄殺可謂勇者之仁矣彥環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三

三

於革命之日首挺劍以語范質於宋則未必功在果先於周則其過不在人后矣王彥昇殺韓通太祖雖不加罪而終身不授節鉞是足垂訓後人矣保吉承衍咸以帝婿致位藩鎮其被驅策著戎功則保吉爲優况推功李繼隆尤爲不伐而有讓然械役名士縱意禽荒累德多矣

韓令坤慕容延釗符彥卿

論曰五季之亂內則權臣擅命外則藩鎮握兵宋興內外廓清若天去其疾或納節以備宿衛或請老以奉朝請雖太祖善御諸臣知機要亦否極而泰之象

也彥卿一門二后累朝襲寵有謀善戰聲振殊俗與時進退其名將之賢者歟今坤延釗素與太祖親善平荆湘則南服底定鎮常山則北邊載寧未嘗恃舊與功以啓嫌隙創業君臣有過人者類如是夫

王景王晏郭從義李洪信武行德楊承信侯章論曰王景輩微時或至爲盜負薪遭五代之亂奮身戎功重據邊要宋興稽顙北嚮太祖待以誠信宜無不自安者景趨利改圖乃至滅族王晏郭從義遷怒肆忿誣人以死侯章在藩邸有剝下之名李洪義狃於肺腑之戚而無外禦之志咎孰甚焉斯皆亂世之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三

四

習有不能盡去之者武行德守洛邑辯寃欺罔民用畏服顧不優於諸人耶

折德辰馮繼業王承美李繼周孫行友

論曰五代之季邊圉之不靖也久矣太祖之興雖不勤遠略而向之陸梁跋扈而不可制者莫不竭忠效節雖奔走僵仆而不避豈人心之有異哉良由威德之並用控御之有道也折氏據有谷府與李彝興之居夏州初無以異太祖嘉其嚮化許以世襲雖不無世卿之嫌自從阮而下繼生名將世篤忠貞足爲西北之捍可謂無負於宋者矣承美繼周分洩種落亦

能世其職者也繼業雖出戡叛之族而有循良之風方諫行友介遼晉間持兩端以取將相終以首鼠獲咎其諸異端之害歟全照職親禁衛素稱嚴果而昧於弭兵之利君子所不予也

侯益張從恩扈彥珂薛懷讓趙贊李繼勳樂元福趙晁

論曰侯益在晉漢時數為反覆觀其受命契丹私交偽蜀赤岡之戰復夜謁周祖宗屬長幼遭景崇鯨鯢殆無噍類推其心迹豈懷貳之罰歟薛懷讓趙晁為將皆忍於殺降晁子延溥能救後至之誅雖父子之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圭

五

親仁心相戾有若是者餘皆逢時奮武致身榮顯扈彥珂請擊河中卒用其策愚者之一慮云

郭崇楊廷璋宋偓向洪王彥超張永德王全斌

康延澤

論曰郭崇感激昔遇發於垂涕太祖察其忠厚亟焚思晦之奏雖魏文不疆於楊彪宋武無猜於徐廣何以加之廷璋開懷以待罕孺宋偓抗章以察重進向拱獻謀以平上黨乘時建功各奮所長有足尚者王彥超起自戎昭歷典藩服引年高蹈武夫之貞至於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張永德前朝

勲伐夙識太祖心懷尊奉雖有橋公祖之知而非人臣之不二心者矣乾德伐蜀之師未七旬而降款至諸將之功何可泯也王全斌黷貨殺降尋啓禍變太祖罪之而從八議之貸斯得馭功臣之道延澤能相地險豫謀屯備繼濤彥暉先登重傷殞沒無避咸可稱焉

趙曾

論曰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舊臣定策佐命樹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嘗乏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戚同體貴為國卿親若家相若宋太祖之於趙曾可謂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圭

六

難矣陳橋之事人謂曾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曾以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數年范王魏三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曾不亟於得政及其當揆獻可替否惟義之從未嘗以勲舊自伐偃武而脩文慎罰而薄歛三百餘年之宏規若平昔素定一旦舉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終身以輕勳為戒後皆如其言家人見其斷國大議閉門觀書取決方冊他日竊視乃魯論耳昔傳說告商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曾為謀國元臣乃能於式往哲著龜聖模宋之為治氣象

醇正茲豈無助乎晚年廷美多遜之獄大爲太宗盛德之累而會與有力焉豈其學力之有限而猶有患失之心歟君子惜之

吳廷祚李崇矩王仁瞻楚昭輔李處耘

論曰夫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感慨發憤效忠駿奔居備要任出握重兵如是而令名克終斯固可偉也吳廷祚策李筠之破如日觀其事誠有將略李崇矩秉純厚之德感史弘肇之恩保其叛亡之孥然交鄭伸不知其傾險坐謫炎海固無先見之明矣其子繼昌忘父仇以恤伸毋之貧雖非中道亦人所難王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五

七

仁瞻征蜀殺降附之卒肆貪矯之行鬱鬱而斃自貽伊戚尚何尤乎楚昭輔當陳橋推戴太祖遣之入安毋后亦必可託以事者及爲三司善於心計人不可干以私然終以訐直取寡信之名何歟處耘於創業之始功參締構克荆山靖衡湘勢如拉枯而志昧在和勲業弗究良可惜也李聯威晚之貴秉旄繼世抑造物之報嗇此而豐彼歟

曹彬潘美

論曰曹彬以器識受知太祖遂膺柄用平居於百蟲之蟄猶不忍傷出使吳越籍上私餽悉用施予而不

留一錢則其總戎專征而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者益可信矣潘美素厚太祖信任於得位之初遂受征伐之託劉鋹遣使乞降觀美所喻辭義嚴正得奉辭伐罪之體則其威名之重豈待平嶺表定江南征太原鎮北門而後見哉二人皆謚武惠皆與配饗兩家子孫皆能樹立享富貴而光獻章懷皆稱賢后非偶然也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爲宋良將第一豈無意哉若李濟者亦以材幹自結主知遂歷清顯謂爲陰德所致理或然也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五

八

張美郭守文尹崇珂劉廷讓袁繼忠崔彥進張

廷翰皇甫繼明張瓊

論曰崔彥進與王全斌征蜀黜貨殺降以致蜀亂惟劉廷讓一軍秋毫無犯紀律嚴否於斯別矣尹崇珂斤斤謹厚臨淄攻守之績嶺嶠廓清之勞至於卒事皇甫繼明力疾以護軍行純誠勇節皆足嘉尚張廷翰西征未親奇效張美雖稱幹敏而初有自愧之行郭守文敦詩閱禮輕財好施慎保封疆士卒樂用終以勳舊蒙眷聯姻戚里宋初諸將要終而論臧否異趣何昭昭若是哉

曹翰楊信党進李漢瓊劉遇李懷忠米信田重

進劉廷翰崔翰

論曰自曹翰而下嘗任將帥居節鎮者凡十人其初率由拳勇起家戎行雖不事問學而皆精白一心以立事功始終匹休而無韓彭之禍者由制御保全之有道也楊信以篤實重進以忠朴劉遇以淳謹廷翰以武勇稱故皆終始委遇而不替漢瓊雖木彊使酒米信所為雖多暴橫党進恟恟類懷姦詐懷忠論遷似昧大體然以征太原平江南戰徐河觀之皆不害其為驍果也至於奸謀善戰輕財好施所至立功則未有優於曹翰崔翰者也然不可與古之良將同日

三才史論贊要

卷之三十一

九

而語者崔之論奏平燕未免出於率爾而曹之殺降卒屠江州則又過於忍者也君子謂功莫優於二子而過亦先於二子信矣

李瓊郭瓊陳承昭李萬超白重贊王仁鎬陳思

讓焦繼勳劉重進袁彥祈廷訓張鐸李萬全

論曰太祖事漢周同時將校多聯事兵間及分藩立朝位或相亞宋國建皆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氣俛首改事且為盡力焉楊雄有言御之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此太祖之英武而為創業之君也歟

李穀胥居潤寶貞固李濤王易簡趙上交張錫

張鑄邊歸謙劉溫叟劉濤邊光範劉載程羽

論曰五季為國不四三傳輒易姓其臣子視事君猶傭者焉主易則他役習以為常故唐方滅即北面于晉漢甫稱禪已相率下拜于周矣君子傷之此雜臣傳所繇立也李穀邊歸謙寶貞固李濤輩或在廟堂或侍帷幄世主之所寵任社稷之所倚賴而更事異姓不能以名節生死倫義廢矣且穀以籌策自名乃不能料藝祖有客人之量及受李筠餽遺懼其見殺遂以憂死又何繆耶嗚呼魏范蔡齊顏見遠宜見褒於前史也

三才史論贊要

卷之三十一

十

張昭寶儀呂餘慶劉熙古石熙載李穆

論曰張昭居五季之末專以典章誤述為事博洽文史旁通治亂君違必諫時君雖尚之而不能從宋興敦獎碩儒多所詢訪庶幾獲稽古之效矣寶氏弟昇以儒學進並馳時望儀之剛方清介有應務之材將試大用而遽淪亡儼優游文藝脩起禮樂太宗尹京偁寶元僚冲淡回翔晚著忠諫若其門族官業之盛世或以為陰德之報其亦義方之効也餘慶當太祖居潛歷幙府名亞趙曾李處耘及二人登用一不介意其後相繼為眾所傾乃能為之辯釋熙古居大任

自處如寒素熙載立朝言無顧避喜薦善人穆以文學孝行見稱於時數賢雖當創業之始而進退之際藹然承平多士之風焉宜宋治之日進於盛也

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宋琪

論曰自薛居正而下嘗居相位者凡四人其始終出處雖不同然觀於其行事槩可見矣初朗州亡卒嘯聚爲盜監軍事疑城中僧千餘人皆與謀欲盡殺之居正緩其事賊禽而僧不與卒賴以活沈倫使吳越還請以揚泗軍儲百萬餘斛貸饑民朝論難之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

三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十一

得請乃已太祖每取書史館盧多遜預戒吏令白已知所取必通夕閱覽以是答問多中宋琪始爲程羽賈琰所抑繼爲多遜所忌其後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居相位即此而觀則守道蒙福者非幸致而投荒竄死者非不幸也宋雄善持論有氣節雖與琪齊名而爵位不侔者所遇不同焉爾嗚呼自昔懷材抱藝而抑鬱下僚以終其身者多矣豈特宋雄爲然哉

李昉呂蒙正張齊賢賈黃中

論曰詩云允也天子降爲卿士實爲阿衡實左右商

王言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足以相是君也太宗勵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昉舊德亟加進用繼擢蒙正齊賢迭居相位復進黃中俾參大政而四臣者將順德美脩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君臣各盡其道者矣君子謂李昉爲多遜所毀而不校蒙正爲張紳所污而不辨齊賢爲同列所累而不言黃中多所薦引而不有其功此固人之所難也而況四臣者皆賢宰輔又能進退有禮皆以善終非盛德君子其孰能與於斯

錢若水蘇易簡郭贊李至辛仲甫王沔溫仲舒

三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三

王化基

論曰自昔參大政贊機務非明敏特達之士不能勝其任若又飭以文雅濟以治具則盡善矣若水機鑒明敏儒而知兵李至剛嚴簡重好古博雅其於柄用宜矣王沔臨事精密能遠私謁而考課之議頗傷苛刻仲甫以吏事爲時用未免苟容之謂瑕瑜固不相掩也仲舒見舉於蒙正而反攻其短易簡不能周恤光逢而置之死地其不可與郭贊辨曹彬之誣化基伸禹錫之枉同日而語也明矣此純厚長者之稱所以獨歸於二子歟舉正繼踐台佐得風憲體舉元任

職邊郡有持重稱矧詔之父子又金尹兩京克濟其美何王氏子孫之多賢也

張宏趙昌言陳恕劉昌言張洎李惟清

論曰張宏爲樞副當用兵之際循默備位趙昌言爲御史中丞屢上書言兵乃兩易之中丞可使循默者居之乎宋失政矣昌言識李沆器王旦陳恕取士得王曾舉代得寇準皆可謂知人之明然趙好獎拔而頗樹黨與終以取敗陳典貢舉務黜南士以避嫌疑皆非君子所爲也昌言尚氣敢言恕爲宋人能吏之首庶足稱矣劉昌言感趙曾之遇身後經理其家然

三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主

委親鄉里十年而不迎侍厚薄失措又何取乎張洎初勸李煜勿降旣而不能死之大吠非主之對徒以辯舌僥倖得免厥後揣屢百端譏毀正直利口之士鮮不爲反覆小人也李惟清居臺端恨失政柄恣情驚擊舊史稱爲俗吏又奚責焉

柴禹錫張遜楊守一趙鎔周瑩王繼英王顯

論曰自柴禹錫而下率因給事藩邸以攀附致通顯者凡七人若守一之質直趙鎔之勤謹服勞雖久而益脩乃職則其被眷遇也宜矣張遜優於理財而未免於媚嫉周瑩練習軍旅而頗傷於酷濫禹錫素稱

勤敏而不能不涉於朋比王顯雖謹介自將而昧於學識故莫逃於齟齬之譏若以勤謹被信任者德冠樞宥而善終如始者其惟繼英乎易曰君子有終吉此之謂也

陶穀扈蒙王著王祐楊昭儉魚崇諒張洸高錫

論曰自唐以來翰林直學士與中書舍人對掌訓辭頌宣功德箴諫闕失不專爲文墨之職也宋興亦采詞藻以備斯選若穀之才雋著之敏達澹之治迹錫之策慮見之敦質咸有可觀然豫成禪代之詔見薄時君終身不獲大用及夫險誠忌前酣營少檢附勢

三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主

希榮構譏謀已皆無取焉蒙博洽長厚繼實儀裁定儀制惜乎南郊之議請去太祖以宣祖配夫爲識者所非昭儉抗論跋扈志除驕將而多言歷詆自取惡名抑好訐爲直者與崇諒奉親篤至反罹間毀終身歸養而不復起後蒙旌賁之典則爲善者聳動矣祐以百口明符彥卿無他志且言以猜忌殺無辜者享國不長因以杜大宗之他疑又却盧多遜之傾趙曾以致被黜仁者有後宜乎子且爲宋元臣焉

顏衍劇可久趙逢蘇曉高防馮贇邊珣王明許仲宣楊克讓段思恭侯陟李符魏不董樞

論曰顏衍振舉風憲不避強禦劇可久居廷尉之任以平允聞趙逢米斷之士而獨尚嚴酷處之要密之職則非所宜蘇曉銳意深刻榮致人罪後嗣衰謝厥報不誣高防陳逆順以等臣而體明慎而究疑獄治迹清操沒而彌章若其自誣以謀人之死古人何加焉馮贊省關市之可賦設方略以擊賊功若可稱而巧宦任數竟致傾敗理固然矣邊瑊王明許仲宣楊克讓當官效用以清幹稱然仲宣寬簡持重造次不撓蓋人之難能者王明累參戎事預立戰功至若開諭元福止其暴誅此赴踰之仁也段思恭遏亂兵擊

二十史劄記

卷之三

五

群寇便宜從事以著奇績斯亦可矣然不能動遵規矩速訟左降者再馬侯陟吏才適用患在枝刻李符博通時務乃事深文以致投荒自弊遂爲口實魏丕久典工効以濟戒用至於平反寃盜之獄抹楊承信之誣善尤可稱董樞論平吳伐蜀及取廣南咸克舉之且多戰功而以貪墨取敗惜哉

馬令琮杜漢徽張廷翰吳虔裕蔡審廷周廣張勳石職張藏英陸萬友解暉李韜王晉卿郭廷謂趙延進蕭超

論曰太祖有天下凡五代之臣無不以恩信結之既

以安其反側亦藉其威力以鎮撫四方故一時諸將吳虔裕蔡審廷之徒數從征討咸有勞績焉若馬令琮守河內儲兵食以迎王師解暉擊湖南月鋒鏑以禽敵將此忠蓋驍果尤可稱者漢徽之疾危辭藥藏英之爲親復讎亦皆一節之美惟張勳嗜殺晉卿貨雖立威著勳所不取也

楊業荆罕儒曹光實張暉司超

論曰昔許子卒於師葵之加等春秋書之所以褒臣節而儆官守也業罕儒光實咸當捍城之寄臨戎力戰歿于敵境雖罕儒恃勇不戒光實甘賊遷之言失

二十史劄記

卷之三

六

在輕敵然其志軀徇節誠可嘉也業本太原驍將威太宗寵遇恩有以報常勝之家千慮一失然其素得士心部卒不忍離去從之以歿則忠義之風槩可見矣嗣興延昭並克紹勲伐延昭久居邊閫總戎訓士威名方略聞于敵人於嗣爲優暉於危時則有陷陣之功平日則獻息戎之諫超頻戰以清淮海其忠誠勇果率有可尚者焉

李進卿楊美何繼筠李漢超郭進李謙溥姚內斌董遵誨賀惟忠馬仁瑀

論曰宋初文廣劔南太原各稱大號荆湖江表止之

貢奉契丹相抗西夏未服太祖常注意於謀帥命李漢超屯關西馬仁弼守瀛州韓令坤領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勳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並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資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厚爲飲食錫賚以遺之由是邊臣富貴能養死士使爲間諜洞知敵情及其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七

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師平西蜀拓湖湘下嶺表克江南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羣下之所致也若李進卿楊美亦專師西征而美居北海以樂易結民心誠德爲政之本延握承矩守恩允正皆紹先業以勲名著承矩議屯田贊和好其謀甚遠守恩以果敢死事宋之武功於斯爲盛焉

王贊張保續趙玘盧懷忠王繼勳丁德裕張延

通梁迥史珪田欽祚侯贊王文寶翟守素王侁

劉審瓊

論曰王贊晉述小校有奉公之節繩姦列郡不畏強禦保續單車出使不辱君命懷忠識荆渚之將危繼勳知番禺之可取侯贊久治邊郡文寶數護屯兵斯各一時之效也德裕梁迥欽祚王侁皆練習戎旅頗著勲勞然卒疆戾而乏溫克以逮於戾斯乃名哲之所戒玘以剛儉蒙侮各珪以發擿肆威福其不遘者歟守素不事躁競審瓊克享期願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此之謂也

劉福安守忠孔守正譚延美尤達常思德尹繼

倫薛超郭密田仁朗劉謙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八

論曰宋初諸將率奮自草野出身戎行雖盜賊無賴亦廁其間與屠狗販繒者何以異哉及見於用皆能卓卓自樹由御之得其道也劉福御下有方略所至著績受祿雖厚而不爲燕安之謀可謂國爾忘家者矣守忠練達邊事挺身謙慎弭卒校之變於談笑之頃非善於行權者不能也仁朗沈毅有謀累從征討綏州之役不惟無功而反坐追撓豈其計之不善哉特爲譏邪所構爾自餘諸子皆積戰功以取通侯若延美之開門示敵思德之翼衛王帥繼倫之襲擊契丹薛超之累創赴戰元達之請赦亡命郭密之訓撫

士卒斯皆忠義仁勇有足稱者罕瑄思讓若斌若謙雖乏奇功而亦克共乃職能分過者也守正素練戎旅累任邊要而矜勞肆忿視於勞謙之君子能無愧乎

劉保勲滕中正劉蟠孔承恭宋瑤袁廓樊知古
臧丙徐休復張觀陳從信張平王繼升尹憲王賓安忠

論曰太宗居潛左右必求忠厚彊幹之士及卽位脩舊邸之功陳從信張平王繼升尹憲王賓安忠六人者咸備任使又皆畀以兵食之重寄而各振舉其職

二十史劄記卷之五

卷之三

九

馬有足稱者矣然平不脩舊怨庶幾進於士夫之度從信所進邪佞以術蠱惑上心猶不免於近侍之常態歟

張鑑姚坦索相宋太初盧之翰鄭文寶王子興
劉綜下衣許驤裴莊牛冕龔崇古袁逢吉韓國華何蒙慎知禮

論曰八政之首食貨以國家之經費不可一日而無也然生之有道而用之有節則存乎其人馬爾張鑑將命西蜀處置得宜庶乎可與行權者也子輿裁損經制索湘議罷茶許驤謹守儒行知禮篤信經學

同平不辱君命皆有足稱者馬太初自謂達性命之蘊上流於釋老之歸文寶久任邊郡而不免以生事參知劉綜著勞劓易而短於經術從吉勤於公務而疎於訓子固未得爲盡善也自餘諸子之翰虧潔白之操下衣乏仁恕之道見之棄其城守坦之疎於輔導則君子所不予也

馬全義雷德驤王超

論曰全義德驤遇知太祖太宗超復翊戴真宗宜致崇顯然董董無渝人者而各有子勒勳於國籍若知節生將家喜讀書立朝爭事以剛正稱天下其邪之

二十史劄記卷之五

卷之三

十

司直數有終起進士明幹知兵平蜀鉅賊振聲鄰敵可謂肇敏戎公矣至於精神折衝名聞四夷矯矯虎臣則德用其有焉

王繼忠傳潛戴興王漢忠王能張凝魏能陳興

前均張進李重貴呼延贊劉用耿全斌周仁美
論曰繼忠臨陣赴敵以死自效其生也亦幸而免然在劍庭貴寵用事議者方之李陵而大節固已虧矣潛爲三路帥握兵八萬餘大敵在前逗撓畏縮致康保裔以無援戰沒此而不誅宋於是乎失刑矣興均輩或由藩邸進或自行伍起一時際會出則書勲轅

門入則拱扈嚴陞求其如古名將則未之見也

田紹斌王榮楊瓊錢守俊徐興王杲李重誨曰

守素張思鈞李琪王延範

論曰紹斌從征討凡踰百戰未嘗以爲憚屢被廢斥未嘗以爲嫌太祖有盜馬罪引見賜予屈法使過用能致其力也榮薄事親下詔督過瓊折州卒足以釋妖惑王杲辭賄于夏思鈞拔身自歸當斬而實琪以鄙稱守俊與革以勇得備給使守素久練邊計人頗畏伏重誨雖將略不足亦有可稱大抵武夫悍卒不能無過而亦各有所長略其過而用其長皆足以集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

呂端畢士安寇準

論曰呂端諫秦王居留表表已見大器與寇準同相而常讓之留李繼遷之母不誅真宗之立閉王繼恩於室以折李后異謀而定大計既立猶請去簾升殿審視然後下拜太宗謂之大事不糊塗者知臣莫過君矣宰相相和不足以定大計畢士安薦寇準又爲之辨誣契丹大舉而入合辭以勸真宗遂幸澶淵終却鉅敵及議歲獎因謀重賄要其久盟由是西夏失

牽制之謀隨亦內附景德咸平以來天下又安二相協和之所致也準於太宗朝論建太子謂神器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此三言者可爲萬世龜鑑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承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啓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動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豈不信哉

李沆王旦向敏中

論曰宋至真宗之世號爲盛治而得人亦多李沆爲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

相正大光明其焚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之私請遷靈州之民以奪西夏之謀無愧宰相之任矣沆嘗謂王旦邊患旣息人主侈心必生而聲色土木神僊祠禱之事將作後王欽若丁謂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真宗不可用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害皆報罷之後神宗信用安石變更之言馴至焚擾世稱沆爲聖相其言雖過誠有先知者乎王旦當國最久事至不謬有謗不校薦賢而不市恩挾罪輒宥而不費辭澶淵之役請于真宗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真宗答之曰立太子契丹踰歲給而借幣西夏告民饑而假糧皆

一語定之偉哉宰相才也惟受王欽若之說以遂天書之妄斯則不及李沆爾向敏中耻受賊物之賜以遠其汙預避市舶之嫌以全其廉堅拒皇甫侃之書以免其累拜罷之際喜慍不形亦可謂有宰相之風焉

王欽若丁謂夏竦

論曰王欽若丁謂夏竦世皆指為姦邪真宗時海內又安文治洽和群臣將順不暇而封禪之議成於謂天書之誣造端於欽若所謂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竦陰謀猜阻鈞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

二十史劄記

卷之三

三

得患失也欽若以贓賄干吏議其得免者幸矣然而黨惡醜正幾敗國家謂其尤者哉

陳堯佐宋庠

論曰咸平天聖間父子兄弟以功名著聞于時者於陳堯佐宋庠見之省華聲聞由諸子而益著堯佐相業雖不多見世以寬厚長者稱之堯叟出典方州入為侍從課布帛脩馬政減冗官有足稱者庠明練故實文藻雖不逮祁孤風雅操過祁遠矣君子以為陳之家法宋之友愛有宋以來不多見也嗚呼賢哉

陳執忠劉沆馮拯賈昌朝梁適

論曰此五人者皆以文史為宰相執中建儲一言適契上意不然何超遷之驟也然與劉沆皆寡學少文希世用事馮拯議論多迎主意昌朝明經術而尚阿私梁適晚法今而挾智術斯君子所不與也若執忠不受私謁沆臨事強果拯從容一言免謂於誅死此又足稱者焉

魯宗道薛奎王曙蔡齊

論曰章獻太后稱制時群臣多希合用事魯宗道薛奎蔡齊參預其間正色孤立無所回撓宗道能沮劉氏七廟之議奎正母後哀冕為非禮齊從容一言紀

二十史劄記

卷之三

三

女后相踵稱制之患真所謂以道事君者歟曙辨奸斷獄為時良吏在位又多薦拔名臣若請羣臣立家廟以復古禮皆知為政之本焉

楊礪宋湜王嗣宗李昌齡趙安仁陳彭年

論曰楊礪遭遇龍飛致位崇顯自以夢協其兆而忠言善政一無所述惟棄官待母不以科名自代蓋有取焉宋湜懿文多識名動人主至於李沆同命雖去沆遠甚然樂善好施士類歸之亦可尚也王嗣宗治家能睦為政可稱所至立徹涵祀亦人之所難至於剛愎少文謀害王旦王魯與寇準相忤其餘不足觀

也矣李昌齡累更劇任遂階大用黨邪徇貨遂貽終身之玷良可醜也趙安仁言事切中時弊及答契丹書不失祖宗規式又能以凶器之言折敵不使矜戰可謂才辨之臣矣其孫君錫於元祐反正論格蔡確章惇復官之命庶幾無忝所生陳彭年以辭藻被遇上表獻箴詳練儀制若可嘉尚乃附王欽若丁謂溺志爵祿其爲小人之歸豈不重可嘆也哉

任中正周起程琳姜遵范雍趙稹任布高若訥

孫沔

論曰君子惟能立身而後可以佐國中正起自陷朋

三才史論卷之五

卷之五

五

黨遵稹儉邪沔頗知兵而以沔敗琳有才器能斷大事然獻武后臨朝圖於章獻君子鄙之雍任邊寄而覆軍敗將幾不自保若訥喜申韓管子之書中師布少所建明殆亦未足與議也

高瓊范廷召葛霸

論曰真宗澶淵之役高瓊之功亦盛矣范廷召年十八能手刃父讐瓊將磔于市幸以逃免葛霸善擊刺馬射給事藩邸皆非素習韜略者也及其出身戎行迭居節鎮而卓有可觀由所遇之得其時也或謂瓊頗自用謀議不及參佐而洞曉軍政霸雖失於哭懦

而能謹直自持廷召性雖癖在軍中四十年累從征討所至有功皆不害其爲驍果也廷召諸子珪爲最賢霸子懷敏以戰死固皆足稱若繼宜繼勲之將業則過其父遠甚此克勤敏功鍾慶之碑所由以立歟夫以三子之自樹如此而不得與狄青郭達同日而論者豈非拳勇之有餘而器識之不足也歟

曹利用張耆楊崇勳夏守恩狄青郭達

論曰宋至仁宗時承平百年武夫驚卒遭時致位者雖有之起健卒至政府隱然爲時名將惟青與達兩人爾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無大勝亦無大敗最後崑崙一舉頗著奇雋攷其識量亦過人遠矣達料葛懷敏之敗如燭照龜卜一時最爲知兵雖南征無功用違其長又何尤焉

李諮程戡夏侯嶠盛度丁度張觀鄭戡明鎬王

堯臣孫抃田况

論曰時治平而文德用則士之負藝致位政府宜矣李諮程戡曉暢吏事諮變茶法雖浮議動搖乍行乍止卒無能易其說戡任邊寄守以安靜非必智謀抑所遇之時耳嶠尚莊老以善著稱張觀丁度孫抃世推其德性淳易而盛度每爲寮友猜憚心迹固何如

也哉明偉宏放亦一時之俊堯臣議論鏗鏘止誼而不謀利其最優乎鎬堅正寡合馭軍嚴臨事果其安撫河東邊塞後來父老道其舉動措置輒嗟嘆追思況有文武才略言事精暢然欲徵兵驕迺降卒弗忌陰禍惜哉

田錫王禹偁張詠

論曰傳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鯁蹇諤之節蔚爲名臣所遇之時然也禹偁制戎之策厥後果符其言而醇文與學爲世宗仰錫身沒之後特降褒命以資直操與夫容容嘿嘿以持祿固位者異矣詠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七

所至以政績聞天子嘗曰詠在蜀吾無西顧之憂其被獎與如此然皆骯髒自信道不諧偶故不極於用云

掌禹錫蘇紳王洙胥偃柳植聶冠卿馮元趙師民張錫張揆楊安國

論曰馮元質直博雅有古君子之風歐陽脩稱師民醇儒碩學在仁宗時益繇宿望先後執經勸講庶有所補益矣張錫清慎欽晦晚始見知揆及安國父子俱侍經幄考求其說亡過人者夫博習脩潔之士潛德隱行不聞于世者多矣繇是言之士遇不遇豈非

命哉

尹洙孫甫謝絳葉清臣楊察

論曰尹洙崎嶇兵間亦可論天下之事孫甫馳騁言路咸以文學方正知名絳文詞議論尤爲儒林所宗朝廷方欲倚用之不幸死矣最後清臣察繇進士高等不數年致位侍從立朝謇謇無所附麗爲一時名臣豈非出於上之所自擢故奮勵不撓以圖報稱哉韓丕師頌張茂直梁顥楊徽之呂文仲王著呂祐之潘慎脩杜鎬查道

論曰丕之清介頌之和預顥之明敏茂直之淳厚俾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八

領詞職固無忝矣若文仲之器韻淹雅慎脩之醞藉該貫杜鎬之博聞強識查道之純孝篤義置諸左右啓沃尤多豈直講論文義而已哉若祐之不喜趨競徽之深疾幸進風采凝峻又其卓然者也徽之嘗謂仲舒冠準以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浸薄君子以爲名言云

孔道輔鞠詠劉隨曹脩古郭勣段少連

論曰古人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當天聖明道間天子富於春秋母後稱制而內外肅然紀綱具舉朝政亡大闕失奸人不得以自肆者繇言路得人

故也是時孔道輔鞠詠劉隨曹脩古迭爲諫官御史郭勸段少連繼之皆侃侃正色遇事輒言雖被斥逐不更其守及帝既親政道輔勸少連復任言責郭后之廢引議慷慨犯人主責大臣其氣益壯遺風餘烈天下至今稱之詩所謂邦之司直其庶幾歟

彭乘嵇穎梅摯司馬池李及燕肅蔣堂劉夔馬亮陳希亮

論曰乘雅恬退穎不阿貴戚有儒者之風摯淳靜而不矯池質易而長厚肅議法平恕及堂夔清脩自守蓋侍從之選也希亮爲政嚴而不殘其良吏與馬亮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三

饒才智而寡廉稱士論以此惜之

狄裴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李垂張洞李仕衡李溥胡訓薛顏許元鍾離瑾孫冲

崔嶧田瑜施昌言

論曰狄裴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並以文辭高第累侍從歷方州始爲名臣終鮮大過考其行事可見也李垂寧去華近不肯見宰相張洞以直言正論爲大臣所忌則其抱負從可知矣若李仕衡而下十人皆能任劇繁然或寡廉稱或有醜行君子耻之

楊偕王汾杜杞楊畋周湛徐的姚仲孫陳太素李虛已張傳俞獻卿陳從易楊大雅

論曰仲孫以才力自奮於時論事著效號爲能吏太素尋曾能知法意理官之良也虛已獻卿立朝雖微卓犖大節及爲他官所至有吏稱若從易拒釋憾之言大雅辭襲衣之遺卒使權奸愧歎抑又可尚哉

邊肅梅詢馬元方薛田冠城楊日嚴李行簡章頻陳琰李有張秉張擇行鄭向郭稹趙賀高覲袁抗徐起張旨齊廓鄭驤

論曰歷觀數子風跡雖不同其爲政愛民謙已利物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

三

有古道焉若旨浚渾河覲罷採金抗論互市起賑窮戢暴驤推功與人皆無所愧矣趙賀不忘李中庸而齊廓兄弟棄親以徇榮用心何其不同哉

王臻魚周詢賈黯李京呂景初吳及范師道李絢何中立沈遄

論曰慶曆以來任諫官御史名有風采見推於時者繇臻京之輩凡數十人觀其所陳蓋不虛得及之論閹宦真仁人之言其最優乎絢中立遄亦有美才致位通顯然皆以酒失自累故不能無貶焉

張昱之魏瓘滕宗諒李昉趙湘唐肅張述黃震

胡順之陳貫范祥田京

論曰人臣之職當奮不顧身而庸人怯夫於國事則噤喑而不言若胡越肥瘠之不相干如張述者其亦忠且果矣黃震指李溥忤權臣胡順之擊強宗爲衆人所不敢爲陳貫論兵事范祥畫邊計皆一時雋士妖盜竊發京出孤力保城南置妻孥之憂先登示賊其勇蓋可壯也

周渭梁鼎范正辭劉師道王濟方偕曾頴叔劉

元瑜楊告趙及劉湜王彬仲簡

論曰宋一海內文治日起楊億首以辭章擅天下爲

三才論贊

卷之三

三

時所宗蓋其清忠鯁亮之氣未卒大施悉發於言宜乎雄偉而浩博也劉筠後出能與齊名氣象似爾至於文體之今古時習使然遑暇議是哉晁迥寬易與物無忤父子先後典書命稱爲名臣薛映學藝吏術俱優而挾忿以快人之私君子病之

謝泌孫何朱台符戚綸張去華樂黃目柴成務論曰泌述唐漢之治台符陳商周之鑒歷布腹心奏議反覆論當世事盡言無隱何建五議論據十事皆切於輔治何勤接士類綸樂於薦士皆足以儀表當世者也去華頗尚氣節而能作成後進黃目屬辭淹

緩而著述浩瀚成務寡清白之操而專對不辱俱有足稱者焉

喬惟岳張雍董儼魏廷式盧瑛宋搏凌策楊單

陳世卿李若拙陳知微

論曰惟岳明習吏事才足以治劇而能曲全法掾其仁恕藹然雍雖素稱鄙吝而勤恪清幹觀其悍守亦可見矣儼務進瀆貨廷式傾險忌刻自不容於清議若搏經制漕運有方策之處事精詳治迹昭著單之律身廉潔兼勤吏事世卿之安遠若拙之專對皆爲時論所許繹以謹愿克世其家知微敦實有材幹

三才論贊

卷之三

三

不辱其職亦可尚也至若王陟以謹幹稱而取士以謗致汙惜哉

上官正盧斌周審王裴濟李繼宣張旦張煦張

佶

論曰李順叛蜀攻陷郡邑正扞劍門斌守梓潼其績最多契丹入寇審王繼宜拔陷將於重圍之中固有餘勇佶煦宜力西南勤幹威惠亦皆可取濟旦以旅城扞強寇援絕戰死一代死事之表表者其可泯諸王延德常延信程德玄王延德魏震張質楊允恭秦義謝德權闢日新靳懷德

論曰世乏全材則各錄其所長而用焉亦皆可以集
事功允恭有心計好言事是時摘山煮海方丹之漕
規制未備故因其建白而從之利甚博焉藝亦精心
敏職士大夫許其器精德權清廉強伎矯名好威然
其斥謝必以大臣非可受辱識堂陛之分長者之言
哉延德而下邁會進陟迭居事任其指使治迹各有
可取者焉

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

論曰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皆賢相也四人風烈往
往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獻臨朝頗挾其才將有專制

卷之三

三

之患迪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覲而仁
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古人所謂社稷臣於斯
見之知白衍勁正清約皆能斬惜名器裁抑僥倖漂
然有大臣之槩焉宋之賢相莫盛於真仁之世漢魏
相唐宋璟楊綰豈得專美哉

晏殊龐籍王隨童得象呂夷簡張士遜

論曰呂夷簡張士遜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弼仁宗
之世天下承平因時制宜濟以寬厚相臣預有力焉
士遜練習民事風蹟可紀而依違曹利用以取譏方
夷簡在下僚諸父蒙正以宰相才期之及其為相深

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頗務收恩避怨
以固權利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過舉咎莫大焉雖
然呂氏更執國政三世四人家之盛則未之有也

韓琦曾公亮陳升之吳充王珪

論曰公亮靜重鎮浮練達典憲與韓琦並相號稱老
成升之自為言官即著直聲然皆挾術任數公亮疾
琦專任薦王安石以間之升之陰助安石陽為異同
以避清議二人措慮如此豈誠心謀國者乎新法之
行何望其能正揅也及安石去位充珪實代之天下
喁喁思有所休息充力不逮心同僚左掣右伺至鞅
君也與哉

富弼文彥博

論曰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
有餘足比富弼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
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彥博立朝端重
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
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
大臣之風又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之末共定

大計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豐而降弼彥博相繼以老憐人無忌善類滿胥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豈不信然哉

范仲淹純仁

論曰仲淹初在制中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爲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烈數語生平事業備見於是豪傑自知之審類如是乎攷其當朝雖不能久然先受後樂之志海內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爲豈讓古人哉純仁位過其父而幾有父風元祐建議攻熙豐太急純仁據蔡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

三五

韓億韓絳韓維韓縝

論曰王偁曰昔袁安未嘗以臧罪鞠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單乎後昆韓億不悅攜人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皆盛德事也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適於同維適於正縝適於嚴嗚呼維其賢哉

包拯吳奎趙鼎唐介

論曰拯爲開封其政嚴明人到于今稱之而不尚苛

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奎博學清重君子人也并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猶古遺愛介敢言聲動天下斯古遺直也夫聰諫者明君所難以唐文皇猶弗終於魏徵觀四臣固諫與吮逆心或不能堪而仁宗容之無拂誠盛德之上哉觀世孝淑問難進義問強敏恕尚行不限家聲有足美云

邵亢馮京錢惟演

論曰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馮京爲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焉邵亢知太常裁損張貴妃卹典賴王授室公主下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

三六

嫁請用古典可謂不愧其官守矣邵必亦習禮者也預脩唐書而能力辭以爲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豈非名言乎錢惟演敏思清才著稱當時然急於柄用阿附希進遂喪名節錢氏三世制科易明逸皆掌書命時人榮之惜乎易以輕偶明逸以傾險益爲時論所憾云

張方平王拱辰張昇趙鼎胡宿

論曰張昇清忠諒直趙鼎雅量過人胡宿學通天人之奧攷其立朝大節皆磊落爲良執政宗愈仍居右轄而學術視宿則有間矣宗回非邊將材其守河湟

之議蓋以趣种朴於死斬合上意以解其責爾若胡氏之世大也殆脫萬人于水死而陰德之所致與

歐陽脩劉敞曾鞏

論曰劉敞博學雄文都於遠古其爲考功仁宗賜夏竦謚上疏爭之以爲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詔定樂中貴預列又諫曰臣懼爲袁盎所笑此豈事君爲容悅者哉攸雖疎雋文埒於敞秦世克肖世稱三劉曾鞏立言於歐陽脩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若劉氏曾氏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蔡襄呂洙王素余靖彭思永張存

論曰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賢御史也襄數論治體推韓琦范仲淹之賢素請罷不急之賞論仁宗納二女子爲非靖黜夏竦王舉正爲不可用蓋仁宗銳於求治數君子提綱振紀而扶持之卒成慶曆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於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蠻徼卒收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尹開封雖頗厭煩劇再爲潤州邊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若呂洙論陳執中則不欲以口舌中人彭思永名士

能識程頤之賢而不能容歐陽脩之剛蔣之奇之誣竟坐是黜士論憾之劉平之死衆莫敢言張存獨奏而明之使忠義之氣死而復生較之諸人亦無忝焉

鄭獬陳襄錢公輔孫洙曾鞏呂頤劉述劉琦錢

顥鄭俠

論曰誨以言三黜述琦顥窮厄至死皆克然無悔身雖不偶而聲名則昭著於天下後世矣俠以區區小官雖未信而諫能以片言悟上殃民之法幾於一舉而空之功雖不成而此心亦足以白於天下後世呂惠卿鄧綰之罪可勝誅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何剡吳中復陳薦王獵孫思恭周孟陽齊恢楊

繪劉庠朱京

論曰何剡吳中復皆良御史也剡出夏竦阻王守忠姦人庶幾少戢矣中復耻識而臺官其所守可見矣薦之論李定思恭之右歐陽脩繪請惜老成庠不附新法數子所見何其同也獵爲今而興孔子廟孟陽以教授而參決大計此其卓然者乎恢臨政簡約無可議者京持論端確竟以去位君子惜之

許昭敏高化周美闢守恭孟元劉謙趙振張忠

范恪馬懷德安俊向寶

論曰蔚昭敏高化周美蓋皆有功於邊鄙者化在蜀州取軍中積材以塞水患又罷平反冤獄脫人於死蓋武人之知民事者美敗夏人焚族部城徑若未嘗擇便利而所向輒勝所得祿賜悉分與麾下士亦樂爲之用推古良將何以加此固守忠慕郭進爲人而慷慨自效起徒步至刺史其志亦豈小哉孟元劉謙馬懷德范恪皆經略西鄙數戰有功其初起自卒伍而能練習民事招輯散亡不獨一武夫而已趙振挽殭命中精曉兵機塞門之敗振擁兵不救何獨暗於此邪子珣年少習書史閱武技用兵以來人以爲無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三九

石普張孜許懷德李允則張亢劉文質趙鑑

論曰石普曉暢軍事習知民庸然揣摩時政終以罪廢張孜雖稱持重跡其所長無足取者許懷德以悞不任事數遭貶斥其不及普遠矣劉文質以私錢給軍且脫人於死仕雖僭蹇聲名俱章章矣漢以小官能抗疏母后輯暴弭姦則其餘事也滬水洛之戰從

容退師泥之才略其最優者歟趙鑑有吏能出米塞下以振契丹亦仁人之用心李允則在河北二十年設施方略不動聲氣契丹至以長者稱之張亢起儒生曉韜略琉璃堡免毛川之捷良快人意區區書生功名如此何其壯哉奎以治跡著稱其視亢蓋所謂難爲兄難爲弟者歟

劉平任福

論曰元昊乘中國弛備悉衆寇遼王師大鵬者三夫豈天時不利哉亦人謀而已好水之敗諸將不戰以死噫趨利以違節度固失計矣然秉義不屈庶幾烈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四

士者哉

景泰王信蔣偕張忠郭恩張岳張君平史方盧鑑李渭王果郭諮田敏侍其曙康德輿張昭遠

論曰郭諮以其智巧材略自見於功利之間有足稱者曙抑其次也餘皆碌碌者矣如方之禦寇鑑之料敵王果持法峭深治軍嚴辨茲其長也田敏屢有戰功而貪墨敗度幸容於時李渭治無遠略一失機會關中兵禍數年不解德輿閉門以棄其民昭遠計推場所入焉知聖人懷柔之意哉

王安石王安禮王安國

論曰安石惡蘇軾而安禮救之昵惠卿而安國折之議者不以咎二弟也惟其當而已矣安禮爲政有足稱者安國早卒故不見其用云

李清臣安燾張璪蒲宗孟黃履蔡挺王韶薛向
張案

論曰神宗奮英特之資乘財力之富銳然欲復河湟平靈夏而蔡挺王韶輩策策起諸生委囊衣謝勳戎馬間世非無材顧上所趣尚磨厲奚如耳觀挺之治兵韶之策敵案之制勝亦一時良將蔣向雖無三子勞而董漕邊饑不乏仰給持重樞府不啓事端又其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聖

善也若厚之降隴援賸征取湟鄯廓州功足繼韶而嗣昌造礮北代迺停於向可勝誅邪雖然佳兵好還道家所戒卒之案以左道殺綬以鑄錢陷此非其驗也與
常秩鄧綰李定館置蹇周輔徐鐸王廣淵王陶
王子紹何正臣陳繹

論曰王廣淵在仁宗時因近昵獻文於英宗潛邸固已有竊取功名之心蓋爲臣之不忠者雖列侍從烏足道哉王陶始爲韓琦所知在御史時頗能譏切時政及爲中丞則承望風旨攻琦如仇讎欲自取重位

其忘姜愚布衣之義又不足貴矣王子韶之陷祖無擇何正臣之論蘇軾皆小人之盜名陳繹希合用事固無足道然於獄事多所平反惜乎閤門不肅廉耻並喪雖明晚史事何足取焉

任顯李參郭中錫傅求張景憲賈卞張瓌孫瑜

許遵盧士宗錢象先韓琦杜純杜常謝麟王宗

望王吉甫

論曰宋取士兼習律令故儒者以經術潤飾史事舉能其官道惠政及民而緩登州婦獄君子謂之失刑士宗象先皆執經勸講其爲刑官論法平恕宜哉禱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聖

吏事絕人民懷其德純以微官能著清節絃議獄必傳經誼風義藹然常坐護危婦麟定徃僚宗望弭萬州之變皆靖至難之事於談笑間吉甫一於用法而廉介不回有足稱云
孫長卿周沆李中師羅拯馬仲甫王居卿孫構
張說

論曰長卿性務廉潔以能臣稱中師用法刻深以治辨稱雖均爲材吏而優劣自見拯及仲甫俱能爲國興利除害構始開西南邊說遂拓盡夷被進用雖有他善而不能追清議至於沆決河議緩遠民折鄰使

歷有可稱述者其最優歟

沈邁沈括李大臨呂夏卿祖無擇

論曰沈邁以文學致身而長於治才沈括博物洽聞貫手幽深措諸政事又極開敏呂夏卿號稱史才尤精譜牒之學宋之縉紳士各精其能學不苟且故能然也李大臨官居繳駁克舉其職祖無擇治郡所至能脩校官是皆班班可紀者然大臨以論李定絀無擇以忤安石廢棄終身卽是亦足以知二人之賢矣

盧革
陳師孟張問陳舜俞苗時中韓贊楚建中張頤

二十史劄記要

卷之三十一

四三

論曰宋室之人才亦盛矣青苗法始行滿朝耆壽故臣法家拂士引古今通誼盡力爭之而不能止往往多自引去及數年之後憲令既成天下亦莫如之何已而問守遠郡尚能懇懇爲民有言舜俞京蒙俱以區區一縣令力抗部使者視棄其官如弊屣類非畏威懷祿者能之師孟活饑甌與水利趙姦誅惡所歷可稱建使契丹正主席禮毅然不少屈時中止林廣縱兵追蠻深達兵家之策替居諫省舉劾無所避允有直臣之風建中雅量邵敏辭嚴氣正尤爲奇偉頤雖有才而深文狡獪豈其天性然革始終廉退秉不

免於阿徇時好行監法以虐民父子之習相遠哉

滕元發李師中陸說趙鼎孫路游師雄穆衍

論曰自熙寧至於紹聖四方之事多矣夏人乍服乍叛其地或予或奪廟堂之上論牘有定相爲短長元發師中輩七人一時謀謨蓋可考也元發論君子小人言簡而盡足動人主而神宗或安石之言竟弗之悟師中豫識安石於鄆令以爲日省王敦將亂天下蓋又先於呂誨矣說能鎮撫西夏又能靖文趾之難誠有禦邊之才其子師閔爲時寵利無足取者趙鼎徂於西陲之勝取敗南喬後復鬼名庶足自贖朝臣議棄河湟孫路以一言止之使司馬光自悔幾於誤國及取青唐下邈川可驗其能然右王愍而困王瞻非大將之器也游師雄之禽鬼章復洮州以致諸國入貢校之諸將其功獨爲雋偉衍爲政得民心旣去而亂兵不忍驚其母德之足以感人有是如夫

二十史劄記要

卷之三十一

四四

楊佐李兌沈立張揆張壽俞允劉瑾問詢葛官論曰佐立擅水衡之政爲時所稱允居官論諫無所表襮先克承之揆之孝壽之智瑾之苛嚴詢之辭令皆著一時自致顯官俞允制軍禁暴足爲能臣而希時相之意倡請西征使其不死邊陲之禍其可旣乎

葛氏自宮以下簪纓相繼盛哉

張田榮諱李載姚渙朱景李琮朱諱隆盧上宏

單煦楊仲元余良肱潘風

論曰張田免禁兵毒於瘴癘士宏考圭田出於實輸朱景父子諱載煦渙士宏諱隆輩皆有德在民仲元不以私怒加人良肱明於折獄夙以將家子而能留心邊務用當其材舉能其官若琮也雖長於吏治而所至培克君子奚取焉

徐禧高永能沈起劉燾

論曰兵凶器也雖聖人猶曰未學輕敵寡謀鮮有不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五

自焚者永樂之陷安南之畔死者百萬罹禍甚慘良由數人者不自量度以開邊釁禧稷永能之死宜矣起執議益堅妄意輕舉雖貶官莫贖其責奚不能行所學而規規然蹈前車之轍以濟其過焉得無罪

熊本蕭注陶弼林贊

論曰神宗撫承平之運銳焉有為積財練兵志在刷耻故一時材智之士各得暴其所長以興立事功若熊本蕭注陶弼林廣贊然本注起身科第弼能詩好士廣學通左氏春秋昔孫權勸呂蒙學文武豈二致哉本上書以媚時相廣之征蠻發塚殺降君子疵之

种世衡

論曰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澗撫循士卒咸勸矣夏諸子俱有將材至師道師中已三世號山西名將徽宗任宦堅起邊釁師道之言不售卒基南北之禍金以孤軍深入師道請遲西師之至而擊之長驅上黨師中欲出其背以揜之可謂至計矣李綱許翰顧以為怯緩通撓動失機會遂至大歟而國隨以敗惜哉

司馬光呂公著

論曰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雖漢之韋平唐之蘇李榮盛孰加焉夷簡多智數公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四十六

著則一切持正以應天下之務嗚呼賢哉其論人才如權衡之稱物故一時賢士收拾略盡司馬光疾甚諄諄焉以國事為託當時廷臣莫公著若也審矣追考其平生事業蓋守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賢而不能薦殆猶未免於避嫌而有愧於從祖云希哲希純世濟其美然皆陷於崇寧黨禍何君子之不幸歟

范鎮

論曰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光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鎮巖然如山確乎其不

可拔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易地而皆然未易以功名優劣論也百祥受學於鎮故其議論操脩粹然一出於正祖禹長於勸誡平生論諫不啻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足過云

蘇軾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傅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恠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頑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

十史綱目卷之七

本之七

七

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輟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仁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志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

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驕哉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爲軾哉

蘇轍

論曰蘇轍論事精確脩辭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扼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王廣兼傳會則此議息矣轍寡言鮮慾素有以待安石之敬心故能爾也若是者軾宜若不及然至論軾英邁之氣閱肆之文轍爲軾弟可謂難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隄役與文彥博可馬光異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轍見之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獨其齒爵皆優於兄意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乘除於其間哉

呂大防劉摯蘇頌

論曰大防重厚忠骨鯁頌有德量三人者皆相於母后垂簾聽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豈易致哉大防疏宋家法八事言非溢美是爲萬世矜式摯止邪之辨甚嚴終以正道慍於群小遂與大防並死於貶士論究之頌獨爲然高年未嘗爲姦邪所汙世稱其明哲保身然觀其論知州張仲宣受金

十史綱目卷之七

本之七

八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一終

卷之三

中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一

元蘭府監司一柱國解州軍事前中書丞相驛國史館總纂都總裁等修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列傳

王存孫固趙瞻傅堯俞

論曰存固瞻竟俞初皆善王安石及其秉政未嘗受所誘餌輿論新法終不詭隨及元祐區別正邪其論蔡確詩謗之罪恐爲已甚將啓朋黨之禍豈非先知之明乎他有更張隨事諫止不少循默然無矯枉過中之失故能不亟不徐進退有道在元祐諸臣中身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叙之三十一

名俱全亦難矣哉

梁燾王巖叟鄭雍孫永

論曰宋之衰也人才尚多梁燾王巖叟盡忠事上凡有過舉知無不言雖或從或違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第以新州之舉於是爲過故他日紹聖復以藉口使元祐衆賢皆罹其禍由是再變而爲宜政之姦臣國日危矣鄭雍易其所守肆擊劉摯被及者三十人欲結章惇以取容然而終亦不免小人反覆專務自全竟何益哉孫永之爲人庶得其中焉

元絳許將鄧潤甫林希蔣之奇陸佃吳居厚溫

益

論曰王安石爲政一時士大夫之素知名者變其守而從之比皆然元絳所蒞咸有異政亦諸事之陋矣許將嘗力止登司馬光墓此爲可稱而言者謂其仕於元祐紹聖以至建中左右視利幡然改圖初無定論鄒潤甫初掌箋記盛有文名而首贊紹述之謀又表章蔡確定策之功雖有他長無足觀矣林希草制務醜詆正人自知墮壞名節擲筆而悔之何晚也弟旦反其所爲糾劾巨姦善惡豈相掩哉蔣之奇始慙慙議晚撫飛語擊舉主以自文小人之魁傑者

卷之三十三

二

也吳居厚奉行新法剥下媚上溫益阿附二蔡物議不容陸佃雖受經安石而不主新法元祐黨人之罪請一施薄罰而已猶差賢於衆人焉

孫覺李常孔文仲李周鮮于侁顧臨李之純王

覲馬默

論曰詩云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王安石之爲相可謂致天下之爭而君心不寧矣孫覺李常力諍新法寧失故人之意毅然去之而無悔賢哉孔文仲之策制科以微官慷慨論事言雖不聽而名徹上聰安石既斥其人又廢其科何遷怒之甚耶鮮于侁早識安石

敗事與呂誨同見幾先馬默用張方平薦爲御史至於盡言而不諱方平止之而不聽斯爲不負知己矣李周之耿介顧臨之用兵李之純王覲再黜而不改其正亦足以見一時之多賢焉

劉安世鄒浩陳瓘任伯雨

論曰劉安世復文彥博之言時年尚少然其言即元祐之初政而司馬光之用心也鄒浩諫立劉后反復曲折極入所難言二人除言官俱入白其母母俱勉以盡忠報國無分毫顧慮後患意嗚呼賢哉陳瓘任伯雨抗迹疏遠立朝寡援而力發章惇曾布蔡京蔡

王士論贊輔要

卷之三十三

三

卞群姦之罪無少畏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歟

陳次升陳師錫彭汝礪呂陶張廷堅龔夬孫諤

陳軒江公望陳祐常安民

論曰次升從容一言止呂升卿之使嶺南大有功於元祐諸臣師錫謂蔡京若用天下治亂自是而分惜其言不行於當時而徒有驗於其後汝礪辨抹蔡確以直報怨陶言權茶葉之害南宮毅然觸藩李之鋒庭堅論紹復未足以盡考道譔言世非乏士患上不知乃薦可用者二十有二人號稱製直裰益尤多軒力陳青苗貽害願以清淨爲治祐擊林希且論惇京卞

革斥死弗悔公望調神宗於元祐諸臣非有射利
祛之隙而終不能移姦邪先入之言夫擊逐章惇蔡
京蔡卞于外亦足少泄四海臣民之憤然京卞既什
卽起已去復來至於陷危不悟也庸暗之主可與言
哉安民人虎多少之喻惴惴焉懼不足以勝小人不
幸而群姦相繼用事在廷忠直之臣動因事而斥去
之馴致靖康之禍其所由來遠矣小人之得政可畏
夫

孫藝吳時李昭玘吳師禮王漢之黃蘆朱服張
舜民盛陶章衡顏復孫升韓川龔鼎臣鄭穆席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三十一

四

旦喬執中

論曰宋之人才自祖宗涵養至於中葉盛矣顏復鄭
穆醇然儒者宜居師表龔鼎臣喬執中始終不渝厥
守豈易得哉章衡欲復山後八州爲國啓靈孫升以
蘇軾比王安石爲人韓川詆張舜民之言不可行席
旦以蔡王見疑因而擠之然瑕不掩瑜它善蓋亦有
可稱者古稱才難不其然者其斯之謂歟

傅楫沈晦徐勣張汝明黃葆光石公弼毛注洪
彥升鍾傳陶節夫毛漸王祖道張莊趙通

論曰及人時蹈蹊逐之使出則已章惇蔡京故撓之

用兵塗邊人肝腦于地以倖已成功不亦慎乎諸蠻
溪峒茅瘴非人域鳩鵲與居况無敢闖吾園京迺使
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爲功舉中國重貲棄諸不毛而
文飾姦慝鋪張表賀徽宗亦憊然受其欺好大騷武
之心一侈而燕朔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
頽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微之耗內貪外馴召禍敗跡
所從來此其本也嗚呼可不戒哉

郝質賈逵賈舜卿劉昌祚盧政燕達姚兕楊燧
劉舜卿宋守約

論曰自郝質宋守約皆恂直忠篤爲一時名將遭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三十一

五

世承平邊疆少警擁節旌立殿陛高爵重祿以壽考
終宜也姚氏世用武奮兕與弟麟並有威名關中號
二姚兕之子雄亦以戰功至節度使而古竟以敗寇
其才否可見已

苗授王君萬張守約王文郁周永清劉紹能王
先祖李浩和斌劉仲武曲珍劉開郭成賈鼎張
整張蘊王恩楊應詢趙隆

論曰苗授策錢南之不可城履不肯討阿章永清不
以地與敵文郁撫納香唯紹能之忠勇珍之忠材好
義光祖應詢明於料敵守約及整御衆嚴明斌浩遠

善戰崑恩之善射聞之出則先登入則殿後其材雖殊其可以任奔走禦侮之責於四境則一也成以捍衛邊陲服勤致死明詔褒飭廟食一方宜哉君萬挾誣報怨膽狡譎喜功國有常罰父子誅死亦宜也訖首取燕終變其說既黜旋復爲失刑矣至若仲武敗則引咎責已勝則不自言功隆不敢啓釁干賞蘊甘分而辭榮有士君子之行焉尤武士之所難能也

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張康國

朱諤劉達林樞管師仁侯蒙

論曰崇寧宣和之間政在蔡京罷不旋踵輒起姦黨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三十一

六

日蕃一時貪得患失之小人度徽宗終不能去之莫不趨走其門若張康國朱諤劉達林樞者皆是也康國達中雖異京然其材智皆非京敵卒爲京黨所擊據奉京姦謀激怒鄰國渝約啓釁罪莫大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謂是歟管師仁執政僅兩月引疾求去斯可尚已侯蒙建治五路將帥力爲申理十人者繇之而免其仁人利博之言乎

唐恪李邦彥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王襄趙野

曹輔耿南仲

論曰蔡京以紹述爲羅張端官修士而盡之上箝下

錮其術巧矣徽宗亦頗悟間用鄭居中王黼李邦彥革視京柄權以不肖易不肖猶去野葛而代烏啄也庸愈哉當是時王蔡二黨階京者其京締繃者右黼援麗省臺迭相指撻微功挑忠汙洛既震則惟繃無策苟生苟和彼邦彥安中深敏輩誤國之罪當正其僇而欽高二君徒從竄典信失刑矣恪既以推誠署狀乃死無足贖者輔以小臣劇上面譙大臣坐斥不變獨終始無朋與其賢矣乎

何臬孫傳陳過廷張叔夜蒲昌張閣張近鄭僅

宇文昌齡計幾程之邵龔原崔公度蒲昌

二十一史劄記

卷之三十一

七

論曰傳曰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羣觀二張之理郡鄭僅之守藩宇文父子之便邊耀華馬政計幾程之邵之經制財運蒲昌之議稅權皆有可稱道若閣之固寵於花石而龔原崔公度主王氏學以諂事安石則縉紳所不齒也

沈銖路昌衡謝文瓘陸蘊黃寔姚祐樓昇沈積

中李伯宗汪澥何常葉祖洽時彥霍端友俞臬

蔡薺

論曰哲徽紹述尚王氏學非是無以得高第葉祖洽首迎合時相意擢第一自是靡然士風大壞得人亦

衰而上之恩秩亦薄矣熙寧而後訖於宣和首選十八人唯何桌馬消與此五人有傳然時彥端友觀觀祖洽俞卓蔡幾儉邪小人孫王氏之學不正害人心術橫潰煽熒外邪家而覆之如是其憐焉此孟子所以必辨邪說正人心也

賈易童敦逸上官均來之邵葉濤楊畏崔台符楊汲呂嘉問李南公董必虞策郭知章

論曰神宗好大喜功之資王安石呂惠卿出而與之遇合流毒不能止也哲徽之世一變而為恭確章惇曾布又變而為蔡京蔡卞日有甚之而天下亡矣乘

二十一史劄記要

卷之三十三

八

時起而附之者甚衆若崔台符楊汲以獄殺民呂嘉問以均輸困民董必肆酷欲害流人以取悅李南公以反覆詭隨虞策以心持兩端郭知章迎合時好且發實錄之誣觀諸人所學與其從政已多可尚何樂而為此惡哉不過視一時君相之好尚將以取富貴而已設使神宗如仁宗之治哲徽承之必無紹述之禍雖安石章亦將有所嚮陶而未必肆其情以至是况此諸人乎世道汚隆士習升降係於人主一念慮之趣向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劉拯錢適許敦仁吳執中吳材劉昂宋喬年強

淵明蔡居厚劉嗣明蔣靜賈偉節崔鵬張根任諒周常

論曰徽宗荒于治鑒倖塞朝柄移權姦不鳴者進習為腰熟鵬根諒常氣節侃侃情切時敝能盡言不諱卒不勝讒舌根常死外鵬諒甫用而病壽之可悲也已金兵既舉郭藥師已叛朝廷猶弗知矧能先見禍幾哉母或乎狂諒之言也

何灌李熙靖王雲諱世勛梅執禮程振劉延慶

論曰靖康之變執禮振不忍都人塗炭拒疆敵無厭之欲親逢其凶熙靖世勛不肯以一身事二姓悲不

二十一史劄記要

卷之三十三

九

食以終濯延慶戰敗而沒此數人者其所遭不同至於死國難則一而已雲之死雖其有以取之殆亦天未欲絕宋祀也不然是行也康王其危哉

李綱

論曰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

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

以用舍爲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嗷嗷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

宗澤趙鼎

論曰夫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銳而可以立功者有養威持重而後能有爲者二者之設施不同其爲忠一而已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赴聲寔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抑斯民目睹君父之陷於塗淖孰無憤激之心哉使當其時澤得勇往直前無或阻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特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而基功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薨豈不悲哉及趙鼎爲相則南北之勢成矣兩敵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勢則盡吾力以俟時否則從取危困之辱故鼎之爲國所以固本爲先根本固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此鼎之心也惜乎一見忌於秦檜斥逐遠徙卒齎其志而亡君子所尤痛心也竊嘗論澤鼎之終而益有感焉澤之易質也今過乎浚河者三而鼎自題其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語何二臣之愛君憂國雖處死生禍變之際而猶不渝若是而高宗

惑於儉邪之口乍任乍黜所謂善善而不能用于其而下忠臣義士猶爲之撫拳扼腕國之不競有以哉

張浚

論曰儒者之於國家能養其正直之氣則足以正君心一衆志攘凶道處憂患蓋無往而不自得焉若張浚者可謂養其氣者矣觀其初逃張邦昌之議平苗劉之亂其才識固有非偷懦之所敢望及其攘卻勅諭招降劇盜能使將帥用命所嚮如志遠人伺其用舍爲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爲安危豈非卓然所謂人豪者歟群言沸騰憂奮屢躋而辭氣慨然嘗曰上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如欲復用浚當卽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辭其言如是則其愛君憂國之心爲何如哉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爲不及歟至於富平之潰師淮西之兵變則成敗利鈍雖亮不能逆睹也

朱勝非呂頤浩范宗尹范致虛呂好問

論曰朱勝非呂頤浩處苗劉之變或異用其智或震奮其威其於復辟討賊之功固有可言矣然李綱趙鼎當世之所謂賢者而勝非頤浩視之若氷炭然其

中之所存果何如哉范宗尹忍於汙張邦昌之僞命而誣李綱以震主之威何其終於是非也范致虛佞附權臣大誼已失其總勤王之師輕而寡謀以底于敗宜哉若呂好問處艱難之際其跡與宗尹同而屈已就事以規興復亦若勝非之處苗劉其心有足亮云

李光許翰許景衡張慤張所陳禾蔣猷

論曰夫拯溺拯焚之際必以任人爲急靖康建炎之禍變亦甚於焚溺矣當時非乏人才也然而國耻卒不能雪者豈非任之之道有所未至歟夫以李光之

三才論贊

卷之三

十三

才識高明所至有聲許翰許景衡之議論剴切張慤之善理財張所之習知河北利害皆一時之雋也是數臣者使其言聽計從不爲說邪所抑得以直行其志其效宜可待也然或斥遠以死或用之不竟其才世之治亂安危雖非人力所爲君子於此則不能無咎於時君之失政焉蔣猷歷仕五朝當建炎初避地而終則無足稱也陳禾引裾盡言有古諫臣之風其行事在宣和之前孝宗以後乃加褒謚云

韓世忠

論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宋靖

康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略忠義如韓世忠而爲將是天以資宋之興復也方元水渡江惟世忠與之對陣以間暇示之及劉豫廢中原人心動摧世忠請乘時進兵此機何可失也高宗惟姦桧之言是聽使世忠不得盡展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矣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昔漢文帝思頗牧於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岳飛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

三才論贊

卷之三

十三

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訾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嘆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劉錡吳玠吳玠

論曰劉錡神機武畧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震敵國

雖韓信上之軍無以過焉或謂其英桀不足雅量有餘豈其然乎吳玠與弟璘智勇忠實戮力協心據險抗敵卒保全蜀以功名終盛哉提果從征討功效甚矣有父風焉然玠晚頗荒淫璘多喪敗豈徂于常勝驕心侈歟抑三世爲將釀成逆曦之變覆其宗祀蓋有由焉

李顯忠楊存中郭浩楊政

論曰李顯忠生而神竒立功異域父子破家徇國志復中原中罹讒構屢遭廢黜傷哉楊存中出入淮甸無大勝負典兵最久貴寵獨隆然頗能知幾不沾禍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

十四

敗其亦有天幸者歟郭浩楊政克左右玠璘兄弟保全川蜀數君子皆人所屬倚以成功者奈何撓於和議頻失事機人心沮喪不得如吉甫方叔受祉振旅以成中興之業惜哉

王德王彥魏勝張憲楊再興牛勣胡閔休

論曰王德素有威畧蚤隸劉光世審其不可恃晚從張俊竟以功名顯其知所擇哉王彥棄家赴國累破堅敵威震河朔晚奪兵柄使之治郡用違其材惜矣魏勝崛起無甲兵糧餉之資提數千烏合之衆抗金人數十萬之師卒完一州名震當時壯哉然見忌于

諸將無援而戰死亦可惜矣張憲等五人皆岳飛部將爲敵所畏亦一時之傑也然或以戰沒或以憤卒而憲以不證飛獄冤死悲夫

張俊張宗顏劉光世王淵解元曲端

論曰南渡諸將以張韓劉岳並稱而俊爲之冠然夷考其行事則有不然者俊受心膂爪牙之寄其平苗劉雖有勤王之績然既不能守越又棄四明負亦不少矧其附桀主和謀殺岳飛保全富貴取媚人主其負戾又如何哉光世自恃宿將選沮却畏不用上命師律不嚴卒致酈嬰之叛迎合桀意首納軍權雖得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

十五

善終騰下君子不貴也二人方之韓岳益遠矣然子蓋宗顏號俊子弟著海之功泗上之捷亦足稱焉王淵以總卒扈從有勞遂至驕盈失將士心自取覆敗况結托康履與光世一轍烏足道哉解元始由韓世忠進其攻城野戰未嘗敗衄有可稱者不幸早世惜哉曲端剛愎自川輕視其上勞效未著動違節制張浚殺之雖冤蓋亦自取焉爾

王友直李寶成閔趙密劉子羽呂祉胡世將鄭剛中

論曰自紹興和議成材武善謀之士無所用其力若

王友直之矯制起兵李寶之立功膠西成閔特容皆足以斬荆寒旗劉子羽轉戰屢勝呂祉不從劉豫胡世將鄭剛中威震巴蜀皆中道以歿是以知宋不克興復也

白時中徐處仁馮澥王倫宇文虛中湯思退

論曰以白時中之辱依徐處仁之姦細馮澥之邪狂湯思退之巧詐而排楊時談李剛興張浚其識趣可見矣雖有小善何足美哉王倫雖以無行處使往來虎口屢被拘留及金人脅之以官竟不見迫而死悲夫較之虛中卽受其命爲之定官制草赦文享富貴者大有間矣卒以輕肆譏詆覆其家族真不知義命者哉雖云冤死亦自取焉律以豫讓之言益可愧哉

朱倬王綸尹穡王之望徐俯沈與求翟汝文王

庶辛炳

論曰秦檜晚薦士以收人望然一時知名之士亦豈盡可籠絡者哉朱倬論事輒不合王綸代言辭合體要若尹穡王之望人品雖不同其附和議則一爾徐俯未與趙鼎爭辨沮抑岳飛與哉沈與求止和親之議翟汝文善對爭而檜以爲異已王庶論都荊州當

時諸臣之慮皆不及此考夫研覈之事庶益忠義人也辛炳雅志清脩又豈多見也歟

朱弁鄭望之張邵洪皓

論曰孔子云使於四方不辱命可謂士矣當建炎紹興之際凡使金者如孫虎口能全節而歸若朱弁張邵洪皓其庶幾乎望之不足議也皓留北十五年忠節尤著高祖謂蘇武不能過誠哉然竟以忤秦檜謫死悲夫其子适遵邁相繼登詞科文名滿天下适位極台輔而邁文學尤高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之報詎不信夫

三才史記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十七

張九成胡銓廖剛李迥趙開

論曰秦檜執國柄其誤宋失計固無以議爲也張九成之策胡銓之疏忠義凜然廖剛請復用德望之人豈苟阿時好者哉李迥趙開所謂可使治其賦也歟

鄧肅李邵膝康張守富直柔馮康國

論曰鄧肅李邵膝康當危急存亡之秋皆侃侃正色知無不言張守論事明遠富直柔阨於秦檜呂頤浩馮康國說折二凶皆有用之才也

常同張致遠薛徽言陳淵魏玠潘良貴呂本中

論曰傳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紹興之世呂頤浩

秦檜在相位雖有君子豈得盡其志宋之不能圖復中原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乎若常同張致遠薛徽言陳淵魏仁潘良貴呂本中其才猷皆可以經邦其風節皆可以厲世然皆論議不合奉祠去國可爲永慨矣

向子諲陳規李陵盧知原陳桷李璆李朴王庠

王衣

論曰向子諲以相家之子克飭臣節陳規以文儒之臣有聲鎮守可謂拔乎流俗者焉李陵言事不諱二盧兄弟並用以材見稱陳桷守禮知變李璆爲政有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十一

十八

惠咸足紀焉李朴不誅權威王庠志高而晚節頗衰王衣明恕而用刑不刻雖或器識不齊亦皆不曠其職見歎

衛膚敏劉珪胡舜陟沈晦劉一止胡交修蔡崇

禮

論曰建炎紹興之際網羅俊彥布于庶職如衛膚敏以下七人者其論議時政指陳闕失雖或好惡多不同亦皆一時之表表者矧一止寧止兄弟之忠清交修崇禮之詞翰又有助於治化者焉

章誼韓肖胄陳公輔張常胡松年曹勛李植韓

公裔

論曰章誼有蹇諤之節肖胄席父祖之蔭二人多所論建奉使不辱亦可取矣陳公輔得諫臣之體其劾蔡京王黼之黨論吳玠李綱之際是矣然既辨安石學術之害而不尚程顥之學何邪張骨斥蔡京之禍薦楊時之賢其趣操正矣况平寇有術而不自以爲功乎松年鄙秦檜而不交知命通方固不易得而曹勛崎嶇兵間稍著勞効然金人入侵之計已決猶曰鄰國恭順無他何其見幾之不蚤邪若李植韓公裔蚤著忠盡爲天子故人能與黃潛善秦檜爲異閉門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五十一

十九

不出待時而動斯亦知所向方者哉

何鑄王次翁范同楊愿樓炤勾龍如淵薛弼羅

汝楫蕭振

論曰何鑄王次翁以下數人者附麗秦檜斥逐忠良以饗富貴而次翁尤爲柔媚故檜獨憐之其在位最久孔子所謂鄙夫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此輩是已鑄能伸岳飛之枉雖爲可尚然又爲之使金而通問焉蓋墮其術而不悟者檜之計深哉

范如圭吳表臣王居正晏敦復黃龜年程瑀張

闡洪擬趙逵

論曰如圭師于安國居正師于楊時敦復師于程
表臣交于陳瓘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
直剛嚴鯁峭不惑異說不畏強禦大畧相似若夫呂
正辨王氏三經之繆龜年首勅秦檜主和之非程瑤
力排蔡京之黨尤為有功於名教張闡論事無避洪
擬朴實端亮趙逵純正善文皆一時之良為檜所忌
而不撓者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信哉

張燾黃中孫道夫曾幾勾濤李彌遜

論曰宋既南渡日以徽宗梓宮及韋后為念秦檜主
和甘心屈已張燾連章論列謀深慮遠其言取必於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二十二

二十

天豈忘宗社之讎哉亦曰相時而動耳惜其利澤專
於蜀也黃中不黨不阿明察料敵立朝忠實退不忘
君道夫受知張浚愛國而不為身謀曾幾積學繁行
風節凜凜陳嘗膽枕戈之言以贊親征亦壯矣哉勾
濤直節正論不受私絜躬身歸老彌遜曾開同沮和
議廢紬以沒無怨慰心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陳俊卿虞允文辛次膺

論曰孝宗志恢復特任張浚俊卿斥姦黨明公道以
為之佐泊居中書知無不為言無不盡蓋其立志一
以先哲為法非他相可擬也允文許國之忠炳如丹

青金庶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錡為長城
錡以病不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
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
北勢定允文米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實係乎此及
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尅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
慨任重豈易得哉次膺力排群邪無負言責洩政不
煩居約有守晚再立朝塞謬尤著南渡直言之臣宜
為首稱焉

陳康伯梁克家汪澈葉義問蔣芾葉顥葉衡

論曰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時明斷梁克家才優識

二十史劄記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一

遠謀國盡忠至若汪澈之論事忠懇薦達人才葉義
問直言正色掃除秦檜餘黨然不長於兵臨敵失措
豈優議論而劣事功者歟葉顥清儉正直而衡才智
有餘蓋亦一時之選云

葛邲錢端禮魏杞周葵施師點蕭燧龔茂良

論曰葛邲在相位雖不久而能守法度進人才其處
已也則以不欺為本錢端禮以戚屬為相周葵晚雖
不附秦檜而與龔茂良皆主和議若乃魏杞奉使知
尊國體施師點之靖重有守蕭燧忠實敢言仕於紹
興之間可謂不幸矣

劉珙王蘭黃祖舜王大寶金安節王剛中李彥
穎范成大

論曰劉珙忠義世家迨屬續以未雪讐耻爲深恨王
蘭犯顏忠諫剛腸嫉惡方趙鼎張浚非罪遠謫朋交
絕踪大寶獨從之游建斥權姦了無顧忌安節距秦
檜排淵覲堅如金石孤立無黨死生禍福曾不一動
其心當金兵犯大散關剛中單騎星馳夜起吳璘一
戰却敵成大致書北庭幾於見殺卒不辱命俱有古
大臣風烈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者歟
若祖舜奪楊愿恩襁秦熺秩誅檜惡於既死彥穎論
事激烈披露忠藎真氣亦可尚已

黃洽汪應辰王十朋吳芾陳良翰杜莘老

論曰黃洽渾厚有守應辰學術精醇尤稱骨鯁十朋
吳芾良翰莘老相繼在臺府歷詆姦倖直言無隱皆
事上忠而自信篤足以當大任者惜不足其用焉

周執羔王希呂陳良祐李浩陳橐胡沂唐文若

李燾

論曰執羔宿德雅度在經筵忠忱啓沃以口舌相高
爲戒希呂剛直愷切有古引裾風良祐力止汎使懼
開釁端忤旨竄斥而甘心焉李浩獨不造秦熺陳橐

以呈身爲耻文若譏休兵胡沂斥閹宦其清風苦節
終始弗渝高孝之世李燾耻讀王氏書投拾禮文殘
缺之餘粲然有則長編之作成稱史才然所掇拾或
出野史春秋傳疑傳信之法然歟

尤袤謝諤顏師魯袁樞李椿劉儀鳳張孝祥

論曰尤袤學本程頤所謂老成典刑者立朝抗論與
人主爭是非不允不已而能令終完節難矣謝諤顏
師魯袁樞臨民則以治辨聞立朝則啓沃忠諫各舉
迺職爲世師表李椿劉儀鳳言論節槩著於行事張
孝祥蚤負才略莅政揚聲迨其兩持和議君子每歎

息焉

李衡王自中家愿張綱張大經蔡洸莫濛周淙

劉章沈作賓

論曰李衡進退雍容幾於聞道王自中家愿奇邁危
言摧折弗悔成有可稱嘗考宋之立國元氣在臺諫
崇寧大觀而後姦佞擅權爵貴冒濫馴至覆亡高孝
重絕糾封駁之司張綱抑合應恩大經劾倖侯斥董
璉人人振揚風采正氣奮伸矣時則有若沈濛淙章
作賓班班有善同傳亦宜

周必大留正胡晉臣

論曰謀大事決大議非凝定有立者不能也周必大留正一時俱以相業稱然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光寧禪受之際懼禍而去其可爲有立乎哉若胡晉臣爭論朱熹則侃侃有守者也

趙汝愚

論曰趙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賢固不及周公其位與戚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疾大喪無主中外洶洶一時大臣有畏難而去者矣汝愚獨能奮不慮身定大計於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寧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謂盛矣然不幾時

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卒爲韓侂胄所構一斥而遂不復返天下聞而完之於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馴至于不可爲信非人力之所能也汝愚父以純孝聞而子崇憲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亦可謂世濟其美者已

彭龜年黃裳羅點黃度林太中陳騷黃黼詹體仁

論曰彭龜年黃裳羅點以青宮師保之舊盡言無隱黃度林大中亦能守正不阿進退裕如此數臣者皆能推明所學務引君以當道可謂粹然君子矣陳騷

論事頗切時病詹體仁深於理學皆有足稱者然騷嘗詆譏呂祖謙至視趙汝愚劉光祖爲仇而體仁乃能以朱熹真德秀爲師友卽其所好惡而二人之邪正於是可知焉

胡紘何澹林栗高文虎陳自強鄭丙京鏜謝深甫計及之梁汝嘉

論曰君子之論人亦先觀其大者而已矣忠孝人之大節也胡紘導其君以短喪不得謂之忠何澹疑所生繼母之服士論紛紛而後去不可以爲孝彼於其大者且忍爲之則其協比權姦誣構善類亦何憚而

卷之三十二

二十五

不爲乎謝深甫出處舊史泯其迹若無可議爲者然慶元之初韓侂胄設僞學之禁罔羅善類而一空之深甫秉政適與之同時諉曰不知不可也況於一劾陳傳良再劾趙汝愚形於深甫之章有不可揜者乎陳自強鄭丙計及之輩狐媚苟合以竊貴寵斯亦不足論已若林栗之有治才善論事高文虎之自負該洽京鏜之仗義秉禮志信於敵國抑豈無足稱者然栗以私忿詆名儒不爲清議所與而文虎草僞學之詔以是爲非以正爲邪變亂白黑以欺當世其人可知也鏜暮年得政朋姦取容既愧其初服矣况僞學

之目識者以爲鏗實發之乎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遂爲千古之罪人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史浩王淮趙確權邦彥程松陳謙張巖

論曰史浩宅心平恕而不能相其君恢復之謀王淮爲僞學之禁毒痛善類趙雄與虞允文協謀用兵而舊史謂二人沮抑張栻何哉邦彥守城力戰惜乎助呂頤浩攻李剛君子少之程松陳謙張巖誣說之徒何足算哉

徐誼吳獵項安世薛叔似劉甲楊輔劉光祖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三十一

五十六

論曰徐誼竄逐於小人之手身之否道之亨也吳獵之以學爲政項安世之通經傳古皆一時之英才今更定舊史公論其少伸歟薛叔似通儒也不幸以開邊事累之劉甲楊輔尉乎有用之才劉光祖盛名與涪州學記並傳等壤世之人何憚而不爲君子也

余端禮李壁丘密倪思宇文紹節李蔡

論曰余端禮平時論議剴正及爲相受制於韓侂胄雖有志扶掖善類而不得以直遂頗不免君子之論若李壁丘密皆諫侂胄以輕兵召釁之失及其決意用師命葉適草詔不從而覺獨爲筆焉何其所見後

先奸迂哉附會之罪壁固無以道於公論矣倪思直辭劇主又屢解權臣三黜不變其風槩有可尚焉李蔡所至能舉荒政蠲苛賦亦庶幾古所謂惠人也

鄭穀仇愈高登婁寅亮宋汝爲

論曰高宗播遷復有苗劉之變此何時也鄭穀王庭秀正色立朝以爭君臣之義顧不遑哉仇愈愷悌君子遺澤在民易曰王臣蹇蹇高登有馬婁寅亮請立太祖後爲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而高宗亦慨然從之君仁而臣直乎宋汝爲歸自金國論事切直與寅亮俱迂秦檜一則誣以罪譴一則逃遁以死於乎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七

怖矣

王信汪大猷袁燮吳柔勝游仲鴻李祥王介宋

德之楊大全

論曰王信有文學通政事汪大猷敦厚老成袁燮學有所本吳柔勝游仲鴻名在僞學觀李祥訟趙汝愚公論藉是以立王介楊大全直道而行宋德之其知兵者歟

辛棄疾何異劉宰劉燭柴中行李孟傳

論曰古之君子出處不齊同歸于是而已辛棄疾知大義而歸宋何異篤實君子而切諫光宗朝聖華宮

柴中行寧不校臨川之試終不肯自言非程頤僞學
劉燾表章朱熹四書以備勸講衛道之功莫大焉李
孟傳所立不愧其父至於劉宰飄然遠引屢徵不起
所謂鴻飛冥冥者耶

陳敏張詔畢再遇安丙楊巨源李好義

論曰陳敏善守畢再遇善戰張詔出使不辱國爲將
得士心趙汝愚薦爲武興帥以其才足以制曦也曦
之畔向非安丙楊巨源李好義之謀西方之憂莫大
焉然丙卒以是殺巨源何其媚疾而殘賊也李好義
失於周防竟爲王喜所圖宋知喜爲曦黨既不能罪

二十史劄記

卷之三十一

十八

又以節鎮賞之幾何而不爲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鎮
之阨乎

趙方賈涉扈再興孟宗政張威

論曰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非用
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孫武子亦吳人也抑先王
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既分宜其才之各有所偏勝
也趙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然有尊
俎折衝之風其部曲如扈再興孟宗政後皆爲名將
亦方之能獎率也方之子范葵宗政子珙後皆以功
名自見不愧其父有足稱者賈涉居方面亦號有才

及其庶孽竟至亡國爲可歎也張威者善於御衆故
所至立功云

汪若海張運柳約李舜臣孫逢吉章穎商飛卿
劉穎徐邦憲

論曰汪若海柳約仕於南渡播遷之時其志將以尊
君父故讀其書而悲之張運李舜臣職舉事修遺
愛在民孫逢吉章穎辨正人之非邪正學之非僞君
子哉商飛卿劉穎徐邦憲皆有立於權臣柄國之日
卓乎不爲勢利所移故能爾耶

李宗勉袁甫劉黻王居安

二十史劄記

卷之三十一

十九

論曰李宗勉在庶僚論事平直及入相負公清之稱
袁甫學有本原善達其用持節所過其民至今思之
劉黻分別邪正侃侃敢言亦難能者王居安掃除群
邪以匡王國其志壯哉

崔與之洪咨夔許奕陳居仁劉漢弼

論曰唐張九齡姜公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而
爲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嘗擇地而生賢哉先王立賢
無方蓋爲是也番禺崔與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風卒
與三子者方駕齊驅洪咨夔許奕直道正言於理宗
在位之日陳居仁見稱循吏親結主知劉漢弼抱忠

以死哀哉

杜範楊簡張處呂午

論曰杜範在下僚已有公輔之望及人相未久而沒楊簡之學非世儒所能及施諸有政使人百世而不
能忘然雖享高年不究於用豈不重可惜也哉張處
子諒易直呂午風采凜然皆有裨於世道者矣

吳昌裔汪綱陳宓王寔

論曰吳昌裔訪道東南一何勤哉故其造深醇見諸
事功者足以知其學無雜也汪綱之遺愛在越先民
所謂擇賢久任者固不我欺矣陳宓以宰相子論諫

三才史論贊

卷之三

三

之直于今有光王寔通兵家言而謂不可以道從世
此古人謀帥貴乎說禮樂而敦詩書也

高定子高斯得張忠恕唐麟

論曰觀高定子在西陲政業著聞矣斯得屢起而屢
什於權臣之手及其再起宋事已非張忠恕論濟邸
事有父祖風焉唐璘者亦可謂古之遺直

婁機沈煥曹彥約范應鈴徐經孫

論曰嗚呼寧宗之爲君韓侂胄之爲相豈用兵之時
乎故婁機力止之小學之廢久矣而機獨知致力於
此沈煥舒璘學遠識明曹彥約可與建立事功范應

鈴赫然政事如神明徐經孫清慎有守卒以爭公田
迂賈似道去國君子稱之

湯璿蔣重珍牟子才朱龜孫歐陽守道

論曰湯璿立朝憲謗蔣重珍自權魏科既居盛名之
下而能樹立於當世可爲難矣牟子才朱龜孫直聲
著于中外歐陽守道廬陵之醇儒也

孟珙林杲王登楊揆張惟孝陳咸

論曰宋之辱於金久矣值我國家興師討罪聲震河
朔乃遣孟珙帥師夾攻遂滅其國以雪百年之耻而
珙說禮樂敦詩書誠寡與二林杲王登楊揆張惟孝

三才史論贊

卷之三

三

思以功名自見雖所立有大小皆奇才也陳咸不從
逆職雖不能死然理財於喪亂之餘蜀賴以固守豈
不賢於匹夫之自經溝瀆者哉

樓鑰李大性任希夷徐應龍莊夏王阮王質陸

游方信孺王柁

論曰樓鑰渾厚正大李大性直言不愧其先任希夷
請謚先儒徐應龍在經筵多所裨益莊夏王阮王質
皆負其有爲之才卒奉祠去國陸游學廣而望隆晚
爲韓侂胄著堂記君子惜之抑春秋責賢者備也方
信孺年少奉使而以意氣折金人王柁北歸請錄信

孺之功長者哉

趙汝談趙汝諱趙希銘趙彥呐趙善湘趙興權
趙必愿

論曰宋之公族往往亦由科第顯用各能以術業自
見汝談汝諱希銘是已彥呐帥邊而墮功亦出廟算
之短善湘父子克平大盜與權以長者稱必愿世濟
其美可謂信厚之公子矣

史彌遠鄭清之史嵩之董槐葉夢鼎馬廷鸞

論曰史彌遠廢親立疏諱聞直言鄭清之墮名於再
相之日彌遠之罪既著故當時不樂嵩之之繼也因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喪起復群起攻之然固將才也董槐毋得而議之矣
葉夢鼎馬廷鸞之所遭逢其不幸也大

傅伯成葛洪曾三復黃疇若袁韶危積程公許

羅必元王遂

論曰傅伯成晚與楊簡爲時著龜葛洪守正不阿曾
三復澹然無躁競之心黃疇若優於政治袁韶力請
討李全蓋丞相史彌遠心腹也危積以通問徐僑獲
罪其人可知矧治州之政有循吏之風焉羅必元受
學於稹者也程公許王遂諱諱見豈不偉哉

吳淵余玠汪立信何士璧胡頴冷應激曹叔遠

王萬馬光祖

論曰吳淵才具優長而嚴酷累之余玠意氣豪雄而
志不克信賈似道不用汪立信之策殆天奪其魄矣
向仕璧卒阨於似道宋之不足圖存蓋可知也胡頴
好毀淫祀非其中之無憊不能爾也冷應激安邊之
才曹叔遠王萬皆正人端士馬光祖治建康逮今遺
愛猶在民心可謂能臣已

喬行簡范鍾游似趙葵謝方叔

論曰喬行簡弘深好賢論事通練范鍾游似同在相
位皆謹飭自將而意見不侔趙方豫計二子後當若

三十二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何而葵范所立皆如所言所謂知子莫若父也然宋
自端平以來捍禦淮蜀兩邊者非發材館之士卽其
偏裨之將朝廷倚之如長城之勢及其筋力既老而
衛國之志不衰亦曰壯哉謝方叔相業無過人者晚
困於權臣至以玩好丹劑爲人元壽坐是貶削有愧
金鏡多矣

吳潛程元鳳江萬里王燦章鑑陳宜中

論曰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理宗在位長久命相寔
多其人若吳潛之忠亮剛直財數人焉潛論事雖近
於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爲

子孫地者能爲斯言哉程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尚爲賈似道所替江萬里問學德望優於諸臣不免爲似道籠絡晚年微露鋒穎輒見摺斥士大夫不幸與權姦同朝自處難矣似道督視江上之師以國事付王燦章鑑陳宜中蓋取其平時素與已者燦宜中於其既出稍欲自異及聞其敗來勢蹙之既而二人自爲矛盾宋事至此危急存亡之秋也當國者交驩戮力猶懼不建所爲若是何望其能匡濟乎似道誅燦死鑑遜宜中走海島宋亡

文天祥

三十史論評新要

卷之三十一

手四

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卽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押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

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掄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爲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宣繒薛極陳貴誼曾從龍鄭性之李鳴復鄒應龍余天錫許應龍林略徐榮叟別之傑劉伯正金淵李性傳陳韓

論曰宋自嘉定以求居相位者賢否不同故執政者各以其氣類而用之因其所就而後世得以考其人焉宣繒薛極者史彌遠之腹心也陳貴誼曾從龍鄭性之李性傳劉伯正皆無所附麗李鳴復金淵者史

三十史論評新要

卷之三十二

手五

嵩之之羽翼也鄒應龍無所考見許應龍治郡見稱循良林略所謂虛心從諫者有益於人主矣徐榮叟父子兄弟皆爲名臣陳韓將帥才也優於別之傑多矣

王伯大鄭家應徐清叟李曾伯王埜蔡抗張礪馬天驥朱熠饒虎臣戴慶炳皮龍榮沈炎

論曰王伯大立朝直諫鄭家沈炎居言路不辨君子小人皆彈挂之吾不知其所說也應懌清慎沒世徐清叟風采凜乎班行之間李曾伯之治邊短于才者也王埜得名父師而其學問益光蔡抗號爲君子史

闕其事若張礪馬天驥饒虎臣未見卓然有可
者戴慶炯皮龍榮登第皆未久而位至執政龍榮不
附權臣爲所擯斥而死猶爲可取慶炯無所稱述焉
朱熠在臺察如狂獬遇人輒噬之云

楊棟姚希得包恢常挺陳宗禮常林家鉉翁李
庭芝

論曰楊棟學本伊洛而尼於權臣速謗召尤誰之過
歟姚希得諫然君子包恢以嚴爲治抑以衰世之民
非可以縱弛待之耶常挺陳宗禮咸通濟者聲望常
林晚訟自子竝事光明正大公義炳然家鉉翁義不

二十史劄記
卷之三十三
王十

二君足爲臣軌李庭之死於國難其可憫哉

林勲劉才邵許忻應孟明曾三聘徐僑度正程
秘牛大年陳仲微梁成大李知孝

論曰讀本政書然後知林勲之井地可謂密矣劉才
邵能全名節於權姦之時許忻之論和議最爲忠懇
卒以是去國尤足悲夫應孟明曾三聘之不污韓侂
冑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徐僑之清
節度正之淳敏牛大年之廉正陳仲微之忠實然皆
不至於大用非可惜哉若乃程秘之竊取富貴梁成
大李知孝其爲史彌遠鷹犬遺臭萬年者也

吳泳徐範李韶王邁史彌灌陳垣趙與憲李大
同黃黻楊大異

論曰正論之在天下未嘗亡也徐範之於韓侂冑吳
泳李韶王邁之於史氏皆能無所回撓正色直言至
於史彌灌則彌遠之弟陳垣其甥也不以私親而廢
天下之公論抑孟子所謂寡助之至者歟趙與憲楊
歷最久其爲聚斂之臣李大同以鄉人裔行簡爲相
薦起之黃黻出任以恤民尊賢爲急可謂知本大異
節義如此宜其善政之著稱于世也

陸持之徐鹿卿趙逢龍趙汝騰孫夢觀洪天錫
二十史劄記
卷之三十三
王十

黃師雍徐元杰孫子秀李伯玉

論曰陸持之學足以承其家而不幸蚤喪徐鹿卿論
議明達克施有政趙逢龍之清操汝騰之不撓孫夢
觀之平直洪天錫黃師雍徐元杰李伯玉皆悉心直
言不避權勢孫子秀政績著見皆當時之傑出云

劉應龍潘枋洪芹趙景緯馮去非徐霖徐宗仁
危昭德陳垣楊文仲謝枋得

論曰劉應龍不附賈似道馮去非不附丁大全潘枋
論皇子竝事坎壈以終洪芹訟吳潛偉哉趙景緯醇
儒也而無躁競之心徐霖進則直言于朝退則講道

于里徐宗仁國亡與亡異乎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危昭德經筵進對之言悉載諸故史陳瓘能以意氣
感人楊文仲當搶攘之時猶能薦士謝枋得欽崎以
全臣節皆宋末之卓然者也

循吏傳

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太祖之世牧守令錄躬自
召見問以政事然後遣行簡擇之道精矣監司察郡
守郡守察縣令各以時上其殿最又命朝臣督治
之考課之方密矣吏犯賊遇赦不原防閑之令嚴矣
承平之世州縣吏謹守法度以修其職業者寔多其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二

三八

道學傳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爲政教
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爲職業憲庠序師弟子以
是道爲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
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
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

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
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
五三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
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
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
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
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
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
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旨
然後道之太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三十九

初年程顥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
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
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
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
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凡詩書六藝
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顚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
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
其所以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
其於世代之污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
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

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
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後
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
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文苑傳

自古創業甫統之君卽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
撫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
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
之名作其卽位彌文日增日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
爲人君者無不興學下之爲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

子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

四十一

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國初楊億劉筠
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脩志欲變古而力弗建
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
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
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作文苑傳

忠義傳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
質王溥猶有餘憾况其他哉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
融足示意嚮厥後西北疆場之臣勇於死敵往往無
懼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

以直言讜論倡于朝於是中外搢紳知以名節相高
廉耻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
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
班班可書匡直輔翼之功蓋非一日之積也奉詔修
三史集儒臣議凡例前代忠義之士咸得直書而無
諱焉然死節死事宜有別矣若敵王所愾勇往無前
或御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寓官閑居感激赴義雖
所處不同論其捐軀徇節之死靡二則皆爲忠義之
上者也若勝負不常陷身俘獲或慷慨就死或審義
自裁斯爲次矣若蒼黃遇難實命亂兵雖疑傷勇終
異苟免况於國破家亡主辱臣死功雖無成志有足
尚者乎若夫世變淪胥毀跡冥邈能以貞厲保厥初
心抑又其次歟至於布衣危言嬰鱗觸諱志在衛國
違恤厥躬及夫鄉曲之英方外之傑賈勇蹈義厥死
惟鈞以類附從定爲等差作忠義傳

子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

四十二

孝義傳

冠冕百行莫大於孝範防百爲莫大於義先王興孝
以教民厚民用不薄典義以教民睦民用不爭率天
下而由孝義非履信思順之世乎太祖太宗以來子
有復父仇而殺人者壯而釋之刳股割膽咸見褒賞

至於數世同居輒復其家一百餘年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瑞史不絕書宋之教化有足觀者矣作孝義傳

隱逸傳

中古聖人之作易也於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以陽德處高地而皆以隱逸當之然則隱德之高於當世其來也遠矣巢由雖不見於經其可誣哉五季之亂避世宜多宋興嚴允弓旌之昭疊見於史然而高蹈遠引若陳搏者終莫得而致之豈非二卦之上九者乎種放之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四十三

徒召對大廷疊疊獻替使其人出處果有合于艮之君子時止時行人何譏哉作隱逸傳

烈女

古者天子親耕教男子力作皇后親蠶教女子治生王道之本風俗之原因有在矣男有塾師女有師氏國有其官家有其訓然而詩書所稱男女之賢尚可數也世道既降教典非古男子之志四方猶可隆師親友以爲善女子生長環堵之中能著美行垂於汗青豈易得哉故歷代所傳列女何可棄也考宋舊史得烈女若干人作烈女傳

方技傳

昔者少皞氏之喪九黎亂德家爲巫史神人滑焉顛項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其患遂息厥後三苗復舊典常帝堯命羲和脩重黎之職絕地天通其患又息然而天有王相孤虛地有燥濕高下人事有吉凶悔吝疾病札瘥聖人欲斯民趨安而避危則巫醫不可廢也後世占候測驗厭禳禁檜至於兵家遁甲風角鳥占與夫方士倚煉吐納導引黃白房中一切荒蕪妖誕之說皆以巫醫爲宗漢以來司馬遷劉歆又亟稱焉然而歷代之君臣一惑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十三

四十三

於其言害於而國凶於而家靡不有之宋景德宣和之世可鑒乎哉然則歷代方技何脩而可以善其事乎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漢嚴君平唐孫思邈呂才言皆近道孰得而少之哉宋舊史有老釋符瑞二志又有方技傳多言機祥今省二志存方技傳云

外戚傳

自西漢有外戚之禍歷代鑒之崇爵厚祿不畀事權然而一失其馭猶有肺附之變焉宋法待外戚厚其間有文武才諳皆擢而用之怙勢犯法繩以重刑亦不少貸仁英哲三朝母后臨朝聽政而終無外家干

政之患將法度之嚴體統之正有以防閑其過欺抑
母后之賢自有制其戚里欺作外戚傳

宦者傳

宋世待宦者甚嚴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不過五
十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爲後又詔臣僚家母私蓄
鬪人民間有鬪童孺爲貨鬻者論死去唐未遠有所
懲也厥後太宗却宰相之請不授王繼忠宣徽真宗
欲以劉承規爲節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幼
母后聽政者凡三朝在於前代豈非宦者用事之秋
乎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貂璫有懷姦惡旋踵屏

二十史劄記

卷之三十三

四十四

除君臣相與防微杜漸之慮深矣然而宣政間童貫
梁師成之禍亦豈細哉南渡苗劉之逆亦宦者所激
也坊記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大爲之坊民猶踰之
可不戒哉作宦者傳

佞幸傳

人君生長深宮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時少宦官
女子共啓處之日多二者佞幸之梯媒也剛明之主
亦有佞幸焉剛好專任明好偏察彼佞幸者一投其
機爲患深矣他日敗闕雖能殄除累城以求狐灌社
以索鼠亦曰殆哉宋世中材之君朝有佞幸所不免

也太宗有弭德超趙贊孝宗有曾觀龍大淵二君固
不可謂非剛明之主也作佞幸傳

姦臣傳

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象
爲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爲陽宋初五星聚奎
占者以爲人才衆多之兆然終宋之世賢哲不乏姦
邪亦多方其盛時君子秉政小人聽命爲患亦鮮及
其衰也小人得志逞其狡謀壅闕上聽變易國是賊
虐忠直屏棄善良君子在野無捄禍亂有國家者正
邪之辨可不慎乎作姦臣傳

二十史劄記

卷之三十三

四十五

叛臣傳

宋失其政金人乘之俘其人民遷其寶器效遼故
其臣爲君冠履易位莫甚斯時高宗南渡國勢
悍僕狂奴欺主棄敗易動於惡兵雖凶器尤忌殘

忍將用忍人先無仁心視背君親猶反掌耳世將之
子使握重兵居之阨塞之地豈非召亂之道乎大義
昭明旋踵殄滅蓋天道也扶綱常遏亂略作叛臣傳

世家傳

唐自安史之亂藩鎮專制百有餘年浸成割據及巢
賊蹂躪郡邑丘墟降臻五季豪傑蠡午各挾智力擅

爲封疆自制位號以爭長雄天厭禍亂授宋大柄太祖命將出師十餘年間南平荆楚西取巴蜀劉鋹既俘李氏納款至于太宗吳越請吏漳泉來歸薄伐太原遂債北漢而海內一矣王傅東都事略用東漢隗囂公孫述例置孟昶劉鋹等於列傳舊史因之今倣歐陽脩五代史記列之世家凡諸國治亂之原天下離合之勢有足鑒者悉著于篇其子孫諸臣事業有可考者各疏本國之下作列國世家

周三臣

五代史記有唐六臣傳示譏也宋史傳周三臣其名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七

似之其義異焉求所以同則歸於正名義扶綱常而已韓通與宋太祖比肩事周而死於宋未受禪之頃然不傳於宋則忠義之志何所託而存乎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孔子定書不改其舊稱焉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作周三臣傳

外國

昔唐承隋後隋承周齊上邇元魏故西北之疆有漢晉正朔所不建者然亦不過使介之相通貢聘之時至而已唐德既衰荒服不至五季迭興綱紀自紊遠

人慕義無所適從宋祖受命諸國削平海內清謐於是東若高麗渤海雖阻隔遼壤而航海遠來不憚跋涉西若天竺于闐回鶻大食高昌龜茲拂林等國雖介遼夏之間筐篚亦至屢勤節人党項吐蕃唃廝囉董氈陪征諸部憂國兵力之所必爭者也宋之威德亦暨其地又間獲其助焉交趾占城真臘蒲耳大理濱海諸蕃自劉鋹陳洪進來歸接踵脩貢宋之待遇亦得其道厚其委積而不計其貢輸假之榮名而不責其煩縟來則不拒去則不迫邊圉相接時有侵軼命將致討服則舍之不黜以武先王柔遠之制豈復有加於是哉南渡以後朔漠不通東南之限以及西鄙冠蓋猶有至者交人遠假爵命訖宋亡而後絕焉女直在宋初屢貢名馬他日疆大脩怨於遼其索叛臣阿疎責還所掠宋詔猶知以通宋爲重及滄海上之盟尋構大難宋遂爲所絀辱豈非自取之過乎前宋舊史有女直傳今旣作金史義當削之夏國雖個卿不常而視金有間故仍舊史所錄存焉

蠻夷

古者帝王之勤遠略耀兵四裔不過欲安內而捍外爾非所以求逞也西南諸蠻夷重山複嶺雜剽荆楚

四

三十一史

遼史

元蘭府儀司桂國籍國事前事景相報國定知經事都也於脫等修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本紀

太祖

贊曰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爲審吉國其可知者蓋自奇首云奇首生都菴山徙潢河之濱傳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屬刻木爲契穴地爲牢讓阻午而不肯自立雅里生毗牒毗牒生頽頽頽領生穉里思大度寡欲令不嚴而人化是爲肅祖肅祖生薩剌德嘗與黃

卷之三

室帝桃戰矢貫數札是爲懿祖懿祖生勾德實始教
民稼穡善畜牧國以殷富是爲玄祖玄祖生撒剌的
仁民愛物始置鐵冶教民鼓鑄是爲德祖卽太祖之
父也世爲契丹遙輦氏之夷離董執其政柄德祖之
弟述瀾北征于厥室帝南畧易定奚霫始興板築置
城邑教民種桑麻習織組已有廣土衆民之志而太
祖受可汗之禪遂建國東征西討如折枯拉朽東自
海西至于流沙北絕大漠信威萬里歷年二百豈一
日之故哉周公誅管蔡人未有能非之者刺葛安端
之亂太祖旣貧其死而復用之非人君之度乎舊史

扶餘之變亦異矣夫

太宗

贊曰太宗甫定多方遠近向化建國號備典章至於
釐庶政閱名實錄因徒教耕織配鰥寡求直育之士
得郎君海恩卽擢宜徽嘉唐張敬達忠於其君卒以
禮葬輟遊豫而納三刻之品閭士卒而下休養之令
親征晉國重賞而縛斯可謂威德兼弘英畧開見者
矣入汴之後無幾微之驕有三失之訓傳稱鄭伯之
善處勝書進奉誓之能悔過太宗蓋兼有之其卓矣
乎

千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十一

世宗

贊曰世宗中才之主也入繼大統會未三年納唐尤
書卽議南伐旣之持重且乖周防蓋有致禍之道矣
然而孝友寬慈亦有君人之度焉未及師還變起沉
酒豈不可哀也哉

穆宗

贊曰穆宗在位十八年知女巫妖妄見誅論臣下濫
刑切諫非不明也而荒耽于酒政獵無厭偵爲失期
加炮烙鐵梳之刑獲鵠甚歡除虜坊刺面之令賞罰
無章朝政不視而嗜殺不已變起肘腋宜哉

景宗

贊曰遼興六十餘年神冊會同之間日不暇給天祿
應曆之君不令其終保寧而來人人望治以景宗之
資任人不疑信賞必罰若可與有爲也而竭國之力
以助河東破軍殺將無救滅亡雖一取償於宋得不
償失知匡嗣之罪數而不罰善郭襲之諫納而不用
沙門昭敏以道亂德寵以待中不亦惑乎

聖宗

贊曰聖宗幼冲嗣位政出慈闈及宋人三道來攻親
御甲冑一舉而復燕雲破信彬再舉而殲河朔不亦
偉歟旣而侈心一啓佳兵不祥東有茶陀之敗西有
甘州之喪此徂於常勝之過也然其踐阼四十九年
理寃滯果才行察貪殘抑奢僭錄死事之子孫振諸
部之貧乏責迎合不忠之罪却高麗女樂之歸遼之
諸帝在位長久令名無窮其唯聖宗乎

興宗

贊曰興宗卽位年十有六矣不能先尊母后而尊其
母以致臨朝專政賊殺不辜又不能以禮幾諫使齊
天死於弑逆有虧王者之孝惜哉若夫大行在殯飲
酒博鞠疊見簡書及其謁遺像而哀慟受宋弔而衰

經所為若出二人何為其然歟至於感富弼之言而申南宋之好許諒祚之盟而罷西夏之兵邊鄙不聳政治內修親策進士大修條制下至士庶得陳便宜則求治之志切矣于時左右大臣曾不聞一賢之進一事之諫欲庶幾古帝王之風其可得乎雖然聖宗而下可謂賢君矣

道宗

贊曰道宗初即位求直言訪治道勸農興學救苗恤患粲然可觀及夫謗訕之令既行告訐之賞日重羣邪並興譏巧競進賊及骨肉皇基寢危衆正淪胥諸

子史論贊卷之三

卷之三十三

四

部反側甲兵之用無寧矣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徒勤小惠蔑計大本尚足與論治哉

天祚帝

贊曰遼起朔野兵甲之盛鼓行窺外席卷河朔樹晉植漢何其壯歟太祖太宗乘百戰之勢輯新造之邦英謀叔畧可謂遠矣雖以世宗中才穆宗殘暴遑遑弒逆而神器不搖蓋由祖宗威令猶足以震疊其國人也聖宗以來內修政治外拓疆宇既而申固隣好四境又安維持二百餘年之基自來矣降臻天祚既丁未運又舛人望崇信姦臣自標國本羣下離心

金兵一集內難先作廢立之謀叛亡之迹相繼繼起馴致土崩瓦解解不可復支良可哀也耶律與蕭世爲甥舅義同休戚奉先挾私滅公首亂構難一至於斯天祚窮蹙始悟奉先誤已不既晚乎淳雅里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者也大石苟延彼善於此亦幾何哉

志

營衛

上古之世草木食巢居穴處熙熙于于不求不爭爰自炎帝政衰蚩尤作亂始制于戈以毒天下軒轅

子史論贊卷之三

卷之三十三

五

氏作戮之涿鹿之阿處則象吻于官行則懸旄于肅以爲天下萬世戒於是師兵營衛不得不設矣冀州以南瀝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郭其人土著而居綏服之中外奮武衛內揆文教守在四邊營衛之設以備非常而已并營以壯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萬里寇賊姦宄乘隙而作營衛之設以爲常然其勢然也有遼始大設制尤密居有官衛謂之幹魯桑出有行營謂之捺鉢分鎮邊圉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爲務閑暇則以畋漁爲生無日不營無在

立國規模莫重於此作營衛志

閏考

月度不足是生朔虛天行有餘是為氣盈盈虛相應歲月乃辟積弊而差寒暑互易百穀不成庶政不明聖人驗以斗柄準以歲星爰立閏法信治百官是故閏正而月正月正而歲正歲月既正頒令考績無有不時國史正歲年以敘事莫重於此遼始徵曆梁唐入晉之後奄有帝制乙未大明曆法再變穆宗應曆六年周用顯德欽天曆十年宋用建隆應天曆景宗乾亨四年宋用乾元曆聖宗統和十九年宋用儀天曆太平元年宋用崇天曆道宗清寧十年宋用明天曆太康元年宋用奉元曆大安七年宋用觀天曆天祚皇帝乾統六年宋用紀元曆五代曆三變宋凡八變遼終始再變曆法不齊故定朔置閏時有不同覽者惑焉作閏考

百官

官生於職職洽於事而名加之後世洽名不究其實吏部一大宰也為大司徒為尚書為中書為門下兵部一司馬也為大司馬為太尉為樞密使洽古官名分今之職事以配之於是先王統理天下之法如治絲而棼名實淆矣契丹舊俗事簡職專官制朴實不

卷之三十三

六

卷之三十三

七

以名亂之其典也勃馬太祖神冊六年詔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國制簡朴漢制則洽名之風固有也遼國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官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初太祖分迭刺夷離董為北南二大王謂之北南院宰相樞密宣徽林牙下至郎君護衛皆分北南其實所治皆北面之事語遼官制者不可不辯凡遼朝官北樞密視兵部南樞密視吏部北南二王視戶部夷離畢視刑部宣徽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北南府宰相總之惕隱治宗族林牙脩文告于越坐而論議以象公師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所以興也

禮志

理自天設情繇人生以理制情而禮樂之用行焉林材梁顓是生郊禘塗尊燔黍是生燕饗燕裡瓦棺是生喪塋儷皮維布是生婚冠皇造帝秩三王彌文一文一質蓋本于忠變通華獎與時宜之唯聖人為能通其意執理培膠瑟聚訟不適人情徇情者稀稗綿絕不中天理秦漢而降君子無取焉遼本朝鮮故壤其于八條之教流風遺俗蓋有存者自其上世緣情

制宜隱然有尚質之風通釐胡刺可汗制祭山儀蘇
可汗制瑟瑟儀阻午可汗制柴冊再生儀其情朴其
用儉敬天恤災施惠本孝出於惻怛殆有得於膠瑟
聚訟之表者太古之上推輪五禮何以異茲太宗克
晉稍用漢禮今國史院有金陳大任遼禮儀志皆其
國俗之故又有遼朝祿禮儀志為多別得宣文閣所
藏耶律儼志視大任為加詳存其畧著于篇

樂志

遼有國樂有雅樂有大樂有散樂有鏡歌橫吹樂舊
史稱聖宗興宗咸通音律聲氣歌辭舞節徵諸太常
儀鳳教坊不可得按紀志遼朝禮參考史籍定其
可知者以補一代之闕文嗚呼咸詔夏武之樂聲亡
書逸河間作記史遷因以為書家乎希哉遼之樂觀
此足矣

儀衛

遼太祖奮自朔方太宗繼志述事以成其業於是舉
渤海立敬瑭破重貴盡致周秦兩漢隋唐文物之遺
餘而居有之路車法物以隆等威金符玉璽以布號
令是以傳至九主二百餘年豈獨以兵革之利士馬
之強哉文謂之儀武謂之衛足以成一代之規摹矣

考遼所有與服符璽儀仗作儀衛志

食貨

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疆以兵縱馬於野弛兵於民
有事而戰曠騎介夫卯命辰集馬逐水草人仰重
挽強射生以給日用糗糧芻芻道在是矣以是制勝
所向無前及其有國內建宗廟朝廷外置郡縣牧中
制度日增經費日廣上下相師服御浸盛而食貨之
用斯為急矣於是五京及長春遼西平州置鹽鐵轉
運度支錢帛諸司以掌出納其制數差等雖不可悉
而大要散見舊史若農穀租賦鹽鐵貿易坑冶泉幣
羣牧逐類採摭緝而為篇以存一代食貨之畧

刑法

刑也者始於兵而終於禮者也鴻荒之代生民有兵
如蠶有螫自衛而已蚩尤惟始作亂斯民鴟義姦宄
並作刑之用豈能已乎帝堯清問下民乃命三后恤
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故曰刑也者始於兵而
終於禮者也先王順天地四時以建六卿秋刑官也
象時之成物焉秋傳氣於夏變色於春推可知也遼
以用武立國禁暴戢姦莫先於刑國初制法有出於
五服三就之外者兵之勢方張禮之用未遑也及阻

午可汗知宗室雅里之賢命為夷島董以掌刑辟豈非士師之官非賢者不可為乎太祖太宗經理疆土撥甲之士歲無寧息威克厥愛理勢然也子孫相繼其法互有輕重中間能審權宜終之以禮者惟景聖二宗為優耳

表

世表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天地人之初一焉耳矣天動也有恒度地靜也有恒形人動靜無方居止靡常天主流行地主蓄泄二氣無往而弗達亦惟人

卷三十三

十一

之所在而界付焉庖犧氏降炎帝氏黃帝氏子孫衆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無窮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孫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書遼本矣帝之後而耶律儼稱遼為軒轅後儼志晚出蓋從周書蓋炎帝之裔曰葛烏菟者世雄朔陞後為冒頓可汗所襲保鮮卑山以居號鮮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庫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見于此隋唐之際契丹之君號大賀氏武后遣將擊潰其衆大賀氏微別部長過折代之過折尋滅迭刺部長涅里立迪鞏組里為阻午可汗更號逆

鞏氏唐賜國姓曰李懷秀既而懷秀叛唐更封楷落為王而涅里之後曰釋里思者左右懷秀楷落至于屈戌幾百年國勢復振至釋里思之孫曰阿保機功業勃興號世里氏是為遼太祖於是世里氏與大賀遙鞏號三耶律自時厥後國日益大起唐季涉五代宋二百餘年名隨代遷字傳音轉此其言語文字之相通可考而知者也其所不可知者有若奇首可汗胡刺可汗蘇可汗昭古可汗皆遼之先而世次不可考矣撫其可知者作遼世表

皇子表

卷三十三

十一

帝官天下王者家焉至于親九族敬五宗其揆一也三代以上封建久長故吳魯燕蔡衛晉鄭太史遷既著世家又列年表不厭其詳自漢以降封建實亡猶有其名長世者登世家自絕者置列傳然王子侯猶可以年表也班固以為文無實併諸侯削年而表世君子避之自魏以降不帝不世王侯身徒數封朝不謀夕於是列而傳之功不足以垂法罪不足以著戒錄錄然抑又甚焉今摘其功罪儼然者列諸傳叙就親之恩敬長之義而無他可書者畧表見之為皇丁表

公主表

春秋之法王姬下嫁書千策以魯公同姓之國爲之
婚主故爾古者婦諱不出門內言不出相公主悉列
于傳非禮也然遼國專任外戚公主多見記傳聞不
得不表見之禮男女異長不當與皇子同列別爲公
主附表

族表

遼太祖建國諸弟窺覲合容誘掖弗忍致辟古聖人
猶難之雖其度量恢廓然經國之慮遠矣終遼之世
其出於橫帳五院六院之間者大慙固有元勳寔多
不表見之莫知源委作皇族表

外戚表

漢外戚有新室之患晉宗室有八王之難遼史耶律
蕭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勢分力敵相爲唇齒以翰
邦家是或一道然以是而興亦以是而亡又其法之
弊也契丹外戚其先日二審密氏曰拔里曰乙室已
至遼太祖娶述律氏述律本回鶻孺恩之後大同元
年太宗自汴將還留外戚小漢爲汴州節度使賜姓
名曰蕭翰以從中國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已述律三
族皆爲蕭姓拔里二房曰大父少父乙室已亦二房

曰大翁小翁世宗以舅氏塔列葛爲國舅別部三族
世預北宰相之選自太祖神冊二年命阿骨只始也
聖宗合拔里乙室已二國舅帳爲一與別部爲二此
遼外戚之始末也作外戚表

遊幸表

朔漠以畜牧射獵爲業猶漢人之勸農生之資於
是乎出自遼有國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諸夏而
遊田之習尚因其舊太祖經營四方有所不暇穆宗
天祚之世史不勝書今援司馬遷別書封禪例列于
表觀者固足以鑒云作遊幸表

部族表

司馬遷作史記敘四裔於篇末秦漢以降各有其國
彼疆此界道里云邈不能混一寰宇周知種落鄰國
聘貢往來焉能歷覽或口傳意記模寫梗槩耳遼接
五代漢地遠近載諸簡冊可考西北沙漠之地樹藝
五穀衣服車馬禮文制度文爲土產物得其粗而
失其精部落之名姓氏之號得其首而未得其字歷
代踵訛艱於考索遼氏與諸部相通往來朝貢及四
遼所至之地見於紀傳亦豈少也哉其事則書於紀
部族則列於表云

屬國表

周有天下不期而會者八百餘國遼居於漠最爲疆
盛天命有歸建國改元號令法度皆遵漢制命將出
師臣服諸國人民皆入版籍貢賦悉輸內帑東西朔
南何啻萬里視古起百里國而致太平之業者亦幾
矣故有遼之盛不可不著作屬國表

列傳

后妃
論曰遼以鞍馬爲家后妃往往長於射御軍旅田獵
未嘗不從如應天之齊擊室韋承天之御戎溷淵仁

卷之三十三

十四

懿之親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靖安無毀無譽
齊天巧思乃奢侈之漸宣懿度曲知音豈致誣讟之
階乎文妃能歌詩諷諫而謂謀私其子非矣若簡憲
之艱危保孤懷節之從容就義雖烈丈夫何以過之
欽哀很桀賊殺嫡后而興宗不能防閑其母惜哉

義宗平王隆

論曰自古新造之國一傳而太子讓豈易得哉遼之
義宗可謂盛矣然讓而見疑豈不兆於建元稱制之
際乎斯則一時君臣昧於禮制之過也東書浮海寄
跡他國思親不忘問安不絕其心甚有足諒者焉觀

其始慕泰伯之賢而爲遠適之謀終疾陳恒之惡而
有請附之舉志趣之卓蓋已見於早歲先祀孔子之
言歟善不令終天道難詰得非性刻嗜殺之所致也
雖然終遼之代賢聖繼統皆其子孫至德之報昭然
在茲矣

李胡喜隱

論曰李胡幾諂諂盈太祖知其不才而不能教太后
不知其惡而溺愛之初以屋質之言定立世宗而復
謀廢立子孫繼以逆誅并及其身可哀也已夫自太
祖之世刺苟安端首倡禍亂太祖既不之誅又復用

卷之三十三

十五

之固爲有君人之量然惟太祖之才足以駕馭庶乎
其可也李胡而下宗王反側無代無之遼之內難與
國始終厥後嗣君雖效法以繩之卒不可止烏虜創
業垂統之主所以貽厥孫謀者可不審歟

順宗

論曰道宗知太子之賢而不能辯乙辛之詐竟絕父
子之親爲萬世惜乙辛知爲一身之計不知有君臣
之義豈復知有太子乎姦邪之臣亂人家國如此可
不戒哉可不戒哉

晉王

論曰天祚不君臣下謀立其子適以殺之教盧幹重君父之命不亡而死申生其恭矣乎

耶律曷魯

論曰曷魯以肺腑之親任帷幄之寄言如著龜謀成戰勝可謂美無遺策矣其君臣相得之誠庶吳漢之於光武歟夫信其所可信智也太祖有焉故曰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斯近之矣

耶律曷魯蕭敵魯耶律糾捏赤耶律欲穩耶律

海里耶律敵刺蕭蕭痕篤康默記韓延徽韓知古

耶律覲烈耶律鐸臻王郁耶律齒魯窘

正史論贊要

卷之三十三

十五

論曰神冊初元將相太臣拔起風塵之中翼扶王運以任職取名者固一時之材亦由太祖推誠御下不任獨斷用能總攬群策而爲之用歟其投天隙而列功庸至有心腹耳目手足之論豈偶然哉討党項走敵魯平刺葛定渤海功亦偉矣若默記治獄不寬頗得持論不撓延徽立經陳紀紹勳秉節而死圖魯窘料敵制勝豈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歟稱爲佐命固宜

耶律解里耶律拔里得耶律朔古耶律魯不古

趙延壽高模翰趙思溫耶律渥里思張礪

論曰初晉因遼之兵而得天下故兼臣禮而父事之割地以爲壽輸帛以爲貢未久也而會同之師次萍沱矣豈羣帥貪功黷武而致然歟抑所謂信不由衷也哉模翰以功名自終可謂良將若延壽之勲雖著至於覲覲儲位謬矣利令智昏固無足議若乃成未釁以虧偶功如解里者何識焉

耶律屋質耶律吼耶律安搏耶律注耶律頽昱

耶律捷烈

贊曰立嗣以嫡禮也太宗尚非安搏吼注謀而克斷策立世宗非屋質直而能諫杜太后之私折李胡之

正史論贊要

卷之三十三

十六

暴以成橫渡之約則亂將誰定四臣者庶幾春秋首止之功哉

耶律夷朮葛蕭海聚蕭護思蕭思溫蕭繼先

論曰嗚呼人君之過莫大於殺無辜湯之伐桀也數其罪曰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武王之伐紂也數其罪曰無辜顧天堯之伐苗民也呂侯追數其罪曰殺戮無辜迹是言之夷獵葛之諫廩廩庶幾古君子之風矣雖然善諫者不諫於已然蓋必先得於心術之微如察脉者先其病而治之則易爲功穆宗沈湎失德蓋其資富彊之勢以自肆久矣使羣臣於造次

作之際此諫彼諍提而警之以防其甚則亦詎至是哉于以知護思思溫處位優重耽祿取容真鄙夫矣若海琛之折獄繼先之善治可謂任職臣歟

宗昉耶律賢適女里郭襲耶律阿沒里

論曰景宗之世人望中興豈其勤心庶績而然蓋承穆宗營窟之餘爲善易見亦由羣臣多賢左右弼諧之力也室昉進無逸之篇郭襲陳諫獵之疏阿沒里請免同氣之坐所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賢適忠介亦近世之名臣女里貪狠後人所當取鑑者也

張儉邢抱璞馬德臣蕭朴耶律八哥

千史論贊輯要

卷三十三

十七

論曰張儉名符帝夢遂結主知服獎袍不易志敦薄俗功著兩朝世稱賢相非過也邢抱朴甄別守令大愜人望兩決滯獄民無冤濫馬得臣引盛唐之治以諫其君蕭朴痛皇后之誣至於嘔血四人者皆以明經致位忠蓋若此宜矣聖宗得人於斯爲盛

耶律室魯王繼忠蕭孝忠陳昭衮蕭合卓

論曰統和諸臣名昭王室者多矣室魯拜樞密使朝野相慶必有得民心者繼忠既不能死國雖通南北之和有知人之鑑奚足尚哉孝忠昭衮皆有可稱者合卓臨終教蕭朴毋舉朕已者樞密其誤國之罪大

矣

耶律隆運耶律勃古哲蕭陽阿武白蕭常哥耶律虎古

論曰德讓在統和間位兼將相其克敵制勝進賢輔國功業茂矣至賜姓名主齊晉抑有寵於太后而致然歟宗族如德威平党項滌魯完宗祀制心不苟合家聲益振豈無所自哉若勃古之忠陽阿之孝武白之直亦彬彬乎一代之良臣矣

耶律休哥耶律斜軫耶律吳低耶律學古

論曰宋乘下太原之銳以師圍燕繼遣曹彬楊繼業

千史論贊輯要

卷三十三

十八

等分道來伐是兩役也遂亦岌岌乎殆哉休哥奮擊于高粱敵兵奔潰斜軫擒繼業于朔州旋復故地宋自是不復深入社稷固而邊境寧雖配古名將無愧矣然非學古之在南京安其反側則二將之功蓋亦難致故曰國以人重信哉

耶律沙耶律抹只蕭幹耶律善補耶律海里

論曰當高粱朔州之捷偏裨之將如沙與抹只旣因休哥斜軫類見其功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若蕭幹海里拒察割之招討古告海思之變則不止有戰功而已其視善補畏懦豈不優哉

蕭撻深蕭觀音奴耶律題子耶律諸里耶律奴
瓜蕭柳高勲奚和剌奴蕭塔裂葛耶律撒合

論曰遼在統和間數舉兵伐宋諸將如耶律諸里奴
瓜蕭柳等俱有降城擒將之功最後以蕭撻深爲統
軍直抵澶淵將與宋戰撻深中弩我兵失倚和議始
定或者天厭其亂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

耶律合住劉景劉六符耶律裏履牛溫舒杜防
蕭和尚耶律合理只耶律頤的

論曰耶律合住安邊講好養兵息民其慮深遠矣六
符啓釁邀功豈國家之利哉牛杜頤的合里只輩街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十九

命出使幸不辱命裏履殺人婢以求婚身負罪釁盡
其主容以異免死亦可醜也

蕭孝穆蕭蕭奴耶律蕭古夏行美

論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方其擒延琳定遼東一時
諸將之功偉矣宜其撫劔抵掌賈餘勇以威天下也
蕭孝穆之諫南侵其意防何其弘遠歟是豈瞋目語
難者所能知哉至論移風俗爲治之本親煩碎爲失
大臣體又何其深切著明也爲國寶臣宜矣孝先預
弑仁德之謀猶依城社以逃重灌爲國巨蠹雖功何

識焉

蕭敵烈耶律盆奴蕭排押耶律資忠耶律瑤質
耶律弘古高王耶律的球大康又

論曰高句驪弑其君誦而立詢遼興問罪之師宜其
單食壺漿以迎除舍以待而迺求險旅拒俾智者竭
其謀勇者窮其力雖得其要領而顯顯獨居一海之
中自若也豈服人者以德而不以力歟况乎殘毀其
宮室係累其民人所謂以燕伐燕也歟嗚呼朱崖之
棄捐之力也敵烈之諫有焉

耶律庶成楊哲耶律韓留楊佶耶律和尚

論曰庶成定法令治民者不容高下其手庶箴雖嘗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二十

表請廣姓氏以秩典禮其隨勢俯仰則有愧於其子
蕭魯矣楊哲爲上寵遇迭封王爵而功業不少槩見
然得愛民治國之要其楊佶哉

蕭阿剌耶律義先蕭陶隗蕭塔刺葛耶律敵祿

論曰忠臣惟知有國而不知有身故惡惡不避其患
阿剌以諂諛不法拆蕭革陶隗以用必基禍言阿思
塔刺葛以忍行不義徒自取赤族之罪責察剖其心
可謂忠矣言一出而禍輒隨之吁邪正既不辯國焉
得無亂哉

耶律韓八耶律唐古蕭太哲耶律玦耶律僕里

篤

論曰韓八囚帝微行才始見售及任以事落落知大體不負上之知矣唐古木哲經畧西北邊勸農積粟訓練士卒敵人不敢犯決以忠直見稱於上僕里篤以幹敏爲宰相佐在鎮俱以獄空聞之數人者豈特甲冑之士抑亦李牧程不識之亞歟

蕭奪刺蕭普達耶律侯哂耶律古昱耶律獨攬

蕭韓家蕭烏野

論曰烏古敵烈大部也奪刺爲統軍克敵有功普達居詳穩悅以使人西北重鎮也侯哂巡邊以廉稱古

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三十二

昱鎮撫而民富獨攬駐金肅而夏人不敢東獵噫部人內附方面以寧雖朝廷處置得宜而諸將之力抑亦何可少哉

蕭惠蕭迂魯蕭國王耶律鐸軫

論曰劫遼之謀復三關也蕭惠贊伐宋之舉而宋人增幣請和徂於一勝移師西夏而勇智俱廢敗潰隨之豈非貪小利迷遠圖而然況所得不償所亡利果安在哉同時諸將撫綏邊圉若迂魯忠勤不伐鐸軫高情雅韻鐸魯幹雖廉不逮蕭惠而無邀功啓釁之罪亦庶乎君子之風矣

耶律化哥耶律幹臘耶律速撒蕭阿魯帶耶律那也耶律阿魯掃古耶律世良

論曰大之懷小也以德制之也以威德不足懷威不足制而欲服人也難矣化哥利俘獲而諸蕃不附何魯掃古誤擊磨古斯而阻卜叛命是皆喜於一旦之功而不圖後日之患庸何議焉若幹臘之戒深入速撒之務安集亦鐵中之錚錚者邪

耶律弘古耶律馬六蒲滴洌耶律適祿耶律陳

家奴耶律特麼耶律仙童蕭素庭耶律大悲奴

論曰遼自神冊而降帝富疆之勢內修法度外事征

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伐一時將師震揚威靈風行電埽討西夏征党項破阻卜平敵烈諸部震懾聞聲鼓而膽落股弁斯可謂雄武之國矣其戰勝攻取必有奇謀秘計神變莫測者將前史所載未足以發之邪抑天之所授衆莫與爭而能然耶雖然兵者凶器可戢而不可玩爭者末節可遏而不可召此黃石公所謂柔能制剛弱能制疆也又況乎仁者之無敵哉遼之君臣智足守此金人果能乘其敵而躡其後乎是以於耶律弘古輩諸將不能無慨然也

耶律仁先耶律良蕭寒家奴蕭德蕭惟信蕭樂

音奴耶律敵烈姚景行耶律阿思

論曰深河之變重元擁兵行帳微仁先等道宗其危乎當其止幸北南院召塔剌兵以靖大難功宜居首良以反謀白太后韓家奴以逆順降奚人德與阿思殺涅魯古皆有討賊之力焉仁先齊名休哥勲德兼備此其一節歟

耶律幹特刺孩里實景庸耶律引吉楊績趙徽

王觀耶律喜孫

論曰孩里引吉之為臣也當乙辛擅權蕭革貪黷之日雖與同官而能以正自處不少阿唯其過人遠矣

二十史論贊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三

傳曰歲寒知松栢之後凋二子有焉若幹特刺之戰功實景庸之讞獄楊績之忠告亦賢矣夫

蕭元納耶律儼劉仲耶律胡呂

論曰元納當道宗昏惑之會擁佑皇孫使乙辛姦計不獲復逞而遼祚以續比之屋質立穆宗非溢美也儼以俊才蒞政所至有能舉暴迷遼史具一代治亂亦云勤矣但其固寵不能以禮正家惜哉劉仲三為大理民無冤抑一登戶部上下兼祿至與耶律瑛並樹忠直不亦宜乎

蕭巖壽耶律撒剌蕭速撒耶律撻不也蕭撻不

也蕭忽古耶律石柳

論曰易言履霜堅冰至謹始也使道宗能從巖壽撒剌之諫后何得而誣太子何得而廢哉速撒撻不也以忠言見殺國欲無亂得乎石柳之書亦幸出於乙辛既敗之後獲行其說有國家者不可不知人哉

耶律棠古蕭得里底蕭酬幹耶律章奴耶律木者

論曰遼末同事之臣其善惡何相遠也棠古骨鯁不屈權要兩鎮烏古恩威並著酬幹平亂渤海又以討叛力戰而死忠可尚矣得里底縱女直而不討寢變

二十史論贊

卷之三十三

二十四

告而不聞其蔽主聰明為國階亂莫斯之甚也章奴木者乘時多艱潛謀廢立將求寵幸以犯大逆其得免於天下之戮哉

蕭陶蘇幹耶律阿息保蕭乙薛蕭胡篤

論曰甚矣承平日久上下狃於故常之可畏也天慶之間女直方熾惟陶蘇幹明於料敵善於忠諫惜乎天祚洞蔽不見信用阿息保不死阿疎之難乙薛甘忍盧彥倫之執大節已失矣他有所長亦奚足取胡篤以游畋逢迎天祚而隳國政可勝罪焉

蕭奉先李處溫張琳耶律余覲

論曰遼之亡也雖孽降自天亦柄國之臣有以誤之也當天慶而後政歸后族奉先阻天祚防微之計陷晉王非罪之誅夾山之禍已見於此矣處溫逼魏王以僭號結宋將以賣國迹其姦佞如出一軌嗚呼天祚之所倚毗者若此國欲不亡得乎張琳妮妮守位余觀反覆自困則又何足議哉

文學

論曰孔子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王鼎忠直達政劉輝侍青宮建言國計昭陳邊防利害皆洞達聞敏孟簡疾乙辛姦邪融而不怨孰謂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二十五

文學之士無益於治哉

能吏

論曰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司牧者當如何以盡心公鼎奏罷完隄役以息民拒公主假貸以守法單騎行郡化盜爲良庶幾召杜之美文知易州雨暘應禱蝗不爲災人望爲民不避囚繫判度支公私兼裕亦卓乎未易及已鐸魯幹吏畏民愛楊遵勗決事如流真能吏哉

卓行

論曰隱固未易爲也而亦未可輕以與人若札刺謝

職不談時務官奴兩辭節鎮蒲离不召而不赴雖未足謂之隱然在當時能知內外之分甘於肥遯不爲愈於求富貴利達而爲妻妾羞者哉故稱卓行可也

烈女

論曰陳氏以經教二子並爲賢相耶律氏自潔不嫁居閨閫之內而不忘忠其君非賢而能之乎三蕭氏之節雖烈丈夫有不能者矣

方技

論曰方技術者也苟精其業而不畔于道君子必取焉直魯古王白取律敵魯無大得失錄之宜矣魏璚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二十六

爲察割卜謀逆爲褻撤葛卜僭立罪在不賞雖有寸長亦奚足取哉存而弗削爲來者戒

伶官

伶官之徵者也五伐史列鏡新磨於傳是必有所取矣遼之伶官當時固多然能因愆諸示諫以消未形之亂惟羅衣輕耳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是宜傳

宦官

論曰名器所以礪天下非賢而有功則不可授況宦者乎繼思爲內謁者安仁爲黃門令似矣何至溺於私愛而授以觀察使大將軍耶易曰負且乘致寇至

此安仁所以不克有終繼恩幸而免歟

姦臣

論曰舜流共工孔子誅少正卯治姦之法嚴矣後世不是之察及以爲忠而信任之不至於流毒宗社而未已道宗之於乙辛是也當其留仁先討重元若真爲國計者不知包藏禍心待時而發耳一旦專權又得孝傑燕哥十三爲之腹心故肆惡而無忌憚始誣皇后又殺太子及其妃其禍之酷良可悲哉嗚呼君之所親莫皇后太子若也姦臣殺之而不知羣臣言之而不悟一時忠讜廢戮幾盡雖黑山親見官屬之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七

逆臣

論曰遼之秉國鈞握兵柄節制諸部帳非宗室外戚不使豈不以爲帝王久長萬世之計哉及夫肆叛逆致亂亡皆是入也有國家者可不深戒矣乎

高麗西夏系治

論曰高麗西夏之事遼雖嘗請昏下嫁烏足以得其

固志哉三韓接壤及覆易知涼州負遠納叛優驪乘隙輒動貢使方往事彙隨生與師問罪屢煩親征眾勝固多敗亦胎悔昔吳趙谷對魏之言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豈其然乎先王柔遠以德而不以力尚矣遼亡求援二國雖能出師豈金敵哉

國語解敘

史自遷固以迄晉唐其爲書雄深浩博讀者未能盡曉於是裴駰顏師古李賢何超董衡諸儒訓詁註釋然後制度名物方言奇字可以一覽而周知其有助於後學多矣遼之初典與奚室韋密邇土俗言語大槩近俚至太祖太宗奄有朔方其制雖參用漢法而先世奇首過輦之制尚多存者子孫相繼亦遵守而不易故史之所載官制宮衛部族地理率以國語爲之稱號不有註釋以辯之則世何從而知後仰從而考哉今卽本史參互研究撰次遼國語解以附其後庶幾讀者無齟齬之患云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三

二十八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三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四 金史書

元明兩朝中書各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世紀

贊曰金之廢初兄弟三人亦微矣熙宗追帝祖宗定著始祖景祖世祖廟世世不祧始祖娶六十之婦而生二男一女豈非天耶景祖不受遼籍遼印取雅達國相以與其子世祖既破桓鼓散達遼政日衰而以太祖屬之穆宗其思慮豈不深遠矣夫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四

太祖

贊曰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數年之間筭無遺策兵無留行底定大業傳之子孫嗚呼雄哉

太宗

贊曰天輔草創未遑禮樂之事太宗以斜也宗幹知國政以宗翰宗望總戎事既滅遼舉宋即議禮制度治曆明時繼以武功述以文事經國規摹至是始定在位十三年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未聽大臣計傳位熙宗使太祖世嗣不失正緒可謂行其所甚難矣

熙宗

贊曰熙宗之時四方無事敬禮宗室大臣委以國政其繼體守文之治有足觀者末年酗酒妄殺人懷危懼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馴致其道非一朝一夕故也

海陵

贊曰海陵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後世稱無道主以海陵為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世宗

贊曰世宗又典外郡明禍亂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載而南北講好與民休息於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慎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却任得敬分國之請拒趙位寵郡縣之獻孽孽為治夜以繼日可謂得為君之道矣當此之時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此其效驗也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于訓辭而羣臣偷安苟祿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章宗

贊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內小康

乃正禮樂脩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
規又數問學臣漢宜綜核名實唐代考課之法蓋欲
踰遠求前比跡於漢唐亦可謂有志於治者矣然婢
龍擅朝家嗣未立疏忌宗室而傳授非人向之所謂
維持鞏固於久遠者徒爲文具而不得爲後世子孫
一日之用金源氏從此衰矣昔楊雄氏有云秦之有
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是負聖人之法度蓋有以夫

衛紹王

贊曰衛紹王政亂於內兵敗於外其滅亡已有徵矣
身弑國滅記注亡夫南遷後不復紀載今校其重出

卷之五十四

五

剛其繁雜章宗實錄詳其前事宜宗實錄詳其後事
又於金掌奏目女官大明居士王氏所紀得資明夫
人援聖事附著于篇亦可以存其梗槩云爾

宣宗

贊曰宣宗當金源末運雖乏撥亂反正之材而有勵
精圖治之志迹其勤政憂民中興之業蓋可期也然
而卒無成功者何哉良由性本猜忌崇信讐御獎用
吏胥苛刻成風舉措失當故也

哀宗

贊曰哀宗之世無足爲者皇元功德日盛天人屬心

日出增息理勢必然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繫
可哀也矣雖然在禮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世紀

贊曰遼王果取中京宗翰宗望皆從景宜別領合札
猛安合札猛安者太子之猛安也宗翰請立熙宗宗
望不敢違太宗不能拒其義正其理直矣舊史稱濟
宗寬恕好施惠熙宗不終海陵隕斃自時厥後得大
位者皆其子孫有以夫顯宗孝友惇睦在東宮二十
五年不聞有過承意開導四方陰受其賜天不假之
年惜哉

二十一史劄記輯要

卷之五十四

四

志

天文志

金百有十九年而日食四十二星辰風雨霜雹雷霆
之變不知其幾金九主莫賢於世宗二十九年之間
猶日食者十有一日珥虹貫者四五然終金之世慶
雲環日者三皆見於世宗之世金宋角立兩國置曆
法有差殊而日官之選亦有精粗之異今奉詔作金
史於志天文各因其舊特以春秋爲準云

曆志

余有天下百餘年曆惟一易天會五年司天楊紱始

造大明曆十五年春正月朔始頒行之其法以三億八千三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七為曆元五千二百三十為日法然其所本不能詳究或曰因宋紀元曆而增損之也正隆興三月辛酉朔司天言日常食而不食大定癸巳五月壬辰朔日食甲午十一月甲申朔日食加時皆先天丁酉九月丁酉朔食乃後天由是占候漸差乃命司天監趙知微重修大明曆十一年曆成時翰林應奉耶律履亦造乙未曆二十一年十一月望太陰虧食遂命尚書省委禮部員外郎任忠傑與司天曆官驗所食時刻分秒比校知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十四

五

微履及見行曆之親疎以知微曆為親遂用之明昌初司天又改進親曆禮部郎中張行簡言請俟他日月食覆校無差然後用之事遂寢是以終金之世惟用知微曆我朝初亦用之後始改授時曆焉今其書存乎太史采而錄之以為曆志

五行志

金世未能一天下天文災祥猶有星孛之說五行休咎見於國內者不得他諉乃彙其史氏所書仍前史法作五行志至於五常五事之感應則不必泥漢儒

何云

地理志

金之壤地封疆東極吉里迷兀的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噶謀克地為邊右旋入泰州婆盧火所浚界壕而西經臨潢金山踰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歷茂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地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而東逾洮州越鹽川堡循渭至大散關北並山入京兆絡商州南以唐鄧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為界而與宋為表裏襲遼制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是為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二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後復盡升軍為州或升城堡寨鎮為縣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縣加於舊五十一城寨堡關百二十二鎮四百八十八雖貞祐興定危亡之所廢置既歸大元或有因之者故凡可考必盡著之其所不載則闕之

禮志

金人之入汴也時宋承平日久典章禮樂粲然備具金人既悉收其圖籍載其車輅法物儀仗而北時方事軍旅未遑講也既而即會寧建宗社庶事草創皇

二十一史論贊卷之十四

六

統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輅導儀衛陳鼓吹其觀聽赫然一新而宗社朝會之禮亦次第舉行矣繼以海陵狼顧志欲併吞江南乃命官修汴故宮繕宗廟社稷悉載宋故禮器以還外而黷武內而縱欲其猷既失奚敢議禮樂哉世宗既興復收嚮所遷宋故禮器以旋延命官參校唐宋故典沿革開詳定所以議禮設詳校所以審樂統以宰相通學術者於一事之宜適一物之節文既上聞而始彙次至明昌初書成凡四百餘卷名曰金纂修雜錄凡事物名數支分派引珠貫綦布井然有序炳然如丹又圖吉凶二儀鹵

丘史論贊要

卷之三十四

七

簿十三節以備大苑大小鹵簿九節以備郊廟而命尚書左右司春官兵曹太常寺各掌一本其意至深遠也是時寓內阜安民物小康而維持幾百年者實此乎基嗚呼禮之爲國也信矣夫而況關雝麟趾之化其流風遺思被於後世者爲何如也宣宗南播疆宇日感旭日方升而燭火之燃蔡流弗東而餘燼滅矣圖籍散逸既莫可尋而其宰相韓企先等之所論列禮官張瑋與其子行簡所私著自公紀亦亡其傳故書之存僅集禮若干卷其藏史館者又殘缺弗完殆及其郊社宗廟諸神祀朝觀會同等儀而爲書者

夫鹵禮則畧焉蓋自熙宗海陵衛紹王之繼弒雖曰鹵簿十三節以備大塋其行乎否耶蓋莫得而考也故宣孝之喪禮存亦不復紀噫告朔餼羊雖孔子所不去而史之缺文則亦慎之作禮志

樂志

傳曰王者成功作樂治定制禮豈二帝三王之彌文哉蓋有天下者將一軌度正民俗合人神和上下舍禮樂何以焉金初得宋始有金石之樂然而未盡其美也及乎大定明昌之際日修月葺粲然大備其隸太常者卽郊廟祀享大宴大朝會官縣二舞是也隸

二十史論贊要

卷之三十四

八

教坊者則有鐃歌鼓吹天子行幸鹵簿導引之樂也有散樂有渤海樂有本國舊音世宗嘗寫其意度爲雅曲史錄其一其俚者弗載云

儀衛志

金制天子之儀衛一曰立仗二曰行仗其衛士曰護衛曰親軍曰弩子曰控鶴曰傘子曰長行立仗則有殿庭內仗殿庭外仗凡大禮大朝會則用之其朔望常朝弩手百人分立兩階而已行仗則有法駕大駕黃麾仗凡行幸及郊廟祀享則用之其非大禮遠出則有常行儀衛官中導從焉大抵模倣宋制錯綜增

損而用之其宿衛則見兵志云

輿服志

古者車輿之制各有名物表誠以祀以封以田以戎所以別上下明等威也歷代相承互有損益或因時創始或襲舊致文奇巧日滋浮靡益蕩加以後世便習騎乘車用蓋寡惟於郊廟祀享法駕導引爲一代令儀而不敢廢也其於先王經世立法之意寡乎閭閻哉金初得遼之儀物旣而克宋於是乎有車輅之制熙宗幸燕始用法駕迨至世宗制作乃定斑斑乎古矣考禮文證國史以見一代之制度云

二十一史劄記

卷三十四

九

兵志

金興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曾未十年遂定大業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驚動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銳兵加之地狹產薄無事苦耕可給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勞其筋骨以能寒暑徵發調遣事同一家是故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一旦奮起變弱爲強以寡制衆用是道也及其得志中國自顧其宗族國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號以假漢人使爲之効力而守之猛安謀克雜厠漢地聽與契丹漢人昏因以相固結迨夫國勢寢盛則歸

土地削位號罷遼東渤海漢人之襲猛安謀克者漸

以兵柄歸其內族然樞府簽軍募軍兼采漢制代宋之役參用漢軍及諸部而統以國人非不知制勝長策在於以志一之將用力齊之兵也第以土宇既廣豈得盡任其所親哉馴及極盛乃自患其宗族國人之多積其猜疑卒自戕賊遂致強本刊落醇風銳薄將帥携離兵士驕情迨其亡也忠孝等軍構難于內亂軍雜人召禍于外向之所謂志一而力齊者不見可恃之勢焉豈非自壞其家法而致是歟抑是道也可用於新造之邦不可以保長久之天下歟金以兵

二十一史劄記

卷三十四

十

刑志

金初法制簡易無輕重貴賤之別刑贖並行此可施諸新國非經世久遠之規也天會以來漸從吏議皇統頒制兼用古律厥後正隆又有續降制書大定有權宜條理有重修制條明昌之世律義勅條並修品式寢備旣而泰和律義成書宜無遺憾然國脉紆感風俗醇醜世道升降君子觀一代之刑法每有以先

知爲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州縣立威甚者置刃於杖虐於肉刑季年君臣好用篋篋故習由是以深文傳致爲能吏以慘酷辦事爲長才百司姦賊眞犯此可決也而微過亦然風紀之臣失糾皆決考滿校其受決多寡以爲殿最原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一小大使之咸就繩約於律令之中莫不齊手並足以聽公上之所爲蓋泰人強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人大士少禮終金之代忍耻以就功名雖一時名士有所不免至於避等遠引罕聞其人殊不知君子無耻而犯義則小人無畏而犯刑矣是故論

三才史論卷之五

卷之三十四

十一

者於教愛立廉之道往往致太息之意焉雖然世宗臨御法司奏謝或去律援經或揆義制法近古人君聽斷言幾於道鮮有及之者章宗宣宗嘗親民事當宁裁決寬猛出入雖時或過中迹其矜恕之多猶有祖風焉簡牘所有可爲龜鑑者本紀刑志詳畧互見云

食貨志

歷觀自古財聚民散以至士國若鹿臺矩橋之類不足論也其國亡財匱比比有之而國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爲政常有卹民之志而不能已苛

征之令徒有聚斂之名而不能致富國之實及其亡也括粟開糶一切掊克之政靡不爲之加賦數倍豫借數年或欲得鈔則豫賣下年差利高琪爲相議至擁油進納濫官輒售空名宣勅或欲與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終至德號綱副威儀寺觀主帑亦量其貲而鬻之甚而丁憂鬻以求仕監戶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剽盜之效順無金帛以備賞激勵以王爵固結其心重爵不饒則以國姓賜之名實混淆倫法敦壞皆不暇顧國欲不亂其可得乎迨夫宋絕歲幣而不許和貪其淮南之蓄

三才史論卷之五

卷之三十四

十二

謀以力取至使樞府武騎盡於南伐詎可時全之出初志得糧後乃尺寸無補三軍債亡我師壓境兵財俱困無以禦之故志金之食貨者不能不爲之掩卷而興慨也

選舉志

金承遼後凡事欲軼遼世故進士科目兼採唐宋之法而增損之其及第出身視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若夫以策論進士取其國人而用女直文字以爲程文斯蓋就其所長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國字使人通習而不廢耳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爲盛諸官護衛及

先臺部譯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為依據者乎金治純駁議者於是每有別焉宜宗南渡吏習習盛苛刻成風殆亦多故之秋急於事功不免爾歟自時厥後仕進之岐既廣僥倖之俗益熾軍伍勞效雜置令錄門廕右職迭居則耆科舉取士亦復汎濫而金治衰矣

百官志

金自景祖始建官屬統諸郡以專征伐熾然自為一國其官長皆稱曰勃極烈故太祖以都勃極烈嗣位

三史論贊要

卷之十四

十三

太宗以諸版勃極烈居守諸版尊大之稱也其次曰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言貴忽魯猶總帥也又有國論勃極烈或左右置所謂國相也其次諸勃極烈之上則有國論乙室忽魯移齊阿買阿舍吳迭之號以為陞拜宗室功臣之序焉其部長曰孛董統數部者曰忽魯凡此至熙宗定官制皆廢其後惟鎮撫邊民之官曰禿里烏魯國之下有掃德脫朶詳穩之下有麼忽習尼昆此則具於官制而不廢皆踵遼官名也漢官之制自平州人不樂為猛安謀克之官始置長吏以下天輔七年以左企弓行樞密院于廣寧尚踵

遼南院之舊天會四年建尚書省遂有三省之制至熙宗頒新官制及換官格除拜內外官始定勳封食邑入銜而後其制定然大率皆循遼宋之舊海陵庶人正隆元年罷中書門下省止置尚書省自省而下官司之別曰院曰臺曰府曰司曰寺曰監曰局曰署曰所各統其屬以修其職職有定位員有常數紀綱明庶務舉是以終金之世守而不敢變焉大定二十八年任仕官一萬九千七百員四季起選者千餘歲數監差者三千明昌四年秦周獻官死及事故者六百七十新入仕者五百一十見在官萬一千四百九

三史論贊要

卷之十四

十四

表

宗室表

古者太史掌敘邦國之世次辨其姓氏別其昭穆尚矣金人初起完顏十二部其後皆以部為氏史臣記錄有稱宗室者有稱完顏者稱完顏者亦有二焉有

如完顏蓋踈族若石土門迪古乃是也有異姓完
蓋部人若歡都是也大定以前稱宗室明昌以後
避睿宗諱稱內族其實一而已書名不書氏其制如
此宣宗詔宗室皆稱完顏不復識別焉大定泰和之
間祖免以上親皆有屬籍以叙授官大功以上薨卒
輟朝親親之道行焉貞祐以後譜牒散失大槩僅有
不可殫悉今撮其可次第者著于篇其上無所係下
無所承者不能盡錄也

交聘表

天下之勢易有常哉金人日尋干戈撫制諸部保其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三

十五

疆國以求逞志於遼也豈一日哉及太祖再乘勝已
卽帝位遼乃招之使降是猶龍蒸虎變欲誰何而止
之厥後使者八九往反終不能定約束何者取天下
者不徇小節成算既定矣終不爲卑辭厚禮而輟攻
遼人過計宋人亦過計海上之書曰克遼之後五代
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此何計之過也血刃相
向百戰而得之卑辭厚幣以求之難得而易與人豈
人之情哉宋之失計有三撤三關故塞不能固燕山
塞亦京城下之盟竭公私之帑以約質立梁楚而不
力故而江左稱臣金人豈愛宋人而爲和哉策旣失

矣名旣屈矣假使高宗立歸德不得河北可保河南
山東不然亦不失爲晉元帝其就能亡之金不能奄
有四海而宋人以尊稱與之是誰強之耶金人出于
窮於其國自爲帝宋於金初或以臣禮稱表終以姪
禮往復稱書故識其通好與間有兵爭之歲其盛衰
大指可觀也已使者或書本階或用借授兩國各因
舊史不必強同云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四終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三

十六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五

南齊書王桂陽傳謝靈運書袁相傳謝靈運書袁相傳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軫男惟成校

列傳

后妃

贊曰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班昭氏論之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使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

王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五

乙

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後世婦學不脩麗色以相高巧言以相傾銜能以市恩逢迎以固寵是故悼平擊頓皇統以隕其身海陵蠱惑群嬖幾亡其國道陵李氏擅寵蠱政卒傾其宗嗚呼可不戒哉

宗室諸王

贊曰金諸宗室自始祖至康宗凡八世獻祖徙居海姑水納葛里村再徙安出虎水世祖稱海姑兄弟蓋指其所居也完顏十二部皆以部為氏宣宗詔宗室

皆書姓氏然亦有部人以部為氏非宗室同姓者遂不可辯矣

石顯桓桓散達烏春溫敦蒲刺臘酷鈍恩留可阿疎

贊曰金之興也有自來矣世祖擒臘酷婆諸刊既獻之遼以為功則又曰若不遣還其部人疑懼且為亂階遼人不察盡以前後所獻罪人歸之景祖止曷魯林牙止同幹穆宗止遼使阿疎城始終以鷹路誤之而遼人不悟景祖有黃馬服乘如意景祖沒遼貴人爭欲得之世祖弗與曰難未息也馬不可以與人遼

王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五

十

割其兩耳謂之禿耳馬遼貴人乃弗取其削平諸部則借遼以為已重既獻而求之則市以為已重戰陣一良馬終弗與遼人而遼人終不悟豈興亡有數蓋天奪其魄歟

奚王回鹘保

贊曰庫莫奚契丹起於漢末盛於隋唐之間俱疆為隣國合分為君臣歷八百餘年相為終始奚有五大定間類族著姓有遥里氏伯德氏奧里氏梅知氏揣氏

歡都泊訶骨被詭古乃蒲查

贊曰賢石魯昭祖爲友歡都事景祖世祖爲之臣
蓋金自景祖始大諸部君臣之分始定故傳異姓之
臣以歡都爲首治河雖宗室與歡都同功故列叙焉

太祖諸子

贊曰太祖躬擐甲冑以定國家舉無遺策而諸子勇
畧材識足以遂父之志傳及太宗而諸孫享其成矣
撤改宗憲習不失宗享宗賢石土門忠思敬

贊曰劾者讓國世祖以開帝業撤改治國家定社稷
尊立太祖深謀遠略爲一代宗臣賢矣哉習不失蓋
前人之愆著勲五世易曰有子考無咎其此之謂乎

三十一

卷之五

二十一

始祖與季弟異部而處子孫俱爲強宗而取遼之策
卒定于廸古乃豈天道陰有以相之邪

幹魯幹魯古勃董婆廬火吾扎忽闌母宗叙婁

室銀木可

贊曰金啓疆土幹魯幹魯古方面功最先著婆廬火
婁室最先封泰州之邊圍黃龍之衝要寄亦重矣若
闡母之勤勞南路婁室之經營陝西銀木可之固守
太原勞亦至矣幹魯古之不治闡母之敗讎罰之亟
諸將憫焉夫能以弱小終制疆大其效驗與銀木可
習古迺觀人之國而知其可伐古語云國有八觀善

矣夫

阿離合邁宗雄希尹

贊曰阿離合邁之善頌宗雄之強識希尹之敏學益
之以征伐之功豈不偉哉

宗翰宗望

贊曰宗望啓行平州戰勝白河席卷而南風行電舉
兵無留難再閱月而汴京圍矣所謂敵不能與校者
耶既取信德留兵守之以爲後距此豈輕者耶管子
曰俾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其宗
望之謂乎

三十二

卷之五

四

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

贊曰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四子者皆有才
識之士其事遼主數有論建及其受爵僭位委質二
君隕身逆黨三者胥失之哀哉

太宗諸子

贊曰金議禮制度班爵祿正刑法治曆明時行天子
之事成一代之典果宗幹經始之功多矣果子宗義
爲海陵所殺宗幹之後又不幸而有海陵故其子孫
之昌熾既鮮而亦不免於僂辱焉海陵而下宗臣世
家與國匹休者何其少歟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

宗弼張邦昌劉豫撻懶

贊曰君臣之位如冠履定分不可頃刻易也五季亂極綱常數壞遼之太宗慢衰神器倒置冠履授立石晉以臣易君宇宙以來之一大變也金人效尤而張邦昌劉豫之事出焉邦昌雖非本心以死辭之孰曰不可豫乘時微利金人欲倚以為功豈有是理哉撻懶初薦劉豫後以陝西河南歸宋祝猶儻來初無固志以處此也積其輕躁終陷逆圖事敗南奔適足以實通宋之事爾哀哉

劉彥宗劉夢劉答劉仲誨劉頴時立愛韓企先

卷之三十五

五

贊曰太祖入燕始用遼南北面官僚制度是故劉彥宗時立愛規為施設不見于朝廷之上軍旅之暇治官政庀民事務農積穀內供京師外給轉餉此其功也韓企先入相兩朝幾二十年成功著業世宗稱其賢焉

宇文虛中王倫

贊曰孔子云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宇文虛中朝至上京受官爵王綸統穆之子市井為徒此豈行已有耻之士可以專使者耶二子之死雖寃其自取亦多矣

熙宗二子

贊曰國初制度未立太宗熙宗皆自諸班勃極烈即帝位諸班勃極烈者漢語云最尊官也熙宗立濟安為皇太子始正名位定制度焉

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盞暉大莫磐

阿里補

贊曰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盞暉大莫阿爾補等六人皆收國以來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也其功有可錄者焉

郭藥師

二十史劄記要

卷之三十五

本

贊曰郭藥師者遼之餘孽宋之厲階金之功臣也以一臣之身而為三國之禍福如是其不伴也魏公叔座勸其君殺衛鞅豈無所見歟

移刺溫

贊曰軍旅之事鋒鏑在前不計其死耳屬金鼓目屬旌旗心屬號令此行列之任也自收國用兵至於大定和宋以前用命之士雖細必錄所以明功也

蕭仲恭高松

贊曰忠信行已豈不大哉蕭仲恭盡心故主而富貴福澤嚮之與宗室舊臣等矣仲恭廷叱宗磐而朝廷

尊高松誼遇李老僧而社稷安皆有古烈丈夫之風焉

光英

贊曰海陵伐宋先英居守使隨滿訛里也以官師兼統軍之任計至悉也豈料死其手乎苟首有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耶海陵視人之子不翅魚肉而獨已子之謀安不可得矣

張通古張浩張汝霖張玄素張汝弼耶律安禮

納合椿年祁宰

贊曰異哉海陵之爲君也舞智御下而不郵焉君子

王史論贊要 卷之三十五

七

仕於朝動必以禮然後免於耻張通古耶律安禮位不及張浩進退始終其賢遠矣浩無事不爲無役不從爲相最久用之厚遇之薄豈亦自取之耶海陵伐宋浩安禮位皆大臣一以婉辭一以密諫賢於不諫而已祁宰一醫流獨能極諫其後皆如所言海陵戕之足以成其百世之名耳納合椿年援引善類有君子風其死適在宋兵未舉之前然觀其好營產殖亦未必忘身殉國之士也祁宰卓乎不可及也夫

撤离喝 擣益溫敦思溫敦元帶耆睹

贊曰撤离喝溫敦思耆睹皆有功舊臣當天會皇

統之際戰勝攻取可謂壯哉及海陵之世崎嶇嫌忌撤离喝既自以言致疑猶與大吳辯爭軍事何見幾之不早也烏林荅贊謨廉直自奮思忠擠之於死自謂固結海陵堅若金石豈意執議不合而遽棄耶始之不以道未有能終者也且思忠之最可罪者構害贊謨又納其室而殺其質此何異於殺越人于貨者乎陰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亦已晚矣正隆之末奔睹位三公居上將內不肯與謀外不肯與戰逼側趙趙苟免自全大臣之道固若是乎

高楨白彥敬章景仁

王史論贊要 卷之三十五

八

贊曰高楨以舊勞爲御史大夫剛明自任繩治無所避幾不免於怨憎之荼毒直已而行自古難之白彥敬不受大定之詔而世宗賢之嚮使久在此位其深謀讜論必有疎動人者張景仁儒者之勇廷論元忠正矣

世宗諸子

贊曰世宗保全宗室無所不至雖矯海陵之失亦由天資仁厚而然也其子永中永蹈皆死章宗之手其理蓋有不可詰者章宗無後則厥報不爽矣

李石完顏福壽獨吉義

贊曰章宗嘗問群臣世宗初起東京大臣爲誰完顏
守貞對曰止有李石一人章宗歎曰苟如此信有天
命也完顏謀衍部署諸軍高忠建爭長完顏福壽諫
忠建而已下之其功多矣當是時獨吉義最先至諸
將尚未肯附由是言之果天也非人力也

烏延蒲崗里等

贊曰陷泉之捷震電燁燁符離之克我勢攸赫隴坻
爆犄淮過鈎瓠成矣故列敘諸將之功焉

紇石烈志寧僕散忠義徒單合喜

贊曰大定之初兵運於江淮難作於契丹謀衍挾功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五

九

窩幹橫壁有弗戢之畏焉世宗獨斷召還謀衍僕散
忠義受任責成矣故曰兵主於將將賢則士勇其此
之謂邪紇石烈志寧有言受詔征伐則不敢辭爲宰
相則誠不能如知爲相之難固所謂賢也秦隴之兵
殆哉岌岌乎徒單合喜料敵應變若此之審亦難矣
哉

紇石烈良弼完顏守道石琚唐括安禮移刺道
贊曰良弼守道琚安禮道皆無聞正隆時及其造治
朝佐明主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豈非遇其時邪官
序無闕上下相安君享其名臣終其祿可謂盛哉

陵能知移刺道有公輔之器而不能用故其治績亦
待大定而後著焉人才之顯晦有係於世道之污隆
也尚矣金世內燕惟親王公主駙馬得與世宗一日
特召琚入諸王以下竊語心蓋易之世宗覺之卽語
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輩得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
者此人力也乃歷舉近事數十顯著爲時所知者以
曉之皆俯伏謝罪君臣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乎大
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爲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
之立本無異辭如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
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提矣世宗悟而止且人主
家事入臣之所難言者許敬宗以一言幾亡唐祚琚
之對其爲金謀者至矣

蘇保衡等

贊曰金制尚書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謂宰相左
右丞參知政事是謂執政大抵因唐官而稍異焉因
革不同無足疑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宰相執政
豈異道邪蘇保衡翟永固子平孟浩梁肅皆當時
之賢執政也移刺道子璘有長才適其時而位不及
者亦命也夫

三才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五

十

高衍高德基張九思

贊曰吏之興其秦之季邪吏有選試其違金之際邪其文從一從史守法不貳之謂邪守法不貳斯真吏矣巧者舞文以亂法室者執一而弗通此皆吏道之自失者也高衍高德基張九思之徒皆詭法以自失者矣

完顏撒改等

贊曰記曰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傳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故守戎邊圉之臣不可以不論焉

二十史劄記

卷之三十五

十一

趙興祥石林榮

贊曰趙興祥石林榮自拔流離艱阨中而克有所樹立固其識之過人亦其所遭際致然也迹世宗之却聲技滅庖人仁愛若是而其下孰不興起哉

毛碩李上達曹望之大懷貞盧孝儉盧庸李偲

贊曰毛碩李上達曹望之李偲之流皆金之能吏也望之悻悻然以求大用君子無取焉

徒單克寧

贊曰徒單克寧可謂大臣矣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心愈勞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

流所以長守富貴故曰忠信匪懈不施其功履盛滿而不忘德之上也孜孜勉勉恪守職業不居不可成不事不可行人主知重次也諫期必行言期必聽爲其事必有其功者又其次也

章宗諸子

贊曰章宗晚年繼嗣不立遂屬意衛紹王衛紹歷年不永諸子凡禁錮二十餘年錮厲王諸子禁錮四十餘年長女鰥男皆不得婚嫁天典初方弛其禁金亡祚後可知矣

顯宗諸子

二十史劄記

卷之三十五

十二

贊曰詩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信哉守忠立爲太子未幾而薨其子鏗立又薨哀宗復乏嗣豈非天乎正大間國勢日蹙本支殆盡哀宗尚且疎忌骨肉非明惠之賢荆王幾不能免豈宗子維城之道哉

獨吉思忠承裕

贊曰曹劌有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夫兵以氣爲主會河堡之役獨吉思忠承裕沮喪不可復振金之亡國兆於此焉

宗浩

曰金自宗弼渡江而還既而畫淮爲界厥後海陵
帝舉兵國用虛耗上下離心內難先作故世宗之
初章宗之末有事于南皆非得已而詳問之使每先
發焉詭冒狂謀誤國動非其時取敗宜也揆宗浩雖
師出輒捷而行成之使不拒其來儀幣書辭抑揚增
損之際有可藉口卽許其平矣兩首之事宋人亦欲
因是以自除其禍耳雖然揆宗浩常勝之家史屹搭
驍勇之將三人相繼而死和議亦成天意蓋已休息
南北之人歟

夾谷清臣內族襄夾谷衡完顏安國瑤里亭迭

王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五

十一

贊曰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初爲師之始
出師之道常慎其始清臣有議出師遽以貪小利敗
襄雖賢竭力而後勝其任衡安國亭迭之功又亞於
襄者也然而兵連禍結以終金世故兵無常勝制勝
在勢勢制兵者強兵制勢者亡迹襄之開築壕塹以
自固其猶元魏北齊之長城歟金之勢可知矣勢屈
而兵勝亡國之道也金以兵始亦以兵終嗚呼用兵
之始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移刺履張萬公蒲察通括剌幹特刺程輝劉瑋
董師中王尉馬惠迪

贊曰移刺履從容進說信孚於君至論經純傳駁以
孝行爲治本其得古人遺學歟昔臧孫達忠諫於魯
君子知其有後信矣張萬公引正守已質言無華開
壕括地之議明灼利害如指諸掌閑於群說而不試
致仕而歸理勢然也蒲察通之哭海陵君臣大義死
生一之其志烈矣程輝幹特刺之鯁直剌瑋董師中
之通敏才皆足以發聞然師中有附胥之譏劉瑋見
避事之責其視前人多有愧矣王尉馬惠迪之徒何
足笑也

梁襄

王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五

十二

贊曰金起東海始立國卽設科取士蓋亦知有文治
也漸摩培養至大定間人材輩出文義蔚然加以世
宗之聽納人各盡其所能議論書疏有可傳者惜史
無全文僅存梁襄諫北幸一書辭雖過繁而意亦切
至故備載之以見當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爲忌金之
致治於斯爲盛嗚呼休哉

路伯達

贊曰金誦宋稱臣稱姪受其歲幣禮也使聘於其國
燕享禮也納其重賂其可乎哉時人貪利忘禮習以
爲常莫有知其爲非者故去則云酬勞劾還則云增

物力上下交征惟利是事此何誼耶伯達獨能明共非禮同獻所饋齋志未畢傅氏又能成之及歸所獻竟以買田贍學婦人秉心之烈制事之宜乃能如是士大夫溺於世俗之見者寧不愧哉賜號成德不亦宜乎

裴滿亨幹勤忠張大節張亨韓錫鄧儼巨構賀陽庭

贊曰裴滿亨以進士選奉御能陳唐虞政治之道於宮庭燕私之地又能斥中貴梁道兒之姦幹勤忠以吏道致身始終不交權貴世宗自立於遼東歸者如

二十史劄記卷之五十五

五

市張大節獨守正不赴韓錫出守河間面諭皇族之居彼者恣睢不道俾繩以法倭者必希旨以市權錫下車宣布告戒而已是皆有識之士不為富貴所移者也巨構髡髻賀庭骨鯁大定於二人而屢評南北士習之優劣豈其然乎張亨始以繆庸見薄晚以論列稱賞亦砥礪之功歟鄧儼專務謀身上下稱黜致仕又求進用弗可改也夫

閻公貞焦旭劉仲洙李完馬伯祿楊伯元劉璣康元弼移刺益

贊曰閻公貞定金律令楊伯元定金推排人皆以平

稱之難矣焦旭畿內小官聽斷不受御史風指遂深憲大臣請人主遊獵劾奏其非為之罷獵誠有古人之風焉李完康元弼無他足稱完論臺今史一事元弼論曹衛兩城各當其可馬百祿初坐黨廢晚治跡劉幾初以理財得幸晚以曲法得罪人有前後遭遇不同而百祿求福不問非機所及也劉玩以大定之立馳赴行在雖身榮寵益一趨時之士耳劉仲洙剛而訥於言移刺益剛而放言益以克寧北伐為不可仲洙釋田穀黨禍三十家語曰剛毅木訥近仁豈不信哉

二十史劄記卷之五十五

六

完顏匡完顏綱完顏定奴

贊曰章宗伐宋之役三易主帥兵家所忌也宋不知乘此以為功猶曰有人焉韓侂胄心疆智疎蘇師旦謀淺任大函首燕薊南北皆曰賊臣何哉完顏匡完顏綱皆泰和終功之臣然匡隲忠于大安綱周難干至寧富貴之惑人乃如此邪

徒單鑑賈鉉孫鐸孫即康李革

贊曰傳曰君子之言其利博哉徒單鑑拱挹一語而宜竊立厥功懋矣賈鉉孫鐸皆舊臣鉉久致仕鐸忤肅衛王皆不復見用徒單鑑亦外官惟孫即康詭隨

乃擊至宰相古所謂斗筭之人卽康之謂矣鐸論李新喜其言似漢耿育有旨哉貞祐執政李韋可謂君子其進退之際有古人爲相之風焉

孟鑄宗端修完顏閣山路鐸完顏伯加木虎筠

贊曰孟鑄宗端修路鐸盡言於章宗皆積斥不遂鑄劾胡沙虎可謂先知雖行其言弗究厥罰厥後胡沙虎逆謀存持國終至于誤國而不悟也宣宗時完顏素蘭許古皆敢言者亦挫于高琪汝礪之手資土不能塞河決有以也夫完顏伯加以著功參大政亦不能一朝而安言之難也如是哉木虎筠壽所謂執藝事以諫者耶

卷之五

十七

張煒高竑李復亨

贊曰大凡兵興則才用不足是故張煒李復亨乘時射利聚歛爲功大安軍士欲倒戈殺煒復亨宣尉南陽還奏稍熟可糴所謂聚歛之臣者二子之謂矣高竑之守藏君子頗有取焉

承暉抹然盡忠僕散端耿端義李英李術魯德裕烏古論慶壽

贊曰承暉守中都林年相爲存亡臨終就義古人所

難也大抵宣宗既遷則中都必不能守中都都不守則土崩之勢決矣僕散端義似忠而實愚抹然盡忠委中都庸何議焉高琪忌承暉成功李術魯德裕緩師期姦人之黨於是誅李英彼酒敗軍雖死不能贖也烏古論慶壽無罰貞祐之刑政從可知矣

僕散安貞田琢完顏弼蒙古綱必蘭阿魯帶

贊曰貞祐之時僕散安貞定山東僕散端鎮陝西胥鼎控制河東侯摯經營趙魏其措注施設有可觀者故田琢撫青齊完顏弼保東平必蘭阿魯帶守上黨皆嚮用有功焉高琪忌功汝礪固位西啓夏蒙南挑宋兵宣宗道謀是用煦煦以爲慈繳繳以爲明子子以爲強旣而潼關破毀峭池喪敗汴州城門不啓連月高琪方且增陴浚隄爲自守計繕御寨以祈逃死然後田琢走益都而青齊裂蒙古綱去東平而充魯蹙僕散安貞死而南伐無功雖曰天道亦由人事自是以往無足言者矣

王史論贊

卷之五

十八

佐

完顏仲元完顏阿鄰完顏震烏古論長壽完顏

贊曰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漢以來乃有賜姓宣宗假以賞一時之功郭仲元郭阿鄰以力皆賜國姓女奚

烈資綠烏古論長壽皆封疆之臣而賜以他姓貞祐以後賜姓有格夫以名使人用之貴則貴用之賤則賤使人計功而得國姓則以其貴者反賤矣完顏寔完顏佐皆賜國姓者併附于此

石抹仲溫等

贊曰泰和以祐其間相去五年耳故將遺老往往在焉高琪得君宿將皆斥外矣高汝礪任職舊臣皆守藩矣假以重任其實疎之故石抹仲溫以下以見當時之將校焉

納坦謀嘉等

贊曰宣宗急於求賢而使小人間之悅於直言而使邪說亂之貞祐與定之間豈無其人哉是故直言蔽於所惑羣才詘於見忌耳自納坦謀嘉以下可攷見焉

奧屯忠孝蒲察思忠紇石烈胡失門完顏窩幹勒合打

贊曰讀金史至張行信論奧屯忠孝事曰嗟乎宣宗之不足與有爲也如此夫進退牽執豈無其道也哉語其親知諷之求去豈禮邪是故奧屯忠孝蒲察思忠之黨比紇石烈胡失門之疲衆完顏窩之輕信誤

國幹勒合打之詆訟上官於是曾不之罪失政刑矣豈小懲大誡之道哉

程宋任熊祥孔璠范拱張用直劉樞王脩楊伯雄蕭貢溫迪罕締達張翰任天寵

贊曰程宋任熊祥遼之進士孔璠范拱事宋事齊太祖皆見禮遇而金之文治日以盛矣張用直父子並列舊學劉樞之練達王脩之強敏於事楊伯雄之善諷諫工辭藻蕭貢溫迪罕締達之文藝適時之數人者迭用於正隆大定明昌之間張翰任天寵之經理調度宣宗南遷猶賴其用焉金源氏百餘年所以培植人才而獲其效者於斯可槩見矣

張曄張行簡

贊曰張曄行簡世爲禮官世習禮學其爲禮也行於家庭講於朝廷施用於鄰國無不中度古者官有世掌學有專門金諸儒臣唯張氏父子庶幾無愧於古乎

賈益謙

贊曰賈益謙於衛紹王可謂盡事君之義矣海陵之事君子不無憾焉夫正隆之爲惡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靖之醜史不絕書誠如益謙所言則史亦可爲

取富貴之道乎噓其甚矣傳曰不有廢者其何以興

劉炳

論曰劉炳可謂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試既不失對而以一臺令史賞之足以倡士氣乎

木虎高琪塔不也

論曰高琪擅殺執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爲之說以詔臣下就其事論之人君欲誅大臣而與近侍密謀于官中已非其道謀之不密又爲外臣所知以告

敗軍之將因殺之以爲說此可欺後世邪金至南渡譬之疋癘病人元氣無幾琪喜吏而惡儒好兵而厭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五

十一

靜沮遷竄之議破和宋之謀正猶綴醫投以烏喙附子祇速其亡耳使宣宗於擅殺之日卽能伸大義而誅之何至誤國如是邪

高汝礪張行信

贊曰高汝礪挺身清慎練達事宜久居相位雖爲大夫士所鄙而人主寵遇不衰張行信礪志塞謬言無避忌然一逢政塗便多坎壈及其再用論事稍不及前豈以汝礪爲真可法耶宣宗伐宋本非萬全之策行信諫汝礪不諫又沮和議胡沙虎之惡未著行信兩疏擊之汝礪與高琪共事人疑其黨附優劣可槩

見於斯矣

晉陽侯摯把胡魯師安石

贊曰宣宗南遷天命去矣當是時雖有忠良之佐謀勇之將亦難爲也然而汝礪行信拯救于內晉陽侯摯守禦于外訖使宣宗得免亡國而哀宗復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于人國也若是哉胡魯養兵惜穀之論善矣安石不負承暉之託遂見知遇以論列近侍觸怒而死悲夫

完顏素蘭陳規許古

贊曰宣宗卽位孜孜焉以繼述世宗爲志而其所爲

二十史劄記

卷之五

十一

一切反之人定講和南北稱治貞祐用兵生民塗炭石琚爲相君臣之間務行寬厚高琪秉政惡儒喜吏上下苛察完顏素蘭首攻琪惡謂琪必亂紀綱陳規力言刀筆吏殘虐恐壞風俗許古請與宋和辭極忠愛三人所言皆切中時病有古諍臣之風焉宣宗知其爲直而不用其言如是而欲比隆世宗難矣

楊雲翼趙秉文

贊曰楊雲翼趙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論議以及政事皆有足傳云翼諫伐宋一疏宣宗雖不見聽此心何愧景略庭筠之累秉文所爲茲事大愧高允

韓王馮壁李獻甫雷淵程震

贊曰韓王馮壁李獻甫雷淵皆金季豪傑之士也郭
涇之變王募兵旬日而得萬人牙吾塔之凶暴壁以
王度繩之卒不敢動夏人援宋例以邀歲幣獻甫以
宋賜夏姓一事折之夏使語塞而和議定淵爲御史
權貴歛避古之國士何加焉王以疑見冤壁淵疾惡
太甚議者以酷譏之瑕豈可以掩瑜哉程震劾荆抵
罪比蹤馮雷然亦以羣小齟齬而死直士之不容於
世也久矣吁

古里甲石倫內族訛可

二十史劄記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三

論曰古里甲石倫善戰而好犯法故見廢者屢晚起
爲將卒死於難金運將終又用數奇之李廣其乏絕
不亦宜乎草詭力戰而死板訛可亦力戰不死於陣
而死於刑論者以爲有近侍先人之言夫以替御治
軍旣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金失政刑矣唐之亡
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撒合輦強伸烏林荅胡土

贊曰撒合輦本以倭進烏林荅胡土戰陣不武付以
孤城望其捍禦大難豈得爲知人乎強伸一射糧卒
耳及授以兵乃能應變制勝遂過二人力盡乃斃猶

有烈丈夫之風焉古人有言四郊多壘拔士爲將使
金邇未去伸足以建功名矣夫

內族思烈

贊曰思烈風惠請誅權奸以立主威有其難辟疆之
風所謂茂良不必父祖者也中京之圍崔立脇其子
使招之降不顧而趣射之何愧乎橋玄至如不從武
仙之言以至於敗此蓋時人因惜王仲澤之死而有
是言仙無入援之意則非誣也

紇石烈牙吾塔

贊曰金自胡沙虎高琪用事風俗一變朝廷矯寬厚

二十史劄記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三

之政好爲苛察然爲之不果反成姑息將帥鄙儒雅
之風好爲粗豪然用非其宜終至跋扈牙吾塔戰勝
攻取威行江淮而矜暴不法肆侮王人此豈可制者
乎棄陝而歸死於道途殆其幸歟其子效尤竟陷大
僂君子乃知康錫之言不爲過也

完顏合達移刺蒲阿

贊曰金自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絕書然而地不
加闊殺傷相當君子疑之異時代宋唐州之役喪師
七百主將訛論匿之而以捷聞御史納蘭糾之宣宗
獎御史而不罪訛論是君臣相率而爲虛聲也禹山

之捷兩省爲欺遂致誤國豈非宣宗前事有以啓之耶至於三峯山之敗不可收拾上下騁貽而金事已去十九天朝取道襄漢懸軍深入機權若神又獲天助用能犯兵家之所忌以建萬世之傳功合遠雖良將何足以當之蒲阿無謀獨以一死無媿猶足取焉爾

完顏賽不

贊曰賽不臨陣對壘既有將略泊秉鈞衡觀其救解楊居仁侯摯等言殊有相度按春之事尤有古人之風焉晚以老病受制叛臣致修匹夫匹婦之節此猶

三史論贊要

卷之五

五

大厦將傾非一木之所能支也悲夫

內族白撒

贊曰白撒本非將才惟怯誤國徒能阿合以取富貴性復貪鄙當此危亡方謀封殖以自逸此猶大厦將焚而燕雀不悟者歟

赤盞合喜

論曰合喜初年用兵西夏屢著勞效要亦諸將石盞蝦蟆等功也既當大任遂自矜伐汴城之役舉措煩擾質出兵退卽圖稱賀此豈有體國之誠心者乎中罕之潰衆怒所歸幸追一死猶懷異圖卒殞猜疑天

蓋假手於崔立也

白華

贊曰白華以儒者習吏事以經生知兵其所論建屢中事機然三軍敗歟之餘士氣不作其言果可行乎從璦歸宋聲名掃地而猶得列於金臣之傳者援蜀譙周等例云

斜邪愛實石抹世勛

贊曰愛實言衛鎬家屬禁錮之虐京城括粟之暴近侍干政之橫世勛言河北軍戶給田之不便親出渡河之非計皆藥石之言也然金至斯時病在膏肓間

三史論贊要

卷之五

五

矣倉扁何施焉其爲忠諫則不可廢也

完顏奴申

贊曰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哀宗北禦以孤城弱卒託之奴申阿不二人可謂難矣雖然卽墨有安平君玉璧有韋孝寬必有以處此

崔立

論曰崔立納款使其封府庫籍人民以俟大朝之命可也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徵索暴橫輒以供備大軍爲辭逞欲由已歛怨歸國其爲罪不容誅矣而其志

方且要求劉豫之事我大朝豈肯效尤金人者乎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聶天驥赤蓋尉析

贊曰聶天驥素履清慎赤蓋尉析天資忠諒在治世皆足爲良臣不幸仕亂離之朝以得死爲願欲哀哉

徒單兀典石蓋女魯歡蒲察官奴內族承立

贊曰官奴素行反側脩南條北若壘斷然哀宗一旦倚爲腹心終爲所制昭碧之處何異幽囚其事與梁

三才論贊

卷之三十五

三

武侯景大同而小異徒單兀典慶山奴爲將皆貪宜數取敗女魯歡無大失行而死於官奴哀宗猶暴其罪寃哉

徒單益都粘哥荆山王賓

論曰金季之亂軍士欲代其偏裨偏裨欲代其主將卽羣起而憤之無復忌憚益都荆山皆忠亮之士賓進才略尤足取焉而並不免於難惜哉

國用安時青

贊曰金自章宗季年宋韓侂胄構難招誘隣境亡命以撓中原事竟無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搖歲

餘年糜沸未息宣宗不思靖難復爲伐宋之舉迄金之亡其禍尤甚簡書所載國用安時青等遺事至今仁人君子讀之猶感頌終日當時悉黎如魚在釜其何以自存乎兵凶器也金以兵得國亦以兵失國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苗道潤王福移剌衆家奴武儒張甫靖安民郭

文振胡天作張闢蕤寧

贊曰苗道潤死中分其地靖安民有其西之半中分以東者其後張甫有之然無北境矣大凡九公封建

三才論贊

卷之三十五

三

宣宗實錄所載如此他書載滄海公張進河間公移刺中哥易水公張進晉陽公郭棟此必正大間繼封如史詠繼胡天作者然不可攷矣

粘葛奴申完顏婁室烏古論鎬

贊曰晉劉越石長於撫納短於駕馭以故取敗粘葛奴申陳州之事殆類之矣三婁室皆金內族唯大婁室死得其所其兩婁室讒賊人也襄城事急醉不能軍乃追一死金失政刑一至於此是烏古論鎬幸蔡之請雖非至謀區區効忠以讒見忌哀宗之明蓋可知矣

張天綱完顏仲德

贊曰金之亡不可謂無人才也若完顏仲德張天綱豈非將相之器乎昔者智伯死又無後其臣豫讓不忘國士之報君子謂其無所爲而爲之真義士也金亡矣仲德天綱諸臣不變所守豈愧古義士哉

世戚傳

贊曰天子娶后王姬下嫁豈不重哉秦漢以來無世世甥舅之家關雎之道缺外戚驕盈何彼褻矣不作王姬肅雝之義幾希矣蓋古者異姓世爵公侯與天子爲昏因他姓不得參焉女爲王后已尚王姬而自

王史記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五

王

貴其貴富厚不加焉寵榮不與焉使漢唐行此道則無呂氏王氏武氏之難公主下嫁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矣金之徒單挈懶唐括蒲察裴滿紇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與周之齊紀無異此昏禮之最得宜者盛於漢唐矣

忠義傳

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祿國家有難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軍旅者死行陣市井草野之臣發憤而死皆其所也故死得其所則死欲有甚於生

者焉金代喪死節之臣既贈官爵仍錄用其子孫貞祐以來其禮有加立祠樹碑歲時致祭可謂至矣

文藝傳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立條教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籍圖宋士多歸之熙宗款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鄰國書命粲然有可觀者矣金用武得國無以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

王史記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五

王

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治有補於人之家國豈一日之效哉作文藝傳

孝友傳

孝弟力田自漢以來有其科章宗嘗言孝義之人素行已備雖有希覬猶不失爲行善庶幾帝王之善訓矣夫金世孝友見於旌表載於史冊者僅六人焉作孝友傳

隱逸傳

贊曰金世隱逸不多見今於簡冊所有得十有二人

焉其卓爾不羣者三人褚承亮宋人勅試進士主司發策問宋徽欽之罪承亮長揖而去之方金人重舉業杜特昇居山中首以伊洛之學教後進宋可不顧仕人執其子爲質寧棄而不就遂以無子雖制行過中豈不賢於殺妻以求大將者乎大夫士見善明用心剛故能爲人所難爲者如此

循吏傳

金自穆宗號令諸部不得稱郡字童於是諸部始列於統屬太祖命三百戶爲謀克十謀克爲猛安一如郡縣置吏之法太宗既有中原申畫封疆分建守令

二十史劄記要

卷之五十五

三

熙宗遣廉察之使循行四方世宗承海陵彫勅之餘休養生息迄于明昌承安之間民物滋殖循吏迭出焉泰和用兵郡縣多故吏治衰矣宣宗尚刀筆之習嚴考核之法能吏不乏而豈第之政罕見稱述焉金百餘年吏治始終可攷於是作循吏傳

酷吏傳

太史公有言法家嚴而少恩信哉斯言也金法嚴密律文雖因前代而增損之大抵多準重典熙宗迭興大獄海陵剪滅宗室鈎棘傳會告姦上變者實以不次於是中外風俗一變咸尚威虐以爲事功而讒賊

作焉流毒遠邇慘矣金史多闕逸據其舊錄得二人焉作酷吏傳

倖幸傳

世之有嗜慾者何嘗不被其害哉龍天下之至神也一有嗜慾見制於人故人君亦然嗜慾不獨柔曼之傾意也征伐畋獵土木神僊彼爲倖者皆有以投其所好焉金主內蠱聲色外好大喜功莫甚於熙宗海陵而章宗次之金史自蕭肄至胥持國得倖臣之尤者七人皆被寵遇於三君之朝以亡其身以蠹其國其禍皆始於此可不戒哉作倖幸傳

二十史劄記要

卷之五十五

三

列女傳

漢成帝時劉向始述三代賢妃淑女及淫佚奢僭興亡盛衰之所由彙分類別號列女傳因以諷諫范曄始載之漢史古者女子生十年有女師漸長有麻枲絲繭之事有祭祀助奠之事既嫁職在中饋而已故以無非無儀爲賢若乃發居寡處患難顛沛是皆婦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樹立有烈丈夫之風是以君子異之

宦者傳

古之宦者皆出於刑人刑餘不可列於士庶故掌官

寺之事謂之婦寺焉東漢以來宦者養子以繼世唐世繼者皆爲閹人其初進也性多巧慧便辟善固恩寵及其得志黨比糾結不可制東漢以宦者亡唐又甚焉世儒論宦者之害如毒藥猛虎之不可拯也金法置近侍局嘗與政事而宦者少與焉惟海陵時有梁竦章宗時有梁道李新喜天政二君爲所誤多矣世傳梁道勸章宗納李妃後宮金史不載梁道始末弗得而論次之惟宋珪潘守恒頗能諷詩宣哀時有裨益蓋備之佼佼鐵之錚錚者也作宦者傳

方伎傳

金世如武頑亢之信而不誣劉完素張元素之治療通變學其術者皆師尊之不可不記云

逆臣傳

論曰金九主遇弑者三其逆謀者十人熙宗之弑惟大興國一人世家聲其罪而磔之思陵之側徒單貞雖誅未聞暴其罪狀後以戚畹又復贈官追封餘秉德唐括辯等六人皆以他罪誅海陵之弑其首惡爲完顏元宜則令終焉衛紹王之弑曰胡沙虎不死於司敗之誅而死於高琪之手古所謂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者謂請于公上而致討焉如孔子之請討陳

恒是也豈有如琪之擅殺而以爲功者乎金之政刑其亂若此國欲不亡其可得乎

叛臣傳

贊曰金人以燕山與宋遂啓張覺跳梁之心覺豈爲宋者哉不過乘時以微利耳耶律余睹從宗望追天祚曾不遺餘力功成驕溢自取誅滅噉哉正隆佳兵契丹作難傳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可不戒哉

西夏傳

贊曰夏之立國舊矣其臣羅世昌譜敘世次稱元魏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爲托跋氏按唐書党項

人部有托跋部自党項入居銀夏之間者號平夏部托跋思恭以破黃巢功賜姓李氏兄弟相繼爲節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繼遷再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都之其地初有夏綏銀有靈鹽等州其後遂取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郡地南界橫山東距西河土宜三種善水草宜畜牧所謂涼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堅腴水清冽風氣廣莫民俗彊梗尚氣重然諾敢戰聞自漢唐以水利積穀食邊兵興州有漢唐二渠并涼亦各有灌溉土境雖小能以富疆地勢然也五代之際朝興夕替制度禮樂盡爲灰燼唐節度

使有鼓吹故夏國聲樂清厲頗挫猶有鼓吹之遺音
焉然能崇尚儒術尊孔子以帝號其文章辭命有
可觀者立國二百餘年抗衡遼金宋三國侂卿無常
視三國之勢強弱以爲異同焉故近代學者記西北
地里往往皆臆度言之聖神有作天下會于一驛道
往來視爲東西州矣

高麗傳

贊曰金人本出靺鞨之附于高麗者始通好爲隣國
既而爲君臣貞祐以後道路不通僅一再見而已入
聖廟猶子孫相傳自爲治故不復備論論其與金事

高麗傳

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相涉者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六 元史書

皇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金華宋濂修

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本紀

太祖

帝深沉有大畧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
其奇勲偉跡甚衆惜乎當時史官不備或多失於紀
載云

太宗

帝剛明雄毅沉斷而寡言不樂燕飲不好侈靡雖后

三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一

妃不許之過制初太宗朝羣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是
月有詔旨帝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羣臣
甚嚴嘗諭旨曰爾輩若得朕獎諭之言卽志氣驕逸
志氣驕逸而災禍有不隨至者乎爾輩其戒之性喜
畋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爲然酷信巫
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終不自厭
也

世祖

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
夷立經陳紀所以爲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成宗

成宗承天下混壹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者矣惟其末年連歲震疾凡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壺外則委於宰臣然其不致於廢墜者則以去世祖爲未遑成憲具在故也

武宗

武宗當富有之大業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爲故其封爵太盛而遙授之官衆賜賚太隆而泛賞之恩薄至元太德之政於是稍有變更云

仁宗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二

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經典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爲深脩身治國儒道爲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賚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

英宗

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徹樂遊正殿有近臣稱觴以賀問何爲賀朕方修德不暇汝爲大臣不能匡

輔反爲誚耶斥出之拜住進曰地震乃臣等失職宜

求賢以代曰毋多遜此朕之過也嘗戒羣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苟或貧乏朕不惜賜汝若爲不法則必刑無赦入思吉思下獄謂左右曰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入思告思雖事朕日久今其有罪當論如法嘗御鹿頂殿謂拜住曰朕以幼冲嗣承大業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擲風沐雨咸定萬方曾有此樂和卿元勲之裔當體朕至懷母亦爾祖拜住頓首對曰創業惟艱守成不易陛下睿思及此億兆之福也又謂大臣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卽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之下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耶其明斷如此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構大變云

泰定帝

泰定之世災異數見君臣之間亦未見其引咎責躬之實然能知守祖宗之法以行天下無事號稱治平茲其所以爲足稱也

志

天文志

三十一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三

宋自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于金元興定鼎于燕其初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創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臻於精妙卓見絕識蓋有古人所未及者其說以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為太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量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為者也自是八十年間司天之官遵而用之靡有差忒而凡日月薄食五緯凌犯彗孛飛流暈珥虹霓精祲雲氣等事其係於天文占

卷之三十六

四

候者具有簡冊存焉若昔司馬遷作天宮書班固范曄作天文志其於星辰名號分野次舍推步候驗之際詳矣及晉隋二志實唐李淳風撰於夫二十八宿之躔度二曜五緯之次合時日灾祥之應分野休咎之別號極詳備後有作者無以尚之矣是以歐陽修志唐書天文先述法象之具次紀日月食五星凌犯及星變之異而凡前史所已載者皆畧不復道而近代史官志宋天文者則首載儀象諸篇志金天文者則唯錄日月五星之變誠以環衛之制載於書日星風雨霜雹雷霆之灾異載於春秋慎而書之非史氏

之法當然固所以求合於聖人之經者也今故據其事例作元天文志

五行志

元起朔漢方太祖西征角端見于東印度為人語云汝主宜早還意者天告之以止殺也憲宗討八赤蠻于寬田吉思海會大風吹海水盡涸濟師大捷憲宗以為天導我也以此見五方不殊性其於畏天有不待教而能者世祖兼有天下方地既廣郡邑災變蓋不絕書而妖孽禍眚非有司言狀則亦不得具見昔孔子作春秋所紀災異多矣然不著其事應聖人之

卷之三十六

五

知猶天也故不妄意天欲人深自謹焉乃本洪範倣春秋之意攷次當時之灾祥作五行志

曆志

元初承用金大明曆庚辰歲太宗西征五月望月蝕不効二月五月朔微月見於西南中書令耶律楚材以大明曆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秒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課兩曜之後先調五行之出沒以正大明曆之失且以中元庚午歲國兵南伐而天下略定推上元庚子歲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子正冬至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同會虛宿六度以應太祖受命

之符又以西域中原地里殊遠創爲里差以增損之雖東西萬里不復差忒遂題其名曰西征庚午元曆表上之然不果頒用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萬年曆世祖稍頒行之十三年平宋遂詔前中書左丞許衡太子贊善王恂都水少監郭守敬改治新曆衡等以爲金雖改曆止以宋紀元曆微加增益實未嘗測驗於天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毛鵬翼劉巨淵王素岳鉉高敬等參攷累代曆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爲曆本十七年冬至曆成詔賜名曰授時曆十八年頒行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六

天下二十年詔太子諭德李謙爲曆議發明新曆順天求合之徵攷證前代人爲附會之失誠可以貽之永久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也今衡恂守敬等所撰曆經及謙曆議故存皆可攷據是用具著于篇惟萬年曆不復傳而庚午元曆雖未嘗頒用其爲書猶在因附著于後使來者有攷焉作曆志

地理志

自封建變爲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爲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漢梗於北狄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

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併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爲一故其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蓋漢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數限者矣蓋嶺北遼陽與甘肅四川雲南湖廣之邊唐所謂羈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賦役之比於內地而高麗守東藩執臣禮惟謹亦古所未見地大民衆後世徂於治安而不知詰戎兵慎封守積習萎靡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七

一旦有變而天下遂至於不可爲嗚呼盛極而衰固其理也唐以前以郡領縣而已元則有路府州縣四等大率以路領州領縣而腹裏或有以路領府府領州州領縣者其府與州又有不隸路而直隸省者具載于篇而其公葦則泝唐而止焉作地理志

河渠志總論

元有天下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修理河隄爲務決雙塔曰浮諸水爲通惠河以濟漕運而京師無轉節之勞導漳河疏深水而武清平濠無墊溺之虞浚治河障清沱而真定免決嘴之患

通河於臨清以通南北之貨疏陝西之三百以
溉關中之田泄江湖之滯潦立捍海之橫塘而浙右
之民得免於水患當時之善言水利如太史郭守敬
等蓋亦未嘗無其人焉一代之事功所以爲不可泯
也今故著其開修之歲月工役之次第歷叙其事而
分紀之作河渠志

禮樂志

傳曰元之禮樂揆之於古固有可議然自朝儀既起
規模嚴厲而人知九重太君之尊至其樂聲雄偉而
宏大又足以見一代興王之象其在當時亦云盛矣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八

今取其可書者著於篇作禮樂志

祭祀志

禮之有祭祀其來遠矣天子者天地宗廟社稷之主
於郊社禘嘗有事守焉以其義存乎報本非有所爲
而爲之故其禮貴誠而尚質務在反本脩古不忘其
初而已漢承秦弊郊廟之制置周禮不用謀議巡守
封禪而方士祠官之說興兄弟相繼共爲一代而統
緒亂迨其季世乃合南北二郊爲一雖以唐宋盛時
皆莫之正蓋未有能反其本而求之者彼邊豆之事
有司所職又豈足以盡仁人孝子之心哉元之五禮

皆以國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諸古其郊廟之儀禮官
所考日益詳慎而舊禮初未嘗廢豈亦所謂不忘其
初者歟然自世祖以來每難於親其事英宗始有意
親郊而志弗克遂久之其禮乃成於文宗至大間大
臣議立北郊而中輟遂廢不講然武宗親享于廟者
三英宗親享五晉王在帝位四年矣未嘗一廟見文
宗以後乃復親享豈以道釋禱祠薦禳之盛竭生民
之力以營寺宇者前代所未有有所重則有所輕歟
或曰北墜之俗敬天而畏鬼其巫祝每以爲能親見
所祭者而知其喜怒故天子非有察于幽明之故禮

二十史論贊輯要

卷之三十六

九

俗之辨則未能親格豈其然歟自憲宗祭天日月山
追宗所生與太祖並配世祖所建太廟皇伯木亦察
合帶皆以家人禮祔于列室旣而太宗定宗以世天
下之君俱不獲廟享而憲宗亦以不祀則其因襲之
弊蓋有非禮官之議所能及者而况乎不禩所受國
之君而兄弟共爲一世乃有徵於前代者歟夫郊廟
國之大祀也本原之際旣已如此則中祀以下雖有
闕畧無足言者其天子親遣使致祭者三曰社稷曰
先農曰宣聖而嶽鎮海清使者也璽書卽其處行事
稱代祀其有司常祀者五曰社稷曰宣聖曰三皇曰

嶽鎮海濱曰風師雨師其非通祀者五曰武成王曰古帝王廟曰周公廟曰明山大川忠臣義士之祠曰功臣之祠而大臣家廟不與焉其儀皆禮官所擬而議定于中書日星始祭于司天臺而回司天臺遂以榮星爲職事五福太乙有壇時以道流主之皆所未詳凡祭祀之事其書爲太常集禮而經世大典之禮典篇尤備叅以累朝實錄與六條政類序其因革錄其成制

輿服志

元初立國庶事草創冠服車輿並從舊俗世祖混一

三十史論輯要

卷之三十六

十一

天下近取金宋遠法漢唐至英宗親祀太廟復置鹵簿今攷之當時上而天子之冕服皇太子冠服天子之質孫天子之五輅與腰輿象轎以及儀衛隊仗下而百官祭服朝服與百官之質孫以及於士庶人之服色粲然其有章秩然其有序大抵叅酌古今隨時損益兼存國制用備儀文於是朝廷之盛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有以成一代之制作矣作輿服志而儀衛附見于後云

選舉志

宋大興文治專尚科目雖當時得人爲盛而其弊遂

至文體卑弱士習萎靡識者病焉遼金居北方俗尚弓馬遼景宗道宗亦行貢試金太宗世宗屢開科場亦粗稱得士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為本試藝以經術爲先士哀然其首應上所求者皆彬彬輩出矣然當時仕進有多岐銓衡無定制其出身於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學回回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其策名於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言有進書有童子其出於宿衛勲臣之家者

三十史論輯要

卷之三十六

十一

待以不次其用於宣徽中政之屬者重爲內官文廢敘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選用之科由直省侍儀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倉庾賦稅任事者例視冗職捕盜者以功敘入粟者以資進至工匠皆入班資而輿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係任遠夷外徽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雜而多端者歟矧夫儒有歲貢之名吏有補用之法曰掾史今史曰書寫銓寫曰書吏典史所設之名未易枚舉曰省臺院部曰路府州縣所入之途難以指計雖名卿大夫亦往往由是躋要官受顯爵而刀筆下吏

遂致竊權勢舞文法矣故其銓選之備考覈之精曰
隨朝外任曰省選部選曰文官武官曰考數曰資格
一毫不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資或優陞或回降其縱
情弊之所致也今採摭舊編載於簡牘或詳或畧條
分類聚始有不勝其紀述者姑存一代之制

百官志

元太祖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非有城郭之
制國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惟以萬戶統軍旅以斷
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過一二親貴重臣耳及取中
原太宗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

二十更論詳要

卷之五

十一

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帥則以行省元帥授之草創
之初固未暇爲經久之規矣世祖卽位登用老成大
新制作立朝儀造都邑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
宜定內外之官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
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體統既立其次在內者
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有
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
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
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百年之間子孫有所憑
藉矣大德以後承平日久彌文之習勝而質簡之意

徵僉倖之門多而方正之路塞官冗於上吏肆於下
言事者屢疏論列而朝廷訖莫正之勢固然也大抵
元之建官繁簡因乎時得失係乎人故取其簡牘所
載而論次之若其因事而置事已則罷與夫異教雜
流世讓之屬名類實繁亦姑舉其大槩作百官志

食貨志總論

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於寬其用之
也於宗戚則有歲賜於凶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
愛民爲重而尤惓惓於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
者矣世祖嘗語中書省臣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

二十更論詳要

卷之五

十一

其斟酌之成宗亦嘗謂丞相完澤等曰每歲天下金
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出
幾何其會計以聞完澤對曰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
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
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矣自今敢以節用爲請帝
嘉納焉世稱元之治以至元大德爲首者蓋以此自
時厥後國用寢廣除稅糧科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
日增月益至于天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二
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則以其不能量入
爲出故也雖然前代告緡借商經總等制元皆無之

亦可謂寬矣其能兼有四海傳及百年者有以也夫故倣前史之法取其出入之制可攷者一曰經理二曰農桑三曰稅糧四曰科差五曰海運六曰鈔法七曰歲課八曰鹽法九曰茶法十曰酒醋課十有一曰商稅十有二曰市舶十有三曰額外課十有四曰歲賜十有五曰俸秩十有六曰常平義倉十有七曰惠民藥局十有八曰市糴十有九曰賑卹具著于篇作食貨志

兵志

兵者先王所以威天下而折奪姦寇定禍亂者也

二十一 論兵要

卷之五十六

五

三代之制遠矣漢唐而下其法變更不一大抵用得其道則兵力富而國勢強用失其宜則兵力耗而國勢弱故兵制之得失國勢之盛衰繫焉元之有國肇基朔漠雖其兵制簡略然自太祖太宗滅夏剪金霆轟風飛奄有中土兵力可謂雄勁者矣及世祖卽位平川蜀下荆襄繼命大將帥師渡江盡取南宋之地天下遂定于一豈非盛哉考之國初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爲爵秩崇卑長萬夫者爲萬戶千夫者爲千戶百夫者爲百戶世祖時頗脩官制內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

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萬戶千戶百戶分上中下萬戶佩金虎符符跌爲伏虎形首爲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後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見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閒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旣平中原發民爲卒是爲漢軍或以貧富爲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爲正軍戶餘爲貼軍戶或以男丁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戶論二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爲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爲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旣平嘗爲軍者定八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

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別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爲其主貼軍其戶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還籍其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亂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畬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蓋鄉兵也又有以著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荅刺罕軍其名數則有憲宗二年之藉世祖至元八年之藉十一年之藉而新附軍有二十七年之藉以兵藉係軍機重務漢

三十三年續要 卷之五十六 未

人不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今其典藉可考者曰兵制曰宿衛曰鎮戍而馬政屯田站赤弓手急遞鋪兵鷹房捕獵非兵而兵者亦以類附焉作兵志

刑法志

元興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律用金律頗傷嚴刻及世祖平宋疆理混一由是簡除繁苛始定律頒之有司號曰至元新格仁宗之時又以格例條畫有關於風紀者類集成書號曰風憲宏綱至英宗

時復命宰執儒臣取前書而加損益焉書成號曰大元通制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凡詔制爲條九十有四條格爲條一千一百五十有一斷例爲條七百十有七大槩纂集世祖以來法制事例而已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笞數杖數相附麗爲加減鹽徒盜賊既決而又錄之流則南人遷於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蓋古者以墨劓剕宮大辟爲五刑後世除肉刑乃

三十三年續要 卷之五十六 七

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世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一二日乃覆奏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過之自後繼體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國有疑獄必遣官覆讞而從輕死罪審錄無冤者亦必待報然後加刑而大德間王約復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爲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此其君臣之間唯知輕典之爲尚百年之間天下又寧亦豈偶然而致哉然其弊也南北異制事類繁瑣挾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誦行私而兇頑不法之徒又數

以赦宥獲免至於西僧歲作佛事或恣意縱囚以售其奸究俾善良者喑啞而飲恨識者病之然則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檢也今按其實條列而次第之使後世有以考其得失作刑法志

表

后妃表

后妃之制厥有等威其來尚矣元初因其國俗不娶庶姓非此族也不居嫡選當時史臣以爲舅甥之貴蓋有周姬齊姜之遺意歷世守之固可嘉也然其居二十史論纂輯要卷之三十六
則有曰幹耳朶之分沒復有繼承守宮之法位號之淆名分之瀆則亦甚矣累朝嘗詔有司脩后妃傳而未見成書內廷事祕今莫之考則其氏名之僅見簡牘者尚可遺而不錄乎且一代之制存焉闕疑而慎言斯可矣作后妃表

宗室世係表

元之宗系藏之金匱石室者甚秘外廷莫能知也其在史官固持其槩而考諸簡牘又未必盡得其詳則因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知亦史氏法也作宗室世系表

諸王表

元興宗室駙馬通稱諸王歲賜之頒分地之入所以盡夫展親之義者亦優且渥然初制簡朴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爲輕重厥後遂有國邑之名而賜印之等猶前日也得諸掌故具著于篇作諸王表

諸公主表

昔者史臣有言婦人內夫家雖天姬之貴史氏猶外而弗詳然元室之制非勲臣世族及封國之君則莫得尚主是以世聯戚畹者親視諸王其藩翰屏垣之寄蓋亦重矣則其世次顧可以弗之著耶且秦漢以來惟帝姬得號公主而元則諸王之女亦槩稱爲是又不可不知也惜乎記載弗備所可見者僅此而已作諸公主表

三公表

古者三公之職實亮天地燮理陰陽以論道經邦者也元初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自木華黎國王始爲太師後凡爲三公者皆國之元勲而漢人則惟劉秉忠嘗爲太保其後鮮有聞矣其制又有太司徒司徒太尉司空之屬然其置否不常人品或混故置者又或開府不開府焉若夫東宮亦嘗置三師三少而

不恒有也今固不得而悉著之惟自木華黎而下得拜三公者若干人作三公表

宰相年表

宰相者上承天子下統百司治體繫焉元初將相大臣年月疏濶簡牘未詳者則闕之中統建元以來宰執之官其拜罷歲月之可考者列而書之作宰相年表

列傳

儒學傳

前代史傳皆以儒學之士分而爲二以經藝顯門者

三才圖會卷三十六

卷三十六

二十

爲儒林以文章名家者爲文苑然儒之爲學一也六經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故經非文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由是而言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爲二也明矣元興百 years 上自朝廷內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經能文顯著當世者彬彬焉衆矣今皆不復爲之分別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輔教傳後者合而錄之爲儒學傳

良吏傳

元初風氣質實與漢初相似世祖始立各道勸農使

又用五事課守令以勸農繫其銜故當是時良吏班班可見亦寬厚之效也然自中世以後循良之政史氏缺於紀載今據其事蹟之可取者作良吏傳

孝友傳

世言先王沒民無善俗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而民以孝義聞者蓋不乏焉豈非天理民彝之存于人心者終不可泯歟上之人苟能因其所不泯者復加勸獎而興起之則三代之治亦可以漸復矣

隱逸傳

元之隱士亦多矣如杜瑛遺執政書暨張特立居官

三才圖會卷三十六

卷三十六

三

之政則非徒隱者也蓋其得時則行可隱而隱願有古君子之風而世主亦不強之使起可謂兩得也已自是以隱逸稱者蓋往往而有今擬其可傳者焉

列女傳

元受命百餘年女婦之能以行聞於朝者多矣不能盡書采其尤卓異者具載于篇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者雖或失於過中然較於苟生受辱與更適而不知愧者有間矣故特著之以示勸厲之義云

釋老傳

老之教行乎中國也千數百年而其盛衰每繫乎
特君之好惡是故佛於晉宋梁陳黃老于漢魏唐宋
而其效可觀矣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
與古昔同語維道家方士之流假禱祠之說乘時以
起曾不及其什一焉宋舊史嘗志老釋厥有旨哉乃
本其意作釋老傳

方技傳

自昔帝王勃興雖星曆醫卜方術異能之士莫不過
絕於人類非後來所及蓋天運也元有中土鉅公異
人身兼數器者皆應期而出相與立法創制開物成
務以輔成大業亦云盛哉若道流釋子所挾多方事
適逢時既皆別爲之傳其他以術數言事輒驗及以
醫著效被光寵者甚衆舊史多闕弗錄今取其事蹟
可見者爲方技篇而以工藝貴顯亦附見焉

宦者傳

前世宦者之禍嘗烈矣元之初興非能有鑒乎古者
然歷十有餘世考其亂亡之所由而初不自奄人出
何哉蓋自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內廷凡飲食冠服
書記上所常御者各以其職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
爲之長號四怯薛故天子前後左右皆世家大臣及

孫子孫之生而貴者而宦官之擅權竊政者不得有
爲於其間雖或有之然不旋踵而遂敗此其詒謀可
謂度越前代者矣如李邦寧者以亡國奄豎遭遇世
祖進齒薦薦紳遂躋極品然其言亦有可稱者焉至於
朴不花乃東夷之人始以西宮同里因緣柄用遂與
權奸同惡相濟訖底于誅戮則固有以致之也用特
著之于篇

姦臣傳

元之舊史往往詳於記善略於懲惡是蓋當時史臣
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之爾然姦巧之徒挾其才術
以取富貴竊威福始則毒民誤國而終至於殞身亡
家者其行事之槩亦或散見於實錄編年之中猶有
春秋之意存焉謹撮其尤彰者彙次而書之作姦
臣傳以爲世鑒而叛逆之臣亦各以類附見云

二十一 史論贊輯要三十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彭以明編以明廬陵人萬厯中諸生是編采錄
諸史論贊以課其子抄撮之學非讀史之正法也